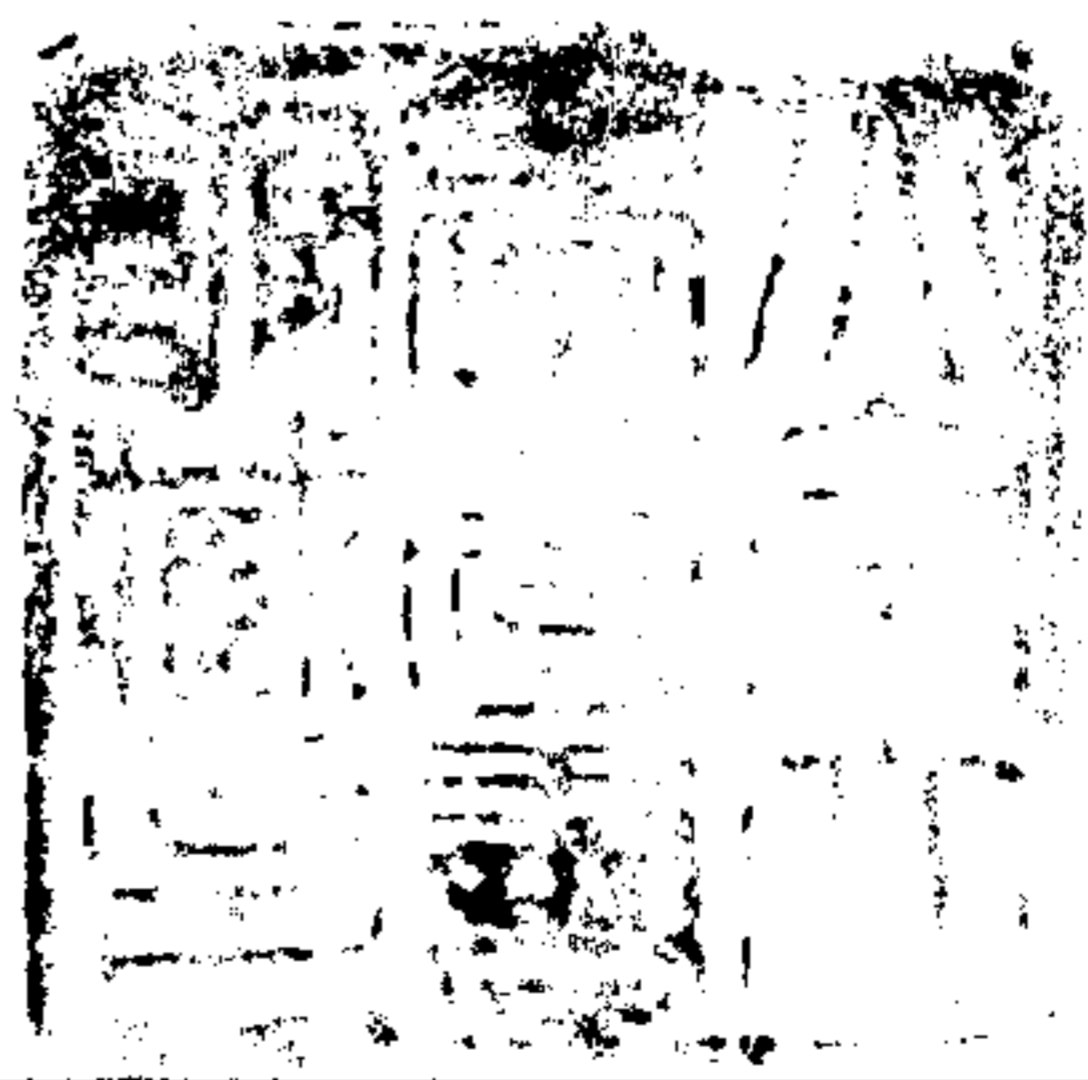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四〇・史部・地理類

海防纂要十三卷圖一卷（卷五至卷十三）〔明〕王在晉撰……………一

西陲今略不分卷〔清〕梁份撰……………一六五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 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清〕祁韻士撰……………二六三

朔方備乘六十八卷首十二卷圖二幅（卷首一至卷首十二）〔清〕何秋濤撰 黃宗漢等輯補……………五八五

3470/10

海防纂要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必穉芻甫較閱

禦倭方略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
兵因地形今江南之變千村萬落皆為戰場而郡縣
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當賊宜急築城堡於諸
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
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
人自為戰守昔 皇祖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
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需言
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
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咄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
之主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
嗣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
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
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稱調兵不知少發則不
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
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為亂宜訓練士兵漸
罷容兵若士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
居之海墾給偶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

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四曰收奸豪言外賊
易見內賊難知今海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
之者誰為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畢集
者又誰為之皆奸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大
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使反側者將及本而呼天何
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
能制之則為我用不能制之則為賊用故安反側收
豪傑治亂之機也

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曰絕亂源言宜
禁放洋巨艦窩藏巨家及下海奸民二曰防海口言

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
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
蟹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
掩蘇松嘉興三曰責守令言宜責江南守令當以訓
練士兵保全境土為殿最四曰議調發言近日徵調
各處民兵無慮數萬而虜功不奏坐不善用兵之十
弊五曰作勇敢言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庄
悍夫皆勇悍可用宜獎諭收錄令併力戰守疏入詔
部議行之
兵科給事中楊允繩疏陳禦倭之策言海寇為患已

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浸率為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為請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豈知雖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籍天下之民為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井竟有何益臣愚以為在先擇將而至于

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于民即今予遺待盡之民豈堪培寇侵略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光祿寺卿章煥疏陳禦倭之策條上八事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如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目不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

轉相掠劫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獾得難訓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為準調到土狼之兵為輔則調可用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道路騷擾必程其技力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犯法而逃者拏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客兵不練鄉兵既用鄉兵又散客兵及鄉兵難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為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

廛嬉遊里巷遂令山東椎鈍變為統袴狼苗鄙野咸習歌舞必營居行列早為區處則兵可屯七曰行兵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埃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間諜則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養兵之制未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饜今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具城中必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弔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可養又言倭賊遠來多苦於饑海濱積藏賊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坐

困之道也部覆疏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行之已上

俱嘉隆見開紀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經奏海寇犯浙東以防禦漸密乃守寶山窺蘇湖等郡竊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萬一點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為害非淺

兩朝憲章

也臣請添總兵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之錄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為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

海防彙編

卷之三

二五

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自浙迤北則極於蓼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灣于南澳而屬于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籌海圖編

李承勛勘處倭情疏云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朦朧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炳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

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海防彙編

卷之三

六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換給撥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笨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名載

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令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海防禁禁 卷之三 二

槍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避海岬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儻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

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此賊槍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况有侵任漂掠之虜尤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棚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

海防禁禁 卷之三 八

震警萬方矣 疏鈔

倭與虜有同有異何謂異虜聚攻倭散攻則情異虜入障如景不可搏倭航海如鬼不可偵則形異虜可戰可守可和倭可戰可守獨不可和則法異何謂同國初水寨修舉往倭掠畿甸淮揚復轉而閩率先台明如蹈空然分艚張帆激浦桃渚無所不擬傳臨觀至薄會城恐毛人踰堞矣當守險同舟山設縣置衛中為壘者我督亢也微阮中丞不幾為倭巢乎如是者不一當議屯同在昔兵最無制方應募于江北旋驟徵于浙東而挫之滅倭涇者永保之戍挫之乍浦

者容美之軍且暮有傲北卒固不能翼而吻海諸衛
 又不足恃當足兵同海上之舉空浙中儲猶借資牢
 盆之小票後稍議減遂有甬東九營之課今內地如
 掃當庀饒同夫張皇非也儻彼不得志屬國驟發于
 南守與戰互權險與屯互設兵與饒互覈虜固宜爾
 倭亦當然執事所為同其在是與又疇昔之難醞於
 王徐其人故屯省亡命具長竿料角汎鯨波而與倭
 購倭有唐街猶虜有板升也 詔惠顧我浙新條闢
 出之禁與舊例並申 風告丁寧遊奕嚴密固萬萬
 無虞第恐久而忘備耳醫之眎疾不以覺痛日為病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原今民無益產而 藩有益祿河無定徙而捲掃有
 定役軍無更番而輓有更勞中禴之表未去檢括之
 征未捐有豪喜亂乘之字蛾號米惡知不甚于上東
 門墮耶誠一切與民休息無事不令其外次有事可
 藉其力以禦侮則所為元氣之治也吾又置倭而慮
 內地嗚呼天下之可畏豈獨在夷狄哉
 虜鍾乾坤之殺氣從古以來為中國患三代聖王亦
 未聞有滅之者若倭處海表卑下地為天地死氣與
 我隔大海蜃市之所迷冥封姨之所攝束萬萬不能
 與我爭中國中國亦萬萬不可與之通好第杜其來

之鉢而堵其入之途未來時申嚴海禁勿使幸民王
 直之類為之鄉導可也將來時多備戰艦令千料等
 巨舸兩翼衝之中流擊之勿使登陸可也既來時各
 兵策應而起用百子九珠之銃九龍神毬之械床子
 連城之弩環而殲之勿使噍類得返可也 高皇帝
 刻意勦虜而絕稜之說錄於 祖訓其指固亦微矣
 蘇松武試策
 年來滄海無波豈謂今春賊鋒狂逞瀕海黃耆未嘗
 習覩視戊戌之變且數倍焉猶藉台庇如天機宜閱
 聖地方安堵民社不驚環海稍為有備廣賊未至乘
 海防纂要 卷之五
 虛結局有期而旬餘似可息肩矣官兵抵敵間或收
 効桑榆而塞遊亦往往有失若海壇若小埕若浯嶼
 若湄州均之損失船兵者也海壇之被搶者一而浯
 嶼之被搶者二債事之愆誰能諱之然明言搶失使
 人猶可端倪若小埕則搶船而以獲功報矣臺山之
 擒賊也而船報衝沉不見于塘報而見于該州之申
 文至于湄州捕盜之失船該遊未嘗聞也比本道有
 聞行牌海防官嚴究而後該遊報焉則何見事之遲
 也惟其報之遲而衝沉之情節未敢遽信為真矣大
 海汪洋風颶時作以數載之船泊沒風濤衝礁滾溺

不敢盡謂其無然海洋萬里誰為證據萬一為賊搶駕欺掩賭聞是明言捨失者以愚敗而藉口衝沉者以巧全人何憚而不為之也損失欺誣之罪罪在武臣而扶同附會之罪罪在文臣職以勝負之不可必者聽之人而以功罪之不可欺者信之已搜求綜覈不遺餘力代庖之人過于膠柱掩口而笑側目而視者比比皆然矣用人之際論事貴公持心貴平不敢過刻以墮眾心亦不敢過縱以墮紀律戰亡者捐軀赴難而不蒙顯錄此鬼神之所泣也被擄者脫網投生而妄報希功則造物之所忌也介胄之士心性未

海防錄卷之五

十一

融動多率意功本微也而輒為矜誦事本失也而巧欲閉藏此有能而彼生姝妬彼有失而此為播揚功成則曰受其指麾戰敗則曰違其節制連江之漁船被劫哨兵堅坐不救福興之失事踵繼寨遊寂若罔聞功無足錄罪不勝求若非漳泉之兵往往收捷則八閩歲費金錢三十萬餉兵皆置之無用將士亦何顏以見臺下也 蘭江集

防海七事

一曰固根本四區之議海防不啻詳矣而獨錢塘之海口未聞設備陳兵連艦結寨以扼江海之衝豈以

驚子門一帶為浙區之奧裏耶嘉靖三十二年賊由驚子門突入搶掠錢塘江范村等處三十四年賊由塘棲犯北關杭城震動夫省會重地兩浙根本之區而百萬生齒聚焉八營兵士汛守寧台攻瑕持虛師行不能內顧萬一上游失守而賊兵乘間我民嚮導駕浪乘風大海長江呼吸可薄寧不為都城蒿目哉敵樓修葺足為犄角多藏矢石以便邀擊亦重地所恃為喉吭者惟是所費不貲該府遂難議覆或擇其所最要者量為修復因其所未墜者亟為整頓庶不廢前人設埤建堡之遺意亦可為江城倉卒捍蔽之資矣至于戰守之卒水陸向有定額出汛亦有成規時訓力窮未敢另圖添設姑俟再議

海防錄卷之五

十二

二曰禁漁船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于漁漁能不取償于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召倭起釁不可勝詰惟即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戢也戢遠洋以杜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矣曰印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繫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號矣曰越釣當禁也禁越釣以遏閩船之入浙則閩

人不得爲倭引導矣每年三四五月出汛之期通行嚴禁敢有繫桅于要衝應禁之地操舳于廣洋遠澳之間不遵號旗自立名色併福建漁船擅入浙區地面者許官兵擒擊解處以違禁論罪當不至藉寇兵而滋禍患矣

三曰議折衝兩浙濱海延袤甚廣海外情形叵測重地乏重兵屯聚卒遇大寇有烏合之形無中堅之勢慮之誠是也然計各區軍民兵四十六總水陸將領官軍兵役四萬八千九百二十員名星列雲屯貔貅萬隊分之雖不見其多合之亦不嫌于寡兵惟貴精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十三

強不係衆嚴號令明賞罰勤簡閱謹哨探攻擊刺飭于取小敵則分大敵則合首動尾隨彼攻此應進可戰退可守兵之不足非其患矣

四曰議戰艦福船高大全藉天風尤須人力往年閩海被倭吊取福船不使行使置之無用况廣船又大子福船第可連幫結寨其堪衝風破浪乎海上擊賊莫便于鳥船鳥船爲主唬船爲輔行走如飛駕御便捷木綿避彈松板避矢二說俱可相機應用至于鷹船未有成式遠難改設猫竹密釘恐亦未能逼賊不若刀鎗劍戟之鋒銳也

五曰練衛軍軍亦人也軍練則軍兵無別于民兵今沿海布列軍營挑選精壯以時簡練禦用防守未嘗乏軍若按籍清查官舍軍餘人盡入操則老軍勿丁不能橫槊而三斗五斗盡議加糧事關各區難以擅議至于省城前右二衛軍餘除選充老操新操二千餘名外其餘止堪供轉漕之役別無可抽取校練者嘉區議抽餘丁餉無所出猶待處分軍差煩苦時遇修城造樓出力以供興作諸弁自能役使無待上人之若爲令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十四

六曰議要害倭有來路防倭者虞其所必至若錢塘若象山若牛欄基壇頭台州等處越海稱要害焉據議清明前後重兵屯于北之陳錢韭山壇頭以防南犯之倭端陽後重兵屯于南温之鎮下關南鹿台之大陳以防歸島之倭嚴守要害賊安能舍此飛渡情形已在吾目中矣至于錢塘一路船寡兵稀浙東西俱以一江爲門戶防守疎濶誠宜蚤計近議添南關兵船五隻業奉允行惜財省費無復敢爲發棠之請矣

七曰時兵餉地方以兵爲衛兵以食爲天兵所最急者餉而郡邑輒緩視之給發非時則轉相稱貸十止

得七而迨其出子銀以償息也又十去其三楞腹荷
戈殄風渡海以此責軍之買壯僅可免其脫巾之呼
耳竊計田畝徵輸先後一律閭閻供億緩急皆同出
諸帑藏不苦吏胥之要挾則遲可使速限以時日無
庸積猾之遷延則後可使前是在院道嚴督府縣齊
心徵發期會務給領于發哨之先則三軍之衆享實
惠而無嗷嗷待哺之苦矣擬合通行申飭違限愆期
提吏重究官不留心催督者叅論以懲其怠法期必
信示不章程

發汛四款

一合勢揀援地方之藉兵如身之有手足然身有痛
癢原無分于左右手足之捍衛豈有彼此緩急之分
哉用兵者人自爲守雖多而不足人相爲援雖寡而
有餘海上各有分疆官兵各有汛地一遇有警靡不
自保其門戶鄉隣有急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輔車
唇齒之勢謂何患難亟于燃眉而遠近乃成釜鬲聲
勢既孤脉絡不續以之禦寇鮮不潰者向來會哨之
法寧惟提攝懈弛亦以縱連遊寨故賊犯左則左隣
救之賊犯右則右隣擊之無事則周行巡誥有事則
奮力合攻近者先援遠者踵至敢有任賊攻劫縱賊

竄奔賊已過而云窮追不及舟未動而云風阻不前
忌隣境之成功犄角之師不應聽隔區之失事纓冠
之救罔聞他或攘功以彌縫或誇張以惑衆是爲儒
帥法無能寬今後凡遇該區有警先查隣境有無株
援功罪並論亦懸寡爲衆轉弱爲強之一策也

二實伍設險昌國孤懸控海石浦關切近壇頭韭山
爲島夷咽喉之路防守軍卒數當倍于他區乃昌國
原設四所一鎮撫旗軍三十七戶每戶旗軍一百一
十三名始非不充額而後漸凋索也今所存什不過
二二三有如甘遊擊所開具者然減軍而未嘗減餉有

餉而未嘗有軍查廣積倉秋米一萬八千九百九十
九石七斗有奇本折中半又昌國衛屯糧一千三十
二石五斗象山縣屯糧一百七石五斗有奇俱坐給
昌國衛官軍額餉亦云饒矣以如許之餉而無實在
之軍其間弊數似難枚舉將無有詭名占役而官旗
代領者乎老弱虛糜而縱容不發者乎逋避事故而
造單不除者乎正役投充而指勘未補者乎有之則
皆軍之蠹也而餉之漏卮未塞矣縣官歲捐儲二萬
以饒軍乃壇頭之警一聞空城遠窺此于養軍奚當
焉該衛額軍若干見役若干食餉若干精壯者若干

老羸者若干應汰者汰應募者募只論精銳無論軍舍餘丁許其補額而又嚴官旗隱占之罰剔虛名冒濫之弊懲衙門勒騙之奸則食餉而得餉之用膳軍而藉軍之力矣至于該衛城池三面距水城濠闊塞者亟令開濬勒限興工併完爲先時守禦之備印操官督軍挑濠畚插及開河器具查動軍需量爲造給其各軍應于本名月糧預給一二月以備開河食用佚道使民恐亦軍之所樂從也

三派船接哨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海南北礮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十七

巡司爲右翼焉懸海金齒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且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蔽焉青門貼附爵路所直衝韭山而且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且門以通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通聲息以相救援議于二哨中撥號船四隻專在錫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且二門哨兵聯絡以成首尾應援之勢則遠可使近斷可爲續夾攻合勦聲勢有攸賴焉惟是險洋遠哨四棹孤危或稍益于四船之外而分兵船六隻以爲一艇于各隘勻抽撥發可乎

四多備箭矢軍中所需如火藥火器官爲給發獨弓矢令哨隊目兵自備所備不過十餘矢耳年來海上無事不遺一鏃兵不以爲費官亦相忘以爲矢不可勝用也萬一大寇卒發連艚相抗竟日相持矢石互下白羽交流此十餘矢可挽強當勁敵乎一戰而知其必窮矣若令軍士多辦月餼幾何寧堪損餉計慮及斯亦師中必需之具但查司庫所積數不滿七萬而杭城十門樓所積各有萬焉此十七萬矢未必皆銛利其間亦有霧蒸繡損而不可用者省會重地居中御外留此以待不虞據議每隊什給箭八十枝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十八

數稍可減似當置造一萬枝給中軍官均派各總領出防汛汛畢不用照數繳還用過者數數報銷損壞者坐賠其弓箭除什仍令每人自買箭二十枝備用用盡然後取給于公不得預冒濫費需有衣襦其亦汛防之一藉乎

屯局軍兵督補三款

一清屯務以給軍餉衛所軍餉仰給屯糧屯糧不完軍必受餒屯之弊自官軍扣支抵兌始而屯官屯甲又魚靡鼠耗其間或侵收而不報或拖負而不償或以未完而作荒或以已完而作欠豪軍匿質以果腹

奸弁徵息以肥家無論歲凶即豐年輒虧其一歲逋千計積累帶徵盡歸烏有據議行令屯官每年置簿送水利道印鈐明開本折色銀若干完過銀米如數登填仍給票為本甲完糧執照遇比送道查驗積銀至千或數百類報兵巡道驗給役過軍糧立限徵解唱名給散不許各軍私自兌扣則軍沾實惠而邪移營運及逋負侵欺者得按法以清積蠹矣

二禁舊器以革局弊除戎器戒不虞以虞敵也兵甲不堅器械不銳我失其所恃矣地方歲費帑金造器乃先給舊物粉飾以充新造夫鐵器入火猶堪鍛鍊

海防纂要

卷之五

十九

有如藤牌狼筈粧色林油點綴塞白陳朽之物何能臨陣却敵糜耗錢糧用途耳目實事虛做年來欺公弊局片言攻破此不可不力為整飭也今後遇造軍械盡將舊器估價貯庫候新器製完交驗方給舊器變價庶不至陳陳相積而戎具可無苦窳矣

三重彈壓以弭水賊兩關兵船原隸左右遊擊監督又有捕巡二廳稽查責成水兵把總畫疆哨守規度亦嚴惟是官兵懈玩往多疎虞失事邇則稍稍戢焉然聞兵船停泊近岬俱有火房慵惰之卒偷安火房夜不宿舟宿舟者又多艤棹泊岬不行巡緝盜賊竊

劫官兵熟睡付之罔聞甚有指兵以為賊者然則養兵何裨乎兵船疎縱全由把總把總勤慎日兵敢不警嚴把總督捕盜捕盜督各兵曠野之區風雨之夜往來會哨篙師絡繹聲勢相援則荏苒自息而江上之風波不作矣兩關添船改船業已著為成式無復議增禁宿火房責成官捕勤緝合再申嚴以惕其惰違者官捕問革船兵細打治罪

營規四款

一拔立選鋒軍有強弱兵無強弱則當汰豈容糜餉先是亦有選鋒之名該前道議得軍營選鋒無裨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二十

實用民兵原係選充又何更選此項名色相應裁革復該布政司清軍道議稱選鋒一節委屬虛名蓋兵未有不選而收亦未有充兵而不使之衝鋒者若共分彼此臨事恐生推諉革去選鋒為便詳奉軍門允示裁革刊載海防續編向在遵守今欲抽選免其雜差每除一什以八兵為伍通計十營該一千二百免差之兵恐雜差繁苦目兵不堪供役也後此必開選鋒增餉之端惟是募兵之日嚴加精選俾人人可作先鋒則十營甲冑為無前之銳卒矣

二盡減頂首東西各營哨隊什長私立頂首法當盡

華但此輩俱金華外府之八凡被革者所遺盜用戎衣弓矢器械無所取用及卓椅床帳鍋竈什物俱難運回勢必付與新補之人得其價值以資歸途等費總在頂首數內隊什亦然向奉軍門憲禁款門哨隊什兵皆以材力選拔豈得私立頂首名色查三十三等費即勇如賁獲安得赤手進身但沿襲有年遽難驟革姑立爲遞減之法今後各員役更換每次量減五分之一漸漸遞減至盡隊什以下倣此違者許新補員役赴將官處面稟查究向遵在卷夫遞減之法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二十一

原係多方諮詢議頒行法期必信庶免朝令夕更改此後如有剝兵壞法究贓問革者方盡捐頂首至于管兵哨隊與部兵那借立簿倣會則當嚴行禁戢以杜科求

三設法校藝立法訓練懸賞鼓舞此詰戎第一義原奉軍門憲牌仰道會同兩營將官嚴飭各營總哨等官督令每教師一名或弓箭鎗銃鈎鏃藤牌鳥銃等器先教習兵士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即令教師同藝精兵五名教習兵二十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即令前項藝精兵三十名教習兵一百五十名十日後

武藝果精即令此一百八十名可教習九百名十日後武藝果精俱赴試驗只四十日而槩營之兵武藝未有不精者再照訓練兵士係將領總哨各官職分之當然亦各兵幹已之技藝俱宜遵照着實舉行若果營伍整肅兵士精銳武藝慣熟本院開操時即以

此定各官之優劣儻或訓練無法兵士不精咎將誰諉遇警臨敵干係匪細勉之勉之奉經備行左右遊擊轉督東西二營中軍總哨等官嚴率教師照序教習各兵武藝又該兩營遊擊於該操之期親加較驗目兵弓箭武藝務期精熟足堪備禦外今議懸銀牌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二十二

以較銃箭立板片以試鎗銃目兵踴躍爭先人人技痒此亦激勵三軍一大機括也但銀牌犒賞爲數近奢後將不繼立法貴儉乃爲可常夫目兵之習技也其分也我惟量賞以作之趨而已合議牌堵俱掛一銅錢較藝八十步而中者賞銀一錢六分五十步而中者賞銀一錢以此易八錢五錢之牌十去其八以存其二得時時而受上賞於兵亦足矣

四申明雜屬營兵犯罪安能禁各衙門勾攝事如人命盜賊何有營兵今所議其犯事之小者耳而小事輒被刁棍牽連告害監禁多時坐害月餉則各兵之

苦也案查原奉軍門憲款開禁汰革日兵不許附營
潛任或以夙事或以舊帳逞刁告詐又有開店安歇
不良流棍以致為盜為奸深為營蠹今後驅逐革兵
回籍不許潛任啓爨及開店匿奸違者拏究等因向
遵在卷據議大事一面拘提一面知會小事移文取
討一經解送即便查審似與軍門禁刁恤兵之款相
同至于委查巡夜不到止許稟道查責或該營府佐
縣正官責治首領佐貳官員不得一槩加朴庶統紀
不亂而兵不苦于煩苛矣已上俱都御史高舉批允
杭嚴道參政王在晉議

海防製器 卷之五 船器墩臺總哨四款

一造船非式廣東海上在在克敵皆以鳥船為疾捷
追奔逐北皆此船也浙江則以之守港以沙唬船為
探敵衝擊之用沙船止宜淺沙南直隸沙淺故沙船
為利便唬船可以探望遇小敵則戰遇大敵則逸二
船都無遮欄自守且不保何以禦大敵浙之鳥船福
船規模雖似福建而製造實失其真况駕使無法何
裨實用今後福鳥二船如遇拆造先期聽令該捕往
閩中雇募匠作及兵數名到關即令食糧為匠頭專
管督責務照彼處式樣打造用之窮洋大舉衝掣斷
可取勝其沙船上等者已絕無中等者不可少上等

海防製器 卷之五

二五三

全楠為底身中等底楠而上杉木下等皆杉木矣殊
不知沙船底平而膠薄吃水甚淺沙塗常闊若底非
楠木與堅木至淺塗則閣壞矣且不能承浪近日卑
職收汛逆風幾至覆沒可鑒也中等決不可少下等
決不堪用見蒙本道有行去中等悉用下等卑職以
為去上等存中等其下等者驗明按期改造若蒼鐵
漁唬此地有匠皆於道地雇募其匠作平時加優處
之造作之時照匠給發候船成令木匠頭出結必保
保實用如此船無不如式而遇夷船可以衝掣矣

一軍器火器者海上勝夷第一喫緊要務今軍器火

海防製器 卷之五

二四

器等具皆由積棍包成其他且不必言如鳥鏡不特
煉鐵不精熟而火門十有三四皆不如法大鏡藥炭
多藥少非參之鳥藥不可放其火箭已蒙本道面試
見之能及遠正去者十不二三餘皆垂地墮地况軍
器刀鎗不堪戰陣者又不可枚舉是皆虛具以 國
家有限之錢糧歸積棍駝騙之囊橐且令兵士徒手
以搏敵可乎即今如定海關應造軍器火器火藥等
物悉令定海地方開爐製造委官監其料價將領覈
其精麗工完之日呈解本道面試如果堪用則已不
堪用責令匠作賠造仍究罪示警不特此也就近製

造鏡器少壞不至甚者可就爐修製火箭火器不堪者亦可就近改修既省繁費易於責成又便修造

一沿海衛所設有墩臺有定制矣而不知外海各總哨泊船之地瞭望尤為緊關非有定制不惟瞭望者無所棲泊晴明日期尚可竝立至于風雨暴日人無依處何能使之立於風雨烈日之中哉如倭船往來極難測識而且四五月間商漁之船紛紛雜亂於其間大海汪洋而南哨如白馬礁蝦峙海關石棚烏沙箭港等門北哨如梁橫長塗甬門馬墓一帶無處不可入無地不可登所恃者瞭望之真而兵船可以追剿無失為今之計須令各總哨於泊船之山皆令以石砌屋一間不許如見在之虛文石壘者四圍以石密砌空處以石灰和土塗之春秋二防各總哨到哨之日即令各捕兵於本山刪取茅草以竹編苫為遮蓋於石牆之上務使風雨不侵每瞭望用二人輪流外脫有警即樹旗緊急搖旗在港船即起旋揚帆俟瞭兵到船報夷船方向即出兵船向夷船處所追逐多則以小船報隣哨合剿之軍中耳目自明而倭船無所隱匿狡夷不得乘我之不備矣

一議慎簡水營總哨卑職所轄沿海地方海洋迂延

數百餘里內則控扼定海貢道外則防護舟山衝洋所恃以僇力同心而禦侮於溟渤之中者惟總哨捕者為之羽翼顧總哨之才甚不易得而捕舵之熟海慣戰者尤難也必須慣歷風濤素諳夷險而善於鼓舞拊循者然後足以當此較與陸營總哨隊什不侔

乃今委用各官多不問其人之可否地之宜與不宜率循資格而銓補之俱係聽用職官武生竝得提兵海上幸而太平無事猶可支持一有警息便束手無策遂巡退縮不戰而自敗矣則將安用此人哉總哨捕盜雖卑其關係百十人性命一船之安危則簡選不可不慎合無將所部見在各官請乞再加考核堪者留之不堪者易之內地務使人地相宜庶幾效有賴而事功可濟矣

團練軍民兵哨守議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為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為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為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檣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

數倍徙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為頭哨四月為二哨五月為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為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為驗若至各港次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閩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徇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耒耜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撥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續文獻通考

防險三說

嘗考浙江之源始於黟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驚子門而入海焉故驚子門者乃

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驚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會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江湖曰曠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南等地貽害浙之昌化富陽寇犯乍浦石墩漁浦各區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曠寇之擾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大庸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曠山之患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巖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為並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

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惟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墓兵船以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鳥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江湖之患須戒備沿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江漁船之剽掠嚴緝湖港鹽船之糾集豪傑失志者收之市井無賴者制之羣聚夜出者詰之是防江湖之總要也乃若塞徽嚴諸州之要途修礦地守衛之兵制渠賊已露者戮之脅從可原者遣之是防礦寇之總要也如此則江洋互攝山海交防守浙東者即所以應援浙西守浙西者即所以犄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內禦外之長策殆無踰於此矣

靖海島以絕燬端議

海中山巖錯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於盤據如寧

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不溫州之南鹿東洛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元未通漕之徒蕃聚其中卒致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略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莽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嘉靖三十二年間倭夷內訌多係海中潛住奸猾結連勾引以致禍延內地可為殷鑒邇來觀山藪之利者每每倡為闢草萊之說脫一得售不幾於圖小利而貽大害乎合無申明禁約今後敢有奸民豪戶擅將前項海墾閑地私自開墾占任圖利者事發從重究遣各該有司不得縱容釀亂庶亡命奸徒無敢盤據巖谷而海島既靖禦端自弭矣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禁戢漁民搭廠繫箭議

定臨昌中正等哨把總呈稱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汜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舉梁橫蒲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觀總派守信洋如西墾上落河頭巡哨信洋如野豬礁等處正兵哨則有沈家門中正遊哨則有小衢山田舉鷹窠蒲舉鼠狼湖辦鉗目國各哨信地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牛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俱有漁民假借

勢要在彼搭廠繫箭日煙夜火深為邊釁合無移請
嚴禁將背洋僻縣廠房姑存免拆如有衝對外洋漁
廠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徙入內地庶邊患可
彌民不失利各等因據該覆查得寧區海上島嶼遠
近俱屬哨防漁民業海為生內外皆可覓利又何必
遠出窮洋招禍惹釁皆緣愚民惟利是趨不惜身命
且附托聲勢罔知法紀預於官兵未出之先徑抵前
項處所搭廠繫箭恬不為慮設遇被擄棄倭船而易
漁舟挾吾民為之嚮導揚帆直入俾官兵莫能辯認
甚有一等奸民領富豪資本希圖欺賴詐稱外洋遇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倭誠有如憲檄所云然者俱積習有年視為固有而
信守各官又以兵民隔屬無可禁阻若非道鎮軫念
海防行查禁戢則將來隱憂似難盡杜今據各總查
報前項繫箭處所論法盡應驅逐因慮民利不可遽
除海禁又當禁絕姑就各島較量衝僻將定海總屬
白馬礁白沙港箭港中正遊哨小衢山田嶼鷹窠蒲
舉鼠狼湖蠟鉗臨觀總屬野猪礁昌國總屬韭山壇
頭金齒門等處皆孤懸大海屢屢為倭船必經必泊
之處更與諸島不同有搭蓋廠房并繫箭船隻相應
盡數拆毀驅入稍內生理永禁不許復出外洋惹釁

如違拏解究治其餘附近各山箭廠除背洋僻縣觀
望不及者准容存留有對衝海面船隻經臨烟火相
望者姑免遣逐令其徒入嶼內照舊復業如此則外
洋既無漁民可絕擄掠之患近海復令生理不失魚
利之資防海民生兩得之矣

防禦機宜五議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奏方今西賊叛逆北虜跳梁
當事者以討賊備虜兩難措手屢 宵旰憂時事亦
孔棘矣所幸者春汛畢期東南庶無警耳乃遼東忽
報倭船四百隻直犯朝鮮勢甚猖獗臣見之不勝驚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一

駭不勝憂慮夫關白智能篡奪力能兼并狡焉啓疆
志不在小豈徒欲勝一朝鮮已哉情形叵測 畿輔
要地深屬可虞倭釁將不在東南而在西北矣臣代
攝兵垣而又生長東越彼倭之患與防倭之策耳目
習之敢苟默不為 皇上一籌乎今之談兵者謂倭
奴易與耳 世宗時曾璉之隻艦不歸封為京觀此
疥癬之疾無足深慮臣則謂不然當嘉靖入犯者非
真日本乃島外夷也汪直徐海等誘引剽掠志在子
女財帛耳故一招撫汪直等即窮促投降然尤費天
下全力數年而後平定若關白殺其王而奪之兼併

六十六州其智謀威力遠非汪直等倫而左右羽翼又多閩浙人有技能者治艦繕兵實欲舉勝力與中國抗烏可視為易與而忽之朝鮮距日本極遠溟渤渺茫忽揚帆鼓棹直趨其境遼東密邇朝鮮鴨綠江水道往來頗便儻聲東擊西倏轉而犯遼左將若之何遼左自劉江之捷倭警絕跡人知備虜不知備倭然兵力強而材官備山海關險阻尤有可恃天津通海口抵京師僅僅三舍彼中有善識海道者誘之徑從海口直抵天津則逼近京邸而武備又單弱不知將何以禦之此臣之大恐也然禦倭之策無過截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三

之於外洋撲之於初至蓋倭善跳躍利陸戰不利水戰吾從其所不利者擊之則易為力而所為截之撲之者計莫神於火攻或用火箭焚其舟或用火砲殲其衆此出奇制勝第一事惟南兵用之為最精北兵止長步騎而水戰火攻尤其所短者臣請勅勦遼督撫諸臣急募南兵南兵惟浙人驍勇倭奴所素憚聞張家灣河西務等處浙人延頸待募者甚多一募之可得數萬人擇其壯勇者收之行伍令兵部選善將者提督而訓練之膚功可立奏不爾則見有薊鎮三屯營南兵可調遼左急則令赴遼左天津急則令

赴天津即遣遊擊吳維忠將之昨見撫臣沈思考疏請調發以禦逆虜臣謂寧夏道里甚遙徵發不便畿輔要地尤為喫緊此調募南兵以破倭機宜所當議者一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必得戚繼光劉顯者為將倭不足平矣今世豈乏其人哉顧所以求之任之鼓舞之何如耳沿海地方將領雖星羅布列然多統袴債帥即知能者往往視官為傳舍朝夕營營為薦引陞遷計孰肯究心兵法與地利也此無他久任之法不行而考課之典獨遺耳臣請勅沿海督撫會同按臣將屬內武職自總兵而下一一品階而甄別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四

之某也智某也材某也勇如臣所知福建總兵朱先會擒剿於海上浙江總兵侯繼高曾克捷於花腦浪港此二臣者倭情熟諳宜夕任以責成功其叅遊等官果能材稱職者照有司例必五年外始為陞遷有功者加秩加銜不得仍前驟轉而又行考課之法鼓舞而激勸之合無行令督撫照依各邊事例每遇年終將見任防守春冬二汛大小將官稽覈勤惰功罪分別上請庶人心知懲勸而勇氣自倍將見海徼壯於金城尚有倭患之弗靖哉此久任武職以防倭機宜所當議者一士卒雖微藉出死力決勝負於呼

吸頃至重也必平日孚以恩信始有事効其死綬故古善將兵者與士卒同甘苦欲得同仇力以資緩急用乃今蓄兵者異是將領惟事剝削有司但圖剋滅月糧未散即扣常例於官甫及分領又歛公用於將計士卒所得實餉幾何甚有稽遲卒年或一季不給者致令脫巾譟呼大乖 國體即不諱亦多疾視平居既已離心臨敵安有鬪志是必不勝之數也臣請勅沿海督撫嚴加約束有司毋扣常例稽糧餉將領毋假公用剝軍需違者必叅治而於養士之中又默寓倡率之術行伍中有投石超距藝勇絕倫者識拔

之優賞之以作其氣鼓其勇此輩亦有人心者必能奮勇先登以圖報効此作養士卒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三臣按籌海圖編倭自五島開船必由陳錢下八山經過取水候風始分投登犯是陳錢乃倭奴之咽喉浙直之門戶也最為要害若令浙直合兵哨守遇警併力堵截何患其侵入內地向因倭亂畫地分哨而總叅等官又憚風波之險不躬親督率致倭奴出沒罔聞殊屬疎虞近據蘇松兵備江鐸揭稱遊兵把總張瀾率大小戰船會合兩浙官兵直哨至陳錢羊山等島海波寧息此同心戮力之義勇功效明甚

臣請 勅浙直巡撫以後遇春冬汛期務令總叅等官躬率官兵往來督哨各會合於陳錢防守一遇倭警即便併力相機截殺毋容內入悞事者以失機論庶聲勢聯絡門戶固密如銅山寨烽火門入閩廣要路倭亦不敢內窺此控扼要害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四臣聞行師之要在賞信罰必昔見禦倭者恐戰有損傷用名色把總領兵應敵敗死則匿不以聞倖勝則攘為己績士卒真獲首級者不賞家丁坐食餼廩者冒敘致于退縮繁從姑息未聞有立斬以徇者如此賞不信罰不必何以使前喜而後懾也臣請

勅督撫諸臣一洗舊習以後用兵務令叅遊等官親自督戰毋令名色代替其名色中真堪驅策者宜預請實授未戰之先明與將士約如何為功必賞如何為罪罪必罰如能邀截為功否則罪賞不以讎掩罰不以親宥其士卒斬獲一人者即照例賞銀若干一有退縮即斬以徇於師則賞罰嚴明將士皆爭先用命有必戰戰必勝也何倭亂之足慮此嚴明賞罰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五臣為此五議卑卑無奇畫而實於防倭有裨儻蒙 採納必能繫關白之頭而致闕下若夫繕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利兵器備芻糧

則防禦所必資而當事諸臣類能言之無俟臣贅至
於臨機應變因敵設奇則又身親行陣者之責非臣
之愚所能逆料也伏望 皇上睿斷將臣所議五事
互下該部酌議施行於防未必無小補而非其本也
惟時 御朝講以肅臣民之仰 召問大臣以圖安
攘之計番建 國本以係中外之望則精神流貫而
內治既修德威遠播而外夷自服書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寧獨么麼島夷喙息之不暇即西鎮之變北
連之虜亦將警服削服而天下之治若泰山而四維
之矣臣不勝倦倦屬望焉 已上俱海防類考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七

宣諭琉球議

日本有銅無鐵且扶桑之疆盛德在木稱兵柄木悖
德不祥法應自斃若關白可鑒也矧三十六島六十
七州五百一十八郡之醜類非盡皆敢行稱亂也關
東諸州總然自守倭佛戒殺官皆用僧獨關西九州
恃劫為活薩摩其最也今山城君久稱寄生而平秀
奈亦復弱植家康婿奈而懷異圖家久托孤而賦同
仇是東西尚相持于內而鋒刃豈暇及于外且其意
願惟貪漢財物即嘉靖中浙直被兵皆內地奸民勾
引之而羣不逞無賴借寇幸亂耳不得盡罪倭也罪

在戮辱琉球耳今琉球既不能自強而俛首于倭然
育之二百餘年而棄之一旦可乎班定遠固曰此輩
本非孝子順孫要在羈縻之使勿絕矧今猶知內向
修貢則當乘其來而折其陰謀使倭之方物不得以
嘗試我且防其去而勵其奮志使中山之君臣猶知
所歸向我蓋諭之曰聞爾國中于倭心甚惻然第
皇祖有訓海夷與中國皆隔山阻海但令僻處一隅
自保有不自量擾邊者但宜捕逐亦不得輕肆伐故
今即多兵不得輕發渡海但爾國受 天朝雨露之
日久即所賜三十六姓列文班者豈遂無忠勇智謀
士而輕以其國擲抑或漳泉亡命有為之向導者乎
有則改心易慮爾其側身戮力峭志自強如依期以
土宜方物來仍許通貢互市以資生聚若陽示歸順
陰寔通倭決不爾徇則既不拂其來貢之禮而又不
墮其挾詐之謀琉球即弱小或因敗為功轉弱為強
未可知也 萬曆壬子福建武試策

海防纂要 卷之五 三十八

海防纂要卷之五

海防纂要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必禪葛甫較閱

防倭標本說

中國之防倭有標有本有標之本有本之本何為標
標有四一曰密防汛我境迥臨夷甸望洋浩淼非風
不能徑渡故大小汛期幕府檄諸飲飛蹶張以十數
艘散列陳錢馬蹟等要害捍之外洋不令登陸是已
而後海沿邊一帶設或載水隨潮艤舟泊听不難衷
甲而窺左足此不可不密偵蚤防也二曰嚴策應夫
艦艫周巡以待小偷則可若縹緲巨艦截浪排雲我

艘仰之不見檣杪將螳臂安施乎必豫備沙福滄
等船分布各隘烽燧一舉眾艘麋集并力而犄角之
蔑不濟矣三曰講戰陣倭不長水戰而長陸戰倭不
長弓矛而長刀銃以吾所短攻其所長百不當一以
吾所長攻其所短一可當十宜倣戚將軍所定水陣
法先列火器次箕箒戈及而率舟師如墻以進勢類
率然倭技窮矣四曰慈城守倭來海徼儉俚無賴不
能久居至近城邑鹵金帛子女據有巢窟毒始蔓延
第有城邑處頓令清野拮据墨守集威遠神臂輞石
班車建瓴而下令不得近渠舍舟陸行燭蠹易之纔

數日且樗腹困不鳥獸散乎凡此四者乘倭之來卒
而禦之圖于有形故曰標何為本本亦有四一曰精
訓練集兵不難練兵難不諳坐作不習夷情不挾長
技猶之驅市人戰耳居恒抽擇選鋒上者知司馬法
次習夷情次驍勇善騎射擊刺以稱妮而訓厲之自
伍長什自什長伯自伯長千以技陞陟敦陳整旅龍
驤麟振此兵將兩練之法也二曰修器械數年無事
綠沉卧金鎖拋統兒債帥有挾矛鉞鎧斧飾棖杖管
揮施者一旦有警咄嗟難辦能徒手搏乎宜時時查
覈缺者補缺者修無故而缺缺者必問此攻守兩藉

之法也三曰足糧餉兵餉足則居無它營而技精臨
陣宿飽而氣奮然募必有餉蝕于何所軍必有屯湮
于何年稍于沿海曠地如舟山金堂大榭間田之侵
于豪右荒為甌脫者籍而伍之無事則治錢鑄有事
則修戈矛變斥鹵為良畝化召募為土著振罷敵為
精勇倭至即以材官羽林蹂踐之此兵餉兩足之法
也四曰明賞罰今之海上汎哨非盡能捍禦夷也俟
自去幸其不敗待自斃揜以為功甚至有掠釣艇殺
平民以邀利覬賞者上下支吾欺紿耳目謂宜官各
有守土各有職以地之衝僻權勞逸以發之遲速第

殿最守而力最于攻訓之精最于戰輕則無稽時之賞重則有越次之擢而支吾欺誑者一切軍法從事無赦夫亦有奮心乎此勸懲兩濟之法也凡此四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故曰本何爲標之本夫倭來而圖之抑末也試考倭何自而來記嘉靖初市有船監夷夏相習競爭利賄上窮寵賂下因徭網於是兇徒逸囚罷吏黠商濤張睥睨窳身倭奴而誘之爲難吳越之間自溫台以及松陽被其憐螫者十郡自此罷絕監市靜謐者數十年承平旣久芽蘖萌生吳越奸民竊田廬携親戚問渡扶桑析木之津往則載貨揚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

航以市海爲名歸則鎔金附身買原舟而返甚至遠贅異類持獻圖略效中行翁侯之爲者倭素髮禿聞習冠蓋矣倭素跣赤聞習衣履矣倭船樓櫓具制聞構華舟矣倭語喃嚶不可辨聞習華言矣以素相貿易之人卽旅而行于吳越之圃何從別識曩寇在藩籬今在門庭矣不嚴爲禁漸不可長一切禁絕則富賈豪族變怪百出速禍釀釁當事者苦不得措置手足鞭長馬腹噬臍寧有及乎故密防汎嚴策應講戰陣慈城守以外禦者標之標而謹譏察絕私市以內禦者標之本所宜亟講也何謂本之本夫所謂本者

在精訓練修器械足糧餉明賞罰而大項則又以收人心爲本乃浙之人心何如也蓋嘗泛觀秦晉見崗崑之縹巨波濤之激射檣輪之環擊魚鹽惡斤之饒給信寓內一大都會而職方氏所謂泉南半壁者也穀擊肩摩雲冠雨汗徒業餬口至者如市而恣睢狂掣往往窟穴其中不耕不蠶鮮衣怒馬待習簪鼓喜訟好爭以官府爲鼎俎而已挾匙匕以閭閻爲魚肉而已持刀机聚羽折軸叢指撓錐有司漸失其權百姓莫必其命且也征賦日繁旱澇爲災蚩蚩氓隸憂貧而不憂罪懼死而不懼刑博塞呼盧倒囊鄰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四

罄而且倡盜竿膏髻靚粧倚門招搖而且匿盜數披緇髡髮持盂勺齋而且挾盜器篙工柁師野渡津頭而且恣盜行煮海貨離憑山鑄冶而且集盜羣稷下梁園堯服禹步而且公然爲盜主此曹越志思亂命曰不牧之民鯨波一搖斬木揭竿而應者如水赴壑曩寇在門庭今在腹心矣若不蚤爲之所恐猛敵橫發於不虞而倭夷接軫也誠能飭紀綱申教化勤撫綏刀劍易以牛犢荏苒習以緝魯使人心喁喁歸命於我愉怫相通嗚呼相應嚮所稱說者皆可次第而舉矣故曰本之本也圖其標一歲之計圖其本百歲

之計圖其標之本與本之本則萬世之計以南防倭
可以北防虜可即以治兵治民治河治賦無不可者
儻慮外而不慮內狃於情之可安嬉笑幾幸及事勢
傾敗坐視而莫之救藥是庸醫不知緩急而標本皆
誤者也 萬曆壬子浙江武試策

兵器說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
已勞民力輦用般造又苦道途然而鐵亦不剛筋膠
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
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五
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
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
何可及乎

神宗時有臣僚上言曰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
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
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為武備者臣嘗
觀諸州作院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
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惟計其多寡之數藏
之未有貴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為政如
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嶺內沮姦兇之竊

發未見其可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
作而聚以為一處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于其職
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
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
皆精矣

古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卒猶工也械猶
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彊勢則然矣故曰兵不
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鬪而
不勇與無手同其法五不當一然則五兵者三軍所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六
恃而為勇也可不謹乎

王鳴鶴曰周禮有六弓曰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
弓之良者名烏號繁弱其制今不可考武經總要所
載黃樺弓黑漆弓白樺弓麻背弓其名雖異其實則
同今開元弓其制強大耐久九邊將士多用之最稱
利器若腹裏稱良者北京有槽稍槽壩大稍小稍皆
有可稱者其弦甚短口緊而背曲拽之易滿雖不善
射者亦無彈袖之病河南有陳州弓南京揚州有小
稍弓皆窄面短身天少熱則多袞失緩急難恃不得
已而有合竹弓之制以漆漆之取其陰雨不解暑天

不走可備南方水戰之用但無反性發矢不能出百步之外廣東廣西有生漆下面之弓風雨不畏走滾亦少其身極圓細力苦不大射亦不遠夫器之利也因炮因時難以執一至於戰陣之用非軟弓不能古云軟弓長箭快馬輕刀此四事非久開戰陣者不能得其趣至於持硬弓而號稱勇力者此不過將官套子至於臨敵非持滿不能中非久持對定不能中其所欲中之處彼硬弓方得滿即欲發矣安能久持而得其巧若果力大而又能久持此又上之上者也或曰考者意中也突然而發使敵莫測何用久持鶴曰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

此乃射疎遠小敵及飛禽走獸之說也先誠其意而箭隨意發所謂得手應心之妙至於臨大敵千百為羣非持滿以待而勢不威猛所謂勢如殲努捷若發機全在勢險節短上做工夫故能使敵不敢犯此弓貴久持而久持貴弓軟也所謂軟者謂力可致弓而不為弓所致非盡謂人人皆宜用軟弓也

俞肝江云長鎗後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若細則掌把不壯鎗腰要從根漸細至頭如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拏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捉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

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鎗頭重不可過兩其桿稠木第合木輕而稍軟次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復筭用浙東毛竹必獵戶能使製筭之法用毛竹長而多管者末銳包鐵如小鎗兩傍多留長刺其刺每雙用火熨之一直一鈎其直者如戟鈎者如矛然後以熟桐油灌之敷以毒藥鋒利難犯已上俱登壇必究

戚南塘云復筭之為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扇鍵而盜賊能入者故凡用復筭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亦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為物之所使夫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釵鉞大刀接翼然筭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緣士心臨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日十分精習便多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筭則枝稍繁盛遮蔽一身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可站定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為重贅之物矣

千古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木

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為牌近出福建鏡子雖不能革而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謂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為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泛則不能接遠其習牌之人又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置於行伍之先為眾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為彼之應援以之臨敵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

夫長器必短用何則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喫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為長所誤即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单手一鎗此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弊也學者為所誤甚多其短用法須手法俱要合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則用手法縮出鎗桿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有戮人與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秘也

至若弓箭火器皆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萬殊一理

夫釵鈿棍鎗偃月刀鈎鐮皆短兵也何則彼之鎗一丈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江釵鈿之法俱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通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格得彼鎗不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

我釵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撥定彼鎗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即為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所執釵棍鈎鈿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

非取以殺人蓋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一擲彼以顧標而動我則乘勢而入彼若不爲標所動則必爲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短兵長用之法千古奇秘匪欺人也已上俱紀効新書

火器說

葉公慶熊曰塞上火器之大者莫過於大將軍前鎮一年止放一次以其勢大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裝發如佛朗機樣余熟思之改銃身爲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母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弓內大鉛彈七斤爲公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一

彈次者三斤爲子彈又次者一斤爲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爲羣孫彈各之曰公領孫尚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煮過者佐之共重二十斤此一發勢如霹靂可傷人馬數百若沿邊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處處皆置人人能放則所向無敵真火器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余製成每日幾次試之見者莫不膽寒夫 祖宗出塞專恃神銃爲破虜先鋒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輛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三百節載砲車五百輛大約與余意合蓋善用中國之長以制虜此上策也

觀 大明會典神銃神銃俱內府兵仗局掌管其慎重如此知 祖宗所以逐胡元則知今日之所以爲戰守矣

葉公慶熊曰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效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礙難行也不必遠引卽丘文莊李文達馬端蕭許襄毅每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爲小車而一輛搜之用十八人宣大造之用十人薊鎮見存曰偏廂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輿兵十萬用輕車二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二

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爲病哉余近日以意造之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箇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箇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製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抽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每車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

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余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萬少効制虜安邊之策也

造錫鉛鏡者須知煉鐵蓋鐵中原有查滓夾雜須煅煉不已融盡查滓底於精純方免脆折破碎之患故十斤而煉用一斤者為上十斤而煉三斤者次之其管欲員而淨其鼻欲端而直司鏡者須擇手足便捷之人臨敵裝藥入彈規鼻焚火庶不遲悞若但見鼻而不見管則失之仰但見管而不見鼻則失之俯皆不能中也此器今人類竝立而用之遠攻非也須近敵乃用長短兵相夾乘勢速進使賊避鏡目睫閃眩

海防集要

卷之六

十三

之間而我兵已入其隊中矣鉛錫鏡之妙全在此也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狼機子母砲快鎗鳥嘴鏡皆出嘉靖間鳥嘴鏡最後出而長猛利以鍊鐵為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鎗而准於快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中國習之者也
戚公繼光云鳥鏡之准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

手在於前手拳在鏡腹點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鏡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鏡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鏡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鏡之妙而速也

一行營之內鳥鏡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狼機又大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為賽貢鏡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鉛子猶勝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貢其速即可比鳥鏡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

海防集要

卷之六

十四

甚妙
火箭夫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鏡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肯綮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之直不正則出必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每箇以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梢筒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然將侯國弼云鳥銃所發止於一彈所中止於一人中則傷人不中則無所傷矣一窩蜂一發百彈漫空散去豈無中傷者乎其力甚真可以為佛狼機之亞但佛狼機器重難帶一窩蜂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若欲為坐營之用則以木床載於營門床身左右各置二輪以便進退可以為守營之寶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五

連連數十埋地雷於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土掩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鐵塊如飛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戰船說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為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檣輕便為上以金鼓旗幡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鬪艦走舸海鷗其潛襲則有蒙衝遊冊其器則有拍竿為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亞聞鼓進則旗立聞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為賊所圍以須外援則

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廣設旌旗帆檣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遊艇

遊艇者無女牆船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侯用之夫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六

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兵五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差軍下至荆門陳將呂仲肅於州以艦拒素素令巴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奪江路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掉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窻矛穴敵近則施放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樓船

樓船者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
矛穴外使趨革禦火置砲擣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
者步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
便於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備以張形勢也

走舸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皆選勇力精銳
者充之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鬪艦

鬪艦者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墻下開棹空
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

海防要

上無覆背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
晉謀伐吳詔王濬修戰艦乃作大舟連舳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棹檣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惟獸以懼江神

海鵲

海鵲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形舷上左
右置浮板形如鵲翼翹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

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已上係古制圖式不載以下船式備載籌海圖編及海防類考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

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
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

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衝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
爲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
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

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漕中起
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

以唬敵人之心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鑛佛郎機是惟
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

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
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

之蓋福船俱松杉木嗽虫易食常要燒洗過八九汛
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嗽虫縱食之亦難壞也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
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

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
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

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
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旋

繫以綜纜下旋起旋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
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

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

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岬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先任南塘戚公繼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船力而不關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必濟之策也但喫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九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惟近時過於節省兵船修造估價太廉求其不板薄釘稀不可得也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已上俱籌海圖編

福船之小者爲草撇船今名哨船又爲海滄船今各冬船其再小者爲蒼山船卑隘于廣福船而濶于沙船用之衝敵頗便温人乎爲蒼山鐵賊船入裏海我

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追之又可撈取首級近又改蒼山船制爲鱸船比蒼船稍大比海滄較小而無立壁得其中制鱸船之稍次者爲鐵頭船首尾皆濶帆檣並用深淺俱便人呼爲鐵頭以其堅而有用也閩人將草撇蒼船改造鳥船式如草撇兩傍有檣六枝尾後催稍檣二枝不畏風濤行使便捷往來南北海洋福草蒼船等船無出其右温州有鱸船亦不如鳥船之疾速可與沙唬船並駕焉唬船頭尖船銳船濶槳多風順揚帆風息盪槳喫水惟止三尺慣走遠洋體式低小雖無衝犁之勢進退殊捷可備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一

追逐之需閩浙有叭喇唬船兵夫坐向後而掉槳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舵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號曰輓帆蓋懼之也輪船式如唬船而與唬船並速開浪船式如鳥船而比鳥船差小沙船造于崇明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傍皆貓竹板密釘竹間設窻可出鏡箭窻之內船之外隱人以盪槳先用此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却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須爲用者也

兵船之能任重者爲蜈蚣船東南夷用以駕佛郎機

鏡鏡重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葛稚川曰蜈蚣之氣能逼蛇夷之制義為是故與

殼哨船為温州捕魚船網梭船乃魚船之最小者魚船于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鏡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船瞭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王在晉類述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為海運為船巨遇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為之前猶將求之而况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衝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於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蒼及廣東烏尾等船

沙船能調戩使鬪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滾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

不畏此北洋可拋鐵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旋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地有南北時有冬夏自春徂夏則時多南風而利于北行自秋徂冬則時多北風而利于南行此番泊往來出沒之候也彼賊其時輒乘風連雲以出洋我當其衝欲逆濤破浪以邀擊未必其勢之便也蓋亦隨時以應之時乎北風必先於北道之防以遏其衝而以南舟曳于後其中間各寨澳之舟又從旁遁出而擊之時乎南風亦如前法或邊于前或躡于後或擊于旁此亦迭肄之法長蛇之勢寇未有不困疲而就縛者海上可立京觀也

國初置沿海衛所每所船五隻每船軍百名其法備載 會典自一所一衛推之則合省之海船海軍可總其實也使法之常存何慮海寇之擾向來修復一二止可用于哨報難以衝敵及其事急借發福清鹽船併報各澳民船奈彼不思 國家之急皆存繫吝之私雖給價值終不直前况福清鹽船雖大不可以當海寇之夾板船喇叭船漳州之草撇樂清之大鐵等船又不可以當海寇之烏尾尖艚如東仔銅菱等船又不及也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船艨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露撓此船之

中者也又如舢舨海鯨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為中軍座船而當其衝以船之中者為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干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銳吾亦以銳為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鏡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鏡數十架其小船亦載鳥鏡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為節迭出更迭則彼此眾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此渠醜者也今蒙委官鳩工大造船隻戰船之造必有定議但船之外旁又須護以牛革漁網繩絮之類其大者更用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三

列木為柵可避砲石又有車船之製今戰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所謂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眾相顧駭愕者用此法也又須預募能射與善浮之人一遇番船或以火箭焚之或以水鑽溺之是或皆可用也總兵俞公大猷云或問兵船官造與私募孰便曰造易而修難也雖督造之官用之海上衝敵激浪不旋踵必議修矣修船之弊奚啻萬端議修之後閭阡日多浮水日少以之守港則可以之出洋追捕則全不足恃矣在官府不能立無弊之法在民間不能克不可制之情天下古今豈有視官物為已物者哉此惟

熟於海務者自知之烏得而盡言或曰民間安有許多私船可募乎曰厚之以稅使逐利之民爭造新船以應募何患其不多責府縣以及時給稅責船戶以及時修整則經年累月皆有堅船可用然則用官造之船以守港用私募之船以追捕則如何曰必若是然後攻守各適其用也

鄧鍾曰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槳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四

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飭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嶼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岬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以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

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峰房垣墻即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即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為工

又按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鏡勝小鏡多船勝寡船多鏡勝寡鏡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狎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附水戰

吳楚揚越之間俗習水戰故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五

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大翼皆船名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為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

漢武伐南越於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船上建檣樓戈矛船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性之害然樓船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為利張兵威蓄器械以樓船大艦為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舸海鵠為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凡舟皆可用也故呂蒙襲關羽白大

搖檣作商賈服羽不聞遂立功焉

車戰

王鳴鶴曰書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韋略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非所以衛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禦北戎晉用之以制羣狄衛青以武剛擊匈奴馬隆以偏箱平涼州及至馬燧吳淑李綱魏勝輩用以威服戎虜為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尚矣然大都宜於平原夷曠之地行則藉以齎載止則環以為營使敵人不得千里長驅其勢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六

誠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道也故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審于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扼塞小而溝塍之分界即有車無所用之而况島夷肆侮趨悍慄疾雲合鳥散非步騎之精銳者不足以挫其鋒亦故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王此南北之勢異也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一聚二十車為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

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驕健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下漸澤黑土粘填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敵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竇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七

辨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攻城法

賊躲避於城用此法攻之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八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為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疆弱量我眾寡或攻而不圍而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疆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敵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眾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援之未足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乃攻

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疆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鬪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眾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為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偽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九

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污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散俘虜散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守備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

銷盜

為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踉蹌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傑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校鼠輩雖有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才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惟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已上俱登壇必先

被圍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

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
窳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
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
武昆陽水上鼓躁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
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
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
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
四面皆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衝
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內而後反其外可也虎銜經

奇伏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一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
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
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一也歷觀前志連
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
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為兵出入之
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
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
二十八騎猶分奇正况其眾多者也兵法曰凡布大
陣常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為
兩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

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
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
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
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乘
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
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
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
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
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
兵法之所以為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麤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二

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
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
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
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
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
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關羽討襄樊多留
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彊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
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
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
佚而勞之者吳子亟犂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

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趨劔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為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計之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拘澤窵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三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涂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謬號令也山林翳蒼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謂也

武經總要

海防纂要卷之六

海防纂要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釋莠甫較閱

定廟謨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今年寇江北寇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為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砂磧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韃子腹裏膏腴之地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為內虞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三十四

古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挾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燒官寺劫獄囚閔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略防海固圉之機及 勅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

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為身家顧慮苟
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略畢上然
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
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為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
來一勝臣猶以為為浪戰耳

敘寇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為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
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
善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
裝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欺其卑弱殺而奪之接濟
者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為衛其歸也許二輩遣倭一
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
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而入
寇之禍不可遏矣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無敢
過海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
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羣
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勝計在
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
處不到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強悍以為護翼微

州許二任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後被朱都
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
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逸去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
部下管糧素有沉機勇略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
任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
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領
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
於蘇杭近地人民自有餽時鮮餽酒米獻子女者自
陷黃巖屠霸霽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不於餘
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凡通番之家則不
相犯人皆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食其厚利任其堆
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礮
以為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
酒米等物

除內逆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倭賊入寇多因我民為之勾引
蓋逋逃不歸則禍本未拔東西無息肩之期合行督
撫諸臣多方招徠務使不軌之徒以次歸正
擇將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才難得而起自行伍慣

歷戰陣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軍事以顯其才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勅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四

因其技同每百人圍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思庶幾可慰矣

實軍伍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五

海道副使譚綸云衛所官軍旣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

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卽於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革勾卽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六

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有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卽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恤軍屬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優恤軍士著在令甲卽如近日

山西等處之變固是諸軍自干 天憲至於處置非方當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合無備行督撫總兵等官令所屬大小將領將部下士卒察其饑寒同其甘苦務使人樂爲用闡明信義整肅威嚴務使人不敢欺則感恩畏義無不願死以報上矣

精教練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宋學士蘇軾有言天下不免於戰無事之時士大夫當尚武勇習兵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行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七

驅之戰乃今日爲世道計者之所當知也或者云今之議者不思練兵而數欲調兵昔山東兵嘗調矣而無救於敗狼廣兵再調矣而無救於敗蕃土兵又調矣無救於敗而害益滋其所至如乳虎而其臨陣如鳥散居則爲民蠹出則長賊威故民苦調兵與被賊等以其練之不精而馭之無統也夫兵法平原曠野此用衆之地也如羣鹿抗獐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則如兩鼠鬪穴以勇者勝雖衆無所用也兵部尚書楊博題云遠調客兵不如團練鄉兵此誠不易之論况所調狼土等兵兇狠狂悖十倍倭奴總

督既不能節制其將領又不能約束即如近日川貴總督侍郎石某所奏可鑒已但議者動謂鄉兵法懦緩急難恃不知近日浙江揚州之變多係土人何其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得宜耳合行督撫等官嚴督各該海防兵備守巡將各處鄉兵係隸行伍者責成軍衛募自民間者責成有司如法團練務求實用至於客兵仍遵 明旨不許輕調騷擾地方

副使茅坤云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為百人之將矣令弩師而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為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

南京戶科給事中高鶴等題稱各兵之調非經久之計欲選擇客兵之精銳者分別武藝教練鄉兵以一訓十以十訓百以百訓千以千訓萬不半年而民兵即客兵矣

海道副使譚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

進退之法耳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槩如以三千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為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為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為一總設一把總合五把總為一營設一參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參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為之主將與長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如使為之將與長奮勇直前以至有失失一參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十哨長失

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為強因練變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紘紘鬪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但分數要明頭目要眾使我所殺者嘗不過十人則心與法不相害而法可必行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毛希秉云軍之充敵者在器兵不完利與空手同射不中的與無矢同海賊之器械惟任短兵我軍足以制之者火器弓弩也然善射者寡乞效種世衡教射之法懸銀錢于百步之外不中者宜罰其矢以與勝者三罰而受責三勝者得銀錢又當令其三六九日

演習如鎮江會手然每下操之日爲數十偶使各官分臨之庶不費時日而官軍可善射其他應用器械鎗棍弩銃皆以是法校之數月而軍成矣此精技之法也

足兵餉

都御史章煥云師行糧從有餼糧有糗糒刁斗自隨樵蘇自給強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中之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暮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事機盡泄士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一也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

御史徐枋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蓋民命以食爲天積貯之法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嘗見國計取給東南者甚厚故天下惟東南民力最竭而東南之民又惟農最苦也未遭寇亂之先每以賦役繁重視田產如贅疣思欲脫去而爲逃亡者大半矧今倭夷載道竄伏不暇田地拋荒居十九矣所種者又苦久旱難望有秋將來穀必愈少而農民益困明年田地必盡荒蕪不惟邊餉可憂雖欲支持本地恐未克濟且冬既無處可糴夏又無處可糴民之弱者必餓死強者必羣聚

爲盜如之何而不預爲之所也臣熟思之竊有一事其行甚易其效頗多卽倣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方卽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糴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其利一也城中充實贍壯百倍其利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從焚掠所失亦少其利三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驅爲盜其利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其利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其利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其利七也此事儻有可行乞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今惟蘇松杭嘉淮揚被害等處尚可求三年之艾其未被倭地方若早爲之均屬有益夫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將來田闢穀豐所以足國裕民者在是矣以之安內攘外復何求而不獲哉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一

清屯種

海道副使譚綸云 國初屯田之制軍在海濱而田在內地召民佃種本未盡善向來多為大家所占亦有軍貧而轉者若清查復舊大為兵餉之助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糧口糧照日給發不暇計費若夫敵退盜寧之後兵火少息之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廩積畜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合無做涓上湟中故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行寓兵之法時至則務農事去則習武貧而壯者得田可耕未有不願為兵而又可減召募之虛糜者數千萬緡矣昔戶科給事中林士元等 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不許屯官分外科擾夫僧道尚許承佃屯田今于長守之戍顧不可聽其開耕空閑土田者耶

汰冗食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 國家養育邊軍極其優厚故居則有月糧出則有行糧寒則有冬衣布花至於獲功則又有重大陞賞無非欲得其精捷以為敵愾之

地耳乃今老弱參雜所養非其所用逃亡捏冒有名而無其實近戶部題稱督撫諸臣之奏求應援則曰軍馬寡弱逃亡過半請糧餉則曰兵馬衆多供贖不支觀此則坐食民力者豈皆投石超距荷戈擊弦之夫未必無老弱疲瘵之士與夫缺伍寄名之人也自今合行督撫諸臣各選風力守巡兵備官員親歷各該城堡將見在兵馬逐一查驗精壯者照舊存留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戶內果有壯丁准與收補其軍士逃亡即行開除如敢仍前作弊以蠹邊儲聽各該巡按御史查察究治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三

集眾謀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為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為省省積而為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眾謀必先虛已略去勢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錄權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為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

乃行故每戰而無敗况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爲先也

收圖籍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砂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四

雖是風雨來去而其師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當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

公賞罰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

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成

副使吳子孝云凡戰鬪之時不須首級爲功今因割首級往往誤事如一陣海寇盡殪滅之總筭給賞不以首級爲貴則破敵必矣

禁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賞功罰罪勸懲繫焉今各領兵官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避回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羣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返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五

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許冒無據者卽鞠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內應旣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蓋天理人心照然難泯而欲欺昧以求滅賊未有能濟者也

禦海洋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

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舉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海防無虞

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住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孽孽不作而內地安堵矣

又云直隸與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

要會之地先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參將分畫三道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為守而守無弗力矣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寢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倭奴長技利于陸我兵長技利于水歷查連年用師凡得捷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海中陳錢大衢馬蹟洋山諸島為賊南犯必由之路先該督察侍郎趙文華條陳會議海防長策首列此條今又該南京工部尚書馬坤左通政何雲鴈題相同合咨新任總督令總兵官速集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東莞等船分為二哨專守洋山馬蹟又將紹興溫台捕魚及下八山採捕福蒼東莞等船分為二哨專守普陀大衢其陳錢山為浙直分路之始所宜更番共守

主事黃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奴則長於陸短於水故禦之莫要於海中陳錢馬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六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七

蹟大衙殿前洋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官駐
陳錢參將三員分駐馬蹟大衙殿前洋山常川督哨
禦其來而邀其去賊殆盡殲而魚矣愚竊謂其策甚
善而難行蓋海樓經月必有颶風巉崖劔峰難於旋
泊癸丑春參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而
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衙殿前
邀賊歸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是亦
乘危幸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為賊由之
衝蓋航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
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日程始至陳錢必泊次
泊馬蹟次泊大衙次泊殿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
非若子午谷東西莫適必由隘中行者賊誠知山有
兵東西南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戒兵之
必死寧冒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旋揚帆舍山
泊而適大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
戎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
來而邀其去不可為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稽到
之令潛師伺之萬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示趨避之
標耳故是策也宜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
蓋歸路可計日候風信故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陳錢馬蹟洋山離內地太遠糧餉
易匱聲援難及若欲於此設哨海澗無涯恐賊舟不
必由此而來我軍孤危無益而有損耳不如荆川舟
山備禦之說為善舟山乃內海非外地也一有緩急
哨報與策應皆易

固海岫

太常寺卿魏校云晉溪在三邊欲分軍守邊遠巷聞
而訝之使人往問晉溪答曰三邊數千里欲一一守
之雖盡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是擇要害處為達虜素
所入寇之路把截則可耳晉溪威令素行凡達入寇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九

衆軍爭相救援無不擒獲邊境稍安此言北邊設險之法愚謂海防

然亦

鎮撫蔡汝蘭云環海兵船之設其法不為不善其備
不為不周矣邇年倭寇往來兵船未收全功者必有
說焉夫茫茫巨洋極目無際雖於要害之處聯艦設
備而疾風怒濤不時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得揚
帆起旋常出洋口而能盡阻賊船之不入盡遏賊船
之不歸哉但能於大數內打得分數中幾分耳必欲
其盡收全功以為經久不易之圖在於水陸夾攻盡
之矣夫倭寇之發鯨犯我也每徒止備一月行糧而

飄泊二月者有之每船可載百徒而滿載二百者有之及其抵岬困憊莫甚使得焚舟登陸奪險鼓勢養銳蓄精然後出我兵以臨之近者十日遠者一月方得與賊相望及至為客轉佚為勞豈能得志於彼哉為今之計宜於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將各道兵士督發各海口要害之處如在嘉湖者出三關在紹興者出龕山出臨山出觀海出三江在寧波者出定海出昌國出象山在台州者出海門出新河出松門在溫州者出楚門出盤石出金鄉等處安營操練與兵船相表裏以為防守萬全之計脫或賊船潛入海口則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一

水兵星羅於其外陸兵雲布於其內其將至也擊其困憊既至也擊其先登既登也擊其無備以憊倉遑之賊而當我養盛豫備之兵一鼓成擒可不血刃而收其全功矣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倭警不必防矣今宜於每年三月九月初將各道統兵官分於信地令其督領部兵出沿海兵船停泊之處安營操練防守賊至既擊春汛至五月終小汛至十月終方令撤兵歸道嚴立限期通行浙直廣福提督總參衙門永為遵守則防禦周而賊無返棹

先聲播而賊無何志矣

謹瞭探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真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岬倉遑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擄以為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合踪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從某官某信地登岬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兵聞報不即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本道查實指名參究坐以失快重罪其有與賊相拒眾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兢惕海防可固矣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一

慎招撫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散賊黨

副使茅坤云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為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為之鈎考者亦非欲據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

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
曲爲緩其罪而出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
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給
賞銀二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回縛
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其某者
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
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
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能手刃首亂其某來歸
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
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
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死仍優恤以差凡賊
中有能自縛告以賊情因導官兵擊死得勝者每二
級准手刃一級爵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
仗因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
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
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佑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
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佑不能首鳴而他人
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有能
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
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立不聽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三

因而謀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
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黨
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
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十百人以上効
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以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
聽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未必同情有冤
抑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于
寇者有貨殖失計因因而管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
傲而放于寇者有備貨作息因貧而食于寇者有知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三

識風水因能而誘於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于
寇者有捨掠人口因壯而役於寇者諸如此類中間
不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求生之心樂於
犯法以甘必死者豈人情之通好哉招徠撥亂轉移
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伐交之計必明揭榜于通衢
或書黃旗標神寇所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令不時
投首官給口糧押赴各該鄉并有親隣識認者即時
放釋並不加罪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者來獻者
另行重賞若能說誘謀主出降者題封見任官職
如此彼心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方必先擄其

士著之人以為鄉導吾即以鄉人之知巧者遺之擄去及行間謀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或賄賂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日相狃如此未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

擇守令

副使茅坤云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為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帝方聞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四

匈奴入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為守尉竊謂今日近海之州縣也亦然為撫巡者當合郡縣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

用間諜

都御史唐順之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為鬪最是攻夷卜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

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且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為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為難

築城堡

都御史章煥云北邊城堡相望凡以防衝突備虜掠也南方之畜侈於北邊風帆之力疾於馬足苟無城堡賊何畏而不來民何而不散且夫賊勢之熾凡以鄉民奔竄奸民惑亂助其聲也有城堡則居者守遊者歸耕者歛且遠近按堵什伍相堡奸民無所容無奸民則無嚮導何以能深入居民不散田野不蕪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五

賦稅不乏根本之要也及今秋冬宜令諸鄉大者為城小者為堡而聚民其中城堡羅列賊必不敢越境而內侵東南世世之利也或曰公私俱竭如冗費何夫軍興不止費且不貲民散不復賦將何出城堡所以省軍需足國計者也何謂費也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使治倭有他策也 聖慮當先之矣今安用紛紛為也

通貢道

通政唐順之奏云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國體事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

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則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七

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偽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 勅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斂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 計自銷黨類自携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鏗老將也二十餘年在海上熟諳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驗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商書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旣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率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聞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聞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聞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稠載而歸則已中其計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二十七

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體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咲樂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別視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 四十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伺取揣焉茲者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聞

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鄣先罹其害芟民穡穡爲之舍館腴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助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鷄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詭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鄣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屬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

開互市

主事唐樞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遣使趙秩招諭日本次年國王良懷奉表入貢五年復遣僧

祖闡往諭之隨遣人奉方物時祖闡之使也宗渤以詩別而 高皇帝親和之有同仁無遐邇之句十三年貢使無表文俱廢三邊安插十四年貢使表有前使姓名乃悉放還自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備倭指揮林賢入倭構亂十六年寇金鄉十九年進巨燭暗藏火藥兵器佐惟庸爲不軌于是 高皇帝立訓絕其往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而拘之及得其真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奸深禍結示以永拒聖人誅罪之義也然不卽勤兵于討以訓令代鈇鉞明于勢之所不及不欲以全律之也况罪以

海防集要

卷之七

二十九

罪乎其人豈終罪其國無可宥之日耶是則良懷世而 聖怒宜息矣故當 文皇帝繼世定貢加賚遣使給符封其鎮山初禁似與全釋蓋後先殊局彼此異宜而其致一也嘗考大明律凡將物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及考問刑條例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處以極刑若止將大船願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發邊衛充軍若小民撐使單桅小船下海

邊近處捕魚採木巡捕官兵不許擾害欽測 皇猷
防民以惡交而不強遏其販買杜民以奸構而不直
撓其生業故海上境外之貨實與夷爲市罪惟杖而
不過謂不勝勝其重也其誅斬焉則人口軍器恐資
寇兵益盜黨耳違式巨艦雖成濟具而原其所欲爲
若只從互市罪亦不列死款天然後知 先皇制律
之意嚴奸宄以沮其漸復因利用以體其情苟當事
者不詳議慎測一切矯枉而踰于直豈 先皇大道
爲公之謂哉

通政唐順之云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三十一

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
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
不通貢又不通船而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
考矣船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
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
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
矣今海賊據晤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船之利而中土
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
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
便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船宜准
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
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
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貨求利者卽非脯
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
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
事足徵當商船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旣通而一或
不得其所將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乎今之寇邊
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
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旣以市招之而卒不與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三十一

市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
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
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
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
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
大繆乎

按倭國服飾器用多資于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
安能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
若禁其貿易則入寇劫奪一定之勢也蓋倭國雖
小亦有君臣朝貢燕享禮儀使無絲線等物則無

禮文而不成乎國矣彼既不容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自趨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嚴小民寧殺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已上俱籌海圖編

論曰鄭端簡有云當倭亂之時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近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為無見猶

海防集要

卷之七

三十一

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船金固為厲階然使番舶不至則姦商貴宦家又何從誑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也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統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統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為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載 肅皇大謨

備水陸

防汛之時結營之地雖險阻不足恃貴謹備也舟師屯聚海上傍山島以為依止伏路有船瞭望有兵會哨有符巡哨有信法誠善矣第中間奉法者固有而習於怠惰者亦多乃若伏路雖設捕兵鼯睡漫不支更者有之瞭望雖派兵士偷安曾不登山者有之及登山而又躲避風日不行瞭望者有之至於會哨填符本以稽兩地之勤惰有會一次併後數次俱填者有向不會哨時將繳符併前數次總填者巡哨外洋每圖虛應故事如一山之間巡西而失東巡南而遺北上年壇頭之事可為殷鑒種種情弊有難枚舉止

海防集要

卷之七

三十二

存虛名罔裨實効若此廢弛豈今日海防之所宜哉惟諸總哨果能實心任事方可責各捕兵殫衷効力自今伊始伏路船於本信前後要地晝夜偵問往來船隻夜則船面支更水上見有可疑之物及異省船隻即為驅逐無容擅入本信瞭望各兵毋分晴雨必令登高遠瞭照依分定時刻更換不許先期偷安會哨巡哨必須如期到信外洋偵探毋得虛文塞責彼此扶同致悞軍機此水軍之說也若陸地結營又有說焉夫兵臨敵境地形我必細究其順逆叢林我必深曉其厚薄遇有報警不可急遽周章當寅畏戒嚴

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靜以待之庶不致驚擾潰蹶然思爲未雨之防於凡所止之地四圍隄備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楯多列鼓鑿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四面發伏夾攻中營惟堅陣待變而已又當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爲八方每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爲號第一騎見賊警卽舉旗第二騎知之亦舉旗第三騎知卽馳告本將夜用鼓如晝之旗法若夫烟霧蒼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三騎並亟馳告庶無卒至之患流突之虞矣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三十四

練氣力

凡人之血氣常用則堅怠惰則脆如善走之馬常常試練則不策而馳苟久畜廐櫪一旦用之而疲矣疎於練也故勞其筋骨於人有益特不宜太苦耳兵士交鋒器械當輕平日操練器械當重蓋平日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便捷不爲器所欺曰練手之力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試之能疾走臨敵去沙輕便善趨曰練足之力習戰之時必身荷重甲加以重物勉強支持庶臨戰身輕進退自速曰練身之力

誠能練此三者則人力自裕如矣練力要矣練心貴焉力者人之用也心者人之主也平日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誼明之以死生榮辱之理有事而驅之當敵必死之心存幸生之念絕氣不期銳而自銳力不期足而自足矣

習銃砲

竊觀海上制敵成功器具以銃砲爲第一但捕兵惟慮歲用火藥數少不肯演放惟有不演放於平日故不能濟用於臨事予取威遠砲佛狼機碗口百子等銃一一試放立的以期中捕兵近雖漸知尚不能百發而百中夫平日百發百中則臨敵倉皇之際僅可什中其四五若平日什中其四五則臨敵倉皇之際可預知其不能中矣近該條議蒙允歲加火藥以備時常演放願同事者勿容捕兵如前懶惰藉口藥彈無措以致漫不演習務以前行捕兵號令時常親身教練威遠發煩佛狼機等銃可以致遠於五十步之外照把根打去百步之外照把中打去百子碗口鳥嘴等銃力難遠到於三十步之內照把根打去五十步之內照把中打去當敵寧持重而待近勿輕率而遠發此其大略也乃若銃之大小藥之多少敵之遠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三十五

近是在臨時相機務期必中又不可執一而談然銃砲之要尤在火藥之精邇來火藥俱屬總哨製造若苟且塞責是自罹其患也製造既精仍須時常檢點曬晾勿使濕潤則銃砲自利何功之不成哉已上俱參將徐一鳴東海籌略

海防纂要卷之七

海防纂要卷之七

三十六

海防纂要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必釋蒞而較閱

定武略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外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曾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若民間盜起則宜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之

鼓軍氣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

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寢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炎以取之者賴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情拔用英奇文臣督師皆躬自臨戎有兎且赴赴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岬日遇海風則頭捍目眩夜聞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憙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師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

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處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論賞與餘軍照數分給假如百人為率或鳥銃手十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銀三兩或鳥銃手五十名餘軍五十名鳥銃手居餘軍二分之一餘軍得一首級則鳥銃手亦得銀二分之一共分銀一十五兩人數搭得多寡分銀數多寡率照此例等

恤傷殘

巡撫都御史彭 巡按御史孫 等議云優恤軍屬律有正條隱蔽殺傷例有明禁今後各道并軍衛有司部下軍兵俱要從實開報陣亡官員給銀三十兩奏 請陞級他鄉客死者仍給關文陣亡民兵一名給銀五兩官軍一名給銀三兩被傷軍兵傷重者一兩傷輕者五錢被殺民人未埋者五錢已埋者二錢被傷未痊者一錢房燒盡絕十口以上者三兩十口以下者一兩五錢老小無依者五錢壯丁砍去蘆葦者應納鹽課官為處補俱從兵備道呈請查給若有

隱蔽不報者從重究治督糧道仍將近者議免太倉嘉定上海崇明四州縣荒蕪田糧及民運白糙糧米議改折色數日出榜諭眾通知務裨民有實惠

調客兵

都御史章煥題云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為非久計也小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計久駐則老師廢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眾兵雜處爭隙易生壯健久曠奸盜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以居之主客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為庭羸視之者也欲其不亂難矣淫婦女劫貨物殺良民如是則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戒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四

又云調至士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置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

廣團結

城外團結法間嘗廣詢博訪宜以二十家為一團除

租房單丁外每一團令養客兵一名每家各設器械一併出人丁一丁以為團兵凡二團四十餘家各出銀一錢造一巷門門上蓋一更舖舖內置鼓一面鐘一面鐵銃三口香盤一方就四十家每夜輪人夫二名守之居常無事止鳴鼓巡更一有寇警則本處即連放三銃四十團兵各執器械追截諸團皆應之其所養山東兵官嚴立法不許擅離本團騷擾團戶每日有暇即教習本處團兵軍門復時時委官查省之責成之眾既以勢分而不得為非團兵之布列者又以聯絡而相為友助况一團有賊諸團應之四郊之外固隨地皆城隨民皆兵而大城屯守之卒將有不必用者矣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五

降宣諭

倭夷諸島種類雖繁部落相聯亦有會長眾所尊者號曰天文其法最嚴其威懾眾一人為盜一家盡滅一島有犯隣島移平即奉令勘合以時來貢者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倭各出已貨輸於天文請得勘合方來入貢定則貿遷有無以牟厚利利權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海禁廢弛奸民通番股實之倭徑自貿易不請勘合利權下移天文所不樂者加之

徽賊王徐閩賊林陳輩假稱名號竊錄勘合妄具禮儀私通酋長遂至招呼益衆往來無稽天文所不知者此皆彼中情狀博訪以實故本職在昔具呈題請許令省諭蓋嘗反覆思之審矣若頒降 璽書特遣使命恐偶不敬反生事端若令琉球高麗就近傳宣事在彼中難於取必不如止行浙江巡撫得以便宜省諭當如永樂事例取高僧數人移文乘桴直至天文詳為傳諭宜累 朝許貢之恩禁近來倭夷之擾發王徐之偽收逆叛之民許修常貢操利權天文雖愚必知所擇蓋日本所需絲綿藥物器用之類悉皆仰給中國不能缺者若或海禁皆嚴通番盡止彼日用不足勢必請貢惟命是從而我所欲為亦無不遂此又拔本塞源之術也

詰奸細

吳郡生員陳恕云海夷謫詐奸計百出或裝做篋笠農夫或裝做巾帽婦女或裝做雲遊僧道或裝做乞丐餓夫探聽消息則如鬼如蜮剽掠村落則蟻聚蜂屯萬一不謹潛入城郭被其內應噬臍無及為今之計必須徧行所屬官司在城則逐戶挨查門禁則仔細盤詰出軍則尤宜探訪至於掌門之官亦要文武

相兼啓閉以時夙夜有警男子則由左女子則由右不相混淆毋容撓越我兵一出必遣伶俐健卒先行俾作探聽熟知賊之休息每每寅夜貪淫嗜酒熟睡休兵眇視我兵不虞我至斯時也果能伏兵四起此其除奸滅寇之機也為將官者所宜念之

重隣援

舉人王文祿云今當著為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邑隣邑隣所救之正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保家保身而不可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

蓋每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志歆之以信賞之榮或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腹背受敵驚潰莫支解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既被圍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隣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待其斃也况東南郡邑有數唇亡齒寒竹破瓦解將安救哉必在位者調元氣倡大義震赫斯怒大為之處凡有坐視而不救者與失陷同罪則庶乎衆志一而援助之廣可以望其平也

福建僉事王在晉云年來海波寧謐日間警息相聞

海洋寥邈豈無賊船竊發是在官兵極力巡邏一哨出洋各哨相為聲援一船捕賊各船相為羽翼彼寡我眾賊當就擒決無捨失之事今日之弊全在把總偷安惜身重命不躬行倡率孰肯奮勇爭先哨官畫地分疆苟安坐視聊且塞責便可邀功或見賊不追追之不力後有追而前不應彼有戰而此不知各捕出洋前後參差不相為絡繹聲勢既孤應援不接如一人之身手足不交相為用安能禦敵却侮率由此道遇警何以收功今照海壇信地被賊捨失鐵頭船一隻據稱賊船三四隻每隻約有百人此豈一捕盜所能捍禦者該遊豈無兵眾可堪盡發協攻今不聞殺一賊獲一械而兵船反為捨去蓋當時只聞捕盜奮勇抵敵勢寡膽寒遂巡畏縮力必不支船兵俱各跳水而船為賊所擄矣哨官雖統眾窮追而至今尚無下落把總直待墩軍驟報本遊兵船掛旗出洋方始知之一身高擁全不加意不知寨遊設兵為何募兵設總為何有官若此地方奚賴焉軍令具在總哨畏賊不畏法耶除失事員役候查有無追獲另行參究一而通行各路及各海防官嚴飭無使賊假兵船混突寨遊內地用心防範外伏念春汛正殷而人心

偷安誤事仰仗軍令重申振懦作氣如一船失事罪及一哨一哨失事罪及該總賊船經由地方不能協力追擊者通行查究獲賊報功從重優賞有托言霧黑不能窮追任賊縱橫得志者即以失事坐罪其各路警急報仍令塘兵飛遞不許經由舖司則警息相聞而調度為便矣

別號色

南北中三路各寨兵船旗號原奉約法開載無容別議外惟南鳥船原為雜商誘賊賊明知而故避於追擊未便也今施遊擊有不可使人知之說欲假借附近澳名大書蓬號以愚賊其究使兵船混而賊不我防商船疑而賊不敢犯出奇攻擊此權變之術也但倭已換去鳥船儻其倣造或借商艘卒然混至我兵稽察為難則陽為無所別而陰自別之先事制人尤為長便合將三路寨遊出哨南鳥船行令各總白為識認或船頭船尾船身立一暗號使通總之人知之而蓬號則借附近澳名混雜商船中出其不意以擊賊使賊不為隄備至于各寨遊鳥船劄管會哨號帶亦不可少倣照約法五方分為五色烽火用黑崙臺貳遊如之小埕用黃海壇遊如之南日用藍湄洲遊

則其害更烈不可不深長慮者但其黨同已著聞而點賊纔爲敗露彼亦知中土之不能容則或勾連家屬下海此爲理之所有仍密令海防官及同安知縣細訪各賊有無父母妻子的親戚葛防其背地下海挈衆入倭目前可否發覺從長計議蔣時亨所受之貨或出饑口妄扳亦未可知并令密訪其事果確另揭報聞以候裁奪

恤陣亡

通查刊書往牒賞功有條罰罪有等功令昭然可考鏡焉獨於優恤死亡一節似屬諱言略而弗備夫兩海防纂要 卷八 十一
兵既接寧必無傷百勝之師誰能不敗功成論賞生則蒙休死難瞑目一草一木尚當軫念况人之生命乎三月用兵互有勝負仰藉皇天錫佑疆場萬全獲醜獻俘威靈頓振然鋒鏑橫加瘡痍踵繼七尺化爲魚鱉一死等於鴻毛海天遼廓嗟哀革之無從異上沉淪喟自丘之莫遂怒濤激浪苦雨淒風飄渺遊魂悠然無屬莫非王事盡是生靈本道代署以來急急於傷亡之軫念已經關行各道嚴查損失船兵將發汛名冊挨查凡係陣亡者盡數開報以憑類詳去後今查二十六年事例軍兵陣亡者除每名給恤仍懸

如之活嶼用白活銅澎湖遊如之銅山用紅南澳遊如之號帶可收可放如雜商誘賊除去號帶其寨遊鳥船在外洋相遇各製白旗一面相爲照應旗方四尺內書某寨某遊二字白地黑字易于瞭望而旗帶一條則照本船色分別遇夜桅上列燈五盞儻霧色昏黑難辨連放火炮五箇仍掌號五聲以爲暗號如晝無旗夜無燈霧黑無炮號者卽爲反船務要稽查協力攻擊蓋各寨遊以兵船爲正兵而以南鳥船爲奇兵奇正相生機權互用自爲認識分澳書逢則各總之所異製旗點燈放炮掌號則各總之所同事屬海防纂要 卷八 十一
便易可通行遵照仍行各海防把總官嚴禁各澳商漁船隻值汛期不許遠出大洋混亂瞭望違者獲解處治

寬勦除

聞得某等通倭且久委爲賊黨蔣賊勾倭入寇據擒賊黃克強許耀供執甚明內地之生此輩真海邦之大蠹也卽按法族誅以雪生靈之憤亦不爲過顧賊之本身向在倭中卒不可致而徒索其家族百千丁寘之三尺則賊之構怨益深而將來之勾引必廣絕其鄉土之思甚其報復之念癩潰固不可收而割之

扁其門優免雜差一丁此往例之可尋者也至於衛所死敵軍丁紛紛第男告繼府衛或拘攣成例不即准補夫軍丁不宜虛伍恤死尤當破格各軍戶下有精壯親丁者當即准其補役造糧如係幼丁亦應照三斗優恤間有戶無親丁幼養兒男親女贅婿舉家老幼相依為命而本人願充軍伍者查係精壯似應亦得推恩又如金門所軍黃其原係子代父名貼駕子亡而本軍見在應令歸伍食糧各寨遊凡有損失軍兵者准于事故兵糧內支銀伍兩備設祭禮本把總躬行致祭以慰幽靈蓋各兵死事不得沾尺寸之恩而本院奉天明命意指足以動百靈令行自上即為恩典亦報死勵生之一事也已上俱蘭江集

廣招賞

兵部尚書楊一清云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任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眾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搥箠鞭簡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俐善窺探事情能出入賊羣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佑保管無妻子者量為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為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追賊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二

十三

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秘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擊賊報効者皆須留用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真正賊盜名額者隨即照賞數人併力擒斬亦於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為首運謀及獲功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填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率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會犯竊盜拘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之功又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即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為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先整備

尚書楊一清云一各處地方城池坍塌武備廢弛軍不識戰鬪官不識教習以爲常事故一日遇賊茫然無備束手受害其未經殘害之處亦復如是恐尚未知警策宜急行各該巡撫嚴督盜賊未至地方及時修理城垣挑濬溝塹整備器械嚴行哨探積糧以待用練卒以蓄威以無事視有事庶幾倉卒不致失措矣已上俱疏欽

倡勇敢

蘇軾策云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敢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四

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廷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

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一勇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經濟類編

議徵集

巡江御史邵惟中上言倭寇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五

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鎮常
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
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
有徧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
而分授防禦不無顧此失彼之思徵兵應援實不吞
已日者御史趙孔昭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不
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手毛胡盧等兵共六枝
俱赴浙直軍門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
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
督前去以爲倚角保障留都 上然之 肅皇大誤

海防纂要

卷之八

十六

行保甲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將土著之人各就一鄉編入
保甲盡歸團練五人爲伍十人爲甲五十人爲保上
下聯絡委各府州縣佐貳官賢能者不時就其一鄉
團兵閱其武藝又因而稽其人丁如有潛入賊中勾
引或探聽者坐罪若有隱弊互相連坐 海國圖編
先年倭患皆起私通各處鑛徒多由窩引若內無勾
引則外難關入今欲絕盜萌莫先詰盜詰盜之法無
過保甲府州縣正官查照原行保甲之法不問山鄉
海陬城村市鎮去處官吏生徒舉監之家務逐戶挨

查每十家編爲一甲立一甲長十甲編爲一保立一
保長甲長管十家保長管百家數不及者就近隨數
附編每家各辦本等器械置一小牌將本家丁口盡
數開報如已房或賃房并保甲長與上甲之尾下甲
之首姓名一一填註懸掛門首保甲長與各甲民人
時常譏察如今日某家多一丁卽究其來歷以防窩
藏某家少一丁卽查其向往以防竊劫若有遠出不
歸或假名走廣下海私通窩引流徒盜鑛覬利者許
甲內人首官拏治申請給賞容隱不舉十家連坐若
能自首或親屬首者俱准免罪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七

辨真偽

真倭偽夷往多混報真倭頂心願門皆禿類袍立而
孟跪而控拜而伏皮肉緊縮偽夷雖禿而髮隱隱類
僧坐而食利必匿險必避若不辨明非惟功賞不實
亦多戕害人命往領官兵有將被擄逃回或漁商平
人及避難鄉民假稱奸細妄殺報功深可痛恨除通
通行嚴禁外今後海上報捷聽該道詳加勘驗如果
頂心願門無髮及皮肉緊縮者方爲真倭首級轉送
紀驗其詐冒無據者卽究明坐以故殺抵償至於指
稱奸細妄殺報功者尤易見蓋奸細必潛形夜伏或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假扮鄉民混入懼詰數不能多既已覺露可縛而至
非臨陣血戰者比何用斬首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
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已上俱都御史溫純練兵檄

撫歸降

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
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
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
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十數人與以義勇名
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
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悍卒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八

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
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
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
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
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兩朝憲章錄

慎征討

皇明祖訓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
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
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
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

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
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嚴哨探

副使劉 曰軍機重務偵探爲先海洋遠遠傳報責
的况狡寇乘潮往來我兵截勦策應全在烽燧不愆
警報及時及訪得各路官兵率多玩寇喜功虛聲邀
賞或駕空勦說搖兀衆心或捉風捕影妄傳警報或
縱賊已過而云窮追不及或臨敵退縮而云風阻不
前或忌隣境成功不行策應或攘他區功次先報捷
音一警衆咻各報互異至有殺漁樵以報虛功縱直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九

寇而不以聞者邇來本道總叅戒諭雖嚴而舊套未
改故違法紀干犯軍機相應嚴加申飭合行各該將
領等官務要親督兵船遠出外洋往來哨探遇有賊
船經由信地即許從實飛報某處賊船幾隻大約賊
有幾何傳報隣境分投防禦火速應援一面急督官
兵相機夾勦務要殄除盡絕以靖地方止許先報本
道及總叅衙門覈實轉報其把總哨官不得虛張越
報若賊未近境尤不許望風先報亂人耳目致人疑
信至於遠哨兵船見賊即當馳報又不可限定信地
致悞機宜若賊由信地及在海洋搶擄漁船相應飛

報而隱匿不報者查叅重究處以軍法庶事體歸一
邊報足憑緩急勦守之間自有曲中之策矣海防類考

設城舖

大明令凡各處城樓窩舖腹裏有軍城池每二十丈
置一舖邊境城池每十丈置一舖其總兵官隨機應
變增置者不在此限無軍處所有司自行設置常加
點視毋致疎漏損壞提調官任滿得代相沿交割違
者治罪

謹更練

兵出不意乘夜偷營者詭敵之常往往倭之入犯而
船兵失於防範者皆由乘夜掩我不備一船失事萬
眾風奔以故夜防猶宜加謹脫使假寐偷安關係匪
細以後遇夜各船捕盜先定輪值更次各兵姓名粘
貼艙口聽放靜砲後抵更各兵必高立船面頭尾目
必外視遠洋心無內顧他物手則下下着實敲梆儻
有船隻或木植竹筏草木束物黑片浮來即高叫何
船細聽鄉音辨察何物如無詐偽即令離船遠泊以
杜奸宄如能認緝實跡擊獲奸細者從重加賞如或
賊近而不知查 而不覺致悞機事者即以軍法處
治

密搜邏

倭船深入其心必恐隱伏深避其情必然且逢山取
水又勢之所必至者或乘昏夜藏匿山灣或因晨發
乘我不備若不嚴加搜邏彼伏我息不但失賊處所
抑且可乘我不意其患最大此搜山之法最爲要着
如申酉之交及辰卯之際各船務要整棚兵器時如
對敵在處山嶽凡可泊船之處嚴加搜邏以戒不虞
敢有虛應故事致悞軍機者悉以軍法重處

期共濟

將識兵情兵識將意謂之上一心惟上一心則
必成功上下乖離必致債事况舟師又與陸兵不同
一舟之人如同一家捕舵什兵又如家之父兄子弟
父兄子弟和氣孝友則家道必成外侮可禦若父兄
子弟自相戕賊不特家道無成人將侮之矣况捕舵
什兵同舟共濟平時若有不和未有臨事而能得死
力者官兵遠出外洋其間不無風寒暑濕疾病之虞
小恙則可本船調治重疾在船更多不便既不許擅
離又不得醫治是見死而不救非死生相依之道今
後如有船兵染患病重者許扶至附近本港官廟暫
任令該營醫生調治痊日就于本兵月餼內酌量扣

償藥餌之費其有物故者即令該船爲之殮埋汛畢
該總哨詢其有家者使其扶柩歸葬故山無家者該
管呈報本司少示恤典各該總哨捕者平時務要士
卒甘苦相共一遇有警亦必親冒矢石分糧裹餓以
盡爲將爲頭目之分毋得自分泰越即隣境有急更
須星馳應援彼此夾攻唇齒相衛毋得觀望候事且
官捕視什兵如手足則什長亦視官捕如頭目上之
視下如子弟而下之視上加父兄平時疾病相扶甘
苦相共而至臨敵危難之際什兵有不致身用命者
我得按法而治之彼復何憾所謂將識兵情士識將
意此也已後敢有故違前訓在上不恤士卒在下玩
愒偷安不奉約束者輕則徑行責治重則解來治以
軍法

嚴伏路

東南夷之最狡獪者莫如倭使官兵備禦少疎未有
不墮其術中者大寇則百十成踪防禦或易小盜則
踪跡詭秘偵探恒難蓋彼一入我境必棄其原船劫
我漁舟變形易服掠我商人白衣搖櫓漫難識辨致
被戕害往往官兵不覺地方失事多由於此若不嚴
加伏路認識旗號則狡獪之奸豈易防也况防倭于

書易防倭于夜難防大鯨之賊易防零星之小寇難
故伏路之船不可不慎也今後各該信地每夜于衝
要港口輪撥唬船二隻設伏凡遇一應往來船隻即
便盤詰其情形可疑者不特驗其船面之網罟尤須
詰其船內之漁人第恐倭奴脅令被擄唐人在上執
繚掌舵而賊隱伏艙下愚我耳目使不爲防頃刻之
間流突大鯨候事匪細必須嚴諭伏路捕舵督率各
兵環甲荷戈即如對敵不許一人偷惰時常盤詰往
來船隻的確無弊須令遠泊港外次早放行毋容近
船偵事若遇真正賊船即舉火張燈連放起火三枝
爲號以便接應追勦因而收功伏路捕兵即與衝鋒
者同賞如有疎虞致賊漏遁失候事機伏路捕兵與
臨陣退縮者同律已上俱備倭紀略

審寇術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
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
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
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鷄鳴起蟠地會食食
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劫某處某
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

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羸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烟燭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給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設恐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為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

海防纂要 卷之八

二十四

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偽敵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再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裙牆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開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為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閱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海防纂要 卷之八

二十五

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法茂不勝矣

辦船器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

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帆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到桅盪檣不能轉舵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鬪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六

食食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巨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盪額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中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用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入有一長刀謂之

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恡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望之輒畏而避焉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故志之已上俱登壇必究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二十七

禁通番

愚惟夷狄之慕中國猶中國之慕十洲三島而其慕中國之子女王帛也猶中國之慕瓊林大盈之積也惟其無路可通無人可引是以終其身不到焉不取焉有如招之使來導之使前而禍且立致矣先年海禁少弛遂有王直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違禁物抵日本往來互市致富不貲遂招納亡命徐海陳東等勾倭劫掠流毒乃滋甚此往事之足鑒者邇如

辛丑年閩廣中倭于時本職代構巡海所擒賊之倭為閩人某之部落皆中國之亡命也故閩人勾倭如鼓之應桴影之逐形呼吸相通靡不還至而立驗者今不意閩人舍海澄月港之故道而乃假道于浙為入倭之門戶也由浙入倭便于置貨又便于乘風舍彼就此最為直捷夫蛟川為倭入貢之路倭每飯不能忘年來因禁絕勾引不知路境是以逡巡不敢犯此鯀一開則倭之為患不遠矣計通倭之船未有不由港門而出則未有不通同守把官兵而得揚舠下海者通倭之船未有不本地打造則未有不托勢

海防集要

卷之八

二十八

豪而敢糾伴結夥者通倭之船未有不假各衙門印信牌票批單則未有不先請乞為獲身執照者近有持書乞船批往溫州販載被本道呵叱其僕而歸原呈具在此非下海之執照乎夫船艚烏尾船隻明為下海入洋之具喚工打造非旬日之可成停泊河港招搖耳目而地方不之詰官司不之禁偷度關津守者不之覺帆檣出海總哨不之追蓋用厚利為結納而藉強力為遮護其故難言之矣趨利附勢而不以法繩之則官不能與勢利爭按法繩下而不以死惕之則法亦不能與勢利爭通番之律甚輕其獲利也

十倍而其觸禁也罪止於杖有重利以作之趨無重刑以使之懼法輕易犯非重加遣戍沿海之奸何錄知戢乎造船必有船匠造違禁之船者罪坐匠工催船必有船戶載違禁之貨者罪坐船主寫船必有船埠攬違禁之商者罪坐埠頭則牙匠皆知所惕矣奸商造船里甲排隣不首者罪及地方經過關津私自放行者罪及關吏出由河港受賄縱脫者罪及守把則官民皆知所惕矣販賣異樣段疋及氈毯絲綿等物舖戶知情不覺發者罪及各行歇家牙僧知情不檢舉者罪及牙歇則商舖皆知所惕矣夫閩商入浙

海防集要

卷之八

二十九

浙貨入閩此商途貿易之常勢不能遏然入閩自有大關小關正路舍嚴衛而由寧紹台溫其為海販明矣近議欲于西興關官為驗票恐地棍藉名需索不如責令杭城沿江一帶船埠凡閩商載貨路由嚴衛者方許運發若渡江而東必報官稽覈北新關稅票當風汛之月閩商販段疋絲綿數百斤及有氈條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貨物者即着本關委官報府查其去嚮若委官不報船埠不首而或從定海等關盤出委官劣處埠頭船戶問罪其照常時月不必稽查此亦法之可行者也至于奸商假託勢豪募地通販

人情重于發難須着府縣正官總捕海防官及叅遊等官緝偵密訪果有隱奸即密揭報院拏究恐耳目難周廉訪不及更責成于刑廳多方體察得情不時飛報凡遇撫院出汛及按鹽二院巡行同地方訪犯一并開遞如本處有通販之奸而地方官不及覺察至于敗露則親臨官長俱有不得辭其責者儻商船至彼縱放出洋罪在叅遊總哨一體議處著為功令則有官守者不得漫常視之矣再照閩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閩俱限溫福分界沙埕地方換船此向來通行之禁也五月六月正發船通番之候有違禁越

海防纂要

卷之六

十一

界之船即將其船入官凡係閩中載木貨大船盡行收入定海不許出洋閩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滙豈一蒞之可杭而華夷之路絕矣其沿海縣分行令正官編令保甲溫台寧紹杭嘉六府沿江近海船埠船匠俱籍名報官如有打造異船及裝載奸商貨物者一一根究沙民及漁民業海者各船頭目開報姓名填寫官旗船票明開某處採捕限日回銷止許駕使艚網黃家塘白榜香挑漁喇小船于近海生理不得遠出大洋搭廠久居絕島若南漁山釣船轉集經冬久泊悉從嚴革凡各衙門船批牌票及郵符等項

不許輕徇請求混給一應入海船隻擅用鄉官牌額旗號并以旗號燈籠佔塗繫箭者盡行逆斥官兵得賄賣放以軍法網打坐贓科罪問革其通倭應得之罪伏候專題改從重律則海上亡命有不潛消異志者哉至于通番各犯流入倭中睥睨觀望寬之或可望其歸來急之當益堅其遠竄閩之通賊終不踴泉屬者以其父兄宗族在也往歲有抄沒之議有言其不可者止之今亦數年不為閩患以王直之跳梁而終納款軍前執之以付法吏蓋亦厚念其母妻子弟不恤延頸受誅今各犯親丁家屬須嚴加防範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一

毋使縱逸明年春汛更虞勾倭襲取城守之具倍宜加謹彼果悔禍來歸則當待以不死開自新之路消勾引之萌法令申嚴期于必行必信則海氛自息而東南半壁可保百年無事矣浙與倭隣剝床可慮林清以十月初五日開洋十二日直達彼當冬汛尚爾飄搖矧春汛乘風更虞迅速往時閩船不入浙界故臨汛易于稽防今雖三令五申而透漏如故定海關外船隻混淆商販莫辨此可不嚴界限乎香船例不稅驗而奸販托名進香儘多私載以普陀為寄寓此可不嚴稽覈乎督稅有官而

任關霸之把持憑埠頭之買放汪主簿之查驗無
 異貨捕役之追回豈是原船此可不嚴究詰乎杭城
 之貨專待閩商市井之牙勾同奸賈捏名報稅私漏
 出洋此可不嚴入官之禁乎擅造通番大船地方不
 報官司不聞差役通同里甲隱蔽此可不嚴連坐之
 法乎內地造船必由港門而出各港俱為官兵汛地
 扼其險阻豈能飛越此可不嚴守把之令乎普陀一
 帶為入倭要路商船入倭多由官兵賣放謹其防閑
 勤于哨探此可不擇總哨之官乎夫倭大有欲于
 中國然猶睥睨而不即發者非真畏 中國之兵也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一

森茫天塹苦于無船今奸商各船而往併船而歸倭
 固有其船矣前驅嚮導苦于無人今奸商覓利則來
 而復往虧本則往而不歸倭固有其人矣火藥箭銃
 苦于無具今絲綿綉絹可帶則硝磺銅鐵亦可帶倭
 固有其器矣彼方利我之玉帛而吾以玉帛導之彼
 方窺我之虛實而我以虛實告之鼓之舞之者奸商
 也奸商眾則海賊繁入倭為商遇商為賊在海為賊
 入內地為倭海賊繁而倭必至亂必作其究則由奸
 商通販始嘉靖間海禁少弛而朱素卿王直徐海等
 勾倭作難蹂躪我內地皮劉我人民還至而立有效

今一歲而獲通倭者三聞閩中各路有三四十船下
 海網巾雲履等物靡所不售兒奴效法唐人鱗鱗易
 我衣裳時事儘堪蒿目興言太息幾于談虎而色變
 矣今欲嚴通番之禁必明揭條例昭告于人庶借本
 之大戶盡知愛惜其貲財影射之奸豪咸思保全其
 氏族涉海之僂民併圖顧恤其身軀防守之兵戎亦
 思謹嚴其節制其間用法雖浮于律而原情實符于
 例蓋戢禍止亂必期法重而民畏借數十人以行法
 而海濱無盡之生靈所活不知幾千萬億也此今日
 防海之亟圖所當請 命于 朝者若夫善後弘遠

海防纂要

卷之六

三十二

之猷則有院臺之主裁摩畫在矣 已上倭越
 閩與倭隣聲聞悉達沿海無賴往往勾倭行劫甘心
 嚮導其家屬宗黨明知故隱而陰厚藉以為利地方
 家甲懼害通容甚則接濟以為奸一人造孽毒流中
 土濱海騷然今歲其尤甚焉則以連坐之法不行故
 勾引之奸益肆僂民無憚奚事不為查得大明律例
 一款凡沿海去處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
 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
 全家發邊衛充軍又查全閩約法開載一家通倭接
 濟潛為不軌澳甲總甲甲長同家甲人等具實報官

將本犯處以極刑財產籍沒全給充賞敢有容隱被他人首發及官兵緝拏者家甲連坐澳甲總甲甲長另行重處縣官奉行不力亦即查叅在俸事干勢豪阻撓一體叅究遵行已久但用法者因循姑息養奸貽患長此安窮合無申明律法嚴行禁約一人通倭一家竝坐一家通倭家甲竝坐凡地方容隱及勢豪阻撓者一體究罪及查今歲海寇猖獗沿海漁民輒為擒獲應敵軍兵或有陷賊不死者一入倭中便為役使事出無已情屬可矜儻能乘間逃歸即為良民縱使從賊數載一旦改圖奔還中土仍許自新被虜

海防纂要

卷之八

三十四

軍兵其家雖已議恤但能歸國優恤之銀免追失事之罪勿論如遇泛海歸來哨邏官兵遞送所在官司審明發回本鄉以安生業有能偵探倭情的實來報者給賞敢有從倭侵犯被官軍擒獲或係賊黨供稱有據家屬竝罪其有賊首勾連海寇為其嚮導殺掠良民者全家比謀叛論盡法處治則內賊聞風知戢不至蔓延流毒矣

蘭江集

番人潛任內地窺我虛實漸誠不可長也然番豈能自來不有內主而外勾之人乎甚者仕宦富豪之家假貸無藉始而以重利餌之既而以虛辭糜之餌之

則來而日多糜之則怨而生變是交通之為也而交通之禁不可不嚴矣漳泉之間小醜構釁如吳雙引葉日新之流漸尤不可長也然彼豈獨非人得無有積習而輕視之心乎自倭變以來漳人多為盜魁而漏網黠者因之以惑人愚者憑之而妄念以為舉事未必其大害而入海或足以偷生則姑息之過也而姑息之政不可以復施矣人情大端不出利害有所以利之而無所以害之則何事而不可為故兩黨者異流而同出一源者也今惟以其所害而奪其所利彼知有利焉而不能勝其害也則孰與為不善哉

海防纂要

卷之八

三十五

福建巡撫丁繼嗣題稱欲絕勾引必清海賊欲清海賊必先自勢豪之家有犯必處之重典議請申飭連坐之法一曰責成澳甲沿海縣分挨次編為保甲凡船埠船匠籍名在官如有異船異貨拏獲一家有罪十家連坐二曰責成縣官凡造某樣船隻往何處快買某樣貨往何處賣縣官若能詢訪誰不吐露如能擒獲販船者獎賞課薦如有該縣販船別處擒獲者以不職連坐年終照次數降斥二曰責成官兵沿海寨遊拏獲船貨千兩以外照律賞三分之一百兩

以外盡數充賞遇缺超補參遊以下敘錄有差如或受賄賣放各寨擊獲汛守兵究革參罰四日責成各道沿海延袤二千餘里互相推諉策應何及今漳州責守道泉州責巡道興化屬福寧守道福州屬兵道福寧州屬福寧巡道春冬二汛親巡海上選將練兵造船製器一切防禦不許推諉若各道緝獲販徒該道初次紀過再則聽參自能覺發擒獲多次者特舉超擢沒官贖物除充賞外聽部議處濟邊萬曆四十年題准兵部覆議凡泛大洋而出者奸人也所畏不在戍今天下擬戍者一到戍所未有不縱而歸既戍而歸猶之乎民耳而復踵所欲為亂之生也何日之有應行各衛掌印管軍員役凡有軍犯到衛務要照例取具的保收伍該道不時稽查如有用賄訛法縱令逃回者該管員役及窩藏之家俱照賣放窩藏律問擬其本犯仍照例從重擬罪庶法紀明而奸頑知畏矣萬曆四十年題准

海防纂要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稗菊甫較閱

紀捷

望海埚之捷

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總督劉江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埚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抵馬雄島圍望海埚江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吾學編

海防纂要 卷之九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國家地廣治極文褻武嬉海埔姦商乘時盜販因緣忿怒轉為寇賊民不覩兵為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眾所徵四方材勇慎岐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燄燄狡焉思啓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戕殺燔燒叢萃藪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眾數千人

水陸並進聲音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
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御
史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請
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
曰兵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
酒百餘甕鑽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
機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
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卽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
報諸會長諸會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
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償以直民所有米
漬藥水漚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餒輟又死然賊黨
尚衆我兵寡且恒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
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
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爲其誘宜分竒正左右翼
擊防其衝圍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坐
於城南石塘灣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
胡公深憂之曰如是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諭
且勞告之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念凡爾所以償
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曾多死衆絲棼無紀
且久不得食息暇可攻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與器

海防纂要

卷九

一

械乃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酒
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
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兵若
千爲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爲竒兵伏道左水兵船若
千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
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茂不
勝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債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
苗兵營賊不知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
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
公部署參將盧鏜等厲激之且躬擐甲胄徑馳馬趨
出 回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既連
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上兵與我
軍乘之斬倭首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
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
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鬪志賊亦自是
稍稍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胸始可誘而圖矣嗟于
竒變決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
揮擘畫救寧戡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
德好生常假手乎鉅公偉人實爲之孰云其果憂憂

海防纂要

卷九

二

哉武進左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功清無紀屬余詮次余為詮次而歸之庶後經世者有考焉

平望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保之兵既皆失利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宜慰復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兵會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我兵邀擊之斬首七百有奇中毒死者千餘人是戰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五

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副使董士弘僉事王詢以浙兵至叅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隸兵至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蓋彼之獷狘不馴非素有禮義之習我之恩威未洽難責以忠愛之心恤之過則驕操之急則變勝敵不足以償其掠民之害厚賞不足以稱其邀求之私前方城宗氏論之詳矣雖然寇攘猝起民不知兵慮客兵之禍而徒驅民以戰如投羊於虎是畏溺而避舟者耳故調客兵者一時之權恃客兵而忘練鄉兵者非經遠之策

調客兵而練鄉兵兵可用矣而後酌勢之緩急敵之多寡以處客兵遣之則我無乏用之嫌留之又何以制其反噬之毒我師梅翁之底定東南也外立戰勳內鮮兵變今日遣客兵數千而賊無玩心明日來客兵數千而民無懼色者用此道也彼謂客兵必不可用而又無練募之法者吾不知其所終矣 大學生俞獻可撰

陸涇壩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春匯歷張庄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宜慰彭蓋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五

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阡陌婁水為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追之不克逸歸柘林嗚呼往歲倭賊規我無備揚帆深入視吾蘇不啻几上肉耳是捷也論者皆謂我兵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而又益以蓋臣善戰之兵其勝宜也愚謂不然戰之日續親見之矣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眾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宜慰兵三路並進奮勇夾擊遂收全功當是時使非任公身先督戰

則吾不知民之僂力者何如使戰而弗勝則鼓寇之怒其慘吾又不知何如也抑陸涇蘇之東境也前此浙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有王江涇之捷則蘇之南境後此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有橫涇之捷則蘇之西境未幾任公復有三丈浦之捷則蘇之北境一歲而賊四魴於蘇蓋自是而蘇無倭寇矣崑山舉人李續撰

橫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岬流突南京焚安定門殺一把總一指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 孝陵因追及於蘇州之許墅賊驕蹇

海防纂要 卷之九

益甚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耀把總婁宇曰此賊勢埒數千勦敵我地形兵力為彼所窺他日大舉入寇何以支之誓滅此而後入城乃分授信地申主客應援之規以崇古邦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登為正兵懋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北護郡城南扼賊衝為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為奇兵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十往來探哨為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擊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毋拾遺士

皆股栗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迤至靈巖奪民船由新港出太湖欲走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岬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能得車梁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露未動乃令眾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手亦數人力盡死之始賊之在無錫也欲尋徑常熟往附柘林之賊劫二人前數十武導之常熟在無錫之北二人給之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速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入骨競

海防纂要 卷之九

鬻割之嗚呼是賊以五十三人馳突八郡轉戰三千餘里所過皆不焚掠唯與敵者殺之此其勢其志可知也已非曹公之定策群有司之戮力蘇松之禍未已也雖然張大綱之死敵二人之給賊其功固非碌碌者惜二人之姓字不傳爾 崑山縣學生龔良相撰

後梅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洪流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公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土目田九霄同知曲入

繩等兵往截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公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吾茲試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聚觀公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迭至大怖而走至後梅匪民家公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復何能為乃悉眾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天雨公與將士立田中夜五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復若干人然脫走者猶眾公計賊必由山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八

西嶺而遁嶺之巔可伏也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五百二十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復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偏賊壘投以霹靂火器謹若劫營者賊驚起自相攻擊死者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竟出洋去丙辰春正月也時公新府簡命未浹旬輒有奇捷如此烏程縣學教諭張節撰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船三艘躡南鹿之西麓提督都御史胡宗憲預設海艦封守甚固二船不能入揚帆而東其一西走我兵躡之沉其舟迫入畧內相持

賊窘甚從山後竊划船逸去颶風驅回登於大嶽至三港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陣賊勢復熾遂越金鄉趨台州以漸北向時公方奏樂清之捷會台州告急公笑曰寇來有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循約束故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略賊玩蹂其疆一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朽耳二容美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則為全勝之技三遂命分道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九

布截天台以南綸兵當之新昌以北容美兵當之綸兵逼壘而進以典史吳成器統部健為前哨報効吏章延廩為後哨百戶王世仁陳濠督健卒伏於小江道左知事張東督鄉兵伏於顏坑諸處而又迎賊所向預置藥蜜藥餅餌之由是賊或中伏或中毒擒獲三十餘顆傷死者不計始悔入台州境十二月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嵯縣三界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兵當之指揮吳江率部兵遠賊後背夾擊且多張旗幟為

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烈女祠俘斬一百七十餘是縱也賊二百餘徒歷温台紹三郡始克勦滅其敢於深入者由恃紹興之倭欲與合夥迨越台州始知舊倭已破於是既畏譚兵不敢南復畏土兵不敢北卒至於敗如公所料云 武進舉人吳嶽撰

仙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嘉靖丙辰春三月 朝廷以都御史胡宗憲累建奇勲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會福建桐山之賊流逼浙境同知黃劍指揮梅魁禦之賊潰圍北走公密令副使劉懋預伏兵塔石蕉蒲諸山巖險阨則潛置火器以待仍列舟師於山側之江濱賊至伏起殺傷甚衆遁由天門埭至平陽青田越小時沿江而南遂入荆溪荆溪通仙居樂清之孔道也時臨海天台業已受公計集鄉兵守黃潭箬孔中渡由是賊不得犯寧紹由烏杭西入仙居乘城築未完衝突焚劫慘倍他地乃咨提督都御史阮公鶚馳救之復行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總兵盧鏜兵從東路而進賊聞大兵且至遂走斷橋彭溪巢於民舍我兵合圍攻之俘斬二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筭所存六十餘人取

道天台之北復為赤城民兵所殺是時浙東西礮石梁湖之賊各萬餘人俱薄會城魁桀難制江南北新舊屯據者數亦逾萬公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督勦無遺策直隸有寶山之捷兩浙有西庵清水窪之捷而桐山流寇亦旋就殄戮謂公今之子儀非耶 嘉善訓導謝願撰

乍浦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嘉靖丙辰秋七月賊徐海陳東之解桐鄉圍而東也陽為聽撫心實狐疑自呂港新場移屯乍浦城南營廠絡繹改修舊船以出海上且窺伺我兵強弱為其進止總督侍郎胡宗憲策知其計因外示羈縻而密檄副使劉燾偕之會尚書趙公文華再 命督察至公乃與定議以乍浦西南海塘可通杭州咨浙福提督都御史阮公鶚偕郎中郭仁副使徐洛總兵徐珏等壁海鹽以遏犯杭之路東北金山可通松江浦東咨直隸提督都御史張公景賢駐松江而參政任環僉事董邦政留守王倫同知熊梓容美士官田九霄等扼青村黃浦及出海之路公親督大兵與參政汪栢參議王詢等駐平湖與賊偏壘而陣總兵俞大猷盧鏜等則以舟師設伏洋山馬蹟邀其歸路分布旣

定候間而發適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公怒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嚼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為然果逆斬賊數百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其他會長脫出海者公已別遣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公又計海書記麻葉不死無以堅其內附之心而陳東者與麻葉聲相倚桐鄉之設與海相睚眦者也於是又計令海縛麻葉併陳東以獻海遂併有其眾而諸會長則疑且怨海矣海自度進退無所而公故與趙公薄責海益急因遣謀私海令其誘眾俘斬之以謝可無罪海不得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一

已從之遂與定約與前傳麻葉陳東等俱詳見鹿公門茅氏所為剿徐海本未紀乃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兵夜伏乍浦城中而徐珏等兵分為三哨進壁白馬廟左灝等兵由平湖間道而出王簿曹廷慧參將丁僅等壁乍浦城以為內援至期珏等移營瓦山海果挈妻走海上艘羣倭爭逐之大亂城上舉火我兵四合就進大敗之燒賊巢廠二十餘里時海執稱歸順投梁庄去諸遁出海洋者大猷兵邀擊之前後俘斬七百有奇沒海及焚死者無筭乍浦之賊無孑遺矣夫徐海以首惡煽禍而陳東麻葉等為之犄角勾引外夷侵擾中土受其

整毒者五年矣丙辰春擁眾數萬分道入寇北犯瓜揚阻絕運道東掠寧紹牽制我師聲言欲下杭州犯留都比之曩時猖獗尤甚公相度機宜不輕與爭鋒捐千金賞敢死之士用間誘退呂港賊艘以伐其深犯之謀復誘令殺賊立功以剪其羽翼之勢擒麻葉擒陳東度其孤危可以取矣猶謂困獸死鬪乃故弃船海濫開一面之缺而卒以遊兵邀之無一得脫者後先下着不爽纖微島夷之所以畏服而東南之所以奠安者不以此哉不以此哉餘姚舉人諸大圭撰

勦徐海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三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略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眾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登岍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為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為緩急者特容美上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

藉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曾不下數萬
者聲言他會分掠於江淮吳越諸州
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
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
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
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門
兵壁塘栖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督胡公卽故
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鴛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
氣稍阻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杭於是徑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
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謀
度蘇湖之間惟鴛湖爲四戰之地於是檄河朔兵
自嘉興入駐勝墩陸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
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
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
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
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
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
入保桐鄉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
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四

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
絕嚮導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俄而
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
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
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
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
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
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
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
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
河朔之兵旣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
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
而自沉也 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
爲戰守計先是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
公謀曰 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
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
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
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
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
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五

謝過問以諭海海已勾薩摩諸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徂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六

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為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訝未之

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為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縉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鐵汁灌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七

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且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僅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為聲援兵四百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徂皂林之敗遂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驕說賊亦日夜望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為同年故深



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圖中頗急於是兩相
猜而他誇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嘗是
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
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
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
以鎮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郟則東南之事庶悟不
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
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
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昆陵之間無足
慮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八

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謀者啗
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
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
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
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
是遣謀謂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
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
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
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
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

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
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
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竝以輸公而間遣其
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
書記葉麻爲長會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
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
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
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
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得幾百餘人公又
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九

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謀持簪珥瑣翠遺海兩侍女
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東者薩
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會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
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
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
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
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
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
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
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



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第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洵洵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

薄責海益急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命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其日時某當引衆出海旣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伴令衆會逐海上艘某手棋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

如故約乘之諸倭會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筭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以求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一

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彊脅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桀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伴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

傲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喧
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
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
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
間胡公因日遣謀訶海且啗海如襲時公因謀以
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為海與陳東黨
業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
西兩處而中絳河為壑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
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會乎謀以論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一

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
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
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
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
之適海皇急因令會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
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
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
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眾大亂
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
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

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眾束干
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
頃人人驚而攫干餘會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
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
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
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
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副史茅坤撰

兪山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兪山之賊自溫州登岍蔓延於會稽經歷支其與戰
于苦竹嶺副使孫宏軾併軍門所調奇兵與戰于折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一

開嶺于翁家村參將盧鏗與戰于斤嶺于梁術賊少
却走龔家吸百官渡過曹娥江順流而西筱點善鬪
噬薛孔棘初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方在浙西勦川沙
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
欲斬不用命者以殉於是僉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
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兵併力追擊於瓜
山戰三界戰母婆嶺朱家渡賊遁蕭山之丁村杭湖
至陳家灣雖多所殺傷而凶醜愈熾公至擇地形壁
兪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參將盧鏗戰
還公促明日再戰鏗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公佯

許諾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參養泉未立戰功今賊行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錢塘江奈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激令成器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堡內我兵四面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礫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攻堡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公喜謂諸將曰此賊流突千里轉戰無慮數十無能撓其鋒者今一鼓蕩平真 朝廷天威也命取賊心啖之選獍獍首級廿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四

望也

山陰縣學生員徐渭撰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輩同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下諸郡其志欲吞全浙窺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與其黨既而海受餌為我用擒其所惡陳東葉麻輩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

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接密諭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客相顧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將官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比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潛泊少選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憩鏜知其為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董者一家之義乃倭語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命招安放回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籍之謂五郎曰汝既為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聚鏜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不見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卧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卧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者乃復命也羣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

海防纂要

卷之九

十五

僉訝哨兵敢行悞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鐘被執不知其出軍門也嗚呼神哉後獻俘告廟天子賜璽書獎公天下無不稱快哉

崑山進士王宇撰

擒王直

王直者歛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姬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姬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峩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六

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剿之

無孑遺者而聲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眈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巖昌國臨山崇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七

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爲計狡譎每殘破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坐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爲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上

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雜種侵軼我邊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倭酋董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不爽毫髮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璽書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八

褒勞而閩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 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淵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王設奇謀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王激道以移諭事激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微王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等心動坐論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總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總督公不曳尺纏牽而鞠之而遠勞訊

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蒲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為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為 國家驅盜非為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為之來曰我非為盜者是何異于昏夜操畧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魚者為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益以鎮溪麻寮大刺土兵數萬艘艦雲屯戈矛兩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騁螳臂以堂車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二十九

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母令妻于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為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願指者頗少變而叛賢倚直為淵數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母妻為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閩洲等言無恙又竊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

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筭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陳可願回至寧波詰之皆云宜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過洋人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百餘據舟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殲焉公疏上功次犒賞有差王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公乃謀之王激等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試慙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王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竝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

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賤沒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慷慨登舟醜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岫時須謹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調俞大猷于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激等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時公計已定仍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已知直爲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詔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剿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奉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略密調參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棋列魚鳥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况死生有命當死

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澈葉宗滿先遣來見者連床卧因伴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王澈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辭吐滿床王澈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即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三十一

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澈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久雄異域得人心為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澈往直乃桀然詣軍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參議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

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過以來歸仍欲掩倭而求市上有干乎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問擬斬罪僧有餘辜公具疏上請得旨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王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澈出洋為颶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皆絕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上請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三十一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舟山之捷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

嘉靖戊午春二月總督侍郎胡宗憲擒獲元兇王直其餘黨泊舟山之岑港倚險列柵勢甚猖獗公命把總任錦指揮甘述宗等進泊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涇指揮張天杰等泊港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烏八槳申網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刺土兵由中路小河嶺入指揮楊伯喬唐登土官張領鎮溪麻寮兵由右路碇礮入參將戚

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楊永昌盧錡鮑
尚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叅政王詢劉燾
副使陳元珂則監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巢時
都指揮戴冲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公許全捷俱准
首功禁取級以妨前進我兵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
忽港側砲聲大震復擁眾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
稍却前鋒四擊橫衝賊乃斂營固守公以夷僧德陽
稱貢而來賊脅為聲援可計而離也乃潛縱之令成
器造謀持信票數百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日孤
為守益堅公又檄諸將曰賊所以負固死鬪者蓋春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三十四

汛已及計有新倭以為應援若哨擊稍疎必流突與
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為哨探之計無何
果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叅將張四維推官查光述
等督兵且戰且逐至烏沙門外洋賊遂潰敗俘斬四
十餘級賊走登烏沙懸山即朱家尖山也公策此賊
與岑港之寇相距不遠陸路必由碇礮水路必由嚮
礁門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由二處奔沈家
門與岑港合踪公不得已親蒞定海分遣將領各與
信地福船由岑港南口廣船由北口宜撫田世爵都
指揮何本源等兵由馬寮至張嶺一由 寺嶺至

三官堂一由小嶺至聚水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
監督又遣奇兵由天童逕搗賊船仍近巢半里許列
一老營以燾居中調度叅政胡堯臣防守所城督發
糧餉尅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火器頗多
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公復檄諸將從中逼壘
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火藥
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
持刀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眾大亂夜分縱火焚其
舟死者無算餘各奔巢我各躡之斬柵而入斬賊百
餘級復奔柯梅嶺我兵追之火其巢廠賊勢窘甚遁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三十五

出浦口四維與指揮朱尚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
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潛伏山下而以小艇嘗之
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舟擒其渠
魁汪印山陳禮等斬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玉直
之黨至是盡矣是捷也五哨之布公有成筭而大猷
等參錯不進沈家門合踪公料敵如神而諸將不先
事追擊至厘定海之設非公淵度圓機小挫不折能
因敗為勝且奈何哉嗚呼於是見公之心獨苦矣 俞
獻可撰

准揚之捷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揚故多大賈富戶賊至屬厭以去自是歲以為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天長泗州 祖宗陵寢幾至震驚 廷議特設提督都御史而以豐城李公遂至即立什伍之法定援應之規練鄉兵嚴保甲設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為水陸戰守之計賊知有備船泊握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北賴以無事已未賊萬眾連艘分道竝入中外震恐時四月一日也公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如臯則通州在賊外乃兼程趨通泰州而以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駐兵如臯以扼要害檄各路兵進黃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三十六

橋海安等處援應已而賊至益多我兵迎戰挫其前鋒賊果出西亭知如臯有備遂由通州東趨白浦鎮公計賊深入利在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公顧天以祭風即回連三日乃擐甲誓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踊躍以進又計賊過如臯必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搖動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為矣乃身嘗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韶等賊求戰不得進據丁堰丘陞從河北縱火焚之邊兵衝入賊營毛葫蘆兵復從南出首尾夾擊賊退屯二十里連

日接戰斬其金盛賊首一人日且晡我兵少卻賊進至如臯公計其必奔揚儀趣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越過賊前徑趨泰州若以為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待敵也執賊軍潛入城為內應者賊未至三十里輒從富安沿海東出我兵追躡賊後公戒毋輕戰晝則逼令不得久駐夜則退屯以防衝突公親提大眾馳淮安馬邏之間約與諸將夾擊於廟灣賊規知之分其眾一出西亭一出白蒲丁堰以牽制我師公令景韶陞專擊二賊而身赴淮安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曹家堡與我兵遇逐北至潘庄全夥覆沒公至淮安

海防集要 卷之九 三十七

而總督侍郎胡公與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公乃部分中軍馬兵為前驅曹克新兵為中哨青州邢鎮兵為左哨沂州何本源兵為右哨中軍倪祿梅三錫合曹沂徐邳等兵為後繼列陣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急走淮安欲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哨公揮兵四面圍擊俘斬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計賊不得已奔守廟灣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諸將不能禦公以廟灣賊垂盡恐揚儀有失乃親往揚州而視師唐公援兵亦至時賊已奔張庄因益兵

赴援海安而與唐公俱還廟灣督諸將搗巢令軍中
多具畚鍤先填溝港毀民舍之傍賊巢者我兵分番
進攻斬級一百五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
以全捷來告無何閩中之賊止近百然沿海轉掠來
去無定踪不可力取為颶風飄至者公令守備楊縉
擊滅之斬其酋長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
圍而來時海門狼山如臯泰州揚州俱潛有備賊由
七星港焚舟登岬深入枿茶場楊縉陳忠等兵尾擊
之自是連戰皆捷斬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而
公已宿戒沿海無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

海防纂要

卷之九

三十八

庄會唐公遣副總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
戰賊連敗走竹堰仍沿海北遁我兵追及之於七竈
斬級九十有四又及之茅花墩斬級一百七十賊奔
唐家滌僻遠無兵復登岬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
兵競逐之斬級一百四十有奇賊遂盡絕矣是役也
自夏及秋僅四閱月前後斬戮焚獲不可勝紀其成
功之偉何如耶予嘗宦遼陽聞永樂間都督劉公江
鎮遼時有倭患望海塢之戰斬級千餘生擒四百封
廣寧伯至今海上之烈人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
所建立卓卓如此真足以宣揚 朝廷之威發舒華

夏之氣匪直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始至也非公決
戰通泰則瓜儀維揚必受荼毒而運餉不免焚掠賊
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姚蕩則淮城多不可
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也非公預有成
筭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又適我地災饑
幸亂樂禍之人內應必眾事變未可測也記曰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
於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聊述其所見之略 兵部侍

明蔣應奎撰文節略

已上籌海圖編

卷之九

三十九

海防纂要卷之十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紀捷

長白港之捷

嘉靖四十年四月有倭船一隻倭賊六十餘徒登犯先該海道副使譚 分布兵船在彼哨禦遇到隨遣中軍把總艾升統督各官兵擒斬真倭首級六十二名顆

霏衢之攻

嘉靖四十年四月有倭船大小二十餘隻倭賊五百餘徒由觀山登岍攻城該所守禦指揮向桂督率該所官軍各用矢石火器敵死倭賊三十餘徒賊忿不

退拆毀蔡世揚墳庵屯劉教場絞梯三十餘張蜂擁夏家山布梯攻打十分危急指揮向桂督率官軍都茂功等奮勇死戰打死倭賊不計力屈勢窮下船開洋去訖本年五月復有倭船五隻倭賊三百餘徒由觀山上岍攻城該指揮向桂千百戶都茂功等督率該所官軍各用矢石火器奮勇敵退各賊下船開洋去訖

表村朱家店戴舉湖陳之捷

嘉靖四十年五月內倭船五隻倭賊五百餘徒由湖頭渡登岍突犯表村地方該海道副使王 督率統兵把總艾升等官兵擒斬真倭首級三百六名顆賊見官兵勢勇遁往朱家店地方隨該把總艾升統督官兵奮勇追剿擒斬真倭首級七十八名顆前賊勢窮遁往戴舉湖陳地方又該把總艾升統督官兵擒斬盡絕計獲倭首一百五十二名顆

劍山海洋之捷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有倭船一隻屯泊在彼該海道副使蔡 調發統兵把總艾升統督官兵犁沉賊船擒斬真倭首級二十餘名顆餘賊溺死者不計其數

南漩綠鷹之捷

隆慶四年三月二十日有倭船三隻倭賊二百餘徒在南鹿等舉行使該把總胡震督領官兵追至南漩下洋即獲二船各賊下水生擒真倭三名斬首八顆救回被擄民人三十五人二十八日又有倭船二隻倭賊二百餘徒突至竹嶼該把總胡震及叅將下遊哨兵船衝鋒戰至綠鷹下洋黎翻一船圍剿一船擒斬真倭首級二十餘顆救回被擄男婦四十餘名口

五爪湖之捷

隆慶四年四月有倭船六隻屯泊在彼該海道副使王督同參將梅魁統率官兵陳典徐景星楊鸞等犁沉賊船二隻擒斬真倭首級二十餘顆溺死倭賊甚眾救回被擄三人

南鹿竹嶼東洛三礁之捷

隆慶六年閏二月二十四日有倭船一隻倭賊一百餘徒在東洛南鹿外洋行使該溫處兵巡道副使張督同參將胡震統督官兵周津伍奏等追剿擒斬真倭首級三顆用火焚溺眾賊死者不計四月初五日三礁外洋有大倭船二隻倭賊二百餘徒該參將胡震統督把總李春芳等官兵追剿犁沉賊船一隻火燒一隻生擒真倭七名斬獲首級一十一顆救回婦女四口小厮四人

大衢畧之捷

隆慶六年六月各區兵船將已收掣回關該海道副使蒙照得汛期將畢恐有廣閩倭船回島嚴督各哨兵船再加哨禦本月初六日瞭有倭船二隻倭賊二百餘徒在洋行使劫掠當該副使蒙總兵朱參將孫鸞督率官兵徐景星等奮勇攻擊生擒真倭一十五名斬獲倭首二十六顆餘徒溺水死者不計

其數救回被擄男婦八名口

鹿頭外洋之捷

萬曆二年四月十一日有倭船二隻倭賊一百五十餘徒該台州兵巡道僉事王督同參將戚繼美統率官兵王賜文等奮勇攻擊斬獲真倭首級四顆犁沉賊船溺死無算

南鹿東洛外洋之捷

萬曆二年四月十一日南鹿外洋有倭船一隻倭賊七十餘徒該溫處兵巡道副使華督同參將李希周統率官兵葉歡等生擒真倭五名斬獲首級一十六顆救回被擄人民一十九名彼時風浪洶湧即用火攻燒溺水死者甚眾十五日東洛洋外復至大倭船一隻倭賊八十餘徒督遣官兵李春芳等擒斬真倭首級一十六顆溺死不計其數

浪岡陳錢海洋之捷

萬曆二年春汛該海道副使劉照得漁船出洋東風甚勁恐各官兵沿襲故套屯泊近港以不登岸為功又恐乘銳妄殺玉石俱焚祗圖多級邀賞因而申明禁約督哨遠洋隨於本年五月初二日哨見大倭一隻入犯浪岡海洋約賊百餘該署總兵事副總

兵王尚文參將艾升親督把總徐景星所部兵船截殺衝犁斬獲真倭首級一十二顆餘賊連船覆沒本月初三日復有倭船二隻賊眾二百餘徒突進陳錢海洋搶劫漁船又該副總兵王尚文參將艾升督發把總馬自道等兵船邀擊生擒真倭六名斬獲首級一十七顆救回被擄民人四十九名餘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漁山海洋之捷

萬曆三年四月十四日松海外洋有倭船一隻自東南行使內向該台州兵巡道僉事王督同參將楊

文統率把總王有麟等領兵追至漁山海洋掣沉其

船生擒真倭四名斬獲倭首一十二級賊徒溺死者不計其數救回被擄漁人二十名

馬蹟山陳錢洋浪岡高家嘴東枯山五爪湖

白結山魚籠山八捷積谷山落花洋韭山浪

岡下八山五戰

萬曆三年春汛出師該巡視海道副使劉會同總

兵李督同參將徐正遵奉欽差督撫軍門劉

撫臨寧波經略調度及申嚴漁船船甲之法令其各帶兵器剿賊論功本年四月十五日據哨報有大小

倭船一十五隻約賊千餘在落花洋合船行使入犯比時總兵出蒲舉參將出長塗督率把總徐景星等統領各哨官兵相機遠禦併力進剿是日又有大倭船四隻約賊二百餘徒在積谷山外行使官兵容寅等奮勇追及對敵移時傷殘倭賊數多通誅東道本日浪岡外洋又有倭船一十五隻官兵樊雲熊材錢潛宋大忠等與賊大戰竟日銳箭齊發擊死傷者不可勝計各賊望東遁去二十二日陳錢海洋有倭船十餘隻約賊五百餘徒官兵徐景星錢潛楊貴熊材宋大忠王三錫等合力攻擊自午至夜分各放火器

焚燒乘風衝犁沉其二船斬獲倭首一十六級生擒

從賊一名各徒被傷投溺者甚眾賊船解散我兵分道進剿五月初一日在黃泥礮海洋哨見大倭船一

隻望大小七行使官兵陳仕賢徐全徐和等奮勇追

擊過茶山直至高家嘴賊被銳箭傷死者過半奪回

被擄人七名其各賊首級撞遇直隸兵船盡行邀取

去訖初三日在東枯山大洋追及倭船一隻官兵吳

昆等向前奪擊犁沉之斬獲倭首七級餘賊覆沒救

回被擄者一十二人又哨至下八山遇有倭船一隻官兵徐景星等對敵追奔百餘里賊眾大敗忽遇颶

風各飄散訖初四日哨至五爪湖有大倭船一隻官兵楊貴等攻擊犁沉其船生擒真倭七名斬獲倭首一十九級被傷溺死者不計其數救回被擄人二十三名又哨至蟹鉗海洋有倭船二隻官兵徐景星陳應良等攻打追至韭山外洋官兵齊放銃彈倭賊傷死過半已及收功黑夜霧迷各賊併船逃遁遺一空船初四日又追至鶯窩白結山海洋有大倭船一隻官兵樊雲等爭先對敵斬獲倭首四級生擒從賊一名餘寇胥溺救回被擄一十二人又督哨長章得秀于魚籠山洋斬獲真倭首一級樊雲等又於馬蹟山

海防纂要 卷之十

七

搜斬真倭首三級十二日徐景星等又於浪岡外洋斬獲真倭首四級救回被擄二人犁沉倭船一隻

馬蹟羊山漁船二捷

寧波府知府周良賓海防同知李槃呈稱四月十七日有倭船一隻計賊一十四徒在於馬蹟海洋搶掠漁船當被漁人何邦寵王景秀等奮勇對敵破其船生擒真倭一名斬獲倭首四級餘賊溺死奪回原搶漁船一隻本月二十七日又有倭船數隻前來羊山海洋搶擄內有四倭跳上漁船被漁人李廷臣等執梃對敵打傷三賊落水生擒真倭一名

徐公海洋之捷

萬曆三年五月初一日日本洋有倭船一隻約賊五十餘徒往西北行使該嘉湖兵巡道僉事王督同分守叅將狄從夏統率把總韓沛等領兵攻擊斬獲真倭首九級餘賊連船湮沒救回被擄人民一十一名

漁洋之捷

溫州府知府楊邦憲呈據漁戶彭六等報稱於萬曆三年五月初四日本洋有倭船一隻計賊十四人前來搶掠漁船當被六等拚命對敵斬獲倭首三級餘賊盡殺落水

海防纂要 卷之十

八

韭山浪岡漁山三捷

萬曆四年春汛出師該巡視海道副使劉會同總兵李叅將徐督發官兵分布信地督撫軍門謝撫臨調度至四月十八日官兵路宰客寅陳應良等哨至韭山外洋瞭有大倭船一隻內向各督水兵衝鋒攻擊生擒倭賊七名斬倭首一十三級奪獲倭船併夷器二百四十五件又於本月二十四日官兵徐九章樊雲宋大忠馬自道等哨至浪岡遠洋瞭見大倭船二隻入寇約賊一百餘徒即督官兵奮勇血戰犁沉前船生擒倭賊五名斬倭首四十四級湮沒

者不計并獲賊器三百二十七件救回被擄漁戶二十二人又於五月初五日官兵杜德輝江明等哨至南北竺海洋驟有異船一隻向內行使約有倭賊五十餘徒即督兵船追至漁山插鼓筆架海洋各用火器攻燒賊船擊賊下水比因銳驚龍起風洩大作止撈斬倭首四級餘賊盡皆滄沒并獲在船在水夷器二百一十八件

金齒外洋之捷

萬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該分守寧紹徐參將差旗牌官裴良用等督率昌國把總邵岳哨總杜德輝等哨至金齒外洋見有倭船一隻向東南行使官兵奮力攻打斬獲真倭首級八顆救回被擄漢人三名并獲夷器二十件遇夜賊船撞礁滄沒

積穀海洋之捷

萬曆八年四月十六日該分守寧紹盧參將督同昌國把總陸邦彥哨總陳夢斗等巡哨韭山外洋驟見倭船一隻約賊三十餘徒由正東向西行使隨督兵船追至積穀海洋犁沉其船因天晚雷雨洶湧止鈎斬真倭首級二顆及撈獲夷器八件餘賊溺水不計東霍外洋之捷

萬曆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該分守寧紹盧參將巡歷長塗鼠浪湖等處督令中正遊哨把總詹斌錢潛哨官張世澤丘鳳等巡哨東霍海洋遇見大小倭船三隻官兵攻打犁沉賊船斬獲真倭首級共二十五顆夷器二百九十餘件小倭船一隻餘賊溺水不計其數

西磯洋岐六嶼海洋之捷

萬曆八年四月該松海備倭把總馬繼武先於本年二月內遵奉兵巡溫處道僉事唐台金嚴張參將軍令統率大小船隻在於南北海洋往來巡邏至四月二十四日哨至西磯山名蟹鉗頭信洋犁沉真倭船一隻擒獲一隻生擒真倭一名斬獲首級一十三顆投溺者不計二十六日又該把總馬繼武遊哨山名洋岐海洋有真倭船一隻形若海滄督率哨官王慶龍顧汝濟兩相攻擊賊見我兵勢大難支遂各帶刀投溺下水不計其數生擒魁倭二名斬獲首級一十七顆二十八日把總馬繼武督同中軍把總石光遠在於六嶼海洋生擒真倭一十名斬獲首級二顆通共生擒一十三名斬獲首級三十二顆俱經解赴本道轉解 督撫軍門吳 驗實題請 欽賞六日

三捷功碑見在

東洛海洋之捷

萬曆八年閏四月二十三日該分守溫處叅將潘清督率中軍胡大經統船於東洛海洋哨遇倭船一隻約倭百餘徒官兵奮勇擒獲生倭一十二名首級一十二顆救回被擄人三名

橫坎門外洋之捷

萬曆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該分守溫處叅將沈思學督率黃華關總哨王龍統船橫坎門外洋哨遇大小倭船二隻賊百數餘徒官兵對敵傷死王龍賊船追

至靈昆海塗督調標營把總馮汝員官兵攻剿擒獲

生倭二十六名從賊一十九名夷婦二口首級五顆倭船二隻夷器一百五十三件

花腦浪岡之捷

萬曆十七年三月初二日該分守寧紹吳叅將督率中正遊哨官兵陳夢斗錢潛等巡哨花腦大小盤等洋遇有賊船二隻奮勇攻剿犁沉賊船生擒真倭一名斬獲首級二十顆奪獲夷器一百十二件餘賊溺死者衆至本月初四日又督定海北哨總劉應科正遊總張必信中遊把總詹斌等巡哨浪岡海洋瞭有

草苔大倭船一隻追出遠洋奮勇夾攻龍風猛作官兵冒險鏖戰生擒真倭五名斬獲首級二十八顆奪獲夷器一百三十五件

洛伽外洋之捷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該分守寧紹陳叅將督同正遊哨趙應科定南哨哨官韓克華等巡哨洛伽山外洋過有大烏尾小草苔倭船二隻合力攻打犁沉草苔船一隻倭衆約二十餘溺水傳令不許取級併追大倭船忽遇雷風逆遁據船兵錢美等撈斬真倭首級一顆并獲倭衣二件倭箭五枝及輕傷兵

王國等十二名

東霍之戰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該分守寧紹陳叅將督同中正遊哨把總陳雲鵬張應試等巡哨東霍外洋瞭見草苔大倭船一隻各督哨船追剿我兵以佛狼機火箭等項攻打賊船鳥銳倭箭射兵捕兵間有被傷陣亡傳國定辛子儀火兵桑有益我兵奮力合攻直抵黑水下洋夜深海燭賊船遁去

東洛外洋之捷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犯夷熊普達等駕倭船

一隻約倭七十餘徒乘帆向東洛下洋望東南行使
哨官張邦達隊長狄龍等時見飛報溫處兵巡道按
察使湯 署參將事都司孫蓋臣即督官兵葉得春
等駕船追賊逼近亂發矢石銃炮四圍攻打賊亦放
銃矢對敵自午至酉賊見我兵兇猛勢難抵敵亂竄
下水當生擒活倭一十九名并獲倭仗呈解 督撫
劉 批行三司各道會官譯審賊夥黃紐等吐稱夷
犯熊普達等海中劫擄米貨殺死客商三人情真林
元等勾引事實會同按院馬 看得渺茫一海華夷
共之漁商牟利餌賊島夷以乘汛擾我所從來矣自
海防纂要 卷之十 十三

漳泉之捷

萬曆二十九年春在晉入閩抵泉州受事代庖巡守

漳南道二篆履任後即往建南謁大中丞金公旋至
省會而倭報紛紛至矣倭掠漁船挾漁人扶轡猝搶
方盛兵船寨遊及沿海郡邑戒嚴賊揚帆海上出沒
島嶼間縱橫亡敵時巡海乏人而中丞公又以 請
告候命境上距海千有餘里聲聞遠絕當事者乃以
巡海符授之不佞請得便宜從事三辭不獲而南北
中三路傳前如雨羽書告急軍機喫緊間不容髮省
會同亭諸公謂余當亟歸道署周行海上纔出省而
王和兵船被搶又見告矣官軍臆胸百兵不能當十
賊而小埕海壇南日輒追風逐影夸詡以稱勞苦而
海防纂要 卷之十 十四
寔退卻不前擇其尤者一二以按軍律而將與卒知
有進生退死之法賊與兵船遇輒蹈刃跳躍鋒不可
接授指知兵健將衝其尾犁其柁焚其檣火銃火箭
火桶乘風縱發一中賊船無得全者而又密營機宜
出奇用間籌畫調度夜不成寢或漏下三鼓而傳門
接報報至無不令人錯愕應酬決判手腕幾脫叮嚀
告誡唇舌欲枯書生白面以當金革八閩內地岌岌
乎殆哉自有東旋一捷而鹹斬強倭甚眾致生囚于
帷幄俘獻軍門已而銅山南澳相繼收功賊始知漳
泉有備嚴不可犯不敢正目窺閩南而寨遊將士各

有疆立之志皆東旋爲之作氣也大將軍鎮福海不能展一籌而時時講張聲勢以難文臣不佞日受其絮聒謂船小不能制勝勒令採木辦福船木料不可卒得得亦不能刻期鳩工工成亦未必可駕以禦賊爭之不得余乃盡括寨遊福船七隻聽其調度而賊操輕舟如飛轉旋甚捷樓船安所用之南路募兵漁船與鳥船混合擊賊帆檣號色雜出賊不及覺而疑徧海皆兵賊故不能大得志漳泉而宵奔東粵是歲粵海大創所損兵船亡筭當倭之猖獗也大將軍馳檄選精兵結艦踞上游擊賊余謂大海淼茫隨風飄泊水師與陸師異陸師可據險扼其吭而拊其背船師詎可聚乎賊所獲漁人靡不爲其嚮導者必避實擣虛兵抽則防守弛憂在內地矣且客兵從招募何分強弱弱即當汰不可爲兵愚不敢奉將軍令無已請將別鎮挑選毋及漳泉漳泉兵不受選沿海星燧羅列六月五日異風拔木白浪躍空山搖海沸倭船飄至永寧傍岫泉民携老挈幼奔湧入城諸弁以介冑見桴鼓聲震請守陴堵賊余下令先發健卒從城外探賊入犯路亡何海上報至將士奮勇死戰羣船沉倭登岫者駢首就擒泉得亡恐而福寧精銳結艦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五

海島不能致一倭而閩峽之圍賊登陸焚掠省會震驚飛檄救援賊聞援至旋退有天幸焉計大將軍所俘獲倭二一斬級病死興海無功福與福寧有失而所擒獲生倭斬級皆漳泉戰士力也彭湖之設有遊兵孤危四絕去漳海甚寥廓緩急不能揀援大將軍告于亟傳令撤回守內地不撤全軍必覆問之參軍及將士皆怨思愚謂大將軍及諸將士言良是然往返必候風傳令下海安得順風往順風歸五百人守彭山山可守湖可泊絕其樵汲擊其惰歸倭且有後虞彼五百人更相爲命倭未可卒下也且倭志在擄掠窺內地子女財帛攻彭山何益耶萬一船出彭湖飄零汪洋巨浸中東西不相顧首尾不相接舟必爲倭有矣彭湖兵可毋撤而將兵者意在必撤兵符已先發矣余亟傳令止之兵覆請以身任大將軍無奈于何已倭從東粵標掠揚揚得志縱蕭東歸而彭湖兵乘其懈而邀擊之沉船破釜所繫頸皆名酋是役也其倭不出于大將軍之計慮者幾希耳倭出南澳張定兵船被擄去幸有浯銅遊兵追擊奪船歸而槍船之倭盡被浯銅兵殲戮此可稱漳海奇功而把總方某欲擒其否臧失律與浯銅攘臂拔劍擊柱一軍

海防纂要

卷之七

十六

盡爲左袒不欲當失事之名反唇相刺事聞兩院余謂浯銅南澳一體然不當混功過以死將士心條上勝負情形勘斬級一一解赴軍門及直指使者按驗驗畢請封置他郡毋發歸于時抹回被擄多人活口廣證爭功者慙沮武弁妬功忌勝彼此媒孽變黑爲白有不勝其簧鼓者愚獨秉公心罪必核功必錄勞不至泯欺不至售庶幾無負當事者委任之殷奈之何懦師債帥倏忽轉遷而有功如沈有容張萬紀其人者與望風縮首之輩同類共律蓋功冊成于余手穎穎指藹而新海道受事更削牘爲之其中低昂軒輊余付之不問 題疏發而不孝且憂奔歸里矣余署漳南巡篆直至五月交代而是月之終海波已恬始事者與終事者埒而庖代三符者與手握一符埒大將軍坐鎮以二首功受上賞陞實級官都督沐世恩而余以豸豸之勞無裨實用而猥受 賚金進秩其爲大將軍之提挈多矣是役也沉穉倭船九隻奪獲賊船并兵漁船十六隻生擒倭賊四十二名斬首八十六顆獲從賊首十五名救回被擄一百六十四名奪獲器仗一千二百九十三件皆出漳泉部下事載撫院題疏及直指勘功疏中 王在晉記

附獲夷紀略

交趾夷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天風焱駭海颶飛揚溫州將沈有容報獲異船者三初獲爲裴暴等七十三名內裴福寧黎光武楊文仁少知書字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一神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內陳陽科少知書字自供爲升華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中爲庄昭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運等三十七名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內陳光袍何玉榜少知書字自稱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爲安南國其君黎姓後莫姓繼之今復歸黎國有五道四宣二處京都城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踣踞爲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尉長國公又鎮南管都督府掌府瑞郡公雄義營端國公國人讀孔孟五經四書念南無阿彌陀佛男女行大小禮嫁娶婚姻以時問衆人有妻子否曰有妻子問思歸

否則泣下不敢言裴福寧自稱為校生通三場其人
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有也知 上國施仁
政生養恩深荷 九重之句督撫浙江軍門高 發
按察司署司事參政王在晉審明具疏題 准遞歸
兩廣總督送回本國 四十年十月十二日有安南國
都統使黎維新印信領狀

朝鮮漁人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台州參將方矩獲朝鮮男子四
婦二孺子一男子俱同姓李大李漢隊為同生兄弟
而李三其親叔也李四與孺子李小一為同生兄弟
婦計氏年三十有二為李大之妻金氏年二十有九
為李漢隊之妻各長其夫一歲俱未生育五男子一
族為朝鮮全羅道南原府濟州康津縣人男子草笠
大帽婦緋髮加于額人貌樸野椎魯而言語侏儻即
譯者不能暢曉有帽匠李大挺者為朝鮮人寓于杭
呼而庭譯之應對如響李大漢隊之父曰李萬石李
四小一之父曰李蠻固萬石尚存譯其蠻音父曰阿
鼻叔曰三寸兄曰勝妯娌曰阿姊名子曰阿得康津
海濱男子持竿婦女操舟或釣而網或餌而漁取生
鮪魚國中價貴肉附于殼今猶有乾魚帶殼者以布
束纏于腰漁者每人率米二斗為半月糧取水一船

共十數石下海採捕或十日而歸半月而歸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男婦往東海取魚駕舟下旋二十八日
上燈時遭風桅損舵壞任風飄蕩昏夜迷路不知所
之船底平得不敢覆船中水盞取海水食之有火石
火刀取火供爨度命至九月二十一日到靜寇海門
乃為哨捕獲焉督撫浙江軍門高 發按察司署司
事參政王在晉審明具疏題 准遞回本國轉發原
籍安置

飄倭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台州參將方矩獲倭夷
哈哪哩等十二名倭婦鳥般薩一口并草撒船一隻
船中有日本草蓬草苜蓿等件七首刀鞘一件乾飯一
撮驗得各倭頂髮開塘外髮稍長臂有刺紋下體光
陰又于身內搜出倭衣五件倭布一疋倭婦身上搜
倭旗一面試以語言相顧駭愕試以物應對如譯書
問所居曰右南哥隸于右雞哪什馬其酋長為拖哪
右南哥輪糧于右雞哪什馬而拖哪掌之其輪糧每
年輪差右南哥六十餘家壯者百五六十人人種田
五畝納米一斗所載米十七包黃麻十二包遭風拔
水船中僅存炒米一包為食海水不可飲則張布接

衣承雨攪水得不渴所帶麻布三尺為招風旗拖哪之所給也女人進香于哈密弗多結搭船同行飄至鹿頭外洋奔船登岫為官軍所獲督撫浙江軍門高發按察使王在晉會勘審非入犯議將獲倭分發各營具疏 題請各倭旋相繼以斃止存烏東家一名發營收養

軍行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

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棚立第三盪喇叭響啓行各哨

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隨行

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引左哨

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軍行中路

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五十步如遇

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

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為一路不許攙越

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斷隔違者治

以軍法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塹開黃旗遇

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

傳開掌旗官失於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慢事者依律處斬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縱軍離陣驚駭人民強

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如有違犯定依軍法處治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

兵在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即宜擇

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其

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

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者是助我

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過發

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

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

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

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

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草木蒙密去

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即回報王將挨次

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即回報王將挨次

整隊而行

一前哨軍遇賊即於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待
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
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即係臨陣先退依律處斬

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無船
後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上繫定先
令乖覺十數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方令
各隊將旗槍刀每十條為一束或於近便處採砍竹
木作排筏下排刀槍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
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捧曳過水或用大繩絞
作繫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籠草於內令實繫作木
筏渡人尤妙俱要換次而行不許攙越

安營

一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居山占其高
陽居水占其上流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
生兵法所謂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居山之左備山之
右居山之右備山之左居山之陽備山之陰居山之
陰備山之陽不居無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
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

溢或被決壅不居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

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

草萊恐軍乏絕不居下濕恐人生病軍馬不列不居

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被兵圍生疾不居塚墓間

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高而無暴水秋不居溝澗深

谷慮有洪潦兵法有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

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低中之下謂之地

獄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虛落荒城古

砦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鐵

背四面平坦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

社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

頭凡此地皆不可安營安營皆隨地形而設寬平處

即布方營半險半平處即布偃月營先計人數列營

幾重配地多少隨其眾寡一人三步使隊間容隊容

使剩隊不得少隊如有剩隊則均分四角或中軍以

備急用
一軍行將欲止舍必先令遊兵於營四旁高阜處整

隊駐劄就差乖覺四遠哨探一則以防敵兵一則以
遏走遁及待營內卓幕以定各守信地訖看中軍發
起火三枝則諸軍方許撤隊入營或有瞭見聲息隨

卽放砲候王將號令相機應敵

一營邊如無水者以地生蘆葦水草之處及地有蟻穴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取水及尋野獸踪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遇緊急備水隨行者須用羊皮渾脫盛之或大葫蘆亦可

一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傍時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管切勿驚叫放賊過塘遠遠暗襲至第二塘以裏後無賊兵相繼者卽與答號密切掩捕不許喧噪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兵四遠架梁見賊卽便放砲使知迴避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爲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或園林村疇之中如夜有賊來犯我營壘者前項伏兵卽從後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警疑潰散

一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爲營戰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環衛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營外五十

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伴爲不知放賊過塘還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卽舉四角烽墩照耀營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齊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亂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銃弩火箭下瞰攻之可以全勝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衆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伏林莽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爲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

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衆難用當命員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兵

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岩岬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為谷戰譬如兩虎鬪於穴中猛者必勝

一我軍為敵所圍斷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當以步兵居內車騎長笄手鎗手刀手相參居外前後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為三部各部勇戰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掎角擡陣緩行慎勿驚亂

一與敵遇於深林之內當視林木疎密處則布騎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更息此謂林戰之法也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

刑未得可擊亂行可擊

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由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驚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霧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必佯為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即分軍為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即起而攻之

起營安營規度

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騾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告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馱者即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役官治以大罪

凡將下營未定之時須撥幾隊人不解甲馬不解鞍長圍架砲先定然後入營休息及嚴謹營不偷

盜然後營自整也以上俱兵法所未載者故表而出之

禁誼

凡兵體尚靜惡誼靜則有序誼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于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為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即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即卧旗子當隊下即任候見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任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校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傳聲

度險

凡軍行入山林翳蒼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趨健三
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把其出道又選驍
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
兵前後以為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
濟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
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遽傳填
之立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
選趨健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索緣梯拉勾木石而
上至半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關為軟
梯與眾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絕人登之

海防纂要

卷之十

二十九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壅遏自
相蹂踐及為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
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為防守次第二隊過以
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即
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即軍伍相連緩行過
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齋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入
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於敵

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
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
卒以充軍食庶舍人力不至為賊困逼 舊法米一
石取無穀者滲淘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曝乾淘去塵
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
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
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
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醋醋浸
曝乾以醋盡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麩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作半升曝乾以醋盡

海防纂要

卷之十

三十

為度食每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
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
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麩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 馬一匹食之五十人
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如更急難諸
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山行即採松皮每十
斤與米五合煮之食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
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烏梅乾
啣口中亦可止渴 每人將葫蘆或竹筒皮槥可受
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馬軍每人將乾酪與

馬恐馬渴乏 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飯餅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麩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飯餅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斥堠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卽中路爲却行之狀或土冠微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晦迹惕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它物以迎知敵人之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精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敵來之伏餘見察敵形門凡此之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語後

第二第三部諸王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人已上舉幡大呼王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其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卽路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四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遞舖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舖以探報警急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舖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并以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卽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見烟火掩襲烽

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即舉烽通報軍伺賊十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大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虜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燿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忽舉即報大總管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保遣差人斥探

已上出武經總要

海防纂要卷之十

海防纂要

三十三

海防纂要卷之十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約法

一勤教練夫練兵之法非特執旗走動而已要先練心大小將領各將部下士卒時加訓練先結之恩信以收其心繼示之威嚴以振其氣卒有疾必親問視軍有苦即與處分甘苦共之若征行兵未食將不言饑兵未飲將不言渴步卒在前馬不直途路逢險處下馬隊行兵在雨雪中將不張蓋若遇止宿處將必親出巡視以真心愉色問勞使人人感恩畏威盡懷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願死之志其教練使習營陣之法耳熟金鼓目視旌旗凡坐作進退分合應援出奇布伏張局設疑俱令習熟使營伍整肅可稱有制之兵然兵之為用必以技自衛而後可以勝人必擇技射武藝之尤者立為教師分部演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如長鎗要手足俱活進速不老鳥銃要入藥便捷臨陣不誤狼筈要架隔有力使鎗不得入鈎鏃鈹要助翼狼筈使刀不得近牌有藤牌長牌挨牌燕尾牌兵各帶腰刀標鎗要蛇行龜息轉折縱橫弓箭尤軍中長技須倍演習于操期較藝分上中下三等如射中七

矢以上者爲上等下陞中中陞上三矢以下者爲下
等上降中中降下四矢以上者爲中等不降不陞二
次居下等者責二十棍三次居下等者責三十棍革
退屢次居上等者加賞屢次全中查無過者不次拔
用中等者量責烏鏡亦照此格各置較藝簿填註以
備查考水兵汛畢收港一體練習使藝精氣壯自奮
敵愾之勇一有警報但聽中軍傳令依令進發先發
烏鏡弓弩手勁卒密于半路埋伏次發奇兵二枝左
右應援儻遇田塍路狹山徑蹊嶇則兵分數道以爲
犄角正兵誘敵視賊稍近刀牌手先護烏鏡向前舉
放用標鎗射賊乘其顧搖卽抽刀砍進狼筍手隨鏡
直前掩殺釵鈿短兵相繼而進奇兵聽中軍起火爲
號兩傍夾擊伏兵齊起或截其後或衝其腹使首尾
不顧掩耳不及自無不勝而當陣決機運用之妙尤
在一心至于水戰布列聯環三疊等陣以福船爲中
軍以草檣蒼船爲正兵八槳漁船爲兩翼奇兵號船
爲衝鋒網船號船爲哨探若哨探有警日舉白旗夜
放起火爲號飛報中軍依令前進賊稍近可犁則用
福蒼船乘風衝犁不可則用號船先馳衝鋒攻打如
三十步外用佛狼機百子鏡碗口鏡烏鏡神機箭弓

火箭一窩蜂攻擊再近正兵奇兵並發左右夾攻鏡
石火器齊放若逼至蒼船卽過船剿殺須用長蛇之
勢首尾截擊以收萬全之功

一收勇敢勇敢之人處處有之而浙尤多自息戈以
來凡驍勇無業之民遇補兵不能與選往往流落爲
盜良可憫念今後民間武藝精熟力能勝四五百斤
以上者聽其投告本縣結送該道試果有勇卽收充
補缺兵使彼受吾愛養奮勇圖報將來爲地方緩急
之用亦未可知慎勿濫收無藉兇惡以混行伍

一防鑛盜兩浙鑛山共七十二處如於潛之金鰲塢
猪從嶺冒化之康山孝豐之俞嶺銅坑山陰之大焦
山會稽之神山慈谿之銀山奉化之菩提嶺東陽之
西甌山義烏之八寶山西安之銅山江山之仙霞井
石獅坑開化之大尖塢烏哨塢淳安之老山坑遂安
之十五里坑泰順之長降尾坑北山坑石門下坑南
山坑松陽之箬寮坑小蘇坑際坑烏壇坑白碧坑黃
坑縫尾葉銘坑淨瓶坑際背坑姜坑遂昌之黃岩坑
金鷄石下坑焦坑古塘坑古樓坑澤樹欄坑麻竹降
坑梭溪坑雲和之黃家畚坑縫尾陰岩坑宣平之礮
坑俞高坑景寧之嶺坵坑渤海坑陶州坑下場坑道

化坑大洋坑盧茜坑張坑大滌坑十八捕坑吳四坑
 慶元之橫岩平崗坑毛洋杉菜坑縫尾牛扼坑白雲
 洞沿坑黃壇坑添堂坑縫尾石演坑在場坑龍泉之
 溫空坑毛坑滌坑黃礦井坑崑崙坑烏鉛滌坑白壇
 腰坑前突下坑嶽坑屏風後坑先因盜挖起爨奉例
 封禁今編保甲鄉兵互相守護外但衢州為浙直鑛
 山連脉之地處州係江福鑛盜隱伏之區金華又多
 盜為鑛徒出入必由之路故設總捕都司統領前左
 營二總民兵駐劄衢州每遇秋末冬初水涸土堅恐
 奸徒垂涎盜掘督令將二營官兵每月初二十六為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四
 期輪撥哨隊什兵各三十一名哨探防禦前營在府
 城者一路往杜澤雙橋銅山上曹一路往湖南嚴剝
 一路往蘭谿永昌街壽昌白沙地方左營在華埠者
 一路往馬金嶺直抵嚴州遂安交界一路往開化四
 都葉坑深山下遂安長山交界一路往雲霧山由葉
 嶺直抵江山德興交界一路往大容嶺三大容田
 直抵徽州交界而江山之石門另撥兵一哨專守以
 扼鑛賊之喉吭處州設有團操兵二總內一總屯劄
 府城一總汛期出守蒲岐汛畢掣回防鑛常輪撥哨
 兵前往龍泉慶元竹口衝要地方哨禦以破鑛賊之

腹心金華選練民壯五百名防守應援以斷鑛寇之
 肘腋三府通賊要路俱有官兵防截則外郡烏合之
 徒自不能入各道及總捕都司嚴督防禦以保無虞
 各把總哨官不奉令者不時查訪究革
 一兵稍聽命于甲長甲長聽命于捕盜捕盜聽命於
 哨官哨官聽命于總哨總哨聽命于備倭把總有不
 聽者網打問罪其捕盜舵工甲長兵梢各安分務念
 同舟共命如父兄子弟相倚若嗜酒賭博逞兇喧歐
 及假託事故在岍宿歇者連坐以罪間有置辦柴米
 神福船具等項俱赴中軍告領籌票限日時回銷違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五
 者及該管捕甲一體重治
 一任劄征行若燒毀人房屋姦淫人婦女搶奪人財
 物者俱處以軍法行營遇渡下船不待將領分發爭
 先攙亂及擅奪民船者俱細打
 一各兵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什不得離隊隊不
 得離哨哨不得離總違者俱細打一百如臨陣布陣
 已定各兵有移足回頭或行伍擠撥及稀密不均以
 致誤事者哨官隊長什長割耳兵處以軍法若征任
 地方各兵有不隨本什者什長與兵俱細打重治及
 行營攙越前後非令先行先歇者一體連坐哨官隊

長巴三俱都御史溫純練兵檄

一各營寨中有係賊親黨及外番避回者或謀爲內
應或探聽消息或作嚮導或以火器火藥接濟交通
許各隊互相糾察正犯皆斬同隊同哨縱容不舉者
與同罪 遇汛務將兵船依期分布要害信地防守
往來會哨仍撥鳥快唬船遠出外洋哨探如船隻到
信地後期及偷安穩澳不撥船會哨遠出偵探者哨
官捕盜各網打六十舵工細打四十因而失事者斬
遇警無分雨夜即要督率兵船追剿如總哨不奮
勇先登身率士卒而但以空言驅督塞者各網打一
百因而失事者斬將官及海防官扶同隱蔽以不職
論 如中軍船已掌行號而部下兵船不跟踪前進
退縮後至者斬捕盜行遲緩迂曲而後到者斬捕盜
舵工遇淺着礁不到者斬攀招呼船雖先到而使風
掌舵不正不直故從賊船邊挨過者斬舵工繚手
若敵人慮我兵追及故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作餌
緩兵兵夫敢有撈拾不急追擊者許本船捕隊先將
犯兵割耳示衆事畢解處故縱者連坐
一陸路備總官平時務將部兵以時操練較試技藝
怠玩者總哨官各網打四十守備官另行議處 約

東隊兵不許擅離營伍如隊兵私離營蕩者網打四
十同哨隊兵不覺舉互相縱容者網打三十若備總
哨官擅離者總哨官俱網打六十守備官另行議處
遇汛督令隊兵各預備乾糧五日以備追剿調遣
失備者各網打四十 出汛哨兵務照信地分布防
守遣撥塘兵遠出哨探如偷安內地不撥兵哨探哨
官哨隊長各網打六十備總官不申督者罪同因而
失事者各斬 遇有警報即要督率部兵趨赴海邊
緊要處所與寨遊水兵內外協應以助聲援如賊登
岸即併力擒剿哨官以下不用命及臨陣退縮者聽
備總斬首以徇 備總官不奮勇先登但以空言驅
督塞責者照寨遊例參處
一各營總哨有剋減軍兵月糧及包兵冒餉與指稱
餽送各衙門年節生辰禮儀并各項使用科斂軍兵
財物者許各軍兵據實赴院聲告去省遠者於各道
具告審究情真依管軍官科斂并盜官錢糧律論仍
照近例二百兩以上發邊衛充軍三百兩以上發永
遠充軍其軍兵不遵約束賭博姦淫及強買民間物
件者聽把總網打一百情重者解軍門處治總哨故
縱者罪同如總哨有科剋事情軍兵平時不行首告

而臨事出兵藉口月糧短少阻撓軍法者緩則細打
一百急則斬首示衆各總哨平時不簡練士卒而臨
期以軍兵驕惰爲辭者細打一百因而失誤軍機者
斬

一各府處州縣衛所城池自有本等守禦軍兵及城
中保甲人等凡遇山海賊警應將營兵分布要害防
剿若掣入城中自固致賊入境內擄掠者依守備不
設律論各罪坐所由縱無擄掠備總以下解軍門細
打一百副參另處

一各寨遊船隻如在內地失於看守致有閣損者經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八
防一汛二汛三汛全賠仍將捕舵細打問罪革役四
汛五汛六汛賠十分之七七汛八汛賠十分之五仍
細打問罪姑免革役九汛十汛賠十分之三十一十
二汛以上賠十分之一俱細打姑免問罪如開駕在
洋遭風打壞經防一汛者全賠二汛者賠十分之八
三汛四汛者賠十分之六五汛六汛者賠十分之四
七汛八汛以上者賠十分之二俱免細打問罪其九
汛以上者俱姑免追賠若因追賊損失者一汛以上
俱免賠償其賠償船價俱於該船捕舵軍民兵工食
行月糧內扣十分之六量給四分以資役食扣足而

止仍卽動支餉銀補造船隻發駕防禦不許買民船
賠補滋弊如一時打造不及又數止一二隻亦不必
雇船出汛以免冒濫

一各府州每季終將各年製造在庫局及奉文支給
各營寨軍火器械分別收除四柱數目明白填簿繳
院稽查其支給領用務將先造者儘數支完方將後
造者以次接支迨支將盡仍行申請再造如有錯越
濫冒及填報遲誤者提吏重究已上俱全圖約法

營規

一各營兵士逃亡事故該總匿不以報圖冒月糧後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九
或准人私頂而常例倍於新兵蓋爲省解驗使費耳
今後各兵逃亡事故該什長卽具小報帖四紙限次
日投送將官把總哨官隊長處各一紙把總仍照舊
開送中軍呈報將官作缺在糧過三日不報什長究
革本什不報而他人首發者賞銀五錢能發私頂情
弊者賞銀一兩惟汛期已近不許一兵畏避私逃違
者連坐隊什長仍嚴提逃兵正罪

一各官跟隨兵健原有定例如將官二十五名轅門
把總十名中軍官十二名把總十名督陣官二名哨
官一名各官仍有額外多佔者而把總尤甚或每名

每月納銀四錢免其差操殊非法紀今後各官敢有額外多佔一名及私充工作者坐贓論罪

一各兵間有不守營規酗酒鬪毆嫖賭誤事等項各總往往指稱呈革恐嚇取財或以兩計或以錢計殊為貪肆今後各兵有犯前項事情止許分別責治如情罪重大即呈鳴將官酌量究處有仍前私行索賄致有枉縱者訪出重究如該總從公處分而各兵抗違不服或因而反噬致壞體統定以軍法重治

一每年例給各營鳥銃兵九十名每名火藥三斤鉛彈一斤十二兩火繩二條訪得各總關領分給鉛硝

十而減三火繩一斷為二致各兵應用不敷今後於春秋二操之前俱解發將官照數唱名給散以防侵剋之弊及查應給各兵鳥銃百子銃藤牌腰刀銅鍋每年正月聽將官呈詳於官庫換給但各總哨往往受賄縱令兵士私自易賣故將損壞不堪器械告換求給欺冒可恨今後將官須嚴加查覈稍損者責令整修盜賣者連坐治罪遇有真實損壞應該換給者仍將各器械鑿記年月以便稽查

一營兵糾眾出銀做會約以糧出執銀赴搖奸黠之徒得銀入手潛行脫逃亦有貧困無償違約負賴每

遇糧出紛紛告擾委屬不便又有汰革目兵附營潛任或以夙事或以舊帳逞刁告詐又有開張店肆安歇不良流棍以致為盜為奸莫可究詰深為營伍之蠹今後各營目兵不許糾做銀會致有脫逃并驅逐革兵回籍不許潛住啓釁及開店匿奸違者許各總與地方呈舉究遞回

一霜降迎揚稅辦軍器旗幟衣物等項原係兩年一次輪者當受但不許賣放偏累惟幫貼差遣哨官兵士係營中眾擎易舉以均差役與尋常往來會食原非科斂者聽從其便

一各兵亦有別通藝業在外開張店面者雖於操防不誤而住居四散不便管攝今後俱行令移住營房或操場附近去處以便稽查又有等衙門在官人役及指稱士夫名色私用家人掛名食糧並不著伍或臨操僱人替點者該總一一從實查報容隱者連坐將官仍將每總見在日兵各置籤筒一箇聽本院不時傳示掣點

一營中各兵有缺舊規積至百人聽詳選補除季操汰革老弱外如中間自覺衰病情願告退者賞銀三錢以獎恬退原缺另募

一哨官隊什俱束兵頭目非膽略材技過人何以服衆近訪各管隊什長缺出率皆爭先用賄買求該總擇其賄之厚者開送將官呈補今後通應禁革一遇前項缺出各總務要試驗年力材技從公拔補敢有仍前用賄行求者隊長有犯許同哨什長有犯許同隊兵士有犯許同什查有的據各赴將官呈首究處但不得挾私妄首致長刁風與下款招募新兵總要將官逐一留心親自揀選

一招募新兵往多扶同作弊或有錢者出名應募有力者出身代選及詳允入隊之後已非向日提石之人矣今後募補新兵務要研查前弊一經選中給與年貌腰牌仍令隊什長與同什各兵當官識認取具連名不致扶同冒頂結狀附卷待收伍後將官不時抽試一二如年貌力氣稍不對同即時查究同結者連坐

一各營把總統領目兵居常守禦城池汛期督兵海上冬月徼巡省會冒雪衝寒終歲勞苦今後把總病故給與役過廩糧外再准給半月以示優恤此外不許更請增益
一營中兵士率多他郡人民有妻子則家口爲累無

妻子則曰爨無資設遭疾病死喪藥物莫爲之調後事莫爲之備良可憫惻今後病故者除月糧截日任支外仍許接支半月助其殮具或父母病故營中者准給助銀一錢每總額設醫生須特加遴選能講究方脈頗精醫理者充之照例免其差操遇有目兵疾病無論輕重責令用心調治痊愈每季將醫過人數用過藥料開報該營將官覈實准給前銀若干逐一登記歲終類報本院查考其醫生術業精通抹活數多者另加獎賞庸而誤殺傷人者究革

一兵糧每日三分儘足用度惟上務科剋下習浮蕩以致日給不敷稱貸於人利則每月加一窮兵何堪除科剋有禁外以後各兵須要大家節省量入爲出不得嫖賭浪費如有揭債累貧及富豪取利太重借者借與者各究罪哨隊什長包放債利與極使低銀者罪加一等

一冬月輪撥總哨官兵于省城內外夜巡陡遇雨雪廓外無憇足之處委果寒苦許於西城外五舖茶坊嶺太和門下虎跑寺觀門首暫爲憇止不許擾民
一每年春汛分撥標兵赴沿海地方防守將領把總等官務要申嚴號令約束部兵沿途不許秋毫擾民

總哨各官務要遵照禁款一切費用不許扣剋各兵兵健等役不許假以催船爲由刁難船戶索取酒食常例經過地方水路預行有司撥船編號泊埠聽將領派兵下船不許爭先擅搶多用船隻陸路住宿處所預行有司酌量民居大小票貼門上聽將領把總派兵宿歇不許擅動民間一草一木汛畢奉掣回還將領把總于三日前知會沿途有司以便預撥船夫各兵飯食米菜隨路買用俱照時價兩平交易不許恃強短價其市鎮人等亦不許將不堪柴米抑勒貴價兵到汛地聽將領把總酌量安插不許擅離營伍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四

醜酒爲非違者許將領把總輕則細打重則綁解軍門梟示

一汛地廠房預行附近有司衛所官修葺完固合用鍋竈卓凳勢難携帶量行借用該衙門寫記官單交與把總汛畢回日照數點還損失追補已上俱都御史高 禁革營伍條款

墩墩號令

一每墩不拘日夜分三人帶起火三枝碗口鏡一箇手鏡一箇在於極外海邊巡邏守哨遇有賊登晝則搖旗放鏡爲號夜則放起火放鏡爲號墩上即便接

應如天晴則車十二幅大白旗相隣之墩車起大旗

一路只至本府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衛所城池而止如若遇天日陰霾有雲霧望旗不見則將原搭草屋舉火連草屋通聽燃燒一架隣墩接放火則已如不接放又燒放一架夜遇有警看近海下墩哨軍火箭號響止燒放草屋一座蓋夜間火甚明不必二座也隣墩即便一體點放草屋賊到之墩一面差一人由便路徑到本衛所并陸路官處報賊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聽該衛照本府原發報式轉報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悞放火車旗遇賊流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火車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軍法示

衆

一遣下墩海邊人役失悞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者連坐細打一百

一近賊本墩放火車旗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悞事者軍法示衆

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隣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細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細打穿耳連坐

一應備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細打一百割耳
仍罰月糧置辦該管官連坐細打

一應備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
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一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間不拘草瓦

竈一口 水缸二箇 鍋一口 碗五箇 碟十箇

米一石 黍十斤 種火一盆 種火牛馬糞一擔

一器械碗口鏡二箇 小手鏡三箇 火箭九枝

大白布旗一面 方十二幅 草架三座

草架法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六

高用木橫閣使草柴不着地不為雨濕所泥上用稻

草苫蓋如屋形伏觀 祖宗墩法舉狼烟南方狼糞

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

目視且遇陰霾晝晦何以相瞭故必用立此大茅屋

積草柴既多火勢大而且又庶隣墩相望可見其屋

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

伏路軍法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

三箇是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

口車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

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
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車起雙燈二盞放
大砲三口廠內人丁盡數出向塚口以備攻打賊退
後落燈各人丁仍還廠內休息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鬆

不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

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

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人軍法施

行掌印官連坐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七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官將伏路人役

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管二

更俱於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

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之遠守伏每

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

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搖展

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

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一凡夜退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

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過號令舉動
廠內人乘城備戰

一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
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雨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用
心哨探而輒回家者通以軍法細打一百割耳如有
悞事軍法示眾陸路官連坐

一凡賊來伏路人在外不截要口哨伏偷藏人家屋
廠園林之內睡熟悞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
人俱比附臨陣退縮軍法示眾陸路官細打連坐

一應備物件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眼手銃一把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八

好起火六枝火繩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

一面雨具一副

治水兵法

一平日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
次看驗損壞火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閣乾燥避火
之處鎗刀鐵器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磨不如
法扣罰工食甲長連坐

一每船斧口石大搗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
分放在船面用過卽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每甲兵六名如有在逃一名將甲長綱打收監甲

下兵夫以五名收監以五名齋文分捉拏獲日卽

以本犯歷過工食充賞限三月拏不回將差過之兵

各打四十監併又差在監一半去拏如此輪拏一年

不獲全甲兵夫俱革其一年工食通扣在船修船

隻凡差出拏逃兵者工食卽日扣收在官拏獲有功

之日給與其逃兵目首免罪食到者春汛時月發船

之期依臨陣在逃法示眾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

每船俱有逃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

官依次連坐卽行覺舉者免罪

一兵逃甲長卽時稟捕盜捕盜呈哨官轉呈把總呈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九

府註冊拘該甲兵夫給文行拏

一每月初一十五補兵卽於廿九十四日該管捕盜

募兵到船送付哨官帶到領兵官驗呈把總類驗本

府驗中給與腰牌發總呈道收冊發船駕操

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脚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

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頓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

悞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陪造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定營吹打三通放砲三箇

升太平旗左右前後四營依序安擺各播鼓鳴金亦

升太平旗

一捕舵兵夫上舻買辦柴米及神福船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治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風汛時月不許偷安假托事故在舻宿歇虛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已起旋而方來俱係畏避即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各船捕舵小甲兵夫各照安名分長幼尊卑務念同舟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違令喧嘩俱以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毋得抗違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通放砲三箇各船一體鳴金搥鼓落旗

一夜幕以朦朧為期中軍船發搥三遍起更各船齊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響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即便鳴鑼各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旋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百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別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鏡各船一體

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失事者斬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反為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擲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鉞執炭火數鉞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

行營軍令

凡瓜探夜不收瓜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欺詐因而悞失事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遷延以致悞事罪同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縱放

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儻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

凡止宿任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為幾路挨割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箇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軍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巡視旗分哨

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規矩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偽

凡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差各塘報搜覆無警再聽令行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即暗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凡官軍落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傳

凡火器應用繩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罪已上側視劫斬者

城守號令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斫其營或夜舉銃砲使賊驚疑其圍自解

一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諭令居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拆卸務使賊難棲止

一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墮誘敵奸計或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吁亦危矣必須嚴加防守仍撥人把截往來要路

海道副使譚綸云自來守城攻破者少襲破者多此嚴夜巡詰奸細為第一要緊事也

一守城之器佛郎機發煩鳥嘴銃牀子弩旋風砲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然亦不可不備也

一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架檣起望臺亦善或皆未備則用絮被挑懸出堞外五尺以蔽矢石

庶臨敵無失耳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為守具亦當為修城之具如木石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也

一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燈也

一凡遇勅敵則須在城外為三四壘屯兵拒守與城中為犄角勢至為上策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我則又當隨事有應免至臨時倉皇無措也

一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眾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一凡敵環而攻我至曠日持久計內乏薪芻則佯退數舍夜則還襲之或伏賊雜為採薪者入城為內應此皆不可不知也

一凡敵用雲樓攻我必先驅吾人負土填濠我即當為之備矣

一敵每擄吾人繫其父母妻子使為間諜內應此最難辨識當事者須嚴察之

一凡詰奸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以待之遇警則閉今人聞警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

城門之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熟從而詰且辨之

一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重賞選敢死士特出奇機之或焚其輜重攻其待其走而邀擊乃為得策也

參議唐愛云守城之法每堞口五箇為一伍置木牌牌上寫趙甲錢乙孫丙李丁周戊每夜一人守一更四人穩卧每更置一小旗上寫更分夜巡兵姓名在上如趙甲為平更錢乙為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持在手只懸望五堞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醒同

伍四人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攻打如此庶使一堞不
過數步之內易於瞭望一人巡更四人休息精力不
疲緩急有備餘堞照此式若每堞口原編二人牌上
備開十人每更止用二人瞭望尤爲加慎酌行之
一守城各堞兵夫勤惰不一不可不稽察使人人點
名更更喧嚷則守堞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
城小以城門爲限如自東門至南門南門至西門西
門至北門每門用巡邏兵十名每更分二名巡視堞
口不許叫喝搖打鈴止挑燈巡視若有輪更守堞
兵夫熟睡不行瞭望者則時掣更旗明早稟治仍喚
醒防守不得驚擾擅自責打賣法并究五堞之內燈
火斷滅卽記輪更之人并其夫自東門某窩舖至
某舖巡邏過而復始每更二人稽查均照前式
一設巡邏之役又恐疎虞設專每門另選職官二員
各與以馬給以更牌更箭如東門巡至南門時值二
更東門巡警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
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爲號彼此各收次早
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換不親巡警者
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爲先次
查各堞口偶有睡熟失瞭者許卽責治執其更旗次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六

早連巡邏人并送總巡官處究治巡警官止許巡視
亦不得呼喝點名搖打柳鈴以驚擾守堞之人此周
圍夜巡之大略也若城有衛所者衛官有司分門巡
警不必另選職官馬各自備尤便
一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夫上城以
疲其力臨晚登埤俱要雨具器械遠城不許喧嚷屏
去鈴柝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許
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策應各門另設遊兵五十
人各持利器爲銃俟有警奮力禦敵仍先示約九遇
夜間賊集衆攻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再緊放銃至
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派本門遊兵一百禦敵總管
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
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堞兵驚擾離次至於疾風
暴雨半夜黎明人易懈弛困倦賊每乘間登城此當
嚴加申諭可也
一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灰瓶石塊爲便俟圍久勢
急因時出奇又當措備城上燈籠每五堞口止用燈
一盞用新紙油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
蓋上仍壓以一小瓦片以防風每燈製一挑竿索懸
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堞口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所費不給未免誤事油燭官處為便不當斬小費可也

一守城官兵至城邊向內射放箭鏡城上不得喧嚷俟賊近城令慣熟鏡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巧發奇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兵伎倆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藥若四面雲梯攻圍當并力齊禦又難拘泥

一閑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垛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眾心儻有奸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八

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如賊向城射箭放鏡守城官軍各帶綿被或用牌盾取便掩掛垛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一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蘆葦恐防城外火箭飛入在內柴堆亦易發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遠置隙地為便儻城中偶有失火去處城上訛言賊入警亂為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坊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各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鐵鈎麻搭竹梯斧鋸每一坊隅火起即以本坊火甲揀之不得亂嚷守城兵夫各顧垛口就使本家失火不

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揀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城門多備水缸水桶一以濟渴次備火攻樓檣城門當路間設火器品窖蒺藜以防衝突若賊囊土東薪填塹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鏡竝發人不敢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一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培高厚或內立一敵臺瞰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平城易於防守矣若繞山築城勢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九

若仰孟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為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一城外民居近城者如賊勢重大將逼城下須用拆燬不然賊將藉為遮欄且登城尤便於雲梯是不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矣一槩閉絕適以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若城中無水宜多穿井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戶積粟許其乘時取利官弗為禁或官移帑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至於鳥鏡火藥燈籠

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分賊每登犯者尤當早爲計處庶爲有備

一城外沿濠欄馬牆此不可不堅築用高六七尺內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在內賊夜攻城必濠踰牆而入使內有備不必喧嚷俟半銃擊之近牆手刃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喊使賊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牆有備城上更無虞矣

御史邵惟中奏稱要轉行督撫二臣嚴令該府州縣衛所出示曉諭沿海居民各將妻女財貨糧米及時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搬運入城儲居存貯仍留壯丁在家防守并將當年糧長人等預令將應辦糧食收送城倉以聽運兌如有積粟數多不便入城者則官爲扣糶給賞時價卽貯附近屯兵衛堡以充軍餉支用此權宜之術民必樂從事寧之日仍復舊業則城中積粟萬餘財貨充盈賊外無所掠而我內有所資矣

一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須防守府中用首領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一各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貳有才官一員典守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各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門公廨屯劄

一請鄉宦分守各城門各就其家近便與情之合者分配

一設法大戶米穀進城

一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一查修城屋城門闌板製造城垛燈架燈籠

一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

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火

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庵院中給與水桶水斗撓

鈎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信地火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夫救護撲滅城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面上書專委救夫與夫禁緝擾亂地方等字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處舉報極貧人戶每名日給米二升自贍共計火夫六百名每日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處置饑民得所

一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互相糾察待賊一退卽收信牌

不准此例及今開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盤詰奸細之法差官帶領知事人役在城門外吊橋邊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檢驗物件用衛官一

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省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恃官廳為盤詰之地

一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榔機一座隨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

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城隨取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備用若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一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湖太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報舉入城不許容隱

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上要緊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海國編

海防纂要卷之十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雨較閱

功令

功次通例

嘉靖十四年議准今後凡遇各邊獲功巡撫官務即委該道官親詣戰陣地方查勘轉送巡按衙門體勘是實即便如式造冊 四十二年令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勘報功次大功限兩月以裏小功限一月以裏不許稽遲 隆慶五年題准如遇大舉官軍交戰巡按御史移住近地督併稽查零騎對敵斬獲該道親

海防纂要 卷之十二

三十二

臨紀驗是否真正仍查對食糧文冊有無姓名無名者即係買冒革祿不敘仍行究遣如遇家丁隨征獲功者務審原係何衛所軍民舍餘今頂何軍名糧及將陣亡員役有無兄弟子孫各明註本名脚下造冊一留備照一繳部兵部查覈明實覆請陞賞隨將應陞官旗一面移文該府照舊將勘合徑行各該都司衛所遵照給帖一面備細開咨都察院轉行原勘御史查對原冊相同方准授職以後告併斬首陣亡功級但係年遠不係已名或故祖父名者備查案冊無名即係詐冒俱不准理 六年題准九邊官軍獲有

擒斬功次本處巡按御史速行覈實一面查收貯庫
撫按賊罰或別項應動銀兩就將願賞者照數給賞
一面速將覈冊奏繳兵部卽行題請陞賞候禮部送
銀到部兵部卽便差官齎送以補前數其一應動支
補還出入之數俱聽巡按御史徑自查理造冊交代
督撫官不許干預巡按先將應動銀兩具數奏知沿
海腹裏地方賞功銀兩原不由內府給發各該巡
按照九邊例一體先行給賞又題准各邊海去處
除係大敵決勝一鼓成功外其陸續零斬功次覈勘
之時寧多擬賞毋多擬陞

海防纂要

卷十一

一

凡妄報功次成化二年令它軍妄報冒受陞賞者事
發革去仍降原職役一級調衛差操十四年申明
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其詐冒功次
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弘治十三年奏准臨陣
報有斬獲賊級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及賣者
俱問罪係官旗卽於本衛係軍卽發邊衛民并軍丁
人等發附近衛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
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一
體論斷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
鈐束者量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

俱奏請定奪已上俱大明會典

倭賊功

一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
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一人
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五
十兩見會典洪武
二十九年

一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斬首有名真倭賊首
一名顆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
獲真倭從賊一名顆并陣亡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
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陞授署職

海防纂要

卷十一

三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兩如在海洋遇賊有能邀
擊沉匿船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近港如賊近港
有能奮勇堵截使賊不得登岸如賊既登崖有能衝
鋒破敵奪其聲勢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被
禍或所步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聽總督卽
時具題紀功巡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嘉靖三十
五年題准
一萬曆四年四月本部覆總督兩廣軍門兵部左侍
郎凌題一議征倭水陸各路主客官軍民快人等
如遇聚止五百名以上大勢倭賊一鼓蕩平以寡擊
衆力戰成功者列爲第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賊首

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
 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止賞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
 一名顆者止賞銀五兩各不必議陞如賊數不多易
 于取勝獲功者列為第二等內獲有名真倭從首一
 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真倭
 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獲漢人脅從一名顆者賞
 銀四兩各不必議陞若賊分夥流劫及敗後散遁零
 星擒斬者列為第三等內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者
 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署一級獲真倭從賊一
 名顆者賞銀五兩獲漢人脅從一名顆者賞銀二兩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四

各不必議陞如漢人勾引倭夷為患積惡著名者其
 罪較之有名倭首猶為深重比照前項擒斬真倭賊
 首等則一體陞賞
 一萬曆六年九月內本部覆巡撫浙工兵部右侍郎
 徐 題自本年以後海洋擒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
 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隻以上為第一等所獲有
 名真倭賊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獲真倭從賊一名
 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若二名
 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
 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

賊至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為二等所獲真倭
 從賊三名題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三十五
 兩如不及數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者賞銀
 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二名
 顆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若賊不過數
 十人船不過一兩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者獲有
 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
 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獲漢人
 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諸色人等冒功買功者
 悉照律例問遣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五

一議倭功等第查得 會典倭功擒斬陞實俱照擒
 斬北虜事例後嘉靖三十等年倭寇猖獗又定為登
 岸賞格視 會典反加萬曆四年六年議始定為三
 等但中間輕重失倫混淆無次合無將前項功次通
 融議擬以後如賊七八百人以上至千人船十餘隻
 以上至二三十隻擒斬有名大賊首如先年王直毛
 海峰曾一本林鳳之類每一名顆陞實授三級不願
 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擒斬真倭從賊一名顆者陞
 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擒斬漢人脅從賊
 一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若

二名顆者當一級以上為第一等須賊勢大舉血戰成功者方許開列其餘不得擅擬賊至三百人之外船至五隻以上擒斬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賞銀十五兩每三名顆當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不陞所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多者加賞不陞以上為第二等須對陣擊殺兩相鏖戰者方許開列如賊不過百餘人般不過一兩隻賊首不過是一船主非巨賊也能斬獲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真倭從賊二名顆者十兩漢人脅從賊一名顆五兩通不議陞以

海防纂要 卷之二
上為第三等著為定例 萬曆十二年題 准

中傷功

一凡官軍陣傷聽將沿身其處所傷瘡口長濶淺深分寸從實開報紀功官處不許將舊傷冒作新傷候驗實紀錄臨期定擬輕重等第奏 請陞賞如無紀功官員開報鎮守總兵巡撫官處公同驗實總於巡撫處造冊奏繳行令巡按御史覆勘相同陞賞 兵部題 一重傷回中身故陞署一級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

倭賊領軍功

一征剿倭賊領軍官部下獲功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官自海防民兵同知以下所領軍民兵勇五百名部下臨陣擒斬倭級每五名顆陞一級十名顆加一級領兵一千名部下擒斬每五名顆陞署一級十名顆陞實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級而止 兵部題

一萬曆四年本部題一議海洋功次各領兵官若所獲之功係稱第一等者都司遊擊以上官當時身親督陣部下斬獲一百顆以下即為奇功陞署一級三百名顆以上陞實授一級守備千把總以下官部兵

五百名擒斬每五名顆陞一級十名顆加一級部兵一千名擒斬每十名顆陞一級二十名顆加一級至

三級而止俱准世襲不及前數者不陞各項真正奇功方與勘錄零星功次不許混入奏數

一萬曆四年本部題議領兵官都司遊擊守備以上仍前不許報功若把總以下將領果能身先士卒破敵摧鋒斬獲首功為眾知見者准與照級陞賞

軍職獲功贖罪

一軍職為事問擬充軍已到衛所收伍奉文立功贖罪者指揮擒斬四名顆千戶三名顆百戶二名顆俱

准贖罪仍復本職若指揮獲功三名願者止得復副千戶獲功二名願止得復試百戶指揮千戶各獲功一名願俱准贖罪開伍不給冠帶許回原衛所開任願在邊方立功者聽若係領兵部下獲功每五名願亦准一級本身不許報功此外已經揭黃永不襲替及犯永遠充軍次房已襲祖職者並不許援此為例朦朧准贖致紊選法如未經發遣着伍奉文立功贖罪亦照前擬各遞加一名願方許贖罪復職若犯調衛并立功贖罪不拘已未發遣如烟瘴衛所親自擒斬二名願附近衛所並立功徒罪一名願俱准贖罪回衛還職不許輒自奏告赴邊方立功以撓國法

一議充軍獲功贖罪查得邦政條例一款軍職為事問擬充軍已到衛所收伍奉文立功贖罪者指揮親自擒斬四名願千戶二名願百戶二名願俱准贖罪仍復本職若指揮獲功三名願者止得復副千戶獲功二名願者止得復試百戶指揮千戶百戶各獲功一名願俱准贖罪開伍不給冠帶許令原衛所開任願在邊方立功者聽若係領兵部下獲功每五名願亦准一級本身不許報功此外已經揭黃及犯永遠

充軍次房已襲祖職者並不許援此為例朦朧准贖致紊選法如未經發遣着伍奉文立功贖罪亦照前擬各遞加一名願方許贖罪復職夫終身充軍果能臨陣斬首計數多寡止應開伍或復職回衛乃今既得開伍復職往往又冒買賊級必候加陞方回原衛是發遣之明例反為陞官之捷徑也永遠充軍贖罪原指未經發遣奉有明文者而言乃今不分已未着伍曾否奉有明文一槩通同將領詐冒功次朝方着伍夕即寧家是永戍之重法反為脫罪之倖門也合無今後軍職問擬終身充軍已到衛所着伍立功者俱照舊例贖復原職外其獲功多者止加筭加賞不許再行議陞永遠充軍不拘已未發遣一槩不准贖罪若果有勇力超眾真能臨陣破敵擒斬有功者候巡按御史覈實照軍人斬首事例以次加陞即註充發衛所不許援引終身軍例告回原籍

旗舍民兵人等獲功贖罪

一旗舍餘丁民兵人等為事問擬充軍立功徒罪不拘已未發遣奉文立功贖罪者如永遠充軍親自擒斬三名願終身軍二名願立功徒罪一名願俱准贖罪開伍餘照例加陞若舉監生員吏典有犯充軍立

海防纂要

卷之七

九

萬曆十二年題准

功徒罪照依前擬止准贖罪開伍功多照例扣賞永不許復役

陣亡功

一一家陣亡二三人者陞二級見會典永樂四年

一父在而子孫隨軍陣亡別無應繼者陞其父二級見會典景泰四年

一擒斬賊級為首并陣亡者俱陞一級給賞見會典天順元年

一夜不收出境哨探被賊殺死者陞賞依陣亡例奪去馬匹免追見會典成化六年

海防纂要

一官軍陣前當先殿後斬將奪旗斬賊首等項立有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陰子若止是衝鋒陣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者襲陞二級如不係衝鋒破敵止照陣亡事例襲陞一級見成化十四年
一諸司職掌凡武官没于王事照依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于鋒鏑者照依生前職事褒三等
一陣亡官員與哨探被賊殺死夜不收墩軍人等但陞一級如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陣亡年遠該陞二級准與一級該陞一級准與終身冠帶及都指揮陣亡只與襲指揮使都指揮以上流官不准襲陞文官

陣亡許令兒男入監肄業成化十四年題

一嘉靖七年該工科給事中夏言等題本部覆若親叔兄弟原無祖職自立軍功累至指揮而陣亡者例該加陞流官一級若無子承繼其兄弟叔侄既得承襲之官又得加流之職委無太過合無今後凡弟侄承伯叔兄職事除祖父原有官職者照舊加陞其伯叔兄弟自立軍功累至指揮使以上陣亡者應襲之人止許承襲指揮使本身加贈一級係都指揮陣亡者仍加祭一壇永為定例其褒贈賜祭臨時酌量上請定奪奉 聖旨是准議行

海防纂要

一都指揮及指揮使陣亡者承襲之人不拘子孫弟侄只襲祖職止於指揮使若原職指揮使以下軍功有應減革者准加筭疊陞成化望指揮使而止嘉靖二十五年題 准

一嘉靖三十六年本部題看得浙江溫州衛舍人邢雲龍伊父邢嵩原襲指揮使為事恭降指揮僉事又為事恭問立功今陣亡奉有前項 欽依應襲兒男襲陞世襲二級本舍係嫡長男保送前來今將本舍照例於祖職指揮使上加伊父陣亡二級與襲都指揮同知以後子孫襲替仍照前例止許承襲祖職指

揮使奉 聖旨是

一議得夜不收類皆極貧雖親自斬首多不願陞止求給賞若孤男寡婦得數十金為糊口聊生之需合無將出境哨探被賊殺死夜不收有子孫不願陞者卽時賞銀三十兩 嘉靖三十一年本部題 准

一查得先年素強知縣段豸與大勢強賊劉七等對敵被賊殺死奉 世宗皇帝聖旨豸率領民兵登城禦賊親冒矢石不避難險賊已剉劓但眾寡不敵力盡被害義烈可嘉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仍着有司立祠春秋祭祀還廕他男一人做錦衣衛世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襲百戶欽此 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倭賊殺死節奉 聖旨唐一岑死事可憫准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准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外該本部議得知縣王鈇參政錢泮身統孤兵手刃逆賊忠貫金石氣作江河見危授命其志可憫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奮不顧身追賊敵戰死事可憫王鈇贈太僕寺少卿錢泮贈光祿寺卿各賜祭一壇還各廕一子與做錦衣衛世襲百戶立祠依擬行 嘉靖三十四年題

一自嘉靖三十二年以後至四十二年以前凡係家丁名色陣亡除應襲子孫照舊襲陞外若以伯叔弟

侄冒併者候襲替之日一體查革其未經併陞者雖係陣亡之人嫡親子孫亦不准併蓋武職襲替違限十年之外例尚革發况此陣亡年久必係故絕尤當盡為註銷 萬曆元年題 准

一萬曆四年十月內本部尚書譚 題內開稱同一陣亡而陞襲事例或與或不與却有不同指揮使以下子孫得延襲無論矣副總兵以上近得比例廕一次男 恩典頗隆遵照有據獨指揮使陣亡陞級謂其為流官而不准世襲其間奉有 欽依世襲字樣者亦止許襲一輩以後通行查革是在指揮同知下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一

速卒伍陣亡者皆以世官得襲在副總兵總兵則以流官得破格優恤獨此指揮使應襲陞都指揮者拘於流官不世襲之說豈其官階之崇而死顧不足恤耶情既未通法亦欠備合無將先年事例稍加參酌遇有指揮使挺身赴敵殞於陣前除給本身恤典及長男承襲祖職外仍取次男一人與做冠帶總旗查係生前有功死難獨慘者與做試百戶俱世襲如無次男卽取長男下次孫承襲奉 聖旨是

一萬曆五年四月本部尚書王 題 准是今以後旗軍舍餘人等陣亡有子者照例陞補無子者北照

武職事例追贈一級舍餘軍丁追贈冠帶小旗小旗
追贈冠帶總旗總旗追贈試百戶其同籍兄弟叔侄
不論親疎俱不許併加陣亡之級

一萬曆十七年五月內本部題一議指揮陣亡查得

弘治十六年題 准指揮使陣亡者子孫准襲陞都

指揮僉事流官一輩以後查革又查得萬曆四年本

部題 准指揮使挺身赴敵殞於陣前除給本身恤

典及長男承襲祖職外仍取次男一人與做官帶總

旗查孫生前有功死難獨慘與做試百戶如無次男

即取長男下次孫承襲二例並載向未歸一及查指

揮同知以下陣亡者止陞世襲一級今指揮使陣亡

另取次男授總旗則二級試百戶則三級似加恩太

過若有次男止長男陞襲都指揮僉事似報功太輕

合無酌議以後指揮陣亡止有長男長孫者仍止襲

陞都指揮僉事一輩若有次男次孫另添一人與做

小旗其生前有功死難獨慘與做冠帶總旗俱准世

襲若本枝故絕前枝止襲祖職其陣亡加授不得另

襲已上俱刑部條例

優恤成規

一斬獲首級功多于陣亡有的祖父母妻子者每名

賞銀八兩止有伯叔兄弟房族者賞銀四兩

一斬獲首級功少于陣亡有的祖父母妻子者每名

賞銀四兩八錢止有伯叔兄弟房族者賞銀二兩四

錢

一全勝收功遇有在船在營出戰損失兵士一名與

功多例賞

一全然無功反被焚溺殺死謂之敗兵每名不論有

無親人賞銀三兩二錢

一戰而有功重傷幾死者每名賞銀三兩二錢無功

重傷者賞銀一兩六錢

一戰而有功輕傷者每名賞銀一兩六錢無功輕傷

者不賞

一陸營出汛遇有操演哨探銃砲失馬悞傷因而致

死得真者每名賞銀一兩六錢

一水兵出汛會哨卒遇風濤不測致有損失每名賞

銀一兩六錢已上係都御史高 批九按察司議

禁下海通番律例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疋絀絹絲綿私出外境

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馱載之人減一等物貨

船車並入官於內以十分為率三分付告人充賞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世事情者斬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 大明律

一洪武二十二年令守禦邊寨官軍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市易者全家坐罪 會典

一凡守把海防武職官員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噠報水分利金銀物貨等項值銀百兩以上名為買港許令船隻私入串通交易貽患地方及引惹番賊海寇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六
出沒戕殺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俱問受財枉法罪名發邊衛永遠充軍

一凡夷人貢船到听未曾報官盤驗先行接買番貨及為夷人收買違禁貨物者俱發邊衛充軍

一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令出洋外若姦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

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雇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曾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物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番貨並入官其小民撐使單桅小船給有執照於海邊近處捕取魚蝦採打柴木者巡捕官旗軍兵不許擾害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七
一私自販賣硫黃五十斤硝磺一百斤以上者問罪硝黃入官賣與外夷及邊海賊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俱發邊衛充軍若合成火藥賣與鹽徒者亦問發邊衛充軍兩隣知而不舉各治以罪

一凡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進貢夷人圖利者比依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斬為從者問發邊衛充軍 已上係問刑條例

一凡沿海軍民私往倭國貿易將中國違制犯禁之物餽獻倭王及頭目人等為首者比照謀叛已行律斬仍梟首為從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

一凡姦民希圖重利夥同私造海船將綉絹等項貨物擅自下海船頭上假冒勢宦牌額前往倭國貿易

者哨守巡獲船貨盡行入官爲首者用一百斤枷枷
號二箇月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爲從者枷號一箇
月俱發邊衛充軍其造船工匠枷號一箇月所得工
錢坐贓論罪

一凡豪勢之家出本辦貨附奸民下海身雖不行坐
家分利者亦發邊衛充軍貨盡入官

一凡歇家窩頓奸商貨物裝運下海者比照竊盜至
問罪仍枷號二箇月隣里知情與牙埠通同不行舉
首各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一凡關津港口巡哨官兵不行盤詰縱放奸民通販

倭國者各以受財枉法從重究治

一凡福建浙江海船裝運貨物往來俱着沙埕地方
更換如有違者船貨盡行入官比照越渡沿邊關塞
律問罪其普陀進香人船俱要在本籍告引照身開
津驗明方許放行違者以私渡關津論巡哨官兵不
嚴行盤詰者各與同罪已上係刑部議覆新例萬曆
四十年六月題准

考察

一考察官捕查得寧紹二區水陸各營哨官捕盜者
民隊什長爲兵軍領袖必須誠實精壯者充之庶克
有濟該副使劉訪得各役因循積弊踵襲利規中

間守法者固不盡無其虛兵冒支暗糧侵盜放債賭
博扣剋賣閑恃倚束兵指一科十種種奸弊不可勝
言以致老弱瘋病之人互相蒙蔽坐食廩糧就經行
據各總呈解前來逐名點閱考察除事犯稍輕者量
行責成姑准留用令其省改有顯過者重責與老弱
疾病者一體革退另換其過惡多端者發府究問以
後每年防過大小二汛畢日一體送考通行備由於
萬曆元年十一月內呈奉督撫軍門方巡按御史
蕭批准著爲定規每年防過二汛一體取考向在
遵行

一考察官捕查得沿海各區水陸官目每年於防汛
畢日聽海道鎮叅會同考察賞罰以昭勸懲續於萬
曆十五年爲酌考察以便訓練事奉督撫部院溫
憲牌自後俱三年大汛畢通行考察近又奉明文每
汛期軍門撫臨行取官目賢否文冊考覈至汛畢日
聽候詳示分別去留并應戒應擊等項遵行在卷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浙江督撫軍門高爲軍務事
照得大汛既畢往年例將各官役彙行考察分別汰
革戒飭本院看得兩汛畢日有年終舉刺賢否已經
確訪不數月而課殿隨之不但人人自危無久圖無

固志而多視亦能亂明多訪適以亂聽是事一事不若省一事之相安也合行遵照并申飭解仰該道移行兩將官曉諭各總哨等官精勇隊什等役使知本院體恤至意素著賢能者務要愈加激勵一乃心力以期有功即偶有微疵小過者務宜猛然省改克蓋前愆以圖後効免行一番訪察儻有過蹟顯著或違禁需索指官科斂為營伍蠹及疲弱老疾掛名充數佔役冒餉罔裨行伍者該道時常體訪據實不時揭報以憑究革又未可以姑息養奸儻不肖者或恃法疎而肆志本院別有所聞定從重處斷不假借俱

海防纂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

輯祭禱說

王鳴鶴曰禮制有五軍居其一蓋上而社稷下而生靈安危存亡實係焉斯其所關於國家至重也故禡牙之禮始于王制歷代以還凡有軍興莫之敢廢非為禱祀非為誦神為社稷生靈重厥典爾前代舉行未暇悉考恭親我 二祖開基定鼎之後大蘇神旗歲時有祭載在 會典國憲昭然及虎鈴武經所載祝告之詞類各不同俱有成式乃備輯茲篇以便仗鉞專征者遵行毋忽云且易有之聖人以神道設教

夫幽顯殊途而感孚則一耿恭拜井而井涌孔明祭風而風應卒以解城中之圍奏江上之捷非特感格乎神明而亦以鼓舞乎眾志機則然也司寄者其尚審之哉

出軍誓眾文

有虞氏誠于國夏后氏誓于軍商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之誓曰惟天至仁亨毒萬物其有逆於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幽游息六氣其有淫於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明順郵九服其有悖於教化者興師以察之此其同條而共貫者也是知君天下者揮長戈以賓不臣未為不善也滌穢滓以廣王化未為不嘉也今孽虜不庭亂常及德吾為天子恭行天討誓剪大憝決垂元功既出凶門已即敵境咨爾眾士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贖為邦之羞爾其勉之爾其勉之

軍祭

咸平四年詔禮官詳定禡于所征地之禮付北回總管其禮除地為壇以祠黃帝軒轅氏用羊豕代太牢都總管為初獻餘用舊儀其牙神蘇神兵以一少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其幣牙以白蠶以皂用剛日以漆器當饗祠之於壇
 統以青繩覆以幄幕置軍牙大蠶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款其儀以
 一豕祠官皆戎服清齋一宿舊法兼祭風師祭雨師
 祭馬師其薦獻亦用牲牢酒脯香幣如上儀惟風師
 磔犬以爲牲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將師具官稱
 姓名其以某物之奠致祭于其神凶黨首難干紀亂
 常毒派生民罪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
 敵惟神是助尚饗一說祭昆沙明天王有神貌則就泉漫楊枝乳粥其祠無祠則望北爲位設香燈須
祭禮放城外之三路封土爲山形蒲較芻棘栢爲神主祭儀牲幣皆准上海防纂要卷之十一祭畢以車轆
 之而過謂之犯較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
 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醫藥類

凡行兵出遠方爲風雨所侵頃刻發寒發熱頭痛拘
 攣再診其左手人迎脈大如氣口此係外感無疑須
 用後方二三劑以表其風邪必使汗出如雨直至脚
 上有汗次日熱退身凉切不可喫飲食不則再服二
 三貼即愈

發表方

防風二錢 去蘆 曼京子二錢 研 撫芎三錢 荆芥二錢

乾葛二錢 明天麻三錢 升麻五錢 知母二錢
 薄荷二錢 甘草一錢 半夏二錢
 分三貼每貼姜三片葱頭三箇水二鍾煎八分食
 遠熱服查再煎

治瘧疾初發服此方四五日即愈

紫蘇四錢 青皮三錢 蒼朮四錢 半夏四錢
 乾葛五錢 香附子三錢 川芎四錢 陳皮三錢
 分五貼每貼姜三片葱頭三箇水二鍾煎八分食
 遠熱服忌魚腥生冷等物

治痢疾初發方

柴胡二錢 去蘆 枳殼二錢 白芍藥二錢 木通二錢
 車前子二錢 黃芩二錢 川黃連二錢 甘草一錢
 陳枳壳二錢 炒 分三貼每貼姜三片燈心十根水
 二鍾煎八分食遠溫服忌油膩生冷等物

此方遇痢疾初發之時服此數貼以分利水穀輕者
 即愈必須以積滯俱止乃可或服此更重乃是暑溼
 非此藥所能愈宜服後方

川黃連五錢 去毛 川大黃八錢 白芍藥七錢 朴硝四錢
 分三貼姜三片水二鍾煎八分通口服服此三貼
 以大便瀉去積滯爲度不拘紅白積俱是熱毒並

以此藥治之無疑

服前方分利并瀉藥久不盡愈者宜服此方三四貼以調胃養血為主無不大効

川黃連三錢 白芍藥三錢 川當歸二錢五分 白朮三錢

人參三錢 木通二錢五分 陳枳壳二錢五分

甘草五分 車前子三錢 分四貼每貼姜三片燈

心十根水煎溫服已上係建德唐鑑定方

疫氣諸病捷說

古者行軍必急醫藥蓋結管必依山川每犯山嵐海氣兼之霜雪風雨奔走罷勞沍寒酷暑野屯露宿眾

人氣穢交蒸疫病易起不服水土霍亂虐痢愴悻有病不暇安卧調理必須預備藥餌藥雖數種醫者須

擇隨營聽用審証診脉變通加減引而長之可以應

變無窮用之有法投一七則起一人十七則痊十人

是亦臨戎不可缺者也

治法

疫病初起一二日頭疼身熱骨節疼用芎蘇散發散

而愈若兼有飲食停滯嘔吐等症用藿香正氣散

芎蘇散 治疫病頭疼身熱骨節痛傷風等症

川芎十兩 紫蘇一斤 陳皮十兩 茯苓十兩 甘草十兩

乾葛二十兩 半夏十兩 柴胡二十兩 枳殼十兩 桔梗十兩

香附十兩 冬加麻黃白芷各八兩 共為末每

用兩許一七姜葱湯送下衣覆取汗

藿香正氣散 治四時不正之氣寒疫時氣山嵐瘴

氣雨濕蒸氣或中寒腹痛吐利中暑冒風吐瀉中

濕身重不伏水土飲食停滯嘔吐無汗等症

藿香二兩 蒼朮一斤 厚朴一斤 陳皮一斤 半夏一斤

茯苓一斤 白芷一斤 桔梗一斤 紫蘇一斤 甘草十兩

大伏皮一斤 共為末每用一兩七姜湯下

霍亂 暑月霍亂益元散涼水調灌 冬月炒鹽湯

灌之 因食霍亂藿香正氣散主之 中寒霍亂

吳茱萸鹽炒 煎服再用茱萸煎熨臍下

益元散

滑石六兩 甘草一兩 共為細末

萬疾解毒丹

山茨菇去皮洗焙二兩 文蛤一名五倍子槌破洗

千金子去壳揀色白者紙包 紅牙大戟一名紫大

錢兩五 麝香三錢 研

右製法宜端午七夕重陽或天月德黃道上吉日

修合量藥多寡預期數目前主人及醫者俱齋戒

沐浴於靜室焚香將前五味各為極細末重羅兩遍依方用糯米濃飲調和干木臼內杵千下極光潤為度每錠重一錢每服一錠病勢重者連服通利一兩行用溫粥補任治一切飲食藥毒蠱脹瘴氣惡菌河豚死牛馬駝羸等諸毒並用凉水磨服南方蠱毒瘴癘傷人纔覺意思不快即磨服一錠或吐或利隨手便愈癰疽發背對口天蛇頭無名疥瘡楊梅等一切惡瘡諸風隱疹赤腫未破及痔瘡並用無灰淡酒磨服及用凉水調塗瘡上日夜各數次覺痒立効已上俱登壇必究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兵瘴

凡屯兵聚眾停住多時氣息相蒸遂成疾病往往死者十有百數此名兵瘴用之常藥更不能治余別得法并治藥方萬不一失

治瘴方

用觸襪三枚當處燒之令軍卒聞其臭氣入鼻其瘴自退

又方

取骷髏燒灰細研用冷水調服一錢即愈

又方

取觸襪共青布等分燒烟薰鼻中待惡水滴盡即愈

疫瘴不染方

凡欲入病人家先以水磨雄黃塗兩鼻孔雖與病者同牀亦不傳染如倉卒間無雄黃觀病人出後即以紙條嚏去鼻中毒氣亦不害

治時氣病方

取頭髮燒灰存性共猪脂和服二錢即愈凡燒灰存性須去不淨頭髮

療渾身腫方

取馬糞蒸令微熱覆於身上即痊

又方

用鹽於腫身塗之

治中刀鎗血出不止

剪牛馬毛燒灰存性敷之立止

軍中倉卒無藥其餘藥物術數蓋非軍中急得此乃兵家之妙術也已上俱神機制敵

折傷金瘡說

夫折傷者謂為物所傷於身體或犯刀斧或墜墮險地或為撲跌傷筋挫骨損皮破肉遂致傷生有死血

出不止者有瘀血停積於臟腑結而不散者治之不早則有入腹攻心之患不可勝言凡遇前症當視所傷輕重如皮未破而內損者必有瘀血停積先宜逐去瘀血然後和血止痛若肌肉裂破流血過多者宜調氣養血兼補脾胃為主大抵失血之脈沉細者止實大者死初傷之時切不可飲冷水亦不可食熱物蓋血得寒則凝滯得熱則妄行至于所忌暴怒勞力過飲房勞悉皆慎之一不慎則未有不死者矣

寸金丹

天花粉 三兩

姜黃 一兩

赤芍 二兩

白芷 一兩

海防藥

卷之十一

二十八

白芷 一兩

石為末此一方治金瘡重者筋斷脈絕血盡人亡須用繩索及絹帶扎處血路然後用此藥以茶清調敷用軟絹縛之其血立止其腫頻消若金瘡着水番花者可用薤汁調敷瘡口兩傍以火微炙之或用稻稈烟薰之瘡口水出即愈

百草丹 治金瘡

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葉日午時細切確擣令極爛仍先煉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選大實樹三兩株鑿十竅令可受藥然實于竅中緊閉

之畢用麻油搗石灰密泥不令泄氣更以桑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曝令極乾更搗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損血出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即瘡矣不腫不膿不臭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敷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

治金瘡并木石傷損

用好陳石灰六兩研碎篩過錦紋大黃一兩切塊同石灰鍋中炒過紫色為度去大黃再篩過敷傷處立効

海防藥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止痛生肌散 治刀斧傷出血不止

乳香 沒藥

兒茶 桑皮 炒

龍骨 水飛

石

膏 蝦水飛

黃丹 水飛

真三七

各等分為末

當歸導滯湯 治重物壓傷或高處墜下或吐血不能禁止或刀箭所傷瘀血在內胸腹脹滿喘促氣短

當歸 大黃 各二兩

共為末每服二錢不拘時童

便和酒調服

弓歸湯 治去血過多昏暈等症

川芎五錢 當歸一兩

共為片水煎臨服入童

便酒各一大盃熱下

又方 治金瘡折傷不問輕重以童便一碗入酒半一碗煎沸溫服以防惡血攻心之患不飲只用童便

金瘡藥 用馬齒莧韭菜根連須葱陳石灰共調搗

為餅子陰乾為末乾摻其血即止

又方 用白馬糞不拘多少曬乾為末凡遇刀斧所

傷乾摻其血即止

葱搭法 治撲損傷腫痛

用葱頭切爛炒焦搗搭患處冷則再易止疼消腫

散瘀

治殺傷不透腹者

用乳香沒藥各一錢研爛以小便半盞好酒半盞

同藥通口服然後用花蓋石散或烏賊魚骨或龍

骨為末傅瘡口上立止

治金瘡內爛生蛆者

右以皂礬飛過為末乾摻其蛆即死

治金傷肚腹腸出者

右以避風處用麻油潤手安腸入內以桑皮作線

縫之更以熱雞血塗上一夜次用止痛生肌散或

花蓋散敷貼仍用磁石三兩燒紅醋淬七次搗碎

研如粉滑石三兩鐵精三兩右為細末研勻每服

一錢七分溫酒調下日進三兩服

治藥毒箭頭在身不出

雄黃細研一分 粉霜細研半兩 蜣螂四兩研末生

巴豆三粒去皮壳別研如泥生用 右同研勻以銅筋頭取乳

汁塗點瘡上頻頻用之次日瘡熟箭頭自出

又方 治毒箭所中

右搗藍葉汁一升飲之渣傅瘡上若無藍取青布

漬絞汁服之并淋瘡中鏃不出搗鼠肝塗之鼠腦

亦得用之即出

治箭頭不出方

蜣螂自死者十箇 土狗子三箇婦人髮灰少 右將蜣螂

去殼取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塗中箭處如

膏塗後內微痒即以兩手感之其箭頭自出

治骨中箭頭方

雄黃一分 蜣螂一分 石灰末一分 牛糞火燒令赤

威靈仙一分 朝桂鼠一枚去頭取血 右為末入鼠血并煉

蜜丸如黃米大納瘡口中其箭頭自出

又方 治骨中箭頭

巴豆一枚 膩粉一分 砒霜許少 磁石半兩 煨蝦蟆一枚
右為末以雞子清和丸如菘豆大用生男子乳汁
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常痒痒癢不
可忍其鏃自出多年者兩上當年者一上鏃即出

破傷風論

破傷風者先有破傷風邪襲入瘡口其症大似傷寒
而瘡口驟結白痂是其驗也或發熱或寒熱間作甚
則口噤目邪身體強直如角弓反張之狀死在旦夕
矣法當同傷寒處治因其有在表在裏半表半裏三
者之不同故不離乎汗下和三法也是故在表者汗
之在裏者下之在半表半裏之間者宜和解之又不可
過其法也

羌活防風湯 治破傷風邪初傷在表

羌活 防風 川芎 藁本 當歸 白芍 甘草
各四兩 細辛 地榆 各二兩 右咬咀每服各

一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溫服不拘時量緊慢
加減用之熱加黃芩二兩大便秘加大黃一兩緩
緩利過

奪命散 治破傷風如角弓反張牙關緊急

天麻 白芷 川芎去皮各 早烏 雄黃各一錢

右為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九溫酒送下
定風散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

天南星 防風 石為細末破傷以藥敷瘡口然
後以溫酒調一錢服如牙關緊急角弓反張用藥
二錢童便調下

行軍烟火所傷

凡遇烟火所傷切不可用冷水冷物熱得冷氣則却
擊搏爛人筋骨慎之慎之 一方用麻油浸黃蜀葵
花付上 一方用爛黃柑汁塗之 一方用多年白
螺螄殼火煨為末瘡破乾摻不破清油調敷 一方
用側柏葉搗爛付上 一方用寒水石大黃黃柏各
等分為末蜜調敷之

冬月手足皸裂

凡士卒冬月涉水一切風雪凌凍所苦手足面目皸
瘃血出一方用清油半兩以慢火煎沸入黃蠟一塊
同煎候溶入官粉五倍子末少許熬令稠紫色為度
先以熱湯洗火上烘乾即用藥敷上以薄紙貼之
一方用瀝青一兩黃臘一兩共熬攪勻瓦礫盛貯先
以熱湯洗令皮軟拭乾將藥用慢火略烘溶付之
一方用茄子根濃煎湯洗過以黃丹為末猪油調付

救五絕死

一救溺水死者用皂角為末綿裹塞糞門放大發卧
着脚後發墊起一二磚用鹽擦鼻中待水自流出切
不可倒提出水但心下溫皆可救 一方急解衣帶
艾炙臍中令二人以蘆管吹其耳中即活

一救木石壓死并從高跌死氣絕不能言者取藥不
便急擘開口以熱小便灌之 一方豆豉一大盞水
兩碗煎三沸去渣服

一救夏月途中熱死者不可用冷水灌沃及以冷物
逼外得冷即死宜移置陰處急取路上熱土於死人

臍上作窩多令人尿溺於臍中又取路上熱土并大

蒜同研爛水調去粗灌下

三十四

一救冬月凍死及落水中凍死微有氣者脫去濕衣
解生人熱衣包之用大米炒熱熨心上或炒竈灰令

熱以囊盛熨心上冷則緩之令煖氣通溫以熱酒或
姜湯或粥飲少許灌之即活

一救中百毒急死用甘草同黑豆煎湯灌之 一方
以麻油灌之 一方以芫荽根搗為汁半盞和酒服
之已上俱登壇必究

海防纂要卷之十一

海防纂要卷之十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選日門

逐月吉日定局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七

天德 丁申壬辛亥甲癸寅丙乙巳庚

月德 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

天德合 壬巳丁丙寅巳戊亥辛庚申乙

月德合 辛巳丁乙辛巳丁乙辛巳丁乙

月空 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三

月恩 丙丁庚巳戊辛壬癸庚乙甲辛

天喜 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生氣時陽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要安 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未丑

普護 申寅酉卯辰戌巳亥午子未丑

驛馬 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

六合 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

天赦 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

天馬 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辰

福生 酉卯戌辰亥巳子午未寅申

活曜	巳戌未子酉寅亥辰丑午卯申
王日	寅寅寅巳巳巳申申申亥亥亥
相日	巳巳巳申申申亥亥亥寅寅寅
逐月直日凶神總局	
天賊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月十一
地賊	辰酉寅未子巳戌卯申丑午亥
荒蕪	子子亥戌酉午午午巳辰卯子
大敗六不成	巳酉丑申子辰亥卯未寅午戌
受死	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亥卯未
咸池	戌辰亥巳子午丑未寅申卯酉
蚩尤	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
往亡	寅辰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子
正四廢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
傍四廢	春庚申夏壬子秋甲寅冬丙午 春辛酉夏癸亥秋乙卯冬丁巳 春癸酉夏癸亥秋甲寅冬丙午
天罡勾絞	巳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
河魁勾絞	亥午丑申卯戌巳子未寅酉辰
天地爭雄	巳亥卯子未丑申寅酉卯戌辰 午子未丑申寅酉卯戌辰巳
招搖	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
八風	春巳酉夏甲辰秋丁未冬甲寅

蛟龍	未申戌申戌丑辰未辰申子巳
龍會	未戌亥亥丑戌丑卯丑未戌卯
滅沒	朔角弦虛望元晦婁盈牛虛鬼
九坎	辰丑戌未卯子酉午寅亥申巳
月厭	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
罪刑	丑丑丑辰辰未未未戌戌戌
行船類	
行帆宜黃道天恩月恩月財天月德二德合要安定	
成日壬寅癸卯日合海角經星宿	
宜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丁丑戊寅壬午乙酉辛	
卯癸巳甲午乙未庚子辛丑壬寅辛亥丙辰戊午巳	
未辛酉滿成開日	
忌建破勾絞天賊地賊受死荒蕪正四廢白浪張宿	
觸水龍咸池蛟龍四激招搖殃敗八風危日江河離	
子胥死日河伯死日龍神行日風波日水隔日九坎	
九土鬼轉殺日大惡時	
下海行船日同更宜天祐天恩普護活曜復日	
祭水神宜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庚子辛酉開日	
河伯風波日	
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河伯日	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風波日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水痕日	忌行船 大月初一 初七 十一 十七
二十三	三十日
小月	初三 初七 十二 二十六日
月建為白浪日	時建為大惡時
子胥死壬辰日	河伯死庚辰日
觸水龍	丙子 癸未 癸丑日
張宿	丙子 癸未 戊戌 癸丑 乙卯日
海角經	氐 尾 箕 斗 危 壁 婁 胃
昴 畢 張 星	軫 十三宿大吉
室 牛 房 參 井	五宿半吉
許真君傳授龍神行日不可行船主風	
正月	初三 初八 十一 廿五 月盡 龍會
二月	初三 初九 十二 月盡 龍神朝 上帝
三月	初三 初七 廿七 龍神朝 上帝
四月	初八 十二 十七 十九 龍會太白
五月	初五 十一 廿九 天帝龍王朝 玉皇
六月	初九 廿七 地神龍朝 玉皇
七月	初七 初九 十五 廿七 神殺交會

八月	初三 初八 廿七 龍神大會
九月	十一 十五 十九 龍神朝 玉皇
十月	初八 十五 廿七 東府若朝 玉皇
俗忌七九日不行船若先日轉移船頭亦無忌	
出兵類	
演武宜天月二德兵福兵寶兵吉黃道成開日	
比試宜黃道上官天祐恩勝成勳普護福生天馬驛	
馬日 前二條俱忌六不成十惡無祿大敗日	
班師宜平定成收開旺日及黃道成勳恩勝嬰安守	
成天祐天恩天月二德日	
攻取城寨宜巳亥丙寅巳巳甲子甲戌乙未庚戌乙	
亥巳丑兵寶兵吉除執日 前三條俱忌伐日八專	
猖鬼敗亡五不歸八絕十惡大敗危日及往亡日	
避兵宜黑道大小空亡四廢月虛月空天祐普護活	
曜生氣要安閑收平定日 忌受死罪刑罪至天地	
殃敗天羅地網伐日	
議和宜黃道天祐天成天月德及合貴人吉人天恩	
月恩天赦天喜天合五合成除日 忌咸池赤口天	
災天殃天地爭雄十惡大敗日	
捕盜獲逃亡宜乙丑甲戌壬午戊子庚寅辛卯癸巳	

乙未丙申丁酉巳亥甲申收執日 忌每月十五滅
沒歸忌受死天賊咸池九空空亡財離歲空魁罡勾
絞月厭亡羸往亡五鬼陰陽錯伏斷九醜五不歸離
窠人民離四絕四離赤口日

出兵征討宜天恩天月德黃道兵寶兵吉恩勝成勳
普護福生驛馬二德合成開于剋支日斗建唐符並
宜用之

宜辛丑丙寅庚子丁卯庚戌丁酉甲午乙丑丁丑日
忌蚩尤天地爭雄凶敗殃敗滅沒受死離絕荒蕪太
歲月建伐日八專猖鬼敗亡五不歸八絕十惡大敗

危日往亡日兵禁日孤虛方九醜日

八專日 丁未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癸亥

絕日 庚辰 辛巳 丙戌 丁亥 庚戌

辛亥 丙辰 丁巳

猖鬼敗亡日 丁卯 戊辰 壬申 戊申

庚申 戊寅 辛巳 戊戌 庚戌 壬戌

戊子 巳丑 辛丑 戊午 巳亥 辛亥

六甲孤虛凶方 六甲六巳日孤申酉虛寅卯六乙

六庚日孤午未虛子丑六丙六辛日孤辰巳虛戌

亥六丁六壬日孤寅卯虛申酉六戊六癸日孤子
丑虛午未

兵禁日 正七月 寅 二八月 子 三九月 戌

四十月 申 五十一月 午 六十二月 辰

千剋支日 宜捕人 支剋干日 宜捕捉

出兵吉日時 季月 春 夏 秋 冬

干旺 戊巳 甲乙 丙丁 庚辛 壬癸

干相 庚辛 丙丁 戊巳 壬癸 甲乙

支旺 辰戌 寅卯 巳午 申酉 亥子

支相 申酉 巳午 辰戌 亥子 寅卯

右出兵征討出行據其日值敗絕不旺不相之日
宜用旺相時如敗絕日得旺相時亦吉如旺相日
得旺相時尤吉若與黃道時同併行其日黃道方
則不避孤虛凶方 旺相時者如丙寅日丙子屬
火取巳丙黃道支干時用吉餘倣此

秘云出兵以當旬神符掛於竿上以指敵人則敵人
自服經曰縱陣莫當吾符魂魄飛而散失若能以此
用兵是為師出以律

十惡大敗日 甲巳年三月戊戌 七月癸亥 十
月丙申 十一月丁亥 乙庚年四月壬申 九

月乙巳 丙辛年三月辛巳 九月庚辰 十月
 甲辰 戊癸年六月巳丑 丁壬年無
 太歲及本命生人合忌十惡大敗日
 庚戌生年忌甲辰日 辛亥生年忌乙巳日
 壬寅生年忌丙申日 癸巳生年忌丁亥日
 甲辰生年忌戊戌日 乙未生年忌己丑日
 甲戌生年忌庚辰日 乙亥生年忌辛巳日
 丙寅生年忌壬申日 丁巳生年忌癸亥日
 本命則年年忌之太歲則止此一年忌此一位
 天賊日 孟滿仲破季逢開 此日賊從天上來
 海防纂要 卷之二十三
 地賊日 地賊星辰不是由 正七逢開二八收
 三九逢危四十執 五十一月向平求 六十二
 月逢開位 犯着斯辰有賊偷
 天地凶敗日 寅七申八日不用 廿一兩月共
 卯八十九日非良 酉二十八防 季春初一與
 十二 戌三十六忌 麥秋初九廿五凶 亥一
 十四同 午月望日并廿五 十四十五子 未
 朔猶連二十期 丑九廿五逢
 離窠日 丁卯戊辰巳巳歌 壬申戊寅辛巳過
 壬午戊子巳丑是 戊戌巳亥辛丑多 戊申辛

亥戌午日 壬戌癸亥總離窠
 九醜日 巳卯壬午乙酉是 戊子辛卯巳酉地
 壬子戊午辛酉朝 九醜上官婚娶忌
 九土鬼日 乙酉癸巳甲午日 辛丑壬寅巳酉同
 庚戌丁巳并戊午 九日有始患無終
 逐月大小空亡赤口捷訣
 初一每從月建首 周數掌支皆順走 數到木
 局為空亡 數到辰戌為赤口 亥卯未支三箇
 空 先到大空後到小 經商店肆宜當避 他
 事吉多俱免忌
 海防纂要 卷之二十三
 五不歸日 巳卯辛巳丙戌期 壬辰丙申巳酉隨
 辛亥壬子丙辰日 庚申辛酉五不歸
 大敗六不成日 四孟建日四季破 二馬五鷄八
 鼠臨 十一瞻官玉兔走 大敗原同六不成
 四窮日 春乙夏丁為四窮 秋辛冬癸亥支同
 荒蕪九苦八窮 孟平仲破季逢收 最毒子寅巳
 戌同 止有埋壆不須忌 其餘百事盡皆凶
 四離 四絕 立春立夏立秋冬 先日名為四絕
 踪 更有二分并二至 節前一日四離凶
 月虛月殺 寅午戌月看牽牛 亥卯未見犬兒頭

申子辰隨羊伏草 巳酉丑月看龍遊

八絕日 八絕庚辰日 辛巳及丙戌 丁亥庚戌

同 辛亥丙辰出 更有丁巳凶 行兵真不吉

天地殃敗日 正月每自卯官起 逆從寅丑子亥

去 一月一支額定然 周回臘月辰支上

六壬赤口空亡起例

正七初一起留連 二八却從速喜先 三九月

初遊赤口 四十之月小吉傳 五十一月空亡

上 六十二月大安前 大安 留連 速喜

赤口 小吉 空亡

海防纂要 卷之三十一 伏斷 子虛丑斗寅嫌室 卯女辰箕巳房凶 午

角未張申怕鬼 酉背戌胃亥壁同

七殺星日 雖遇吉神亦不可用

角亢奎婁鬼牛星 出軍便是不回兵 行船定

被遭風起 為官未滿亦遭刑 起造婚姻逢此

日 不過週年見哭聲 世人若是避七殺 官

商士庶盡豐榮

楊救貧先生忌用事日

正月 十三 二月 十一 三月 初九 四月 初七

五月 初五 六月 初二 七月 初九 八月 廿七

九月 廿五 十月 廿三 十一月 二十 十二月 十九

八門三奇日方起例定局

甲戌壬子起坎 丁辛乙卯坤方 庚甲戌午震

宮遊 癸丁辛酉巽畔 丙庚鼠行乾位 巳癸

兔走西方 丙壬騎馬到良 乙巳鷄飛離面

八門吉凶

甲子乙丑丙寅 戊子巳丑庚寅 壬子癸丑甲寅 坎艮震巽離坤兌乾

丁卯辰巳 乙卯丙辰丁巳 辛卯壬辰癸巳 坤兌乾艮震巽離

庚午辛未壬申 戊午巳未庚申 甲午乙未丙申 震巽離坤兌乾艮

癸酉甲戌乙亥 辛酉壬戌癸亥 丁酉戊戌巳亥 巽離坤兌乾艮震

海防纂要 卷之三十一 丙子丑戌寅 庚子辛丑壬寅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巳卯庚辰辛巳 癸卯甲辰乙巳 兌乾坎艮震巽離坤

壬午癸未甲申 丙午丁未戊申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乙酉丙戌丁亥 巳酉庚戌辛亥 離坤兌乾坎艮震巽

八門總論

休門 主仕宦高遷求財得利百事大吉

生門 主出行見貴得財出軍行師大勝萬事大

吉

傷門 主六十里內得見血光兵陣相傷宜求魚

捕獵吉

杜門	主遠出必憂求謀不遂出軍大敗凶
景門	主出外逢盜求財不遂出軍大敗凶
死門	主出外遇疾病防失財物出軍行師大敗凶
驚門	主求財不遂防有血光之災定見驚恐大凶
開門	主求財見貴見官陳詞得理萬事大利
又時上小八門出行吉凶詩斷	
欲求利市往生方	漁獵須知死路強 若要遠
行開戶吉	休門最好見君王 杜門有難宜避
避	捕捉逢驚最得方 索債要從傷路去 思
量酒食景門香	<small>已上俱雁仙用後經及曆書通選</small>
歲月吉凶	
太歲者一年之主月將者一月之神其次歲殺其次	
月刑其次日刑又其次月殺日殺用兵臨敵不可向	
之向者必凶	
五將所在	
正五九月在東方	二六十月在南方
三七十一月在西方	四八十二月在北方
遁甲經云凡戰鬪背陽德向陰刑則勝	

立春後四十五日陽德在辰陰刑在戌宜西北戰勝	
春分後四十五日陽德在午陰刑在子宜北戰勝	
立夏後四十五日陽德在未陰刑在丑宜東北戰勝	
夏至後四十五日陽德在酉陰刑在卯宜東戰勝	
立秋後四十五日陽德在戌陰刑在辰宜東南戰勝	
秋分後四十五日陽德在子陰刑在午宜南戰勝	
立冬後四十五日陽德在丑陰刑在未宜西南戰勝	
冬至後四十五日陽德在卯陰刑在酉宜西戰勝	
玄女大敗日不可用	
春寅午戌 夏巳酉丑 秋申子辰 冬亥卯未	
海防纂要	
白虎頭日出軍敵人自伏	
每月初一初八十八二十六是也	
四離日不宜出軍	
冬至後一日寒離	夏至後一日暖離
春分後一日土離	秋分後一日木離
用兵須看天兵所在不宜出軍	
甲巳日寅方	乙庚日戌方
丁壬日午方	戊癸日辰方
丙辛日申方	
八龍七鳥九虎六蛇日不宜出軍	
春甲子己亥日爲八龍夏丙子丁亥日爲七鳥秋庚	

子辛亥日為九虎壬子癸亥日為六蛇
武侯曰出軍舉眾宜向月煞吉利月煞正月起卯順
行十二辰

戰雄方

凡鬪敵背戰雄方擊雌方則勝 春寅方寅日

夏巳方巳日 秋申方申日 冬亥方亥日

戰雌方

春申方申日 夏亥方亥日 秋寅方寅日

冬巳方巳日

五帝所在日不宜向之出軍向之必敗

春東方 夏南方 秋西方 冬北方

四耗日不可攻戰

春壬子 夏乙卯 秋戊午 冬辛酉

四窮日不宜出軍

春乙亥 夏丁亥 秋辛亥 冬癸亥

天敗日不宜攻戰

春辛酉 夏庚子 秋巳卯 冬戊午

四墓日不宜出軍

春乙未 夏丙戌 秋辛丑 冬壬辰

章光日不宜出軍

四孟月乙丑日 四仲月丙寅日 四季月甲子日

占驗門

出軍占候

東方朔云五音姓出軍先觀雲色候好即行候惡即
止

官姓出軍見黑雲大勝赤雲小勝青雲大凶諸雲自

如 商姓出軍見青雲大勝黃雲小勝赤雲大凶諸雲自

如 角姓出軍見黃雲大勝黑雲小勝白雲大凶諸雲自

如 徵姓出軍見白雲大勝青雲小勝黑雲大凶諸雲自

如 羽姓出軍見赤雲大勝白雲小勝黃雲大凶諸雲自

如 安營選地

凡安營必須擇勝地左草右澤有山有水山者形勢
之山水者長流之水須避汚下沮洳預防暴雨地有
不可居者列之於後

勿居天獄 下中高者 勿居地獄 高中下低

勿居天獄 下中高者 勿居地獄 高中下低

勿居天竈	<small>大谷之口</small>	勿居龍頭	<small>大山之端</small>
勿居天社	<small>高中高者</small>	勿居地社	<small>下中下者</small>
勿居空器	<small>荒城破邑</small>	勿居宿屍	<small>丘墓之處</small>
勿居天柱	<small>蓋岬巖林</small>	勿居洞泉	<small>新澤之處</small>
勿居天羅	<small>高中最高</small>	勿居天隙	<small>地下之處</small>
勿居飛鋒	<small>戊酉地與滅 踪無草木處</small>	勿居天窖	<small>會藏五穀坑穴</small>
勿居蒿社	<small>會立神佛之處</small>	勿居天鎖	<small>地圓窪處</small>

避此然後安營隨分多少切須方正小則六十步其次六百步其次六里建十二時辰位一辰立一旗

六甲為青龍大將居之 六乙為蓬星鼓角居之

六丙為明堂士卒居之 六丁為太陰伏兵居之

六戊為天門軍門居之 六巳為地戶小將居之

六庚為天獄斬決居之 六辛為陰中判斷居之

六壬為天倉糧蓄居之 六癸為華蓋兵器甲仗居之

下營六甲旬使用名曰六甲營

大將軍居子 擊鼓居丑 士卒居寅 伏兵居卯 軍門居辰 小甲居巳 斬決居午 判斷居未 糧蓄居申 軍甲器仗居酉戌亥

甲戌甲申甲寅旬依前後旬
首大將軍以下依次列位

臨敵占候

夫欲兵先定主客平安之時先動者為主後動者為客陳兵原野先動為客後動為主以高旗為客低旗為主先聲音為客後聲音為主行者為客坐者為主凡兩軍相向以雲為龍以風為虎風雲交則戰不交則不戰龍從東來虎從西來龍勢寬緩客先進虎勢速急主先進大勝

夫占候之法晝則占日夜則占星星者斗也以日為主以雲為客敵在東日出之後敵在南日中之後敵在西日入之後敵在北夜半之後雲起處攻之

甲乙所向有白雲不可攻 丙丁所向有黑雲不可攻 戊巳所向有青雲不可攻 庚辛所向有赤雲不可攻 壬癸所向有黃雲不可攻

五行用陳剋法

敵陣直木吾陳方金 敵陳方金吾陳銳火

敵陣銳火吾陳曲水 敵陳曲水吾陳圓土

敵陣圓土吾陳直木

用兵背生氣擊死氣

生氣者王月居于順行十二辰對冲即死氣二月丑三月寅對宮即死氣

安營卜地

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羣隊千萬挾帶高岡前銜印綬
後有回翔

山如飛龍拔曳遠近或驚或懼乍橫乍縱臺閣池澗
舞鶴連鴻

山如狗母縮頭拳尾就腹乳兒頂連山首

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羣隊千萬敵諸數人

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岡前坵隱馬藏車
乍附山丘

海防集要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山如伏鱉四方無缺潰泉東流元陽不歇三門竝起
一戶從缺

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映軍茫茫前躍後起
宛若雞籠乘馬俯仰八卦皆通

山如蟠龍玉樓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

山如舞鶴翅翼開托胸臆寬平尾盤

右十三之形皆隨其陽吉此乃兵家之秘術
草木不生不可居鳥獸不集不可居古竈墳墓不可
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無頭不可居玄武折足不
可居白虎銜屍不可居青龍悲泣不可居雖有居之

主將死兵覆兩高名地獄中高名地柱古戰場營墓

右凶地十三處不宜安營

占軍災祥

營地

凡災者軍營地忽有血赤者王敵來攻營急移不移
凶

營中忽生草木者宜速移

營中地忽有鼠蟻蟻者王下謀上

營中地忽生蚯蚓者王士卒思歸

營中地忽生蟻繚亂者王大戰先舉者勝

營中牙旗忽摧折者王大戰

營中地忽生蜂蠅者急宜移不移王將軍敗

營中地忽生龜鱉者王軍不利大凶宜急移

營中鼓忽鳴王軍敗

營中地忽生毛王敵至宜急移

營中地忽出土錢王士卒謀叛

營中忽生草行如陳者王十日內大戰

營中地忽坼裂者宜速移不移軍敗死

營中地忽陷者王將軍死

營中地忽震動王大戰不出十日軍潰謀叛
已上俱神機制敵一

風雨占候

一風雨占候蓋軍中占候風雨為急載諸洪範之庶徵本於太陰之纏度自然推步可驗初非玄奧難知至如日月之薄蝕鍾霧之鬱蒸星辰之流伏雲氣之變遷觀乎天文以察人事而吉凶禍福如桴鼓影響然此兵家之所宜究心者也况江海操舟衝風觸浪順之則安逆之則危提三軍決兩陳雖天時不如地利而孤虛旺相向背趨避為將領者不可不知考之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風起之日也如正月太陽在子初一日太陰孕於子謂子朔五日過兩宮即成位此三日內決有風者月在壁宿是也初十日太陰過申三日內主雨者月離於畢是也十五日太陰過午謂之望十七十八十九太陰過巳及辰三四日內有風者月在翼軫是也廿五太陰過寅二三日內有風者月在箕宿是也廿九三十日太陰復於子謂之晦二月太陽在亥太陰隨之餘倣此大率節候不同弦望亦異節候不同者如立春或在月前月後弦望不同者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以月之過宮亦有三四日之差其風亦應在三

四日之內質以曆之所推無不驗矣 諺云月兒仰水漸長月兒欠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為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早行陰道則潦月借月為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及樣是行陽道矣故知早潦者以此 春夏兩季若遇天氣濕熱其日午後或雲起或雷聲所起之處必有暴風 秋冬兩季之間若四方天色明淨自五更至辰初無變雖有微風不問順與不順可必無妨 雲頭從東方起必有東風從西方起必有西風

南北亦然如前面雲頭已過後面雲脚未盡風亦未止必天色明淨後更無雲然後風止若行雲片片相逐聚散不常其潔白圍繞日光又雲脚黃日色赤雲行急天色黯淡日月昏暈太白晝見眾星動搖並主大風 日暈生雨月暈生風看何方有缺則此方風來 夏秋之交熱極生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霖大雨同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如霧名風花主風起 夜間聽九道遙鳥叫卜

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水蛇蟠在
 蘆青高處王水高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
 慢至于螻蟻之遷飛蟻之出江豚之見淵魚之躍礎
 石生潤山川出雲皆可占風雨 月盡無風無雨則
 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
 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揀花
 風打末 諺云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
 戊申巳酉連庚戌天上無雲地下濕 每值日干執
 破多風雨又云執破無雨危承當 凡寅戌二時風
 雨不久午子二時者頗久若雨至午時偶然日出謂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二十二
 之雨候其雨通霄大抵東北風多雨西南風多晴惟
 長安則西風而雨此不可曉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
 西郊蓋陰來求陽而陽不應之故不成雨風雲際會
 而相從者也凡雲走東北者乃係西南之風必無雨
 嘗考李筌作日月合宿大約之法以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東方七宿
 共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
 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月二十八日一周天一日
 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中氣起例雨水正月
 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在奎

十四度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昴二度小滿四月
 中日月合宿在參四度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在井
 二十三度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在星四度處暑七
 月中日月合宿在翼十二度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
 在角六度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在氏十四度小雪
 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
 宿在斗二十一度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在虛五
 度每月朔日以夜半推之無不驗也此占風起之例
 也 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
 常屆期方有東北風作且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有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二十三
 風自南倭不利於來而便于歸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彼亦可來過十月風自西北亦非倭所利矣故
 防春者以二三四五月為大汛九月十月為小汛凡冬
 夏之交南北風息未定七九月風濤洶湧尤可畏也
 故舟行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東以仲秋往
 南以仲冬則利涉大川不疾而自速矣 海防類考
 舟師占驗
 按兵法孫武子曰月在箕壁翼軫此四宿者風起之
 日也向以為紙上陳言竟未之試茲出汛海外占之
 多驗值四宿而風不起間或有之起則未有不狂大

者至於忌俗假托於神雖不可攷然亦多合四宿因擇應驗者俗忌古占刊布俾舟師知所趨避云

正月初二日月在箕 初九日在壁俗云玉皇颺
二十二在翼 二十三在軫 三十日又在箕俗云龍神會

二月初七在壁俗云春期颺 二十在翼 二十
一在軫俗云觀音颺 二十八在箕俗云龍神朝
上帝

三月初三俗云真武颺又云拔草颺 初五在壁
初七俗云閻王颺 十五俗云真君颺 十八在
翼 十九在軫 二十三俗云天妃颺 二十六

在箕俗云諸神朝上界

四月初二在壁 初八俗云太子颺 十五在翼
十六在軫 二十三在箕俗云太保颺又云龍神
于太白

五月初五俗云屈原颺 十三在翼 十四在軫
俗云關王颺 二十一在箕俗云龍母颺 二十
八在壁

六月十一在翼 十二在軫俗云彭祖颺 十九
在箕俗云十二做不透十八做去湊 二十六在

壁

七月初八在翼 初九在軫俗云神煞交會颺
十六在箕 二十三日在壁

八月初六在翼 初七在軫 十四在箕俗云伽
藍颺 二十一在壁俗云龍神大會

九月初四在翼 初五在軫 初九俗云重陽颺
又云九朝風 十二在箕 十九在壁 二十七
俗云冷風信

十月初一在翼 初二在軫 初五俗云五風信
初九在箕 十六在壁 二十九在翼 三十在
軫俗云東嶽朝天

十一月初七在箕 十四在壁俗云水仙颺又云
冬至風 二十七在翼 二十八在軫俗云西嶽
朝天

十二月初五在箕 十二在壁 二十五在翼
二十六在軫俗云掃塵風

以上十二箇月坐定法也若遇閏正月則看前
月大小月大則同前月月小則移前一日初一
初八廿一廿二廿九乃四宿之日也餘可類推
定各色惡風

雲橫日赤 烟霧四塞 日月昏暈 海面浮赤	雲行如箭 禽鳥高飛 天色昏暗 人身首熱	天色衝高 大魚高跳 海水汾濁 海糠多浮	西南星動 海蛇戲水 無風作湧 無雷海響	青蜓多飛 礁頭亂響 凡此各色 風颶異常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為始筭至五月乃一	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 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 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 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冬至風	臘月廿三四掃塵風	占風	秋冬東南風 雨下必相逢 春夏西北風	下來雨不從 汛頭風不長 汛後風雨狂
---------------------	---------------------	---------------------	---------------------	---------------------	------	-------------	---------	---------	----------------------	-----------	----------------	---------------	------------	---------------	--------	----------	----	-------------------	-------------------

春夏東南風 不必問天公 秋冬西北風	天光日色紅 長夏風勢輕 舟船最可行	深秋風勢動 風息浪未靜 夏風連夜傾	不晝便晴明 雨過東風至 晚來越添巨	風雨潮相攻 颶風難迴避 初三須有颶	初四還可懼 望日二十三 颶風均可畏	七八必有風 汛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旬	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 出門還可記	初八及十三 十九二十一 三月十八雨	四月十八至 風雨帶來潮 船傍人難避	端午汛頭風 二九君還忌 西北風太狂	回南必亂地 東風連夜吼 西風只到西	春颶頭起狂 冬颶尾更大 六月十一二	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 爭秋船莫開	八月半旬時 隨潮不可移	占天	朝看東南黑 勢急午前雨 暮看西北黑	半夜看風雨 東南朝黑雲 風急午時霖	西北暮黑雲 半夜風雨均 朝看天頂穿	日出漸炎炎 暮看四脚懸 明日必晴天
-------------------	-------------------	-------------------	-------------------	-------------------	-------------------	-------------------	-------------------	-------------------	-------------------	-------------------	-------------------	-------------------	-------------------	-------------	----	-------------------	-------------------	-------------------	-------------------

遊絲天外飛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雲
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	雲雷必振烈
占雲		
早起天頂無雲	日出漸明	暮看西邊無雲
明日晴明	游絲天外飛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雲	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
雲雷必震烈	東風雲過西	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	雨下巳時辰	雲起南山暗
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	無雨必天陰
雲隨風雨疾	風雨霎時息	迎雲對風行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三 二十九		
風雨晴時辰	日沒黑雲接	風雨不可說
雲佈滿山低	連霄亂雨霏	雲從龍門起
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	雷雨必生旬
雲勢若魚鱗	來早風不輕	雲鈎午後排
風色屬人猜	夏雲鈎內出	秋風鈎背來
曉雲東不慮	夜雨愁過西	雨陣兩雲煎
大颶連天惡	惡雲半開閉	大颶隨風至
亂雲天頂絞	風雨來不少	風送雨傾盆
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	勸君莫出行
紅雲日沒起	清明便可許	雲行砲車同

必主起大風	雲變魚鱗天	不雨也風顛
占日		
烏雲接日	雨即傾滴	雲下日光
早間日珥	狂風即起	申後日珥
一珥单日	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
午後日暈	風勢須防	暈開開處
早白暮赤	飛沙走石	日沒暗紅
朝日洪天	晴風不揚	朝日燭地
日光精彩	久晴可待	日光早出
返照黃光	明日風狂	午後雲遮
海防纂要 卷之十三 二十九		
上下黑龍	風雨相從	日暈青色
日暈赤色	霹靂兼風	雨畔相向
已上俱參將沈有容舟師占驗		
論太白晝見		
經云太白晨見東戶為啓明朱子斷曰啓明金星金		
在西日將出則東見註云太白見于日將出時則曰		
晨見主無風見于日已出後則曰晝見主有大風今		
俗呼為曉星		
論三星搖動		
每遇入夜觀于西南方上有三星搖動主大風		

占氣

凡占氣法每於月甲子庚子及午未亥日令三五淨
士登五丈高臺分地方觀之若氣來如循車道者五
六里氣高七八尺十餘里氣高二丈五六十里若平
川舉目而望之五百里平望千餘里極目望如桑榆
者二千里氣觸地三千里凡氣靜則軍動故象曰有
勝無實勝虛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假如我軍在
西敵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
戰則我勝此象氣之法也

氣上小下大主士卒日增上大下小主士卒日減

氣前白如低後青如高主將怯士勇前小後大主暗
昧不明

氣來覆人掩溝蓋軍者王大敵至急宜備

氣橫色兼白見日轉潤色者主將有威德

氣色青虛而高漸黑者主將死

氣明滅大小不定者必有詐謀宜勒兵備之

氣白色明滅如霧狀如疋帛者主天下有兵起

氣如丹蛇兼赤色隨後至者主大戰

氣白色如羣羊徘徊結陳來者必有他國人來相圍

氣白色廣五六丈竟天者主起兵

氣如火從天下入軍營者主軍亂將死

氣黑色如牛馬入軍營者名曰天狗食人血主兵敗

氣白色如瓜連蔓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後出乃至

八九丈而不斷者主大軍卒至宜發守備

氣如網幕向天邊到者主兵將潰死

氣如車覆軍上者不宜攻戰

兩軍相接軍上有五色雜氣東西南北不定者必有

詐謀宜勒兵備禦

氣黑如山如帶敵人自降

氣如飛馬徘徊在上或來而高者敵兵勇銳不宜攻

之

氣白色似旗幟在軍上者主軍勝赤色有凶

氣五色與天連接者此天應之在敵上不宜攻

氣赤色黃色於天下覆敵軍上者不宜擊

氣如犀角羊角擊之勝

氣如塵埃前低後高在敵軍上將士精銳不宜擊之

氣如堤如岍前後摩地在敵上不宜攻之

氣如山如林木在敵上者主將勇銳不宜擊在我軍

上宜用兵

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在敵上者主敵人敗

氣如焚生草之烟者在彼軍上王兵銳氣散後擊之必敗

氣黑色中赤氣必有伏兵不宜擊

攻城圍邑其上有氣吹灰者城可圖也

城中氣出於西者城欲降

城中氣出於北者城可攻

城中氣出於南者城欲逃

城中氣出於外如烟者王城中出大將軍交戰

城中氣出復入者王城中人逃

城中氣過旬不散者城中有大將輔佐之不宜攻

海防纂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城中赤氣出旬日如搗杵王城中兵災

天子之氣如高樓如華蓋如龍虎如鳳如泰山如紫

蓋如人赤氣其下皆不可攻伐

猛將之氣如虎如龍形如狼如熊如樓閣如旌旗如

長堤如山如人持刀斧如林木如弓弩如黑蛇如烟

火勃勃焉其下不可攻伐

游兵之氣如長木如葭長無根本如慧星其下不可

攻

伏兵之氣如杵如旌旗幟蓋在黑雲中如人十五

五在黑雲中如黑狗如山嶽如樓彷彿兵在其下攻

戰必敗

敗兵之氣如掃帚如鑼鼓如懸衣如雙蛇如飛鳥如

壞屋如驚鹿如破車如人相指無頭無足皆敗兵殺

將之氣

降兵之氣如人十五五皆叉手低頭主五月內定

有降卒至

凡城郭有赤氣者下必流血

凡州郡天紅如血者主有篡殺事

占日月

夫日月陰陽之精國之象為君為將不可不明此也

海防纂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日月竝出主有二君

兩日竝出諸侯謀叛

眾日出主天下分裂

日月竝出相去數寸者大臣謀逆

日夜出者天下不安大兵將起洪水流行

三日竝出者主君失位

日中有赤鳥者主國大凶

日暈五重者不期年主兵起人民不安

暈如金色兼有水者主將有喜

暈如爪隨身置兵大勝

日暈時城中出氣色遇其城不宜攻伐
暈如車者戰則必勝
暈有赤色氣盤旋在上者兵敗
日傍如人無頭足持戟者王社稷遷移
日內有白虹貫者王上位凶
日邊有雲如鏡懸者其下戰則死兼先鋒將死
日有四毛豎定者戰則王夫勝
日蝕處攻之勝攻城亦從蝕處攻之必破
兩月並出王國家憂患
月盡出光輝者王姦謀
月初生黃色者王夫大軍人民饑饉赤色者王客兵勝
月初生中正者王敵兵至
月中無兔王損將軍
月暈三重王天下兵起
月初生有暈者若向此戰客勝
月生無光王士卒亂
月暈黑色王夫勝
月無暈有氣入者隨氣入處攻之必勝
月有雲從傍入隨雲入處攻之必勝
月十四日虧者王國危兵起

月蝕圓而缺者王大臣謀叛
春季月蝕王將軍憂
夏季月蝕王將軍憂大災
秋季月蝕王四面將軍災
冬季月蝕王將軍兵在外勝
占雷霆
夫雷霆者天地之威也震則有警萬物用兵者尤宜察之凡雷霆鳴將軍士卒宜擐甲張弦其兵得助者也
凡雷霆從坎上鳴王軍大水
乾上鳴王士卒興 震上鳴王米穀貴
艮上鳴王兵疾病 巽上鳴王夫大旱
離上鳴王夫旱 坤上鳴王蟲損禾
兌上鳴王兵起 鳴無電王夫凶宜賞
雷從我軍上起大勝從敵上起敵勝
圍城過旬無雷雨者城中有輔佐人宜審之
暴雷霹靂在營上王兵敗急宜移營
占雨
凡雲行雨從後來沾衣者得天助必勝細雨沾衣者名曰沐浴兵大吉

雨不濕衣名曰浴屍大凶

無雲而雨名曰天泣大凶

雨終日不成蹤者王災

天久陰而不雨者王士卒謀將軍連陰十餘日不雨者亦下謀王

凡攻城過旬不雨者宜退兵

占虹蜺

夫虹蜺者雄曰虹雌曰蜺

白虹者亂之由斯出則百殃生王禍亂流血之兆

久無雲虹蜺見者王國大災

海防纂要

卷之三

三十一

黃色兵大勝赤色宜賞士卒白色臨城城欲廢青色

主瘴疫

似象鼻者王兵起流血

白色五七箇見者王災

虹蜺似弓形者流血直者王疾病交見者攻城伐寨

入軍井中五軍大敗入營者王兵敗

占星

太白星伏入月內與兵者名曰月逆王三軍潰

太白星出傍有小相侵不過尺餘者王客兵散

出來未高有敵可擊亦莫追若失度向南行則先舉

者兵敗

星出來高者宜用兵深入則勝

出來低者宜用兵淺則勝

出來行緩者宜固守

出來小光芒炎炎者大兵起

出軍時有芒角者隨角出軍

星出光芒者名曰天狗其下王流血

星出見一芒者王兵起不用兵出見二芒者王兵起

見兵出見三芒者所在處兵起出見四芒者王大臣

為將不利

海防纂要

卷之三

三十七

星出左右有流星亂者王國有災

出在末時者臣下作亂

星出入日中星明日暗王大臣謀逆

出入月中星明月暗王將死

占流星

流星者天候也大者使大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行

疾應速行遲應緩也流星大者無光則衆人之事小

者無光則貴人之事明滅不定者王兵敗蛇行者

王姦謀事從敵軍上徐行至吾軍上者王爭鬪也

落地化成水者天下大水流亡

落地化成人者凶吉隨人所定也

落地化成砂土者國亡

落地化飛禽王兵起

落地化成石者王水流十里

落地化成六畜者王兵起人民不安

落地化成王者王饑荒

落地散墜軍營者王大戰

落地作聲於軍中者王將死宜急移營

曳尾三尺長或戈長者王軍敗

入營者大凶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有芒角火光墜軍營中者凶宜急移營

落營寨中宜移營不移王將死

落軍營內眾驢馬驚鳴者軍敗死

占北斗

北斗星斗中有小星者王天下不安兵戈起

中有青蒼氣衝入者王賊來侵都邑

上有赤雲者王軍敗流血

有赤氣如龍蟠者王客軍敗

有微微白氣入者王兵大起

白雲從外如蛇尾末穿中心者大凶

有白雲如猪形王士卒虛驚

斗邊有黃氣散東西成文采者王軍敗宜固守不可

動動必凶

有黑氣如龍衝入勝不宜舉

有赤氣如狼頭薄尾厚者宜以猛將攻之必大勝

斗邊有薄薄氣青色者王大臣謀逆

有雲繚繞者王西方夷兵起

斗晝見者王社稷遷移

有赤氣四隅圍遶者王兵大起

占星雜見吉凶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雜星箕糠星不見者王天下人民饑饉

翼宿分明見者王宗廟悲哀

星形如樹者王大戰

星形如牛頭名曰疾蒸若見王國災

晝星見王天下不安

晝雨乍晴星見王社稷遷移

晝三箇星見王夷狄戎蠻來侵犯不過七日或七旬

日千里兵敵

晝四箇星見王君親謀逆

晝五箇星見王外國來為災

星一箇入月中者主姦謀

掃星凌月者主大臣謀逆

星相打者主大戰流血

軍出夜有星光明在敵上我軍稀暗者主軍敗若我

軍上光明者主軍勝已上俱神機制敵

占虹

蟬在兩 明日雨垂 蟬在東 無雨生風

虹下兩垂 晴明可期 斷虹晚見 不明天變

虹早掛 有風不大 斷虹光散 名曰破蓬

東南晚見 必主颶風

占霧

在天濛氣 在地濛溟 曉霧即收 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 細雨不止 三日霧濛 必起狂風

清明前後 歲歲皆同 白虹下降 惡霧必散

占電

電光西南 明日炎炎 電光西北 雨下連夜

辰闕電飛 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 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 無風雨晴 夏風順電來 秋風對電起

閃爍星光 星下風狂

占海

占海

螻蛄放洋 大颶難當 兩日不至 三日無防

滿海浪荒 雨驟風狂 大海無慮 至近無防

金銀遍海 風雨立待 海泛沙塵 大颶難禁

若近山岬 仔細思尋 烏鰲弄波 風雨必起

二日不來 三日難抵 水上鷺毛 風大難拋

東風可守 回南漸傲 白蝦弄波 風起便和

熟讀此歌 不遭風波

行船占日月星雲風濤

一返照在日沒之前懸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海防纂要

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一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一有惡暴之風盡日而沒

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最難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

有此風向晚必靜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春天東南風俗云風時向晚多颶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

梁陣主先大風後雨雨急易靜

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兩白肚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鰕籠張得鱒魚主風水已上俱舟師占驗

占鳥獸

九變圖曰鳥是陽家之將獸是陰家之軍將不將鳥飛颺軍不軍鳥隨身預符曰鬪不鬪看鳥獸大凡為將用兵不可不明也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四十三

軍營中有鳥集於將軍旗纛上者將軍加祿

羣鳥於將軍鼓下集者主將有災

羣鳥飛集往來繚繞軍營者主敵來

鳥入營中上將軍帳幕者主內與外謀逆

鳥入營中人不識者是熒惑行化急宜移營

下營後有鷺經過者主敵來勇銳

鳥如龍文者見處兵起

鳥如獸形見處兵起

鳥蔽日來集我營上者不出三日敵從鳥來處至宜防其方

軍上鳴噪者主三日內暴兵至

惡鳥遶軍飛鳴者主軍大敗

白雀入軍營者急移營

羣鳥隊隊來遶營飛噪者防外敵來攻

羣鳥飛鳴者主暴兵至

羣鳥鳴噪軍營四面者宜固守戰則軍敗

鳥忽然入軍營者不出五日當有大戰先舉兵勝

鳥營上一鳴者主敵不來二鳴主戰大勝五鳴不戰而勝

鷹鷂在前後者不出五日主大戰

海防集要 卷之十三 四十三

或見鷺鳥在軍前搏物者大勝

軍行有百勞鳥在軍前則後軍列陳待之主敵至

軍行有鳥逆來者主軍大敗

軍營中有鷄夜鳴者主軍大敗

軍行逢蜚蟲者主大戰

軍行有蜂蝶前後左右飛者必有伏兵

軍營中有鳩噪者主暴兵至

凡獸有虎豹或前或後入軍中不出五日主大戰先舉兵勝

虎豹入軍營中害人者宜急移不移大凶

猿狸狻猊入軍中主軍吏謀叛及姦詐事急移營
蛇透軍營者賊來攻戰宜固守之

獐野猪入軍營者主大凶軍敗速移即吉

鹿入營者主三日內有人來降

狼雉入軍營者主大凶軍敗

龜鱉入軍營者主兵潰散

軍中忽聚數百蛇者主兵潰散

軍營馬轉槽嘶主大戰

軍營馬晝夜頻嘶者主暴兵至

軍營門牛馬來者大吉

海防纂要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軍營中牛馬舞者主罷征戰 已上俱神機制敵

占潮

月上潮長 月沒潮漲 大汛潮光 小汛月上

北海之潮 終日滔滔 高麗潮來 一日一遭

萊州洋水 南北長落 北來是長 有來方覺

楊子江內 糧舟之患 最怕船密 大風緊急

繫定且守 船走難纜 紐定必凶 直至沙岬

走荒落石 神鬼驚散 要知可地 大洪泥硬

灘山一馱 鐵石可障 海中泥濘 順拋木石

黑水洋深 接繳數尋 成山開處 名羅鼓地

磨斷宗毛 筏繳可拋 成山鐵山 萬丈深泉
職方攷鏡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 丑未長 辰戌平

廿五廿六 寅申長 巳亥平

廿七廿八 卯酉長 子午平

廿九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朝生為潮夕生為汐眩晦朔望潮汐應焉故平於

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

則汐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月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兔入雞腸

三七發甲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已上紀新書

海防纂要卷之十三

海防纂要

四十六

史部地理類

摠目卷七十五存目作秦邊防之屋
四卷不若撰人名氏入邊防之屋

國朝某份撰 字質人

西陲今略

無卷數分五册
今台卷之

西陲今略 序

梁質人西陲三書序 從書社 先生集卷二十八

秦僻居西土廣輪甲天下天下之邊鎮九而秦有其四故
全秦安危天下係焉史載洪武初李文忠鄧愈諸將渡
臚胸掃幹難馳崑崙之西於是立瓜沙青海七衛以為
外藩實河州都司以收采甘肅恩藏設金牌以行茶馬法
守東勝枝馬察罕腦兒以控制朔漠為邊陲計何其深
也及其後合中國之力西罷於哈密之廢興北不能控復
河套彝人交訌關中大擾兵民失業迄無益居固不待綏
寇之嚟嗚呼已知國威之不振矣夫安攘之計不講於西秦
則禍流於天下建瓴之勢自古為然也言邊事者代不乏
人余讀西陲曾子固元豐類案載其先諫議公致書
有西陲要紀十卷行世惜其書不傳吾友梁君質人份
亦南豐人也以文章名於時顧為人魁奇好奇計多立義
聲居山率鄉人十數禦千餘賊賊不敢犯身臨行陣自謂
為知兵性又異派俗人知乃衣短後衣策匹馬遊笑徧天
下念秦為周漢唐都王者宅中必當復營豐鎬因西首
秦關周覽久之三歷塞垣由西安而東北至於榆林北至
於五夏西北至於西宜河州又西北至於涼甘肅登嘉塔望
合黎之山西絕嘉陵南浮漢又南至於興安東升太華三
峰又東出潼關函谷以歸迴旋萬里窮西秦之疆境所至
記其道里山川阨塞城堡兵衛之形蕃部彝族之眾法
制戰守饋餉屯牧風俗之宜著西陲戎步二卷圖說四
卷今略八卷傳之其人以供來茲噫梁君之為秦謀以及
天下者可謂至矣夫據天下之首河環東北山塞西南重

險之固號稱天府而屢受不固震及疆場者何哉其
患不在無險患在有險而無備也王者苟能奮揚威
武則當收燉煌守河外三城復故疆土不則閉關謝西
域毋疲中以外此二者百世不易之道也若明之季既
不能張捷伐之威又不能畫疆自守矜受貢虛名邊備
漸弛使三百年之金甌始壞於西裔之弄弊終淪於西陲
之寇外攘夫策內乃不安故至此極也使得梁君書戰有
以戰守有以守以此謀秦吾知大戎不且以禍周匈奴不
以困漢突厥吐蕃回紇之屬不且以病唐彼西夏之微又
豈能僭稱大號與宗相終始哉曾諫議之書不知於梁
君三書何如也當過南豐而問之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用於填寫或校對。

秦邊紀略卷一

全秦邊衛

今天下可患者獨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西陲當唐虞時
禹敷土所及雍州之地服在侯甸聞况聲教及派沙靡不即敘
未嘗如後世之遠斥侯阻甲兵以自守也秦築長城因河為塞
起臨洮達九原上郡而河西乃雍州故壤夫已棄之秦之塞亦
狹小矣漢武帝元狩二年始於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
年又置張掖燉煌二郡是為河西四郡至昭帝始元六年置金
城郡是為河西五郡且開西域遠出玉門萬里外置都護唐亦
因之二代幅隕可謂廣矣下逮於宋舉長安故寨多棄而不能
守固不逮秦無論唐漢及明興使耿炳文收河湟馮勝取甘肅
而於嘉峪關畫至芥以界華夷其燉煌無論數千里委之外藩
不知古玉門陽關者安在遑問都護長史之置然較之秦則亦
過之遠於中葉夫東勝而秦漢唐之沃野千餘里在河山之內
所謂河套者公然為穹廬歷二百餘年矣今之疆域率由明舊
可攷而知也其地南始於階州而河州西而西寧折而北而莊
浪又西而涼州甘肅州東而靖虜宣夏極於榆林皆邊衛也
其塞則或山或河或長整其緣沿道里則六千九百里有奇其
邊吏或專閫或分符或偏裨荷戈之士合五萬有奇時或更張
而靡定也其人則漢人土人雜以黑番回黃番番僧眾寡不
一要皆在疆域之中其環於外者則西夷西夷所環始河湟盡
宣夏蓋河州之南阻蜀山宣夏之東限河套也考西夷之雜錯
西陲者部落數十種而數十年間受羈縻不敢大肆憑陵者種
類區分力敵而勢均內懼相兼而謀不協無有能統屬之者是

以苟安於無事今且有如冒頓者強兵習戰東討西征擊月氏樓蘭焉孫等數十國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靡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苟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右篇秦邊紀略中補鈔以是其舊

西陲今時五月後門人編修卷三能鈔每數百卷撰人志卷數蓋亂隋中鈔近三至原駭見一鈔本數曰秦邊紀略五卷索直頗曰印未成厥為門人李君寄送能收得與四原存目卷數不同首葉有小注稱江右黃君所撰既而見定州王氏刻載其書數曰吾李培撰培即李傑剛主之弟也第燕人其何以詳於甘肅而反昭於宣前其非李作不問可知猶尋李氏法之誤以為其祖書耳此書撰人見度誤難於且見引於西域水記其卷秦邊紀略不新不舊不可信也從編修仿鈔之而能其書於卷首與後與已六月順本文也

西陲今略

河州

河州晉所名也漢曰大夏隋曰枹罕唐曰安鄉宋曰寧河明因晉而名之蓋黃河入中國始於河州禹之導河積石是也

衛古西羌地漢為大夏郡屬金城隴西二郡晉為河州亦曰枹罕縣隋初為河州尋改枹罕郡唐為安鄉郡又曰安昌縣宋曰寧河州亦曰枹罕今州西有枹罕故城州南六十里有寧河城明洪武初鄧愈收復河州洪武五年置河州府十二年置河州衛屬臨洮府今因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遠崑崙遠流入中國先河州次蘭州又次靖遠至寧夏繞河套折而東南入榆林黃甫川出套經秦晉豫齊魯淮而入于海積石即今積石關在衛西一百三十里漢宣帝置河關縣隋置河關郡宋積石軍駐其地稱積石城

馬

河州雖亦邊地雜於西羌然自有郡縣以來未嘗淪於夷者何也河州東有臨洮之府北有蘭莊之阨南有洮州之塞西有西寧之環四塞內地獨以一隅臨邊非如他衛孤懸斗立者比也衛本羌地今之生番熟番皆西羌種類也臨洮府在衛東北一百九十里莊浪衛在衛西北由喇嘛川黃河西渡四百里蘭州在北由洮河黎子山一百八十里洮州在南由和政縣二百八十里寧夏衛在西由永凌寺渡黃河經古鄯川口四百六十里由積石黃河上渡經已暖三川瞿曇寺四百五十里衛西南一隅通河曲河曲本在黃河內明正德間夷人據之以至於今且不特地利也衛之兵雖少其民甚強其土人甚盛其熟番皆

轄於土官其黃衣僧皆聽命於國師其弓矢及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牧為生有事則相為守助其馬則蕃庶羌人畜牧尤多明制立茶馬司於是其土地所生有麥有糜有豆有青稞且移粟以資湟中然則四境之內襟山帶河兵食足矣雖亦臨邊可謂內地宜乎不淪于夷也

衛今設副戎一又起台堡保安堡歸德堡守備三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與中國無別且久與漢人通婚與漢人言則操漢人音又能通羌夷語其實心為漢非羌夷所可及云西寧莊浪者亦然衛西番二十四族皆轄於蘇韓哈王四土官黃衣僧即番人而為僧者衣帽皆黃衛番僧甚多所在動以千計寺有一國師皆襲封其最尊者有金印蓋洪武間國書僧公哥監藏已藏卜等

入貢於是賜詔封國智妙覺弘教大國師使其統治僧民衛出馬特多由土人熟番回回生番俱以尊牧為業按洪武七年立茶馬于河州弘治間楊一清言唐時回回入貢即以茶易馬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採山之產易厥之良無害而有利者也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非產使于番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且西番為中國藩籬其人本非我之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俯首服從此制番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而私販盛行失利已久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番無資于我跳梁自恣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今茶馬互市亦同於昔官茶易馬每揀頭八封茶十二易皇馬一騎揀頭六封

茶八易營馬一騎揀頭四封茶六易驛馬一騎六衛雖不產稻而麥豆雜糧隨地皆有屯糧多至二萬六百八十五可以知之矣麥豆雜糧輦載驢馱以往西寧者不絕于路衛治西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八十里

河州在昔至今不淪于夷而明中葉以來乃有竊據一隅觀變而動者咸脇從我屬番殺掠我兵民焚燒我積聚要盟我城下往往有之何也

武宗正德四年火落赤據柳工川常犯河州真相據柳刺川亦犯河州今西夷遠近器位牧柳工川及南岔灘部落三千有奇康熙十四年圍衛城一月康熙二十二年又犯衛地

西南有二十四關關之外有甌脫之地名河曲焉亦謂之九曲之地世所謂小河套是也雖在河內千里間地無居人近有起台遠有保安尤遠有歸德錫堡屯兵于其中會滄海一粟之不足宜夷之盤據滋蔓于河曲而為我河州患也

麻山關安龍關大馬家灘關小馬家灘關鴉塘關斗石關思巴思關殺馬關喬家又關西耳關槐樹關內半關土門關朵只巴關李尼關老鴉關別城關在家關石嘴關樊家關五台關積石關紅崖關今所謂二十四關也關皆山險林木茂密關之東則河州內地關之西則小河套即九曲之地亦曰河曲蓋黃河曲折傍岸之總名也起台堡在衛西二百里保安堡在衛西六百七十里歸德堡在衛西一千二百里三堡皆在河曲地各堡僅一守備其兵民俱非漢人乃土人云三堡之兵分地偵探此舊例也

夫西南之間內有二十四關以為扼塞而猶有夷患者何也蓋二十四關崇山峻嶺茂木深林蹊徑狹隘有山川之險矣關東二十四族之番雜土人回回而居有民人之衆矣苟相地而置兵因形而乘障夷固不能以飛越灼灼明矣今河州起臺之兵畫壤分守之一關之間寥寥數人焉民雖強不可以勝戰地雖險不可以無兵乃經畫之疎顧至於此是猶使三尺之童當戶而捍虎狼之入也豈可得哉

二十四族熟番專事中馬每族有土官為長以統未之二十四關自麻山而西北至石嘴皆河州之兵防守自老鴉而北皆起台之兵防守

二十四關外雖千里空虛地然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而夷猶盤據蔓延者何耶淮南王曰非強不能服非威不能制當明初興鄧愈招諭河州雖絕遠如朵甘思烏斯藏咸慕義來歸况疆域之中如河曲者乎夷不敢居河曲則設官置戍于三堡不過遠為偵候耳乃其衰也亦卜刺據青海而火落赤真相遂分據控工川芥刺川騷動河州迄無寧歲何有于三堡三堡獲于瓦全幸矣責墟仄以障滔天之水當無若是之苛也

明洪武三年左副將軍鄧愈遣元珠王至西黃河詔諭河州土番諸國元帥何鎮南哥化兒以江來卜刺等皆納印請降于是河州以西朵甘思烏斯藏等部來降以指揮韋正守河州其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韋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云朵甘思烏斯藏俱詳于後

河曲之地漢時本西羌燒當連唐鍾存等所居明正德間夷人火落赤據工川真相據芥刺川其時亦卜刺已據

西陲今略

西寧之青海相為犄角侵暴河湟云亦卜刺詳後四衛中按工川在衛西南八百三十里芥刺川在衛西南九百二十里皆河曲地也火落赤真相等竊據既久侵犯頻仍陝西巡撫田樂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調兵青海一敗之于西寧之大小康薩再敗之于衛之輝避河口于是部落散亡逃于海疆之西火落赤真相等不知所終而青海四衛間惟卜兒孩一部落為獨盛久之使其子居河曲今往牧河曲之達爾加黃台吉乃卜兒孩之孫云

河曲之間如是乃以三堡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不委而去之何也夫楊輝棄九曲地悔不可追曹鳳請廣設屯田隔羌夷之路殖穀富邊省轉輸之役考之于古棄之不可也

唐楊輝以九曲之地盡與吐蕃吐蕃就之以廣畜牧侵犯內地矩悔懼自殺漢曹鳳曰燒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南得鐘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海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宜復建西海郡縣規圖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夷交關之路于是和帝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云

河曲不宜棄然自明以來不築城障列亭以守何也夫河曲與延綏之河套皆在黃河內者河曲千里間空虛無際不若河套三面環河也自古無城郭不若河套之多州縣也山谷沮洳不若河套之平行也荒蕪既久土瘠沙深不若河套之膏沃也僻在一隅不若河套之當西北衝而介于秦晉也輕重難易不待智者知之河套可守固已棄之而河有于河曲不毛之地雖欲

守之其誰守之

河套在寧夏之東榆林之北其地自秦漢以來皆郡縣其
上地肥美大宜耕種明 武宗正德間漸為夷據及王

煥余子倣築榆林邊遂弃之于夷詳後近疆中

棄之不可守之無功何也夫長駕遠馭者視乎勢立疆守土者
因乎時因時制宜者在乎知通變河曲未有夷患則置三堡以
蔽河州也棄之不可為當日言也夷已據之而拘牽舊制以三
堡為告朔之餼羊是寇在門戶之內乃守于通衢之上雖不之
棄甚于棄焉守之無功為近日言也

衛迤西九十里為老鴉關又九十里為起臺堡又七十里

為上北莊又九十里為撒刺坡坡為三堡之關鍵其地生

香頗衆今土官韓清見鏡束之又一百三十里為金銀又

九十里為邊堵又一百一十里為保安堡堡孤懸塞外肘

腋生番一線通道又西四百里為歸德堡而中華地盡

然則計將安出曰驅夷遠去增三堡之戍拓三堡之城善之善

者也然其勢有所不能也撤保安之兵退守二十四關以與起

台相犄角則河州西南兵益多而守乃固矣

保安堡守備一員馬步兵一百二十八名其地產金福子

穉穉堡皆土人距控工川一百五十里今其兵皆土民無

一漢人者餉則衆共分之糧即所應輸者抵之而一守備

孤處其中若贅疣然且近為其豪王喇夫且所督常居衛

不敢赴汛也

歸德密過西寧割以屬之則往來應援庶乎不阻此皆不得已
而權宜之計出焉

歸德堡元以為歸德州置土番宣尉司明成祖永樂四年

建歸德守禦千戶所統治屬番中茶馬堡五穀俱產城中

皆土人堡東至河州一千二百里北至黃河八十里又二

百八十里即西寧衛南至四川打箭爐六百里東北至控

工川七百里東南至芥刺川六百里今堡設守備一員所

千戶一員兵皆土人其往來衛治因河曲皆遠爾加部落

及生番住牧道路中梗久借控於西寧迺遠始得達云

若夫河州內地也據險守塞講武務農加惠土民撫恤屬番馬

入于廐可也糧齎于夷不可也苟守斯土者加之意焉則河州

庶其無患而河西隴右亦藉蕃藪之固矣

西寧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西寧一縣、碾伯縣屬焉、西寧南連河套、西接青海、北倚祁連、疆域而外、遐荒絕域、靡不可通、無梯航之勞、且海河地盡肥饒、祁連宜于畜牧、夷未有不徙家相就、樂得為鄰者、

西寧之南、二百里許、即黃河、黃河南北之隙地、亦謂之河套、與寧夏榆林之河套不同、青海即西海、在西寧之西、四百里、海周十餘里、祁連山在西寧之北、三百餘里、其山延長千里、跨涼甘肅之南、連西域、烏斯藏、諸國、西北連金山、及回回諸國、西連哈烈諸國、無所不通、唐楊矩以九曲肥饒之地、與土番、土番就之以廣畜牧、北魏袁翻曰、西河土地沃衍、大宜耕種、夷常歌曰、寧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蓋其上積雪不消、其下冬暖夏涼、水草大善、故宜於畜牧、今青海為達賴黃台吉所住牧、滾卜川為達爾加台吉住牧、大通河為麥力幹黃台吉住牧、今西寧邊外、凡西域諸國、駝馬、驢往來不絕、于道、西寧有總戎五營、全設額兵五千、外有城守兵五百、鎮海營、參戎一、古鄯三川遊戎二、各營守備四、統兵七千名、西寧有四川、四川者、南北東西之川口也、東川之南、則達爾加部落、其北、則麥力幹部落、南川口、西川口、則達賴部落、西寧、李土司所轄、僅萬人、祁土司所轄、十數萬人、其他土官、吉納阿陳等、所轄合萬人、土人所居、悉依山傍險、七聚相保、自守甚嚴、莫敢犯其疆域者、此明制之最善、蓋亦本之五代、與五代用土豪為衆所服、奉封之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贖兵養士、由是邊鄙無虞、且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于祿

西陲今略

而富者安于家也、北川外漢人之作奸犯科、及逼于不得已者、皆在焉、夷無苛政、凡為盜者、以九九罰之、如盜馬一匹者、罰馬九匹而已、殺人者不死、以家所有之半、為償命錢而已、其淫者、出牛羊頭畜為遮羞錢、而已、其盜而涉于疑似、殺而非兵刃、去而非強、且不得首馬、夷之微飲、若豆麥青稞、若牛羊駝馬、但十分而取一、不及者不取也、歲一取之、謂之納沙、往來番文、必附饋遺之物、輕則皮毛、重則羊馬而已、謂之壓番文、又謂之手信、附近番子有明歲時納茶馬者、謂之熟番、其散出山外、易有無于熟番者、謂之生番、有十三族、皆熟番也、曰申藏、曰章啞、曰隆奈、曰巴沙、曰羊啞、曰申中、曰隆卜、曰西納、曰果迷卜啞、曰阿琪、曰嘉爾、即曰巴哇、曰即爾、嘉皆羌也、先零罕罕之遺種也、十三族謂之十三大族、其後小族甚多、如刺卜族、紅眉族之類、不可勝計、今西寧誌悉去其籍、不可詳致矣、海夷當嘉靖時、常入寇邊、番族受其害者、燒帳房、掠羊馬、擄婦女、殺丁壯、番皆畏之、願為部屬、然後攻土民、殺漢人、敗官兵、無所不至、今諸番分納各夷、添巴、不中、中國茶馬、已判然為夷屬、萬曆間、夷犯內地、驅番為導、引前鋒、番既獲利、為害河湟、甚于夷矣、莊浪在東北三百七十里、河州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涼州在北由莊浪七百一十里、甘州亦在北、由莊浪一千一百九十里、莊浪東南、則大通河、西北則邊外、洮河之西南、則河套、甘涼之南、則祁連、北則塞外、所謂環夷而守也、

曰、西寧據蘭靖寧延之上游、當莊涼甘肅之左腹、王韶謂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火落赤謂晉兵牽制西寧精兵擄河洮臨鞏則五郡皆囊中物由是觀之西寧為重于河東西有較然矣

按西寧之東南皆近黃河而黃河由蘭州而下經會川隸

靖虜衛寧夏鎮以至榆林故曰西寧據上游也甘涼肅如

人吐舌然咽喉之地必經莊浪而西寧當莊浪之西南故

曰當左腹也宋王韶平西夏疏曰欲取西夏先當復河湟

則夏人有背腹受敵之憂蓋宋時河西諸郡皆為夏所割

據也明火落赤謀于夷王俺答曰暫一都于海西以為牽

制潛渡精兵直渡洮河破其臨鞏則河西諸郡不攻自下

五郡皆囊中物矣

曰西寧之重如此而欵之難計將安出曰惟有鑿有明之得失而已西寧萬山環繞三硠重圍有明于凡走集蹊徑則重門擊

柝固或怠焉非善守乎夷馬近疆人皆得奪首功而邊重賞非

善禦乎予四衛以名號貢馬有常期安插有地因俗為教而吉

凶與之同患不足以服異類之心乎土司授以世官恩有加而

賄不索不足以服向化之心乎此有明之得也及其中葉大反

初政亦卜刺等據有青海河套之間廢四衛而不能復掠諸番

而不能救疆場騷動迄無寧日豈惟西寧陷在危亡即河東亦

同于累卵而當事者痛飲于危牆之下歌笑于漏舟之中此中

晚之失也非鄭洛招番田樂主剿則西寧為左袒久矣由此觀

之鑿戒不較然乎

按西寧四境皆重岡複嶺東有大石硠小石硠西有西石

硠指之三硠明制夷人近邊不論漢人番人能斬夷一首

級者官賞銀五十兩故夷遠避于沙漠莫敢近焉四衛者

曰曲先曰罕東曰安定曰阿端是也有明皆加以指揮及

千百戶之職每歲一起西寧茶馬司互市明制各番皆使

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地保護有方又因其俗信佛

擇番僧中為番所敬信者創立寺宇封以國師禪師之職

其番中之豪而有力者授以指揮千百戶以統率諸番族

馬明初以上司招番有功賜之鐵券子以世襲明正德四

年山王子丞相曰亦卜刺與阿爾克新據掠四衛奪據其

地嘉靖間俺達亦卜刺又據之明季卜兒孫據青海大通

河今沿邊之夷皆卜兒孫之子孫也河套即西寧之東南

黃河套也套有掘工川嘉靖間火落赤據之茶刺川真相

據之自亦卜刺竄居西海曲先阿端皆逃散祇罕安定

徙近沿邊四衛遂廢萬曆十九年經略斯洛招回生熟番

七萬五千人化為良族二十三年巡撫田樂與美彬款調

兵青海先敗青把都于昌寧湖次敗賓免等于祁山又敗

永都卜真相等于西寧之西南川口遂清青海西寧乃得

稍安焉耳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西寧東南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西寧東南二百六十里巴暖三川北一百三十里

巴川堡西寧東南一百三十里古鄯驛西三十里西北至上川

下川口西寧東二百七十里

上川口西寧東一百八十里下川口西北一百二十里

老鴉城距西寧城一百一十里上川口西五十里

碾伯城西寧東一百四十里老鴉城西四十里

平戎驛	西寧東七十里，碾伯西四十里。
西寧衛	在鎮海營東五十里。
南川口	西寧南四十里。
西川口	西寧西三十五里，南川口西北三十里。
銀塔寺	西寧西南三十里，西川口北十里。
鎮海營	西寧西五十里，銀塔寺北四十里。
多巴	西寧西五十里，鎮海營西北五十里。
北川營	西寧北七十里，多巴東北七十里。
威遠堡	北川營東七十里，碾伯城西一百里。
冰溝堡	西寧東北二百二十里，威遠東一百八十里。
西寧近疆	
巴羊戍川	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羊戍驛南一百餘里。
歸德碛	西寧東一百二十里，南川營東四十里，歸德之孔道也。
東西俱爾灣	皆在鎮海西七十里。
青海	西寧西四百里，接界。
罕東衛	青海東北，西寧西北三百餘里。
曲先衛	罕東衛北，大通河南，西寧西北三十里。
安定衛	青海北，曲先西南，西寧西南五百八十里。
阿端衛	曲先西南，西寧西南四百八十里。
白塔兒	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
紅崖溝	西寧北一百五十里，係松林碛之口外。
掌吉兒壑峴	西寧東北碾伯之西二十里。
棹子山	冰溝堡北三里。
大通河	祁連山南，西寧西北。

西陲今略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十八堡之統名也。東南連河州，東北接蘭州，西北通碾伯，黃河環限於東，小文山阻乎西，大通河流其北，其延袤二百里，平原築堡臨壑，附巖則置寨，臨流則甃石，山巔平則削四壁，續斷垣於山上，為城可耕可牧，可守可攻，然漢土雜居，番夷環處，沿山西行，直走湟中，然皆無人迹之徑也。北至古鄯驛一百三十里。

三川十八堡，皆明副使及官所築，在嘉靖十六年，其地切近黃河，踰則河州之積石關，大通河源出祁連山，流千餘里，會湟水而入黃河，有明於三川之大山下，開門起城，水溝止，築濬邊壕，有分水嶺，東南之水，煙美都溝而流三川，其嶺北之水，則經巴川暖川溝，趨大通河，為冰雪源後，其水溉田疇，故秦黎成林，膏腴相望，其地水草大善，明設宗水監四院，曰永州，曰黑城，曰清水，曰美都三川，蓋孽牧土人，皆奉土司所部，熟者生者，日不可考，夷即達爾加之部落，在三川之南，控工等川是也，三川有遊戎，西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河湟之孔道，唐為鄯城縣，東連馬營，南障雪山，四境山環重岡，複嶺路通兩陝，湟中東南之保障也，自是而西，皆湟中大路，蓋萬山深處也，西至巴川三十里。

驛為河州西寧之大道，其東悉皆土人，番族語言不通，非河湟人則罕由之矣，馬營寺在東七十里，皆番僧，雪山在南百里，山高積雪，因而名焉，鄯城縣，唐高祖時所置，西寧之水名湟水，故驛西寧曰湟中驛，明置兵九百名，增至一

千五百名今議置遊戎既而復裁驛西北至西寧二百六十五里

巴川堡土人所居東接古鄯西通黑山北臨大通河河山之水皆可導以溉田土人自守倍于兵民漢人無居此者山高而地瘠也西北至上川口四十里西至下川口三十里

巴川土人屬治土司所轄古鄯在東三十里黑山在西二十里黑山亦土人所居分水嶺之水經東漢米刺漢而至巴川溝焉堡西北至西寧二百三十里

下川口亦土人所居東南沙井北接紅古山西之間車不能方軌人不能成列田疇有水可引高高下下稼穡艱難瓜菜非糞殮物也西北至上川口二十里

沙井驛莊浪在東一百里自下川口取道馬回子城虎頭

庄則至沙井矣紅古城亦屬莊浪在下川口北五里自下川口西至西寧二百七十里

上川口土司李氏之所居也明初李南哥率眾南歸使之招番討叛大有功績賜鐵券虎頭符令其精銳土人尚以萬計朱邪

赤心盡忠于唐後裔之昌宜哉其地南接巴川堡西接虎刺寨北限河水東通蘭州高山深谷可四達焉西至老鴉城五十里

巴川在南五十里虎刺寨城子亦土人耕種在西三十里自古鄯而向西寧必由之路也北抵黃河五里東由莊浪

地直達蘭州今設有北總西至西寧街一百八十里老鴉城莊浪之驛遞也漢土之所雜居東接上川口北連棹子山西抵瞿曇寺南臨河而北負山依山為隘則甜水溝據險扼要以絕夷氛勝番關稽察出入以備非常無容緩也南近阿壘

阿壘之南黑番聚集而添巴外貢不宜防與自老鴉而趨莊浪則東北四十里有冰溝若趨西寧則西四十里有碾伯

老鴉城莊浪西寧必由之大道也由大山破踰山抵上川口五十里乘子山屬莊浪由白崖子抵山一百里山皆黑番所居永樂間造極其莊嚴河即湟水發源西北之熟

水山流數百里遠西寧而通大通河會于黃河在西寧境謂之湟水俗名西寧城河渡河一里即阿壘堡黑番即十族中之番也自城至西寧一百八十里城有北總

碾伯城或作碾北南涼之樂都縣也明洪武十一年置碾伯衛指揮使司倉學所驛建置紛然亦湟屬之大鎮焉東接老鴉西連威遠南通南林北抵勝番刺防可謂八達矣湟水南流而城

闕就現則脩築之當議者背負崇山而土官溝各隘邊壕不修則板築之宜急者也西至平戎驛四十里

南涼羌髮烏孤于此置樂都縣威遠堡在西北一百里由岡子溝至南林大山六十里刺防溝即西番溝在北四十

里勝番關亦在北四十里南門外即西寧河碾伯邊隘有土官溝蘇家大家夏兒把營等處舊皆築邊濬濠其他雜洞斬斷崖石者甚多不可勝數城有守備西至西寧街一百四十里

平戎驛南北皆夷也南極石扎巴北盡紅崖溝南北百里皆為綏服西寧孔道不絕如綫幸而土番雜居有鄉田同井之風趙充國得屯田可墾者二千頃在此也大硤在東小硤口在西四十里而小硤則漢之湟硤唐之省章城古之綏遠關焉往來要

害控制咽喉于是乎在而皆不聞設官置戍何哉西至西寧四
十里

石札巴在商九十里黑番所住牧也石札巴之北四十里

有微刺兒硤內入平戎之路也石札巴之南五里有巴羊

硤川西夷連爾加部落所住牧也紅崖溝在北一百里即

松破硤口外黑番兒間隆族所住牧紅崖溝之南有白馬

寺內入平戎之路也紅崖之北踰山十里則大通河乃西

夷麥力幹部部落所住牧也

西寧衛漢初為龍居郡霍去病逐羌築龍居寨因名龍居郡趙

充國伐先零罕开請置破羌縣魏置西平郡晉隋因之唐亦不

改宋初為鄯州西平郡既失復收改為西寧郡明初長興侯耿

炳文下河西改為衛湟水西來浩疊東扼為得形勢然衛孤懸

天末而歷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豈盡無援之故與衛之輻輳

殷繁不但河西莫及雖秦塞猶多讓焉自漢人土人而外有黑

番有回有西夷有黃衣僧而番回特衆豈非互市之故哉城

之中壯壯驪黃伏櫪常以萬計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與焉羽

毛蓋革珠玉布帛茗烟麥豆之屬負提輦載交錯于道路出其

東門有不舉袂成雲揮汗成雨乎雖帶甲五千而外加以城守

之兵足以控制巖疆防閑奸宄然奸每生于峻防之地亂恒伏

于不見之間則利為之階也西至鎮海五十里南至南川四十里

湟水源出熱水山北流五百里經伯顏川與那孩川遠衛

城北又東南流五百里黃河伯顏川在西北五十里那孩

川在城北數十里浩疊今其地不可考或以為即小硤口

馬五郡即武威張掖酒泉煇煌金城也而西寧在河西不

西陲今略

高鈇珠嚴之下
官其自大柳坡
以至乾溝關

與五郡之屬者漢以之屬金城也金城今蘭州湟城內外
皆輻輳而城東為最黑番雖半食力為人役回回皆擁資
為商賈以及馬販屠宰之類又有會事通判經歷武有總
兵五營全設故至五千名之兵又有城守營都司

南川口各堡之總名也營在水泉兒塞明副將適雲與夷戰於
關門之間申中等族尾於關門之外殺夷甚衆京觀可築東有

歸德破圯塌城溝西有王溝兒硤直接青海南關門之外申中
刺卜番族而南遠抵黃河直通河州之歸德故西寧之受禍者

南川居多焉昔于各隔塞交關之路扁鏡殊嚴鞞乎網繆之計
此其時矣北至銀塔寺十里

康維在西寧城西七十里又西二十里為小原嶺嘉靖間
海夷乞款後復犯邊愈甚及田樂為巡撫知必不可款乃

徵河西各路兵洗清青海西寧兵與夷戰于大康嶺大勝
敵散甚多海氣遂息乾河等山口舊皆有邊備牆挑壕斬

斷山崖築砲石台以備夷騎刺撤西林尤為要害云東至
西寧城三十里

銀塔寺一名塔兒寺寺有樹葉形如人謂之千佛樹又謂之寶
貝佛其實即菩提樹也廣東亦有之其葉經餅餅則如絹

如紗其紋有如雲如人者海夷遠賴將銀裏樹每歲六月不分
番夷盡集于寺禮拜寺無隙地霍英所謂以拜佛為名者也至

此者北由北川關門西北由鎮海多巴西由西石硤西納川口
北透溝口東南由南川口寺北至鎮海四十里東北至西寧三十餘里

鎮海營茶馬互市之通衢也東距西寧南連銀塔北近多巴而

今據下管接
燧不設以爲車
一統字云

接北川、西踰黃河而通石硤蓋青海而川大通有夷任牧以是
 爲西寧門戶焉、款于斯戰于斯所有來矣、故營之初制距海纔
 四十里所謂西海郡者是也、有明移置于此而四衛猶居海壖
 貫爲外藩、嗣鎮海之外藩皆爲外侮營西至石硤天險與夷共
 之東西拘爾澤、盡爲要荒思冬灣伏兵之地、今峰自大樺坡以
 至乾溝、土山石崖、以短垣墩台相望、靡不周至、猶且有青
 海二川之夷、荼毒乞答、莫伏羌等堡、猶且敗績于王溝兒硤、奏
 凱于捏耳朵硤、况昔西海孔熾、而申中各族納其添巴、其所謂
 隔塞交關者、曾不若折柳之可懼、狂夫也、西北至西川口三十
 里

歸德硤在東南三十五里、蕃族住牧、圪塔城溝在東四十
 里、王溝兒硤在西三十里、青海番額之西海、昔達賴黃台
 吉于此住牧、馬、南川、開門外、前二十里、申中族堡寨、西四
 十里、刺卜族堡寨、南川南二百四十里、即黃河、渡河即河
 州之歸德堡矣、大樺坡、北至西寧城七十里、有明時西海
 之夷、有亦卜刺、雖有永邵卜、兒孩等占據、掘工川、刺
 川、謂之二川、有明時大落赤據之乞答、真田家寨在西寧
 城南四十里、伏羌堡、在城南五十里、明副將李魁、禦夷于
 王溝兒硤、敗、斃死之、副將連雲、追夷于捏耳朵硤、斬夷廿
 把、都爾恰、捏耳朵硤、在西寧城南一百里、熟番十三族、昔
 皆納夷添巴、南川、總堡有守備

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所轄之王民、各號稱十
 萬、祁氏蓋祁廷諫、爾爾只失結之後、所居在三祁寨、而西寧之
 共支大厦者、非李祁土司而誰也、劫命之賞、來行、苞苴之索、未

猶有重得
之者下管接
編譯之計

已何以服土人之心哉、且西川之西、張天討于大小康、纏者不
 款之效也、今之乾河打草灘、哈爾各山、築亭障、猶有行焉者、未
 刺撤西林、時爲出入衝要、猶有重捍以備之者、烽燧不設、以爲
 車書一統、兵彼荐食上國之心、包藏禍心而未已也、西渡河五
 里爲多巴

西寧在東五十里、考之各書、皆謂去西寧五百里、六百
 里、未嘗至其地也、或謂就古鎮海在青海傍者而言、亦不可
 知、營銀塔在南四十里、多巴在西北五里、北川口在北七十
 五里、湟河在西一里、踰河即多巴、西石硤在西二十里、西
 海在西三百里、王莽使卑末羌獻西海地、遂置西海郡、爲
 中國地、高適詩、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蓋言
 屬內地也、

置軍東安、定、從、道、沿、邊、而、四、衛、東、西、相、隔、在、黃、河、東
 者、爲、東、柏、爾、澤、在西者、爲、西、柏、爾、澤、皆、黑、番、堡、寨、距、鎮、海
 七十里、昔鎮海渡河而西、皆屬達賴黃台吉、亦力幹黃台
 吉、設營有秦、

多巴、或作多霸、今之夷、厥、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于、昔、蓋
 新創也、居然大市、土屋、北、連、其、廬、居、遂、未、則、黑、番、也、出、而、貿易
 則、西、寧、習、番、語、之、人、馱、載、往、來、則、極、西、之、回、與、夷、也、居、貨、爲、賈
 則、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市、持、平、則、宰、僧、也、至、于、那、顏、獨、無
 之多、巴、豈、非、內、地、而、顧、爲、夷、之、壘、斷、哉、北、至、北、川、七、十、里

宰、僧、夷、之、頭、目、言、長、官、也、達、賴、所、部、宰、僧、一、亦、力、幹、之、所
 部、宰、僧、一、家、居、多、巴、主、市、者、那、顏、漢、人、稱、之、長、官、也、多、巴
 西、二、十、里、始、出、柵、內、爲、羊、地、則、夷、厥、在、內、二、十、里、東、南、至

鎮海五里東至西寧五十里

北川營亦總堡名東踰馬圈西接刺銀北有東西關門關門之外白塔兒回之叛亡而附西夷者及漢人之亡命咸萃淵藪焉邊堵而外築室耕田即與以十左氏不能易之苗有中行說郭藥師以及張吳元昊輩則為害于國者豈淺鮮哉西寧之最可慮者不在斯乎東至威遠七十里

營在新城堡東渡河二里為毛家寨更東十里為上馬圈堡又東五十里為威遠堡皆內地也西踰大山六十里為刺銀則連刺銀力幹在牧皆外地也東西關門在營北十里順治戊子回回叛亂逃亡于此漢人及回築高屋莊田置水磨斗車種麥豆青稞凡牛種皆力幹所給而歲納添已若種老舊法也其地積年百數十里村堡相望中有

白塔因謂之白塔兒自南川以至北川雖有邊牆高者不過三五尺卑者可緣牆而工也或隘口及頃圯者亦積薪于下布土于上西寧極邊之地始如是布置其稍遠于邊者則如此布置且無之矣北川有守備南至西寧八十里

威遠堡即東川也亦堡之總名川地廣而隘口多指不勝屈其黑松林峽雖兩山壁立而中有通衢昔常遇以邊堵關隆寺關門之外即屬龍荒啟閉何常盡慎耶自威遠而東復至碾伯岐而合也由碾伯而老鴉必由之大遠若夫合而岐者老鴉而東北則有冰溝焉自堡至冰溝一百八十里

東川營在威遠堡營就在沙塘永樂間改為廣牧其川特寬美地茂草有二監八苑二監者甘泉祁連也八苑者廣牧麒麟紅崖澤泉西寧大通永安古城是也陝西共六監

西陲今略

莊浪甘州各一而西寧有四焉碾川三川各一而威遠獨有二焉黑松林峽南至西寧一百里爾隆寺黑者所居也在營北二十里東至碾伯一百里碾伯至老鴉四十里老鴉至冰溝四十里營有守備

冰溝堡在小山之巔土人所居北負桌子山南面荒山中通一徑乃莊浪必由之孔道也舊有硤梓邊溝壕澗斬斷石路以防不虞者今不期怠而怠矣自是而東北由大通河則莊浪之西大通矣

桌子山黑者所居也堡有把總西南至西寧二百二十里羊他石在東北二十里西大通又在羊他石之東北三十里西寧邊地自巴暖三川至于冰溝凡十有七所九百二十里其長城或有或無整或險或平不能執一論也

西寧近疆自西寧東南接河州界起道而西折而北直接莊浪界止巴羊峽川在西寧之南其水發源于南山涯流而入黃河者川近內地善水草昔為番族住牧今河曲之夷部落既多冰堅可渡恒牧于茲焉

巴羊峽川在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平戎驛南一百里川地平水不深蓋西寧南山一派耳黃河在川東南九十里本番族住牧及夷人據者乃北徙于石扎巴其地今夷人連爾加部落所住牧焉

歸德硤在西寧之南南川口之東南也硤為歸德堡之孔道故名河南與歸德堡今往來常假西寧道者必由是硤番族居之而斗租石賦不入縣官顧聽于夷何哉

歸德硤在西寧南一百二十里在南川營東南四十里今

黑番住牧其番類未詳皆納夷番也
東西俱爾灣在西寧鎮海之西夾湟水涯深也湟水東流之灣
乃北流俱爾灣舊為內地安插黑番自青海四衛俱為夷有黑
番外向又何足怪

東西俱爾灣在鎮海營西七十里湟水發源塞外熱水山
東趨西寧灣水東西者一在湟東一在湟西也四衛為夷
有在明正德年間灣今有黑番住牧

青海即卑永海在西寧之西其週千里其味鹹其魚斑黑其中
有海心山山有寺喇嘛或居之其山縱牝馬或得龍駒其海非
汪寒冰合人畜不得渡環海之地廣野瀾漫其西北一隅咸沙
磧不長寸草其地北川之所匯也豐草之所生也華夷之所通
也其南則可達松潘茂州其東則至西寧河洮其西則通西域

各國哈密山出烏斯藏尤近其北熱水祁連諸山祁連之陰則
莊浪甘肅矣青海之地吐谷渾據于漢吐番滅之王莽受卑永
地始為中國置郡為西海周海亭燧相望蓋夸耀焉或曰今海
北四十里有郡遺基云或云是明之鎮海營也明初置四衛于
沿海為外藩故洮河莊浪無夷患四衛之廢則亦卜刺敗惟卜
兒孩一部獨全夷推為卜失免汗今之漫延于青海間者皆卜
失免之苗裔也中國人不察等之四衛誤矣

青海在西寧西四百里唐詩所稱青海者是也唐書載哥
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西海者從王莽所置郡而言也
然此海不名西海按北魏涼州刺史袁翻曰西海在酒
泉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正北夷往來之衝漢家行
軍之舊道土地衍沃大宜耕種可為重戍鎮防西北云由

此觀之則西海在五郡之北今字羅撒之西有海謂之西
海至于青海在五郡之南且周匝幾千餘里不及中國一
湖豈足當四海之一乎王莽以青海為西海蓋夸大其事
以為美名耳海岸周一千二百里水深而鹹不可飲馬海
中魚甚多而不大無鱗背負黑點海中齋海心山週百里
山有寺無住持僧或喇嘛有德行者冰合而往至則周行
誦梵咒敬離北山亦待冰合然亦罕有往者世傳海龍冰
合縱收馬于海心山或縱收海岸可得龍種云海岸皆有
水草西寧之西百谷之水所注獨海之西北一隅無水草
故皆不收畜其地松潘茂州皆四川地河州洮州皆在海
東南自海而往松潘茂州必渡黃河其里至則可考亦通
四川之打箭爐哈密在西北金山即沙陀在海之西今曠
爾旦所居之地或云自海至金山納六十程云烏斯藏在
西南今連喇嘛所居熱水山在西寧西三百里在莊浪西
南祁連山在西寧西北在涼川甘肅南遠近不一不可里
計青海東至西寧四百里東北至莊浪六百里北至涼州
之黃城兒行十日北至甘州之偏都口行十有二日云今
近海四十里有城牆基址相傳明初立鎮海營于此四衛
廢乃移營于西寧西南五十里然無可考明正德間夷亦
卜刺乃擁衆萬餘寇涼邊又請居哈密至西域貢為中國
外藩議者不許四年乃侵青海之四衛掠諸番盡有其地
則因夷人中之有才能者中國不善用之耳而永即卜
兒孩之屬皆依馬及拙力民俸答往來海工火落赤真相
黨惡於南賓免宰僧把都兒特角於北所以洮河湟莊

多矣志也亦卜刺據青海二十餘年為吉所襲惟卜兒孫
獨全遂稱卜兒孫軍盤據四衛今之遺類黃台吉卜兒孫
之子多力幹連兒加黃台吉皆卜兒孫之孫也青海今夷
人遺類黃台吉位牧

罕東衛在青海東北有明置之以處西羌別種初西羌知天命
稱臣獻馬乃賜之冠帶給金牌歲一至西寧茶馬司彼此互市
于是封鎖南吉刺思為指揮傳其兄塔乃襲數世無他變衛無
城郭宮室以毡帳為廬舍逐水草華牧畜與由先安定阿端輔
車相依而各分地要不離乎青海左右及亦卜刺阿爾免斯來
侵殘掠其眾罕東之人徙就西寧沿邊流為生畜為降夷衛乃
名存實亡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餘里明洪武十年鎮南吉刺思貢

馬來降因置罕東衛乃以其目為指揮會事領其部落中
馬歲赴互市永樂三年鎮南吉刺思死因其兄塔乃襲為
指揮以奴奴為指揮會事正德四年亦卜刺及阿爾免斯
據其地罕東之人皆徙近內地衛遂虛按罕東衛在青海
罕東左衛即沙州在甘肅之西相距二千里許世之著書
者以二衛合而為一不知多一左字相去懸殊即留心遺
事如上濬二衛亦不能辨以此言之邊地考據豈易言哉
今遺類黃台吉位牧

曲先衛在罕東衛北大通河之南也元置曲先元帥府明因之
而置衛焉以土人散西恩為指揮傳至黑麻兀貢獻不絕互市
相安及明中葉夷人外訖曲先之眾竄于窮荒或依土魯番去
而海上饒野為他人有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里元置曲先茶林元帥府明永樂四
年置曲先衛以散西恩為指揮同知領其眾賜冠帶給金
牌歲赴西寧茶馬司互市正統初以黑麻兀貢為指揮寧遠
其部日火丁赴京貢獻亦卜刺之亂曲先遠徙今多力幹
部落位牧

安定衛在西海北曲先之西南也元置揚州樂戶謂之撒力畏
兀兒元末自哈密而徙青海明初煙帖木兒貢鐘甲刀劍內附
乃以樂戶之後分為先帖里二族項之置衛合二族為安定衛
給茶中馬與三衛同而分地獨寬二族獨多及避夷忌舉族徙
西寧邊外相依仍舊

衛在西寧西南三百八十里元封哈忽失里為武威王遷
揚州樂戶一族以快其心遂以樂戶之族為撒力畏兀兒

久之其人同回夷之俗然必養火豕以自別元末乃同阿
端之人徙于青海其族特眾有不樂徙者則留居哈密焉
或以永樂時遷揚州樂戶為阿克鐵木兒者誤也煙帖木
兒乃安定阿端之五八貢在洪武七年正德間亦卜刺之
亂衛人咸遷甘州或就西寧沿山流為黑番衛地今遺類
部落位牧

阿端衛在曲先西南蓋韃靼別種自哈密遷青海與安定之人
同屬于煙帖木兒者也明初効順來歸亦分二部曰阿端阿真
未幾合阿真于阿端而置衛焉給牌印號統與三衛同數傳後
不能守其分地遂徙徽外

衛在西寧南四百八十里初阿端與安定皆居哈密族雖
各別部本無分元末遷青海明初煙帖木兒再入貢即分

安定阿端為二部，洪武八年，以煙帖木兒所部凡屬夷種皆為阿端，以別于樂戶之族。中馬互市，同于三衛，及刺卜刺奪其地，其人分散，遂進沙漠，衛邊廢。今達賴部落住牧多巴，在西寧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築土室成衛，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為居壘斷遠而西域回夷為行賈者，皆于是乎在。世以西寧市口在鎮海北川，惡知所謂多巴耶。

多巴，在鎮海西北五里，北川南七十里，多巴復見者，舊為四地，今為市口也。世所傳西寧市口者，為鎮海北川，即律例亦不載。及多巴，豈為市口未久乎。今皆番回居住，主市者夷人，達賴下宰僧一，參力新部宰僧一，中國人不設官焉。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川營之口外也。山環地行，其土沃潤，其道西域錯雜，厥草貂鼠白狼艾葉豹狍獐玄狐牛皮鹿麋羊羔，厥貨鑽鐵金鋼鑽球琳瑯玳瑁福五花毡襪黑刺阿魏哈刺苦木綠葡萄瑣瑣葡萄，厥牧馬駝犏牛羴牛牦羊羴羊，厥居土屋平房木几榻，厥人則漢回錯雜，各為村落，弓矢佩刀未嘗去身，厥貢則輸之于夷，夷亦蒞以宰僧，革麥粟力役之征，如民牧焉。四方之夷往來如織，以舊事于北川，今近于多巴，惟白塔兒為道主也。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地有塔，疊及堊之，故謂白塔兒。其地之皮及貨皆自西域，非白塔兒所產，但聚于斯耳。多巴亦然，銀鼠白如雲，其毛似晉，但微短淺，而細膩，通之狼皮以白為貴，艾葉教其毛青而白。

其斑微黑，不似金錢豹之甚，捨獬獬及土豹沙狐之皮，聚而分之，可為四種。其腹天馬，其領烏雲豹，其腋金邊，其背則沙狐皮也。狐皮以玄色為最貴，牛皮即香牛皮也。木牛皮，夷以香物製之，加紫紅色，苗之，夷以為靴，則蛇蝎不敢近，以為襪，可避諸毒。其香雖久不散，瑣瑣黑刺五花毡，皆羊絨織成，產于尖刺思安各番，馬兒罕諸國，阿魏物之最臭者，西域諸國皆產，塞外各獸頗多，不能盡載。然西塞獨無虎，故不及之。多巴此地之屋，皆高堂大廈，且有倉廩，有小河，激水轉碓于內地，易驢以轉磨，其人男耕女織，且有老學究授四書毛詩章句者。其地之漢人，則西寧之凶命，回回則順治八年之叛黨，各仍其俗，共居于此。其添已則納參力幹，分地給種，皆參力幹所謂宰僧，夷日總名。

紅崖溝，在西寧北黑松林硤之口外也。山石微赤，夾道稍寬，溝長十里許，左右多岐，小澗多泉水。羌人牛羊于是焉牧，自亦卜刺亂後，族類多散處莊潭間，其安土重遷者，今西夷臣矣。

紅崖溝，在西寧北一百五十里，平成驛北一百里，咸遠營北四十里，黑番爾加洞族住牧，納夷人添巴，其族甚眾，有居莊浪之西山連城者，五百餘家，皆為中國中馬，不納夷人添巴，居紅崖溝者，其一派也。

掌吉兒壘，在碾伯之西，兩山峭峙，壁立千尋，罡風起，則峴中水六月冰，冰其地，西連青海，北由他共石趨西大通峴，無居人，湟莊番族之遊牧者，或一至焉。

掌吉兒壘，在碾伯西二十里，他共石，在峴之東北二十里，又三十里為莊浪之馬營，又八十里為黑古城，又六十里。

為子犯城又二十里為羅羅城又二十里為豐樂堡又二里至西大通堡焉

桌子山在莊浪之交冰溝堡之北山頂之平如几席然自麓至山腰蜿蜒十里許多茂草冰溝土人咸植牧馬番亦依山而牧云

桌子山在西寧冰溝北三里上先密族于此住牧

大通河在祁連山南西寧西北也河源發于祁連東南流莊浪南山之水雜注之西寧北山之水又注之流數百里經西大通河堡北東流而入黃河或云即可川屬道元所謂浩疊水也河水迤邐源遠流長不能執一地以名遠近惟源北接涼州東連白塔南通青海西界甘州水不甚深其地可耕可牧毡裘之君長在焉且他夷所居不遇施德帳逐水草耳惟河源之夷為

東為椽茅覆灰墁有宮室之規而夷人曾不深居乃有牧無度非稟性使之然與河源之間招納流亡牧羊等馬流種深耕為根本地且黃城酸茨河三角城白塔寺兒答卜等青海之部落凡受令咸聽于此亦足徵其為一都會矣

大通河源在西寧西北三十里在涼州之黃城兒南二百餘里青海北五百餘里甘州大馬營之東南二百八十里西大通堡屬莊浪河經其南大通河北屬西寧河經其北河流數百里涼莊浪地皆有大通河而源則在答卜寺西二百里於涼莊浪甘為適中其地在萬山內間廣平原有土可耕水草大善夏涼冬溫舊為塞外棄地順治十六年參力幹於此開地伐木陶瓦大營宮室使其長子南力木居之而參力幹往來于黃城酸茨之間其長子招集流亡

種麥豆畜牛馬竟如內地矣黃城酸茨三角白塔答卜及青海之曲先衛皆其部落凡事悉來稟命其誕生罔不畢集今南力木部落所住牧

右西寧境內外番夷壤地附西寧諸隘口合十有六焉

小硤口西北至西寧三十里

大硤口西北至西寧六十里

哈喇只山口西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木恰兒硤北至西寧九十里

歸德硤北至西寧一百一十里

旦思貢口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石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經納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刺撒兒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北石硤口南至西寧一百里

插把硤南至西寧一百里

西石硤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二十里

紅崖子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撒兒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番溝山口即刺防溝也西南至西寧二百里

黑松林山口西南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莊浪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平番縣

莊浪衛漢之允吾縣前涼之廣武郡也東距黃河南環大通西界烏梢北築新邊其地狹其山寬其土瘠兵民而外土司十萬熟番之戶三千其于河東西為蘭州門戶涼湟堂與甘肅之咽喉靖夏之捷徑車馬絡繹擊扇摩乃諸郡之統會九遠之莊遠也

允吾音雲鴉漢為允吾縣昭帝六年置屬金城郡前涼張氏允吾縣屬廣武郡唐初為涼州地宋為元昊所據元為莊浪縣明洪武十年改置莊浪衛而平涼府所屬莊浪與此不同蓋彼為縣此為衛也黃河在東二百二十里渡河為蘭州即河東也大通河在南一百二十里新邊在此二百里烏梢嶺在西一百二十里土司姓魯本軍卜失加

之後自明初世襲指揮今襲職魯宏其子名帝臣所部精銳有三萬餘人又有土司姓毛明伏羌侯毛忠之後亦有土兵莊浪衛以保障者非兵之力土司之力也蘭州在東二百二十里自紅城子野狐嶺苦水沙井驛金城關渡黃河鎮遠浮橋即蘭州也由蘭州至西安一千四百里西至在西三百七十里涼州在西三百四十里莊浪在涼湟之東故曰堂與甘州在西北八百二十里蘭州在西北一千二百四十里莊浪為甘肅饒道故曰咽喉莊浪東北至三眼井與靖虜之蘆塘相連自蘆而東七百五十里至寧夏蓋使道也故曰捷徑凡甘肅涼湟之趨河東者舍莊浪便無他途故曰統會

漢收五郡通西域率由河漢故允吾為散地僅屬于金城有明

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蘭州而渡黃河故莊浪重而置衛焉其制文武官必備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其四境之外東蘭西涼西南湟中皆接連疆界易以防閑其可患者莫如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轍也松山重岡連阜水草特多垣禦未設之幾特內地之既脫耳成化間夷人火篩取道內侵數載一至或一歲一至及單于稽首稱臣諸邊與之互市蓋霸廢一于塞外之地未嘗開市于腹裏也莊浪貪皮馬之細忘經遠之艱往事不德私與互市故大松山數百里地為窺免阿赤免王廷拊扼背吭久假不歸遂成夷藪及其東市西到道路寇攘河東西幾梗呼吸乃縮地築長壘登碑乘塞亦已晚矣

漢霍去病收河西五郡通西域其出師皆由河州而至西

寧馬莊浪之官文有監司經歷武有參戎凡西寧之官兵皆屬焉火篩夷人名有明嘉靖間俺答等蹂躪深入澤潞宣大抵紫剌關且西略延慶東寇遼陽無歲不被兵自其孫把漢那吉歸義後封俺達為忠順王弭兵者十數年各夷目皆內附所謂五單于稽首是謂邊郡雲中上谷榆林朔方是也阿赤免初款于中衛而私互市于松山皆隆慶以後事長整即今所謂舊邊也築松山于外焉

初河湟洮岷之間青海兩川之夷蜂屯蟻聚而莊浪獨安者夷處湟西南而莊浪在湟東北也湟河各守其地亦無大患及松山已據夷之南北通而右臂續彼招此引大肆鳩張犯西寧者三寇洮河者再當斯時也豈惟河西同于累卵而莊浪且陷在危亡矣惟伏兵扒沙伏兵連罕聊固吾圍不猶奉漏卮而灌魚

耶苟非籌邊老臣，拓築新邊，則莊浪之禍尚可言哉。

青海即西海，兩川即河州之二川，正德間，夷人亦卜刺等相繼據青海，火落赤等據二川，萬曆間，夷犯西寧，洮河副將李魁李聯芳遊擊李芳皆先後禦夷，沒于陣焉。扒沙即今涼州之大靖也，連罕免其地有衆，謂之連罕，免衆在衛東二百里，萬曆二十六年，巡撫田樂總制李沐專意一剿，乃檄副將連雲督率各鎮官兵為進討計，先克臨湖之青把都，次破青海之永邵卜，其時阿赤免之軍糧尚在，大松山乃令甘肅之兵由泗水，莊浪之兵由黃羊，河東之兵由蘭州，由靖虜，夷乃悉甲以待，各路並進，互相牽制，而泗水兵直搗扒沙，黃羊之兵直搗魚溝，皆捷，夷乃奔逃，悉平松山，乃起于涼州之泗水，盡于靖虜之雲橋，邊遠三百七十里，謂之新邊，環松山于內矣，有明于莊浪開市，其害如是，近乃有間市于甘州之洪水，害豈小哉。

或曰松山已為內地，然則莊浪今日不已安如磐石乎？曰莊浪四境皆之重地，獨在北，今之重地在西南，何也？青海漸繁，倍蓰于往日，祁連初近，什伯于西川，則鎮羌西大間要害之地，通川之道也，其入也無壅，邊之隔其歸也無窮，日之繁昔阿赤免通青海，由此而入焉，今之夷雖暫安馴服，然內地屬番，劫以積威，惟夷命是從，萬一因隙敗盟，阻大通之津，當烏稍之邊塞，岔口之衝，則湟涼甘肅一線之通亦不可得，莊浪外絕鄰封，內生他變，存亡危慮，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曰今之重地在西南也。

西陲今略

力幹任牧，所部亦有五千餘人，鎮羌堡在西一百三十里，其地直通大通河，討來川三角城，皆夷所盤踞，即祁連之下也，西大通堡在西寧一百一十里，其地近大通河，連罕害也，明嘉靖間，已築舊邊，及平松山時，阿赤免欲壞鎮營，遣走青海，伏兵拒之，前此未築舊邊，則鎮營為通衢也，莊浪之番，貧者善竊盜，自衛而東，皆不容其入城市，自衛而西，無處不有番，一有意外，則他變必生矣。

莊浪南邊堡

西大通堡 莊浪南一百二十里，西寧冰溝東，距五十里。

新站 莊浪南四十里，大通堡東北八十里。

莊浪街 西寧街東北三百七十里。

武勝驛 莊浪西三十里。

岔口堡 武勝堡西北五十里。

鎮羌堡 岔口堡西北五十里。

莊浪北邊堡

裝家營 涼莊公界之所在，大靖城東四十里。

阿壩營 在裝家營東四十里。

下紅水營 阿壩東四十里。

三眼井堡 下紅水營東南四十里。

莊浪近疆

平山 莊浪西南，西大通南五十里。

黑山嶺 西大通南三十五里，紅告城北五十里。

紅山川 西大通南二十里，紅山堡南一里。

河腦 西大通西十里

他喇都川 在莊浪東南通達

排路溝 在他喇都川之北通達西南十五里

小川子 在莊浪西武勝驛西南十里

馬營溝 武勝西北二十里

大沙溝 莊浪之西岔口東南二十里

乾沙溝 岔口東北二十五里

寬溝 岔口北八里

火燒城 岔口北十六里

沙金溝 岔口東北二百七十里

野狐川 金沙溝後十五里

先密寺 莊浪西北鎮先堡東南四十里

乾柴家 鎮先西二百里

莊浪南邊莊浪而西則南北皆有邊堡故得邊以別之

西大通堡宋王詔所建蓋莊浪之交也西即大通河因以名堡

堡臨水負山居民稠密四遠之地乃西寧之咽喉也河腦之番

雖少亦有陰款于夷堡北連城土司之家在焉其西山有木商

則採之不當為國家倉卒軍儲計耶西山之番輸貢則亦多堡

西循河則黑古城番漢雜居由黑古城而西北則掌吉黑峴往

來青海則朝楊鞭而夕林馬者也故紅山川桌子山之番族外

納添巴不惟僑乎堡東則通遠堡猶有遺墩乃古驛路其黃

泥岡則危遠也堡東則徑通紅杏城蘭澧舊路昔之避征商者

每取道焉夫徑多則難于阻險人雜則易以容奸而况據我之

上流有人耶東南上下山破則今之驛路矣東北至新站八十

里

宋神宗時王紹使王厚收復河湟因地形險要築大通河

城或曰即今堡或曰在河州西寧之間今大通河堡未知

孰是大通河在堡西一里其源出于祁連山之樞大川流

數百里至此又東南流而入黃河矣大通河腦之黑番五

家其目曰汪東爾加今納美添巴連城在西三十里土司

姓魯自明至今皆賜職凡莊浪之土人皆屬焉有明河湟

間常連舟載軍仗下寧夏以平賊宜留木一寺用番僧未

爾閣隆寺五百人于連城中馬餘番則納美添巴美即麥

力幹也黑古城在西一百里掌吉壘峴在西北二百二十

里青海在昔為連賴所住牧紅山川堡之番即間都剛族

住報恩寺中桌子山之表即上仙密族皆納連賴麥力幹

添巴通達堡在東北七十里即宋之孫路所謂通達至熙

河者是也黃泥岡在通達堡之西北八十里紅古城在東

南八十里此山僻小徑蘭州西寧之捷路也昔私商自南

而至紅古城而西大通西上川口以避徵稅今亦罕由之

矣堡居人僅五六家把守之一把總東北至莊浪一百二

十里西南至西寧之水溝五十里

新站蓋移新牛站于此其地源泉不通耕種常廢居人汲水在

深山二十里許故冬則攝雪窖水春則向空受雨而番漢雜居

于南北站無防兵殆以莊浪之非邊乎此歷山坡涉河西十里

則至莊浪焉

新站站相連小築平岡驛卒寥落蓋建置之未久者往

來路驛苦于奔馳者非一日矣無所生泉無所汲

莊浪衛古城在南射斗在西今皆廢焉南達河水北列舊邊東通金城河西東之接壤西南涼湟兩岐分合處也絳節之所絡驛土漢之所雜居黑番之所出入蓋九達之區河西之都會也邠邠之間有番場或壅入衛城為倫兒南向萬山番族所居沿邊西自羊圍溝循大路渡莊浪河三十里為武勝驛

古城在南五里射斗在西十里莊浪河在西門外源出鎮

先之分水嶺至衛南流入于黃河舊邊在北二里明正德

間因夷阿赤免據大松山乃自蘭州金城關起急築長城

至于涼州之泗水堡直接今之長城及萬曆間平定大松

山又築新邊于極北故此為舊邊焉由紅城野狐城苦水

沙井而至蘭州統二百二十里涼州在西北三百四十里

西字在西南三百七十里者場在城外番子多善竊盜街

南之堡曰大柳樹堡相距十五里二十里曰黑城堡三十

里曰南大通堡西山南山多番族衛舊設副將今改參戎

明崇禎十六年土司屠布聖聞賊渡黃河乃斃其髮曰不

能殺賊豈肯降賊從此與世長辭矣卒不知所終其浮家

在城內南門西至羊圍口二十五里

武勝驛在平地河流其北山環於南北舊邊廢為管嶺東西

陳壤盡列羌番探丸之舉時時有之武勝卒置邠雖非要地而

堡屬則有善風嘴分地則有鐵沙野狐二嶺皆當慎防而詘于

無兵野狐嶺之南大通河流焉西北五十里至岔口

莊浪河在北一里即駱駝刀梯石嘴石兒虎四山也雖非

要地然七族黑番居焉善風嘴堡西南三十里其堡之

西有白石頭溝嶺最高街要云鐵沙嶺在西八十里野狐

嶺在南二百里堡有把總

岔口堡堡當平地南山北河同于武勝土冷薄收難于粒食加

以春夏大雹折木偃禾無歲不稔而六族熟番食毛踐土於此

彘帳當路畜馬彌山蓋地道塞外如大通河青海者不一而足

堡之東宜防者五

曰樺夫堡曰黃羊沖曰柏嶺溝曰大沙溝孤頭嘴

西山極衝者十有二焉

曰土魯干石門峽曰青山坂曰野葱溝曰駱駝峴曰散金

山曰灘泥溝曰老羊嶺曰加思羊曰新河壩曰捏兒梁曰

金沙溝

又西北五十里至鎮羌堡

莊浪河在北二里河北即邊牆熟番六族保納勇力軒添

已崇禎十六年諸番叛逆三月十一日副總兵魯傑昌從

堡進剿先寇等番斬殺殆盡堡有把總

鎮羌堡同于岔口歲稔大雹無歲無之山有祁連河有大通川

有討來今之虎穴虎子皆在焉然亦逐水草而列種惟耳獨三

角城之冠也田築室為不拔之基去此甚近昔阿赤免于青海

此邊假道於此蓋鎮羌一堡為南北塞外相通之要道安知今

日不指為續臂地耶雖此有重邊而南之蹊澗成路者特多其

黨朵兒尤為衝要西古城為次要兵即足守則謹其阨塞何容

緩與渡河而西北則為稍嶺雖非甚高最為荒曠但有蠢動風

聞經行絕遠夷未至蒙虎皮而行者多也西北三十五里則涼

州之安遠堡焉

祁連山麓起于堡之西南封來川嶺在西二百四十里封

來之水發于嶺西流大通河在西一百三十里其水發源
于極大川而東流二水俱在祁連之南三角城在西二百
七十里麥力幹之部落在焉築室耕稼亦如內地三角城
亦近涼州蓋涼州南山之南祁連之北也。有明時夷河亦
免阻于青海假道鎮羌許之。嗣是南北往來皆取道于堡
今堡河北有舊邊更北有新邊所謂重邊也。當果兒在西
一百六十里西古城在西五十里河即分水嶺之河東流
而下至莊浪凡岔口武勝所指皆此河河在北數里為精
嶺在西五里從此而西五里則渡河既渡即嶺平而且長
直達于安遠志書以為在堡西者誤矣嶺既空曠而黑者
每假夷名于此為寇盜堡有遊戎

莊浪南邊自西大通而西至鎮羌凡六所二百八十五里其南
皆山其山皆番無長城為之界限道路為疆而已

莊浪北邊

裝家營涼莊疆域所分也堡在平原土瘠沙多水利不通非香
溝分灌安人畜之不渴死耶西望大靖南近火燒東連沙溝北
環邊堵援應雖近而關門罕閉邊額不修甚非所以防禍于未
萌也又東四十里為阿壩營

香溝屬大靖分其餘以灌溉大靖營在西四十里大靖居
高營地則卑可望也火燒溝在東南三十里沙溝在東二
十五里長城在北一里大靖阿壩相距不甚遠可為援也

阿壩營地高而平行土脈不毛其地北關門迤西之阿壩水空
健閉宜修斥堠宜明其邊外有大泉水更北有黑石山水足草
深夷必爭牧况乎營盤水之密通為鄰乎內地則雙井堡為蘆

裝捷徑則中川寇虐宜遏也又東西十里為下紅水

堡迤南水泉二處疏通水槽引入堡內水空在西十里夷
向每從此入犯今則沙高牆缺可入之地不止水空矣在
北二十五里雙井堡在南四十里蘆塘屬靖虜在雙井之
東一百一十里裝家營在西四十里蘆葉往來備新邊而
行則一百九十里由雙井則一百三十餘里所謂捷徑也
中川屬松山在雙井之東二十里堡有遊戎

下紅水自松山平而亭障築也南近大松山北近黑石山風沙
日揚邊牆漸北且營盤水直連賀蘭山後其途甚便况乎遊牧
者不但賀蘭之夷哉又東四十里則三眼井

大松山在南七十里黑石山在邊外西北二十里營盤水
在東北一百六十里自營盤水五十里至黃沙坡又二十
里至小風口又十里至大風口又三十里至拜等口又三
十里至豐石口又三十里至黃破口又五十里至賀蘭山

口自堡至字夏之賀蘭山後共五百二十里賀蘭山後之
夷視家勞藏克氣三台吉住牧若游牧者不可勝記堡有
守備今自字夏出中衛之永安墩口經長流營盤兩水頭
直達紅水或三眼井誠坦途矣驛站既設商旅通行而蘆
塘一路惟平因避稅者則由之

三眼井堡地極空曠堡近新邊其東永寧堡舊有邊兵以為特
角今亦無之其南由狼溝口西至沙井堡路極崎嶇蓋趨蘭州
之大道也其北有麻黃灘通近于邊至衝之地也其北至黃沙
寨以及水塘湖水頭之地則偵夷人之動靜也若夫張既之所
取道理有可信文無可徵又東七十里為靖虜之蘆營

取道理有可信文無可徵又東七十里為靖虜之蘆營

永寧堡在東九十里，明以蘭州之泰將改置永寧，以永寧去新邊五十里餘，而三眼井又在西四十里也。狼溝口在南三百里，沙井驛在溝口南四十里，蘭川在沙井驛東四十里，自堡至蘭州三百八十里，路僻山荒，行之憚之，麻黃灘以其在紅水三眼井之間，空曠無守故也。黃沙峯在邊外之北二百里，水塘湖亦在此一百二十里，魏之張既、文帝使為武威刺史，時盧水羌反，聞既將至，乃拒于顯陰口，既言揚兵經顯陰，乃于金城渡河，潛于柁次，聞道直抵武威，破之，或一堡即張既之間道，然無可據矣。堡有守備。

莊浪北邊，自裴家營之圍莊起，東至三眼井界靖虜之蘆塘營止，皆長城，凡四堡，一百九十里。

平山在莊浪西南，西大通堡之南，叢山之中，忽有平地，山有豐草，流水注之，孽收為邊外最黑，番住牧于茲，南通青海，西近大通，則與接帳建構者，不惟通乎。

平山在西大通南五十里，黑番蘇東奔族，於此住牧。黑山嶺在西大通之南，紅古城之北，嶺舊有墩，迤而南則海石灣，灣南則李家村灣，東達可川之王家山城，嶺之東西南北無非內地，黑番居此，其族甚微，領茶孽馬，宜其子孫世世無敢萌異志也，今外交于夷矣。

黑山嶺在大通南三十五里，紅古城北五十里，黑山嶺南至海石灣一十五里，海石灣東西二路，南至李家村五里，東至可川地方王家山城五十里，無一非內地也，嶺今黑番爾羊日族住牧。

西陲今略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川有堡，堡有居民，迤東由紅古城而趨苦水，蓋昔之通衢也，川在堡南，居內地中，黑番居之，陰款於夷。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二十里，紅水堡南一里，由川東至紅古城六十三里，又五十里苦水，此昔日商賈之途也，川為番僧間都喇族報恩寺僧住牧。

河腦，在西大通之西，紅山川之北，大通河之源流，不知其幾千會百里，西大通人以其地在上流，謂之河腦，黑番就牧河干者，依我宇下，今頓首于夷之庭，不暇矣。

河腦，在西大通四十里，黑番汪東爾加族住牧。他喇都川，在莊浪東南，通遠堡南，河西平原之地，通謂之川，不專指流水也，川地廣衍，其地瘠薄，其水蕭疎，腹裡不毛之地，可牧而不可耕者，西大通通遠堡之屬，堡於川為捍肱也，黑番號

味於此，討日不宜，而輸誠恐後于塞外焉。

他喇都川，在通遠堡南三十五里，黑番寫爾素族住牧。排路溝，在通遠堡西南，他喇都川之北，溝皆芟其草，充斥道，路故名排路，或曰一名牌樓溝，在內地，明設有騎步，今番則外臣于夷矣。

溝在通遠堡西南一十五里，芟其草名，河東西皆取之以編席者，明於溝設兵一十三名，馬一十三匹，今無兵，溝黑番喇嘛族住牧。

小川子，在莊浪之西，武勝驛南，平行之地，兩山夾之，故曰小川，七族之番俱在焉，邇來周道之間，群為駭，甚矣。

川在武勝西南一十里，莊浪而西之山，土人皆謂之西山，川亦平地，為撒卜兒馬其等七族住牧，今其目名阿攏，時

馬營溝在武勝西北，岔口東北，西近圍柱南，近伏羌溝在岔口之東北，蓋重邊之內地也。黑番處此，夷詎能害，而南向事之何取。

溝在武勝西北二十里，岔口東北二十里，大馬營圍柱在溝西七里，伏羌在溝南六里，莊浪有新舊二邊溝，在舊邊北，新邊南，今黑番白扎爾族住牧。

大沙溝在莊浪之西，岔口堡之東南，溝北接壤平城，黑番住此而遠輸於夷。

溝在岔口東南一十里，平城堡南三十里，今黑番阿蓋族於此住牧。

乾沙溝在岔口東北，大沙溝北，溝為岔口山場草木足供畜牧，岔口之人公其利與羌人共之。

乾沙溝在岔口東北二十五里，黑番錢保族住牧。

寬溝在岔口之北，乾沙溝之西，溝有墩，自墩至溝腦一里，平川亦岔口山場也，番族住此者與大沙溝乾溝皆陽奉陰違焉。

寬溝在岔口北八里，明制有墩塘兵一十二名，馬一十二匹，今裁自墩至寬溝，塘延長十二里，今黑番紅扎爾族住牧。

火燒城在岔口北，鎮羌堡東，切近曹家鎮，番之羊馬犏牛，充斥道途，而奉夷謹或亦為之倡與。

火燒城在岔口北一十六里，曹家鎮在北五里，城今黑番母卜藏族住牧。

沙金溝在岔口西北，溝地特速，其形勝不可得而知，趨其地者

必由新阿壩控耳朵馬，距岔口既遠，則鞭長不及腹矣。

溝在岔口西北二百七十里，自岔而西北二里，為土魯干，又一十五里為石門坎，又一十五里為青土坡，又一十七里為野葱溝，又二十里為濕泥溝，又二十里為駱駝山，又三十里為散岔口，又一十五里為光草嶺，又二十里為思加羊，又二十五里為新阿壩，又三十里為控耳朵，又四十里為沙合溝，溝為黑番思國忙族住牧。

野孤川在岔口西，沙金溝後地為遠興煤炭溝，為鄰明之守軍，今皆廢矣。

川在岔溝後一十五里，明時野孤川煤炭溝各設墩軍二名，川今為黑番朱已族住牧。

先密寺在莊西北，鎮羌東南，寺經弘壯，番僧居之，飲食起居無異於番，惟屏妻子，衣黃衣耳，添巴之納，則遠輸烏思藏焉。

寺在鎮羌東南四十里，甚寬廣，明初初建，以處番僧，先密僧特多，於是分為二族，所謂上先密，下先密，皆寺族類也。寺東為廟兒溝，西為黃草充，北為打柴溝，西為鎮羌馬，今番僧歸爾只等族住牧。

乾柴窩在鎮羌之西南，南山之南，其地屬境外，西接三角城，東通黨朵兒，紅壘峴，以至於分水嶺，馬黑番處此，達於內而近於外，物以羣分，固其宜也。

乾柴窩在鎮羌西二百里，三角城在其西七十里，黨朵兒在其東二十里，又東二十里為紅壘峴，又東二十里為分水嶺，窩今黑番住牧。

右莊浪南山內外番族壤地，附莊浪諸要塞，合四十有五馬

15 丹 3 反反小

羊胸子城	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工巴城	東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毛兒茨登	東至西大通六十里
勝卜勞破	南至通達堡三十八里
亂石窠	東至武勝四十里
紅壑峴	北至武勝七十里
鐵沙嶺	北至武勝一百里
寺兒溝	北至武勝一百三十里
熊窩溝	東北至武勝一百里
香爐山	東北至武勝一百六十里
白石頭溝	東至喜風嘴二十五里
野狐嶺	東至喜風嘴一百里
石門硤	東至金口五十里
駱駝峴	東至金口七十里
散盆山頂	東至金口一百里
溫泥溝	東至金口一百二十里
光草嶺	東至金口一百三十五里
思加羊	東至金口二百一十里
新阿壩	東至金口一百八十里
捏兒朵	東至金口二百一十里
沙金溝	東至金口二百五十里
大沙溝	西至金口二十里
孤頭嘴	西至金口五十里
大溫泥溝	東至鎮羌堡二十二里

四道溝	東至鎮羌四十里
紅溝兒	東至鎮羌五十里
雞冠石	東至鎮羌八十里
散盆	東至鎮羌一百里
人頭峴	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寬溝	條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腰峴	條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五十里
小木麻兒	條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二百二十里
白石頭	由城兒溝東至鎮羌一百二十里
分水嶺	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白石頭空高崖	東至鎮羌一百四十里
黨兒	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壑峴	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泉子嶺	東至鎮羌一百八十里
牛心山	東至鎮羌二百里
討來川嶺	東至鎮羌二百四十里
乾柴窠	東至鎮羌二百里
此莊浪面南之要塞皆南通西夷之路番夷所出入馬難南山之外未居一夷然三角城大通河以及青海相距非遠不能域以封疆之界也	

甘州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張掖縣山丹縣屬焉

甘州唐虞夏為雍州地其後淪於羌夷秦漢間為渾邪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始過焉至祁連澤邪王始殺休屠來降元鼎二年始置張掖郡歷五涼隋唐皆曰張掖惟西魏更名甘州後因革不一宋為元昊所據理宗寶慶元年為蒙古所有明洪武五年命宋國公馮勝為右副將軍由金蘭趨甘州二十四年置衛內轄五衛外轄七衛兼轄千戶所三屹然重地矣甘州之畸重於河西惟明為然

二十五年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衛所謂內轄五衛也二十六年設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凡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肅州皆屬焉所謂外轄七衛也甘屬之高台千戶所肅州之鎮番千戶所涼州之古浪千戶所無所不屬焉所謂兼轄千戶所三焉

其地東有武威西有酒泉南有祁連之阻北有合黎之環南北相距僅可百里如築通道中通一線通餉道而接聲援耳何以畸重若此哉蓋其河黑水其田上上其民五方錯雜其俗樸而剛此所以畸重也

涼州在東四百八十里肅州在西五百四十里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霍去病至祁連山斬首萬級者也合黎山在北四十里即高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甘之南北相距寬者可二百里隘者幾十里許言百里者舉其概也黑水發源於祁連山下北流至甘州城西十五里與山丹之弱水合而西流至肅之鎮夷流向合黎山焉黑水非高貢之黑水西河蓋高貢之黑水在雍梁之間與此懸殊甘之黑

河但可謂之張掖河耳高台一帶者皆因黑水為渠以灌稻黍無旱澇之憂稻為河西所借有者為高貢雍州殿田上今惟是足以當之漢武帝時發徙民以實甘州雖產稻而民貧實甚

從來稱五郡者必曰斷夷人右臂蓋五郡遠出四千里外接西域之疆入夷腹內我征不捷則可以搗其巢彼掠邊郡則可以躡其後要黨結叛則可以遏其途今五郡僅存其四雖縮地一千餘里而西夷不敢越河西而東折者四郡之蔽於西也甘州在四郡之中則又若障之有中堅磨之有樞紐身之有腹心甘之所以畸重者豈偶然哉

蘭州而西為金城郡涼州而西為武威郡甘州而西為張掖郡肅州而西為酒泉郡赤金蒙古而西至答為燉煌郡明正德間棄去答密而燉煌遂為絕域然明開國之初亦以嘉峪關為聲教所及其赤金蒙古罕東左衛哈密三衛皆羈縻夷屬而已故曰僅存其四自嘉峪關外西至哈密一千九百餘里

河西之南北何地非夷我之所甚者無如甘州夷之所恐者亦無踰甘州彼在南者欲北在北者欲南而甘州適當其中橫截其路則必自東而西循牆而走動輒以月計苟通甘州則直出直入朝發於南暮宿於北合衆長驅隨所欲為矣夷之垂涎窺伺者豈一日哉昔小王子欲寇涼州擁眾至大松山部屬阿爾先斯曰截列虎巴娃甘斯得窟隸勿火落赤刀答計勒勿伊個阿論落得勿謂當分兵取甘州約會火落赤到則大事成矣小王子不聽及敗悔之

小王子在明之成化間稱可罕者也先為小王子所殺小
王子之相曰亦卜剌有罪竄居青海阿彌克斯夷日之多
智者其時有夷日曰火落赤者性極凶殘而善戰住牧於
河州之柳工川阿爾瓦斯勒小王子分兵取甘州小王子
不聽敗於松山

且契丹推陷元昊割據蒙古內侵河西之受敵甘肅為先譬之
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獨擊其項則
一身無所施甘州者常山之項也

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入甘後破肅州及各郡天聖六年
李德明使其子元昊取肅州寶慶元年元昊未真使察
罕陷其甘州而河西諸郡遂成破竹之勢

考有明之制坐鎮甘州者不但行都司而已文有撫軍武有總
戎率一代之名臣宿將屯兵三萬有奇其時祁連山雖散牧馬合
黎執教彎弓屠黃水東西安如泰山可謂善用兵常之勢者矣

明制甘州至鎮者自行都司外有巡撫都察院有行文僕
寺卿有監司有總兵有副戎有都僉書且洪武二十八年
肅王移國於甘州三十二年肅王始內移於蘭州互衛兵
二萬五千九百名山丹六千七百七十名高台一千四百

六十名所謂三萬有奇也後遞減之一萬二千五百人洪
水之增設不與焉甘州城正官兵有馬者三千員名步兵
守兵游兵守望兵不在其數其衛所城堡兵馬即此可概
見矣

今官兵不及有明而祁連山為夷之淵藪公然而入大草灘矣此
永固城之所以持塞也合黎乃我雄兔芻蕘之地今我以為絕

城而夷以為交衝此人宗山斜濠口石破口之所以可虞也

甘州撫軍今駐於蘭州今甘州有監司監牧同知武甘肅
提督五營全設又永固協鎮副戎甘州城守春戎山丹高
台黑城洪水四遊戎破口大馬營馬營墩高古城梨園紅
崖平川七守備此今之官制也提督兵五千員名永固協
及各路城堡統四千三百六十二名今甘州之兵計之不
滿萬人此今之兵制也永固城在東南一百八十里自順
治八年甘州總兵開市於洪水而夷人遂據大草灘乃謂
於永固置副戎黑城置遊戎大馬營馬營墩置守備皆在
大草灘之內在甘涼南北邊堡中今大草灘之夷刀爾吉
懷阿爾賴之部落合黎山之夷無一定之部落人宗山口
在東北三十五里石破口在東一百九十里斜濠口在東
六十五里

- 甘州南邊
- 大阿博 高古城西五十里
- 大馬營 大阿博西十餘里
- 黑城堡 大馬營西三十里
- 馬營墩 黑城堡南二十里
- 永固城 黑城堡西北三十里
- 洪水堡 永固城西三十里
- 南古城 洪水堡西北七十里
- 花賽堡 南古城西五十里
- 龍首堡 花賽堡西北四十里
- 甘峻堡 甘州西南六十里

梨園堡	甘肅堡西三十里
高台	梨園堡西九十里
榆木山口	高台所西南九十里
暖泉堡	榆木山口東南二十里
紅崖堡	暖泉堡西南三十里
甘州北邊	
九壩堡	肅州胭脂堡東二十里
四壩堡	九壩堡東五十里
平川堡	四壩堡東三十里
仙姑廟	平川堡東三十里
板橋堡	仙姑廟東一十五里
新城堡	板橋堡東三十里
瓦窰堡	新城堡東三十里
人宗山口	瓦窰堡東三十里
觀音山口	人宗山口東四十里
斜濠口	觀音山口東五十里
山丹衛	斜濠口東南西距甘州城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	山丹衛東四十里
石破口	新河堡東四十里
甘州近疆	
白石崖	在甘州之大馬營南百里
野馬州	在甘州東南偏南五十里
巴縣坡川	在甘州之南水關外
大都麻口	甘州東南洪水堡南

小都麻口	洪水之南大都麻之西
酥油口	甘州之南高古城南
野兒口	甘州之南在花寨堡之東
板谷口	甘州之南龍首堡之南
平頂	在板谷口之南馬驢寺南
呼囉口	在甘州西南梨園堡之西
呼囉口外	在口南
擺通河	甘州西南呼囉口之南
黑河源	在擺通河西
古水湖	在梨園堡西呼囉之西南
牛毛山	在古水湖之西
青圪搭	在牛毛山之北
灰稜	在青圪搭西南
榆木山口	祁連山之北高台所之南
半箇山	在甘州之西南暖泉堡之東南
新墩子	在暖泉南半箇山北
拜浪河	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
紅土坡	在拜浪河之南
草打班	在拜浪河西
水關口	在紅崖西
呼囉口	在紅崖南
石灰關口	在紅崖西南
明海子	在紅崖西北
居延城	在甘州之北

居延澤 在城東

合黎山 在甘州之北

紅泉堡 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外

紅益池 在甘州東北山丹衛北

甘州南邊

大阿博墩名也為甘涼之界當大草灘中東接高古城西連大馬營北通破口堡南近白石崖其地風寒無水候卒二三人登臺遠眺而已西四十里則大馬營

高古城在東五十里屬涼州大馬營在西四十里白石崖在南九十里大黃山在北一里定羌廟在東北三十里大草灘大黃山之夷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朝暮見於墩下甘肅通衢舍此更無他途墩有墩軍二三名流水必東

向十數里云

大馬營亦當大草灘中大阿博在其東大黃山峙其北幽僻避敵茂草障地在山南者種黍稷乃設官置戍於此嬰城自守猶履春冰求其置重捍於酸茨河白石崖者何可得焉又西三十里則黑城堡

大阿博在東四十里大黃山在北二里即馬支山甘涼之民近馬支山者於山採藥伐木獵獸以資生今其盤踞山中莫之或過營在大草灘其草甚茂不稼不菽所謂障地也游畋於大草灘者乃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也南山之後即祁連山下之農所居者曰白石崖口曰野馬川曰酸茨河是也設官置戍在辛卯年酸茨河在東九十里來力幹部所居白石崖在東南一百里口外六十里乃爾吉

所住牧營有守備兵一百四十五名西北至甘州二百四十里

黑城堡亦在大草灘中有事則左提大馬營右挈馬營墩非堡之援耶祁連當前其隘口獨寬如白石崖者並馳十馬昔之濟渠濠牆修設臺榭楹櫺木石皆為焉其後所山口今已無所憑恃矣奈何不使蓋至此耶草灘可謂慢藏天險不設互市且開可謂誨盜即裕之盡何以幹耶斜而西北三十里則永固城迤而南至馬營墩二十里

大草灘之夷以其地而言內則馬支山中外則白石崖而都口後山所以其部而言則刀爾吉懷阿爾賴二部落也大馬營在東三十里馬營墩在南二十里祁連山在南一百里白石崖口在東南九十里其外即刀爾吉部落住牧

其部出入大草灘者率由白石口焉後山所口在南六十里亦祁連山下之夷出入之路也互市在辛酉年間市於其水蔓延至今詳其水中堡今設有遊戎兵三百八十八名西北至甘州城二百一十五里

馬營墩即馬家墩也雪山南峙草灘北環兵士墜指裂膚不但三冬祁寒而已四時不識菜根扁都口在南昔之夷王欲假途而北甘肅出師青海率由於此其為要道由來舊矣口外之野馬川且有王庭然扁都諸口昔之高原峻防者已視為具文聽其廢置矣迤而西四十里則有洪水折而北二十里則有永固雪山即祁連山之支幹積雪不消在南三十里大草灘環堡而北尤寬闊故曰北環也其地盛夏有霜終歲無草扁都口在西南五十里明時有夷王拙力民逼於西室之青

海欲假道北歸以扁都口請當時未之許也又經畧鄯洛
會師洗青海大慈赤真相等而甘肅之兵悉由扁都口出
會於西宜馬凡往來青海西宜者由口而行路雖險山實
為捷徑也野馬川在扁都口南五十里今懷阿爾賴住牧
其部落往來大草灘皆由扁都口堡有守備一百八十四
名西北至甘州城二百里

永固城漢為單于城涼之祁連郡也明季擄漢至此遂殞厥身
而六畜久不蕃息於祁連大草灘縱牧乃因跡築壘特設官司
而永固之名始立則大草灘在目中其所轄之大馬營黑城
馬營墩鼎立灘內近有洪水為之右臂遠有永昌高古為之聲
援此因事補備似為得之而殺伐不張欲阻寇之入關城也得
乎哉况乎與之賀遠有無也迨三十里為洪水

漢武帝初單于居此謂之單于城前涼張元親改為祁連
郡唐開元十六年金吾將軍林寶家破土番於此明北夷
傳罕於天啟元年入河套吞併套部擾榆林犯涼州攻甘
州所向無前於甘肅滯下至祁連城而死祁連山在南五
十里己酉年大草灘有夷游牧乃設關築寨新名之曰永
固城也地在大草灘中而勢差高耳大馬營在東六十里
黑城在東三十里洪水在西四十里永昌高古屬涼州永
昌在東二百二十里高古在東一百五十里城有副戎凡
甘之營堡皆屬焉兵九百八十二名北至甘州一百八十里
洪水堡當大草灘之口屏甘州於內也有明設兵又增修各隘
口險要南北扼塞屯兵彈壓當時無識者猶有台駱移白之讖
焉而今也開市與之互市矣西至南古城七十里

有明嘉靖間巡撫唐澤因西宜之西海夷人披猖乃募設
兵八百名馬五百匹於洪水堡又增修各隘險要辛卯年
甘肅總兵官貪皮馬之利於洪水開市於是夷人盡至而
大草灘之毡帳幾充塞無間矣雖環大草灘皆屯土馬莫
之誰何焉而人皆忌諱相為相安無事云西水關在南四
十里古佛寺在巴縣墩川在西水關之南七十里戊子回
回丁國棟反於涼州米利印反於甘州及討平之其餘黨
逃散於四方或歸於西域或為夷部在古佛寺者其一也
絲墩之夷曰滾卜台吉今叛回為其部落所謂為虎附翼
也西水關有明之所設險今皆為夷毀壞幾於無跡矣堡
今有遊戎兵四百三十五名北至甘州城一百五十里
南古城即古城堡也雖漸遠於大草灘而逼近乎祁連山隘口

紛紜其最著者有宜番大都麻口有小都麻口有酥油口小者
不勝屈指焉有明於酥油各口鑿山驅石漆城蕩蕩今城覆於
隍因之而成路矣又西五十里有花寨焉
寧番在東八十里大都麻口在南七十里小都麻口亦在
南七十里酥油口在南十五里甘涼之堡以古城名者甚
多故俗增南以別之明於酥油口最益道溝山塞斷要路
修砌短垣黑番在大都麻口其目曰囊索在小都麻口曰
七慶塔在酥油口者其目曰蓋牛家番子今皆納夷漆巴
城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八名南至甘州城一百里
花寨堡昔之屯兵堡洪水居中堅之勢堡與黑城分為兩翼今
堡乃去兵夫孰與守之又西北四十里有龍首堡
明之巡撫唐澤募設兵二百六十名於堡又設兵二百六

十名於黑城二處。又設兵二百五十名。皆統於洪水營。馬堡分防之地。有野兒等口。口外黑番。其目曰黑羅漢。堡今無防。汎西北四十里至龍首堡。

龍首堡。昔之劉果城也。黑河水利。率先得之。土沃則人蕃。明所以展築。請防與板峇口之黑番。曹鼠兩端。平項之黃番。向背不一。而口外臨松城之馬蹏寺。賜額猶存。今喇嘛居之。夷常居此。而熬廣茶。黑河有石。其文內蘊。豈魏所云柳谷石乎。西渡張掖河。則有甘峻堡焉。

堡上龍首堡也。舊名劉果城也。蓋明初。貴者各築城。以居。即以姓名名城。今宜夏名堡多類是也。堡舊城廢。及更築。因地近龍潭。乃名龍首馬。黑河一名解水。一名羌谷。水即張掖河水也。源出祁連之北。曰擺通河。北流。經龍首至甘州。西而弱水入焉。遠高台而流。至鎮夷。北流。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是也。水色微黑。土人或呼為黑河。且謂即禹貢之黑水。按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是黑水為雍梁之界矣。甘州在雍之西北。去梁州二千餘里。非禹貢所謂黑水可知。且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蓋在漢蜀間。始可入於南海也。此水但可謂之張掖河而已。黑水北流。近甘州。咸會弱水。西流。至於肅州之鎮夷。乃北流出塞。至於合黎山焉。而甘州之地。及肅州之鎮夷。皆資黑水灌溉。河西獨甘有稻。亢旱無憂。黑水之利也。堡得黑河水脈。故土最沃。明巡撫楊博。修築木龍堤。於是堡之廢田。盡為沃土。人益富庶。乃展築張掖城。以居。即今下龍首堡。於前。明自請設防。而募兵二百名。屯於其堡。今則

無之。板峇口在南二十里。黑番之目曰白道人。平項在南四十里。馬蹏寺之嶺也。黃番蓋瓜沙二州。內附之夷。平項黃番之目曰格家。其言語服飾與夷同。而與黑番異。臨松城前涼張天錫所置。呂光置中曰護軍鎮。南涼禿髮傳檀掠臨松千餘戶。西秦乞伏熾擊破臨松。徙其民五千戶於枹罕。沮渠無諱。後酒泉。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皆此地也。馬蹏寺在板峇外二十里。寺甚寬。永樂間。賜額普觀寺。山石有跡似馬蹏。因以名之。寺左右有丹硤。臨松青松三山。石洞有七。石門有二十洞。中皆大小浮圖像。今寺有喇嘛高僧。其名曰擺布哈。自烏斯藏來者。取黃番黑番。添巴。以轉輸於烏斯藏之達賴喇嘛。擺布哈住持此寺。諸夷常帶牛羊。持酥油。赴寺。謂之熬廣茶。黑河中有石。色如玉。剖之。中有五色紋。理山水禽魚之狀。後漢張掖柳谷水。湯溢。寶石負圖。蓋即此寺也。黑河在堡西二里。堡無防。汎東北至甘州五十里。

甘峻堡。因甘峻山而得名。由黑河而西。黃番之在南山者。種落漸繁。昔之屯兵者。蓋有為焉。今祁連之夷。卸落日多。而西磁窰各為民堡。山口甚多。脫有意外。誰之責耶。又西三十里至梨園堡。

水經註。張掖水。歷甘峻山南。因山名堡。而訛為甘也。甘州南山。凡自黑河而東。皆黑番居住。牧黑馬。西皆黃番居住。牧黑羊。自漢至今。與中國雜居。稍為馴伏。黃番則罕東左衛之夷。有明時。臣伏及土魯番。侵之。乃舉族徙入。嘉靖八年。總督王瓊。奏安插於甘肅各地。以罕東左衛都指揮枝丹。置

西陲今略

南山甘州是也。俗呼黃隄子。其後地撫黃博。於堡基設防。兵二百名。山口即甘峻山口。在南二十里。從此而往。來於祁連也。西洞子堡。在東二十里。磁窰亦在東二十里。西洞磁窰之南十五里。南山口曰大磁窰口。內外窰磁口。堡無防汎。東北至甘州六十里。

梨園堡。南眺祁連。西接榆木。其呼囉口。黑河之所來。番夷之所由。兵少。援稀。其若之何。孫楨之事。可為前車。西由威遠堡九十里至高台。

祁連山在南九十里。榆木山在西南十里。呼囉口俗謂波囉口。黑河源出祁連。之掘通河。或呼謂掘大川。但分一派流百十里。北向呼囉口之水關。而入於甘州。其關連山石崖一里。鑽明溝四十丈。石河四十五丈。甘州之人常異。

報集東出呼囉口外百餘里。伐木。浮黑河而至甘州。其口外之路。東通整馬川。已跡墩諸處。更東至涼州。錯處。西至紅崖。更西至肅州。諸山外。東南至西宜界。然皆層山峻嶺。積雪凝寒。無一定之路口。外黃者其目曰滾卜。又有古木間之黃者。其目曰白頭家。又有牛尾山之黃者。其目曰春力幹。俱呼為八個家。蓋頭目之別名。或謂即八個舍人之種落云。宣德十年。夷人呼囉口。正千戶孫楨率六十八人禦之。戰於口內。既勝。積單騎追之。陷陣死。馬威敵堡。俗呼華之。城在西四十里。梨園堡有守備兵一百四十名。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高台所。漢之樂館縣。唐之建康軍也。西有古台。因以名焉。連遠拱合黎。近時白城。前顧黑水。後環地平。水順五教。皆生屯田之

地也。郭元振開置。盡水陸之利。行之至今。東接張掖。西控酒泉。交衢大道。實在於此。乃屬堡之在南者。苦於隔山。在北者。阻於涉水。且南皆夷穴。為患日深。北則偶至。為寇莫測。而南山之夷。且有潛入而貿易於此者矣。迨而西南七十里。則至榆木山口矣。

樂館縣。漢以之屬酒泉郡。南涼張駿置建康郡。北涼都於此。唐置建康軍。名勝志以建康在高台西南者。誤也。明初為高台站。正統中改為所。西二十里有古台。高一丈。建寺於上。因以名之。祁連在南一百里。合黎山在北八十里。即書所謂至於合黎也。白城子在西南八十里。黑河在城北二百步。黑河自南發源而東流。又折而西流。連高台之地。三面。故高台土膏水足。五教畢發。尤為多稻。河西諸郡多。輒稻於此。高台之屬堡。以九渠為最。以及肅之鎮夷。皆產稻之地。唐武后時。郭元振為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產水陸之利。舊集報至數千。及足一謀。糧數十斛。軍數支。數十年云。甘州即漢之張掖郡。在東一百五十里。肅州即漢之酒泉郡。在西二百七十里。所之屬堡。在南者。如紅崖等堡。為榆木山所隔。在北者。如九渠等堡。為黑水所阻。高台東往甘州。黑河猶可涉者。分流散漫也。北往九渠。而黑河不可涉者。河流合一也。雖常架木為橋。亦不終日之計耳。所有遊戎兵三百八十七名。

榆木山口即榆林溝。高臺紅崖之大道也。滿目荒郊。常無人跡。蓋榆木山地長。路當其北。紅崖諸堡。遂隔於南。而山口則峯迴路轉之地。黃番所息。喉藉夷為聲援。往來震驚。雖有墩軍將焉。

一萬... 續修四庫全書 4 史部內

用之楊博之經制不猶有疏焉者乎折而東南二十里則至暖泉堡焉

榆木山起於梨園堡之西盡於山口隔巖最高台於北隔

紅崖暖泉順德諸堡於南黃番住牧於榆木山者或南或

北或中其山既寬其名各異如牛毛山青北搭之類皆榆

木山也山東近梨園南近暖泉紅崖故山中黃番雜見於

各堡無一定之疆界焉明巡撫楊博經理紅崖諸堡俱為

詳密獨榆木山口無所設施故猶疏南至順德堡三十里

暖泉堡居民少堡通紅崖之路西隣順德村落相望西已人皆

足食然今番夷交通各隘紛如則置戍以衛民扼要途而通呼

吹所重至矣折而東南三十里則紅崖堡焉

甘州堡名暖泉者有二其一在甘之西北此在甘之東南

堡及鎮羌順德楊鎮五堡明時因近番夷民皆逃竄

五堡漸廢及巡撫楊博於紅崖設官屯兵始漸興復今各

堡不惟畏夷而且畏番蓋番多假為夷也各隘口有楊旗

大口子諸處諸番住牧有五曰半箇山在東南八十里今

番目答舍人等曰仄榜在南八十里番目八却代蒙古弄

等曰新墩子在南六十里番目宜黑卜等曰榆木山口在

東二十五里番目了刺兒等曰明海子在西北六十里番

目司千尊等諸夷子目有四曰春爾根黃台吉曰輝庫克

日瀨卜神罕曰勞藏住牧之地不一要之不離野拜浪河

呼囉口一帶而已堡有郵遞兵數名

紅崖堡撐突孤懸之地也雖地平土行徐泰皆宜野廣草豐便

於畜牧而四境皆山千巖百谷射鵰牧馬實繁有徒俘掠人畜

特細故耳其近者若拜浪河若草打班五虎環聚其遠者則姑

置之蓋山卵碗碗路尤微緩無隘之可扼其七族黃番五個擺

眼八箇家羅兒家黃番皆安於泰山而我之各堡則危於巢卵

何孤危若是也自是而西或沿山或由馬營莊九十里則肅之

清水堡矣

祁連在南榆水在北凡無名之山不勝數也地雖寬行而

四境則千岩萬壑拜浪河溶雲成流其河不大祇供紅崖

灌溉無他注也在東南二十五里草打班在東南九十里

五虎者表爾根神庫克滾卜神罕等四兄弟住牧於拜

浪河一帶其一則憂爾旦之圍頭曰完布住牧於草打班

者是也遠者若也赤墩野馬川大通河酸茨河白石崖諸

夷皆有路可通肅南之討來川仰來泉山後無不可往來

也七族黃番曰虎狼家葉家住小關口在南三十里曰白

克代住黑河源在南四十里曰了刺兒住榆木山在北四

十里曰司千尊住明海子在西北九十里曰云茶住神呼

口在南七十里曰黑宣布住暖泉新墩子在南六十里曰

乃滿滾布住石灰關在南五十里所謂七族黃番也五箇

擺眼曰尚世嘎曰阿爾旦曰占帖木俱在榆木山之青吃

搭所謂五箇擺眼是也八箇家曰滾布住呼囉口曰白頭

目家住古水湖明春力幹頭目住牛毛山所謂八箇家是

也羅兒家黃番曰答舍人住羊個山曰格家頭目住平頂

曰八代部曰蒙古弄俱住灰榜所謂羅家兒黃番是也諸

番俱納夷人添已故相安無事焉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

六名西北沿山至肅州之清水堡五十里其路少有行者

由肅州之馬營莊紆迴取道至清水堡則九十里焉
甘州南邊自大阿博而西至紅崖堡凡十有五所六百五十里
甘州北邊

九壩堡甘肅於此分疆西接胭脂東連六垣北近合黎而限以
邊牆南通高臺而阻於黑水其地引水平曠桔槔不設而穰穰
滿家西域執東塞於莊馗然合黎山口特近夷巢窺內地少隘
外夷出入不由關門也設有高臺雖來援不阻盈盈一水
我自堡而東由六垣五垣五十里而至四垣矣

胭脂堡屬肅州在西二十里六垣堡在東六十里合黎山
亦要道其山東起破口環甘州之北止於肅之鎮夷地長
三百餘里其山產茶邊牆在堡北二里高台所在東南四
十里黑即張掖河由甘州西流而至其在甘州尚散漫及

板橋流至此合為一道水深沙浮不可徒涉自新城以至
此半引黑水灌田旱魃不能慮也明制堡守兵一千五百
名今皆不設六垣五垣產米與堡相同其兩堡皆在北二
里黑河在南一里

四垣堡地沃而米多與九垣諸堡無異而川原平曠風起沙揚
猶為過之東二十里為平川堡

明巡撫唐澤以四垣諸堡極為難守經制疏畧乃改築邊
牆一道防兵二百昔人之留心邊事如此今夷行邊外沙
漠無水乃入飲黑河出入不由關門堡及九垣俱無防況
東南至甘州一百四十里沙不勝挑豈小邊不可擴充乎
內地秋隘其邊外不可斥地乎

平川堡北枕合黎南臨黑水土沃而地平牆低而沙壅同於四

垣也夷之北行僅隔一堵甘之西北惟此屯兵數十里之間誰
為禦之苟夷入寇屯兵過少自守不足况其他哉又東三十里
為仙姑廟

明制騎兵二百步兵一百庶幾可以巡守本堡救援各村
今兵殊少又皆老弱堡有守備兵一百八名東南至甘州
一百二十里

仙姑廟前已無城堡無屯戍兵北山南水亦類平川東板橋而
西柳園相距之道里均焉廟在邊外夷人禱之祈靈觀兵馬鼎
新小廟跨於牆垣中外之分幾無畔岸又東五十里至於板橋
堡

其地有廟無堡柳樹堡在西十五里廟旁有關門而牆皆
湮焉出入皆不由關門廟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橋堡合黎在北而羊臺為通衢黑河在南分流至此而合一
堡之平行土膏與四垣平川埒昔皆屯兵翼張鼎峙嗣夷飲黑
河全無無忌苟區畫如前豈使夷馬至此又東四十里新城

合黎在北之山外羊台口在北三十里相傳蘇子卿牧羊
處黑河上流皆泛濫至此合為一派明制堡屯兵二百與
四垣之屯兵相應雖有開門夷行邊外渴則入飲不田關
門其邊之淤塌可知明以柳樹堡至堡皆理口朝賊外口
沙壅乃於內地改築一道阻絕夷衝而舊牆遮蔽飛沙雨
得之焉東南至甘州九十里

新城堡即舊虜堡俗謂之新城東接瓦窰西連明沙後以人宗
為險前有黑河為障阡陌交通河渠灌溉亦饒野矣然無亭障
而多塞道昔有屯兵今無候卒殆以甘州甚通耶又東三十里

為瓦窰堡

瓦窰堡在東明沙堡在西二十里堡無長城倚天險人宗山聚數十里其北合黎馬黑河在南五里自南來折而西流人宗山名塞道曰明沙口曰小口子曰青山口皆與堡相近者堡無防汎東南至甘州衛城四十里瓦窰堡居民之小堡也枕崇山而面弱水東山口而西新城沿邊獨堡於甘為近東三十里至人宗山口

堡南皆平原北枕人宗山所謂崇山也弱水東至山丹流向西合黑水至鎮夷而出塞矣二水既合稱黑水而不稱弱水者以其小於黑水也山口即人宗山口堡防汎南皆內地自堡至甘州城二十里瓦窰堡沿邊而東即人宗山也然甘為重鎮故火戡之以其近之近者也

甘之鎮夷漢之張掖郡也黑河右繞弱水後環東接山丹西連樂綰涼肅交通咸集於是其城大而堅其糧糧足以資莊惶其勇悍足以援四郡况乎衛城之中官無不備兵多而精宜其金湯之固矣乃昔有流寇之屠戮近有回逆之披猖至於外患自古為多明則莫甚於土魯番今南山之蠶食日深合梨之鼠竊時有則因時補救者宜如何也其地窪下黑河南來秋高則水溢幾於排山倒海苟非老君垣堰隄障水則沈窰產蛙之患不能免矣真鐵木兒亦見及此是任斯土者所當計及也

鎮夷秦漢前漢郡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漢郡王降以為武威酒泉郡地元鼎六年始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義西魏改為甘州因州東甘峻山而名也世亦呼甘泉後為李軌所據唐武德年置甘州天寶後沒於土番大中時始

西陲今略

復宋為夏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化府元置甘州又置甘州總管府又置甘州等處行中書省以總河西諸郡明洪武

五年置甘州衛黑河在西十五里弱水在城北山丹在城東一百二十里又三百六十里至涼州樂綰即高台在西一百五十里又二百七十里至肅州甘州產稻米凡涼州莊浪西宜至此歇載四郡今河西皆是明李闡賊攻城文武堅守城中西南隅有達子營林馬之所也降夷數百居之降夷內應城陷為賊所屠庚寅各郡回夷盡叛城為叛

回米刺即所陷此內患也南山即祁連山部落甚多土魯番之真鐵木兒以為資於內地寓甘州正德八年歸而與滿達兒曰甘州城南黑河可引以灌城於是滿達兒日夜謀及甘州矣嘉靖元年滿達兒以二萬騎寇甘州薄城仰攻都御史陳九疇率眾先登力戰乃解圍去老人渠在西

南二十里武云即誌書所載老人渠云鎮文有監司郡佐武有衛守備有城守奉戎兵八百員名又住劄甘州提鎮五營全設兵五千人衛東北至人宗山三十五里人宗山口即人祖口也其口兩山忽斷大道中通狀如紫荆居

庸北高而南卑夷俯而入我仰而防山口之外有硯瓦孤木木架諸墩又無候卒矣昔於觀瓦灌作壘水壘石井確有成效又於石井之南作南山關重險既設又設城兒溝遺規尚存但因高下以為峻防則北至之夷何能越此沿山而東四十里有觀音山口

山名人祖俗以祖為宗又名快活山不生草木隘口獨此處為大故謂之人宗口甘州出塞外率由於此蓋合黎草

木第羌雜寇向多往焉甲寅而後西夷盤據遊牧部落繁多今遂為僻於山中矣硯瓦各墩在口北十里作壘水架石井皆明之大監陳浩所布置後夷入犯至此不能入明之巡撫楊博聞達至此乃作山南關今山口有千總山南關下多故石如菜玉錐而折之與黑河中石相似

觀音山口亦北高而南卑路徑險狹夷騎難窺山內東山寺口外紅泉堡西皆設險故沿山安堵今紅泉既廢而夷據為居停矣更沿山而東五十里為斜濠口

內口有泉每入飲太平堡在西南二十里紅泉堡在口外三十里明設屯兵二百今夷來往於紅泉者部落不一非但視震而視震部後向牧於此今他夷據之人咸以為視震焉其實視震已在宣夏之賀蘭也山口無防守西南

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即灰溝也東近東樂驛北出烟墩溝西山之勢至此漸成平易徑路遂多山不可削隘不可關亦由山水南衝弱水北繞也故甘山長城實始於此明於山內增修隘牆之外有濠濠之外有墩木柵石壘靡不備焉因山口之出沒時有而甘山之行旅多危雖甲子台軍不足為有無則置兵東樂修築日規何可一日緩也東南則有山丹衛焉

灰溝古所名也今但知為斜濠東樂在東南十五里烟墩溝在口側五里甘之西自靖安至此以山為固此地山平不險乃築長城直接山丹而東矣凡龍頭諸山不可為險者皆築於外今牆多傾山口無險出入無阻焉明之巡撫楊博於灰溝設險尤備自此而西至甘州共修一十五處

而甘州之東北始安山口之北西夷甚多秋冬間常由口入行旅多危者此也甲子墩在東南十里大路間築墩在明季甘誌所不載墩軍數人或存或去雖在不足恃也斜濠口無壁無防東南至東樂一十五里西至甘州六十五里山丹衛漢之山丹縣也西夏乃置甘肅軍於此元為山丹州祁連遠拱甘肅西屏弱水夾流長城後衛地平城廣水足然外有龍首山之隙地南有白石崖高都口之遠惠東有大黃山之近憂而大黃山在几席之間惡能避為異人任也至於唐書所載遠而無庸而昔人所禁地非我有矣東四十里為新河堡

漢山丹縣屬張掖郡後魏西魏唐西夏皆山丹縣西夏據河西置甘肅軍於此元改為州明為衛祁連山在南一百九十里甘峻即龍首山其下有泉甘冽故名甘峻西魏以

張掖為甘州因此得名也在西北邊外二十五里中有石洞下有泉弱水原出祁連繞城前後合而西流至於新城灑於黑河謂之張掖河即書之弱水既西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地誌云弱水在張掖郡山丹縣是為得之而書注引柳宗元投之以物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之說今此水春冬之間暴寒可涉及其深也雖舟可浮但河西不知造舟耳豈有如柳宗元所謂者哉蔡沉身未聞歷故引證失實如此乃西域傳有弱水在條支之說似別為一源而宗元之說或謂條支之弱水則涉於荒唐富言君子所不道矣衛城不甚遠而南關特寬城南有南草湖城西有西草湖皆引水以灌田龍首山即甘峻明之夷人青北都兒先據昌宜湖漸次移住於此牧為邊惠萬歷間巡撫田樂合

圍龍首山新嶺七百餘里青把都半騎進去兒當時以為
 甘山之捷即此也今龍首山往來游牧之夷指不勝屈詳
 肅州之新城堡中白石崖口在南二百二十里口外為刀
 爾吉住牧扁都口在西南二百里口外為懷爾阿賴住牧
 此皆大馬營黑城馬營墩之汎地也大黃山即馬支山在
 東南四十里唐書注山丹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
 峽口口傍河東坂西(西)東東出行三百八十八里有宜冠軍
 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又東北百里有
 回鶻河明楊一清云大黃不生則夷之人畜受暑熱之災
 膚者不生則夷之器備受盤蛇之害云大黃河西皆有
 而各郡志俱言產山丹者佳不知其實於馬支山所謂錦
 紋者是也馬支之下即大草灘灘為夷所牧山為夷所居
 今非一日矣凡關連及大帥往來巡視即(山)之深處其
 狡如此汎地方之官又不以聞故馬支為夷藪世不得而
 知也衛有守備又有遊戎兵二百九十二名西至甘州城
 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古駟逸也大黃起於南邊城倚於北堡居平行路可四
 通而張鵬敗寇於此山可謂因地制勝矣舊設防兵今乃移其
 兵於馬營墩堡徒有居人耳甘涼孔道扼塞之守何可廢也又
 東由宜遠堡四十里至石硤山
 大黃山起於南五里邊城倚於北五里馬營墩在南一百
 四十里移住在己酉年堡至仲冬漢渠水涸則資汲艱飲
 馬稍艱商旅無投宿於此者苟議防險其惟步卒于東至
 硤口三十里

西陲今略

石硤口堡大黃立於南合黎盡於北山難設險牆不勝防但恃
 墩軍左右望而為耳目焉又堡盡山源泉無本幕井常乾明於
 邊牆所起止者斬斷山崖築中牆而設溝壑但為北面之防耳
 今守於北又怖於南蓋慮草灘大黃之夷彼處於中我及居外
 也其東所經曲折崎嶇陰寒晝晦出硤即灘口大黃前峙陰風
 四起溽暑猶寒道路之梗恆為行路者危焉其東有土阜荒祠
 則定羌廟甘涼之界於此分矣
 大黃山在南八里合黎在北長城外二十里硤口之山兩
 峯相對下有石井而泉常竭今引山水於數十里外至
 猶不足用明制輪戍兵三千三十名可謂多矣明制西之
 邊牆止於關門東之邊牆始於窰兒今則邊牆不純較之
 他邊似有可觀然上皆山石牆在山腰易於傾圮耳大黃
 山大草灘止隔一土岡俱在路之南長城在路之北北面
 猶有長城可恃南面則無可憑故殺越人於貨時時有之
 破口之路亂石高低皆而曲折轉側人馬皆艱人但知井
 陘之險不知其平也然硤口路里許行路非艱惟南北皆
 夷一線之通為可危耳堡有守備東至定羌廟二十五里
 甘州北邊自九渠而東至於石硤皆長城山險凡十有三所四
 百八十里甘州屬內地不與焉
 甘州北邊近疆自甘州西北界肅州界起以至於東北界涼州界止
 居延城在甘肅之北晉之居延縣唐之宜冠軍也遠在絕徼漢
 霍去病軍過居延而後南踰祁連山陵未至居延為單于扼絕
 其後蘇武收抵北海要之不離居延近邊元以為亦集乃路以
 山丹西宜二州屬之城固一都會謂之亦集乃城明初馮勝進

兵逐其王降其將城都廢宮室至今歸然其堂皇雖舊而規模猶存夷雖不樂居此而游牧其地者夫固有之

城在甘州北可九百里肅州鎮夷北可六百里涼州鎮番

西北一千二百里晉居延縣屬西海郡唐之宣冠軍在居

延東百里許以居延為屬地元之亦集乃路在居延有都

總管府又設行省以山丹西寧二州隸之自居延而南居

人里落旅肆陸亭直達山丹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馬勝兵

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架山元岐

王朵仍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馬畜

等萬餘六年元孛犯涼州都指揮宋晟討之追至亦集乃

斬其渠帥也速兒十三年以沐英討火脫赤於和林由亦

集乃路渡河至和林獲其全部以歸按察塞木無杉而居

延之宮殿梁皆累杉不知何處得來而黃瓦琉璃虎毛塗

墻梁間有至正元年重修六字其餘漫滅不可識游牧部

落無定

居延澤在城之東古流沙漢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元謂之

亦集乃海海近城因城易名海判為三泉水匯之然不敵中原

一小湖漢皆謂之居延湖云

海在城東南二十里亦曰亦集乃湖甘州黑水合弱水西

流至肅之鎮夷及出塞北流討來河水注之是謂天倉河

東流至合黎山北北流經居延故曰東水所匯也其海

有三哈班哈巴哈刺失三海也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合黎山在甘州之北高貢所謂至於合黎是西起肅之鎮夷東

盡甘之硤口南距人祖山山南則張掖也其麓清泉茂草甘之

范園在焉其巔產茶甘人不識也今夷人四集矣

山在甘北五十里一名要塗山其西北有小硤則弱水黑

水與流沙相合之處山延長三百餘里環甘州於南人祖

山在合黎山南二十里合黎多草木甘人昔牧馬獵獸於其

下然不知其上產茶也康熙十一年甘州參將石福始知

之遣人採取伴言牧馬陰使家人製之歲變多金十三年

後夷往來游牧於合黎之下無復有越人祖山口者合黎

今部落無定

紅泉堡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口外也夷行塞外北則合黎南則

人祖中則孔道焉堡當其間亦南趨觀音山口之要道也地

有水昔人相度築堡置兵拒夷於高陵之外自堡無屯兵而夷

為傳舍矣

堡在甘州東北十里明時夷每田觀音口入犯太平湖瓦

窰諸寨嘉靖二十九年巡撫楊博親履險要相度地宜乃

命有司創築紅泉堡秦設兵二百於是夷人不能越堡入

口而諸寨俱安今城依舊久無屯兵矣夷人居條游牧無度

紅藍池在甘丹之北紅藍來甘堅類石色如丹謂之藍根河西

多有之其地多禽獸夷雖不佳而未始不游牧也

池在山丹衛北五百里明洪武中指揮莊德歲往採藍以

供大內後以其地在境外乃秦停止其地有醉馬草馬食

之如人醉不能移足以其草根煎之和根傍之土以灌之

其醉始醒河西之地亦有此草池多而難松雞他刺不花

以及鹿兔黃羊青羊之屬今夷人之部落游牧者不可攷

右甘州北而境外夷人據地附諸隘口合三十有四焉

水窰山	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雙織山	南至高台六十里
老鴉泉	南至高台五十里
紅山口	南至高台三十里
破烟墩	南至高台二十五里
石關口	南至高台二十里
鷹窩山	南至高台二十里
破山口	南至甘州九十里
羊臺口	東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青小口	東南至甘州七十里
小口子	南至甘州六十里
明沙口	南至甘州六十里
茨兒溝	南至甘州六十里
人宗山口	南至甘州四十里
觀音山口	西南至甘州五十里
大盤道口	西至甘州五十里
小盤道口	西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	西至甘州六十里
東樂大口子	西至甘州一百里
龍頭山口	東南至山丹二十五里
白露山口	東南至山丹三十里
白土口	東南至山丹二十里
紅寺山口	南至山丹三十里
羚羊山	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青山口	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刺答口	南至山丹六十里
獨峯山口	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紅羊圍口	西北至山丹六十五里
青羊口	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東山口	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赤山口	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石井口	西南至山丹九十里
王泉口	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小關口	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此甘州北面之隘口也。甘州雖在合黎之南，邊堵之內，夷人內犯者固少，而往來游牧於山北者，則時有之。凡往來者必依邊故四填板橋，有踰垣而入之懼。游牧者必依山，故觀音山斜濠口，有越嶺入寇之憂。然此其小者，硤石口大黃山之夷，盤據於南邊外之夷，隣於此，所存為甘涼大道者，廣不足以容車耳。

甘州近疆自甘州東南接涼州界起至甘州西南接肅州界止

白石崖口外，在甘州東南，涼州之西也。口峭壁攢峯，下有澗谷曲折，可以通行。口外五十里許，出幽巖，高者忽平，隘者忽豁。水清草茂，四通八達。北甘涼，南青海，火通難險，皆可踰越而至也。

口外在甘州大馬營南一百里，涼州高古西南一百二十里，白崖崖南五十里，青海北十三程。大通河西北八程，今夷人乃爾吉住牧。

野馬川，在甘州東南，扁都口之南也。有明時張掖青海相往來

內若王師外若海夷或出入扁都口而止宿於野馬川蓋山口之路寬平而山中之水草豐茂也海氛靖川之草木猥奧今則披山通道出入扁都口者馬相接肩相摩矣

川在邊之扁都口南五十里明討青海甘州之兵從扁都口出先是夷王拙力昆在青海欲北歸假道扁都口入今野馬川為懷阿爾賴住牧凡出入扁都口以滿蒙於大草灘盤據於馬支山者皆其部落也

巴系墩川在甘之南西水關外明初設墩以通西寧四衛聲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者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墩圯而遺跡不盡漸滅飲馬川中者非我族類火攻擅長者則叛回也

巴系墩在甘之洪水堡南一百一十里西水關南七十里西寧之西衛與甘雖阻隔山谷實為直徑此巴系所以築墩寺明初建置以處國師者今無僧居寺中亦荒廢順治八年叛回餘黨數百善為鎗者進出降於滾卜滾卜親率

諸回住牧於巴系墩川其部落多游牧於大草灘之地焉大都麻口在甘州東南為祁連扼塞北則內地南則要荒廣處黑番於此自青海揚波番臣於夷今夷出入草灘口為駟路矣

口在洪水堡南五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小都麻口在洪水南大都麻口西與南古城近山險地狹黑番居此或散而牧於虎賴口或連而牧於西水關口口要不離手小都麻口近地其背向之情今昔頗異不可不察也

口在洪水南四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

來地也

口在南古城南一十五里黑番七族住牧夷俗取羊羔煎之謂之酥油以是名口者祁連山之雪融溪山路滑澤不異脂膏故名之耳

野兒口在花寨堡近南古城雖荒僻亦腹裡地黑番處此東西皆夷西則黃番

口在花寨堡東四十里今黑番七族於此住牧板谷口在龍首堡南近馬驢寺事佛護雖介於番夷恃此不恐

口在龍首堡南二十里番夷即黃番最強悍視黑番蔑如也板谷口今黑番七族住牧

平頂在板谷口南馬驢寺之顛山頂平行故名為龍首居人障地住牧其地者黃番也昔土酋番侵瓜沙瓜沙之夷內附中國優恤之各有分地在甘肅謂之黃達子平頂其一族也今黃番

番之納添巴遠輸金山云

山在龍首堡南四十里內連始末詳索金王衛中甘肅呼黃番曰黃達子蓋夷而番也金山在西域平頂羅兒家族住牧

守囉口在梨園堡西西河之源在南山南由口流入甘州口外為祁連山八達之區(注)多番松相枝格而無曲幹人行水下不見其巔蓋番夷之棄物而甘人之芻蕘也黃番今背向傾殊矣

口在梨園西五里甘之產松惟馬支及此地而已松似杉似楠質直無節凡物皆以松為之他木不足用也甘人蓋則出此口伐木及秋水方盛浮於黑河至於甘州番夷以馬矢炊爨不伐木為薪畏其烟焰也今黃番八個家家族住牧

呼囉口外，在呼囉口南，祁連山，馳奔雲，長千餘里，首注五涼，尾蟠荒陬，獨呼呼囉口外，山形若折，坦然漸夷，谷中曲徑逶迤，草木蕭蕭，崖石倚仄，峭出咫尺，不可見折而西，迤而南，山谷間忽有斤函地，長林豐草，隨處有之，明安梓黃番於此，故梨園之戍，刀斗不擊，自黃番外附，而地非職方之所載矣。

口外在呼囉口南五十里，梨園南六十里，今夷人墨爾根，却落游牧。

擺通河，亦謂之擺大川，在呼囉口南，祁連山谷之間，黑水之源，發於擺大，水不患其不足，張掖伐木，常至於川，草不患其不豐，擺大之源，出石罅間，若噴花，不數武而成川，川近榆水，蓋黃番縱牧之地，今青海殘孽，草茂則來，草盡則往矣。

河在甘州西南二百十里，呼囉口南百餘里，榆木山，鬱東南二十里，黑河水源，詳梨園堡中，河今為深，卜梓罕游牧，黑河源，在擺通河之西，河源之水，注於擺通，亦黑水源之一耳，河源與川相隔一山，水草便利，黃番於焉，長子孫者，數世，今且與夷往來，而張掖之糶收，反為厲禁矣。

源在梨園堡南一百二十里，擺通河西一十五里，今黃番七族住牧。

古木澗，一作上木，或云枯木，在梨園口西，呼囉口西南，澗皆山水，惡浪湍急，夾岸皆山，夏猶寒，慄焉。

澗在呼囉口西南八十里，黃番八個家，依澗而處，蓋呼囉口一族也。

牛毛山，在古木澗之西，近榆木山，萬山綿亘，黃番八個家族住

牧焉。

山在古木澗西八十里左右，居人強名之曰牛毛黃番與呼囉口之黃番同一族云。

青圪搭，牛毛山北，榆木澗南山也，地多深澗，溪澤，凡黃羊青羊，沙狐，兔鹿之屬，皆聚焉，黃番五族享其利而聚族於斯，其入內地，東通梨園，西接紅崖，北趨高臺，其外交也，呼囉口外，巴未，藏川，野馬川，在其東，拜浪河在其西，紅土坡在其南，故青圪搭之黃番，富於他族矣。

青圪搭在梨園堡西南一百三十里，黃番五個擺眼住牧，反接在青圪搭西南，榆木山之南山也，黃番皆臣服金山，獨仄，被以姻親，不與焉，故黃番咸倚重之，沿山之夷，強者與之交歡，弱者事之，惟謹矣。

反接在青圪搭西南三十里，黃番羅兒家族住牧，其山之妻，暖爾且之妹也。

榆木山口，在祁連山之北，高臺所之西南，山延長百數十里，東起梨園，西盡暖泉，地宜榆，甘州差火山，則產之，以此得名，山寬地名各異，山口其一焉，黃番居之。

山口在暖泉堡東北二十五里，紅崖堡北四十里，黃番藉夷聲勢，掠紅崖諸堡，故場官兵，各族多與其事，而榆木山

口為尤甚，今黃番七族住牧。

半個山，在甘州西南，暖泉堡東南，為榆木山之麓，北俯南仰，亦名半角，黃番七族住牧，南通紅崖，北入榆木，時有之矣。

半箇山，在暖泉東南七十餘里。

新墩子，在暖泉南，半箇山西，舊築新墩，以為斥堠，其地，在山僻

逶迤百折，恒伏莽焉。黃番歸命以來，世居之。

嶽在隴泉南六十餘里。

拜浪河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河水春冬凝結，雪消水泮，清淺無波，人以其名其地焉。其地縱橫數里，周圍叢薄，薄外百澗，千溪，南達青海，大通東趨榆木，呼囉口已系，嶽野馬川，西至討來川，雖崎嶇偏仄，夷乃按轡徐行也。

河在高台所南一百四十五里，紅崖堡東南二十五里，紅崖之田，資拜浪河以灌溉，故水源發祁連，而流止於田中。

無他注也，南至青海十有二程，至大通河十有一程，東至榆木山麓三十餘里，又東至呼囉口一百九十里，至巴赤嶽川二百餘里，至野馬川二百六十里，西有討來川，流甚長。

今夷勞藏游牧。

紅土坡在拜浪河南，討來川水岐而為二，環坡其中，絕水四面，山壁立為城，止坡中者，恒點點不可止，川水合於西，觸石成潭，深不可測，旋轉駭疾，木葉浮而至者，咸沒其中，惟上流散漫，河渡彼岸皆石，水響有聲，其巔寬夷，土沃草茂，木葉常丹，望之者以為土紅云，或以紅崖之紅土山以實坡者，誤也。

坡在拜浪河南九十里，紅崖之近地有紅土山，童山不可畜牧者也，紅木坡，今夷人綽庫兒住牧。

草打班在拜浪河南，自紅崖西多石峯，不可牧，惟草打班草茂蒙茸焉。

草打班在拜浪河西，南一百里，肅州清水堡南九十里，夷人充卜放住牧於此。

水關口在紅崖堡南，拜浪河水由口入，兩山高聳，至口而伏，紅

崖之人，昔牧於此，及黃番內附，割以界之。

口在紅崖南三十里，今黃番七族於此住牧。

綽呼口在紅崖南，水關西南，倚祁連，北眺榆木，其間怪石橫列，口外則側徑不容馬足，蓋紅崖之要塞也，黃番居之。

口在紅崖南七十里，黃番七族住牧於此。

石灰關口在紅崖西南，綽呼口西北，關連肅環山，接祁連，黃番居之。

其地有石，同於廢灰，故名，在紅崖西南五十里，黃番七族住牧。

明海子，在甘肅之交，紅崖西北之屬肅州，東接甘之黑泉，西連肅之馬營，莊園內地也，多芟箕草，地雖窪下，冬春間無棘水，不知何以名焉。

海子在紅崖西北九十里，本屬肅州地界，以其近於紅崖，故載於此，黑泉堡，甘肅往來之大道也，在高台所西六十里，肅州臨河堡，東二十里，馬營莊在肅之臨河東二十里。

鎮夷所南一百二十里，今黃番七族住牧於此。

右甘州南邊內外番夷壤地，附甘州諸隘口，合三十焉。

和宜山口，西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

靜宜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二十里。

白石崖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二十里，西北至甘州，三百里。

宜番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西北至甘州，二百里。

無虞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

高都口，東北至山丹，二百里，西北至甘州，二百五十里。

後所山口，西北至甘州，一百七十里。

大都麻口	北至甘州二百里
小都麻口	北至甘州二百里
酥油口	北至甘州九十里
野兒口	北至甘州九十里
通遠口	北至甘州八十里
順化口	北至甘州九十里
宣政口	北至甘州一百里
陽化口	北至甘州一百里
大慕化口	北至甘州一百二十里
小慕化口	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谷口	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大磁窰口	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小磁窰口	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呼囉口	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甘峻山口	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老康口	北至高台所四十里
楸子溝口	北至高台五十里
榆林溝	即榆木山北至高台七十里
花兒寨	北至高台八十里
楊旗口	有楊旗堡口有關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大口子	北至高台一百二十里
盤道溝	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紅崖水關口	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甘南以山為險夷之盤據特多白石扁都為其孔道若紅崖諸

堡漫無障塞也隘口寬而且多實難於塞亦不勝塞也

肅州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州 設州牧 高臺縣屬焉
四郡去河東肅州獨遠 三面受敵 通呼吸于一綫者 獨肅為危
漢置都護校尉 在西域之西 唐亦置都護府 皆遠在肅之虛空
萬里外 未常為危 况肅為禹迹所至 雍州之地者乎 亦存乎其
人耳

四郡不及于燧燧者 久棄于塞外也 肅州為秦塞之極西
富夷之極衝 其去河東之蘭州 且一千九百五十里 漣莊
甘涼皆相接連 惟南北為邊塞 肅州則正東接甘州 其西
南北三面皆屬夷疆 漢代西域自武帝元封三年 遣趙破
奴擊車師 因焉松大宛始焉 于是酒泉列亭 至玉門矣 漢
置都護 自宣帝用騎都尉鄭吉 始置校尉于西域 則不可
勝數 若班超尤卓卓者 唐置安西都護 自太宗始 為導弱

水至于合黎 在肅州東北二百四十里 故曰禹迹所至
肅州之東為甘州 可置勿論 其西則嘉峪關 金墉玉門 在是也
南有祁連山之甘州 走集多險 但守重岡 硤則隨山 三百里 雖
高枕也 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甘州在東四百二十里 其接界則在東之花牆兒 相距二
百四十里 嘉峪關在西七十里 其外則石山天險 其牆則
堅固高厚 出關而外 則皆昔之赤金蒙古地 昔皆西夷據
牧之金墉玉門 言其堅也 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 祁連之
北 且有觀音山 紅山 寒水石山 硫黃山 重岡 復嶺 深河 急
水 故夷大舉 必不能由此 不遇小竊 往來耳 重岡硤在東
南二百八十里 凡夷往來南邊 必由此硤 肅之南邊 東自
清水起 西自嘉峪關止 統二百七十里 皆依山阻險 故曰

隨山三百里也
雖肅州之外地 皆沙漠 內地盡湖海 不能因山道險 整豁谷以
繕治者 三之一焉 然肅屯于中 下古屯于邊 金塔屯塞外 萬里
長城 以人為之矣 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凡河西湖海之地 每歲隆冬 仲秋其土潮漲 沉水自地中
湧出 當此兩月 不惟牆崩 且能陷馬 肅之北邊 西自嘉峪
關起 東至胭脂關止 統三百九十里 西自嘉峪關至兩山
口 東自胭脂而至鎮夷 皆有邊堵 惟下古城而東 至於深
溝堡 統一百六十里 全無長城 雖抽兵築板 乘機即北 有
明常潘濃數道 然土賦潮漲 則濠亦不免于傾 況肅州城
有別茂 下古城在東北四十五里 有守備 金塔寺堡在東
北九十里 有遊戎

且河西之插入夷地 三面受敵者 西寧亦然 西寧如象脣 肅州
如象鼻 形勢同也 西寧撤四衛而藩籬單薄 肅州棄三衛而寇
逼門庭 外侮同也 青海黃河 祁連紫塞 列于左右 葦淵同也 何
言乎獨肅為危也

西寧四衛 曰罕東 曰曲先 曰安定 曰阿端 皆明初洪武間
置于青海上 以處內附之夷 為西寧西面之蔽者也 正德
間 亦卜刺窳據青海 而四衛遂廢 肅州三衛 曰赤金蒙古
衛 曰罕東左衛 曰哈密衛 皆明永樂間置于古燧燧地 以
處西附之夷 通西域之貢道者也 正德間 土魯番侵伐 哈
密 而三衛遂棄 青海黃河 皆近于西寧 祁連山居西寧肅
州之間 葦塞即黑山 在北 昔西之青海 為連賴黃台吉往
牧 河州西寧之間 控工川 莽刺川 滾卜川 為賴爾加黃台

吉位牧祁連山下之大通河為夷力幹黃台吉位牧此西
寧之羊湖藪也肅南之封來川為夷力幹喀位牧紅泉為
阿爾賴青台吉位牧肅之西有扇馬營為崇慶王建兒台
吉及輝力免合首氣台吉位牧又西有赤金湖為藏勞滾
卜及輝爾吉位牧北之威房城為額力刺窟隆位牧又北
坤多魯為漢項台吉及無素賴爾定合首氣位牧其他遠
牧之夷尚多詳新城堡中此肅之羊湖藪也

曰非然也西寧與肅已有同而不同者孤懸獨出西南北皆夷
不若西寧三面可據河東北環也商旅不行日中開市不如西
寧之賀運輻集也土饒而瘠野無餘糧不若西寧之倉箱輦載
也流亡漸多熟番無幾不若西寧之戶口增而土司威也北無
扼塞且至二百里不若西寧在牧之夷關市久而相安也如是
且不得與西寧絮長短則何解乎獨肅為危也然則綢繆關戶
之計烏可不早為耶

西寧東通河州東北通莊浪西北可至甘肅所謂三面可
據也肅州自貿易布皮而外無他行旅止鎮夷產稻地堡
雖有雜糧然皆薄收漢初徙民以實酒泉戶口一萬八千
有奇明洪武時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三千六百遷至
嘉靖萬曆代有減少至天啟崇禎歲有減少肅之屬者屬
編戶纔五百戶其黑者黃番在後堡者則已納夷添巴非
可得而臣民者矣肅州一副戎二遊戎三守備合兵二千
五百員名耳

肅州南邊堡

清水堡在甘肅紅崖西五十里

西陲今略

金佛寺	清水堡西五十里
永安堡	金佛寺西一十里
紅山莊	永安堡西十里
文殊口	紅山莊西四十里
仰來泉	文殊口西南七十里
嘉峪關	仰來泉西北四十里
肅州北邊	
嘉峪關	肅州街西七十里
肅州街	甘肅街西四百三十里
野麻灣堡	嘉峪關東北五十里
新城堡	野麻灣西十里
兩山口	新城堡西三十里
下古城堡	兩山口東三十里
金塔寺堡	下古城北五十里
臨水堡	金塔寺南六十里
雙井堡	臨水堡東六十里
鹽池	雙井堡東四十里
深溝堡	鹽池東四十里
鎮夷所	深溝北三十里
沙碗堡	鎮夷東二十五里
胭脂堡	沙碗東十五里
肅州近疆	
石灰關	在肅州之東南清水堡之東
黃草渠	在清水堡之東鎮夷所之南甘肅之高臺西南

討來川 肅州之南 祁連山北

連魯川 肅州之南 草打班之西

來泉 在肅州西南

扇馬城 在肅州之西 嘉峪關之外

赤金蒙古街 肅州之西 五門營之南

五門縣故城 肅州之西 赤金衛北

晉昌縣故城 在肅州之西南 瓜州之東

坤都魯 在肅州西北 赤金蒙古之東北

黑山 在肅州北

威魯城 在肅州東北 金塔寺之北

北大路 在肅州之北

威遠城 在肅州東北 鎮夷所金塔寺之北

毛目城 在鎮夷所北

平朔城 在鎮夷所北

兀魯乃湖 在鎮夷之北 甘州之西北

遮魯障 在肅州鎮夷之北

肅州南邊

清水堡 在南山之下 東接紅崖 南通山口 皆夷人可以馳逐之

途非若九九山狹隘者比也 堡依山而地則平 黃草榆林諸渠

水利雖通 而黑番取之內府 輸之外府 不亦異哉 則扼險防奸

兵宜同于明制 守宜嚴於他堡矣 西五十里至金佛寺

清水堡 甘肅之接界也 肅南皆山 統謂之南山 山則始為

祁連紅崖屬甘州 在東五十里 山口即南山口 二十里九

九山在東南三十里 其山口可通西寧 然狹隘難行 多重

岡嶺嶺馬 堡地平行 宜稼穡 黃草塢榆林塢 乾塢皆引水

來灌 三渠皆黑番噴吐兒住牧 其日蛇眼宛仲 今其

目日蛇眼宛仲 今納烏斯藏 連賴喇嘛添巴 明制騎兵二

百 步兵一百 番兵五十名 今堡有守備 北至鎮夷一百五

十里

金佛寺堡 臨山在南 井田在北 清水東連 紅水內引 亦四達之

地也 寺建于明初 堡擴于中葉 土地平行 水泉可通 而堡之西

南 若觀音山 紅山 寒水石山 硫黃山 山外即討來川也 楚塢橋

為往來之谿徑 苟斷橋而守之 則堡之西南可稍舒焉 西十里

至永安堡

臨山在南十五里 井田莊在北四十里 紅水渠河在西六

十里 其河源發南山 夏流冬涸 金佛寺建于天順間 黃香

宗禪為建寺 封僧 竊廢之而已 嘉靖二十八年 巡撫楊博

繕廣堡城 增置戍兵 觀音山麓在堡西南二十里 其山則

與祁連相去甚遠 因山有觀音寺 故俗即以此呼之 紅山

在觀音山之西 與觀音山相連 寒水石山 與紅山相連 硫

黃山 與寒水石山相連 討來川在堡南二百一十里 楚橋

在觀音山口內 山水深浮 林木紛紜 交積 水從下流 其水

日久堅定 漸積如橋 人馬行其上 黑番今其目日官代宛

卜 納連賴喇嘛添巴 明制 兵一百四十三名 番兵二十名

今堡有把總 西北至肅州九十里

永安堡 在觀音山口 豐樂川原 從此而發 引渠折派 邊堡之灌

溉 藉馬肅南 以祁連火山為障 諸隘多險 獨觀音山口 路闊山

寬 故討連魯紅泉內之天生橋 楚塢橋 但一新絕 則河水流漸

表固不能飛渡，渡橋造而南，有重岡，凡犯肅南，不經此破，更無他途，但一人守之，萬人莫能當者，二橋不斷焉可也。

堡亦謂之觀音堡，然山在南九十里，但堡在山口耳，祁連

山在南一百一十里餘，火山亦在其南，與祁連相連，封川

連魯川，今任牧西夷，曰夷爾幹哈，曰阿爾賴青台吉，紅泉

在口南，今任牧西夷，曰素囊，南占，天生橋在南八十里，其

地南面重山，而封來河水從此而至，入地伏流，不數武而

出地如橋然，可通人馬，如大遺焉，故曰天生也，楚堪詳全

佛寺中，明泰將楚麟曾斬斷此橋，楚堪今歷年久，徒枉與

渠又成矣，河水即封來水源，出祁連，逆肅南而西流者也。

重岡破在堡西南一百九十里，重岡破在堡西南一百九

十里，各山之總破，破碎而後，馬不可騎，必持之而魚貫以

過，舊堡為黑番小宛下族住牧，蓋番僧長結思冬之後也。

堡屬于金佛寺，舊無戎兵，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紅山莊，因近紅山而得名，文殊在左，觀音在右，莊居其中，左右

可投之地也，其上寬衍，仰兒堪之水，遠流田疇，沃野可耕之地

也，番僧悉居于此，廣羅族類，為肅之南面外藩焉，今番族外附

則左右山口，尤宜防閑，而卯來金佛相去甚遠，必宜增屯兵于

此，一以為佛佛之傳鉢沙門，一以為觀音文殊之降魔護法也。

西四十里則文殊口。

山色紅，故名紅山，文殊口在西四十里，觀音口在東十里。

仰兒堪，即紅泉新堤也，明時為斯藏之番僧，曰魯爾咱住

牧於此，傳至結思冬，其徒甚盛，乃分為大宛、小宛、小二

文、西黑番，貪其貨賄飲食，多有種落焉，今黑番屬官代宛

卜所轄，仍納連賴喇嘛添巴，卯來泉在西八十里，金佛寺

在東二十里，卯來泉相去百里許，舊無戎兵。

文殊山口，鑿山為洞，覆瓦為寺，番僧之所居也，山口兩山對峙，

水泉中流，南為濫泥山，可通天生橋，文殊無守，則夷由茲以前，

而塔兒灣、黃草堤等堡，先受其荼毒矣，有明之監司，斷斷文殊

口，築嘉峪長城，而各堡始安堵焉，然斷橋、斷土、恃地為險，又不

若守小破，以人踞險，鼠鬪穴中，夷之長技，無所施也，西南七十

里至卯來泉焉。

文殊山在南，而山口在寺後，甚多，舊云有三百禪室，皆唐

初所創，俗謂之小西天，元太子喃達失有碑記在焉，濫泥

山在西南百餘里，其山多水泉，泥濘，故曰濫泥，一作濼泥，

天生橋也，詳永安堡中，塔兒灣堡東北至肅州三十里，黃

草堤堡東北至肅州十五里，清水堡亦有堤，與此名同，實

異也，兵備幸濼斷新文殊口，絕夷人南入之途也，築嘉峪

關長城，絕夷人西來之路也，小破在文殊口內，其破峭壁

窄徑，人馬難行，文殊口番族所住，舊無防兵，北至肅州三

十里。

卯來泉堡，在山腰，泉流堡右，幽僻荒涼之地，黑番多居之，堡西

可達陽子溝，紅泉長城所自起也，堡前後則牌樓、山、松山、環峙，

如城郭，堡西南遠而山崑崙，雖無居之者，切近則小雪打班，其

外則連魯封來二川，為夷一大都會也，則淖泥牌樓諸山之後，

凡可以渡水者，必謹遏禦之，昔人于堡此兵不為是也，今夷之

在南在北者，有不以此為捷徑耶，西北四十里，則嘉峪關矣。

堡在羊山西南，依山阻險，東北直連肅州，堡小地僻，多山。

無由黑番伯刺充沖族位數。今其日口寧印羅漢與連類喇嘛添巴。勝于溝東至肅州一百九十里。紅泉墩東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南山封來川及各夷。欲入腹裏。必從堡南渡河。若扼險峻防。則必從勝于溝。至紅泉墩。于長城直處入也。牌樓山距肅州百里。形如牌樓。松山即松打班在漳泥山之東北。距肅州百餘里。莫崙山在西南一百八十里。小雪打班。即祁連山。祁連至此漸卑。故呼為小雪打班。即山坡。蓋夷語也。封來川。即夷爾幹喀及阿爾顏青台吉住牧。漳泥山即滋泥山。水即封來川。水自東而西。繞南山之後。其勢甚急。人馬不可涉。惟天生楚堤二橋可渡。水至卯來分流。一流入境。謂之卯來泉。泉水東北流。向肅州堰。堰灌田。而河水差小。反合清水。紅水白水沙河。從下古城由遠東流。謂之封來河。至岔口。鎮夷界合張掖河水。謂之天倉河。東北流向合黎。為封來河。與封來川不同。川在肅南。其分至肅北者。謂之河也。有明時。兵備王忠顯置堡設兵二百二十名。番兵五十名。今堡有把總。東北至肅州七十

嘉峪關。即壁玉山。亦謂之玉石山。明收河西地。而以嘉峪為中外巨防。此河西之極西。譬諸吐舌之末也。地無居人。惟屯兵馬四面平川。而關在坡上。初有水。而後置關。有關而後有樓。有樓而後築城。長城築而後關可守也。嘉峪南連祁來。北接野麻。東連肅州。西出塞外。明以哈密主西域。貢故西域出入。咸在嘉峪。及三衛內。徒開關已久。關之西一民非臣。尺地非土。關外則有大草灘。水足草美。往來番夷所停驛而駐足也。西北有石關兒

石破天險。扼塞之區。破外則扇馬營。昔皆屯兵。今城已為頽墜。瓦而降河。飲池于其地者。隸北三千矣。更西則赤金蒙古衛。有山有河。有城有堡。今鶴巢不為鳩居也。自此益遠。夫夷之在南方者。不過祁連西海而止。其在西在北在西南在西北者。不勝數。三郡梗其中。故四方之往來。咸統于關前。則嘉峪之為重地。豈三郡之一隅一徑所可同日而語哉。循牆而北五十里。則為野麻灣矣。

嘉峪關在嘉峪山岡上。明洪武間。馮勝取河西。西抵瓜州。而以嘉峪為限。坡下有九眼泉。夏不致竭。冬不致凍。弘治七年間。嘉峪關絕。西域貢獻。其後兵備李瑞連關樓。大學士崔鑿閱邊。築嘉峪關長城。使兵備築修。起于卯來泉之南。以接于野麻灣之東北。板築甚堅。鉅槩莫入。夷常穴之。必不能穿。其綜理之密。可知。後之關邊。經營之制。殊不踰焉。卯來泉在東南四十里。野麻灣在東北五十里。肅州在東北七十里。明初哈密衛封有忠順王。主西域各國貢道。三衛者。曰赤金蒙古。曰罕東左衛。曰哈密是也。嘉峪而西二百四十里為瓜州。即赤金蒙古衛也。一千六百里為沙州。即罕東左衛也。一千八百四十里為哈密衛。正德間。三衛為土魯番侵擾。多內徙于甘州二州之間。而西域貢道遂絕。大草灘在關外之西二十里。名與甘涼間之大草灘同。同大草灘之南有山。亦名莫崙山。以其似莫崙而名之。石關兒在嘉峪西五十里。扇馬營亦在西一百六十里。今扇馬營城為索囊王建兒台吉及輝力克合甫氣台吉住。此二部乃真西夷也。其他沿邊者。皆北夷而臣伏于西

夷之噴爾且馬赤金湖今為勞藏滾卜及輝爾吉住牧三
郡者武威張掖酒泉也嘉峪關今有遊戎自關循邊牆而
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南邊堡自清水堡而西至於嘉峪關凡七所二百七十里
其卯來泉而東皆山卯來泉而西則長城也

肅州北邊

嘉峪關肅州北邊所自起接北野麻灣者也嘉峪關已載南邊
之末可不復言然野麻灣不足以冠北邊若肅州則居中為衛
不可謂之邊堡復載嘉峪關為北邊之首

嘉峪關東至肅州七十里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衛漢始開置酒泉郡隋始為肅州至今因之衛地東依甘
州西極嘉峪關山南時蒙塞北臨三面背夷中原故國于斯盡

也衛城面金佛而背新城左臨水而右柳泉城小而堅漢環而
曲民兵以餉為命烽火之達為常五郡之瘠薄孤危者豈有過
于肅哉夷之南北往來賊賊邊吏不嚴邊絕不伸捷伐則長此
安窮哉

肅州周為西戎地秦為月支國漢元狩二年霍去病破渾
邪始開置酒泉郡國城北一里許有泉色黃而味如酒故
以名郡西涼李嵩都於此隋初始置肅州楊帝廢州而屬
之張掖唐為肅州又為酒泉宋為西夏元吳所據元為肅
州路有明洪武二十四年劉勝運元守臣哈魯達魯花乃
置衛自嘉峪關外皆為蕪廢地于是以肅為華夷界矣廿
川在東四百三十里嘉峪關在西七十里雪山在南一百
五十里紫塞即黑山在北一百八十里金佛寺在南九十

西陲今略

里新城堡在北三十里臨水堡在東四十里卯來泉在西
南七十里衛環城皆水但屬小溪直紅水壘樂封來各水
之資灌溉者哈密衛後居衛之東關廟者三族曰畏吾兒
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刺及族其人與夷族同一曰白
面回回則曰族也今皆男女耕織或為弟子員矣商賈營
五皆有其人城有寄住黑番為編戶其目曰永任部五百
餘家不納夷人添邑今不列番夷族中肅州文有監司武
有總戎西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野麻灣堡嘉峪列于西南長城列于東北貞壤平川荒涼之地
也然長城外衛則負末荷戈聊足自固惟飛沙附牆破為之平
雖挑之障之防夷踰越亦目前苟且計耳北邊長城甚多沙患
甚得因地措置者以人力而禦天風耶東十里則新城堡馬

堡築于嘉慶四十四年西南至嘉峪關五十里皆沿邊牆東
南至肅州五十里則為內地堡雖荒涼實可耕稼而沙壘
極阜常如平地凡北邊近山者無沙平原廣漠風大沙多
沙粒如細麩若遊塵揚于空中在在如是旋挑旋壘良無
益也惟有因地措置或築內邊以為重險或築戰臺以跨
邊牆或木于外以障風勢在乎經營得人耳堡有把總
新城堡梁水可引平原可耕長城可守然西北邊外皆夷往來
之路恃一牆以隔而苦于沙淤從來邊堡不在自守于內地
在乎規外之水頭近有花城兒可為伏奸之所遠有鉢和寺為聚
象之淵則覆索偵候所宜密也東三十里則兩山口馬
鉢和寺鉢和寺有湖在西一百里又有小鉢和寺亦在西

三十五里山口有榆樹泉可以飲飲鉢和而西即柏楊林路極平坦可以通車故以夷往來必取道于鉢和寺也今夷之遊牧于此邊者不可勝記其名有分地者載於分地之堡其往來西北住歇于新城之外頭者曰把都兒台吉同此名者有三又有曰色各長素曰占本素台吉曰桑格思也台吉又有曰額力刺緯加吉同此名者有二曰答力漢緯爾吉曰倒郎色楞台吉曰阿要台吉曰答理矣麻把什曰揮都魯台吉曰滿吉大台吉曰額各慶台吉曰胡陰木石台吉曰撥討台吉曰額亦得尼合首氣台吉其目之多如是則部落之衆可知矣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三十里兩山口堡城小地平而邊垣剝落土地皆鹹無可恃之險有窺伺之憂若乾海子黑山口雖專有責或恐大武設矣東三十里

至下古城

城周一百二十里故曰小地在下濕土極潮鹹橋垣自墮漸次全傾乾海子在西北一百五十里夷之住歇水頭也特設北堡以防之黑山屹立沙漠中望之如墨且黑水經其下故曰黑山俗又謂之紫寨其山口在西北一百四十五里亦夷飲馬休息之地也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二十五里下古城堡土脈潮鹹不可以築邊垣河流不定不可以設險阻最為要地而最陷于危也邊外大乾種山聽其出沒昔日勞來安集之開府察旗斬將之虎臣今安得審斟酌思之下古關連臨水東接雙井雖傾仆邊城猶近內地若北出關門則駕鸞池水淺而草豐又北則大口子地闊而山卑已如西出陽關矣况又北出如金塔寺北出金塔寺五十里

封來河因泉水會入從堡之左側北流出邊然其水時消時溢溢則潰決邊疆消則河皆平地夷每乘而入犯考寧夏之橫城當黃河之堰驅石登砌直接河堰遂無夷患今肅雖無石豈無土木乎是在乎留心邊計者耳於庚午夷日掘代拜廟殺官兵虜財物皆遺備不修之故也大乾種山又名沙山其側有小口子在東北六十里屬堡分管明巡撫楊博增城堡招流亡給牛種而堡又富庶恭將馬恩指揮周欽大捷于山口夷不敢犯者十餘年臨水堡在南十里雙井堡在東七十里駕鸞在北五里夷人至秋每牧于此大口子在北二十里堡有守備西南至肅州四十五里南至臨水堡一十里

金塔寺堡因有塔而名也地無居人懸兵塞外一望沙漠無甬

道以通內地可危者一夷未薄城沙已先登可危者二天倉為夷所必由駕鸞為夷所必牧東南皆梗可危者三南而大口子難防北而紅口子難備可危者四近而威魯城之甸牧遠而坤都魯之探凡其地狼心紅狐各山羊頭沙棗諸泉之患可危者五昔以金塔安插降夷養養西番庶幾以蔽古城臨水耳今之懸軍于此一以代天倉夜模之戍遠候邊聲一以塞臨水鹽池之衝出邊按伏也然委孤軍塞外不知退保于腹中是在乎因時用變者南入內地之邊堡六十里至臨水堡

寺已久傾塔今尚存然頽壞極矣堡外插林架木為衛而平原曠野風揚沙石直治堡城天倉河在北三十里夷之北來者經雙樹兒渡水由樞橋灣順天倉河至堡駕鸞池在堡南四十里大口子在南三十里紅口子在東北六十

里威魯城在北八十里原安插瓜州總牙族昔西夷頗力
刺窟隆住牧坤都魯在西北六百里昔西夷罕頰吉吉及
無棄奈爾定合首義台吉住牧狼心山在東北三百五十
里儿往來哈密北山者必繫于此羊頭泉在北一百二十
里沙泉泉在北一百七十里明設堡安插西番曰羊及關
西各長天倉墩在東北二百六十里明時墩軍呼天倉墩
名鬼門關衣棋墩在天倉墩西十里堡有遊戎東至鎮夷
境外之權橋灣五十里西南至肅州五十里

臨水堡漢之會水城也北連下古南接清河西肅州而東雙井
地居適中為甘肅孔道鹹地可耕樵蘇可爨然無隄可守徒
恃下古金塔以為屏翰耳且合河口大口子皆其要害而夷常
牧于鴛鴦池則增防殆不可緩也東六十里至雙井

會水城漢置會水縣以封來沙河清水紅水所會也城舊
有堰水障今廢下古城在北十里清河堡在東南七十里
肅州在西四十里原有邊牆合河口為封來紅水二河相
合沙灘隙地須防今邊牆多為鹹所傾隨在通行不但防
合河口矣大口子在北三十里鴛鴦池在北二十里堡有
把總

雙井堡大道平原邊頰濠湧交衝行且危疆也至于照壁石板
為其分地顧此失彼安能及之增防不可已矣東四十里至鹽池
西至臨水東至深溝皆肅州之大道也舊制邊牆且慮其
傾又濬深壕或一道或二道今議築濬者且絕響矣照壁
山在西三十五里石板墩在西北三十里堡有把總
鹽池駟堡產鹽池也隨取而足無煎煮之勞然汗牛所載不值

西陲今略

一銖堡道如砥備禦全無東四十里則有深溝焉

堡所產鹽其色甚白鎮夷鴛鴦池所產亦同甘肅二州皆
取醴池焉堡從無邊垣皆濬濠以防其北西耳堡有把總
深溝堡平川下地黑河在北草溝在南地卑濕無牆蓋西起下
古臨水東至鎮夷之西無封疆以限華夷由其地鹹鹹不可築
濬萬里長城至此獨缺雖曰腹中何殊邊外恃片墩遠置修堡
近防而已深溝而東由臨河以至黑泉則甘肅之孔道若沿邊
而北三十里則至鎮夷矣

黑河即甘州之張掖河流至此北去而合封來為天倉河
也羊溝井堡在南八十里明制下古城兵三百九十名馬
二百二十匹臨水堡兵九十二名雙井堡兵二百二十名
馬一百四十四匹臨水站兵四十四名馬十四匹深溝堡兵五
十名馬十四匹臨河堡即花牆兒在深溝之東三十里黑
泉屬甘州在臨河之東二十里堡有把總

鎮夷堡古沙磧地明永樂二十九年馬博始于其地築哨馬營
明置鎮夷所其城近河為黑水之所衝決天順間始改今城黑
河之深在西南邊堵之崇起于北南眺深溝東連沙碗且有羌
谷之天城懸橋之地利全湯之固富庶之地矣近有石硤口神
工鬼斧險絕人區雖無可慮若鴛頭山則夷所盤控也分水嶺
千人塹夷所塞寨也黑山合黎夷之所登以遠眺也威魯毛目
夷之時所盤據處也遠有厄魯乃湖夷所羣聚而後散也亦集
居延夷所飲馬而長驅也故山谿之險不可恃不但鎮夷也而
鎮夷但當自保其富庶耳又東二十里則至沙碗堡矣
黑河在西四里邊牆從黑河項起繞城直接甘州而東郡

水有戒心矣。

川至肅州南山之南源流甚遠隔山甚多計里無可考也
惟與草打班彼此往來相傳夷人在其西一程今夷力幹

喀游牧

卯來泉在肅之西南腹裏有堡有居民黑番居堡外有番僧為
之長自此而西更無番族矣蓋番皆依于中華沿山而西則塞
外矣。

卯來泉在肅州東南七十里黑番伯刺究冲族住牧。

紅泉在卯來泉南小崑崙山下小崑崙土赤水濁其嶺有張駸
所築西王母廢祠山南平地水泉特美泉以水色得名其南有
墩中華之所侯望也水西流而北夾岸坦夷去肅之南山遠矣

泉在肅之卯來泉南七十里黑番在西北城內居之

北去肅不知其幾千百里也小崑崙在肅西南二百五十
里高出諸山因以崑崙名之後涼太守馬爰請于張駿立
祠祀王母今有遺址墩在卯來泉南八十里舊設墩軍今
裁今案肅南古住牧

扇馬城在肅州西嘉峪關外回回墓在其東赤金城在其西固
西域之大道番族所居也自秦三衛城遂傾頹乃築墩臺嘉峪
分兵侯望焉明制也有二水貫城西流夷往來必宿于此今烏
斯藏之介牙據為營窟矣

扇馬城俗稱扇馬營在肅西二百三十里嘉峪關西一百
六十里城東四十里有回回大塚赤金城在西八十里舊
為番族牙蘭部所居自土魯番亂牙蘭部內附安插于金
塔寺為築城置戍守瞭于扇馬城今連賴喇嘛部落王建

西陲今略

兒緙力免合首領于此住牧焉。

赤金蒙古衛在肅州之西玉門舊縣之南春秋九姓之戎居之
漢燉煌郡治置此唐置瓜州晉昌地產瓜故也東有三棵樹
西有苦峪城衛東有河水足草豐元丞相子居之明初傳有德
兵至其地其後率眾來歸于馬置衛及土魯肆虐遂內徙而城
荒今夷之金戈鐵馬雄于塞外矣。

衛在肅州西三百一十里玉門舊縣南四十里自嘉峪而

西至哈密皆漢燉煌郡地在赤金城焉晉唐為郡為州則

衛從來為重地三棵樹在東五十里苦峪城在西一百七

十里城東之河或謂之湖故俗亦稱赤金湖也洪武五年

傳有德追元岐王至瓜州元丞相子塔力泥于永樂二年

率眾連男婦五百餘人來降乃築赤金城以居之以塔力

泥為指揮若來為都督傳子曰王失加貢獻不絕成化二

年土魯番阿力侵之不巳相率內附後入肅之南山今黑

番是也衛今為西夷勞藏滾卜綽爾吉二部住牧

玉門縣故城在扇馬營西赤金城地漢縣屬燉煌光武閉關卻

貢不通西域遷玉門於此而置縣去玉門關七百里許今其地

鞠為茂草已不知幾千百年矣夷有游牧其地者無定部落也

縣在扇馬城西八十里赤金城北四十里晉高居旆使于

關記云肅州渡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北百餘里出玉門

關所謂玉門關者耶此玉門舊縣也此地但當稱玉門舊

縣不當稱玉門關班超所稱懸生入者遠出于西數百里

去肅州方千里也漢武帝通西域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先武中興西域車師等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至再不

已帝謝絕之乃移置玉門于此即今之舊縣也今舊縣夷人游牧者部落無定不但赤金衛夷而已也

晉昌縣故城在赤金城蒙古衛北玉門舊縣之西漢曰宜安隋曰常樂唐則曰晉昌蓋以赤金蒙古為郡此則為縣也自茲以往無聞焉蓋為要荒久矣

縣在赤金蒙古衛北一百三十里玉門舊縣西八十里唐

以赤金蒙古衛為晉昌郡此則縣也今游牧甚多無定部落

廣至縣故城在肅州西南瓜州之東縣置于漢武時宜禾都尉常居之歷晉隋唐不易其名自宋以來非中國版圖矣明時番族居之或曰即紫城兒耳卜木耳加內徙付之大漠也已

縣漢武初置在肅之西南地有茂藿障在縣東南因小巖

崙山而名也卜木耳加紫城兒番族之目也夷人游牧無定

坤都魯在肅州西北赤金蒙古衛東北其地不載于職方四函環山從谷口入有湖水清停黛蓄有嘉魚有榆楊大小參差中有枯朽者蓋數百年物也四境之外禽獸繁殖此天地生成之所而古今咸無得者邇來夷人居之矣

坤都魯在肅州七百餘里赤金蒙古衛東北五百餘里金

塔寺西北六百餘里今罕頰無奈素定合首氣任牧權代

拜亦依于此

黑山在肅州北即紫塞也山在沙漠望之黝然故名東控鎮夷西俯鉢和酒泉之北屏焉今夷人逐水草而依山者何多也

山在肅州北一百八十里起于鎮夷所之北二十里赤金

子大鉢和寺之東三里大鉢和寺屬邊外嘉峪關外八十

里夷人之游牧無定焉

威魯城在肅州北金塔寺北討來之水至此為渠所以灌浸平時也明置威魯衛肅北之鐵障步馬既而以功獲罪軍兵咸叛非誤于刀筆之吏與招撫定而民內遷乃徙羌以實之亡羊補牢當日籌之至計矣

威魯城在肅州東北二百三十里金塔寺北八十里鎮夷

所西北一百五十里城有渠曰廣祿明所制也討來河水

流其南自東西來則為天倉河矣明時夷犯衛地衛軍斬

賊夷首上功請賞御史趙春以為殺降當抵死酷刑訊之

罪織甚多于是衛之軍民皆謀反戈以叛單騎撫之乃定

既而悉遷其民于內地衛軍乃能歸嘉靖二十七年重修

其城安插瓜州頭目臨牙族住牧城今傾圮夷人頭力刻

窟隆往牧於此

北大路在肅州之北平沙廣漠之地當元時諸夷之赴燕京者取道于此輟迹猶在路之所向水草俱足或謂霍去病出北地踰居延至祁連山後從貳師取道轉戰皆出于此然無可考今夷游牧交錯其間未可一二數也

北大路非一定之地自肅而北相距可六百里大路通今

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威遠城在肅州東北鎮夷金塔之北城成于唐衛置于明當時軍民雜處及其間風疑畏遠竄曾述撫表猶存歸來烏有也

城在肅州東北三百八十里鎮夷所北二百五十里金塔

北二百三十五里明時威遠失誤秋表儀部總督抗二官

以法二官恐乃流言云蓋逐威遠之人女子入教坊于是

軍民盡反，逃于西域之魯達。衣中皆背服，以示反明也。其地確磨精基猶存，明所豎招降旗，猶峙立其上云。城今夷人游牧無定，部落。

毛目城，在鎮夷北，威遠屬地也。城中之人既竄魯達，其地肥美，夷所以爭，此有明之所以設城置燧與。

城在肅州鎮夷北一百五十里，游牧部落無定。

平朔城，在鎮夷北，毛目城東北，亦屬威遠，相率而逃，城小而堅，郭郭之間，教場最廣，居人壤址，隱然存焉。

城在鎮夷北二百五十里，在毛目城東北九十里，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兀魯乃湖，在鎮夷北，甘州西北，湖水清淺，夏則涸焉，湖岸周圍皆楊木，不十百步，則盡黃沙，豈湖水涸而沙揚乎？湖之南岸多短草，夷常聚此，而後分寇諸邊焉。

湖在夷北五里，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遮魯障，在肅州鎮夷之北，古長城也，起於居延澤畔，直達哈密北山，或以為築于漢，或以為築于元，皆未可知，世傳甘肅鑿出，門之要道，障今漂沒已多，不盡沒者亦有之。

遮魯障，曲折逶迤，非一定之城，在肅州東北可六百里，在鎮夷北可四百里，史記：漢武帝命強弩都尉路博德築遮魯障于居延澤上，一云元以居延澤為亦集乃，當時皆有居民，故築障以阻絕西夷，防其奪。

按三：一說秦始皇所築，則大謬，城起居延，經狼心山而西，直至哈密北山，且有墩臺遺蹟俱存，或曰酒泉張掖出兵，西討，此謂要道云，考漢時四郡皆從今之塞外而入，及其

西討，張掖酒泉出入之道，每在居延之間，史記漢書可考也。遮魯障雖不能確定其築于何時，要之為出兵之路，無疑，今夷游牧部落無定。

右肅州西南北三面邊之內，外番夷壤地，附肅州諸隘口，合二十有九焉。

九九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黃草渠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七十里。

榆林渠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六十里。

乾渠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一十里。

觀音山口，西北至肅州七十里。

重岡硤，西北至肅州一百八十里。

紅山口，西北至肅州七百餘里。

寒水石山口，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硫黃山口，東北至肅州五十里。

文殊山口，東北至肅州四十里。

黑山口，東南至肅州二百五十里。

榆林泉山口，東南至肅州一百里。

鹽溝口，東南至肅州七十里。

臨水合河口，南至肅州四十五里。

山口子，西南至肅州七十里。

大口子，西至肅州六十里。

紅口子，西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分水嶺口，東南至鎮夷二十五里。

孫官兒口，南至鎮夷三十里。

免兒關南五鎮夷二十里

石圍兒溝西五鎮夷一十里

乾柴溝口西五鎮夷一十里

石渠溝口西五鎮夷一十五里

牛頭溝口西五鎮夷一十五里

黑山溝口西五鎮夷一十五里

千人堤西五鎮夷一百四十里

毛目頭墩口西五鎮夷一百九十里

此肅州南北之要塞南面皆山最為險峻良可無慮西則長城之外石山天險惟北面地脈潮鹹既無遮堵亦無深濠邊堡之外彌望平川無山河之阻何地不可入豈但區區隘口之足慮哉且自嘉峪而北夷之部落尤多住牧者少游牧者多住牧者

可以防游牧者難于禦此肅州之所以可慮也

靖遠衛

靖遠衛有明之靖虜也當周時屬西羌及秦漢為內地無所建置秦以屬隴西漢以屬金城安定後漢以屬武威西南二十里有烏蘭關漢置祖厲縣西魏始置會州唐平李軌後仍為會州于烏蘭關置烏蘭縣宋于倚郭置施縣明正德二年總制三邊陳繼始奏置靖虜衛衛城即會州舊址明方伯戴弁所築今易名靖遠而民稱率仍明舊非傳習文而難變與衛東極慶夏西接莊蘭南界平鞏北盡龍荒

慶陽字夏接壤于東莊浪蘭州接壤于西平涼鞏昌接壤于南衛之北都皆沙漠之地夷人所游牧故曰龍荒衛為固原西協所駐故所隸在內地者曰平涼營下馬關關山

營西安州四處其他沉地不可勝記

所隸雖多而守黃河之塞當極北之邊可按籍而稽焉蘆塘在河西接莊浪之長城外安蘆溝在河東距寧夏之邊靖衛之重地不在斯乎

蘆塘營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在黃河之西與莊浪之三眼堡相接永安堡在衛北一百七十里在黃河之東蘆溝城在衛東北二百六十里亦在黃河之東與寧夏之中衛境地相接永安不與中衛接壤因皆屬邊地故並及之耳

就衛城言其地平衍四境環山文武官司咸居于此城小而堅產菽麥僅足于食俗勇悍善戰水泉在其東黃河流其北虎豹既于西打刺赤衛其南衛城蓋近塞之腹裏以應援衛之北鄙者也

衛土城周六里城外平行文有經曆武有衛守備又有西

協副戎在焉水泉堡在東九十里自衛至蘆塘蘆溝必由

之地也黃河在北二里分流之一派也虎豹口在西四十

里打刺赤堡名在南七十里衛往平涼必由打刺赤趨紅

井子南川堡小河歡觀音店瓦亭驛此南面之通衛而商

賈由平涼新城向甘涼之捷徑也蘆溝城永安哈恩吉蘆

塘在衛之東北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近黃河蓋黃河至衛之西分六七派踰

衛折而西北乃合為一其在于衛城者分流之支流耳故衛北

不盡于黃河也謂之腹裏非與

衛之北有永安有哈恩吉有裴家營衛之東北有蘆溝有

大湯渠皆不渡黃河而至蓋河與折故也獨蘆塘則往來

必渡黃河在衛之西北故也。循河有堰。唐刺史安啟志所築。以捍河流。水向西北。衛始無淹沒之患。循河而至什字川。則蘭金縣交界矣。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建置衛。而且為國原西協之所駐乎。蓋衛之重地。莫過于北鄙。北鄙之河西有邊堵。故夷患有常。北鄙之河東止恃河。故侵凌莫測。苟非衛居中統馭。左右支持。則門戶危。而求堂與安不可得矣。衛非絕塞之重捍。北鄙之中堅乎。北鄙之河。西即蘆塘也。其長城東起索橋。西接三眼井。非無夷患。但有常耳。北鄙之河。東即哈思吉。永安。蘆溝。大湯。城也。舊無邊堵。距河為界。黃河之北。往來收獵者無一定之夷。或淺水而過。無遠無近。靡不受其荼毒。甲寅年直犯衛城。一日夜乃去。衛兵閉城以守而已。

當有明之時。患在河套。故花馬池之烽燧傳。而後衛之戒嚴急。今河套暫且息肩。所憂者乃在衛之北鄙。而北鄙莫甚于河東。河東曠達空虛。無可恃之險。衛之兵守不可以分。援不可以及。向有議於黃河之北。築長城。東接中衛。西接蘆塘。即以為荒遠而難守矣。則黃河以南。創制以守。何容已耶。

有明中晚總制。駐軍夏之花馬池。防河套之夷也。故民人築固。連靖虜者。皆以花馬池為重地。今河套之夷。山旦王。古祿王。皆內附食祿。故曰息肩也。河東。即哈思吉。大湯。城。是也。

所謂創制者。東起中衛之鎮關墩。西抵衛之哈思吉。二三十里。為一營寨。榆林。寧夏之兵制可倣也。因河為折。六七營寨而已。足矣。倚河為障。壘土為城。二百餘里而已。足矣。且蘭州之麥。可

以順流中衛之稻。可以逆挽。又可募失業之民。順土地之宜。播菽麥之種。則可食足矣。此萬世之利也。

榆林。寧夏。凡三四十里。有堡寨。有墩台。有官兵。而衛北自明至今。獨無者。以舊日邊城。起于徐斌水。至于黃甫川也。不知此邊久已湮沒。且在黃河之南。數百里。雖有不能關。隔。而况于無乎。衛之河東。自大湯。城。以至哈思吉。城。二百四十里。則循牆曲折。不滿三百里。故曰六七營寨而已。足也。蘭州。河州。皆在黃河上流。其地產麥。

且他郡邊外。有一定之夷。一定之地。獨衛北夷。游牧無常。其來其去。率然忽然。非無所關。隔之故與。

衛北之夷。自祝靈台。吉。勞藏台。吉。克氣台。吉。外。有曰厄而得呢合。首氣台。吉。有曰撥計台。吉。有曰胡隆木石台。吉。願各

慶台。吉。有曰滿吉。太台。吉。有曰洋篤魯台。吉。有曰答裡麻吳把什。有曰倒顏色。榜台。吉。有曰防禦台。吉。有曰顯力克。歸爾吉。有曰答力。漢神台。吉。有曰桑嘎思把台。吉。有曰占木素台。吉。有曰把都兒台。吉。其部落不勝計。而游牧無定數。

或曰。固原之鎮。築于平涼。衛苟有警。可以相援。何北鄙之足患耶。曰。夷騎之來。在于呼吸。夫平涼距衛。且六百里。距北鄙。且千里。而遙也。鞭策雖長。能及馬腹哉。則所謂創制者。何容已耶。靖虜邊堡。

蘆塘營。莊浪三眼井。東七十里。
索橋。蘆塘營。東三十里。
哈思吉。索橋。東三十里。
裴家營。哈思吉。東三十里。

永安堡 裴家營東二十里

蘆溝城 永安堡東南七十里

大勝堤 蘆溝城東南七十里

靖虜邊疆

銀盤水 本衛北寧夏西南

長流水 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 在寧夏城西六十里

靖虜邊堡

蘆塘營外環山而內平地北繞新邊而邊盡于河塢東限黃河而地盡于河西西接三眼井為莊固之交東達哈思吉即河東之地邊外之銀盤水長流水瓊帳特多南則大松山即為內地故沙井雙井路皆相通則南向防寇北向防邊于是乎在矣東

踰山坡三十里則至于索橋

蘆塘轄於靖虜衛而靖虜又轄於固原故因稱之新邊起

于涼之泗水堡止于索橋之河黃城黃河在東南三十里

渡河而東則非復河西矣三眼井屬莊浪在西四十里銀

盤水杓兒堤水皆在此哈思吉在東南五十里大松山在

南山口有堡曰永泰相距八十里沙井在東南三百餘里

雙井在西南一百二十里大松山永泰沙井雙井皆在莊

浪屬堡也堡有遊戎

索橋黃河之津處也名橋而實無之索橋夾岸查無居人新邊

所築及河而止寒冬河凍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且下流硤口

河狹山高上下之冰解而狹口猶堅河東可慮常在于茲矣東

二十里至哈思吉

黃河獨蘭州有鎮遠船施板車馬可通為河東西之大

道索橋不通鼓棹浮舟往來津渡而已莊浪甘肅而往河

東自鎮遠索橋外更無他途也橋非大通蓋寧夏固原往

河西之捷徑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蘭州往河西而取

道靖虜以渡索橋者路捷三日也硤口在津處下流五里

河東即東岸哈思吉一帶開門在河塢數步舟子日渡皆

一金于官其利可知渡河而東至哈思吉

哈思吉西北環山南通靖虜低城小堡有民無兵數里之外即

河一水之隔即夷乃上流自索橋東南至蘆溝以河隔關不築

邊牆三冬水合沿河堵地何以防焉東二十里至裴家營

靖虜衛在東南一百七十里城堡居民寥寥數家有防守

兵而無戍兵黃河在堡北五里裴橋為邊直接莊浪甘肅

所謂新邊也索橋南岸皆有河無邊直抵于蘆溝城焉

裴家營民堡也城牆數尺土屋數間東枕雪山巉壁立而山

後即為永安南抵水泉山谷崎嶇而道路直通靖虜則堡亦喉

吭之地也南則靖虜東循河塢二十里至永安堡

堡屋年稀寥寥數椽隙地遂多同于堡外焉其四面皆山

無地可耕居人伐木運水以取值日不再食雪山者冬常

積雪故名雪山其山東面特多松木在堡一里水泉堡在

南六十里靖虜衛在南一百五十里西起蘆溝東至蘆溝

往來靖虜衛必經此堡黃河在堡北一十里河外即夷堡

無邊牆故為衝要

永安堡背山面河上寒地濕居人苦之米粟全無故按籍之兵

常少至于冰合防夷較之他堡尤甚山有喬松可以設疑兵阻

馳突樵採宜為厲禁自堡而東南則亂骨堆荒山滿目雞犬無聞由此而東南九十里至蘆溝城

雪山在堡西故曰背山黃河在堡北故曰面河華夷之界

特恃一河隔之夷不止祝囊台吉游藏克氣之都落已耳

走凡牧于河西者與堡呼應相通毛髮可見至于冰結則

又甚焉喬松即雪山所產凡靖屬需木皆取諸此亂骨堆

荒涼之地而永安蘆溝之通衢也在東南五十里堡有守備

蘆溝城在荒坡之間土屋土城兵民無幾蓋靖虜中衛相往來

止宿之郵亭耳城之置古無可考黃河在北既無高崖深谷且

無高城深壑故河北之夷與昔迥異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

其安營平之所扼腕焉東南七十里由烟墩溝而至大勞渠矣

靖虜中衛之往來必止宿于此者東西四十里皆無居民

也有明夷惠威在中衛寧夏也西東蓋寧夏之東為河套

中衛之北為賀蘭夷皆不取道蘆溝以為無用不屑道也

今河套久已臣服賀蘭山後之祝囊等亦不輕舉寧夏中

衛之守較之靖虜堡為彼善于此故蘆溝而西一帶夷日

特多游牧無定且河環無邊出沒甚便蘆溝向為空虛散

地今則可虞時移而世變也黃河在此計里無可考中衛

邊牆直抵蘆溝界而蘆溝以西直至哈恩吉則絕無邊牆

矣烟墩溝在東南四十里其地有居人約數十家夾溝而

居土室卑陋荒涼之甚蘆溝中衛往來所必由之地城有

守備

大勞渠寧靖之交也居人僅三五家無城堡故地志皆不載陶

穴蕭條與烟墩無大異四境岡陵北抵黃河東環邊堵則設防

築以通寧靖之呼吸勢所不容已者况乎北山後之夷安知竊

發之不由此耶東南由老虎溝五十里至中衛之常家寨

大勞渠從無城堡東寧夏之中衛一百二十里西至靖虜

衛三百四十里邊堵即中衛之長城也河北之夷其目甚

多詳靖虜衛中山後即賀蘭山之後也昔祝囊等住牧于

此老虎溝在東南三十里焉

靖虜衛邊堡自蘆塘而東至於大勞渠或城或河以為疆界凡

七所三百里

寧夏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寧夏府

寧夏古朔方郡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置寧夏衛調甘州左護衛將士守之其北則左控河套石引沙漠其南則左連延慶右接固靖此三秦之被兩河之唇也

寧夏城東北至河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沙漠九十里南

至慶陽界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延安界三百五十里西南

至靖邊界四百里西由邊外在莊花界四百里莊澧涼甘

肅在黃河外者皆曰河西其在河內者皆曰河東此全秦之河東西也

黃河中流禮惟北列河西以賀蘭為隘河東以長城為障其東

北之河套則周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唐之六郡張仁愿且

踰河築三受降城或內地戍兵數萬歷代疆域固如彼而今縮

地千里者河套屬之旗蒙而長城所以北築也

黃河絕爾爾順流而下貫穿寧夏之中直趨河套而出

口中流所以寧夏一邦有河東西之河套在北之東西長

在北之西東西以河為界皆在寧夏北故曰北列河西東

者寧夏之河東西也河西賀蘭環之山外即夷河東築長

城城外即河套賀蘭山延亘五百餘里高者積雪不消河

套三面皆阻黃河南面切近內地寧夏之東北榆林

之北偏頭關之西則為朔方地秦塞固河為南河地地唐

有六州在今套內武慶之時築三受降城於河套之北史

謂或者億萬計減戍兵數萬不知者謂其置障千八百

所所須萬人不知三城之屯四萬人足矣障障之卒每所

二三人而止合而計之不必萬人此即四萬中之數矣將

城守則河套以及沿邊數千里可以減戍內地可以不防

何曾數萬耶史所云者計供毛輓運約言之耳明矣東

而也先毛里孩吉囊漸據之築室樹藝遂為固有長城楊

一清史修余子俊所築也築四十里為劉蓮罷去

寧夏有豐年而無旱潦所以有塞北江南之號

自漢唐以來引黃河灌田可蓄可澆故恒言黃河為富于

汴梁獨利于寧夏遠五方之人而江左尤多故衣冠言語

類于三吳自蕭關來者始見林木茂美風景頗殊有土產

乃元之部落謂之降夷散處靈州瓦渠全積四疊強壯者

借之為兵

靈武之興肅宗以復兩京而有餘元吳劉據以韓范經營之而

不足其為重地概可知矣故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有之

可以擾中國主父偃所策特其小小焉耳

唐名是為靈武即肅宗即位于此元吳景世為寧夏節度

偃說不臣韓琦范仲淹為理學不能平之主父偃言于漢

武帝曰朔方地肥阻黃河案治秦之以通轉運廣中國也

曰然則如之何曰有郭子儀而後軍始振有張仁愿而後築三

城非然者寧夏之門安能禁夷騎之不入乎若格克隱占酷虐

聚斂者則外侵內叛禍尤烈焉

明巡撫黨馨以城自備或花布飛語為得卒對東陽所報

與寺拜請表助逆秦將許汝繼以用法嚴為士達楊文通

所殺靈州大亂

況今日賀蘭之夷已滿數千有虎噬之心有方張之勢而且發

縱有人復難悉殺山未敢悉陵過計者咸謂發速禍小發遲禍

大天祚寧夏幸而斯言之不中乎

賀蘭之夷祝業勞戰已碎氣克氣等部落三千餘發縱者

漢爾且部落三十餘萬自博碩克圖汗得角之夷碎力摩

合首數台吉王建兒台吉隆碩友力幹黃台吉等山後即

賀蘭山之後也

今之賀蘭山後干掘不設賀蘭天險即與夷共之矣自中衛以

至平虜既塞之地五十有奇奈何整壘猶為烏有耶

賀蘭山後自中衛起直抵大山報止原有遺墟在夷于外

今增於不修聽其上下平虜今改平羅

賀蘭自固人盡知之河套當守人每忽焉夫河套昔於我為仇

今於我為臣所謂輔車相依者也西夷侵之求援得援是矣然

乞之以師孰若資之以力是宜于履水道築城障移彼之未

居於沿河足以游牧自守誠善後之計一勞而永逸者也

明時棟漢志蒙等駐河套時為後患綿延至今封山且王

古祿王及公貝子等部落數萬今之調遣徵發皆此輩也

西夷即祝業九西夷自漢人外皆從視之故祝業特附曉

爾且亦以奴隸待河套欲併山且古祿之衆河套沿河二

千里全禁良難但於整水可通行者築之則成功甚易况

今河套之夷為自守之計宜共聽從惟命惟築板之地須

指示資助而已

雖然河套渝盟不幾藉之兵而責之重乎曰城以禦外非以捍

內也明欲城之而不能豈能之而不城乎設河東之重險復漢

唐之舊疆在此舉矣

河套謀復言者无積公車李賢王越揚一清曹統漢周尚

文等尤切費用所不欲復者飛島等耳

雖然熙河可下與州豈寧夏不可復河套乎曰黃河之水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唐治舟師溯流上下明之臨鞏巨礮遠至舟方

寧夏雄師直抵河套皆已事也改守機宜固在於茲然守之于

先為其所易爭之于後為其所難設使河套方能守之創幾之

餘既為併吞豈能攻之于犯熾之際若果如是是猶厚積薪于

曲突而割肉養虎以俟其猛張空拳以縛之也

熙河即今之臨洮河也與州即今之寧夏元吳祖居河套

屬興州地積石河州之積石關也龍門在韓城縣東北六

十里唐高祖時將作大臣于筠請于五原置武置舟師於

河溫房博曰魏為長整過夷人今可用帝乃使桑並和整

造大道而紅而絕上大發卒治戰艦明臨鞏監司劉光裕

以船筏載滅屠勇味位樂壞之類至靈州以資收叛逆

此上流而至者李文發曰士卒三千六人由夏來船直出

河套發誠凱旋又隊長任勇自寧夏鼓棹直抵偏關此自

朔方順流而下者商布莊浪山水順流而下日行二百里

許夏之宮室屏署皆資之又自上流而至可謂通行河道

但自蘭會北流兩岸多崇崖峭壁河狹而水急耳余那怒

未乞下熙河路船五百艘于黃順流直取興州李復謂黃

河過會州入常棣山石峽阻狹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

船至能通西安州起東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礮不勝載舟

此聲若出必為夏所侮云故那怒之謀遂寢

寧夏邊堡

常家寨靖遠大溝渠東南五十里

古水井堡	常家寨東北六十里
中衛	古水井北三十里
鎮虜堡	安東口十里
石空寺堡	石空寺北二十里
秦園堡	石空寺北四十里
渠口堡	秦園堡東四十里
廣武營	渠口東北三十里
大渠堡	廣武營北三十里
玉泉營	大渠西北四十里
平羌堡	玉泉營北六十里
鎮北堡	平羌堡北五十里
寧夏鎮	鎮北堡北四十里
洪廣營	鎮北堡北五十里 寧夏西五十里
鎮朔堡	洪廣營北三十里
威鎮堡	鎮朔堡北四十里
平虜城	威鎮堡東三十里
橫城堡	平虜城東六十里
紅山堡	橫城堡南十里
清水堡	紅山堡東五十里
興武營	清水堡東六十里
安定堡	興武營東六十里
花馬池	安定堡南六十里
寧夏近疆	
長流水	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 寧夏之西

河套 賀蘭之東

寧夏邊堡

常家寨 寧靖之交衝也。邊城內衛，黃河外環，北雖隣夷，恃此不恐。寨固內地，而近長邊山環四面，寨築其中，永康宣和之間，未嘗轉餉，居然樂郊矣。然寨為民堡，而駐防不立，東向孔道，則有常樂堡。若夫沿邊東北，則有古水井矣。

自靖虜之大勝，渠至北皆言邊城者，中衛邊城，西至蘆溝，渠三百一十餘里也。永康宣和二堡皆在堡之東南，其地鏡產，編麥，寨屬民堡，本無汛兵。東至常樂堡四十餘里。

古水井堡 曠遠邊衝之地也。南有常樂，北有長城，東則黃河西則曠野，邊堵年久化為女牆。黃河冬寒，不成衣帶，山後之夷已難于防，乃所守之北二百里而遙，雖中衛近在河西，而河津在於常樂，道阻且長，呼吸莫應，則常樂常家寨之間，宜設為犄角焉。南至常樂渡河而北三十里，則中衛矣。

長城起于山之北，黃河而西，西至蘆溝，界文無邊。堡之北，及邊常家寨大勝，渠皆往來大路，非補塹也。賀蘭山後，皆住牧之夷，曰視寨，券藏，刻刻三台，古水分守之，遠二百一十九里。寧夏西路之河東，至古水，有兵防守，中衛與堡相距一河，然必由黃沙台渡而渡，是折而南至于常樂，後折而北，至于中衛，相距且三十里矣。南至常樂堡十五里，由常樂至黃沙古渡又十里，堡有守備。

中衛元之應理州，明寧夏之中衛也。衛在河南，故九曲南繞，邊從河起，故百堵西環，連寧夏而通莊固，交衝要地，莫重於茲。

民勇幹其資耕獵渠通美利土盡膏腴兵食足矣北之夷厥猶在乎山後長蛇封豕雖相互市存食之心且數焉齒之加長也衛之境外北有黑山嘴崑崙山夷所游牧西南有黃沙城長流水也夷之外頭扒里扒沙夷之捷徑今之中衛苟能自守足矣何暇及分疆之外哉其近若蒲湖水塘溝五眼防并之不可已者循牆而北則空夷柔遠迤運而東四十里則鎮魯堡焉

省州各衛皆沒前後左右中等衛沿革紛紜獨寧夏之中衛至今始改焉黃河南五里長邊在西十五里邊起河口迤而北至大山根而止長三百一十里環山于內險固我陔也今邊城不修墩臺不守夷騎出入賀蘭之險與夷共之崑崙山皆然是寧夏在外北三百六十里因原在西南莊浪界由邊至銀盤水繞三百二十里美利渠名引黃

河以溉田也夷厥在控夷堡邊北明所難也賀蘭山從夷人視曩等任牧其部甚多散處銀盤水長流水一帶觀音山在北五十里黃沙城在邊外西南十里長流水在黃沙城西九十里為靖寧境外之極界也扒里扒沙即大沙于山其山在涼莊靖寧之交非今之大清但名扒沙也蒲湖在賀蘭山後有明王越于此大勝水塘溝有明時夷由由此出入大破之五眼井明將馬監於此賊夷人論上等

衛有副戎北至控夷堡六十里東北至柔遠堡七十里鎮魯堡今別為鎮羅矣平衍臨河耕稼之沃也然米粟之多尚遜河東也迤東二十里則為勝全關

堡今作鎮羅而民間相傳但知為鎮魯也北通柔遠南臨黃河黃河渠水灌田故為沃野河東有古水常樂永康宜

西陲今略

和寧安威武張恩紅寺嘴沙州等堡俱係鏡野在極最佳堡有千總

勝全關山河之逼一線之通蓋中衛寧夏之鎖鑰也迤而東北三十里則石空寺堡

開築于弘治六年人謂其勝于金城故名南臨黃河北倚高山中衛寧夏往來大路也迤東為張義堡東北則石空寺矣

石空寺堡其北則石空山南近黃河堡小而兵多者一以為山後之防一以為勝全之守也其缸子渠造資溝注耳謂能限夷

馬不敢謂然矣東北四十里為東園堡

山後昔祝慶等任牧距勝全關雖遠亦足為守望之聲援缸子口即石空渠口飲而腹寬灌田畝甚廣堡有守備

東園堡其渠源遠而流長其灘地而草茂其隘則觀音口為堡分地東四十里為渠口堡

渠即東園渠源即廣武軍灘觀音口在西北乃東園分守之地堡有千總

渠口古墩名也堡築于明中為唐來諸渠而其南有青鋼破西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昔于破築唐來漢延渠引水灌田故朔方之地掩美江南渠之力也東北三十里則廣武營

萬曆四十年始築堡唐來渠在漢延上流數里衛刀羅所築寺青鋼破在渠中而破東北至寧夏一百四十里山名

金積山上有牛首寺下有深林茂木漢延渠在唐來渠下流數里廣武所築者寧夏之福是聖登無亢陽之患皆漢

延唐來二渠之利也所謂黃河為害于汴渠獨利于寧夏

者此也。黃河自中衛至黃沙古渡而下，徑瀾安流，環所帶
 郭，隨地決土，以流回故，亦其矣。渠口無防，況其內地也。
 廣武營，寧夏之西路營也。黃河流于東南，賀蘭峙于西北，分地
 既廣，山口良多，西河之衝要，從來莫患在于茲。若今山後之夷
 尤為包藏禍心，云內則渠口，秦圍諸堡之衝，外則并溝大佛寺
 之防，又北三十里，則大渠堡矣。
 黃河在東南，滄河五里即靈州也。賀蘭在西北三十里，山
 口多者營之分守，西至中衛界山後起，北至玉泉營界山
 後止，總一百三十里，山後之夷，即祝慶等，渠口秦圍，皆營
 之屬堡，有明時，是紀廣武，總兵黃汝黃敗之于并溝大佛
 寺口，營之衝要，出入賀蘭之夷，所必由也。營為寧夏西路
 有遊戎。
 大渠堡，吞唐來水也，其勢奔下，俯臨城邑，若毀渠，則寧夏成澤
 國，此內患之當防者也。今防之口有五，最要莫如靈武，此外海
 之宜防者也。况從此而至鎮朔，有山險而無亭障，則隘口宜何
 如慎重耶？大道在北，有小壩直通寧夏，沿邊四十里，則西北至
 玉泉營焉。
 唐來渠，黃河之水也，流至大渠，流者及陸，深者不可測，若
 毀渠，縱水，隨所欲，灌渠堤內之無不淹沒，蓋寧夏皆在下
 流也。分防五口，曰靈山，北曰靈山，南曰靈武，口曰林泉口。
 曰哈喇水，皆大山口，小者不與焉。靈武口名非肅宗即位
 之靈武，肅宗即位之靈武，在今慶陽府環縣，亦非寧夏之
 靈州也。靈武小口有沙羅羅山，多水，可屯兵，有明沐英于
 此擒人，險阻脫大赤處也。大路北二十里至小渠，又四

十里至紫界堡，又三十里至王洪堡，又六十里至寧夏焉。
 堡有守備。
 玉泉營，寧夏之南路營也。黃河東流，賀蘭西峙，多汎地而無邊
 城，營之分守有赤水關，百馬並驅，莫之或阻，蓋賀蘭山勢至此
 散漫而泉少，樂多，難于版築，且低舉反徑，可通行者，不勝築焉。
 有明石砌關牆，斷崖谷，其跡徒存耳。他若金塔磨石，雖大異
 于赤水伏，不可以其隘也而忽之。况金塔今之通衢乎，又北六
 十里，則平羌堡矣。
 黃河在東，至十里賀蘭山，在西三十五里，營之分守汎地
 而至廣武界起，北至打噴口止，共二百一十里，赤水關，明
 巡撫楊守禮修築，得土壞，故處，因山有圍石，可以作砌，若
 斧鑿工，理營成之，金塔口在內五十里，磨石磨山口名金
 塔出口，通飲盤水，砥柱浪之下，紅水所謂通衢，蓋塞外之
 路也。營為寧夏之南路營，設遊戎一員焉。
 平羌堡，山城土屋，切近賀蘭，而獨樹乾溝，為堡分地，非玉泉策
 應，何以堪之。然守險非難，兵寡為難也。東北則寧夏沿邊而北
 五十里，則鎮北堡矣。
 獨樹口，乾溝口，俱在堡西，堡所分防之地也。堡屬于玉泉
 故策類之堡，有北城，東北至寧夏四十里，寧夏鎮非遊堡
 也，而與平羌為近，以其為鎮，不可不備之。故文之于平羌
 其實平羌直接鎮之北也。
 寧夏鎮東，繞黃河西，聳賀蘭金城，天府西塞，雄疆也。城堅不可
 攻，民強可以戰，徽之往事皆然矣。雖賀蘭之口約四十處，夷不
 可源源而來乎，灌城之攻已至于森水，不可以凶人國乎。冬寒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16 卷 史部內

水結則濁水洪濤化為平壤矣明李賊據秦中破榆林遂趨寧夏不聞有一人獲得鼓而前為國立功豈不貽羞于榆林哉今城郭之中華夷雜踏走險偵探磨或有之則防之宜何如預也渡河而東則臨河堡為寧夏官津即史鑪奪舟處也沿河北下三里是為橫城乃河套之咽喉由橫城假道馬鞍山直達紅山堡榆林之康衢曠如也寧夏在腹裡若邊堡連屬則寧夏不與焉

鎮漢為朔方郡唐為夏州朔方郡又為靈州靈武郡唐末為李氏所有延及宋代元昊帝制自為國號夏與宋相終始明初為寧夏府後改為衛府府存焉黃河在東三十里賀蘭山在西六十里城三丈六尺厚二丈明初邊衛氏于長安而徙五方之民以實之江南之民尤多為歷間呼拜之子據以叛官民攻之七個月內應獻城始平賀蘭縣倚為固其山口大者三十有七小者十許處城濶一見于魏之攻昔兒城不獲者四尺再見於明之攻呼承恩水不沒者八尺冬寒水結者黃河上流之口在中衛下流之口在橫城河凍皆如平地也明季李國既陷榆林衛而寧夏遂降榆林李國桑梓攻圍猶血戰數日城陷巷戰而死者七十餘人衛文有監司經歷武有城守都司又有總戎五營全設衛東三十里黃河有北河堡又三十里即紅山堡有明時實儲之定靈河亦將文鑪奪流黃河船賊乃不得渡河實儲本慶藩宗人寔向神岳也衛西北至洪廣鎮北堡東抵寧夏北連洪廣堡小而近山地闊而兵少滾鐘山口宿冕山口大有可虞今之兵制大非明北山後之出入誰與

守哉北五十里則洪廣營焉

寧夏在東四十里賀蘭山在西十五里平羌堡在南五十里堡隸于洪廣營滾中口宿冕口在西五里堡所分路者也有明兵制堡軍一百六十名馬七十九匹今僅設把總而已堡之數口曰黃峽外口曰宿冕口曰石蘭曰高渠曰宿墩口黃峽曰敵台曰龍臺曰鎮增曰下古曰為防統十有一墩也

洪廣營寧夏之北路營也賀蘭在其西平洪當其北為堡環于邊五路山口之多無踰北路夷之近亦無踰北路堅壁于中游防于外可一日急耶近北三十里有鎮朔堡焉

賀蘭在西三十里平廣城在北六十里屬堡有九曰鎮北曰楊信曰豐登曰徐鶴曰廣祥曰桂文曰常信曰高榮曰鎮朔也汎地南接玉泉營起界北至平房西開門止邊城南至自滾鐘口起沿山北至紅兒口止總計二百十里山口有七十里滾鐘黃峽水皆鎮北宿冕拜才賀蘭新開塔峽西番大水小水法其大風小風轉德桃茶也記囊等三大部落皆在山後故曰近為寧夏北路營設遊戎一員鎮朔堡賀蘭之麓所環抱也山口既多士馬甚少恃洪廣為援耳藉之明制信徒其防蓋賀蘭口外或出以調兵情六盤山前或登以偵動靜今鹽池迫臨陳迹荒涼避暑遺宮登臨如昔西北有賀蘭口沙漠河套無不可通北四十里為威鎮堡山口有黃峽水宿冕拜才賀蘭新開塔峽西番大水小水法其大風小風轉德桃茶十有五隘口雖屬洪廣營防實為本堡汛地明制兵二百名為一百匹賀蘭口在西二

十里自賀蘭口出往五合河探松山海夷動靜其時莊浪
 水無斷道此明制也六盤項有元吳避暑宮遺址尚存
 盤池在黃峽口外有明時于此新設夷人無算拜寺口去
 黃峽口五十里黃峽口去賀蘭口五十里賀蘭口今設把
 總口外東七十里為桑山又東五十里即河套界堡有
 把總

威鎮堡逼近長城夏人謂之北長城也北長城西起賀蘭東起
 河壘北面套衝南盡河漢明有套患夏秋則浮渡偵謀水則合
 距河防邊今之患不在河套而在賀蘭打磴諸口堡于鎮朔平
 虜共之山城非險捍禦為險况長城廢而不修者乎折而東三
 十里則平虜矣

長城西南自紅口兒起沿山而東歷寧朔城又自北山接
 黃河壘沿河而南至鎮河堡止山北長城之大概非堡非
 所專防也河套地西近寧夏東至山西偏頭關北界受降
 城北三面皆沮黃河也自明正德間為夷所據乃于南面
 隔以邊牆寧夏河東榆林北而皆守邊牆者也堡之邊牆
 皆仿賀蘭山後之夷亦防河套之夷渡水而至今惟嚴城
 堡等耳堡有把總

平虜城今作平羅城或作平寧夏之北門鎖鑰也東連河套西
 距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兵險長城塞河山之缺夷服當關門之
 間隘口值土城之斷陸路之界宜嚴也河黃北流夷能溯水戰
 繼之兵必設也朔方之堡當夷鋒者平虜獨甚昔呼承恩之叛
 河西皆陷獨平虜嬰城固守賊乃南不敢渡河北不得走夷皆
 平虜之厄其前而議其後也城西北之將台地勢平曠可為戰

場可以練兵雖非險要不可棄也城北之鎮遠關山河之交天
 設之險平虜之局鍵也打磴水患乃棄而不修故乾關東兒溝
 桃坂夷騎馳至莫之禦焉為關南之黑山賀蘭之尾形如虎踞
 扼隘飲河舊制黑山營倉儲皆備鎮遠之兵所屯也餉缺卒逃
 廢而不復故沿河沿山訂乎內地及議築北門三年不成臨山
 設堡未幾而廢故平虜墻垣至今卑薄也王瓊亦城平虜而棄
 鎮遠黑水不幾失乎天險耶自城截河而南東至寧河台六十
 里是為橫城也

寧夏五路獨此路兵多有平虜套將又有洪廣遊擊城東
 十五里渡河又五里即河套西六十里即賀蘭山北九十
 里即鎮遠關今為沙漠地夷廠在東南二關門外明撫夷
 人且氣把都兒今廢隘口即打磴三關口夷常據以為巢

數千平虜有明時套夷常河渡為患定撫張大魁于平虜
 以北大設戰艦夷始覆謀平虜當明時最多夷患一勝于
 平孤墩一勝于架砲梁一勝于水塘墩一勝于沙竹梁一
 勝于沙山老灣一勝于峰窩山其不可考者尚多呼承
 恩三攻平虜泰將蕭汝薰三却之寧夏之復汝薰之功也
 古將台俗傳狄青練兵處不知宋時寧夏為夏所據狄青
 安得至此鎮遠關在北九十里打磴口在西北四十里弘
 治間不守鎮遠關水遂冲塌黑山在北八十里其兵西守
 打磴東守鎮遠者也嘉靖十年總制王瓊廢鎮遠關而城
 平虜已棄地百餘里矣北門關在北四十里正德間有議
 于王紀口起白沙河西抵來兒溝設險內墻外墻約三十
 五里或以其西斥南難築不足為有無云有明于平虜北

十里辰築邊牆，牆之盡處設臨水堡，而臨山極北不毛，若
離守，尋廢為墩台，今則墩台且無守者，寧河台在黃河之
東，津吏城年皆在焉，城為寧夏北路，城有秦塔焉。

橫城堡河東所自始，長城之馬頭，河套之津口也。自堡東統九
城，亘四百里，直接於此，徐廷璋王瓊所設，施者堡之，以北長城
西盡河堰，水漲則土墻皆傾，水落則平地盡出，非驅石築城，猶
無邊圍也。邊圍初築，起於黃河嘴草茂之地，悉築中，王瓊縮邊
橫城美地，棄之于外，瓊能議余子俊之非，而目乃不自見其贖
哉。今之河套可謂積弱，然西夷為隣，常懷吞併，故橫城之北，戊
甫戍申，非守河套為河套守，蓋亦勞矣。若長城風沙，易于壅塞，
北邊皆然也。迤東南二十里，喻馬鞍山為紅山堡。

明成化間，巡撫徐廷璋築長城，起黃河嘴至花馬池止，長

三百九十里，凡水草便利處皆築之于內，使夷絕牧，沙磧
之地棄之于外，使夷不虛乃，瓊改築新邊，起于橫城，又失
築邊初意矣。瓊議余子俊城榆林曰：失策正在于此。是明
于議人，暗于議己也。今河套之夷，近寧夏者曰山，曰王，曰

阿爾，城近榆林者曰古，曰王，俱奉調遣，亦處賜之，庶祿
所謂家古是也。西夷即視，象等住牧，賀蘭山後，與套隔河，
總二百餘里，常欲併山，且等部落，故河套最之加虎，今套
中營水凍時，恐力不足，已寧夏官兵助守，其積弱如此，橫

城在官津下流，三里許，堡有守備。

紅山堡，極衝要害之地也。城若彈丸，兵尤寡弱，又南五十里至
清水堡。

堡城同一里，有把總，南至臨河堡三十里，則寧夏之大路也。

清水堡城不寬而夷廠在其北，明于此撫套夷，令互市之地，設
官分職，以蒞其間，套馬蒿蕪，恐用是塞，劣為哉，或以互市宜置
橫城，尤為非策，蓋橫為寧夏轉輸之咽喉，不可信夷之果草心
也。

明制營屬石司，設守備兵六百，馬一百六十，今套中之互
市不及西寧之多也。榆林之紅山，蓋蓋鐵皆套中所有，益
也在套內，產鉄在套外也。米支雜柴，民皆以此交易，夷無
他物，止有馬耳，其馬非老即疲，常以易，易猶不肖焉，其驚
可知。寧夏靈州之乾菓，功近橫城，橫城置市，脫有意外，恐
其中梗矣。當有把總，西南至毛卜喇堡四十里，又有興武
營，共七十里。

興武營，寧夏之中路營也。寧靈重地，平慶要路，北列長城，南連
山麓，野無青草，田不蓄舍，元昊離宮于此，是邊何說，與其地沙
土相半，剝落邊牆，不堪保障，所恃澹澹以為重險耳。關門啟閉，
蘭石渠，答殆不可無，雖河套帖服，不可不防他盜，明之揀漢可
鑒已。驪灘詹家灘，昔皆有備，無患可不務乎。迤東南水清堡，六
十里，則至安定堡。

寧夏在西北，靈州在西南，平涼在西，慶陽在南，河套當明
時常防，凡剽侵之，及明季，揀漢入套，套夷大受其患，多內
附以求援，既而揀漢數侵內地，邊兵莫當其鋒，此昔之他
盜也。今西夷視，象等，虎噬河套，欲肆東封，形于秦，昔此今
之他盜也。有明時，夷寇興武，遊擊談世德，敗之于詹家灘，
又擊入寇，總兵吳昇，敗之于驪灘營，為寧夏中路，有遊
戎，東至水清堡十里，又東三十里至安定堡。

安定堡地勢同于興武而城外之飛沙特多及效雲中築臺兵不勝而守自固北面長城安得參錯如若人哉城黑子同而關門出入可不防耶東南至高平三十里至花馬池

明世德黃家善見堡多沙乃效雲中臺式于沙科跨城以... 城亦縮城外楊柳廢堡為花馬池之惠瓊寔貽之北有長城關

花馬池城古益州軍夏之東路營也平固門戶環慶襟喉定邊羽翼不但榆林之接壤軍夏之邊衝而已其地勢之漫衍彌望平剛而四通八達有明之總制常駁于此為其重地與他營于萬馬舊花馬池在塞外故造所環甚寬自王瓊改築今城而邊

開門外通飛樓連眺可謂重險關外遠探延綏近防邊患可謂索慎南有鐵柱泉自邊外入獨此有水性者夷惠犯此最多自築城環水其中又築梁家泉等堡重圍疊險而隣境皆安仁人之利不亦溥哉自城而東南三十里則榆林之鹽場堡矣

平涼固原皆在西平固以其城為大門慶陽環州在南二百八十里定邊營為延綏在東南七十里舊花馬池今在套中故遺成化間余子俊所築今城新造皆嘉靖間王瓊所築新故二城皆守則如雲中大邊小邊之設藩籬益後矣乃撤舊造而守新造已為失策而邊外楊柳堡道廢矣乃潛伏其中為城之患長城關在城北六十步關外有那各井可酌兒明則更善夜後探聽延綏地套內邊營鐵柱泉在城西南八十里泉廣數百步可飲萬馬夷由定

邊之干溝刺崖而入數百步地止有此泉從此飲馬或清... 寧夏近疆 寧夏之西直隸州界起以里于東直隸河套界止

銀盤水在靖虜衛北寧夏西南塞北百里間有杯杓之水必爭就之况營盤水之掘地及泉者乎且其地有高山望遠則百里在目中山陰有長林豐草于茲牧馬不數夕而肥宜乎夷之住牧矣

銀盤水在莊浪之下紅水東北一百六十里靖虜衛舊塘營北七十里寧夏之山風口西二百二十里今人祝慶勢咸元氣三部落住牧

長流水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水源發于賀蘭之支山南流入黃河水源遠故遠逕曲折或合或分至此歸一道焉且可塞裳而涉惟城夏則深蓋賀蘭之雪渙也兩岸漫延可望見數十里焉夷不就牧焉乎牧哉

長流水在中衛西一百七十里一說在鎮夷關北未知孰是今人祝慶勢咸元氣三部落住牧 賀蘭山後在寧夏之西漢為保靖縣地東連河套西通西域南

障朔方北引沙漠延長五百里高山雲表雪霜凝積盛夏而後
 溶其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夷呼焉為賀蘭因以名山山巔梵
 剎百許元昊有避暑宮化為頽墻墮壘久矣明西平侯沐英討
 和林歷此山其後朔方樵牧于其上及其中葉無復登者西北
 之麓有穹廡也今巢穴于茲者隨處而有不獨山後已焉山後
 則為度耳

山在寧夏城西六十里河套西二百里山後者賀蘭山麓
 之西北其地甚寬不可一處名按舊史稱山如駿馬北人
 為焉為賀蘭今改夷呼焉為摩林與賀蘭之音不類則賀
 蘭之名山當別有在但統言山後不一處也大約距中衛
 西二百里距寧夏可百餘里為寧夏北屏自古為中國地
 明初元國公大觀赤七和林辱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
 兵討之由赤峯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弘治八年吏
 人依山為巢穴乃春內地之人不得往山收牧至今朔方
 之人莫敢登賀蘭山者山後今夷說兼勞藏克氣三台吉

河套在賀蘭山之東今別為一篇附于後者以河套之地甚廣
 東南跨榆林西南跨寧夏也

石寧夏西北境外夷人壤地附諸隘口合四十有一焉

黑山嘴

黃沙灘

觀音口

大佛寺裡口

大佛寺小口

西陲今略

哈喇木口

林泉口

靈武口

雙山南

雙山北

磨石裡口

磨石中

赤木裡口

赤木新口

金塔中口

獨樹兒口

楊頭堡

威鎮堡

滾鐘裡口

黃峽裡口

水吉口

鎮北堡

白寺口

宿鬼裡口

賀蘭口

新關口

小塔峽口

西番口

小水口
大水口
汝箕口
桃柴口
小風口
大風口
歸德口
歸德外口
大風外口
打磴裡
大塔破口
此寧夏西北之隘口也東北則河套以長城為界羊堵之外皆漫延平沙並無所謂隘口也即有墩臺扼要之地姑置不論河套之歸命也久矣寧夏之西則中衛有邊圍以為疆底幾可無患惟北面則賀蘭山向所恃以為固者山為我有今則可危者山為夷有也山為夷有何地不可侵何隘不可入豈獨區區方策之山口為然哉

凡題目下之法皆原其始也原其始則其始之善與不善可知也

延綏鎮今在榆林衛榆林古無鎮有之自明始明初亦無鎮有之自王禎余子俊始延綏之間安內攘外者莫善于唐其次則宋莫不善于明

鎮名延綏者今延綏德而名之也明正統間東勝州失守移置綏德謂之延綏鎮正統中都督王禎始于出哨之水頭曰榆林莊築榆林堡或化中始衛故曰又明初無鎮也

余子俊為巡撫成化八年乃移鎮東起清水堡之紫城西定遠之盤場至一千二百里要河套于北而內增三十六城堡分為東西中三路築邊城連墩勾堡其高山深崖因其形勢下厚者新創稍衍者壘築每三里起對角敵樓連北至斷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備敵寇射至今仍之然而遠城近寨不修皆可超越矣

夫榆林西連寧夏東通三晉南引慶延北跨河套東西一千二百里而遠乃盡壤守沙磧不毛之地示夷以割河套及今二百年而莫之改惜哉

榆林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六百三十里東至山西之奇嵐州樓子營五百四十里慶陽府界在西南四百八十里延安府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河套在城北十里榆林西東二

路多黃沙環壘中路多山而多瘠薄不毛

何善乎唐也延綏之邊惟北面唐初因河為守仍秦漢也既而踰河築三城越出榆林北七百里且未聞轉餉于內地非善之善乎及舉軍復兩京兵雖單弱依然金湯雖有土番論恐熱之變不旋踵而敗之矣

唐宣宗大中元年河東節度使王罕及朱邪赤心賊論恐熱于鹽池

何併善乎宋也銀夏綏宥靜雖委于夏而麟州以及延慶皆為版圖及蒙霄跋扈日尋干戈然境內不聞飢且叛者據可守之地得轉餉之方也

寧夏綏宥靜五州按銀州即今銀州關也夏州即赫連氏之魏城在西套中宥州亦在河套漢之三封縣唐之長

澤縣天寶中始名宥州。隋縣靜二州。今無可攷。麟州今永興。是今延綏府。即今鄜州。靈州即元昊小字。自麟州斜而內南。以至延縣。其地皆可耕種。且依山阻水。可守。歐陽文忠公謂鄜州用糧七萬餘石。年二千一萬束。又云。運輸過河供餽。即此可見。麟州有方也。

力有餘者當法唐。力不足者當法宋。不計而決焉。明初時以大將駐延安。以其為西北要地。及城東勝。則東受降之故壤也。雖未盡唐制。而黃河之內。莫非王土。綏德猶且無鎮。而况榆林乎。使祖制不湮。則卜世卜年。豈易量哉。

洪武二十七年。築東勝在黃河外。即唐之東受降城。俗所謂由城子。黑城子是也。守東勝。則東南與山西之偏頭關。寧武。雁門。相為唇齒。而西南可以屏蔽河套。一面矣。惟東勝西四百里。為中受降城。更西四百里。為西受降城。受降城。唐到耳。其時套內。延綏。寧夏之人。耕牧其中。想稼穡。無不性焉。且非修城設守。防其踐水。故是處之閒。不知兵患。則河套故之也。其時兵屯東勝。故不但榆林無鎮。即延綏亦無兵焉。

東勝不復。則河套空虛之地。宜其或往或來。然未嘗為王庭也。當余子俊之時。即不能踰河復三城。但因秦漢故疆。以河為界。而之。其費復與城榆林等。兵不加多。而足守。饒野之地。可以耕水。次之。舟可以挽。三邊皆安世之利也。

東勝不復。天順六年。毛里孩。阿羅。出塞。羅忽。始入河套。猶黃山。獻琛。未為邊害。未幾。即去。成化初。又同。的。思。蘭。入始抄掠。即追逐之。北渡。嗣後。或一歲。一入。或間歲。一入。出

西陲今略

套則犯大同宣府。朱永等討之。皆無功。亦未嘗以河套為塞也。今河套乃秦之新秦。河而上。郡。漢之定襄。唐之六州。城郭特多。蓋因河為塞也。套地長一千餘里。余子俊築邊。東起榆林之清水。西止寧夏之橫城。亦一千六百餘里。故曰與河套。寧夏。城。堡。東中二路。兵八千二百七十名。榆林三路。三萬八千二百名。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世言套地。沙深土漫。不宜耕稼。不知秦漢唐。兵民所食何物。雖今套內。粟。近。十。萬。麥。豆。青。稞。無。所。不。有。從。何。得。耶。况上流。即有河南。固原。寧夏。下流。即有山西。偏。一。水。旱。皆可鼓。祥。浮。舟。也。守河套。則偏頭。延綏。寧夏。皆無兵患矣。

苟夷已據。才力不勝。以俟後之人可耳。乃敵有所不爭。力有所能為。地有所可守。顧苟焉而內縮。地數百里。于黃河四塞。巖崎。碣。礧。間。累。築。綿。引。相。接。為。長。城。延。長。二。千。里。外。不。足。為。藩。屏。之。功。內。不。足。有。地。利。之。益。此。何。為。者。哉。徐。亨。論。王。禎。之。失。而。余。子。俊。固。陷。之。矣。雖。文。貴。更。增。大。邊。以。護。屯。田。因。仍。補。救。亦。何。益。耶。

成化八年。套中無兵。住牧。彼此視為。脫。雖。踰。河。城。受。降。天。不。及。爭。况。城。河。南。乎。河。南。以。河。為。險。有。地。可。耕。城。可。守。之。地。是。長。二。千。里。合。榆。林。寧。夏。之。皆。為。防。河。套。也。自。寧。夏。之。橫。城。至。榆。林。而。南。則。多。山。崖。雖。少。沙。患。而。春。不。能。盡。地。利。也。

雖有王越曾銳之才能。不以為邀功。則以為起釁。蓋以榆林有邊故也。夷因築邊。知套內乃中國棄地。不事兵革。公然而巢穴。居比鄰之地。排數尺之牆。小寇大舉。無日無之。故進不能如唐。退不能如宋。惟有就沙磧間。據垣。株。守。而已。且榆林之兵。多至

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人坐食窮邊陰耗物力奈之何其不飢且盜也

成化九年總督王越因滿都魯等亂自套入寇常州越知其輜重子女在套之紅盤乃率兵食殺焚燒之夷被大創號天渡河北去不復敢改者二十餘年嘉靖間夷大猖獗總督曾銳于二十六年大舉搜套殺獲甚多夷皆跟踏北徙而屢高指滿關蒙銳新東市嗣是言搜套復東勝者純警矣于是小王子火節儉答古囊大落赤者能鎮定等紛紛入套其後滿惠于榆林于套于晉殺戮動以萬計邊吏止以邊牆為界不敢踰越尺寸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夷益驕恣攻城占野邊將邊兵死者不可勝計天啟元年種漢入套套中蕃部俱其吞併多降中國今之套屬昔之降夷也崇禎間李自成等多榆林人

有明之事故往已今欲為榆林善後計奈何曰惟有因有明以變通之耳一日修邊堵

昔夏初與金和好故金得專力南侵夏亦不受兵者八十載及兵連不解一勝一負兩敗俱傷夏至邊頗議與金和詞者以報金軍且曰就今如此備邊必不宜弛金主然之然口血未乾而兵已犯境矣今河套封古祿為晉王子東封山旦王子西有公王貝子四方征戰每調其人其公主貝子月有俸即今所謂蒙古是也乃邊城靡有尺版墩台高不盈尺若如金軍臣之言將若之何况套夷其能如邊垣哉榆林開紅山神木黃甫川三市寧夏于橫城開市門隆慶六年亦于紅山開市云

一日增屯兵

經制三營及諸屯堡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員名有明則五萬五千四百有奇已不逮明之什二又從而汰之而又從而生占之苟發生不測誰為占守耶非謂必當如明之多也擇其當增而增之防河套之不執備他盜之吞併平河套當明時此防瓦剌之侵內有吞併之事其後竟為棟漢殺掠益養養之久而人疲馬弱也今畏西夷如虎而芻蕘法後之祀蒙等常謀併其部落焉

一日墾荒地

明制三守七七多在北邊延慶二府召募軍丁又補發贖字號軍分置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後漸次逃避既蕪而屯政大壞今軍已盡為民矣明制法商人輸粟于邊謂之報中即領引于淮于浙文益故邊地有募人間墾有地方轉運而米粟充積者商人輸粟之功也嗣後淮浙間私商甚行引益壅滯而商人坐困于江治間商人後路業琪琪乃奏罷赴邊報中以益引之銀輸納戶部而邊地之粟少矣官屯商屯之法壞則荒地安得不多今榆林荒地四萬二千餘頃閒墾之樂墾之矣有冒熟為荒者有貪貪永不起科而起熟就荒者有者今獎年起科而不肯有司即征者在乎得人而政舉耳此皆備邊之實事有明之善政所當因而行之者也

一日通運道

河南本邑由陝州而至潼津則黃河是也迤及渭河終數十里由渭而洛而北上源則榆林邊堡即急水艱于行舟

然用秦漢隋唐之法以所用于閩者何不可用于延綏即
 山西之米豆運至石川保德州則循河而至府谷相去甚
 近且府谷去黃甫川纔二十五里清水營亦然其他諸堡
 遠者不過一百里惟西路諸堡為遠獨耳明布政文貴改
 地荒為折邑付印而清又改本邑為折邑于是遠近愈無
 粟矣索頌問主嘉龍起府谷神一元起于寧保張獻忠生
 于柳樹間堡李自成生于懷遠堡其他若李過高一功數
 十賊目無一非榆林人也
 惟在秦明李之藝奮然更張之所謂變通者在是矣

- 延綏邊堡
- 鹽場堡 寧夏花池東三十里
- 定邊堡 延綏堡東四十里
- 磚井堡 定邊堡東四十里
- 奮安堡 磚井堡東六十里
- 柳樹澗 奮安堡東南四十里
- 寧塞堡 柳樹澗東四十里
- 靖邊堡 寧塞堡東四十里
- 鎮虜堡 靖邊堡東四十里
- 鎮靖堡 鎮虜堡東四十里
- 龍州城 鎮靖堡東四十里
- 清平堡 龍州東一十里
- 威武堡 清平堡東四十里
- 懷遠堡 威武堡東南四十里
- 波羅堡 懷遠堡東北四十里

西陲今略

- 響水堡 波羅堡東南四十里
- 保寧堡 響水堡東北四十里
- 榆林衛 保寧堡東北四十里
- 紅山市 榆林北十里
- 常樂堡 紅山市南三十里
- 雙山堡 常樂堡東南四十里
- 建安堡 雙山堡東南四十里
- 高家堡 建安堡東四十里
- 栢林堡 高家堡東南四十里
- 大栢油堡 栢林堡東四十里
- 神木縣 大栢油堡東南四十里
- 永興堡 神木縣南四十里
- 鎮羌堡 永興堡東四十里
- 木瓜園 鎮羌堡東南四十里
- 清水營 木瓜園東三十里
- 延綏邊堡
- 鹽場堡 延寧之錯繡也西接花馬池東連定邊營沙塞平原之
 地雖有鹽池而城堡屯兵自古無之及移鎮榆林而堡始設亦
 定遠花馬池之亭墩耳北則河套限于一墻乃堡相去特遠游
 牧且良蕃邊外風沙墻常淤沒與其挑澹徒勞不如近堡改築
 之有功東四十里則定邊營
- 堡為延綏西路所自始花馬池在西三十里堡有鹽池周
 三里許中有井漚水其中越宿成鹽故堡名鹽場也明成
 化八年延撫余子俊移綏德之延綏鎮于榆林乃增置三

十六城堡，系套于外，西起于堡，東盡于黃甫川，邊牆在北二十里，榆林遠久不修，傾塌沙淤，變為坦途，不但鹽場也，堡設把總。

定邊營，隋之鹽州，唐之五原郡也，南通石澗，北枕塞垣，而長城關在焉，墾門守拒，今且何如，塞外充路，漢才黨穹廬相望，安知其不內擾，高梁之困，可謂前車矣，營西郭外，南北二沙，挑之復塞，石坑舊寺，已為沙埋，明制，文有監司，兵有三千，今兵已汰十之七八矣，東五十里，至磚井堡。

秦時屬北郡地，隋煬帝因其近鹽池，置鹽州，郡唐為五原郡，置都督府，石澗池堡，在南一百里，邊牆在北五十步，長城關出塞之門也，充路漢才黨地名，在河套中，今任牧者有黃台吉，有生使丹台吉，高梁兒赤地名，明季總兵李琪

與黃台吉戰于高梁，為其所圍，時出奇勝之，西郭之南北二沙，時勞春鍾，石坑寺在東北十里，元大德中所廢，久為沙淤，弘治中，掘地出焉，明制，兵二千七百名，營有副戎，為延綏之西隘。

磚井堡，宋之鹽池也，南接新興，而梁山洛水隔之，北望恒都，而長城烽燧障之，自堡而東，依山臨壑，有險可扼，然西接定邊，相去五十里，踈遠空虛，則瓦剌梁之亭，堪宜增置，以備應援者，堡在平川，垣頽兵寡，自堡而東南，則新安邊，沿邊而東五十里，則舊安邊焉。

磚井者，古有井而以磚堯之，堡舊為新興，後移新興于堡南八十里，南有家嶺，俗呼南梁山，但都古城在套內，堡東北五十里，漢用兵之地，明制，兵八百五十名，今止一百一

十名，堡有守備，邊牆在北一里。

舊安邊營，宋之鹽州地，俗謂之深水，明初置城，石鹿所轄，戰而成功，立威地也，余子俊以平漫沙漠，難於築濬，邊濠不利，士馬出入，乃於中山坡，改築新營，所謂新安邊也，王綸仍改守此營，在平川，久無壘土，明制，兵近三千，新營且有六百，今二十兩存一矣，東南四十里，至柳樹澗。

正統二年，置營，天順二年，夷寇連命，大同總兵官石彪，性驍，與夷戰于安邊，迨至昌平，大敗于野馬澗，平城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成化十年，置新安邊于中山坡，則北至邊牆六十餘里，巡撫王綸以就舊營，切近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此之昔年，孤懸者不同，乃復守此營，有荒田，民欲開墾，有司不許，營有守備，明制

營兵二千一百，又新營五百九十，今止一百三十名，堡南至新安邊六十里，北至大邊一里。

柳樹澗堡，宋之夏州地也，澗有柳樹，因名，堡為堡，堡置于明初，而余子俊南移永濟，則定邊寧塞，益以孤危，董威復移于此，自堡迤東，無險可據，而堡與寧塞為延安門戶，套夷居常，小窺秋高，大舉，率多由此，誠吭隘也，今且不逮明之什一，而三山石海，新興，皆在腹裡，分其兵以守衝要，亦補偏救弊之一端乎，張獻忠生長此堡，東四十里，至寧塞堡。

永濟堡，在南三十里，嘉靖末，起撫董威，復移永濟堡于此，因舊堡而修築焉，明制，兵一千八十名，流賊張獻忠本堡人，初為快手，崇禎二年，從昌吳為賊，謂之西營八大王，堡有守備，至邊一里。

寧塞堡古之栲栳城也。堡在山源，明移三岔堡兵守此。西南有把都河，堡之北若蓮花山，順寧川有古塞焉。金湯川，鷲窩山，有戰場焉。河之南架炮山，旗桿山，亭燧存焉。皆希文范公之遺蹟也。審度地利，自此而北，皆白葦黃沙，險無足據。與守把都兒保，安可無患。與寧塞逼近，邊城有明之兵，多至二十倍，且有神一元兄弟相繼為亂，覆車之戒，可不謹與。東至四十五里，則靖遠營矣。

把都河在西南三十里，蓮花山，順寧川，在南十三里。金湯川，鷲窩山，在西南二十五里。大盜神一元，本堡人，堡有守備靖遠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劃于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東西有哨馬營，而南之黃花戍，以及墩麥城，范老關，皆文正公所經營者。營即保安軍馬，其為重也。宋且然矣。明兵十倍于今，猶有小墩寨之失，奈何。平原要塞，鎮以遊擊將軍，而兵總二百，即東四十里至鎮廬堡。

兀剌，宋所築城也。即今之營焉。通志以為即寧塞，則誤矣。延安府在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守此，哨馬營又謂之范將軍馬營。蓋文正公舊跡也。黃花戍，城在西南五里，即黃河古戍也。營城外有墩麥河，渡永濟橋，則墩麥城。明制，文有監司兵二千二百六十名。營今有遊戎兵二百名。

鎮廬堡，宋之夏州地也。明初未嘗有堡，因鎮靖靖遠東西遼闊，而置堡適中，城小而當要塞，兵總及明之什一，非置堡之初心也。東四十里至鎮靖堡。

鎮廬今易名鎮羅，鎮靖靖遠相去八十里，堡周三百有七。

大明制兵四百四十名，今五十名。參將杜茂，謂居人耕種于邊外云。堡有把總北至大邊半里。

鎮靖堡，即白塔澗也。南有蘆關，延水出焉。明初謹守塞門，繼之進軍筆架，余子俊乃移至此地，利失矣。兩為賊臣再為刀俎，死者數千焉。今堡宜遷高陽，兵宜增設，東四十里則龍州城。

堡又名白灘兒，塞門所筆架城名嘉靖五年大水入堡，四十年又為水淹，委于嘉靖四十年陷堡，殺掠二千餘人。四十二年又為所陷，明制兵二千五百名，今止一百二十名。堡有守備南至延安府二百里，北至邊二里。

龍州城，漢之龍州，宋之站堡寨也。范文正于此置馬營，境有龍城關，此近邊堵，南為延安城，乃延境首衝。今鴉兒巷，腦四面天險，建城堡以扼吭喉，足資保障。城南宜家畔，有荒忽都河，無定河之流也。堡之溝澗良多，善用之則為險，不善用之則為害也。地利豈有常勝哉。東三十里則清平堡。

連堵在北五里，延安府在南三百里，堡在平地，不若鴉兒巷為險。因水出塞外之白城兒，至此于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謂之無定河。水中之沙，人馬踐之，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淺深不一，故名無定。且水急流之際，時或逆上如海潮，唐人詩中皆指此也。延綏西路止于此堡，堡有把總兵五十名，明制兵五百六十名。

清平堡，漢之白土縣地也。舊名磚營兒，堡在三原，而城外之沙常陷車騎，而距邊甚遠，昔有導鮮鮑之水，而邊堵以安，則擇形勢以還堡，亦絡焉永藏也。且自堡而東，居威武懷遠邊堵，險阻山嶺崎嶇，而谷口則平如砥，西川小理河，汭灑尤為扼塞，干板。

之吏不戒則白落卧牛靡有堅城矣東四十里為威武堡

嘉靖十五年堡為套夷所陷縣河在邊外五十里其水貫城而入址岸傾圮水淺則河填平沙漫衍靖遠監司文

作于邊外審視得石廣數丈水障而下乃鑿石為穴導水下流而石若梁焉石上施城邊墻遂固白落城名在西六十

十里卧牛亦城名在南七十里堡為延綏中路所自始也堡有守備兵一百名明制兵二千二百名

威武堡即響鈴塔也北有威武閣堡以名焉堡在山阜明始得繕城置戍牛心在其東赤木峙其北依山險阻之地也南有狄

青原武襄之所駐兵于此秦虜功者猶在邊墻未築之先則榆林之邊固益于守也今海流免之地豈不密邇邊既不修兵且

過少何耶東南四十里則懷遠堡矣

成化五年延綏張銳撤大寇懷遠堡守此牛心山在東十里赤木山在西二十里狄青原有水在南十里成化二年

年七月入寇總兵楊信戰于狄青原大勝之其時並未築邊且能戰勝固守及邊已築人心懈急人入此未有若

此之勝者海流免地名在全內今起羅代台吉所住故明制兵六百五十名堡北去邊四里堡有把總今兵五十名

懷遠堡即白家梁也梁在山嶺城如黑子明移土門軍守北山下苦水川合圍水而東則無定河也明時堡之旗桿戍戰火出

有聲而關賊乃生于李繼遷寨以銀鉄驛夫履八荒無外之全甌夷不虛生哉堡距邊甚遠今遠蓋之地禮帳星羅兵不及明十二何以禦之東北四十里則波羅堡焉

城周二里三門子在南二十里旗桿戍戰出火在隆慶元年

年李自成世為李繼遷寨人寨在堡側自成幼牧羊長為

鐵匠承成耕田無得年二十餘始為銀川驛馬夫崇禎元年

年賊解站無所得食四年大苗美卸為賊統帥父守志祖海曾祖世輔皆懷遠寨民崇禎間未貽諸生賀時兩貢

生史詔上書乃無賴楊反堡北至邊墻二十里東南至米脂縣一百里遠蓋在套內今馬大麻台在堡邊台吉所住

波羅堡堡有波羅寺堡依山築南通綏德北跨馬安東控土門西引三捷然沿邊之外沙高于墻無定河可以為隍戎馬不能

徒涉所防常在水堅今河水即淺安足恃乎自堡東至保寧驛于三舍沿邊空虛雖東南有響水堡距邊遠則增堡移兵宜

何如更通也東南四十里至響水堡

波羅寺亦依崖而築綏德州在南一百五十里馬安山在北五里土門寨在東十里三捷關在西二十里邊城在北

十三里寨外之屯即起羅代五塔武堡為延綏中偏副戎所駐則今馬兵共六百六十名

響水堡漢之固陰地也堡近黑河或呼為黑河上云東連歸德南通無河綏德在于西南榆林出于西北惟此甚遠于邊苟有

緩急不介焉而趨恐亦無及明已移軍平夏及余子俊復移守堡東北四十里則保寧堡

歸德堡在東四十里魚河堡在南七十里綏德州在西南二百里榆林鎮在東北六十里邊墻在北七十里正統初已移平夏堡成化間余子俊又移復明制兵八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保寧堡古梁城也。波羅西接榆溪，東引響水，直其南。紅山通于北，切近長城，自大川口版築雖堅，而風沙特甚。夫堡于常察，實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離陰上郡，在在可虞。雖中路兵駐波羅，而馬二百，兵僅倍之，明常移波羅之兵守此堡，為水澤之區，運來諸水，漸涸，馬無所飲，其若之何。東北則紅山市，東三十里至榆林衛。

波羅在西八十里，紅山市口在邊外三十里，長城在北一里，大川口在西二十五里，堡在平地，明制兵一千三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榆林衛榆溪舊塞也。春秋時屬白狄地，秦屬上郡，漢為雲中九原地，隋為榆林郡地，歷代無所建置于此土也。明失東勝而守綏德，此其出哨水頭耳。城築王禎，鎮移于余子俊，創始增修，且東西繕三十六堡，塹山堙谷，築河套于外，而重兵屯于榆林，于是為雄鎮矣。東倚駝山，西限榆溪，北距邊堵，南引銀州，其城三面憑山，一面臨水，可謂天險。然東南山阜參差，林木隱蔽，沙峰置樓，則高與城埒，攻擊可虞也。其海潮寺逼居城下，掘地可慮也。夫榆林貪功習戰之士多，務本力田之人少，其地磽瘠，窮糧不充，闕賦焚殺，城陷而猶巷戰，忠魂數魄，直與日月爭先可也。北十里則紅山市。

秦使蒙恬築長城，是河南，拓榆中城于黑屬之上郡，今河套即河南，而榆林所屬皆古榆中也。漢為雲中九原，又謂之五原，隋煬帝遷幸至此，有榆林營，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亦遷幸至此，綏德州舊亦無鎮，因東勝失而遷守綏德也。王統胤，魏兵王禎始築城，成化八年，余子俊移綏德之兵。

西陲今略

于榆林而榆林始有之，綏德矣。城東有駝山，城半築其二，山形類駝，世呼榆林為駝城云。穆河之水，西注于城西，為西河，合榆林之水，流入于紅石峽，統城帶郭，所謂一函臨河也。北六里有紅山，其上有秋實城，邊堵在焉。又北二里為紅山石，漢夷互市處也。城南一百四十里為銀州關，即古銀州地，榆溪無定二水皆南流，至銀州關而合也。崇禎十六年，賊李過高一功王良智攻榆林城于沙峯，五起李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賊又于海潮寺穴地道，城中掘地拒之，卒之東南城陷，死者頗多，卷戰死者七十餘人。鎮明時設有巡撫，今裁今惟有總戎三營，馬步守兵二千六百名，城有都司守兵五百名，南至歸德堡四十里，東至常樂堡四十里。

紅山市為款河套而開也。始于隆慶迄今，而未有己者。市口有城，開市有日，貨物有禁，而有明之賞則無之，明制一年無犯，則許市一年，而朝款夕寇，不和凡幾。今向化雖醇，族類不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爛泥灣為內地草場，而近什喇百黎邊女爭桑，至于啟釁，不可不戒也。南由榆林四十里至常樂堡。明隆慶五年，吉能乞貢，遂開市于紅山，今市口有至城不屋而陶穴以居，或設帳房，正月望後開關，日一市，往市者烟茶被布，棉布單，鐵器所禁者，軍器米麥，其所至者，馬驢，駝羊各皮毛，而明時一歲止一易，實以萬金，許元吳謂我戎人，本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非策也。王忠嗣于夷互市，每高估馬價，措夷爭以馬來，南夷馬遂少。然今套處甚弱，套馬甚繁，益套套久也。爛泥灣在市外，鎮軍武。

時採草地也。什利百黎在市之北。今刺迷達台吉彭松台吉住牧。南至榆林十里。西至保寧三十里。

常樂堡。漢之榆谿也。舊堡在南。沙磧無水。弘治間。移置岔兒河。即今堡焉。西接榆林。東接雙山。葭州在其南。邊圍當其北。塞外飛沙。踰垣而入。雖樟水淺。不可湟。堡南駕鸞河。水草大善。鎮之。芻芻咸賴焉。邊外白崖河。超出樟外。以為飼秣。保夷之。不爭得乎。東南四十里至雙山堡。

成化間。築舊堡于南二十里。弘治二年。巡撫劉忠改築今堡。堡在平川。榆林在西三十里。葭州在南一百四十里。長城在北半里。樟水出本堡。而塞外胡芦海之水。南流而至。于樟水。合流入。紅石峽。邊外。白崖河。為鎮軍。草地堡為延綏中路所。止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雙山堡。漢之真鄉縣地也。初築堡于水地。溝。成化中。移置今堡。堡在山岡。有險可守矣。南近葭州。而府谷吳堡。亦皆密邇。而大川。當未脂之衝。則北門鎖鑰。堡亦無所諉其任矣。長壑在北。依山阜而少風。沙。然山泉潰決。庸或有之。疏導之。不可廢者。白崖兒。可以伏兵。覆索之。不可已者。邊外邵家梁。美地。薦草易起。爭端。慎之哉。東南四十里至建安堡。

正德二年。築堡水地。溝。余子俊移于今堡。撤西南之柳樹。會兵守之。葭州在南九十里。府谷縣在東南。吳堡縣在南。宋脂縣在西南。邊橋在北十里。明時。賊伏白崖兒。副統兵陳鳳。死之。邵家梁在邊外。為鎮軍草地。明制。兵六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堡為延綏東路所自始。建安堡。漢之固陽縣地也。古未有堡。余子俊城崖寺。於是為今。

堡南有建安關。南直黃河。北限障塞。堡在山岬。然塞外。槿甕之水。貫邊而入。彼有甕焉。可不防與。自堡而東。岡阜交錯。蜿蜒四。百餘里。東路之固。固在險也。且逼近黃河。軍需苟乏。水陸可通。其如世無實心任事者何。東四十里。則高家堡矣。

成化十年。始築城。黃河在南一百五十里。蓋黃河自寧夏。北流而東。幾二千里。至君子濟。則折而南流。貫大廉。是安。之間。故延綏東路。南近黃河也。東路之北。則為河套。河套。之北。亦為黃河。水之曲折也。邊牆在堡北五里。據覓山。名。在邊外。水自邊外而入。經堡而南。為亮尾河。明制。兵六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高家堡。唐之豐州地。宋之飛鴉川也。堡在平原。南通葭州。北限隍陘。萬戶峪在南。趙保吉之衆。從此犯麟州。幽陵在北。唐開元中。置也。南有彌勒川。眾水所會也。堡固東路中之平原乎。馬鞍山。為古戰場。夷之西犯。亦從堡入。今塞外之五藍腦。種莖羅列。備可疏與。東南四十里。則栢林堡。

葭州在南一百六十里。邊牆在北三里。萬戶峪在南一百二十里。李純。逸宋。賜姓名。趙堡。吉麟州。即今永興堡。幽陵。都督府在堡東五里。彌勒川。宋置。有彌勒寺。寨。下有金剛。漢。皆永利河水之所經也。明初。百戶宋。銳。斃于馬鞍山。神軍。本北。夷。入。套。驅。并。諸。夷。套。夷。屢。敗。不。支。崇。禎。六。年。大。浩。大。及。古。魯。太。皆。舉。族。內。附。以。避。之。神。漢。入。邊。從。堡。而。入。至。崇。禎。十。年。棟。漢。西。犯。甘。州。病。死。于。祁。連。城。套。夷。自。乞。降。後。榆。林。邊。患。遂。息。及。李。過。攻。榆。林。榆。林。義。士。且。借。其。兵。數。千。來。援。以。眾。寡。不。敵。退。去。五。藍。腦。在。河。套。今。打。兒。林。貝。子。

昭曠台吉引章耐台吉住後明制兵一千六百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四十五名

栢林堡唐之勝州地堡之得名者其地產栢多也堡從未有風塵之警距山原而地利得之南跨黃河北距整壘而整外之取波黨淪為異域也久矣雖有野麻灣之水曾不濡馬足者南有軍崖其事不經非關隘扼塞可不通矣東四十里則大栢油堡矣

黃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遠壘在北二里狀似漢塞及把漢波黨皆地名屬河套為轟克台吉住牧野麻灣亦在套內其水自堡西流入高家堡點軍崖在南三十里其崖有馬蹄及人跪坐衣冕明制兵六百二十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大栢油堡唐之麟州地也堡在山巔水環城外寇夷交訌而堡相安于無事非河山之助耶南黃河北長城與栢林同之其石盤山疑謾無稽惟兵制所宜擴充耳東南四十里則神水縣矣

城內東為一水俱自遠外而入南合栢林城東黃河在南一十里大邊在北三里石盤山在東南山石有巨人跡車細跡世謂周世宗敗筆過此云明制兵四百六十名今設守備兵一百名

神木縣漢之光祿塞魏之朔州隋之豐州宋之神木寨也明因宋為縣城在平原南界黃河北距市口其鳳頭筆架則武宗之所驛蹕也其柴溝燐火之所常青也其河口堡則水濱之捍衛也河山既改而高有才啣石填海蓋可悲矣縣東之龍眼錦屏

山環秦漢唐之郡縣今又湮于套中而塞外之五奴故鬼今分茅昨土封建存焉相與互市同于紅山乃邑之屯兵僅及明什二不亦過少耶南四十里則永興堡

縣四十五里有古松二株因以為名元亦于此置雲州明始為縣而名則因宋焉黃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遠城在北四十里鳳頭筆架二山皆在東一里正德十三年十月武宗巡幸榆林駕驛二山亭來入寇總兵張敬敏之于柴溝

河口堡在西北墻長八里許特為藩籬戊子年總兵姜環走于大同已丑高有才起于神木以應王承繼走于榆林以應高有才遂盡有榆林地直趨三原適吳三桂自漢中直趨至有才戰敗逃保府谷攻之逾年始克高有才乃沉黃河死龍眼錦屏山其南自漢之光祿塞北有唐之麟州

故城又連谷城又南四十里有秦之新秦縣唐之靖寇寨惠帝堡鎮川堡東有元之銀州故城五奴故免地名在邊外今封古魯為晉王王及古魯什貝子控克吉皆住牧其地互市文約于紅山市口同明制兵二十四百名今止五百一十名縣吏有監司縣令武有副戎

永興堡隋之連谷縣唐之麟州郡宋以謂之黑城也南近黃河北連長塹榆林各堡當有明時套夷外侵流寇內亂而堡巋然獨存者堡在山原以險為固也宋欲廢州為寨且欲棄之歐陽脩曰城堡堅完地勢高峻天設之奇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府州各縣百餘里不可棄也以今觀之其言不益信哉東四十里則鎮羌堡

堡即宋之麟州又謂之黑城地黃河在南九十里遠城在

北十三里府州今黃甫州在東南一百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鎮羌堡唐麟州地也明初守東村繼而移堡于此南抵府谷北統長城堡在山原百年無兵戈與永興共之境內天容闊可以守禦堡有荒田而禁墾惜哉東南四十里則孤山堡

成化二年移堡今堡府谷縣在西南八十里大邊在北十里明制兵七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孤山堡即孤塔塔營也南接府谷北限長城與鎮羌同焉堡置山巔昔屯重兵開市及移神木而堡日就荒涼南有蘆州不足為重湯掘動所謂黃沙白草四望漫漫一腔熱血乃委此耶今邊外之北黃河畔有執躬圭者然時勢多變遷可不為之長慮耶東南四十里則木瓜園堡

府谷縣在西南四十里大邊在北十五里乙未移堡之兵及布于神木邑州在西南四五里有明泰將湯掘動守孤山與夷戰賊死之北黃河畔在套中今掌處公住牧明制兵二千六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木瓜園堡亦唐之勝州地也東路城堡木瓜園獨置於後者古無此堡也府谷在南而近長城在北而遠奔走守望何以不勞堡在巔城小而荒一陷于闐王海再尋于王嘉胤也東三十里則清水營

成化十六年始置堡弘治十三年始屯兵府谷在西南五十里長城在北四十里小寇關王海陷堡故址已甚崇禎三年流賊王嘉胤起于府谷攻陷本堡明制兵八百八十名今堡有守備兵止一百二十名

清水營唐之勝州地宋以屬府州西南府谷東北長城明初以黃甫川而屬于營者延綏東路長邊盡于營之柴城守及于黃河墘也踰河則山西全秦之邊盡是矣清水城在山坡當極衝之地而兵不及明之什一東南十五里則黃甫川焉

清水營成化二年始移府谷之兵守此府谷縣在西南八十里長城在北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名今設有守備兵一百名焉

黃甫川唐之勝州宋之府州也明初隸于清水而開闢置戍焉城在山畔東濱黃河南隣府谷北盡長城西北清水一河之隔奇巖之樓子營也黃河從塞外至東勝州經君子濟折而南經堡之東則出套矣黃河天壘然冬寒水合萬馬可渡故延綏他堡止於防套惟此堡則防他寇焉小堡互市同於紅山宜但焦家坪為是紛紜交易哉延綏沿邊之城堡實止于此就今日之疆域尋焉耳

天順間堡猶隸清水弘治中始設開黃河在東二十五里府谷縣在西南九十里北邊在北二十里清水營在西北十五里奇嵐堡東南至仄溝營唐家會渡河直達偏頭關又東渡河逼近殺虎口故堡與山西各處但隔一河耳焦家坪在河套今索鈴貝子住牧明制兵一千六百名今堡設有遊戍兵一百九十七名

延綏邊堡自鹽池而東至于黃甫川長城之間或雜山險凡三十里一千九百里其紅山為塞外不與焉右北邊自蕭州之野麻灣至于延綏之黃甫川統四千一百七十里

河套 自寧夏東北起以至於榆林東北止皆河套也

河套在寧夏之東北而榆林之北也其地東距河則山西之偏頭關西距河則寧夏衛延長二千里有奇長城限其南其三面有黃河之阻其廣或八九百里狹隘一二百里

河套地界惟黃甫川與黃河稍近以南無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圍渡口交冬水堅或或由坪或自灘或由渡口以入河套

荒廢之城郭州郡往往錯雜其間河套本中國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築河套榆林之長城棄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其地古國屬於趙秦為河南新秦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扶蘇蒙恬所經營為縣三十有奇漢置五原郡主父復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索恬城之內省輪運咸漕廣中國邊備也晉因漢領

縣于後屬符秦晉本始據于赫連氏其後宇文泰據有其地隋置勝州榆林郡更築長城唐初破突厥以處頡利之來降者置六州而以唐人為刺史武后併為二州中宗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為縣玄宗改為寧朔郡以六縣為六州又續增宥州張仁愿北踰黃河因趙武靈王故址築三受降城及靈武中興而武臣帶甲之力多出于此唐末拓拔思恭思忠以討黃巢功賜姓拜壽奄有寧夏終豐勝五州地延五代及宋遂建國為夏及元吳儆號以夏諫韓琦范仲淹為經畧种世衡狄青為將僅過其虐蓋土地廣大根固盤結非一朝一夕終宋之世而莫之何矣元滅夏置中書省亦謂之中興路有明追元敗將于察罕腦兒遂王保保後城東勝州此千里之地塙塹墩台居然腹裡何以有河套之名乎何以言棄河套於外也明東勝不守地河

西陲今略

探哨徒草燎原于其地及毛裡孩等往來踐蹂李賢知為後患而當事者苟安目前智不及於從新而力不能救火及益以亂加思蘭糾合滿都魯等樹黨日多寇連日甚而大固延綏寧夏數千里烽燧不息擊鼓相聞者則河套為之巢穴也昔虞翻有言上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城宜耕毛灼灼明矣自定城倡謀護之論遂堅其河套之心嗟乎古郡縣其中者皆移粟于他所乎當日延寧耕植于中者皆種苜成箕乎河套畜牧十倍延寧昔苟難而今何以易乎一言喪邦或葉成之謂乎于是余子俊王瓊陰用其言後先合志設重兵于榆林舊堡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寧夏乘障則燧臺環分疆舉北而于餘里而棄之此河套所以至今不為內地也子俊與瓊之心或先身守而後可施攻取然城已成已示夷人為已棄之地立懦夫自守之疆河套之棄非二子作俑而誰耶英宗憲宗之世未嘗不謂搜河套復東勝也然當時膺閭外之寄者則宋勇趙輔劉聚之徒所用非其人宜其相繼無功而以搜之復之為難以蒞杖為棍而謂天下皆堅器亦惑矣及王越搗巢夷志遠從河套之易復亦明矣機有可乘而卒不能者因循久而畏懼生議論多而求備甚宜乎河套之終于棄也孝宗之際火節入套肆為侵陵延寧大同數千里間覆軍殺將畧地攻城而後圍搜套復東勝開七田是猶可為也而逆黨阻之械之入朝矣正德間是以有固原臨洮鞏昌之禍迨至嘉靖視河套為久棄地而平涼固原延綏環慶寧夏以至涇州三原涇陽咸遭度剽動以萬計宋之王庶有言延安臨則南三輔如建瓴而下明棄河套而全陝騷然四方震動固如是哉棄河套之效彰彰明矣其時未

手無策皆不敢議恢復之舉又未有守禦之方惟總制中丞權
 車對簿固已晚矣嗟乎以天下全勝之勢困于彈丸之河套以
 天下之人困于大節吉囊憐答之數夷猶謂中國之有人乎夫
 河套在河山之內自古為中國地有明所世守者自築長城凡
 踰短垣謂之出塞是委河套于敵而遺腹心憂憂不知復河套
 而後延綏寧復東勝而後河套固此必然之勢中國之利也唐
 築受降城乃禦夷于黃河之外明築榆林堡則養夷于河套之
 中是自損于腹裡之地使夷橫據其中豈非棄利就害徒為天
 下後世惜哉世宗誠厭兵端雖曾銳有壯猷兵出有功旋遭嚴
 高仇鸞之構遂使●●●効力者盡於一網是自壞藩籬以媚盜
 且明示臣工以搜套復東勝為成矣邊警益急君臣咸各開邊
 之禍嗚呼銳未出師之先夷人之入寇者誰開之與夫河套者
 非夷能取之乃明棄而與之非不能復乃禁人之復耳英宗而
 下有欲復之君而無能復之臣武宗而下有能復之臣而無欲
 復之君至于發言盈廷惟楊一清之議得中策楊瑞移堡防邊
 之議得下策其他廷度坐談皆為無策嗟乎河套非絕微也復
 之固難言之亦難耶當世宗之際希旨議河套以巧言亂真者
 固多矣白面書生不履邊垣親戎馬宜其失不止于半獨怪他
 岳者以卓然名臣而復東勝搜河套之議猶不能無失言之譏
 其他復何議焉東勝之廢饒數十年棄之非久也去偏頭寧夏
 繞二三百里地形非難知也唐守受降城明初守東勝非別屯
 一軍以助也則出孤軍涉絕漠勞師絕餉之大害乃漢唐通西
 域之陳迹因設言之以止人復東勝耶至於河套雖長二千里
 然三面距河黃河為壑非綿亘無際也城郭未盡傾土壘未盡

廢非如沙漠無可居也土地肥美自古迄今皆利種植非無委
 積也不鼓勇前行而但守一塙以為固則塞垣內地之兵民歲
 供其殺戮可謂據全勝而取敗反逸為勞矣夫河套之與延寧
 無名山大川以闕隔又非有高壘深溝無地不可限入寇此老
 成謀國者以盡心竭力以圖恢復不宜以入室剝膚之患等之
 選功絕塞而為邪郭無當之說以阻之獨指摘當時之兵將則
 固為燎若觀大矣嘉靖間河套之議數千言娓娓可聽者莫如
 翁萬達萬達勲名赫奕總制宣大宜其諳于邊事乃歸浮詞以
 取悅奸相尤可怪焉延綏鎮撫楊守謙之議豈不之聞乃故為
 舛錯悖謀與之背馳何耶進戰至難何王效梁震屢有賊績乎
 守險苟便夷人常入塞東盜西寇北擾南侵乎冬則河凍草枯
 臘騰已滅春時冰解馬更健隄非夷馬之瘦乎廐閑而居勇豈
 而收冬春間我馬不甚肥乎則我強夷弱明矣大同五堡猶屬
 境殊河套之地乃在河南恐其必爭則不復將必揖讓而後復
 乎沿河雖有二十餘里較之邊垣僅多五百里移延寧守邊之
 兵于沿河因河為隄結壘為城所謂其易十倍何守兵須三十
 萬之衆乎套中之地一歲而耕再歲而獲所謂不費牛馬其利
 百倍復套移營耕墾次壤何仰給於內地乎曾銳用兵已有成
 效萬達非不耳而日之者勢之強弱事之難易彼已之有餘不
 足莫不彰彰明矣而故反其說者何耶塞上之民橫被屠戮者
 日益多沿邊之卒傷於鋒鏑者日益甚所宜者救焚拯溺復何
 套以安延綏寧夏安延寧以固關隘不宜夸張夷勢引喻失義
 沮志士之心杜天下之口使夷坐大舉河套而棄之也嗚呼萬
 達者亦媚君相耳否則久在行間憚於出師而已焉知所謂時

勢者哉套夷自吉囊而後日已式微南恐搗巢之患北備瓦剌
 之侵則亦樂于幕上焉有明苟有中賢之乘可為之時時勢取
 河套復東勝誰曰不可顧畏之如虎渴脂膏增市賞貪日之安
 方以羈縻為得計夷豈不內笑其愚哉套夷土地肥而蕃養久
 戰事少而筋力疲至天啟間插漢人套以夷攻夷而套夷有舉
 族內附者此非成哀短祚而呼韓稽顙與插漢人套套夷始復
 故土德中國卵翼之恩願為北藩當賊攻榆林猶欲為敵愾之
 忠其若天之不祚明也何哉河套自明以來分為二大部其分
 地以榆林寧夏之邊界為疆今套既封以王以公月有俸祿其
 色目以下為差可謂盛矣然套夷自明以來多為別部所吞併
 未之有世守者有黃河衣帶之水而無長城戍守之防也今河
 套既受羈縻而西夷又耽耽欲噬之則為臣畫布置所以保全
 唇齒者不可緩也

套內山川

- 犁元山 在東古城南
- 牛心山 在黃羊城東
- 海子山 在窟山城東
- 駱駝山 在文罕城東城南
- 麥梁山 在省寇城東北
- 月兒海子 在牛心山東北
- 紅鹽池 在蓮花城東北
- 長鹽池 在蓮花城東
- 北海子 在白城子東
- 佛堂寺溝 在篤魯湖西

西陲今略

- 鴛鴦湖
- 啞把湖 在駱駝山西
- 邨海子 其派有三皆北入於河
- 紫河 今謂之紫河又其也
- 石崖山 山文有戰馬伏
- 陽山 在河北
- 馬陰山 在河東北
- 套內物產
- 鹽 紅白二色
- 金銀 出套梁山
- 鐵 出套梁山夷常取用
- 石煤 出套梁山
- 良馬 出紫河
- 野馬 不多
- 黃牛羊 青羊 黃羊
- 雉兔 甚多
- 狐狼魚 出黃河甚多
- 河柳 可為箭 紅柳
- 短松 即青木者
- 甘草 大而甘
- 酥油草 易肥牛馬
- 芨芨草 可為葦
- 蒿茨 皆可為薪
- 河套古蹟

富平古城	在省苑城西
朔方臨戎縣故城	在西北湖北
臨河縣故城	在高開東
河日縣故城	在河南
唐龍鎮	在臨州東至黃河二十里
東勝州	在河北東故城在翠元山北
佛堂寺	在鶯鶯湖東
雞鹿塞	在朔方廣澤縣西北
省苑城	在東梁山西北
又罕腦兒	在駱駝山東
忻都城	在又罕腦兒城西
狹者	在朔方東
交城子	在白城子
白城子	在北海子西
石塞川城	在紅蓮池西北
紅城子	在月兒海子東南
尅苗運城	在武花城西
武花城	在沙溝西
連城	在沙頭兒西
石碑樓	在河漢東
今宿城	在翠元山北
外疆	
赤金山	在肅州西三百里其下有硃焉夷之往來者恒由于此
伏兵用武	此其地矣罕東在衛即沙州城也在肅州西一千一

百三十里唐初置沙州天寶中陷于西夷大中間刺史張朝義以州歸遂建歸義軍以朝義為帥元復為沙州明初傳有德追敗七元至瓜州厥後始置衛以俺章為都督

按俺章之弟曰若木皆阿卜爾加之子阿卜爾加之父曰哥丹把魯本烏斯威魯也俺章兄弟謀亂元之耳交王領其部屬委稱親征相之于孫于永樂元年修貢故元弟分封于瓜州沙州焉諸說紛紛皆不得其實也

正德間土魯番侵擾皆邊肅州之東西暖泉及甘泉之高台白城等口即今之黃番也

嘉慶間西二百四十里至赤金城又西二百里苦峪城歷西門六百二十里至沙州

白龍堆在沙州西門外如土龍身無首有尾高大者二三丈早者餘參詩殊為龍堆月照營即指此堆東倚三尾北望葛蒲蓋沙州之塞要也

鳴沙山在沙州南七里天晴氣朗則沙州城中聞鳴沙之聲冬夏間其聲殷殷若雷疑即為貢所謂流沙也

三危一在沙州東南二十里俗名界西山三山特聲故曰三危渾注水漢之天馬所生也在沙州境內

壽昌縣漢之龍勒地也在沙州西一百五十里漢天馬朝登京師夕至龍勒之北塞山後魏置縣曰壽昌歷代因之沙州未廢而縣空焉

玉門關近龍勒在燉煌之西北在肅州之西九百里班超所願生入者晉高居梅記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關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金河在肅州今不可攷必在沙州地無疑矣唐玄奘

西域志云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大為識五門關外有五
峯首宿峯其一也又有胡蘆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不可測上
置五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去北庭二千七百里北庭詳西域中高
居海出玉門關入土魯界西至沙州南一十里鳴沙山又東南
一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則陽關東至肅州一千
三百里耳

蒲類海實固班超所擊呼衍王地也海源遠出于閩廣延甚大
則誠用兵牧馬之地焉海一名菖蒲海又名益澤又名洳澤俗
謂之姿蜡東距陽關三百里

班固西域傳謂海水潛行地中而出積石云其潛行無跡
則不可測河有源發于閩兩源合而東注菖蒲海則分晰

不明幾今人以蒲類海之水即黃河之水矣受玉門關見
二水交流發源越海吳雅益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史記

益澤去長安可五千里通盤注益澤在大州之土魯西南

哈密衛漢曰伊吾屬焉置都尉屯田魏曰伊吾郡都為涼
州牧張實所據唐曰伊州亦謂之伊吾貞觀中伊吾來降置伊

州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為刺史五代小月氏居之元封族子忽
納失里為威武王明永樂二年阿克帖木兒貢馬乃建哈密衛

封忠順王賜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使掌西域貢凡入貢
者皆取道于此且譯番文三傳至喇嘛帖木兒為其下邇林所

殺其母勞溫答失力守國謂之王母國罕慎罕慎貪殘阻貢為
為土魯番阿黑麻誘而殺之乃求西益安定王族陝巴立之為
土魯番速檀阿力所破執去既歸而廢乃立陝巴之子拜牙郎

貧殘致怨未幾走土魯番衛遂為土魯番所據而哈密都督俛
克卜刺率部長兀兒哈刺灰回回三族來歸安插肅州城內

哈密在肅州一千八百四十里磁云一千五百里至瓜州

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二十里土魯番在其西一千五
百里南至沙州界一百四十里北至伊吾軍三十里又北
至瓦蓮子一百里磁註數百里以天山為界

嘉峪關至哈密路程

嘉峪關 西二百四十里

赤金城 又西二百里

苦峪城 又一百二十里

王子莊 八十里

卜隆吉河 一百五十里

河南那只令 一百里

紅柳泉 一百二十里

哈刺骨 八十里

五個井泉口 一百二十里

古墩子 一百里

也帖木兒泉山 八十里

哈密衛

或自苦峪城 北向

羽寂城 一百二十里

莽來泉 西一百四十里

垣力 西一百五十里

哈刺灰 一百二十里

牛馬羊驢駝駟是載婦人遠道抵坤都故沃野乃勸部落
勤牧射一二年多盈餘即為之婚嫁慈頤且長就諸部議婚咸
畏囊爾且無一應無素奈爾定合首氣獨揣知嚙爾且無素憾
乃厚幣走詣嚙爾且嚙爾且喜曰肥漢華言好丈夫也問為言
慈頤貧不能娶嚙爾且以婢力鬼和首氣女妻之令護歸
於坤都魯諸部始重慈頤別部落日益歸之云無素奈爾定合
首氣內奉幼主外整部落數年衆十倍於初時年未老髮鬢盡
白無一莖黑者有子二長曰滾布爾罕次曰滾布力爾吉皆幼
擺代拜身短而肥黑臂力弓矢絕人一身刀箭痕墨墨無間
無所用力則射死他部牛羊以啟蒙夜則竊馬以為常典法窮
一償九擺代拜身獨不知法諸部咸指為賊犯下古城殺官兵
無算其三十餘騎無一亡者塞外無所容乃像慈頤於坤都魯
常與別部並騎行遇黃羊分逐之至牧園則舍黃羊射牧羊或
怪問之曰不盜食他人物常不甘作賊其天性也常大言曰與
我千人東西南北無敢當我者
完卜一作完卜人曰為嚙爾且叔添巴者添巴即賦稅之
謂沿邊西及為嚙爾且叔添巴者添巴即賦稅之
團頭猶之轉運使也帶甲二百祁連山諸夷羌靡不惟命歲遣
數騎驅牛羊往金山望日月出入行者閱兩月各部遇之率辟
易云或曰是嚙爾且耳目所寄或曰為網羅人物豈特團頭哉
墨爾根黃台吉一手反擊謂之亂手子或曰永耶卜之孫或曰
亦卜刺之後也要之青海中盤據之遺孽也兄弟四
人長墨爾根次輝庫兒次滾卜擄漢次勞藏長名勞藏及滾布
墨爾根部落三百餘騎隨畜牧於祁連山陰與甘州紅

西陲今略

崖相接壤勞藏掠紅崖殺遊擊欲進取高台曰中國內亂可乘
勢取河西地墨爾根持不可曰失人心開邊釁為大夫所笑悉
驅勞藏所部出塞云
懷阿爾額達爾太之子也世牧青海上初卜兒孩稱汗既死部
落分稍弱達爾太始威已而卜兒孩子孫威達爾太且死懷阿
爾額與其弟滾卜弟刀爾吉無分地視卜兒孩之子孫為最貧
及泐水開市兄弟獨色喜驅馬數千移穹廬于甘州白石崖口
外之野馬川引弓之民已滿三千乃分為三部兄弟皆狃獵而
相得無間初河西諸回同叛及敗刀爾吉誘致三百餘人皆善
火器懷阿爾額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為奴使教部落有大用
此天與我也黎國七族黃番則殿其添巴大草灘者橫截甘涼
三州草豐茂南北百里東西三百里中有鬪支山林木禽獸繁
盛然在祁連山北為甘肅咽喉三部入據之邊更爭之甚乃諸
夏諸夷咸質成于達爾喇嘛乃命大寶法王往視分界當是時
樞部理藩文武咸集皆謂之內地懷阿爾額拔佩刀礮地曰大
明汗江山獨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為卒不肯離大草
灘于是中國增官兵計將一員在特一員遊擊一員守備四員
顧大草灘四隅頃之梗甘涼路達更與之對壘而軍者二旬不
解一日使命方往來出不意發大礮其馬驚不可控始潰入大
草灘去戮其老婦一稚子一世所傳定美廟之捷云
深卜部落一千人回回三百住巴縣城川刀爾吉部落五
百人住白石崖口外
麥力幹黃台吉其祖卜兒孩繼亦不刺據青海有衆萬人麥力
幹與諸父諸兄三分其軍皆為黃台吉麥力幹分地在肅州北

與西軍莊浪涼州時接壤。麥力幹剛燥多嗜慾而落落有大志。初聞大同姜瓖叛，延慶問群起應。平西王吳三桂相與持於西。安平涼間，麥力幹乃糾合各部謀大舉。諸父連類黃台吉聞之，怒曰：動即殺汝。連類雅為諸夷所信服，時年五十餘，鬚髮蒼蒼。麥力幹即不動，因開白塔兒地于北川口，中國之亡命同回叛。敗者盡招致而館教之，分四民使各衣稅，租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自隨其不願者聽。於是歸附滋益多，其強勝為青海神。柳運諸部最常築宮于大同河源，輒行國不一居。聞西南夷則入據涼州之黃城兒，欲以造業會遠吏以時方多事，容忍之。連類又時相戒飭，初爭大草灘，剋力幹獨不屑曰：彼抗華言非丈夫也。麥力幹雅與妻兄祝囊相厚，曰：南有我，北有祝囊，何事不可為。其從兄連爾加黃台吉從兄弟懷阿爾額筆威倚之為重。麥力幹雅好結納，以小利餌諸夷，故各部咸聽命，即備貢於噶爾旦，無外憂益肆其利，以招叛亡，惟好酒耳，不絕聲，目不絕色。大寶法王勸以少貶損，麥力幹善其言而不能自割，噶爾旦連類黃台吉死，以底能一逞其志，無何病入涼州之水磨川，求醫藥。越帳接于交衛所部，馬有踐據者，麥力幹召其主牽其馬去，曰：以償汝，乃鞭縱馬者百十，近地軍吏多持牛羊酒麪進，曰：杯酒片肉，皆軍士身上所扣來者，我何忍食，悉不受。河西之兵聞之多涕下，未幾死于水磨川，子南力木綱為黃台吉。

麥力幹子康熙二十年故。

連類黃台吉信佛，喜行善，卜兒孩失兒之幼子也，生長青海上。日與黃衣僧講經，父死，襲黃台吉分部引弓之士甫二千，初集慶死，其子內亂，連類召之至，數其罪欲斬之，其子于是棄部落。

去不敢復見連類之分地，直接西軍邊地，無捕掠患，而連類晚年部落增至六七千，無貧乏者，諸從子見，惟然無疾詞，遽色然。皆嚴事之，西軍市口西域回夷相雜處，多爭端，乃使宰僧持平銀塔，寺生著提樹葉皆成佛像，乃出黃白金三囊之漢土番夷，咸不敢盜取，初漢黔之吏三秦方洵洵，其後子連爾加攻河州，閱月，麥力幹取黃城兒，連類力持不可，使者交馳於西南，乃各罷去。連類年五十，髮多白，悉屏絕婦人，一意寧清淨，及逾八十，髮乃黑，顏如童稚云。

勞藏台吉部落二千餘

克氣台吉部落一千餘

二台吉皆游牧賀蘭山後

把都兒台吉部落四千人 游牧青海甘肅

把都兒台吉部落五百餘 游牧居延海

把都兒台吉部落一千餘 游牧居延海北

色各長素部落三百人 游牧居延海北

占木素台吉部落五百餘 游牧居延海北

桑嘎思巴台吉部落三千餘 游牧居延海北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一千餘 游牧大鉢和寺

倒朗色楞台吉部落五千人 游牧居延海西

阿要台吉部落八百餘 游牧居延海西

答里麻吳把什部落九百餘 游牧居延海西

渾都魯台吉部落四百人 游牧居延海西

滿素太台吉部落一千三百人 游牧賀蘭山後

額力慶台吉部落八百人 游牧乾海子

吳倫慕台吉部落七百人 游牧居延海西	撥什台吉部落一千餘人 游牧居延海西	額爾得和首氣台吉部落二千人 游牧居延海北	額力刻隆窩隆部落三千人 住牧威魯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二百人 住牧金湖	勞藏台吉部落五百人 七清汗之侄為噶爾旦所敗乙卯康熙十四年至此與綽力克兒阿氣台吉相好會與勞藏同至住牧金湖	滾卜台吉部落一千人 住牧金湖	索囊王建兒台吉部落二千人 住牧扁馬城	索囊南占部落三百人 阿卜額之子為噶爾旦所敗逃至住牧紅泉	答力漢綽爾吉部落七百人 游牧居金湖	麥爾幹哈部落三百人 住牧威魯之屬頭也住牧延魯川	阿爾額部落四百人 其父為高斯敏住牧計來川	滾卜棟漢部落四百人 其父為高斯敏住牧通河	達爾加黃台吉部落七千人 住牧河州西三百里而金山嶺滾卜川	勞藏部落二百人 其力極之弟善為遊牧住牧浪河	河套部落
-------------------	-------------------	----------------------	------------------	------------------	--	----------------	--------------------	--------------------------------	-------------------	-------------------------	----------------------	----------------------	-----------------------------	-----------------------	------

古祿王者吉囊之後也其族系無可攷明崇禎間為揮罕所侵擾不能自支河套地饒耕稼中國其士卒養久不善弓馬舉國之人不能禦千騎乃內附中國謂之降夷及李過攻榆林舉義旗來援乃畏賊鋒遠巡不敢進天下既平始奉正朔從征伐所向有功云今王以下皆錫之以祿月王俸一百兩公及貝

西陲今略

勒八十兩貝子六十兩其部分為六掌撒猶之五軍也王一掌	歲公一古祿什貝子一打兒仗貝子一掃開貝勒一	古祿王 住牧神不離之西曰五叔故克	古祿什貝子 住牧五叔故克	捏克貝子 住牧黃甫之南曰黑家坪	掌歲公 住牧山堡之北曰黃河畔	打兒仗貝子	哈漢台吉	引章耐台吉 住牧於高家堡外曰五盤腰水	喇達達台吉	彭松台吉 住牧於紅山寺之北曰什喇百黎	掃開貝勒 住牧寧夏邊外曰什喇波里	黃台吉	挾丹台吉 住牧常樂堡之北曰光路漢才黨	轟克台吉 住牧於林堡之東曰秋波黨把漢沒黨	馬麻太台吉 住牧懷遠堡之北曰速蓋	捧速台吉 住牧速蓋	起羅代台吉	五榜式台吉 住牧波羅堡之北曰海流鬼	欽列伯山且部落二萬 住牧寧夏橫城之北	阿兒墩素部落三千 住牧花馬池之西北	附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畧	科爾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謝圖王

單禮克圖王

東圖王

察薩克圖王

巴圖魯王

朱爾扎漢

沙津 人名 封和碩額駙官拜前心十五旗事

都同噶爾公

按科爾沁一部在蒙古中為最勝然科爾沁一部又分十部如土墨特亦非二部是也凡稱四十八部從所分之非部落總名有四十八部也科爾沁十部今可及者列於左所未詳者姑闕之

阿魯科爾沁 但係阿魯亦可

朱爾扎哈漢 封多羅郡王

土墨特 住牧歸化城一帶

達爾漢貝勒 名額爾得木圖

滾記思扎布 封圖山貝子

翁牛特

達爾漢貝勒 名曼色

多羅杜冷郡王 名畢禮讓達來

教漢

多羅郡王 名九蘇

額林臣台吉

扎魯特 亦作扎爾特

達爾漢貝勒 名巴達札

喀爾沁 住牧歸化城一帶

杜冷郡王 名札世一作札西

鎮國公 名吳特巴柱

多羅貝勒 名札天

巴林

多羅郡王 名鄂齊理

固山貝子 名木圖占

都兒本

圖思哈爾公

阿巴哈

奈曼 唐紀作乃曼

多羅達爾汗 名鄂齊理

吳主 亦作烏朱穆親

色冷額爾得尼

和齊得

喀爾喀 住牧歸化城北

綽克扎布公

按喀爾喀本北方蒙古之通稱猶西夷之稱凡魯特也是時喀爾喀有五部作賓王家久矣今四十八部亦有喀爾喀者因其五部之外別有依嫩大清一部未歸乃仗之附庸於察喀而此數於四十八部也

杜爾伯特

塞冷達爾汗

札額特
蒙勝達爾漢
吳喇特
土門達爾漢
喀喇車里克
噶戶麻台吉
鄂爾多斯
古木哈談
四子
直爾札木
燕尼特
騰吉思墨爾根台吉
阿壩城
額齊格
索倫
達與畢
厄魯得
附客爾喀七部七澤
札沙克圖汗
車陳汗
土謝圖汗
七清汗
那木厄金汗
賽應汗

西陲今略

巴爾湖額勒得汗
鄂爾得
附記
阿克敦阿哈思渾額爾克代青那顏
達額代青那顏 長子渣薩克額爾克阿海台吉
西域土地人物畧
嘉峪關 西八十里為
大草灘 其地廣而多草 西四十里為
回回墓 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 迤北餘和寺西五十里為
柴城兒墓 西四十里
扇馬城 中有二水社流 西三十里為
三顆樹 西五十里為
赤金城 明所設 舊城遺址也 東有河城中有二墩 迤北五十里
古墩子 為王子莊 西二十里則為
阿丹城 城西有塔 西六十里至
西北有河 河北為刺即成卜隆吉兒 西南三十里為哈喇
兀達城 西北為大堆城 哈喇兀達入堆 尚有河 哈喇兀達
西南百里為瓜洲城 其又堆西南五十里為卜隆吉兒 西
南入中垣 爾會於西河丹又堆之西 卜隆吉兒之北 其南
路為恒力 為提乾卜刺亞 俄觀卜刺額失也 大則大溫 其
北路為讓 亦塔水 為恒力 為哈喇哈喇 又為哈喇灰西
阿丹城 西為兀兒兒 為牙兒卜刺陳 為答失卜刺 迤北
為王子莊 樹 西北為哈喇灰 為召溫 鹿 却 訖 失 鹿 都 為 偏

有為阿年為卜兒那為哈卜兒為養露西阿其西二百
 里為

沙州城
 明設沙州衛古所謂流沙城西為虎不哥城為答失虎都
 為牙卜刺為失刺卜西卜為哥子為阿赤為引只克為
 哈家頭墩為刺不脫云為乞兒也赤為克兒赤也思沙州
 西三百里為

哈密城
 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臨北西十里為連卜哈刺氏
 南三十里為畏兀兒把力西十里為

阿思打納城 西北十里有卜古兒西五十里至

阿打納城 又西為

也帖木兒 又西五十里為

刺木城 又西有

把兒海子 雙山 養把兒山 又西有

雙山兒
 鉢和寺城 城西十里至

哈刺帖兒 刺木城至哈刺帖兒有五十里自此而西有

察黑兒 有

川中雙泉城 又西一百里至

中中泉 又西百里至

雙泉兒墩 阿思打納 西為

脫合城兒 又西為

北昌 又西為

魯珍城兒
 城南有刺土有蘆葦草墩有懶真城有平截土墩有把思
 湖山北為羊黑城兒西五十里為

哈刺火者 又西五十里 即漢之火州今謂之哈刺火州是也

我答刺城 城西百里為

土魯番 田園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安魯母西二百里為

俺石城兒 城南有佛鼻城兒北有撒刺把又西五十里為

蕪把赤 北有虎真城兒又西二百里為

昆迷失 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真城行六十里北有池有
 呂都刺城西二百里為

阿刺木 又西百里為

突力失城 南有他林河西百里為

哈刺哈失城 其南格卜城兒拉力昌河北有苦他巴城兒黑
 松林河又西百里為

滾巴泉 又西百里為

黑水泉 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泉兒河其南為拉力昌城泉
 西百里為

雙山兒城 又西百里為

獨樹城兒 城北有兀為河及撒力浪把河西有一畫夜川西百
 里為

寨力察丹 其北有大美山又西二百里為

淤泥泉 泉南為克列牙城兒其城東至拉力昌城行八程泉西
 百里為

察兀的河 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橋子河西十里為

古克元城 城北有雅思雅門城 南有海池 又百里為昔先城 又

西百里為

西牙河城 城北有聖山 南有馬力城 西北有迤西瀾城 子西

有沙的即哈 西南有花蛇河 河南有赤刺店 西三百里為

阿黑馬力城 城西南百里為土力普紅城 其城東至瀾城四十

里 西北百里為河連城 西二百里為

阿亦城里城 城北有也列河 南有阿亦城 西有泉 又西百里為

克力賓城 城南有二河 南有及黑五河 北有石店子 又西百里為

乾泉 又四百里為

大井 井南有三築城 西二百里為

比長店子 城南有乾羊城 見北有石城 見又西二百里為

比長泉 其地土台上有二泉 南有清水石干城 西二百里為

根河 南有子城 北又有居城 西五十里為

石子泉 東西把力城 南為店子 北為春泥城 見其城東至石

城行八程 東西二百里為河西丁城 城南有額城 河見南

南有海子 北二百里為

亦的哈馬城 城西南為哈夫哈力城 西五十里為

失哈力城 其南有未見阿都刺城 其西有河 有民運南馬也力

及為黑沙湖內思為哈刺北為黑夫哈城 又西為南力 又

我撒 西三百里為

我撒 其西為付城 已失 西北為賽蘭城 又西五百里為

土刺城 其城形圓 四外屋簷 之中有五子 一人住 則不壞

頭 母白羊毛 不壞 曰吃魚羊肉 馬乳 又西七百里為

牙思城 城頭因日出於羊角 西四百里為

也失卜 其南有巴達見 有打下你傳的遠 北有他失干城 西三

百里為

亦尔乞咱打班 其南有大熱水泉 黑水黑 亦有可達巴 有黑石

城 有賽蘭城 又西二百里為

把力干城 又西為

把力干城 城南為哈刺界 為必打納思 乞亦哈撒刺思 哈力 又

西五百里為

俺的干城 城北有馬兒思刺 又西七百里為

我失城 城南有額湖 有馬哈刺 有火者 門力 亦百即 哈力

又西三百里至

馬都城 其城引水 七流灌于其中 南有高山 北有沙兒 黑馬

都 西南五十里 放把丹 其西有哈力 都有穿都 有撒力

亦刺 北三百里 為黑寫至 其西北為虎帖城 西四百里為

阿瀾答 又西二百里至

阿力坎打思 其南有八魯 西有阿科 即力 祖民 有西六巴 有

水 其西西北三百里 為河瀾谷 西北為河連城 又西為

亦口赤城 其四面俱水 出沙 其南有谷 黑谷 奔有的 火者 有

民 都是 有刺巴的 東見 哈末卜 刺 有哈兒 斤 有哈沙 打 有

戶 衛 有連見 哈有 珍思的 其北有 鐵門 關 有是力 干城

有把 黑里 城 有失把力 城 有俺的 灰城 又西為

黑樓城 至 幸 戲 黑 錫 黑 茶 藍 城 見 四 百 里 出 錫 子 西 馬 哈 刺

昔 木 金 銀 寶 石 綠 錦 各 色 是 品 青 紅 棉 花 白 紙 糧 田 其 南

有 巴 巴 沙 忽 有 赤 戲 黑 錫 黑 茶 藍 城 見 有 刺 巴 的 刺 阿 力

阿 城 東 北 有 馬 力 城 又 西 為

<p>阿倫城 城東有失黑山河又西為</p>	<p>大者阿刺黑壘城 南有失黑山西北有刺松的城又西為</p>	<p>阿力伯 有煙頭田其南有阿刺都伯有失黑有阿力店子西為</p>	<p>雜民城 城南有阿思民西五十里為</p>	<p>善哈城 有同田種田出藥品養養軍克在城位其南刺巴</p>	<p>子大馬里麻撒刀瓦思北有卜刺撒刺思有克力干城又</p>	<p>西五十里為</p>	<p>撒兒罕城 有煙頭田同出脚子哈刺苦木大驢子寶石金鑽鐵</p>	<p>魚牙把刀帖骨皮養養出項項葡萄各色藥品木撒黑刺</p>	<p>棉花銀鼠青鼠豹皮剪城單其北有阿力城有望日樓又</p>	<p>西五十里為</p>	<p>失刺思城 有煙頭田同種田又西三百里為</p>	<p>高山 其南有山北有馬土刀西北有</p>	<p>撒子城兒 城西北為</p>	<p>把黑打帖 又西為</p>	<p>把答山城 出青金石其南為西河城北為阿沙把力又西一十</p>	<p>五百里為</p>	<p>怯迷城 有王子外邊位有四條香漢出金子金鋼鑽其南有</p>	<p>兒打兒有阿把的納都又西為</p>	<p>新旦城 有煙頭田同種田出藥品各樣藥品其南有把答力山</p>	<p>城有同田種田有阿力伯城有同田出金子寶物又西百</p>	<p>里為</p>	<p>字思旦城 有同田種田養養出各樣藥品其南為阿力阿伯城</p>	<p>中有同田為佛的氏城中有煙頭田同出五穀又為黑者</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沙平城見字思旦西五百里至</p>	<p>亦思他刺八城 有煙頭田同種田出棉花養養其南為哈的于</p>	<p>城士鑽鐵獅子哈刺又為已巴沙惹城又為戶倫城有同</p>	<p>同種田出葡萄又為刺巴的哈兒答及對以的迷城光刺</p>	<p>巴的把尔斤亦思刺八西六百里為</p>	<p>失刺思城 有煙頭田同出魚牙把力有院有樂人有各色藥品</p>	<p>有長流水又西行五日至</p>	<p>亦思城 有煙頭田同出棉花列思香出項項各色撒梭好手巾</p>	<p>花也子河能阿美答其南為阿巴的納都打刺木用城為</p>	<p>夫卜城刺巴的杜帖兒漢都兒城對巴的來納牙其西北</p>	<p>俱大川路行十餘日又西八百里為</p>	<p>瓊力坦城 有煙頭田同種田出黑獅子其南為苦蘭城有同田</p>	<p>種田出棉花其北為亦的城又西為</p>	<p>阿即民城 四面環以屋廬有小王子出羊水梳各色藥品河木</p>	<p>又為距此列思城有小王子碾頭種田出各樣花毯象至</p>	<p>阿力旦城行六日其東面為頭力城兒其東北為征北城</p>	<p>兒又西行兩個月為</p>	<p>苦思旦城 有煙頭田同種田出各樹木其東南為也尔的其</p>	<p>西有水磨又西為</p>	<p>沙密城 有煙頭田同出各色藥品項項葡萄哈刺骨馬又西行</p>	<p>一個月至</p>	<p>巴黑旦城 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有同城二千家出獅子哈</p>	<p>刺骨水金線豹三獲花布手巾其南為火土城北為陝西</p>	<p>行城又西為</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的納城有驢頭同西一百不出產物種田又西百里至
飯店兒又西行六程至

天方國其城二重有出家同同在城住餘皆進城禮拜其南有
梁子并北有阿恩納城天方國西行十五程為

迷的力城有驢頭同同種田又西至

牙曠城有黑髮同同出馬瑞琥珀犀羊布各色棉花又西為

文谷魯城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種旱田出珊瑚樹眼鏡石上
有七樣花草城東有河舟楫以渡又西為

阿都民城有田同種田出花布手巾各色藥品又西為

也勒亞思城其城四隅環以屋廬周圍有水水有舟楫俱漢兒
人蓬頭戴帽兒種稻田出撒黑刺鐵刀各樣藥品

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出烏不銀木白紫

哈利迷城有驢頭同同多養羊馬種旱田有水磨出黃葡萄酒及
今區草品又西為

阿的納城為吉達城有田同種度子出棉花又西為

菲即城其城一重有小王子俱漢兒人剪髮披髮戴帽兒種稻
田奈奈城全驛龍撒黑刺黃鐵煙出金子黑石珍珠又西為

安各魯城有驢頭同同種旱田出蠟幅各樣三枝蠟子蠟羊毛
織錦子出人頭環葡萄城西距山山上有地檢司又西為

阿台城有驢頭同同種田出白棉花夏布山下出西大紅花城西
有地檢司有水磨又西

藥廠城有驢頭同同種旱田出各樣藥品又西為

海城有驢頭同同種旱田出各樣藥品又西為

魯迷城

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驢頭同子及漢兒人有通事
種旱田不出物產東至守羅撒城一千二百里

此書存目作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以此書首卷河州條註內有康熙十四年二十二年等事定為康熙間人所作按章實齋劉相燧傳云甯都梁懷葛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相燧得圖以較其書圖合疑即梁圖而與方輿紀要頗有齟齬相燧合訂為秦邊紀略異同攷六卷知此書為梁著又按劉繼莊廣陽雜記云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遠人王定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人相與甚深因之編歷河西地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著為一書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宋暑無間其書始成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蓋即此書初名西陲今略西域水道後改曰秦邊紀略耳又按存目別集類有梁份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提要云份字質人南豐人嘗學於甯都魏禧實齋云甯都梁懷葛亦誤也此本五冊與廣陽雜記所云相同前有印曰石匏二字朱文後有印曰張開福印四字白文石匏海鹽明經嘗就諸城劉燕亭嘉興之曉燕亭觀察延榆綫石匏在其幕中此蓋行篋中物將以考西陲故跡也惜劉君異同攷已久佚無從校證耳

廣陽雜記卷三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遠人王定山燕贊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人相與甚深因之編歷河西地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著為一書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宋暑無間其書始成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蓋即此書初名西陲今略西域水道後改曰秦邊紀略耳又按存目別集類有梁份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提要云份字質人南豐人嘗學於甯都魏禧實齋云甯都梁懷葛亦誤也此本五冊與廣陽雜記所云相同前有印曰石匏二字朱文後有印曰張開福印四字白文石匏海鹽明經嘗就諸城劉燕亭嘉興之曉燕亭觀察延榆綫石匏在其幕中此蓋行篋中物將以考西陲故跡也惜劉君異同攷已久佚無從校證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八
卷之三

道光丙午春
何紹基篆首

皇朝藩部要略序

鶴舉大前輩之在翰林也歷年最久當被

命為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皆內檢黃冊外譯舌人僅

能通曉久而後成蓋先生於蒙古回部之事盡勞動矣

既進呈為

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先生之為是書也先以

年月日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

第以為綱領而後分標各藩之事跡而為之傳名曰藩

部要略是傳仿史記而要略仿通鑑也淳父學使視學

江左行轅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因進見叩鶴舉先

皇朝藩部要略序

生諸書學使因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見賜而曰藩部

要略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既卒業謹拜手稽首

作而言曰餼生伏几案終世佔畢矇然不能見五帝三

王之盛德大業炳耀宇宙其度量所存心志所及不知

若何其大且遠也乃於此而恍然遇之

皇天眷佑有清懋篤

世德全付以覆燾之下所有疆土無內外弼成大一統

之規亦惟

列聖追配皇煌帝諦之盛業長駕遠馭用宏茲賁承平

晏安三百年於今翼子貽孫君臣同慶以享天之福逮

三代以下之極軌夫豈拘學之士并蛙之識所得窺其運量哉

太祖高皇帝撫有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太宗文皇帝綏定柰曼、巴林、札嚕特、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阿魯科爾沁、翁牛特、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鄂爾多斯、

世祖章皇帝又納喀爾喀、右翼

聖祖仁皇帝又納阿巴哈納爾、而內札薩克四十九旗備乃平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西藏、和碩特、四部

世宗憲皇帝以西藏編設札薩克

皇朝藩部要略

序

二

高宗純皇帝平杜爾伯特、皆編設佐領編以旗分其於諸藩也容之如天地養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飢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勞則勞之患則拯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音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無所利焉寸賞斗罰天子無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雖背恩悖義如騰機思和囉理羅卜藏丹津阿睦爾撒納等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甚至噶爾丹之為患邊圉屢次突犯敗困力竭逃無所往猶拳拳賜書招徠開布誠信許以不死蓋

所以求服其心者諄諄無已也仁皇帝以喀爾喀諸部逼於厄魯特率眾歸附矜其窮阨發倉儲以賑其乏賜白金茶布以給其用買牲畜以資其生使皆得其所

純皇帝以土爾扈特逼於俄羅斯率眾來歸賜馬牛羊二十餘萬屯粟四萬石革裘五六萬領布棉十餘萬帳千具至者如歸而費

國帑皆百餘萬

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服教畏威懷德之思千萬年曷有極哉先生此書於

皇朝藩部要略

序

三

皇朝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載著

列聖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昇恍然造化之亭毒皇極之相協如讀邃皇之書睹鴻蒙開闢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道光十九年冬十月館後學武進李兆洛書於暨陽書院之輩學齋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一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內蒙古要略一

蒙古元裔也。元之亡。其子孫之在漠南北者百餘部。率更迭為盛衰。內蒙古皆漠南諸部之近我者。科爾沁部。六札薩克。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阿魯科爾沁。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八部十六旗。與阿拉善。青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一

筠滌山房

兩厄魯特。其始祖為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阿巴噶。阿巴哈納爾。二部四旗。其始祖為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圖翁牛特部。二旗。其始祖為元太祖弟諤楚因。其土默特右翼一旗。及歸化城之閒散輔國公。皆元太祖十六世孫阿爾坦裔。其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鄂爾多斯。札魯特。巴林。克什克騰。喀爾喀。十部二十二旗。與外喀爾喀同祖。皆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裔也。皆姓博爾濟吉特。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二部四旗。為元太祖臣濟拉瑪之裔。則姓烏梁罕。是為內札薩克四十九旗。其察哈爾八旗。及歸化城土默特二

旗。其初雖亦元裔掌之。今皆治以京員。與在京之八旗。蒙古相等。不設札薩。初蒙古有強部三。曰察哈爾。曰喀爾喀。曰衛拉特。後聲轉為厄魯特。明洪熙間。科爾沁為厄魯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先有阿魯科爾沁。乃號嫩科爾沁。以自別。與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皆服屬於察哈爾。其始得接於我也。自

太祖高皇帝癸巳年。時葉赫部貝勒布齋。與我為難。率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爾察。珠舍哩。訥殷。科爾沁。凡九部。合兵三萬。分三路來侵。先攻札喀城。不克。退攻赫濟格城。陳於城外古埒山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二

筠滌山房

太祖論諸將曰。彼雖眾。皆烏合。我以逸待勞。傷其一。二。台吉眾自潰。命巴圖魯額亦都。率百騎挑戰。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翁果岱。莽古斯。明安。突而前。我軍迎擊。大敗之。斬布齋。明安馬蹶。裸以遁。追至哈達部。柴河寨南。俘獲甚眾。明年春。科爾沁遣使通好。使進駝馬來朝。戊申三月。我師征烏拉部。圍宜罕阿林城。科爾沁貝勒翁果岱。復與合兵拒我。不敢戰而還。天命二年二月。科爾沁貝勒明安來朝。先是壬子年。明安以女歸。

太祖其朝也。

太祖迎於百里外富爾簡岡。明安獻駝十馬牛百。

太祖優禮之。

賜戶四十甲四十。

四年七月丁未。我兵克明鐵嶺城。其夜喀爾喀貝勒齋

賽。札魯特貝勒巴克。台吉色本等。共引兵萬餘。伏穰田

以伺。我大貝勒擊敗之。追至遼河。大破斬之。擒齋賽。及

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與札魯特部巴克色本兄

弟。科爾沁台吉桑噶爾。先是

太祖夜寢。夢天鵝白鶴。及眾鳥翱翔上下。羅之。得白鶴

一。呼曰。得齋賽矣。

太祖覺。翼日

告諸貝勒。皆曰。此吉兆也。未幾。我大貝勒果獲齋賽。既

班師。

諭諸貝勒曰。我畜齋賽於此。而殄其兵。彼所畜人民畜

產。恐為他部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兵五百餘人。還其

國。其冬。喀爾喀眾貝勒遣使來告。合謀并力於明。因遣

使與其部長會盟。

五年正月。察哈爾林丹汗以書來。詞意驕悖。

上報書切責之。三月己卯。釋札魯特部色本還其國。并

賚以裘帶鞍馬。色本誓曰。若不感恩圖報。殃及臣身。

六年三月乙卯。克明瀋陽。越六日。喀爾喀部卓哩克圖

等。二千餘騎。乘我兵取遼陽。來略瀋陽財粟。我駐守兵

擊之。擒三十人。斬二十四人。縱六人持書歸。責其罪。八

月甲申。釋齋賽還其國。其部人以牲畜一萬來贖。又以

二子一女為質。以質女為大貝勒代善妃。冬十一月。喀

爾喀部台吉古爾布什。莽古勒。率眾六百戶。并驅畜產

來歸。

太祖以女妻古爾布什。

賜號青卓呢克圖。滿洲蒙古牛象各一。又以族弟濟伯

哩女。妻莽古勒。並授總兵官。

七年二月壬午。宴勞烏魯特部貝勒等。是月喀爾喀貝

勒錫爾綽納克。及台吉等。率所屬三千餘戶。並驅畜產

來歸。

賜賚授職有差。

八年正月。喀爾喀台吉拉布什希布等。率所屬。及別屯

蒙古。凡五百戶來歸。

賜如前。初。札魯特部貝勒巴克被擒。其子鄂齊爾桑來

質。釋之歸。及是來朝。

太祖嘉其誠。並釋其子與偕還。而其部長昂安忠嫩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四 筠溪山房

先後以兵劫我使臣所齎。及使其部貝勒色本者。因命台吉阿巴泰等往征。乘夜疾行。四月庚寅。過羅地。渡遼河。前鋒達音布率精銳五百人。先至額爾格勒地。知爲昂安所屬。略地而前。攻及其所居。昂安攜妻及二十餘人將遁。雅希禪博爾進擊之。盡獲其妻孥畜產。又執貝勒忠嫩子桑圖妻子而還。桑圖以書謝。遂來朝。命歸其妻子。六月。撫慰蒙古諸部長。

九年。二月。遣侍臣希福與科爾沁部長會盟。其部長奧巴以書請曰。嫩江水濱科爾沁台吉等。聞諭皆欽服。何以修好。共定大業。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

帝命無敢敗約。但察哈爾及喀爾喀。知我歸附。必見掠。乞賜援。

允之。奧巴翁果岱子也。

十年十一月乙卯。發兵援科爾沁。時察哈爾林丹汗糾喀爾喀掠其地。奧巴遣使來告急。

上親往援。閱兵開原北關。簡精騎五千。

命三貝勒四貝勒及台吉阿巴泰濟爾哈朗等統之。先馳至農安塔地。林丹汗已圍奧巴所居格勒珠爾根城。數日。城守堅不克。聞我師至。倉皇遁。圖遂解。初喀爾喀眾貝勒與我盟誓。征明則并力。同征議和則相約。同和

後背盟與明。邀殺我斥候。獻之。受重賞。又屢劫我使者財貨牲畜。

十一年四月丙子。

太祖率大貝勒征之。丁丑。出十方寺。渡遼河。精騎疾馳。分兵八路並進。先至其巴林部。其貝勒囊弩克棄寨走。四貝勒射之。殪。取其環屯七寨。辛巳。

命諸貝勒率兵征錫喇穆倫。

諭曰。馬力乏。卽還。諸將未至其地而返。三貝勒夜行相左。至錫喇穆倫。獲畜產無算。癸卯。巴林貝勒古爾布什所屬塔布囊拉班及其弟牙得勒格爾率百人來降。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六 筠溪山房

月。科爾沁貝勒奧巴來朝。

命諸貝勒出迎。遇於開原中固城。宴之。至范河郊。奧巴與諸貝勒迭爲宴。

太祖出城迎十里許。行抱見禮。同入城。數賜宴。優禮之。奧巴請婚。

太祖以貝勒舒爾哈齊第三子台吉圖倫女妻之。授和碩額駙。越十餘日。辭歸。至渾河岸。誓曰。世不敢忘德。若渝盟。永罹災害。

上嘉其誠。賜號土謝圖汗。又

賜其兄圖美號岱達爾漢。弟布達齊號札薩克圖杜稜。

和爾和岱號青卓哩克圖

賞賚有差及歸

太祖復率貝勒大臣送至蒲河之南岡

諭曰為惡而蒙天譴國乃滅亡為善而蒙天佑國必昌

熾總之主宰在天也當察哈爾兵至時科爾沁族眾多

遁獨奧巴奮力拒戰故朕仰承天意賜今名以優異之

冬十月乙酉大貝勒征札嚕特部以其劫奪我遣往科

爾沁使臣先傳示其背盟之罪責之以書獲其貝勒巴

克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人斬其貝勒鄂爾齊

圖盡俘所屬人戶是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七

筠溪山房

太祖遣楞額哩等以兵六百征巴林部驅哨焚原以張

聲勢使與札嚕特不得相顧遂入巴林獲人口二百七

十駝三十馬牛千餘羊二千餘丙寅凱旋十一月癸酉

勞征札嚕特軍

賜巴克鄂齊爾桑等衣服財物器用

天聰元年正月有喀爾喀部人逃至者言察哈爾林丹

汗興兵攻掠其部從者收之拒者被殺札嚕特巴林二

部奔依科爾沁部二月

太宗賜柰曼部長袞楚克書并令與克什克騰諸貝勒

觀之四月袞楚克同敖漢部長索諾木杜稜及弟寨臣

卓哩克圖及察哈爾部濟農台吉遣使通款柰曼者元

太祖常滅柰曼部其十九世孫額森偉徵諾顏因以為

所部號

太宗復與書六月辛亥敖漢柰曼使人至言其貝勒率

眾來降庚申

太宗率諸貝勒統兵千五百人出翼日

駐蹕都爾弼山岡敖漢柰曼使人復至上明與其部書

七月戊辰

駕自都爾弼山岡渡遼河十里外

駐蹕乙巳袞楚克等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八

筠溪山房

太宗出營迎之率以拜天乃升

御坐謂之曰諸貝勒遠來勞苦可勿拜但互相抱見可

也袞楚克奏曰異國歸命蒙

鴻慈容納敢不拜趨前叩拜畢

命造前抱見次與諸貝勒序齒出則攜饌以進

命袞楚克坐於右索諾木杜稜寨臣卓哩克圖坐於左

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齋鄂齊爾都爾巴分

坐於旁

賜部長三人雕鞍良馬各一台吉五人鞍馬各一

詔索諾木杜稜居開原寨臣卓哩克圖還舊牧嗣以索

諾木杜稜私獵哈達葉赫山罪仍奪開原地穆案放漢宜禾康熙三十七年冬遣官往教之耕奈曼地沃朕巡所經見放漢及奈曼諸部田土甚嘉百穀可種如種穀多獲則興安嶺左右無地可耕之人就近貿易取羅不須入邊市米矣其向因種穀之地不可牧馬未嘗墾耕者令酌留草木之處為牧地自兩不相妨且放漢奈曼蒙古以捕魚為業者眾教之引水灌田彼亦易從凡有利益於蒙古者與辛未部長恭進筵宴冬十一月王台吉等相商而行察哈爾部貝勒昂坤杜稜攜妻子率眾來歸

二年夏四月丙辰宴喀爾喀巴林部長來歸者秋七月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遣喇嘛借五百三十人來朝先是二月蘇布地偕弟萬丹偉徵等乞內附表奏察哈爾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困因與土默特鄂爾多斯阿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九

筠淥山房

噶喀爾喀諸部兵於土默特部之趙城地擊破察哈爾兵四萬師還值其赴明張家口請賞兵三千人復殲之察哈爾根本動搖機可乘如

皇帝剿之喀喇沁當先諸部至

太宗命其先遣使臣來議及是果至遂刑白馬烏牛與盟誓喀喇沁者元太祖大臣札爾楚泰子濟拉瑪之裔始附於明為朵顏三衛都督都指揮九月

上親征察哈爾先期傳檄諸部會綽洛郭勒敖漢奈曼喀爾喀札嚕特喀喇沁諸貝勒台吉皆先後率兵來會大破降之而科爾沁土謝圖汗奧巴言自於其部往攻

之已而遽歸惟台吉滿珠習禮及貝勒洪果爾之子巴敦力戰親以所俘獲來告

賜滿珠習禮號達爾漢巴圖魯巴敦號達爾漢卓哩克圖十二月丁亥朔札嚕特右翼貝勒色本來歸色本因察哈爾侵掠奔依科爾沁科爾沁不能給至是與其弟瑪尼偕來

三年春正月科爾沁土謝圖汗奧巴來朝初伐察哈爾時奧巴弗至會地偕弟布達齊私以兵掠察哈爾邊又私與明市

詔遣侍臣索尼以書詰責之奧巴捧書震恐力疾馳入請罪議罰駝馬各二十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十

筠淥山房

宥之賜賚如前六月丁卯土默特部入貢駝馬等且請率眾來附冬十月辛未會師至喀喇沁境定議征明九月甲辰召外藩蒙古部長各率兵來會巴林部馬多瘡論責之曰朕諭爾等善養馬匹勿輕騎用以備征討爾等違令嗜獵致馬羸兵乏從行何益

命卻所貢諸札薩克議罪應罰駝馬甲胄

詔免十月癸丑

太宗親統師啟行以來朝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嘗受賞於明識徑路為嚮導奈曼札嚕特巴林部皆從壬戌

駐蹕遼河。

命總兵官副將追察哈爾部人逃奔明者俘百人獲駝馬牛羊等丙寅科爾沁土謝圖汗奧巴率其族圖美洪果爾烏克善等二十三台吉以兵來會。

四年二月己未遣書與明議和三月壬午班師是役也。自喀喇沁之青城入洪山口克遵化圍燕京破良鄉香河焚通州克永平灤州攻城轉戰蒙古部多有功攻燕京時額駙恩格德爾兵小卻札嚕特貝勒色本與其弟瑪尼奮擊敗之始攻遵化城札嚕特部阿海先登無繼陳亡後遵化既克分兵鎮守明兵來攻圍喀喇沁營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十一

筠溪山房

吉布爾哈圖拒戰破之擒明副將丁啟明又遊擊一都司二生員一秋七月喀喇沁土默特部來朝十月阿嚕科爾沁四子部落內附初哈布圖哈薩爾十三世孫曰圖美尼雅哈齊有三子長奎蒙克塔雅哈喇即嫩科爾沁次巴哀諾顏次布爾海巴哀諾顏三子長昆都倫岱青號所部曰阿嚕科爾沁季諾延泰四子號四子部落而布爾海裔則號為烏喇特其初與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及喀爾喀內外札薩克統號阿嚕蒙古穆案蒙古謂山陰曰阿嚕蓋是諸部先皆駐牧杭愛山之北也五年夏四月丙午罷征察爾哈兵先是調諸蒙古會師

至三窪地科爾沁部土謝圖汗奧巴奏言蒙古馬不堪用所發兵又少宜俟馬壯大舉遂止八月戊申圖明大凌河諸蒙古兵皆從。

六年翁牛特部來歸初元太祖弟諤楚因裔曰蒙克察罕諾顏有二子長巴延岱洪果爾號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車臣諾顏別號喀喇齊哩克皆曰阿嚕蒙古自歸附後止稱翁牛特以喀喇齊哩克附之不復冠阿嚕舊名夏四月戊辰朔征察哈爾先是五年十一月聞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科爾沁部乃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往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十三

筠溪山房

上親統師繼之林丹汗遁逐班師至是大軍復發辛未駐蹕都爾弼地喀喇沁土默特部長各率兵來會丙子次錫喇穆倫河岸喀喇沁伊蘇特札嚕特敖漢柰曼諸部越二日翁牛特巴林科爾沁三部皆率兵從以諸部發兵少觀望不前。嚴責之曰爾附近喀爾喀諸部為察哈爾侵掠甚或離其妻孥取其部曲今朕興師伐之正爾諸部奮志雪仇之期何以轉惜馬匹巴林色特爾嗜飲無度動輒托病阿嚕科爾沁為察哈爾所逐來歸我國朕屢令移牧近地乃不遵朕旨仍遠游牧致被掠屬國為人所襲朕猶

有憾爾等躬罹其害積怨宜深當思藉朕力復仇亦僅以一旅從征何耶時

詔諸步兵至昭烏達會征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如期至

論曰朕以察哈爾林丹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諸台吉等以兵來會今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圖額駙率兵甚多又盡出所畜馬給部眾疾馳來會具見立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五月甲子

駐軍歸化城察哈爾林丹汗聞兵至大懼奔庫赫得爾蘇地越二日知林丹汗在喀喇莽廂之左界定議進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既而窮追不見賊時已近明境遂征明乃分兵攻明邊巴林札嚕特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科爾沁諸部從貝勒阿濟格左翼兵掠明大同宣府邊外初大軍駐歸化城諸將往掠黃河左右尋奏察哈爾蒙古前已渡河遁不料我軍即至復渡河而歸俘獲以千計又科爾沁部奏近明界察哈爾部人盡逃入沙河堡六月丁卯朔命大臣楊善率兵六千偕所獲察哈爾通事一人往索之又與各官書責其胥以逃人歸我沙河堡各官得書知兵至大驚凡逃入堡中蒙古男女三百二十餘人及牲畜一千四百餘紬緞布帛六千四百餘悉以歸辛未

諸將領各籍所俘獲獻皆分給之其從察哈爾克什克騰部來歸及喀喇沁與新附呼爾哈等所俘獲者聽其自取克什克騰元太祖十八世孫沙喇勒達部名也尋許明和是月庚寅

移師駐宣府邊外我軍大市於張家口科爾沁部三人潛入明邊取牛羸以違令執為首者斬明邊上從者各鞭一百貫耳秋七月庚申班師以六月所得沙河堡張家口財帛五之一

賜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餘量給從行諸將九月奧巴卒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四

筠溪山房

上為素服垂涕
諭侍臣曰凡人無益於國家雖屬姻戚朕未嘗痛惜若喀喇沁塔布囊蘇布地與土謝圖額駙皆最優之才臨陳每獨當一面長於謀議如此良臣何可再得曩時朕賜以元狐冠狐裘及金鞵帶聞彼於彌留之際執鞵帶泣曰昔從征察哈爾時我於上前欲衝陳先入人皆歡羨今不幸至此如養育之恩未報何其勇敢忠赤如此誠足助朕指臂也
遣宗室篇古額駙揚古利等致祭尋授其子巴達禮為濟農襲土謝圖號冬

命大臣武巴率兵征烏札拉部。武巴分八旗兵為四路，並驅渥赫河，斬三百三十八人，俘五百餘人，獲馬三百七十，貂狐狍獾孫獺貉虎狼等皮千餘張，裘二十餘領。七年正月乙卯，征烏札拉部。二月癸亥朔，茂明安部長車根借其從父固穆巴圖魯台吉達爾瑪岱袞烏巴什等舉部來歸，行抱見禮。車根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七世孫也。

賜宴及甲冑雕鞍銀器緞布諸物。三月甲寅，征明甯遠。夏四月辛未，擊敗明兵於遼河。是時

駐蹕楊什穆河岸。敖漢部長班第遣使貢駝馬牛羊，喀

喇沁部長固魯思奇布、科爾沁部台吉烏克善、綽爾濟

額駙滿珠習禮來朝，獻貂皮駝馬等。賜賚有差。

八年春正月庚申，敖漢奈曼喀喇沁札嚕特巴林烏喇

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四子部落科爾沁諸部，並以朝正至。既

賜賚之，且定外藩禁令。凡奪人婦配他人者，罰駝馬五十。其納婦者，罰七九之數。與原夫，凡姦誘人婦逃者，男婦俱論死。其家產盡給原夫。如部長不察治，亦罰駝馬五十。至盛甲無號帶，馬匹無印牌，及盛纓纓纓纓幅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

不如制者，俱論罪。二月己巳，浩齊特部台吉額琳臣塔布囊巴特瑪攜壯丁二百三十九人，婦女幼丁六百九十七口，駝二百，馬四百，自喀爾喀部內附。遣使迎宴。

賜甲冑雕鞍蟒服銀幣，其屬有先來歸者五十三戶，仍

隸之。時有哈爾呼所屬之黑龍江濱頭目羌圖禮瑪爾罕，率六姓六十七人亦來朝。浩齊特部元太祖十八世

孫庫登汗裔也。庫登汗昆弟三人，曰庫克齊墨爾根台吉，即蘇尼特部祖。曰翁袞都喇爾台吉，即烏珠穆沁部

祖。與察哈爾同族，為所屬。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六 筠溪山房

依喀爾喀故台吉等自其部來。五月丁未，征明。六月甲申，師次喀喇鄂博。先是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伊拜往科爾沁部徵兵。伊拜還言

其部噶勒珠塞特爾與海賴布顏岱伯谷壘塞布壘等，誓言往取北方索倫部財賦，各率部眾叛去。巴達禮與從祖洪果爾從父布達齊從兄烏克善率兵追之。上恐噶勒珠塞特爾等襲索倫。

詔盛京留守貝勒，亟令索倫部來朝。頭目巴爾達齊者，還備寇。索倫部遼裔也。遣巴什克希福往科爾沁部。

一第 71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8 五五句

諭巴達禮曰。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爾等若擒獲諸亡者。欲誅則誅之。不誅而欲以爲奴者。聽。喀喇沁土默特巴林奈曼部長各率兵至。六月辛酉。札嚕特烏喇特翁牛特阿嚕科爾沁部長皆以兵會。甲戌。

命貝勒德格類。大臣覺羅色勒。宗室芬古。率兩翼旗兵。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偕巴林札嚕特土默特諸部長。規取獨石口。居庸關。乙亥。次博碩堆。希福還奏。科爾沁土謝圖濟農巴達禮等。已追殺噶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伯谷壘。塞布壘。盡收其部下戶口。

諭曰。朕視諸台吉。猶臂指然。今噶爾珠塞特爾等。爲其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七

筠溪山房

族兄擒誅。猶傷吾指也。朕甚憫之。以其部班第塞本額古三人。向懷二心。今與噶喇珠塞特爾等同叛。復盡收所屬人口。札賚特部長蒙袞。土默特部人明安達哩。科爾沁部長巴達禮。貝勒烏克善。及棟古爾杜稜等。各授一分。又分十戶。並海賴家屬。牲牧。與噶爾圖賴古。止留五戶。與三人。班第令隸洪果爾。塞本隸烏克善。額古隸棟果爾。棟果爾。洪果爾。從子父明安。卽初與葉赫諸部來侵者。棟果爾。後從承政尼堪。由朝鮮征瓦爾喀有功。又從征明。敗總督洪承疇於松山。尋令噶爾圖賴古。與洪果爾合爲一旗。甲戌。次喀喇鄂博。

命大貝勒代善。貝勒薩哈璘。碩託。大臣葉克舒。葉臣。率兩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兵。偕敖漢。奈曼。烏喇特。喀喇沁。翁牛特。諸部長。規取得勝堡。進征大同。有敵兵三百。自城潛出。四子部落長鄂木佈。追擊之。俘其附明蒙古務巴什。索諾木。朗素等。秋七月丙戌。

駐軍宣府城東南。科爾沁部長巴達禮。及洪果爾。布達齊。烏克善。滿珠習禮。棟果爾等。率兵五千來會。己丑。分軍四路入明邊。期會於朔州。

命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大臣阿山。伊爾登。率兩旗兵。偕翁牛特部。新附察哈爾部。圖巴濟農。及諸宰桑。自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六

筠溪山房

巴顏珠爾格。地入龍門。先是。月壬午。師次烏爾圖布拉克。遇圖巴濟農。率眾來歸。卽以從征。八月癸亥。駐軍大同城南。甲子。以礮攻應州東南石家堡。巴林部滿珠習禮。與海桑。爾格。噶達輝。綽諾。先登。敵以大刀拒擊。綽諾力戰。敗敵。遂破其堡。壬申。科爾沁部長巴達禮。與洪果爾。布達齊。烏克善。敖漢。部。索諾木。杜稜。奈曼。部。袞楚克。喀喇沁部。古嚕思。奇布察。哈爾部。圖巴濟農等。及杜爾伯特。札賚特。烏喇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諸部。各籍所俘。獲以

閏八月庚寅。班師。以奈曼。翁牛特部。違令罪。各罰駝

馬冬十月乙巳。

遣大臣赴碩翁科爾定蒙古牧地疆界。巴林部與鑲黃旗蒙古以克哩葉哈達瑚濟爾阿達克為界。翁牛特部與巴林以瑚喇琥護呼布里都為界。奈曼部與兩紅旗蒙古以巴噶阿爾和碩巴噶什噶蘇特為界。敖漢部與正黃旗蒙古以札噶蘇台囊家台為界。四子部落與鑲黃旗蒙古以杜穆達都騰格里克沃都爾台為界。阿噶科爾沁部與兩白旗蒙古以塔喇布拉克遜島為界。札噶特與正藍旗以諾綽噶爾多布圖鄂魯穆為界。既定界越者坐侵犯罪。往來駐牧務會齊移動毋少參差。其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九

筠溪山房

分定地方戶口。敖漢部一千八百。奈曼部一千四百。巴林部長色特爾八百。台吉滿珠習禮八百。札噶特部長內齊二千。巴圖魯圖巴二千四百五十。阿噶科爾沁部長達賚。車根塞稜各二千。翁牛特部長遜杜稜。濟農達爾漢棟岱青各二千。四子部落達爾漢圖們二千。十二月辛丑。宴察哈爾新附諸臣。先是六年四月。上親征察哈爾。過興安嶺。至達勒鄂謨。林丹汗驚竄。渡黃河。將奔唐古特部。其臣民素苦其暴虐。多不從。從者亦中路逃亡。七年八月。有鳥曰鷓鴣。羣集遼東。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其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

而有毛。國人皆曰。蒙古之鳥來。必蒙古有歸附者。是年正月。

上聞察哈爾部眾流散於錫爾哈錫伯圖地。

命大臣巴思翰巴海等率兩翼蒙古兵徵巴林喀喇沁翁牛特阿巴噶諸部兵。會於都爾弼地。合征之。阿巴噶者。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圖十八傳。至塔爾尼庫同。號所部曰阿巴噶。其弟曰諾密特默克圖。號所部曰阿巴哈納爾。初皆服屬於察哈爾。後為林丹汗所虐。徙牧瀚海北。依喀爾喀車臣汗碩壘。六年其部台吉奇塔特楚琥爾攜眾五百內附。是年部長額爾德尼固圖捫附車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十

筠溪山房

臣汗碩壘表貢方物。阿巴哈納爾部。至崇德七年。其部和碩泰託克託伊達等始來歸。康熙五年。部長色稜墨爾根始內附。五月庚寅。林丹汗之叔茂奇塔前奔科爾沁者來朝。時林丹汗已病死於大草灘。其部頭目宰桑台吉等先後率五千餘戶來歸。壬辰。命大臣額爾德尼囊蘇哈爾松阿同八旗前鋒將各率兵百往偵林丹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蹤蹟。丁酉。察哈爾阿蘇特部男子十二人。婦人三來歸。己亥。以察哈爾來歸各官分隸旗。贈給之。辛亥。察哈爾四大宰桑德森濟旺噶爾瑪巴圖魯濟農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多尼

庫魯克率眾六千奉汗妃攜家口來歸自七年九月至是月近明界宰桑等先後復攜五千戶至是年克什克騰部長索諾木茂明安部台吉揚固海杜稜烏巴海達爾漢巴圖魯瑚稜都喇勒巴特瑪額爾忻岱青阿布泰咸率屬來歸索訥木沙喇勒達孫也索諾木弟曰巴本曰圖壘向皆服屬於察哈爾至是內附烏巴海達爾漢巴圖魯都喇勒叛逃喀爾喀

遣兵由鄂諾河往剿至阿古庫克特勒斬叛屬千餘追至喀木尼哈盡俘以還

九年二月丁丑編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共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爲十一旗喀喇沁部長布蘇布地子古嚕思奇布領五千二百十六人爲一旗土默特右翼部長鄂木布楚琥爾領一千八百二十六人爲一旗左翼善巴與其族唐格爾領二千一十名爲一旗其餘在內舊喀喇沁合舊蒙古爲八旗以大臣額駙領之凡編丁自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有隱匿者事發治罪其十家之長罰馬二其疲癯殘疾者勿與著爲令五月丙子林丹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降初貝勒多爾濟岳託薩哈麟豪格統兵至黃河西額哲所駐託里圖地其母蘇泰福晉爲葉赫貝勒錦台什女孫因遣其弟南楚偕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族往告以大兵俱至招之降時天霧昏黑額哲不虞軍至無備蘇泰與額哲乃惶遽率眾宰桑出迎於是全部平我軍未至時鄂爾多斯部濟農額璘臣私要額哲盟分取其眾以行我軍追及之索所獲額璘臣懼獻察哈爾戶千餘其部亦自是內附額璘臣居河套元太祖二十世孫其先屬察哈爾林丹汗惡之奪濟農號來歸後賜復之康熙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札薩克等率屬渡河朝御營獻馬上手書諭皇太子曰朕至鄂爾多斯地方見其人皆有禮貌不失舊時蒙古規模各旗俱和睦如一體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守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較他蒙古殷富固獵馴熟雉兔復多所獻馬皆極馴取馬不用套竿隨手執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上以諸貝勒征察哈爾必入明山西邊界明必發甯遠錦州兵救援於是遣貝勒多鐸率師屯甯遠錦州使明戒嚴不敢往又令喀喇沁部賡格爾萬丹塞稜等赴明北邊乞犒資并互市以疑懼之喀喇沁部至遼河遇明卒三十人自冷口來偵殺二十人擒一人歸九月多爾袞亦略明邊自平魯衛入朔州直抵長城又經甯武關代州忻州崞縣黑峯口應州復還平魯衛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三百有奇乃出邊會於歸化城自沙河堡旋師先是多爾袞等平察哈爾部獲歷代傳國璽藏於元朝大內至順帝北奔攜入沙漠

後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者。於山岡見一兩羊。三日不嚼草。但以蹄跑地。牧者發之。得璽。歸於元。後裔歸化城。土默特部博碩克圖汗。其部後為察哈爾。林丹汗所破。璽為所得。林丹汗亦元裔也。貝勒多爾袞等。聞璽在蘇泰福晉所。索取之。璽與為質。交龍為紐。光氣爛然。其文乃漢篆制。詰之寶四字。歸化城土默特部。與土默特部右翼為同族。元太祖十六世孫阿爾坦。號格根汗。明嘉靖間。據豐州灘。築城架屋以居。謂之拜牲。即明時訛為板升者。後通好於明。受順義王印。因名所居曰歸化城。有子九。長僧格子。噶爾圖。以避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哈爾侵。自歸化城徙居土默特。即右翼汗鄂木布楚琥爾父。而歸化城土默特。自阿爾坦四傳。為博碩克圖汗。察哈爾。林丹汗強役屬之。不從。嘗偕喀喇沁諸部。破其軍。又殲其赴明請賞兵。後卒。林丹汗襲有之。天聰六年。大兵平察哈爾。移駐歸化城。博碩克圖汗子俄木布。與其部頭目託博克古。祿格杭高等。集眾降。詔居守之。託博克亦元裔。世居歸化城。古祿格姓納喇。其先本姓土默特。因滅扈倫國之納喇。遂以為姓。世隸葉赫部。葉赫亡。乃依歸化城土默特。偵林丹汗西奔。唐古特部。懼掠。匿山岩。乃免。至是內附。巴林部宰桑布兌

山津。以大軍收察哈爾來朝。預宴。因奉觴稱慶。上曰。承天眷佑。吉慶肇臻。宜益圖治道。儻政有缺失。爾當直言極諫。何相侑以酒乎。布兌山津慙而退。

十年四月己卯。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多爾袞。多鐸。岳託。豪格。額駙揚古利。八旗大臣譚泰。宗室拜音圖。葉克舒。葉臣。阿山。伊爾登。達爾漢。芬古。蒙古八旗大臣。六部大臣。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馬光遠。外藩蒙古貝勒。察哈爾部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是年正月。尚公圖。巴濟農。天聰八年。科爾沁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卓哩克圖。台吉烏克善。追封忠親王。冰圖貝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勒洪果爾。納穆賽。札薩克圖杜稜布達齊。奧巴。達爾漢。巴圖魯滿珠習禮。烏克善。喇嘛什希。奧巴。從兄。穆齊。三年。偕喇嘛。伊勒都齊。棟果爾。札賚特部。達爾漢和碩。齊蒙袞。奧巴。昂安。伊勒都齊。來朝。年。杜爾伯特部。達爾漢。台吉。塞稜。奧巴。郭爾羅斯部。哈坦。巴圖魯。固穆。奧巴。伊爾登。布木巴。奧巴。敖漢部。額駙。班第。塞臣。索諾木。杜稜。塞臣。奈曼部。袞楚克。額森。偉微。巴林部。台吉。滿珠習禮。色特爾。阿玉什。天聰二年。隨土默特部。鄂木布。楚琥爾。格根汗。墨勒根。台吉。索諾木。天聰三年。古英。塔布囊。賡格爾。天聰九年。與善。巴。塔布囊。善巴。諸木圖。札嚕特部。

達爾漢巴圖魯色本都喇勒諾內齊忠圖汗瑚弼爾圖

忠圖汗喀巴海偉徵天聰二年陣斬察哈爾台吉噶岱

之弟瑚弼爾圖之子天聰三年隨父來朝際爾哈朗色本青巴圖魯瑪尼色本

之四子部落達爾漢卓哩克圖鄂木布諾顏泰墨勒根

台吉伊爾札穆諾顏泰阿嚕科爾沁部達賚楚琥爾杜

崙岱台吉穆彰達賚翁牛特部遜杜稜杜稜汗額爾德

尼棟岱青杜稜汗班第偉徵杜稜汗達拉海宰桑杜稜

五喀喇齊哩克部噶爾馬台吉遜杜稜阿喇納諾木齊

噶爾馬喀喇沁部古嚕思奇布蘇布地塞稜左翼部長

歸塞臣來朝年萬丹偉徵蘇布地圖里瑚馬齊蘇布地蘇布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五 筠淥山房

天聰三烏喇特部圖們達爾漢鄂木布元太祖弟哈薩

額爾赫圖巴亦巴喇賽之孫三人等恭請

上稱尊號

太宗曰勉從眾議朕思既受尊號當益加乾惕憂國勤

民有所不逮惟天佑助之擇吉於四月十一日壬午

太宗齋戒三日乙酉黎明

親率諸貝勒大臣祭告天地乃受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

崇德元年是月丁酉敘外藩蒙古諸貝勒功封巴達禮

為和碩土謝圖親王烏克善為和碩卓哩克圖親王固

倫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為和碩親王布達齊為多

羅札薩克圖郡王滿珠習禮為多羅巴圖魯郡王袁楚

克巴圖魯為多羅達爾漢郡王遜杜稜為多羅杜稜郡

王固倫額駙班第為多羅郡王洪果爾為冰圖郡王棟

果爾為多羅達爾漢岱青鄂木布為多羅達爾漢卓哩

克圖古嚕思奇布為多羅杜稜善巴為達爾漢廣格爾

為多羅貝勒各

賜雕鞍甲冑金銀器皿及文綺有差

諭阿嚕科爾沁台吉穆彰曰爾父年高嗜酒部務皆爾

掌管凡賦役務期均平爾若不敬父母更敬何人凡物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五 筠淥山房

皆可求而有之父母之年可再得耶五月庚午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大

臣宗室拜音圖譚泰葉克舒葉臣阿山圖爾格芬古額

駙達爾漢率師征明

諭之曰彼處之人出城野戰破之甚易往者蒙古鄂齊

爾桑札嚕特巴圖魯阿嚕科爾額駙多爾濟烏嚕特

會率數人敗宣府兵五百三人者皆

上所新信任用稱以激勵之秋七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希福剛林范文程曰昔科爾沁部土謝圖

額駙有名馬曰杭愛朕曾以甲十副往易之彼察哈爾

汗強索之。止子一胄。從此科爾沁諸貝勒與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胄。遣阿魯濟農。索馬千匹。阿魯濟農曰。此直欲構毀而來。侵伐耳。與之馬五百。從此阿魯諸貝勒亦為解體。科爾沁卓哩克圖親王有一鷹。能橫捕飛鳥。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哩克圖親王欲不與。土謝圖額駙勸令與之。既取其鷹。一無所償。並送鷹之人。亦不令見。如此人心何從而服。今各處蒙古。每次來朝。皆厚加恩禮。因此俱傾心相附。雖去猶戀戀。而蒙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悅服之為貴也。十一月丙午。綜覈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戶口。先是十月丁亥。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珉 筠溪山房

命內宏文院大學士希福。蒙古衙門承政尼堪。塔布囊。達雅齊。偕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往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稽戶口。編牛彙。識庶獄。頒法律。禁奸宄。並諭來會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曰。今俟河水凍合。即當起兵。時欲朝賀者。概暫停止之。至是還奏。以五十家編為一牛彙。具載牛彙姓名及甲士清冊。以獻。己酉。喀爾喀二部。車臣汗碩壘。土謝圖汗衰布。遣使來貢。先是天聰九年五月。喀爾喀車臣土謝圖二部。以書一函。付察哈爾部。索諾木台吉。云遇。

天聰皇帝之人付之。又以書招察哈爾汗子額爾哲孔。果爾額哲貝勒多爾袞等。征服察哈爾。并得其書。以獻。其書稱述功德。期通信使。而貽額爾哲書。則勸其勿事我國。歸附其部。書曰。瑪哈撒謨。車臣汗。土謝圖汗。車臣天聰皇帝。人君撫有大寶。以宣揚美名。於諸國當興起。教化輯甯。遠人我等。雖不能奮興。然誼屬同宗。倘念舊業。尚存互相通好。信使不絕。則我等當共享太平之福。尊為有道之主也。遺察哈爾書曰。瑪哈撒謨。車臣汗。論林丹汗子孔果爾額哲。在先哲。璋貝勒。送還彼此。締盟。後因國亂。遂不相往來。自爾汗棄世。間舉國全。然附我。即宜來歸。比還師。貝勒岳託。以疾駐歸化城。有土默特人。密告博碩克圖子俄木布。遣人往喀爾喀處。必有與同來者。岳託因遣阿爾津武巴海。喀木齊。哈尼堪。四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珉 筠溪山房

人。候於途。喀爾喀百人。及明使者四人。果與俄木布所遣人同至。時俄木布乳母之夫毛罕。密遣人告喀爾喀人云。滿洲兵在此。汝等當回。喀爾喀人聞信。遂還。阿爾津武巴海等兵。追及之。擒毛罕所遣之十人。及明使四人。獲駝五十。馬四十六。貂皮五十有奇。又得烏珠穆沁部貿易人四十六名。駝三十七。馬一百有八。貂皮二百二十。初毛罕稱俄木布為西土格根汗。自稱烏爾隆額。齊克達爾漢貝勒。又殺害來歸我國之察哈爾什喇奇。塔特武班札爾。固齊奇塔特。台吉。文與明沙河堡參將。通謀。稱明國為一路。喀爾喀為一路。土默特為一路。於

是斬毛罕併其黨羽執俄木布歸令古祿格託博克杭
高分守歸化城轄土默特部眾以阿魯部民與喀爾喀
人同謀藏匿駝馬遣土默特人往剿之分土默特壯丁
三千三百七十名為十隊每隊以官二員主之授以條
約又授鄂爾多斯條約凱旋後

賜土默特部托博克古祿格鄂爾多斯部額璘臣濟農
母之使臣綽爾濟喇嘛濟農使臣卓哩克圖固魯台吉
額璘臣從弟之使臣囊素喇嘛及其從人鞍馬器物後分土

默特部為二旗以古祿格為左翼都統杭高為右翼都
統領之託博克授三等參領隸右翼而博碩克圖汗裔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鈞溪山房

分隸左右翼稱台吉順治四年杭高子巴桑以罪黜託
博克先從豫親王多鐸擊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喀爾
喀有功遂代為右翼都統其左翼有喇嘛札布者乾隆
二十年徵土默特兵千從北路大軍討達瓦齊於伊犁
喇嘛札布獻馬二百助軍授一等台吉明年從承恩公
明瑞往巴理坤徙厄魯特達什達瓦部眾於阿爾台以
女妻和託輝特郡王青哀咱卜青哀咱卜叛欲遁俄羅
斯從參贊大臣納穆札爾等追擒之封輔國公授札薩
克增立土默特一旗隸烏蘭察布盟十二月喀爾喀部
瑪哈撒嘛諦車臣汗碩左翼部長謀囉貝瑪之子及烏珠穆沁部

車臣濟農多爾濟蘇尼特部素塞巴圖魯濟農浩齊特
部策凌伊爾登土謝圖阿巴噶部都思噶爾札薩克圖
濟農等大小貝子遣偉徵喇嘛弼徹齊達爾漢武巴什
達爾漢塔布囊托博兌冰圖四頭目率一百三十二人
齋書來朝貢駝馬貂皮等物書曰成吉思汗後裔瑪哈

齋書來朝貢駝馬貂皮等物書曰成吉思汗後裔瑪哈
向者察哈爾明圖克圖汗居必不可敗之勢自取滅亡
竊思欲圖太平之道皇帝自有睿裁但撫有大
寶必聲名洋溢為天下法俾政令昭煥如日方昇庶幾
利賴萬世揚休倘蒙睿鑒以此言為
然願往來通問不絕共守盟約以享太平

太宗以其初通朝貢厚賚之烏珠穆沁者元太祖十五
世孫達延車臣汗子圖魯博羅特由杭愛山徙牧瀚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鈞溪山房

南子博第阿喇克繼之有子三分牧而處長庫登汗號
其部曰浩齊特次庫克齊圖墨爾根台吉號其部曰蘇
尼特次翁哀都喇爾即烏珠穆沁部汗多爾濟父也喀
爾喀者達延車臣汗有子五圖魯博羅特巴爾蘇博羅
特阿爾楚博羅特鄂齊爾博羅特四子皆南徙為敖漢
柰曼巴林札魯特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
鄂爾多斯九部祖季子格喀森札札賚爾璉台吉獨留
杭愛山號其部曰喀爾喀分為左右翼而令七子分掌
之札薩克圖汗素巴第則其右翼長子阿什海達爾漢
璉台吉曾孫土謝圖汗哀布則其左翼第三子諾諾和

會孫車臣汗碩壘。則其左翼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孫。而諾諾和第四子圖蒙冒。護持黃教。唐古特達賴喇嘛賢之。授賽因諾顏號。其會孫額駙策凌有功。雍正三年。命率其近族親王貝勒等十九札薩克。別為一部。以其會祖賽因諾顏號冠之。為喀爾喀部中路。不復隸土謝圖汗。喀爾喀有四部。自此始。圖蒙冒亦於崇德三年通使貢。札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則先於康熙三十一年定為喀爾喀部西路東路北路。九白之貢。則定於崇德三年。九白者。白駝一。白馬八也。十年二月。命偉宰桑巴賴山津伯布格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敕往諭曰。爾謂朕欲圖太平之道。自有睿裁。此言誠是。朕凡征伐人國。未有出無名之師。而以貪得為事者。向因明國與我夙讎。以兵征之。察哈爾貪明國財幣。助之以兵。朕是以聲罪致討。蒙天眷佑。以察哈爾全部與朕。今爾又以馬鬣於明人。貪其財物。非助明而何。爾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懷。其講和事宜。專候爾等音耗也。至是偉宰桑等偕其進貢使臣偉徵喇嘛。弼徹齊武巴什。託博兌冰圖。烏珠穆沁部納木渾津等六人。及從者一百五十六人。至。越二日。偉徵喇嘛等朝見。陳所進貢物。跪獻其主。奏疏曰。私鬻馬匹。我等正欲

禁止。因見喀爾喀七旗及厄魯特四子部落。皆與明國貿易。故效而行之耳。使臣行三跪九叩禮。賜之宴。歸國時。

太宗遣察罕喇嘛率六十四人偕往。

賜瑪哈撒嘛諦汗及眾台吉大臣。雕鞍鞞帶弓刀撒袋。金銀器皿珊瑚素珠貂鑲朝衣蟒緞白金布疋等物。並賜貢使偉徵喇嘛等衣物緞布等有差。

命大臣宣諭朝鮮蒙古諸部。遣屬齋書從。遇明皮島兵阻擊之。不得達。歸。辛亥。將征朝鮮。遣官齋。

敕調兵於外藩蒙古諸貝勒。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敕曰。凡應出兵諸貝勒等。可將各旗派定兵丁。所乘駝馬。俱烙印繫牌。以為標識。甲冑器械。亦各為記號。備二旬糗糧。約本月三十日。俱會集。盛京。科爾沁由卓索口入。喀爾喀察哈爾阿巴噶由十方寺入。入邊以後。宜嚴飭士卒。勿探親戚。勿入城堡。有任意妄行。紊亂法度者。諸將其嚴行約束之。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諸王貝勒。各率兵來會。己亥。太宗命大臣譚泰阿岱拜音圖武賴都賴恩格圖葉臣。固穆宗室芬古巴特瑪等。率騎兵入朝鮮。王京城搜剿。並留外藩蒙古與俱。

親統大軍由城外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時朝鮮王李侗遁守南漢山城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二

前史官壽陽 祁嶺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內蒙古要略二

二年正月癸亥克朝鮮江華島獲李侗妃及子二人庚午李侗詣軍前降二月壬申自南漢山城班師辛卯車駕還盛京

命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率滿洲蒙古漢軍官兵以所俘獲在後行庚寅渡太子河鄭親王濟爾哈朗遣禮部叅政尼堪哈爾松阿工部叅政星訥等於盛京南二十里塔北石橋後除道設帷幄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率貝子文武羣臣及土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部貢使頭目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一

筠溪山房

元年十二月乙酉土默特部山津巴克什等二十九人鄂爾多斯部頭目四人同至貢馬匹蟒緞素緞等物是月丁亥呼爾哈部託科羅氏克依克勤氏擣葉勒武頭目率兵十人來朝貢貂狐皮張等物 出城二十里祇候六月辛丑敘錫特庫等追剿喀木尼堪部逃入葉雷功先是天聰十年

太宗命阿賴達爾漢率外藩蒙古諸貝勒兵往追茂明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堪地方招服葉雷舍爾

特庫巴古柰。上古柰等。及其從役家口來獻。俱

賜冠服。橐鞬等物。有差。葉雷等尋往科爾沁部。盜占巴

拉。天聰八年秋七月。與其弟塞固爾。率兵來朝。部下馬八百。及冰圖王洪果

爾部下馬四十五匹。而逃。是時洪果爾。及貝勒棟果爾。

郭爾羅斯部。汗布木巴。輔國公固穆等所屬。有四五家

散處。及出采捕。約五十人。皆被殺。洪果爾部下十七人

追及之。逃人還。擊殺三人。又奪馬十七匹去。興京守將

扈什塔以聞。

命甲喇章京錫特庫。執信牌往甯古塔。會同守將武巴

海。率甯古塔兵追之。又遣正黃旗牛錄章京噶爾糾。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二

符溪山房

信牌。率卦勒察兵。沿烏拉境追緝。又遣蒙古衙門撥什

庫博羅。執信牌。往科爾沁部。令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卓

哩克圖親王烏克善。發兵躡追。並令防失牲畜。錫特庫

等。率二十二人。躡逃人蹤跡。自多爾博庫地。行至烏拉

駐防邊城。武巴海率四十五人來會。時科爾沁部土謝

圖親王下鄂爾多木。卓哩克圖親王下託和泰。奉

命率兵二百。往尼喀善城駐防。聞信。即簡甲士四十人

往追。占巴拉之弟塞爾固楞貝勒。亦率所部兵阻擊之。

鄂爾多木追至博木博果爾地。行月餘。遇武巴海。錫特

庫同行。見天鵝三。鄂爾多木射中其一。帶箭而飛。穆案科爾

沁巴達禮傳葉雷作葉類天鵝作宿風情事亦稍異逐取忽不見。乃見逃人營中

遺火。遂星夜馳往。至溫多地。圍之。令降。不從。因攻殺九

十四人。生擒八十七人。獲馬五十六匹。問葉雷安在。答

云。葉雷殺鹿為食。攜妻子遁去。錫特庫武巴海。即率兵

前進。葉雷聞知。乃殺其妻子。遁入山中。我兵追至。與葉

雷縱矢交射。忽有白狐躍起。觸葉雷弓而馳。因射殺葉

雷。有葉雷兄弟率四十八。攜妻子欲歸我

國。途遇葉雷。留之。亦被殺。五月癸未。奏聞錫特庫等。凡

七閱月始還。

太宗命管旗大臣。出城五里。迎宴之。至是敘遠追逃人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符溪山房

功。擢武巴海。錫特庫。噶爾糾。世職。加

賜衣服馬匹。奴僕莊田。

賜鄂爾多木。號卓哩克圖。庫魯克達爾漢。子孫世襲。其

隨征士卒。並

賞銀兩衣服有差。九月己巳。禁止蒙古部人。許告強奪。

前遣都察阿什達爾漢。蒙古衙門承政塞稜尼堪等。往

科爾沁。巴林。札嚕特。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諸部。會集

諸王貝勒等。

頒布敕詔。清理刑獄。

太宗以敕書諭阿什達爾漢曰。朕聞札嚕特部內齊等。

虐害所兼管之塞稜綽博惠等縱部下人潛行詰告塞稜綽博惠之有一二牲畜者誣而取之彼等既屬同居又相統轄其有無財貨彼此悉知若皆被誣誣強奪所有人將何以爲生且令彼兼管者本欲其愛養之而反虐使之乎若果如此擾害若輩之牲畜既盡朕必仍取害人者之牲畜與之前會以此誠諭內齊等業經認過復諉其咎於兄弟朕固不之信也爾等可留札嚕特數日詳審從前告許奪取牲畜之人如實則已否則卽以所罰牲畜給還本主並嚴切申禁嗣後毋得少有侵害爾等此行以此爲第一要務其詳慎議之冬十月丙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四

筠溪山房

青海厄魯特部願實汗圖魯拜琥遣其頭目庫魯克來貢馬匹白狐皮獺喜獸絨毯等物圖魯拜琥初入貢聞太宗德威遠播乃於元年遣使以路遠至是始至是月精格里河琿春屯內扈育布祿亦初入朝貢貂皮俱令禮部迎宴之

賜扈育布祿及其從人蟒緞朝衣冠帶囊韃弓矢鞍轡等物有差圖魯拜琥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九世孫也兄曰拜巴噶斯其子鄂齊爾圖與圖魯拜琥長子巴延阿布該阿玉什子和囉哩十二人居西套爲西套厄魯特康熙十三年準噶爾部噶爾丹攻破其部和羅

哩等來歸

賜牧阿拉善故後稱阿拉善厄魯特而圖魯拜琥分青海部眾爲二翼令子十人巴延阿布該阿玉什等領之爲青海厄魯特十二月癸亥征瓦爾喀諸將奏捷先是正月癸亥

太宗于朝鮮軍營遣科爾沁札嚕特敖漢柰曼諸部兵出朝鮮咸鏡道往征瓦爾喀

命蒙古衙門承政尼堪甲喇章京吉思哈牛彖章京葉克舒率每旗甲士十人導之行道出會甯擊敗朝鮮平壤巡撫兵二千人于吉木海餘兵悉降五月十九日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五

筠溪山房

烏拉地遣還蒙古十六旗兵七月己巳復命喀凱塔克珠來虎舒書翁愛尼噶禮克布圖輝山恩古里雅薩諸巴巴爾噶遜綏赫德珠瑪喇綽貝塔哈布海塞蒙格哈什屯雅布喀棟果爾滿都祜占楚喀音達禮等率兵一千三百分爲四路往征瓦爾喀兩黃旗一路率阿庫里尼滿地壯丁一百名穆稜地壯丁四十名烏爾固依地南濟蘭牛彖下喀克篤哩兄弟等壯丁三十名共一百七十名以圖必喜分達哩瑪哈達爲向導兩紅旗一路率綏芬壯丁七十名雅蘭壯丁四十名瑚葉壯丁二十名烏爾吉壯丁七十名共二百名以圖球

怡塔齊什納為向導。兩藍旗一路。率額赫庫倫壯丁六十名。額勒以東。塞木克勒以西。壯丁五十名。共一百一十名。以愛韜多爾周常濟里濟布楚為向導。兩白旗一路。率諾囉阿萬壯丁三百名。以雅爾布佛得密封濟達蘇布特赫為向導。至是諸將遣六人奏捷。言兩黃旗舒書塔克珠。率甲士六十人。入烏爾阿辰。獲塞約愛塔哈佛珠。武克星額塔克圖。男子三十名。家口八十。馬七十。有三兩紅旗恩古里。克布圖。率甲士六十人。入綏芬。獲剛球畢爾哈木。巴爾珠。男子二十八人。家口六十五。兩白旗哈什屯。滿都祜。子所入汎地。獲古木善伊訥。冒索畢。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六 筠滌山房

伯得根哈里瑚阿爾珠。克木訥畢爾珠。男子一百三十人。家口三百三十。馬八十有三。並獲貂狐狍獾。孫水獺等皮甚多。明年四月。師還。賜新獲瓦爾喀男婦幼稚衣服。居室器用牲畜等物。賞喀凱等從征兵丁銀兩有差。

三年二月丁酉。親征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先是正月庚辰。駐守歸化城。土默特左翼部長古祿格。遣札幹等三人。奏言臣等偵知歸化城北。有喀爾喀部札薩克圖汗。巴延達喇長子齊喇爾率兵及家口。周圍駐營。似欲侵犯我城。乞速發大兵以備之。

太宗御篤恭殿。諭諸王大臣曰。喀爾喀侵犯歸化城。爾等其令軍士。早夜秣馬。豫備糗糧。朕將親統大軍討之。二月丁酉。太宗率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岳託。貝子大臣及護軍等。於午刻出撫近門。謁堂子啟行。命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留守。是日。車駕出沙嶺舊邊駐營。己亥。遣拜賽偕十六人。往探札薩克圖汗蹤跡。丁未。駐軍喀勒占。科爾沁部長土謝圖親王巴達禮。札薩克圖郡王布達齊。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喇嘛什希。穆齊。占巴拉塞爾。固楞等。札賚特部長達爾漢和碩齊蒙袞等。柰曼部長達爾漢郡王袁楚克等。敖漢部長額駙班第等。札魯特部長內齊。尙嘉布。內齊子桑圖。桑古爾。札木素。桑噶爾。色本瑪尼。茂奇塔特。瑪尼子額騰多爾濟等。阿魯科爾沁部長達賚。穆彰。達賚子海色。固嚕等。四子部落長達爾漢卓哩克圖郡王鄂木布。伊爾札木。索諾木等。茂明安部長巴特。瑪瑚稜等。巴林部長滿珠習禮。阿玉什等。翁牛特部長棟岱青。薩揚墨爾根。達拉海。諾木齊班第。偉徵。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七 筠滌山房

本巴楚琥爾噶爾瑪即喀喇齊哩克部長等各率所部兵來會獻駝馬俱卻之遂行至錫喇穆掄喀喇穆掄兩河交界處駐營戊申大軍至哈納哈達壬子過興安嶺行獵是日駐營達勒諾爾東癸丑拜賽自歸化城還奏言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驚聞大軍將至於正月三十日倉皇遁去太宗疑其或逐好水草處藏匿復遣莽奈都爾率八人往探於是行獵至達勒諾爾西壬戌遣前鋒將領勞薩梅勒章京錫特庫等自多原齋

書諭明宣府各官曰壬申之夏朕率大軍往征察哈爾察哈爾汗聞風遠遁歸化城及各寨部眾咸歸於朕彼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八

筠溪山房

時曾謂宣府執事人等曰爾宣大之人無怨於朕惟遼東邊吏欺詐特甚朕故征之令爾等與朕修好互市凡歲幣之與察哈爾者應悉與我爾云察哈爾汗雖遁其身尚在倘復來索歲幣奈何故雖與而不盡如例但與我講和通市因對天地盟誓大軍遂不入境而還嗣後朕踐此盟言靜俟一載兩次遣人致書爾竟背盟未荅一語朕是以有甲戌之役今天下蒙古入我版圖朝鮮爲我藩服察哈爾汗畏威遠竄身死國亡妻子臣民我悉綏定向時推委之詞謂察哈爾汗尚在也今更將何辭以對乎彼北邊蒙古喀爾喀者非與爾有盟誓之好

也乃與之歲幣開市而結盟之國反不與歲幣開市者何哉朕今親統大軍駐布顏阿海遊牧之地以待爾如能悔過無棄盟言則不入爾宣大之地止征遼東夫逆則征伐和則貿易古亦有之爾若不審天時而逆朕命朕當令朝鮮蒙古諸大軍分路縱略廢爾農時恐後悔無及也朕以實告爾爾其速圖而裁荅焉並面諭勞薩等曰爾等若遇喀爾喀部人眾多力不能勝卽還報能勝則取之拒者殺之三月甲子朔自多原至博碩堆遣牛彛章京法譚等齋

敕諭留守諸王曰喀爾喀爲漢人所恐云大清兵已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九

筠溪山房

矣彼遂驚懼未敢犯我歸化城亦未嘗與漢人交市於正月三十日倉皇而去但恐彼去未遠已遣人往探若果未遠朕必前往其糧米須待此處人到輸運不然朕亦意從此班師行糧已足不必更運矣越二日丙寅知札薩克圖汗果率兵遠遁

諭古祿格及右翼都統杭高曰爾等所守城小壕狹勢難禦敵宜於城外建築城垣以資捍禦垣如城然高一丈五尺闊稱之俾可屯兵其上垣四面置四門門置甕城四隅各建望樓垣外環以深壕工竣之日內城外垣嚴加防守敵自不敢窺伺爾等其善爲之於是

命王貝勒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出銀。赴歸化城貿易。尋遣大學士剛林。齎信符赴盛京。令速發駐防前鋒兵。以迎之。甲戌。駐軍宜喜里。勞薩等還奏。路遇蒙古碩雷使者。往明國交易。獲其馬百四十。駝四十。其蒙古四十人。給以羊隻為行糧。遣之去。獲二漢人還。

太宗曰。何為輕釋蒙古耶。復令勞薩等。率每旗章京一員。甲士十五人。於夜分往追之。以所獲駝馬。

賜一等公以下。牛彘章京以上各官。後法司議勞薩等違命縱敵之罪。得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十

筠溪山房

旨從寬罰懲。辛酉。宴新附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多爾濟等。二年十一月。多爾濟聞

太宗惠養國人。恩意周至。率台吉奇塔特。塔布囊偉徵。索諾木博倫。達拉海。納穆璉津等三十人。舉部來附。

賜宴清甯宮。至是

車駕至多原。多爾濟率其四子塞稜。桑阿爾。垂僧格。德音楚克。及同部噶喇木札布。蘇格岱青。錫達索諾木。都斯噶爾。和多和沁。伊勒札爾。山津。武克索木。伊勒畢斯。德勒格爾。塔布囊。袁桑。班第岱。阿哈。土謝圖等。來會師。進獻駝馬。甲冑等物。令多爾濟朝見。設黃幄。列儀仗。王

貝勒以下。羣臣依次立帳外。

太宗於已刻出行幄。率多爾濟等拜天畢。

御黃幄。多爾濟率所部貝勒及臣屬朝見。具筵宴進上。是日。同會師之阿巴噶部。噶喇木札布。蘇尼特部。武善。

伊勒登。塞稜。達爾瑪等。浩齊特部。博羅特。推囉阿納特。塔布囊。達雅固什等。亦朝見。各獻駝馬。鞍轡。均量納之。

賜大宴。

命較射角觥。

賜甲冑。雕鞍。弓矢。銀幣。有差。尋皆遣還。三月庚辰。自登裕蘇特班師。大軍次克依紉之次日。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十一

筠溪山房

賜科爾沁。奈曼。敖漢。札嚕特。四子翁牛特。巴林。茂明安等部諸王。貝勒等。貂裘。鞍馬。衣服。並

賜宴遣歸。以翁牛特部。達爾漢棟岱青。屬下塞內。理津。正黃旗。阿爾哈車臣。每遇會議聽斷。勤勞平允。

特賜車臣。號札爾固齊。

賜塞內。理津。豹裘。緞布。辛卯。度興安嶺。壬寅。至遼河。閱視新城垣。乙巳。至盛京。自外攘門入。還宮。六月庚申。

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是日。授土默特部。章京。古祿格等。二十二。人。世職。各視其品級。分

別授之。尋鑄給理藩院印信。丁卯。遣還喀爾喀部。札薩。

克圖汗使臣達爾漢囊蘇喇嘛等使臣於三月庚午來朝進獻駝馬綵緞等物以車駕親征至是始遣

太宗諭之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上天垂佑將蒙古諸部悉以昇朕今蒙古主察哈爾汗之子見在朕加意撫養爾喀爾喀部當念爾主既在我國卽應歸順以安其身反興兵構怨來侵我歸化城甚非爾分所當爲也朕欲平定區宇理應加兵於爾爾亦當以加兵是懼想爾以爲奔往征討所不到之處便可偷安旦夕但爾所能至我師豈有不能至者乎昔金遼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元三國之主西伐額訥特珂克東抵朝鮮北及黑龍江南至於海朕今日正與相等爾知罪而來則已否則必不爾宥又

諭曰我國行事悉循大義雖興師征討從不加戮使臣頃所言者爾主之咎於爾何尤

命賜之食囊蘇喇嘛不勝欣幸更無一語回奏良久曰仰承

聖諭當往導吾主愚蒙爾八月癸丑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分道征明冬十月丁酉貝勒岳託等奏報右翼軍入牆子嶺喀喇沁

部萬丹索諾木擊敗明兵一隊獲馬十三前鋒將領錫特庫勞薩等追擊潰兵獲馬八十大小礮位二十五擒哨卒問之知牆子嶺堅不易拔惟嶺東西兩旁高處可以越入於是分我軍爲四路令護軍將領圖賴率右翼每牛彖護軍一名及喀喇沁部下每旗蒙古甲喇章京一員從嶺之右側步越高峯恐圖賴兵少復令貝子芬古及葉臣兩旗護軍騎兵助之未至而圖賴兵已先入攻克十一臺令阿岱恩格圖兩旗郭爾羅斯部長固穆一旗俱離嶺五里自高山入而恩格圖兵先之譚泰圖賴兩旗護軍騎兵令距阿岱等於五里外高峯無邊牆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處齊入令巴特瑪率本旗兵會喀喇沁巴林敖漢柰曼烏喇特阿魯科爾沁諸部兵並漢軍孔有德耿仲明屬下兵俱從邊城東小門平坦處舉火礮豎雲梯攻之時明兵俱於邊界平坦處拒守巴林部阿玉什屬下索爾古先登諸軍遂相繼攻入又軍中獲海龍城邏卒一名訊係明守備遣來議貿易價值者縱之使歸且令傳諭海龍守備曰前聞爾邊城云有邏卒十八名爲我軍所殺又殺爾關上貿易良民此豈我軍識其人而殺之耶且長城邊內屬爾明國邊外乃我大清國之地因入我地而殺之耳前緣爾等貿易相好故進邊時不加擾害

直入昌平。今又避爾地。從牆子嶺入。豈以爾關險阻而不入耶。以此思之。相好如初。乃爾之幸。倘爾等稍懷變志。禍難免矣。戊戌。睿親王多爾袞等奏報左翼軍入青山關。九月二十八日。自董家口東二十里。青山關西二里許。步登山岡。由牆邊缺處。率兵前進。青山關嶺峻。牆堅。問之土人云。關內有明兵二百防守。聞我右翼軍至。已於二十五日往援。我軍乘其無備。毀牆而入。莫敢攖鋒。青山關董家口。青山營三處人民棄城逃走。執其人問之。云。青山關東二十里榆木嶺口。有步兵二百。與董家口兵。亦以我右翼軍至。同往救援。是以缺兵防守。又關內矣。己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一五 筠山房

問流賊消息。云在河南等處肆掠。今年大水。禾稼半收。我右翼軍於二十四五日進邊。山海關高太監已調入關內矣。己酉。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分三路繼進。丁亥。出懷遠門。至演武場。

閱視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兩旗兵。令試礮較射角。既畢。

賜宴。冬十月。丁酉。

命石廷柱馬光遠運礮位火器等具先行。己亥。太宗率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等。統大軍向山

海關進發。辛丑。次彰武臺口。甲辰。大軍至渾河。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札薩克圖郡王布達齊。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等。率十旗兵來會。喀喇沁部長古嚕思奇布。率四旗兵來會。各獻駝馬。量納之。丙午。駐軍哈喇烏蘇。己酉。車駕至托袞博倫。行獵。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碩託。各率本旗護軍。及喀喇沁兵。從前屯衛甯遠中間進發。豫親王多鐸。貝子博洛。各率本旗護軍。及土默特兵。從甯遠錦州中間進發。

太宗親統大軍。從義州一路進發。辛亥。次敖穆掄。十一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十五

筠山房

月。庚午。自中後所班師。大軍至錦州南之次日。

太宗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兵力寡。

命豫親王多鐸。率本部兵。往中後所助之。十一月。庚戌。

朔。多鐸軍將過中後所。會明總兵祖大壽。往援北京。以

兵來襲。多鐸軍後。土默特部右翼鄂木布楚琥爾。及甲

喇章京翁克等。率眾先退。前鋒將領哈甯阿等。不能敵。

且戰且退。貝子博洛迎擊。始卻。多鐸收軍不戰。夜至濟

爾哈朗營。濟爾哈朗聞之。怒。次日。同多鐸率兵至中後

所。大壽兵懼。不敢出。乃還營。庚午。自中後所班師。出明

邊。至六洲河。庚辰。至圖根河。遣外藩蒙古各歸部。漢軍

由平路行

太宗行獵至奇爾哈納可成

車駕自撫近門還宮十二月己丑朔

賜朝貢諸外藩宴時厄魯特部尹札胡圖克圖下額爾

格布什格隆宰桑等十七人土默特部武巴什巴彥蒙

庫等四十七人蘇尼特部騰機思下巴克察爾塔布囊

等十五人鄂爾多斯部濟農下武巴什等十二人烏珠

穆沁部多爾濟濟農下奇塔特塔布囊等三人均貢駝

馬朝見次日黑龍江薩哈連額駙巴爾達齊之弟瑚爾布爾屯費

揚古沃呀屯武第堪烏魯蘇屯莽古珠等五十有一人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十六

筠嶽山房

索倫部博木博果爾透特等九人呼什哈禮氏納木達

哩等十人巴雅喇氏滿第特喀下二人布克圖禮等五

人賴達庫等四人均以貢貂朝見

太宗御崇政殿賜宴

命七家以次宴之

賜綵緞銀兩衣服鞍馬等物有差

四年五月庚辰敘張家口開市功

太宗於三年六月內遣達雅齊塔布囊偉宰桑侍衛諾

木圖偉徵率喀喇沁部弼喇什拉什希布等往明宣府

北張家口與鎮守官議歲幣一如與喀喇沁貝勒之數

並開關互市至是敘其功

授達雅齊等世職加襲二次十二月癸卯蘇尼特部長

騰機思率族屬一百十四人右翼部長素賽率族屬六

十七人偕阿巴噶部長多爾濟由喀爾喀來歸先是正

月甲戌其部台吉超察海率十戶丁亥右翼台吉噶布

楚瑋古特卓特巴什達喇等率百二十戶夏四月台吉

莽古思率四十戶及同部之巴圖賴額思赫爾僧格等

先後內附至是騰機思等入朝俱

賜賚有差以巴林部從征喀爾喀私遣馬先歸罪議罰

戶口柰曼部阿嚕科爾沁部遣兵不及額各罰馬五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十七

筠嶽山房

五年正月以騰機思部下阿布圖自初朝貢至今往來

勤慎可加

賜名達爾漢與世襲二月丙戌遣多濟里等往征烏札

部夏四月乙亥征索倫部師還先是索倫部博木博果

爾等於二年閏四月及三年十月來朝貢貂皮等物尋

叛去四年十一月辛酉遣索海薩木什喀穆成額葉克

舒永順拜伊遜羅奇等率兵往討大破斬俘獲降之

六年正月壬辰錫特庫等自索倫部擒博木博果爾還

五年三月博木博果爾既敗亡是年七月丙午

命錫特庫濟什哈等率護軍與敖漢柰曼烏拉特阿嚕

科爾沁四子部落諸部兵往征令諸部兵先集札魯特部較射簡壯勇二百四十人隸之行凱旋

賜阿魯科爾沁部台吉阿玉什札魯特部台吉桑古爾

烏喇特部台吉布達齊四子部落將領博內敖漢部將

領色穆奈曼部將領札丹等蟒緞朝衣貂與狝狝孫狐

豹裘冠帶甲冑囊韃弓矢銀兩緞布等物有差三月乙

未蒙古博爾袞岱等來降初蒙古博爾袞岱哈喇爾岱

巴彥岱等逃入明國既而率男子四百二十一婦人

幼稚共五百口攜馬騾二百一十有一毀大同陽和邊

牆來降二月二十日至歸化城土默特章京古祿格遣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六 筠溪山房

納木什哩等送至

賜博爾袞岱三人鞍馬繡緞朝衣冠帶囊韃等物其餘

在歸化城者

賜銀一千兩又

賜納木什哩等銀兩有差乙巳分編錦州蒙古貝勒諾

木齊等歸降部眾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

等奉

命往代睿親王多爾袞等圍錦州每面分立營繞營俱

濬深壕壕邊修築堞口兩旗中間復濬長壕近城設邏

卒哨探時明援兵前隊已至松山杏山錦州城中蒙古

見我軍嚴整呼告邏卒等曰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

圍困豈可得耶邏卒應之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之

糧至五年後復何所食蒙古等聞之知我軍圍城志在

必得皆警恐於是城中蒙古貝勒諾木齊武巴什瑋津

清善山津古英塔布囊楚冒博博克泰昂阿岱蘇巴達

爾漢滿濟額森托濟布達習等遂謀來降有一人聞之

欲奔告祖大壽武巴什等幽殺之遣二人持降書縋城

下潛入我營其書曰我等知王貝勒等至早有歸順之

定倡率眾蒙古請降至二十七日黎明時可遣兵四面

來攻諾木齊守東門武巴什守南門若不信我等有上

天在有如天之 聖主在我等願為編氓納

職貢若蒙鑒納幸賜回書可舉信礮三聲為驗濟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五 筠溪山房

哈朗覽書又細訊之與諸王貝勒大臣等定議約於二

十七日兵必前進遂舉信礮為驗並遣啟心郎額爾克

圖持其降書馳奏是日祖大壽探知其事遂整兵以待

會日暮至外城門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率兵欲以計擒

之為武巴什等所覺即持兵器以迎外城蒙古等亦爭

執兵器既接戰聲聞關外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等相

繼至城下策應關內蒙古縋繩城下我軍陸續援繩而

上於城上吹角夾攻明兵明兵敗入城內我軍遂乘勝

入關城中蒙古男婦及諸器物盡送義州壬寅鄭親王

濟爾哈朗等遣護衛岱袞奏言臣等於三月二十四日

薄暮聞錦州關內蒙古兵與明兵接戰。兩白旗相去甚近。率兵先登。左右之兵繼之。俱至外城。諾木齊等盡率其官屬兵丁以降。都司守備把總等官八十六員。男婦幼穉共六千二百一十有一人。時喀喇沁部古魯思奇布具筵進獻。適捷音至。

太宗大悅。命八旗擊鼓召眾。於篤恭殿宣布捷音。翼日。諾木齊武巴什等將至。先

命多爾濟達爾漢諾顏揚善等。至廣城迎宴之。甲辰。親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各官。出懷遠門。迎至演武亭。

太宗率眾拜天。行禮畢。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壬

筠溪山房

升御座。諾木齊武巴什等率部眾朝見。令諾木齊武巴什等較射。又命大臣侍衛等較射。選力士角觝。

賜大宴。宴之。諾木齊等進獻雕鞍馬匹琥珀念珠金銀器皿蟒衣等物。俱卻之。乙巳。以諾木齊武巴什攜來蒙古人一千五百七十有三名。漢人一百三十有九名。婦女幼穉二千六百五十五口。編爲九牛象。每三丁一人。

披甲。諾木齊部下蒙古二百有四人。分隸正黃旗。武巴什部下蒙古七百有二人。分隸鑲藍旗。阿邦伊木圖艾

都爾瑚滿翰部下蒙古五百五十三人。分補各旗之缺者。令諾木齊武巴什秩視梅勒章京。阿桑喜滿翰額布

根海塞巴布岱額布格爾德璋津秩視甲喇章京。巴布岱之弟鄂爾洪安達哈山津多爾津伊木圖文都爾瑚阿邦等秩視牛象章京。並達爾瑪古什以下各

賜頂帶朝衣鞍馬弓矢甲冑綵緞布匹銀兩莊田牲畜等物有差。後

賜諾木齊武巴什部下撥什庫鍾化額森博波克托席柱等莊田奴僕朝衣冠帶鞍馬甲冑弓矢莊緞布匹銀

兩等物有差。五月丁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取明總督洪承疇兵於松山。又蒙古人名古什者。初與諾木齊武

巴什等。同謀歸附。未借出。及是明兵敗。越城來降。墜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壬

筠溪山房

肱。濟爾哈朗攜之歸。丁亥。索倫部蒙塞爾氏岱之子巴爾達齊。率其部下二百四人來降。己丑。索倫部人一千

四百七十一人歸附。俱迎宴之。辛亥。睿郡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合軍敗明援兵於松山。八月丁巳。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錦州。乙丑。大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九月。分兵圍錦州。松山城。科爾沁部卓哩克圖親王

烏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圍守高橋。車駕自松山還。松山之捷。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察哈爾部宰桑索諾木偉徵。與巴特瑪。四子部落都

爾拜。翁牛特部兵皆從。

七年二月己未克明塔山。札賚特部蒙哀長子色稜先登。毀其城。進攻松山。擒明總督洪承疇。

命議科爾沁土謝圖親王從征。退縮罪。先是

上詔巴達禮隨睿親王等由塔山協擊洪承疇軍。期暮至。巴達禮旦乃詣營。至是議削爵奪官屬。

詔免罰馬百匹。冬十月辛亥。征明甲戌至黃崖口。將入

長城。時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定議兩

路夾攻邊口。遂遣滿洲蒙古每旗護軍二十名。每牛象

騎兵二名。科爾沁敖漢柰曼烏喇特阿嚕科爾沁巴林

喀喇沁等部兵三百五十名。令蒙古管旗大臣瑪喇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署梅勒章京事。封喇率領從右山路而登。奪其邊口。追

擊山城。敵兵至山下。進克其城。左翼令梅勒章京和託

率護軍四十名。先往登城。署章京阿爾海棄梯不用。率

本旗數人於護軍未至前。先至城下。次第畢登。兩翼軍

既克長城。斬守備一員。城內兵俱潰走。十一月喀爾喀

部碩雷下巴特瑪率男婦幼穉。攜馬五十四匹來降。

八年二月丙寅。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副理事官各一

員。是日喀爾喀部達喇吳巴三察下。托克推達嚕噶率

男子九人。及其婦女幼穉三十四口。攜駝馬九十餘來

歸。六月癸酉。征明大軍還。大軍直入明境。至兗州府。殲

其親王一。郡王五。宗室等千人。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歸順者六城。敗明兵三十九所。俘獲無算。八月丁卯。

賜來朝外藩大宴。先是

太宗以征明克捷。於中元節祭告

太廟。

福陵並頒

敕宣示朝鮮。至是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卓哩

克圖親王烏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額駙奇塔特

畢爾塔。噶爾巴雅斯呼朗。及棟果爾。塞稜。郭爾羅斯部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桑噶爾等。率眾來朝。上表稱賀。大宴之。

賜巴達禮烏克善等銀兩有差。丁亥。

世祖章皇帝卽皇帝位。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頒詔大赦。

元年春正月。

世祖御殿受朝賀。見喀爾喀部使臣。跪拜參差。問侍臣

曰。此何國人。乃行禮若是。奏曰。此北方投誠喀爾喀使

臣也。歲貢駝馬。未嘗有缺。因尚未入版圖。是以不嫻禮

節。眾於是咸服。

上嚴明。四月乙丑。

賜攝政睿親王大將軍勅印。統軍征明。先是七年九月。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中後所前屯衛。山海關附近中前所人。皆棄城走。是年三月。明甯遠沙河所二城人。亦棄城走。山海關外地。盡為我有。隨下令整軍器。儲糧秣馬。俟大軍進討。壬申。大軍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使來乞師。時明季流賊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后俱自經。自成僭稱帝。庚午。攝政睿親王師次翁後。賊首李自成。遣人招吳三桂降。三桂不從。隨自永平返據山海關。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來致書。書云。三桂初擢以救負之身。荷遠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今我國以甯遠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五

筠溪山房

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甯遠而鎮山海。愚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犯關。以彼狗偷鳥合之眾。何能成事。奈京城人心不固。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詭思未泯。各省藩鎮。悉起義兵。三桂身受國恩。拒守邊境。欲與師問罪。以快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故特泣血求助。竊思我國與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遭此大變。貴朝應憫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賊于宮庭。示大義于中國。則我國之報稱。豈有盡耶。本應上疏于貴朝。皇帝但未悉體制。不敢輕瀆。

聖聰乞 王得書。即遣學士占巴來。哀往錦州。諭漢軍齋紅夷礮。向山海關進發。癸酉。睿親王師次錫喇塔拉。

報吳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履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于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為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之為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矣。己卯。大軍入山海關。赦漢部長班第。巴林部長色布騰。阿嚕科爾沁部長穆彰。土默特部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札嚕特部哲爾赫。四子部落多爾拜。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科爾沁諸部。皆從吳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五

筠溪山房

順治十年。喀爾喀土謝圖台吉本塔爾。以與其汗有隙。偕弟本巴什希。札木素。額琳沁。袞布。率戶千餘來歸。賜牧塔嚕渾河。封和碩達爾漢親王。統其眾。與內札薩克諸部並列。是為喀爾喀右翼。其稱左翼者。為貝勒袞。

布伊勒登亦自喀爾喀來歸受封在本塔爾後本塔爾者喀爾喀左翼諾諾和次子阿布和孫也哀布伊勒登則其部右翼阿什海達爾漢璉台吉次子圖捫達喇岱青孫札薩圖汗台吉皆達延車臣汗五世孫去元太祖二十世也

十三年

上以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巴林札嚕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四子部落烏喇特喀爾喀右翼鄂爾多斯諸札薩克歸誠久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賜敕曰爾等秉資忠直當

太祖

太宗開創之初誠心歸附職效屏藩

太祖

太宗嘉爾勳勞崇封爵號賞賚有加朝覲貢獻時令陛見飲食教誨為數甚多凡有懷欲吐俱得陳奏心意和諧如同父子朕荷

祖宗鴻庥統一寰宇恐於懿行有違成憲未洽恒用憂惕親政以來六年於茲未得與爾等一見雖因萬幾少暇而懷爾之忱時切朕念每思爾等效力有年功績卓

著雖在寤寐未之有數誠以爾等相見既疏恐有壅蔽不能上通故特遣官齎敕賜幣以諭朕意嗣後有所欲請隨時奏聞朕無不體恤而行朕方思致天下於太平爾等心懷忠盡毋忘

兩朝恩寵朕世世為天子爾等亦世世為王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不亦休乎先是科爾沁內附莽古斯以女歸

太宗文皇帝是為

孝端文皇后孫烏克善等復以女弟來歸是為

孝莊文皇后曾孫卓爾濟復以女歸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

世祖章皇帝是為

孝惠章皇后科爾沁以

列朝外戚荷國厚恩列內札薩克二十四部首有大

征伐必以兵從如

親征噶爾丹及勦策妄阿喇布坦羅卜藏丹津噶爾丹策凌達瓦齊諸役札薩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勞

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哩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視他部獨增非惟禮崇姻戚抑以其功冠焉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三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一

外蒙古喀爾喀亦元太祖裔以在漠北故謂之外蒙古大部四曰土謝圖汗部為喀爾喀後路曰車臣汗部為東路曰札薩克圖汗部為西路曰賽因諾顏部為中路分左右翼距京師各三數千里舊服屬於察哈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一

筠滌山房

天聰九年大軍平察哈爾車臣汗碩壘偕烏珠穆沁蘇尼特諸部長上書通好貢駝馬

崇德元年春以車臣汗部私與明市

諭責之曰明朕讎也前者察哈爾林丹汗貪明歲幣沮朕伐明且欲助之朕故移師往征天以察哈爾為非故以其國予朕今爾與明市馬是助明也爾當以察哈爾為戒冬碩壘遣偉徵喇嘛等來朝請與明絕市上嘉之

命察罕喇嘛往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此喀爾喀部通好之始自是土謝圖汗衰布札薩克圖汗素巴第賽因

諾顏部長圖蒙肯相繼至初喀爾喀無汗稱衰布祖阿

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迎經典歸眾服之稱汗至

衰布始號土謝圖與碩壘素巴第同時為三汗喀爾喀

有所謂紅教者與黃教爭圖蒙肯尊黃教為之護持達

賴喇嘛賢之授賽因諾顏號令所部奉之視三汗圖蒙

肯尋卒次子丹津喇嘛復受諾捫汗號於達賴喇嘛居

翁吉河霍岳爾克為喀爾喀八札薩克之一

二年車臣汗碩壘獻所產獸曰獺喜

三年札薩克圖汗素巴第謀掠歸化城

上親征之所部遁遣使謝罪並貢馬及獨峯駝無尾羊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二

筠滌山房

諭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上天垂佑蒙古察哈爾諸部皆以與朕爾等皆其所屬當即相率歸誠否則亦惟謹守爾界乃反與兵構怨謀肆侵掠豈以遠處西北即為征討不及之區耶今與爾約嗣後慎勿復入歸化城界重貽罪戾是年土謝圖汗衰布遣使貢駝貂皮雕翎及俄羅斯鳥鎗車臣汗貢馬及甲冑貂皮雕翎俄羅斯鳥鎗回部弓箠鞍轡阿爾瑪斯斧白鼠裘唐古特元狐皮詔歲貢白駝一白馬八謂之九白之貢以為常他物毋入獻賽因諾顏亦遣使通貢

順治三年車臣汗碩壘誘蘇尼特部長騰機思叛。豫親王多鐸率師追剿。至札濟布喇克。碩壘遣子本巴等。土謝圖汗袁布遣其屬喇瑚里等。合丹津喇嘛兵五萬餘。援騰機思。大軍敗之。棄駝馬而竄。有楚琥爾者。袁布族也。復私掠巴林部人畜。師旋。

詔責碩壘曰。蘇尼特本察哈爾屬部。向化來歸。爾誘之使叛。朕遣兵追剿。時猶誠勿加兵於爾。詎意爾反稱兵抗拒。以致上蒼降譴。立見敗衄。倘非朕飭令班師。大兵既壓爾境。何難長驅直入耶。今爾若知自悔。欲贖前愆。其速擒騰機思來獻。并詰責袁布丹津喇嘛。協擒騰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思歸所掠巴林人畜。札薩克圖汗素巴第聞

詔。欲代解罪。偕同族俄木布額爾德尼。上書乞好。

上因其書不稱名。辭近悖慢。切責之。

五年。騰機思乞降。車臣汗碩壘遣使獻駝百馬。入謝。

土謝圖汗袁布等。並上表引罪。

詔各遣子弟來朝。不從。

七年。札薩克圖汗部人俄木布額爾德尼等。詭稱行獵。

私入歸化城界。掠牧產。

遣官飭歸所掠。會其汗素巴第卒。子諾爾布嗣。稱畢錫。

喀勒圖汗。遣使入貢。

諭曰。朕本欲許爾等和好。故命察歸所掠。以贖前罪。今反以朕留爾。逃人為辭。是何心耶。朕統一四海。爾等彈丸小國。勿恃荒遠。勿聽奸辭。致隕爾緒。尋賽因諾顏部。長丹津喇嘛。遣子額爾德尼諾木齊。上書乞好。

詔偕土謝圖汗袁布。約誓定議。

八年。土謝圖汗袁布。不歸巴林人畜。僅獻駝十馬。百入謝。

嚴諭詰責。

九年。以車臣汗部。妄爭歲貢賞。

諭責勿貢。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四

筠溪山房

十年。

命侍郎畢哩克圖。往土謝圖汗部。察巴林被掠人畜。袁布等匿不盡給。會其屬喇瑚里子台吉本塔爾。攜眾來歸。封札薩克親王。駐牧張家口外塔魯渾河。因詭言巴林人畜。本塔爾攜往。應就彼取。并乞遣本塔爾等還。

諭曰。不遣子弟來朝。不進九白常貢。不盡償巴林人畜。冒此三罪。反請遣還來歸之人。是何理也。今即遵旨釋。

此三罪。朕亦弗使本塔爾等還。爾等其自擇之。秋。袁布遣使補貢九白。至張家口。

詔弗納。

十一年。札薩克圖汗部人額爾德尼諾木齊復表至。論曰。爾奏言喀爾喀左翼四旗。皆爾統攝。凡有敕諭。罔弗遵行。今卽如所請。可速飭爾部長遣子來朝。有不遵者。卽行奏聞。

十二年。夏。土謝圖汗衰布子察琿多爾濟。車臣汗碩壘子巴布。並繼其父稱汗。偕札薩克圖汗諾爾布。賽因諾顏部長丹津喇嘛。各齎表遣子弟來朝。

諭曰。爾等遵旨服罪。朕不咎既往。其應歸巴林人畜。缺數。悉從寬免。嗣後逃人來此。當卽遣還。冬。土謝圖汗等復遣使乞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五

筠溪山房

許之。賜盟於宗人府。是年。設喀爾喀八札薩克。仍分左右翼。

命察琿多爾濟。巴布丹津喇嘛。及察琿多爾濟同族墨爾根諾顏。各領左翼札薩克之一。諾爾布及同族俄木布額爾德尼。車臣濟農。昆都倫陀音。各領右翼札薩克之一。

命丹津喇嘛。歲貢九白。如三汗例。

十五年。

遣大臣齎服物。齎諸札薩克。

敕曰。朕觀爾等。審知天命。誠心誓好。凡一詔下。靡不敬

從。自茲以往。其益勵忠貞。仰膺寵眷。以慰朕懷。柔至意。果克恪慎。罔懈。以獲天眷。以承國恩。奕世永享太平之福矣。

十八年。

賜賽因諾顏部長丹津喇嘛。遵文順義號。給之印。

康熙元年。先是札薩克圖汗諾爾布卒。子旺舒克襲稱汗。同族札薩克俄木布額爾德尼卒。子額琳沁襲號羅卜藏台吉。至是額琳沁以私憾。襲殺旺舒克。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賽因諾顏部長丹津喇嘛。兵擊之。奔就厄魯特。其叔父衰布伊勒登。避難來歸。封札薩克貝勒。駐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六

筠溪山房

牧喜峯口外察罕和朔圖。

三年。

詔賽因諾顏。所部毋越界游牧。尋丹津喇嘛卒。子塔斯

希布襲。頃之。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襲。

賜信順額爾克岱青號。

九年。

命旺舒克弟成衰。襲札薩克圖汗號。先是旺舒克被戕。

兄綽墨爾根。因自立爲汗。以未請於朝。眾弗附。多歸

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至是

詔廢綽墨爾根。以成衰襲札薩克圖汗。輯其眾。

十六年厄魯特部鄂齊爾圖汗為同部台吉噶爾丹所襲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救之會鄂齊爾圖汗被戕因與噶爾丹構難遣台吉色稜達什引兵三百劫其貢使事聞

諭罷兵誓好

十八年噶爾丹自稱博碩克圖汗虐附近諸部土謝圖部札薩克畢瑪里吉哩諦偵知其謀侵喀爾喀遣使告上嘉賚之畢瑪里吉哩諦賽因諾顏圖蒙有弟九子也號巴圖爾額爾德尼諾顏

十九年札薩克圖汗成袞遣使貢喀爾喀舊俗汗最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七

筠溪山房

濟農次之諾顏又次之有多爾濟者為右翼札薩克之一以濟農號表貢尋成袞與之隙奪濟農號授其從昆弟薩瑪第俾代貢九白理藩院請卻其使

詔納之噶爾丹屬額爾德尼和碩齊私掠內札薩克烏喇特部界畢瑪里吉哩諦以所居哈嚕特山距烏喇特六日程慮還掠偵額爾德尼和碩齊竄處額濟內河以聞

詔設汛防禦

二十一年

遣大臣分賚諸札薩克冠服佩帶弓刀器幣內大臣費

揚古等往土謝圖汗部散秩大臣博洛特等往車臣汗部副都統班達爾什等往賽因諾顏部都統阿密達等往札薩克圖汗部各入朝謝札薩克圖汗部額琳沁之亂屬眾潰多依土謝圖汗成袞既襲汗遣告察琿多爾濟索逃眾匿弗予至是厄魯特台吉噶爾丹送額琳沁歸成袞以其舊列八札薩克令隨已入貢額琳沁懼前罪弗從反約俄羅斯來攻成袞覺之遣子沙喇率兵萬餘襲執額琳沁尋逸復奔厄魯特成袞盡收其戶畜復遣赴察琿多爾濟所索逃眾會達賴喇嘛遣阿爾布奈召察琿多爾濟與成袞盟卒弗聽成袞自是與察琿多爾濟交惡車臣汗以所屬巴爾呼人私掠烏珠穆沁部界議增汛兵防禦會貢使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八

筠溪山房

諭曰朕聞爾屬眾與界內蒙古互相竊奪彼此效尤恐乖生計朕已飭界內人毋許出境滋擾爾亦當約束所部守分安居違者即拘治之毋稍姑息尋又

詔車臣汗部毋越噶爾拜瀚海游牧大軍征俄羅斯絕弗與通市先是俄羅斯部人散居雅木薩尼布楚諸地車臣汗諾爾布屬巴爾呼與接壤時以牲畜及貂互市其黠者闖入黑龍江沿邊肆掠人因呼之為羅刹至是大軍往征

詔車臣汗諾爾布。飭所屬與絕市。諾爾布巴布子也。

二十二年

詔車臣部。賽因諾顏部。毋越噶爾拜瀚海舊界游牧。先是都統畢哩克圖奉

命。勘喀爾喀。與內札薩克游牧。以噶爾拜瀚海為界。久

之多。越界互竊。議置哨。至是善巴以蒙古舊俗。逐水艸居。疏乞免。

詔識舊界毋越。

二十三年

命內大臣阿齊圖格隆。偕達賴喇嘛。赴札薩克圖土謝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九

筠溪山房

圖。二汗諭和。會達賴喇嘛所遣參巴陳布呼圖克圖至

歸化城。病卒。

召阿齊圖格隆還。

二十五年

詔理藩院尙書阿喇尼。齋

敕。與達刺喇嘛使噶爾旦西勒圖會。未至。成哀卒。

詔其子沙喇襲札薩克圖汗。隨阿喇尼赴庫倫。伯勒齊

爾。與察琿多爾濟盟。察琿多爾濟不親至。使弟哲卜尊

丹巴呼圖克圖往受盟。令盡遣所收逃眾。諭沙喇亦如

之。既察琿多爾濟。僅歸其半於沙喇。復交惡。是盟也。察

琿多爾濟長子噶爾旦多爾濟。弟西第什哩威與。並授

札薩克。札薩克圖汗部人。朋素克喇布坦。嗣薩瑪第。稱

額爾德尼濟農。遣使貢。

詔歸導其汗睦鄰修好。

賜珊瑚朝珠。

二十六年。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偕車臣汗諾爾布疏

請給印。且上

尊號。

諭卻之曰。爾等恪恭敬順。具見悃忱。但宜仰體朕一視

同仁。無分中外。至意自今以後。親睦雍和。毋相侵擾。永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

筠溪山房

享安樂。庶慰朕懷。勝于受尊號也。亦不允給印。尋察琿

多爾濟長子札薩克噶爾旦多爾濟。率宰桑額爾德尼

額爾克等來貢。會大閱。扈

駕往觀。命之射。秋。土謝圖汗與噶爾丹構兵。先是庫倫

伯勒齊爾之盟。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與達賴喇嘛使

噶爾旦西勒圖抗禮。噶爾丹聞之。怒其不尊。達賴喇嘛

也。又怨察琿多爾濟。嘗助鄂齊爾圖汗攻已。且以女妻

其孫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貽書詰責。揚言率眾來攻。

察琿多爾濟奏請往擊。

詔守前約。勿復興兵端。有噶爾丹戚屬。曰阿喇布坦。沙

喇女兄之夫也。噶爾丹因誘沙喇攻察琿多爾濟。為會于固爾班赫格爾。台吉德克德赫卓特巴從。察琿多爾濟惡沙喇迎附。噶爾丹追擊之。殺沙喇及德克德赫卓特巴遁事。

聞。

命傳諭達賴喇嘛。召還噶爾丹。而先遣學士拜哩等。諭察琿多爾濟罷兵。比至。察琿多爾濟已執殺沙喇等。復偕其婿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追斬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札卜。進屯喀喇額爾奇克。察罕額爾奇克地。與噶爾丹相拒。噶爾丹尋遷沙喇妻布尼特達喇子巴朗恭格。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一 筠溪山房

居阿爾台山陽。

二十七年春。內大臣索額圖等。率兵赴色楞額河。與俄羅斯議界。道出喀爾喀。

詔所部安堵毋恐。尋噶爾丹引眾三萬。由杭愛山入掠察琿多爾濟。暨子噶爾旦多爾濟。禦之于特穆爾不克。走翁吉噶爾丹。偵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居額爾德尼昭。遂分兵越圖拉河。東趨克嚕倫。掠車臣汗牧地。別遣將丹津鄂木布。由喀喇卓爾渾。攻額爾德尼昭。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攜察琿多爾濟孥。避居額古穆爾。聞車臣汗牧被掠。因南走蘇尼特部界。馳告急。

詔發阿巴哈納爾部兵。沿瀚海防禦之。秋。噶爾丹自克嚕倫還。掠圖拉。察琿多爾濟悉眾。由尼列圖。至鄂羅會諾爾。慶戰三日。眾潰。遂自察袞庫勒。踰瀚海。會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籲請內附。噶爾丹上書。訴其棄好興兵。妄殺無辜。請勿納。

上弗許。

命入居蘇尼特界內鄂珠圖。于是察琿多爾濟悉族來歸。弟西第什里。

賜牧蘇尼特界內阿嚕額埒蘇台。從弟巴朗岱青諾顏。洪果爾牧蘇尼特界內烏納齊。族子禮塔爾附牧右翼。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二 筠溪山房

親王諾內部。族弟固嚕什喜。牧四子部落界外洪果爾。發歸化城倉粟賑之。尋

命與噶爾丹會盟議和。噶爾丹既遷沙喇妻子。沙喇弟策旺札布。隨母札爾穆。轉徙年餘。遂相失。至是策旺札布。偕同族色稜阿海等相繼至。

詔附牧烏喇特諸部。是時車臣汗部。賽因諾顏部。並避噶爾丹難。率屬來歸。初。車臣汗諾爾布卒。伊勒登阿喇布坦嗣稱汗。駐牧克嚕倫河北巴顏烏蘭。伊勒登阿喇布坦卒。子烏默客襲。

上遣侍衛阿南達往贖。會噶爾丹敗察琿多爾濟。偵烏

默客幼弱。由圖拉。踰克嚕倫。謀掠巴顏烏蘭。所部聞之。懼欲遁。烏默客叔父納木札勒。倡議內附。眾始定。因白烏默客母。率眾來歸。阿南達以聞。

詔附牧烏珠穆沁界外阿爾圖烏珠穆沁及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舊為車臣汗屬部。後相繼南徙。隸內札薩克。獨阿巴哈納爾諸台吉。有留故土者。曰根敦額爾克阿海烏巴什。伊克岱青額爾克烏巴什。凡千餘戶。仍隸車臣汗。至是隨烏默客至。并所部十餘萬戶。均於界外。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三 筠叢山房

賜牧安置。有車布登者。亦烏默客叔父。號額爾克台吉。駐牧克嚕倫河之南。烏純地。隨烏默客來歸。以烏純地邊近。遣歸牧。

命烏默客襲汗號如故。烏默客幼。

詔納木札勒。駐牧烏珠穆沁界外布哈和賴。距烏默客居一日程。兼領其眾。代掌旗務。賽因諾顏部長善巴。嘗以兵助察璪。多爾濟。噶爾丹。于鄂羅會。諾爾不敵。兵潰。攜孥來歸。

賜牧烏喇特部界外。其再從弟丹津額爾德尼。仍駐牧哈嚕特山。丹津額爾德尼。畢瑪里吉哩諦之孫也。其偕

至之。伊勒登楚琥爾烏巴什。居烏蘭布拉克。諾木齊岱青。居都什。喀喇庫蘭。居奧吉碩。木札勒。墨爾根。居茂金口。阿玉什。額爾克阿海。居蘇巴爾罕。阿喇布坦。岱青阿海。居楚布魯。洪郭爾。烏巴什。居喀喇和碩。皆附牧烏喇特界。有札薩克圖汗部人。索諾木。伊斯札布者。額爾德尼。濟農。朋素克。喇布坦。從弟也。率屬由和碩託輝來歸。

命居歸化城。理藩院奏降眾日多。請授納木札勒等為札薩克轄之。報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四 筠叢山房

命科爾沁親王沙津等。往示內地法度。

諭曰。朕因爾等為厄魯特所掠。憐而納之。今觀爾等並無法制。約束部曲。恐劫奪不已。離析愈多。爰命增置札薩克。分掌旗隊。禁止盜賊。各謀生業。爾等果能遵而行。之。寇盜不興。禍亂不作。庶副朕撫育歸降。愛養羣生之至意。是年為噶爾丹故。

上幸塞外。駐蹕紅川。車臣汗部人。洪俄爾岱青。率眾來歸。先是。洪俄爾岱青。世為璪台吉。駐牧克嚕倫河之南。穆壘和碩。瑪塔特諸界。以時入貢。最恭順。噶爾丹掠所部。誘達賴。宰桑。授之檄。令還誘其主。洪俄爾岱青。弗從。

遣使乞內附。

召覲行帳。

諭曰爾喀爾喀與厄魯特世世通貢朕一體優禮從無偏私今聞互相結怨亟遣使諭令和睦使臣未至而喀爾喀敗遁悉至汎界朕以亂尙未定故留之未遣朕昔遣兵討羅刹時爾母達賴達喇納豫備糗糧牛羊資送大軍今爾又率屬歸誠朕甚嘉之特賜爾御用朝珠一以示優獎尋

命附牧札賚特界外瑯圖塔什海授札薩克

二十八年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疏乞免與噶爾丹會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五 筠溪山房

盟

諭廷臣曰朕統御天下窮者救絕者繼離散者使之完聚交惡者使之和協恒欲中外生靈羣底安樂察琿多爾濟與噶爾丹交惡朕屢遣使諭止不肖罷兵以致屬眾潰散窮困來歸朕因其昔日職貢維謹憐而納之留置邊境頒給米粟但念兵端未息生民何日可安是以敕令議和今伊旣以會盟爲難朕亦不强其諭使知朕意

詔授察琿多爾濟族弟固嚕什喜濟農號

諭曰墨爾根諾顏固嚕什喜係喀爾喀舊札薩克職貢

有年今因所部潰亂卽率眾內附洵不愧墨爾根號朕甚嘉悅著進號濟農居三汗之次尋以固嚕什喜與諾顏呼圖克圖爭產互訐

遣官諭解

諭諸部輯所屬潰散者土謝圖汗族岱青諾顏洪果爾至

命巴朗兼領其眾洪果爾巴朗族弟父額爾克岱青順治初嘗借兄巴朗父喇嘛塔爾貢方物蒙

頒賚會蘇尼特部人騰機思叛逃哀布碩壘皆遣兵迎獨喇嘛塔爾與額爾克岱青不可且遣送前使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六 筠溪山房

世祖嘉悅

諭曰爾等自通好以來悃忱甚摯今復不肖舉兵助逆惠順如此朕豈有不報之理耶嗣是朝貢不絕

賜賚便蕃偵同族偉徵諾顏阿玉什被噶爾丹掠岱青諾顏洪果爾因避居楚克地巴朗亦徙牧色楞額河近

俄羅斯至是聞巴朗內附攜屬七百餘戶來歸同族台吉諾木齊岱青子齊巴克額爾克鄂齊爾子達什敦多

卜等相繼至

命察琿多爾濟轄之車臣汗部台吉額爾克綽克圖暨包爾呼巴特瑪達嚕噶索諾木達嚕噶等攜屬踵至

命烏默客轄之。尋授烏默客叔父車布登札薩克時大軍征噶爾丹。車布登捐助弁兵乏馬者。有阿南達者。車臣汗碩壘第十子。烏默客會叔祖也。駐牧克噶倫河之北。索和尼。至是率子貢楚克。暨台吉札布伊勒登等來歸。

詔阿南達所攜尸屬。分牧錫喇什寶台。及烏珠穆沁界內之都什多羅特。浩齊特界內之固都哩呼。而令阿南達留牧阿魯科爾沁界內之呼魯蘇台。往來防護。會其屬泰賴等。糾眾肆劫。命嚴懲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七

筲嶽山房

授賽因諾顏部長善巴札薩克。

詔隸內札薩克之喀爾喀右翼親王諾內。往示內地法度。并

遣官發殺虎口倉粟贖其眾。札薩克圖汗部人根敦者。世居和託輝特。其地為喀爾喀極邊。西近厄魯特。北近俄羅斯。俗喜鬪。烏梁海復錯處其間。捕貂射獵。依木而居。納賦和託輝特。有事則籍之為兵。故和託輝特。雖隸札薩克圖汗。實自為一部。二十五年。尙書阿喇尼奉命赴庫倫。伯勒齊爾。泣喀爾喀盟。時根敦從兄子額琳沁。戕其汗旺舒克。西奔厄魯特。久無主。阿喇尼承

制授根敦札薩克。使領其眾。二十七年。噶爾丹侵所部。徙屬避色楞額河。自引兵。擊走噶爾丹。將濟喇克偉徵。哈什哈等。所部齊巴克塔爾。及諾木齊札朗阿伊爾札海等。附噶爾丹。逸走。根敦追執之。收其尸畜。乘勝由杭愛山趨阿爾台。斬噶爾丹將察罕台吉及烏爾袞而還。十二月。善巴等請赴甯夏互市。

許之。是年秋。土謝圖汗部減收。遣內大臣伯費揚古往賑。

諭廷臣曰。朕聞土謝圖汗屬眾。有乏食致斃者。深為軫念。費揚古採買牲畜。尙需時日。著速發張家口倉粟。運往散給。計支一月。牲畜繼之。則眾命可活矣。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六

筲嶽山房

二十九春。詔察土謝圖汗所屬貧戶。遣就食張家口。故札薩克圖汗沙喇子巴朗等。由阿爾台逃歸。遇故台吉卓特巴。借

內附。聞同族岳蘇圖阿海游牧烏蘭。往依之。三月。土謝圖汗族人。昆都倫博碩克圖。袞布。為噶爾丹所掠。集眾來歸。

命同族札薩克噶爾旦。多爾濟。選兵。偕車臣汗部兵。隨尙書阿喇尼。侍郎溫達。赴圖拉河。援之。謀袞布居額爾古納河。遣郎中馬迪。往迎。渡克魯倫河而南。時噶爾丹

居阿爾坦額默爾在克魯倫河北由烏爾順喀爾喀二河來追袁布敗走大軍迎擊噶爾丹遁

諭成袁移牧內汛賽因諾顏部人托多額爾德尼素勇悍噶爾丹之自杭愛山轉掠克魯倫所部多潰走托多額爾德尼獨拒戰殺傷略相當賊眾稍衰有兩人共一騎及削木為仗者至是偵噶爾丹居巴顏烏蘭偕同族素泰伊勒登以兵三千赴圖拉遏噶爾丹歸路五月巴朗率所屬來朝乞襲汗號

上憫其父無辜被殺欲俟會閱以雪其冤而後命之襲未許也授卓巴特札薩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十九 筠綠山房

賜居歸化城同族台吉喇布坦納木札勒鄂齊爾冰圖岱青等相繼降

命轄之發粟賑所屬貧戶十月托多額爾德尼自軍營入

覲優賚之士謝圖汗部人敖巴私縱屬千餘劫驛騎

上憫其無知不忍治檄察哈爾兵制之車臣汗部人洪

俄爾岱青及達賴宰桑為噶爾丹所掠不獲歸洪俄爾岱青兄子罕篤代領其眾肆劫內地

命尙書阿喇尼遣罕篤攜眾入科爾沁界附親王沙津游牧罕篤至仍肆劫遣出界其兄車布登乞留牧

諭飭屬毋為盜札薩克圖汗部札薩克博貝來朝先是博貝奉貢至奏喀爾喀習尙偷惰必敗亡彼時臣必來歸至是

上憶前奏嘉其先見賜賚甚厚

三十年正月

上以噶爾丹服罪立誓上書請降慮其狡詐

命賽音諾顏部札薩克善巴隨侍郎瓦岱赴圖拉河偵禦路由克魯倫土謝圖汗從弟錫布推哈坦巴圖魯率諸弟迎瓦岱降初噶爾丹由杭愛山肆掠錫布推哈坦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二十 筠綠山房

巴圖魯逆擊之有和託輝特二台吉誓相戮力既而背盟怒而拘之會噶爾丹誘降又執其使避走克魯倫河至是來歸

上嘉之

諭曰爾於察琿多爾濟為兄弟行職貢有年當噶爾丹

誘爾時獨知大義雖敗不降今隨大軍慕化歸誠朕甚

嘉悅特封爾為札薩克輔國公爾其勛之仍歸巴顏烏蘭游牧尋徙圖拉河

上以其地為噶爾丹往來所必經嚴敕防禦

上以察琿多爾濟來歸後喀爾喀全部內附封爵官制

宜更定。且降眾數十萬。錯處。應示法制。俾遵守。將幸多倫諾爾。行會閱禮。

詔三汗及賽因諾顏諸部長。隨四十九旗札薩克。先集以俟。尚書馬齊奉

命往議禮。定賞格九等。坐次七行。以察理多爾濟爲之首。夏四月。

駕至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台吉等三十五人。以次朝見。諭曰。爾等以兄弟之親。自相侵奪。啟釁召侮。致全部潰散。其時若令四十九旗札薩克。將爾人眾收取。爾部早已散亡。朕好生之心。出於天性。不忍視爾滅亡。置附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內。給與贍養。自古以來。未有如朕拯救愛養如此者也。用是親臨教誨。普加賞賚。會同之時。見爾等傾心感戴。特沛恩施。俾與四十九旗同列。以示一體撫育。罔分中外。爾等其知朕意。

命改諸部濟農諾顏舊號。封王公貝勒台吉等爵。各授札薩克。編佐領。封土謝圖汗部人固魯什喜。爲多羅郡王。噶爾且多爾濟。以貢至京。扈

駕會閱。封多羅郡王。仍兼札薩克。賚銀幣牲畜。并

命發獨石口倉粟。賑所屬貧戶。授車木楚克納木札勒

札薩克一等台吉。封西第什哩多羅貝勒。仍兼札薩克。班珠爾多爾濟。父班第達額爾德尼納木札勒。以來歸授札薩克。

詔授一等台吉。襲父遺職。封車臣汗部濟農納木札勒。爲多羅郡王。

諭曰。爾於車臣汗爲叔父行。當噶爾丹肆掠時。爾能倡議率眾來歸。保全爾部人民。復籲請視四十九旗例。編立佐領。向化抒誠。朕甚嘉之。特封多羅郡王。仍兼札薩克。其勉承恩。勗哉毋斁。尋授盟長。

上追念洪俄爾岱青。內附意誠。封罕篤鎮國公。襲稱札薩克。封札薩克圖汗弟策旺札布。札薩克和碩親王。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朗與弟恭格。已相繼卒。格色克以幼不能赴會。策旺札布自與母相失。困靡依。至是長史瑪尼圖以小車載之入覲。

諭曰。札薩克圖汗沙喇存日。抒誠奉貢。備著勤勞。其子巴朗若在。卽應襲封。但今已身故。策旺札布係沙喇弟。年雖幼。眾皆稱賢。著加恩封和碩親王。代領部眾。封博貝固山貝子。仍兼札薩克。初博貝弟班第。爲厄魯特所掠。有達賴巴圖爾者。青海和碩特族也。遣歸喀爾喀。留其孥百餘育之。至是班第具疏自陳。

上因喇嘛商南多爾濟奉使青海。

命攜歸使完聚。

諭德克德赫子旺舒克曰。旺舒克之先累世納貢。因兩汗交惡。其父德克德赫無辜被戕。以致屬眾潰散。窮困無依。朕甚憫之。已命察還所屬。俾復舊業。著加恩封札薩克輔國公。朋素克喇布坦。札薩克多羅郡王。時多爾濟子索諾木。伊斯札布。乞襲車臣濟農。朋素克喇布坦。訴世為額爾德尼濟農。奉貢有年。不應居索諾木。伊斯勒札布後。且出前所。

賜朝珠為信。乃得封。授索諾木。伊斯勒札布。札薩克一

皇朝清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等台吉。有格甯者。號伊勒登和碩齊。其弟也。避噶爾丹。徙居青海。至是率百餘戶來歸。乞與其兄同居。

詔令完聚。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善巴。封多羅郡王。仍兼札薩克。同族盡隸之。餘授貝勒。台吉。各有差。部各設札薩克。編佐領。自是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之名始定。惟額爾克阿海。敖巴。以私劫驛騎罪。不封。先是以察琿多爾濟。擅殺沙喇等。

詔所司追議罪。

駕未至。遣內大臣索額圖。

諭察琿多爾濟據實陳情。至是以所具疏不引罪。反誘

咎沙喇。及德克德赫。議削汗號。

上念其率眾歸誠。

命宥之。仍留土謝圖汗號。

召覲行幄。

溫旨慰諭。并

詢知有七子。各加封授。察琿多爾濟奏。臣等以垂斃之軀賴

聖主鴻恩。得更生。願長此安居樂業。共享太平。翼日

召所部三十五人侍宴。策旺札布以次應列。車臣汗烏

默客後。

皇朝清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特命先之。

賜冠服朝珠。其餘

賜酒。偏飲之。

諭舒懷。共語。勿過謹。大閱。請札薩克。扈

駕從觀。以

御用帳幕。

賜察琿多爾濟。是役也。察琿多爾濟。感

上隆恩。恨來歸晚。及

旋蹕。伏地涕零。依戀不已。

諭曰。朕欲攜爾至京師。路遙天暑。恐生長邊外之人。不

習內地水土。俟他年朕臨幸邊塞時。卽召爾等相見。多倫諾爾之會。札薩克圖汗部人卓特巴弗至。有遵義札薩克朋素克者。時以疾卒。卓特巴掠其牧。朋素克從父額爾德尼哀布懇諸朝。

詔奪札薩克職。九月。卓特巴服罪來朝。

詔封多羅貝勒。仍授札薩克。十月。格色克隨母布尼達喇。赴訴京師。

諭曰。舊札薩克圖汗沙喇之子格色克。被噶爾丹所虐。逃難來歸。雖未會多倫諾爾。念伊先世通貢有年。伊父無辜被殺。其子又僅留格色克一人。朕甚憫之。著加恩。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封輔國公附策旺札布旗。札薩克車布登來朝。

優資之。先是車布登屬車稜楚琥爾等。避噶爾丹。往俄羅斯。至是攜千餘戶來歸。

命仍轄之。尋車布登叔父伊勒登台吉。與札木巴喇藏布呼圖克圖交惡。爲所執。土謝圖汗部郡王固魯什喜勸釋之。不聽。伊勒登台吉及子丹津旺布。皆被殺。車布登訴諸朝。

遣官往鞠。札木巴喇藏布呼圖克圖懼罪。遁附噶爾丹。救擒獻抵罪。理藩院議。土謝圖汗。車臣汗。旣留故號。請令仍貢丸白。

上憫其新附。牧產未裕。

詔寬其期三年。尋疏請給地耕作。以贍生計。許之。

詔罕篤牧喀爾喀河。策旺札布牧歸化城北。以岳蘇圖阿海理旗務。

命善巴選兵隨侍郎瓦岱。赴圖拉河。偵禦噶爾丹。札薩克丹津額爾德尼。以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囉理。居阿拉善。與已牧毗連。多被竊。遣使訴於朝。

遣官詰責和囉理。令徙牧界內。和囉理懼遁。

詔卽收其人畜。畀丹津額爾德尼復。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三

三

筠溪山房

諭偕郡王善巴輔國公託多額爾德尼。備禦和囉理。尋以和囉理乞降罷兵。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四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二

三十一年土謝圖汗部郡王西第什哩札薩克圖汗部親王策旺札布來朝宴之

優賚遣歸初策旺札布有姑曰額爾克布第素克為噶爾丹所掠尋釋歸台吉羅卜藏貧不給適諾爾布妾烏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一 筠溪山房

特罕默齊克自厄魯特逃歸與遇因偕赴歸化城乞賑會喇嘛商南多爾濟奉使青海攜策旺札布母札爾穆

至詔悉歸策旺札布令完聚養因諾顏部長郡王善巴再從弟策凌及其弟恭格喇布坦來歸

詔賜居京師教養內廷命編所屬佐領附察哈爾鑲黃旗駐牧授策凌三等輕

車都尉策凌者賽因諾顏部長圖蒙冒曾孫祖丹津號班珠爾父納木札勒號約蘇圖偉徵阿海至是丹津妻

格禁勒哈屯自塔密爾攜至京

上念其幼為圖蒙冒嫡嗣故施

恩尤渥善巴從子阿哩雅攜眾來歸阿哩雅曾祖錫納喇克特居克噶倫領所部札薩克祖齊巴克塔爾以

附噶爾丹故為和託輝特貝勒根敦所執父布尼早死幼為其從祖薩木濟特所虐薩木濟特已嗣札薩克不願隸之

詔授阿哩雅一等台吉兼札薩克并命其舊屬阿爾薩蘭衛宰桑協理旗務先是阿爾薩蘭

衛宰桑偵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歸邀擊之擒台吉丹津哈什哈阿玉奇等至是以獻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二 筠溪山房

諭獎之札薩克圖汗部人納瑪琳藏布來歸納瑪琳藏布祖羅卜藏台吉額琳沁以戕札薩克圖汗旺舒克奔

厄魯特嗣與噶爾丹隙避居西藏依達賴喇嘛至是由西甯入覲

上以其舊為札薩克封輔國公駐牧歸化城

詔發粟賜諸部所屬貧戶有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者奉命諭噶爾丹至則叛隨噶爾丹掠烏珠穆沁克什克騰

諸部界烏蘭布通之敗潛遣黨人入邊伺釁札薩克圖

部人袞占縛以獻。

詔獎之。袞占郡王朋素克喇布坦從父也。是年秋。

上幸塞外。駐蹕舒琿爾杲爾。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迎

覲。

行幄冬。遣第七子齊旺多爾濟來朝。均

優賚之。蓋白察琿多爾濟悉族歸附蒙

恩。給內地。噶爾丹以不得逞私忿。屢請逐還故土。

上惡其狡。因決策

親征。車臣汗烏默客乞由阿爾圖徙牧伯依爾。

許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三十二年。敖巴病歿。禮塔爾入覲謝罪。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

賜幣。禮塔爾旋卒。子旺舒克襲。土謝圖汗部人車稜札

布集屬六百。自俄羅斯來歸。聞錫布推哈坦巴圖魯。駐

牧巴顏烏蘭。乞往附。

允之。尋授一等台吉。仍兼札薩克。根敦遣達爾漢諾顏

獻阿爾台之捷。先是

上以眾喀爾喀內附。獨根敦與其族錫布推哈坦巴圖

魯。為噶爾丹所阻。不得歸。根敦復轉戰數載。表貢久不

至。

詔遣人間道往

諭內徙。至是根敦使至。奏由色楞額河南徙杭愛山。

上嘉悅。

厚賚其使。

三十三年。車臣汗部貝勒車布登子旺札勒襲札薩克

多羅貝勒。時所屬巴爾呼人散居興安嶺後。霍勒烏勒

輝。糾眾肆劫。旺札勒幼。毋博第蘇克遣台吉川珠爾齊

旺多爾濟往緝之。不克。具以聞。

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就近招撫之。巴爾呼凡數種。有

稱齊巴齊努特者。其屬塔布囊等。避噶爾丹。攜六百戶。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四 筠溪山房

奔附札薩克阿哩雅所。而留五百戶。棲呼倫貝爾之烏

稜地。無所依。

諭旺札勒白其母。收之還。四月。以錫布推哈坦巴圖魯

既內徙。根敦弗至。

遣官赴圖拉河。約錫布推哈坦巴圖魯往召之。九月。根

敦遵

諭至。

詔封多羅貝勒。仍兼札薩克。

三十四年。

詔遣官往車臣汗部購駝馬。額爾克阿海子錫喇布以

罕篤誘奪所屬瑚爾拉特等眾。訴于朝。

遣官往鞠罕篤詭言車臣汗碩壘嘗以瑚爾拉特人界其祖噶爾瑪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猶識之。詢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則云界額爾克阿海。不聞界噶爾瑪。同族郡王納木札勒等皆右錫喇布。事乃白。錫喇布以與罕篤訟。仍隸其旗。懼虐。請改隸納木札勒旗。罕篤怨之。益遣人誘奪其屬。會噶爾丹掠巴顏烏蘭。郎中音札納奉

命往諭。徙牧界內。布哈和賴罕篤不從。又以誘奪錫喇布屬。懼討。執音札納以叛。脇台吉札木巴拉等遁附俄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五 筠溪山房

羅斯。邀車布登與俱。車布登不可。泣告曰。我等毫無報效。

聖主念我先世職貢有年。恩授爵秩。今反謀他遁。負

聖主恩。辱先人業。將安之。罕篤卒弗聽。掠阿南達屬。維

內色稜呼森岱鄂齊爾等數十戶遁。車布登遣子圖巴

馳告郡王納木札勒。而自與貝子朋素克率兵追至呼

拉濟。大敗之。獲其孥。復遣人往招。以雪阻。弗及時。郎中

阿必達員外郎伯什喜偕納木札勒。由喀爾喀河。追降

賊眾。烏默客檄諸札薩克兵。朋素克阿南達由噶勒伯

哩會緝。札木巴拉等。謀擒罕篤。不克。攜眾返。告罕篤已

由博爾濟。遁俄俄河。追兵乃還。朋素克遣第三子根敦札布往求音札納。謀罕篤由博爾濟河。走俄羅斯。弗納攜五百餘眾。棲額克阿喇勒。勢甚憊。朋素克以噶爾丹方于巴顏烏蘭。作度冬計。罕篤必往奔。遣人赴克魯倫鄂爾札俄俄河諸界。分路偵緝。而自設汛牧地。督沿邊弁兵防守。罕篤既被迫急。綽內色稜子額騰格等。得攜眾歸。于是車布登阿南達攜屬。由瑛圖塔什海。往阿嚕科爾沁界內。烏蘭庫博爾游牧。八月。噶爾丹貽書納木札勒。陀音誘往會。拒之。隨錫布推哈坦巴圖魯。走陰山北。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六 筠溪山房

詔亟徙歸化城界所屬戀故土。勿冒徙噶爾丹。猝至。復被掠。未幾。俄羅斯擒獻罕篤。伏誅。

諭曰。當罕篤叛遁時。車布登感朕牧養恩。不惟不從之

同逃。且能率眾追擊。深明大義。不顧私情。朕甚嘉悅。著

卽以罕篤鎮國爵授之。仍兼札薩克。十月。納木札勒陀

音。自縛請罪。

詔宥之。尋徙色楞額河。固魯什喜偵噶爾丹謀復掠。移

牧蘇尼特之甌爾地。

詔侍衛阿南達率兵護之。車木楚克納木札勒阿玉什

並赴殺克洪果爾。偵噶爾丹。并備駝馬糗糒。資弁兵。車

稜札布由巴顏烏蘭移牧俄俄界是年敦多布多爾濟
來朝。

賜冠服銀幣敦多布多爾濟鳴爾且多爾濟長子襲多
羅郡王。

命根敦偵鳴爾丹。

詔所至給馬會巴顏烏蘭被掠根敦道阻居色楞額河
尋移牧齊斯希布。

三十五年四月。

上親征鳴爾丹諸部札薩克奏臣等被鳴爾丹掠全部
潰頽。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七

筠溪山房

聖主天威正其罪請從征效力。

諭曰朕爲中外萬國主凡小國危亡罔弗加之撫恤况
爾等朝貢有年猝被劫掠百姓流離失所朕以此故躬
統大軍除暴安良我朝用兵以來所向無敵此行朕必
成功爲爾等雪恥捷音指日可至無庸盡行於是諸部
從征者土謝圖汗部則多羅郡王車木楚克納木札勒
輔國公錫布推哈坦巴圖魯多羅貝勒西第什哩車臣
汗部則汗烏默客多羅郡王朋素克札薩克圖汗部則
多羅貝勒根敦輔國公索諾木伊斯札布輔國公袁占
札薩克烏爾占札薩克哈瑪爾岱青札薩克羅卜藏台

吉額琳沁賽因諾顏部則多羅郡王善巴袁布輔國公
旺舒克輔國公阿玉什札薩克阿哩雅台吉納木札勒
鎮國公烏巴達五月。

上躬率兵前行癸亥抵克魯倫河諸軍並會車木楚克
納木札勒選所部卒齊旺朋素克遣護衛穆札哈爾阿
玉什遣屬齊旺齊呼爾等爲大軍嚮導。

上策鳴爾丹必遁敕朋素克錫布推哈坦巴圖魯等各
引騎由巴爾岱哈山麓往誘之偵鳴爾丹遁復扈

駕追剿至拖諾山癸酉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捷音至大
破賊取于昭莫多鳴爾丹引數騎竄索諾木伊斯札布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八

筠溪山房

哈瑪爾岱青烏巴達阿哩雅等赴昆都倫額濟內河分
路追緝大軍凱旋察理多爾濟偕諸札薩克迎觀賀捷
優賚之諸部眾沿途慶獻日億萬計先是善巴遣屬札
勒等赴庫倫伯勒齊爾偵賊蹤比還報鳴爾丹黨博羅
特和卓潛入界善巴捕獲之奏鳴爾丹若久居巴顏烏
蘭必窺塞肆掠請勅大軍速剿。

上聽其言及大軍行。

諭所屬選兵千善巴增選千五百赴調以健馬給官兵
且獻羊助食昭莫多之捷降其眾五百五十九軍旋
諭曰善巴肫誠效力懋著勤勞著晉封和碩親王仍留

信順舊號以示優眷尋

命察所屬喇嘛之交通噶爾丹者收其書以獻朋素克格隆以諭降噶爾丹被留還遇阿哩雅軍與偕行至特勒爾濟謀厄魯特數百竄伏河畔煙起犬吠亟往捕盡俘之還台吉阿喇布坦者準噶爾戚屬也根敦適自額格穆爾布爾哈蘇台至奮擊其眾阿喇布坦竄謀降未決固嚕什喜遣屬阿玉什偕策旺札布長史瑪尼圖諭令速降八月費揚古奉

命山科圖至塔密爾移駐鄂羅會諾爾檄善巴遣兵沿邊偵禦有噶爾丹從子台吉丹濟拉不知我師再出謀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九

篤謙山房

掠善巴牧善巴謀報費揚古擊敗之費揚古遣車布登屬色爾濟等以兵六百由齊思希特克木齊克往迎根敦車布楚克阿玉什隨安郡王瑪爾琿護厄魯特降眾赴張家口外資給駝馬糗糧并赴圖拉河偵禦噶爾丹九月根敦至自博羅罕請追擒噶爾丹

獎賜冠服諸從征者進爵札薩克貝勒台吉有差以朋素克功多封多羅郡王

諭曰貝子朋素克此次從征噶爾丹始終奮勉勞績懋著朕甚嘉之著晉封多羅郡王仍留伊勒登濟農號賜牧烏蘭布拉克授盟長賚冠服器幣并

授穆札哈爾雲騎尉世職賜號達爾漢尋命徙屬赴達哩剛愛與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車琳札布同牧

諭烏默客還牧阿爾圖辭以馬瘠乞緩徙從之冬十月瑪爾琿還車木楚克納木札勒等偕員外郎舍稜仍留駐十一月丹濟拉遣其黨格壘沽英乞降善巴長史伊布根齋疏聞

詔侍郎滿丕往受之仍偕善巴協力防賊十二月車木楚克以私歸游牧被劾

上詢知舍稜實倡議有弗問昭莫多之役羅卜藏台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

篤謙山房

額琳沁卒于軍有子三皆留西藏至是

召來京長子鄂爾齊圖哈坦巴圖爾以疾廢停襲子二長納瑪琳藏布次札木揚是歲冬

上幸歸化城袁占札薩克圖部郡王色稜阿海阿哩雅暨阿爾薩蘭衛宰桑等來朝

命較射時車稜札布亦至先是上征噶爾丹車稜札布迎觀

行幄獻所擒厄魯特賊二請從征

諭曰爾等連歲播遷勞頓已極今達哩剛愛為我軍牧馬地可攜爾屬眾赴彼安居即為督理牧務不必隨征

車稜札布乃遣兄子多爾濟札勒等代往。至是來朝。上念其與飭屬執訊有功。並

諭獎之。尋扈

駕還京。宴資歸。

賜袞占牧杭愛山陰之額德爾濟老圖。齊旺班珠爾。移牧巴顏濟魯克。奏佐領十有三。今祇存三。以雪盛損牧畜。多乏食者。

賜粟賑之。齊旺班珠爾。固嚙札布長子。襲封札薩克。

賜烏默客移牧克嚙倫河北翁都爾多博。其地居巴顏

烏蘭東。以擒獻噶爾丹使卓哩克圖。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二

符溪山房

獎資金幣。復授墨濟噶爾雲騎尉世職。

賜號達爾漢。

三十六年春二月。出師討噶爾丹。善巴烏爾占請從軍。許之。車布登亦請從。

上知其乏馬。

諭歸牧。丁亥。

上視師甯夏。諸部扈從。朋素克喇布坦來朝。請

駕臨牧。

許之。尋授盟長。四月。還渡黃河。

詔留車木楚克納木札勒與阿玉什。由水驛扈

蹕。他札薩克皆登陸。過歸游牧。

命朋素克。偕員外郎常祿。赴噶爾達台河。收貝勒旺札勒舊屬。齊巴齊努特百餘戶。安置烏順河。以叛賊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竄伏黃河西岸。謀劫汎馬。

詔輔國公旺舒克。札薩克丹津額爾德尼等。設汎防緝。善巴疏言。素達尼父羅卜藏。號額爾德尼伊拉古克三。陀音。為丹津喇嘛第三子。舊掌所部札薩克。素達尼復

隨西路大軍。擊噶爾丹黨。因英必齊葉齊等於汗阿林。有功。請編所屬。別為一旗。令轄之。

詔允其請。授札薩克一等台吉。是年。以噶爾丹竄斃。朔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三

符溪山房

漠平。遣諸部並歸舊牧。根敦獻所降阿喇布坦人戶。

命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多羅郡王敦多布多爾濟。尚和

碩恪靖公主。授和碩額駙。旋晉和碩親王。會其祖察琿

多爾濟卒。

詔襲土謝圖汗。

四十年。

上幸塞外。

駐蹕喀喇烏蘇。車臣汗烏默客來朝。尋扈

駕幸索約勒濟山。進宴。賜衣幣。

命策旺札布。仍襲札薩克圖汗號。

賜牧產贍之。尋向縣主授多羅額駙。旋晉和碩額駙。

四十三年。札薩克圖汗部台吉墨德卓哩克圖亦以被

噶爾丹掠。族潰奔青海。至是乞還牧喀爾喀。

詔授一等台吉。

賜牧阿爾台額爾齊斯烏嚨古界。

四十四年。策旺札布迎覲喀喇河屯。

賜鞍馬銀幣。嗣是每時巡。輒入覲。

賜資便蕃。車臣汗部固山貝子丹津卒。其母蘇嘛達喇

奏。丹津子延楚布多爾濟幼。請以阿南達第四子齊巴

勒阿喇布坦襲。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三

筠溪山房

允之。

詔降襲鎮國公。尋卒。仍以延楚布多爾濟襲。根敦卒。所

屬人穆庫爾等請以嗣子博貝襲輔國公爵。

諭曰。貝勒根敦子松津僧格。曾經承襲輔國公爵。因伊

身故。令根敦嗣子博貝。以札薩克台吉。管理旗務。今屬

人。又請承錫公爵。朕念根敦從征噶爾丹。懋著勤勞。著

加恩。卽令博貝襲札薩克輔國公。

四十五年

詔三等輕車都尉策凌。尙和碩純愨公主。授和碩額駙。

尋

賜貝子品級。

詔攜屬歸牧塔密爾。其弟恭格喇布坦亦尙郡主。授固

山額駙。

四十六年。析達什敦多布屬。別爲一旗。令其弟車稜達

什轄之。授札薩克一等台吉。尋以協濟軍需功。

諭曰。大軍出征以來。札薩克台吉車稜達什。供應駝馬

羊隻。奮勉效力。甚屬可嘉。前者車臣汗烏默客之叔父

台吉三濟札布。曾以助辦軍需。優封公爵。車稜達什事

同一例。著加恩封輔國公。仍兼札薩克。是年

上由喀喇河屯。巡視蒙古諸部。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四

筠溪山房

駐蹕德爾濟庫木都和洛。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偕

公主迎請。

駕幸其第。

賜章服及幣。

四十八年。授納瑪琳藏布。札薩克一等台吉。

諭曰。和託輝特貝勒博貝。與厄魯特接壤。防守不可不

嚴。念伊力孤。必得族中兄弟助之。方克有濟。納瑪琳藏

布本和託輝特人。著授札薩克一等台吉。與博貝同居。

尋

賜牧塔斯郭勒克木克木齊克地。

四十九年。晉封衰布子額琳沁。多羅郡王。

諭曰。貝勒額琳沁。於喀爾喀部為尊行人。甚老成。昭莫多之捷。伊從征亦甚奮勉。伊父本系郡王。著加恩晉襲原爵。出缺時仍襲貝子。

五十年。土謝圖汗部台吉車稜巴勒。車臣汗部貝子布達札布。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袁占。來朝。

上追念察琿多爾濟來歸之誠。

詔封車稜巴勒。札薩克輔國公。析其從子札薩克台吉班珠爾。多爾濟。五佐領。隸之。

諭布達札布曰。貝子布達札布。于車臣汗部為尊行人。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五

筠溪山房

老艱履。猶抒誠入覲。朕甚念之。著加恩晉封多羅貝勒。諭衰占曰。爾自來歸以來。奮勉效力。屢著勤勞。行走甚屬敬慎。今業已年高。于爾部中為尊行。肫誠盡力。至老不衰。朕甚念之。著加恩封為輔國公。

五十一年。延楚布多爾濟。獻馬助軍會。

上由塞外行圍。隨其祖母蘇嘛達喇迎覲。

賜蘇嘛達喇。墨爾根哈屯號。

諭曰。爾一婦人。能教孫大義。協助軍需。朕甚嘉悅。俟軍需竣時。必于爾孫額外加恩。勉之。

五十二年。烏默客族叔父吹音珠爾。初授協理台吉。隸

貝子喇布坦旗。至是請編屬丁五百。自為一旗。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

五十四年。

上以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扇眾喀爾喀。

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軍赴推河偵禦。札薩克博貝

從。博貝因言準噶爾不靖。特烏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

即以兵取。札薩克台吉濟納彌達阿哩雅。及根敦羅卜

藏兵俱習戰。請與同往。

上聽其議。從之。

上念輔國公敏珠爾。居邊遠。勢稍弱。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十六

筠溪山房

詔給軍符。令有警。輒馳報。仍下廷臣議。駐防策。尋議令祁里德。會喀爾喀眾。札薩克于敏珠爾所居額德爾齊老圖。附近額克阿喇勒科布多。烏蘭固木。各擇適中地。有水草可耕者。移兵屯駐。以壯聲援。兼護敏珠爾游牧。詔如議。又議屯田鄂爾坤圖拉。裕軍食。

詔土謝圖汗旺札勒多爾濟。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附

近鄂爾坤圖拉之蘇呼圖喀喇烏蘇。明愛察罕格爾庫

爾奇呼。札布堪。河察罕。瘦爾布。拉罕口。烏蘭固木。及額

爾德尼。昭十餘處。俱可耕。遂

命公傅爾丹。選善耕人。往屯種。九月。烏梁海頭目和羅

爾邁率屬降。先是和羅爾邁居吹河。嘗以越界射獵。為博貝縛獻。

上宥其罪。

諭還巢。至是將遣子瑚洛虎納請降。博貝至。因遷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羅爾邁道。博貝追至。呼爾罕什巴爾執之還。

諭俟明年進兵。貝勒丹津多爾濟。選兵赴阿爾台防禦。

朋素克隨右衛將軍費揚古。駐防札布堪。尋偕侍衛尼

斯崑。赴烏蘭固木。伊圖克溫多爾防汛。

五十五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七

筠溪山房

詔車臣汗部。選駝六千。以兵五千領之。由郭多里巴勒噶遜。運軍糧赴推河。

五十六年三月。

命富甯安為靖逆將軍。由巴里坤。公傅爾丹。為振武將

軍。祁里德為協理將軍。由阿爾台。分路剿準噶爾。

上知博貝勤慎。

諭偕署副都統常關保。及札薩克喇布坦等。由布魯勒。

趨博羅布爾噶蘇。自為一路。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沙

克札布。札薩克伊達木札布等。從七月。敗賊眾于和特克

什哩。及額納特珂克。追斬五人。擒宰桑羅卜藏錫喇布

奇爾薩噶勒等四人。傅爾丹遣額駙吳爾袞等。遣人分路尋探。已遠遁。並無賊蹤。

詔土謝圖汗部貝勒丹津多爾濟。賽因諾顏部親王善

巴。率兵赴阿爾台。防禦策妄阿喇布坦。鎮國公車布登

隨大軍。由阿爾台。擒斬特楞古特賊眾。札薩克圖汗部

札薩克鄂木布濟。奉檄赴哈達青吉勒護軍收。偵特楞

古特降眾。率兵二百。立木柵于阿爾台。防賊逸。尋率

兵千餘。駐呼勒瑪諾爾。札薩克班珠爾多爾濟。隨振武

將軍傅爾丹。駐防喀格札布堪。札薩克圖汗部多羅郡

王格埒克延丕勒。先隨祁里德。赴推河防禦。至是移駐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六

筠溪山房

塔斯果爾瑪。及哲斯庫布枯爾庫業根。會大軍。由布魯勒凱還。至和通呼爾哈諾爾。格埒克延丕勒。獻牲畜濟

軍。阿爾台之役。輔國公通謨克。隨前鋒統領定壽。先往

擊之。

賜諭嘉獎。時策妄阿喇布坦。游牧博囉塔拉。以額琳哈

畢爾噶為要隘。通謨克居邊久。悉賊勢虛實。

上知其能。

詔隨土謝圖汗部貝勒丹津多爾濟。赴巴里坤。援剿通

謨克故台吉墨德卓哩克圖子也。策妄阿喇布坦。遣大

策凌敦多卜。潛兵擾西藏。

詔賽因諾顏部鎮國公策旺諾爾布偕侍衛阿齊圖等駐噶斯偵禦之。

五十七年三月侍衛色楞奉

命援西藏廷臣議檄策旺諾爾布及四川總督額倫特都統瑚錫圖赴噶順固木護青海額倫特請令瑚錫圖以兵千駐噶順固木已與色楞分路進藏策旺諾爾布復請令額倫特瑚錫圖同駐噶順固木。

上以兩奏互異訓飭之尋議瑚錫圖駐守色楞額倫特進剿策旺諾爾布繼援九月色楞額倫特擊賊于喀喇烏蘇齊諾郭勒乘勝深入以兵寡戰歿策旺諾爾布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九

筠溪山房

弗至全軍還

詔優恤色楞額倫特他日

諭廷臣曰色楞額倫特固屬失機但策旺諾爾布係隨往接應之兵而遲延不前致前軍失援戰歿雖伊所統克全兵丁固屬感念于國事有何裨益

五十八年

命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車稜巴勒隨右衛將軍費揚古籌築札克拜達哩克城鄂木布濟移駐布拉罕蘇伯尋由阿濟督解巴里坤軍需四月撫遠大將軍固山貝子允禔奉

命駐西甯檄策旺諾爾布偕副都統寶色等防索羅木

策旺諾爾布請檄青海兵六百守軍營尋由索羅木獲自西藏來歸之札穆揚善木巴等至西甯時裏塘達賴喇嘛瑚畢勒罕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居西甯唐古特

人以其部拉藏汗爲大策凌敦多卜所戕願迎達賴喇嘛瑚畢勒罕歸置禪榻允禔以聞

諭集青王台吉等定議并

召策旺諾爾布入奏

五十九年正月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封第六世達賴喇嘛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詔策旺諾爾布及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參贊平逆將軍延信軍由裏塘護往西藏

命敦多布多爾濟駐其地八月由卜克河進屯齊諾郭勒綽瑪喇擊敗準噶爾賊謀定西將軍噶爾弼率雲南

四川兵由拉里抵藏馳進大策凌敦多卜遁西藏平軍旋大軍自阿爾台分路進剿準噶爾土謝圖汗部輔國

公巴海札薩克圖汗貝勒諾爾布班第札薩克伊達木札布賽因諾顏部額駙貝子策凌隨振武將軍傅爾丹

由布拉罕路襲擊策凌阿喇布坦至格爾額爾格擒其宰桑貝坤等百餘人斬獲甚眾焚其糧于烏蘭呼濟爾

軍旋次哈達青吉勒。遇賊援擊敗之。尋赴汗庫奎烏伯爾賽堪呼拉濟。駐防博貝借朋素克喇布坦隨征西將軍。那里德由布嚕勒進剿。至鏗格爾河。偵宰桑色布騰率眾據山守。大軍分擊之。降其屬二千餘。并擒烏梁海逃眾四百。封多羅貝勒。籍準噶爾降眾。

賜之大軍旋朋素克喇布坦率兵百。鄂木布濟率兵二百。至察罕呼濟爾。偵賊蹤。由伊彌勒河沙喇呼魯蘇伯厄魯特逃眾還駐布拉罕蘇伯。

六十年。允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請。

賜旺札勒多爾濟印。文曰。鄂齊賴巴圖士謝圖汗。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命督理俄羅斯邊境事。札勒多爾濟察理多爾濟孫也。調車臣汗兵防護烏梁海降眾于巴顏車爾克。三月策

旺諾爾布復奉。

命隨延信駐藏。尋延信病。

召還。噶爾弼代復病。

詔策旺諾爾布佩定西將軍印代之。

諭丹津多爾濟借副都統穆克登以兵五百赴巴里坤。參贊靖逆將軍富甯安軍鄂木布濟駐拜達哩克。解送軍駝冬駐塔爾弼。

六十一年。車臣汗部台吉齊璫等訟朋素克侵駝丁賞。

及勒買民婦狀。

遣散秩大臣巴咱爾勘得實。

詔奪俸年半。補賞駝丁所買婦歸其夫。

命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車稜巴勒率兵由汗阿林移厄魯特降人羅卜藏錫喇布游牧於察哈爾。鄂木布濟由柰曼茂明安督解軍需。

雍正元年。

詔封貝勒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並為多羅郡王。

諭策凌曰。額駙策凌自出師以來從征效力甚屬奮勉。著封多羅郡王以示殊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諭丹津多爾濟曰。自西北兩路用兵。貝勒丹津多爾濟。敷歷戎行。奮勉效力。

聖祖仁皇帝深愛其材。著加恩晉多羅郡王。以示獎勵。

策凌弟固山額駙恭格喇布坦。

上念其性貞慤材超眾。留任京秩。不若遣赴軍。可得力。

特封多羅貝勒。令隨兄效力。未至卒於途。三月。

命撤駐藏兵。先是策旺諾爾布赴青海洩盟。時羅卜藏丹津偽從命。既而背盟。謀煽眾據西藏。與準噶爾連和。有諾顏哈什漢及台吉巴勒珠爾者。策旺諾爾布同族。

居青海。聞其謀。先後密遣人告策旺諾爾布。四月策旺

諾爾布奏言。臣聞羅卜藏丹津。負恩倡逆。自取滅亡。以臣愚見。青海台吉等。彼此不睦。骨肉離析。各逞已見。羅卜藏丹津。又甚糊塗。酗酒失人心。伊雖傳集會盟。度眾人無不感戴。

養育深恩。未必與伊同逆。但事有關係。不可不預為防備。臣現行文駐劄西甯侍郎常壽。雲貴總督高其倬等。一體偵禦。疏至。

上命常壽馳赴青海。

宣諭羅卜藏丹津。至則羅卜藏丹津已叛。厄魯特羅卜藏錫喇布者。烏梁海人。初隸厄魯特。和託輝特貝勒博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貝擒降之。置汗阿林。後徙置察哈爾。授佐領。偕藍翎侍衛春不勒轄其屬。至是攜眾叛逃。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車木楚克納木札勒。偕同部札薩克車布登。車臣汗部貝勒旺札勒。偕同部輔國公車稜旺布。札薩克色稜達什等。追擒之。射斃賊眾阿玉什額博壘等。

上嘉悅。敘功。晉封車木楚克納木札勒為多羅貝勒。以車布登父原爵貝子。晉封多羅貝勒。封旺札勒多羅郡王。尋授副盟長。

二年正月。貝勒博貝來朝。

諭廷臣曰。朕詢貝勒博貝。管轄烏梁海。何以資生。據奏

在將軍祁里德處。借餉一萬八千餘兩。買牲分給。各得產業。今勝于昔。所借項。伊自以貝勒俸。逐年扣抵。朕思博貝宣力戎行。勳績卓著。且烏梁海均朕百姓。豈有朕之百姓。而借餉于朕之理。所借銀兩。著不必扣還。諭祁里德知之。

二月。撤北路大軍。

詔留喀爾喀兵二千。駐阿爾台。以郡王丹津多爾濟。及額駙郡王策凌貝勒博貝。各授副將軍。分統之。所部有副將軍。自此始。車臣汗部蘇麻達喇。攜延楚布多爾濟來朝。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三

筠溪山房

上曰。延楚布多爾濟。協助軍需。夙蒙聖祖仁皇帝嘉獎。朕猶憶當年。隨圍烏喇爾罕時。伊祖母手炊一飯。以進。食之甚甘。此雖小節。亦可想見其竭力抒誠矣。著加恩。晉封延楚布多爾濟為札薩克固山貝子。羅卜藏丹津。竄準噶爾。青海平。策旺諾爾布。由西甯入覲。

詔獎進藏功。晉封固山貝子。

賜三眼孔雀翎。通謨克隨副將軍阿喇納。駐布隆吉爾。偵逆賊羅卜藏丹津黨阿喇布坦。蘇巴泰等。據喀喇諾爾路肆掠。偕總兵孫繼宗往捕。至推默爾。賊敗遁。復偕

副都統阿玉什追縛其黨丹津以獻

詔通謨克及袁布札布俱晉封輔國公

諭曰袁布札布會從征昭莫多此次大兵駐阿爾台伊
不論班期久駐軍營督辦購馬事宜復隨大軍三擊賊
眾甚屬奮勉著授輔國公鄂木布濟仍駐塔爾瑪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四

五

鈞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五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三

雍正三年

詔丹津多爾濟策凌軍用正黃旗肅博貝軍用正白旗
肅尋丹津多爾濟因督視軍營駝馬并捐羊助軍得
旨優敘和羅爾邁復遁由阿哩克竄準噶爾界博貝遣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一

鈞溪山房

次子額琳沁由托濟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齊克緝叛
黨誅之

上以額駙策凌所部系出賽因諾顏較三汗裔繁衍而
策凌自簡任副將軍勞績懋著

命率近族親王達什敦多布貝勒納木札勒齊素龍貝
子策旺諾爾布輔國公阿努哩敦多布額琳沁札木禪
旺札勒台吉格木丕勒齊旺錫喇札布達爾濟雅根敦
車布登巴朗延達博第泥瑪特克什諾爾布札布凡十
九札薩克別為一部以其賽因諾顏號冠之稱喀爾喀
中路不復隸土謝圖汗喀爾喀有四部自此始

四年正月博貝偕策凌奉

命勘阿爾台形勝初厄魯特與喀爾喀未構兵時錯處科布多烏蘭固木噶爾丹既滅喀爾喀西境直抵阿爾台故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至博木等處皆博貝及來歸之厄魯特貝子策稜旺布所屬烏梁海游牧其地至是策凌阿喇布坦奏克木克木齊克舊隸準噶爾乞還

上弗許慮伺間掠烏梁海

詔博貝率所部兵千隨前鋒統領定壽駐唐努山陽特斯地防護之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二 筠溪山房

諭理藩院曰朕詳思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皆博貝等所屬和羅爾邁既已就擒交博貝撫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林木中射獵爲生與準噶爾所屬烏梁海接壤又與俄羅斯連界宜令博貝等同大臣前往曉諭令自爲預備以防不虞著傳

諭博貝知之是年丹津多爾濟以偕土謝圖汗旺札勒多爾濟助給屯田兵糧得

旨獎賚土謝圖汗旺札勒多爾濟等因額爾德尼昭乏相宜穀種遣人購之俄羅斯並請助屯田兵糧

諭曰前議屯田時曾有奏言喀爾喀未必踴躍從事者

朕思此舉正爲伊等計及久遠豈有反不樂從之理今

果感戴抒誠與朕意相符殊可嘉尚著交理藩院議敘各予紀錄并賚幣有差

五年以庫倫恰克圖爲土謝圖汗部與俄羅斯互市地詔非市期毋許俄羅斯踰楚庫河界

命策凌偕內大臣伯四格等赴楚庫河與俄羅斯使薩瓦立石定界策凌陳兵鳴礮謝天四格歸劾奏議罪應

削爵

詔罰俸三年免削博貝率子額琳沁追擒烏梁海逃人和羅爾邁于托濟降其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三 筠溪山房

六年車布登班珠爾襲車臣汗

賜之印文曰根敦車臣汗以幼

命其叔祖郡王垂札布代掌旗務

八年

詔札薩克圖汗郡王格塔克延丕勒偕同部輔國公通謨克以兵千赴塔爾爾阿嚕諾助前鋒統領定壽防禦準噶爾先是靖遠大將軍傅爾丹以通謨克游牧通阿濟畢濟慮爲賊侵奏遣前鋒統領定壽副都統瑪爾齊喇錫等由庫卜克爾屯兵伊克斯諾爾遏賊衝通謨克等駐塔爾爾阿嚕諾互爲聲援故有是命

命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巴木丕勒多爾濟由額爾德尼昭運屯田穀實於塔本托羅海尋復以築科布多城解所用鐵車臣汗部札薩克督運鄂爾坤米赴烏里雅蘇台軍營貝勒旺札勒以遲誤軍駝罪削爵鄂木布濟移駐蘇伯和甯烏蘇

九年七月

命札薩克圖貝勒班第賽因諾顏貝勒納木札勒齊素隴等徙居色楞格河南北岸保護游牧

命土謝圖親王丹津多爾濟偕大學士馬爾賽駐防圖拉河尋議移駐四子部落界丹津多爾濟以地曠恐冬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四

鈞涿山房

艱芻薪請附牧歸化城

上從其請九月以準噶爾賊由華額爾齊斯至索勒畢

烏拉克沁謀掠喀爾喀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擊之于和通呼爾哈諾爾窺圖墨茂海奎素諸界偕翁牛特部貝子羅

卜藏等分兵卻之

詔土謝圖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札勒赴軍效力中道病足恐失期授子台吉成袞札布兵馳赴軍自引餘騎扶

病歸值厄魯特貝勒色布騰旺布屬奇爾吉斯人叛梗塗力疾擊中鎗陣歿

詔丹津多爾濟隨順承親王錫保防護察罕度爾為科布多軍援札薩克多羅郡王敏珠爾多爾濟奉軍檄不即至錫保劾奏議削

諭曰敏珠爾多爾濟之祖固魯什喜在喀爾喀部中極為恭順遇噶爾丹之亂倡眾先歸厥功最著此次敏珠

爾多爾濟奉調遲誤或有別故著來京面詢降旨十月額駙策凌由察罕度爾進剿準噶爾時賊酋大策凌敦

多卜擁眾三萬謀掠喀爾喀聞錫保傅爾丹各屯重兵不敢進偵察罕度爾屯重兵潛遣將海倫曼齊等取道

阿爾台迤東以賊眾六千分掠克魯倫及鄂爾海喀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五

鈞涿山房

烏蘇而自擁兵二萬餘眾由蘇克阿勒達呼繼進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率土謝圖汗部札薩克齊巴克札布

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諾爾布札布札薩克格木丕勒札薩克齊旺等迎擊之至鄂登楚勒授台吉巴海兵六百

令宵入賊營擒三人還先伏兵待賊將貢楚克札布喀喇巴圖魯等果率騎三千來追伏發擊之斬喀喇巴圖

魯餘眾潰大策凌敦多卜及海倫曼齊遁諭曰策凌丹津多爾濟督率弁兵奮勇爭先擊敗準噶

爾甚屬可嘉前在軍效力並已晉親王可各賞銀一萬兩以示獎勵餘並資銀幣并授巴海札薩克一等台吉

鄂木布濟隨副都統阿三等率兵二千赴庫卜克爾防
禦準噶爾土謝圖汗部貝子車布登奏敗賊于蘇克阿
勒達呼

賜阿克敦巴圖魯號并三眼孔雀翎及黃帶是年秋格
塔克延丕勒遣駐科布多尋借侍郎查克丹由烏遜珠
勒分擊賊眾于齊克齊諾爾賊入阿濟掠通謨克牧其
屬多潰析格塔克延丕勒汎牧地邇亦被掠傅爾丹檄
由科布多馳歸卽內徙十一月遣侍衛常尼慰諭
命總督查郎阿察置務令得所

諭額駙親王策凌議剿賊方略尋授喀爾喀大札薩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六 筠嶽山房

上以丹津多爾濟告捷疏不列班第名恐駐牧被擾
詔錫保傳令東徙鄂木布濟棄汎私歸順承親王請削
職治罪

詔來京面詢降旨懲通謨克被掠又遣官移之阿拉善
頒給糧茶尋請移駐阿拉善附近之綽確地

許之十二月錫保奏遵

旨遣詢班第知前因準噶爾入掠由原駐桑錦達賚東
遷額格地偵賊敗遁由額格至色楞格河同札薩克根
敦等駐牧南北兩岸嶺峻林密兼河流深闊據要害可
禦敵報聞

十年三月鄂木布濟入覲

諭曰鄂木布濟棄汎私歸固有應得之罪但念爲賊阻
截不能通信回守游牧使賊秋毫無犯情尙可矜且人
材亦甚出眾著加恩免其削職卽隨郡王格塔克延丕
勒統率所屬兵丁赴伯格爾建勳將軍達爾濟軍營效
力贖罪尋移牧奇齊格納洪果爾阿齊喇克俄羅斯使
入貢道被劫車臣汗部台吉敦多卜遣人護之行且給
糧

獎賜銀幣敏珠爾多爾濟遵諭至以患病自陳

諭曰軍前退縮之罪例不容寬但敏珠爾多爾濟因病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七 筠嶽山房

未能率兵前赴軍營以致伊旗派出兵丁半被賊人截
回念伊祖固魯什喜功免其削爵別選賢能台吉馳往
代轄兵丁俟伊病痊後仍赴軍營效力贖罪

命頒牲糧賑格塔克延丕勒被掠人戶並

賜銀千兩

諭隨建勳將軍達爾濟駐防伯格爾尋授盟長六月賊
酋小策凌敦多卜復糾眾三萬由奇蘭至額爾德畢喇
色欽策凌借將軍塔爾岱禦之于本博圖山未至賊掠
克爾森齊老喀爾喀眾札薩克懼不敵多棄牧歸策凌
等反旆擊之相拒二日檄丹津多爾濟率兵赴援不至

賊遂趨額爾德尼昭台吉齊旺獨隨策凌督兵據險奮擊之朋素克喇布坦方督所部廟工聞之亟引兵會大軍往剿八月策凌追賊十餘戰賊屢敗據杭愛山麓逼鄂爾坤河而陣策凌麾眾進札薩克巴海奮擊眾乘之斬賊萬餘獲器械無算小策凌敦多卜道格埒克延不勒引兵由拜達哩克追至哈琳城復由布克哈喇追至烏蘭布拉克斬賊數百奪其纛偵走庫爾圖勒夜攻之斬四百餘級賊乃大潰賽因諾顏部札薩克格木丕勒克爾森齊老之役力戰被創歸察罕度爾營療少愈仍請擊賊順承親王壯其勇授兵三千由喀喇阿濟爾罕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八

符溪山房

追餘賊越阿爾台至畢濟嶺斬獲甚眾

諭曰格木丕勒去歲懋著勞績今復奮勇剿賊被創愈奮深可嘉予著封輔國公以示獎勵順承親王告捷首表策凌功

賜超勇號諭曰準噶爾賊眾越察罕度爾軍營至杭愛山肆其猖獗額駙親王策凌尾追千里至鄂爾坤之額爾德尼昭奮勇攻擊將三萬賊眾殲除殆盡為國輸誠忠勇超絕其特賜黃帶以旌異之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隨征官兵著從優議敘其隨策凌在克爾森齊老擊賊者並著加倍優敘

封巴海為輔國公

諭曰巴海會由協里台吉效力阿爾台軍營去歲蘇克阿勒達呼之捷勞績茂著朕擢授札薩克台吉今復于額爾德尼昭奮勇剿賊深可嘉尚著加恩封輔國公方賊眾之由奇蘭襲阿爾台也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徹埒克輔國公通謨克叔父也選騎四十餘與子彌什克迎擊之賊益眾徹埒克力戰死彌什克亦被擒尋脫歸順承親王以聞

詔追封輔國公改附通謨克旗

特命世襲罔替賊眾掠克爾森齊老振武將軍傅爾丹由烏遜珠勒邀擊檄策旺札布協剿賽因諾顏親王喇嘛札布託故私歸策旺札布又縱騎劫糧並議削爵諭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九

符溪山房

死 諭曰策旺札布昔為噶爾丹所掠流離遷徙狼狽來歸聖祖仁皇帝憫其窮困收集潰散人戶悉以畀之封親王授額駙游襲汗號恩養備至朕念伊係一部之汗復授副將軍俾赴軍營統兵進剿乃甫與賊戰望風奔潰擾動眾心復不歸軍營匆遽移居內地恬不知恥反藉保護游牧為詞且並不約束所屬任令劫糧沿途商賈亦被侵擾甚玷國家養育之恩理應于削爵後立正典

型但念伊祖父累代抒誠不忍予以顯戮著從寬免死
永遠監禁朕觀伊族弟多羅郡王格塔克延丕勒人材
出眾此次追擊準噶爾奮勇效力足為所部表率著加
恩襲封札薩克圖汗兼副將軍至策旺札布屬人膽敢
劫糧不可不示懲儆著御前侍衛旺札勒赴歸化城傳
諭格塔克延丕勒嚴緝治罪冬十月
特封丹津多爾濟長子貝子多爾濟色布騰為世子定
例宗室親王始封世子外藩有世子自多爾濟色布騰
始蓋異數也以準噶爾敗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

筠溪山房

次催促始勉強遷多今幸大軍于蘇克阿勒達呼及額
爾德尼昭兩敗賊眾爾等始得安居否則豈能保護牲
畜乎朕思爾等本屬一體豈有甘居庸懦受人庇蔭之
理嗣後各宜激烈奮發不惟永享昇平亦且垂光史冊
矣

詔移通謨克屬眾於阿拉善頒糧茶給之查即阿奏通
謨克屬業盡失請增口糧理藩院議遣員攜帑二萬往
賞并給一年口糧
詔如議速行以厄魯特降眾居張家口者編一佐領
賜策凌轄之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牧戚屬為小策凌

敦多卜所掠牧產多失

上憫之

諭給馬二千牛千羊五千銀五萬并察賑所屬失業者
尋

命築塔密爾城建瓦屋居之格塔克延丕勒遵

旨議防游牧奏洪郭爾鄂隆可駐兵千東南百餘里外

圖伯策克可駐二千西什巴爾台河至濟爾噶朗圖可

駐三千請令都統哈什哈副都統綽爾多等率兵分駐

十二月

晉授策凌固倫額駙追贈純愨公主固倫長公主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二

筠溪山房

諭喇嘛札布曰喇嘛札布怯懦無恥理應照議論死但
念伊祖善巴當喀爾喀未定之先輸誠內附屢隨大軍
奮勉效力朕實不忍予以顯戮著削爵免死永遠監禁
所遺札薩克原爵以其弟德沁札布襲撤還一佐領給
額駙策凌

十一年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統大軍駐烏里雅蘇
台

詔策凌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尋授盟長額
爾德尼昭之役丹津多爾濟車布登並戰不力偵賊遁
馳疏以大敗賊眾告

賜智勇號及黃帶尋授盟長晉封車布登多羅郡王至是追論賊越察罕度爾軍營順承親王防禦不力罪並及丹津多爾濟車布登飾奏冒功狀

諭曰丹津多爾濟蒙

聖祖仁皇帝施恩教育翼貝勒爵朕因其督辦駝馬積有勞績由貝勒洊封親王優加恩眷昨歲額爾德尼昭伊妄奏冒功今乃知其往援克爾森齊老時行未十里駐兵不前及額爾德尼昭之役賊由杭愛山陰敗遁伊不尾追反由杭愛山陽迂道遷延致賊免脫理應重治其罪但念前此曾經效力暫行寬免削智勇親王爵及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三 符淶山房

世子并撤回黃帶降封郡王仍留所部副將軍任督辦未完駝馬隨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協理蒙古事務倘不奮勉自贖仍蹈前轍定加倍治罪其傳諭知之諭車布登曰車布登初襲公爵因追剿羅卜藏錫喇布著有勞績恩擢貝勒嗣與丹津多爾濟飾奏蘇克阿勒達呼及額爾德尼昭擊賊功妄邀封賞今實情畢露知其率一千兵遇賊百餘輒畏懼不前虛張聲勢令賊遠遁及借副都統塔爾岱率兵追賊誑令迷路縱賊遠颺並無為國效力實心著削郡王爵及賜號撤還黃帶降授貝勒飭赴科布多軍營效力贖罪倘仍舊退縮贍顧

定從重治罪

命朋素克喇布坦解送科布多軍駝格塔克延不勒選健駝以獻

詔策旺札布舊屬令轄之尋入覲

諭隨定邊大將軍福彭駐烏里雅蘇台

賜元狐冠服冬朋素克喇布坦請隨額駙策凌由科布多進剿

諭爾初襲汗號現駐軍營董率爾屬保護游牧自可出力報效况軍營蒙古王公甚少爾可無庸隨往鄂木布濟偕前鋒統領塔爾瑪善擒獲鳴準爾賊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三 符淶山房

賜孔雀翎軍臣汗車布登班珠爾以閭弱削爵詔垂札布襲垂札布既襲爵請給俸諭曰前此喀爾喀三汗皆不給俸蓋欲伊等守蒙古舊業不令與眾札薩克一例是以未經頒給今垂札布既有此奏著給親王俸每歲加賞銀二千五百兩土謝圖札薩克圖二汗著行文詢問若願請給一體施行穆案定制外札薩克汗俸二千五百兩俸級四十元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札薩克台吉下嫁之公主格格及各額駙之車臣汗部輔國公格塔克巴木不俸皆如內札薩克勒以所屬巴爾呼人由塔爾巴哈台遁俄羅斯馳擊之賜雙眼孔雀翎尋助軍需得紀錄

十二年二月以烏里雅蘇台距科布多遠

諭進剿機宜悉聽策凌總理五月

召策凌來京議軍務班第獻駝馬助軍福彭予之值辭

不受七月撤科布多軍駐察罕度爾時格塔克延丕勒

解駝馬赴科布多

諭留屯轄蒙古兵

十三年三月噶爾丹策凌乞和表稱阿爾台舊係厄魯

特牧杭愛舊係喀爾喀牧請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奎

巴里坤畫界分守

詔策凌議因言往者喀爾喀游牧尙未至哲爾格西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四

鈞溪山房

呼魯蘇應如所請但喀爾喀汛原設阿爾台迤東科布

多額貝和碩和通額博布延圖託爾和烏蘭等處並在

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界外應設汛如故至準噶爾游牧

應以額爾齊斯及阿爾台爲界策凌阿喇布坦存日游

牧和博克薩哩察罕呼濟爾迪西數年來漸越額爾齊

斯賊性狡請令毋越阿爾台爲永禦計

上聽其議

諭噶爾丹策凌曰夫阿爾台之屬厄魯特乃噶爾丹從

前之事爾準噶爾並未越此游牧乃謂爲厄魯特牧地

可乎且喀爾喀尙不令近阿爾台原欲兩界稍遠免啟

爭端而可令爾居之乎爾父在時曾將阿爾台山梁外

哈道里哈達青吉勒布拉青吉勒三處不必置爲閒地

朕未允行今特欲安逸眾生將此三處屬爾祇自克木

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台山梁由索勒畢嶺下哈布塔

克拜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羅卜諾爾直抵噶斯口爲

界并自呼遜托輝奎喀喇巴爾楚克悉作閒地爾其遵

諭行四月策凌入

覲歸牧格延塔克延丕勒遺駐烏里雅蘇台克爾森齊

老之役順承親王檄札薩克圖汗部兵萬赴烏遜珠勒

援剿喇布坦弗至私歸游牧議罪削職并滅其屬戶以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十五

鈞溪山房

賜鄂木布齊至是格塔克延丕勒奏喇布坦會再從征

又輓米捐羊歷著勞績罷斥後深自愧懼奮力軍營請

恩予開復

詔授原職九月

皇上御極策凌請入覲

諭曰準噶爾乞和定界事尙未決防守正宜嚴密不可

暫離軍營俟夷使到日再行來京十月格塔克延丕勒

奏臣游牧舊在察罕度爾附近崆格地避準噶爾內徙

現居鄂爾坤迤西哈魯納不利畜牧請外徙推河伊克

鄂拉翁吉等處不惟生計可復且距軍營近效力便

詔策凌等議尋議所請地為賽因諾顏部親王德沁札布札薩克台吉阿保吹木丕勒牧錯處不便應令所屬以納壘察罕和賴西伊克鄂拉等處為界就推河鄂羅克諾爾和爾博爾津阿爾察喀喇托輝東伊克鄂拉山陰度濟池西游牧

從之鄂木布濟駐防偉歡勒滿車臣汗垂札布卒仍以車布登班珠爾之弟達瑪璘襲車臣汗而以其子德木楚克襲札薩克多羅郡王爵賜德木楚克貂冠服

乾隆元年正月撤大軍還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六

筠溪山房

詔策凌統喀爾喀兵千五百駐烏里雅蘇台及鄂爾坤

諭王大臣曰額駙超勇親王策凌總統北路軍營伊母現居京師不得朝夕定省恐其思念不置著送歸游牧用慰孝思并賞整裝銀五千兩二月遵

旨議駐兵備邊格塔克延丕勒請選內地兵萬駐鄂爾坤三千駐烏里雅蘇台伺賊踪決進止選西三部兵萬車臣汗部兵五千以三千分駐偉衰特里默及台錫里餘萬二千令副將軍札薩克等訓練備調至札布堪台錫里崆格特斯四地請仍設內汛令蒙古游牧無踰察

罕和羅畢留台齊老圖色楞額上以其言多可採

示廷臣成袞札布議選喀爾喀兵駐庫卜克爾干特斯克卓克索等處五千各築城有事則入保拜達里克察罕度爾推河塔密爾所駐內地兵悉撤還惟鄂爾坤應暫留滿洲蒙古兵萬

報聞車臣汗達瑪璘議擇額爾德尼昭水艸地設汛防守

從之封策凌長子成袞札布為固山貝子授所部副將軍成袞札布前隨大軍擒準噶爾宰桑貝坤又剿賊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七

筠溪山房

爾德尼昭有功授一等台吉至是晉封仍封丹津多爾濟為和碩親王

諭曰郡王丹津多爾濟自出師以來督辦駝馬宣力有年屢蒙

世宗憲皇帝寵眷嗣因自蹈愆尤降授郡王俾令自贖近見其竭力抒誠諸事奮勉不負激厲懲誡之意著加恩仍封和碩親王并

命其第三子三達克多爾濟乾清門行走授格塔克巴木丕勒為所部副將軍

命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各選所部兵赴鄂爾

坤防秋。

命格塔克延丕勒駐防偉袞特里默。

賜貂冠及裘。

二年四月。

命額墨根往諭噶爾丹策凌定牧界。噶爾丹策凌貽策

凌書。欲仍游牧阿爾台。稱策凌為車臣汗。策凌獻其書。

詔以己意答之。策凌奏遣台吉額墨根持書往報。書曰。

阿爾台乃天定邊界。爾父瑄台吉時。阿爾台迤西。原無

厄魯特游牧。自滅噶爾丹以來。我等建城駐兵其地。眾

所共知。其不令爾游牧者。原欲以此為閒地。兩不相及。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六 筠溪山房

以息爭端耳。今台吉云。難以讓給。試思阿爾台果係誰

地。誰能讓給。爾誠遵

旨定議。我必不為禍始。亦不復向科布多居住。又謂我

等置哨逼阿爾台。宜向內撤。夫哨兵乃

聖祖仁皇帝時所設。至今並未外移。即議定地界。哨兵

豈能不設。爾台吉其自思之。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

奏喀爾喀四部防秋兵。皆駐鄂爾坤。札薩克圖汗部駐

牧。札克拜達哩克西南。距鄂爾坤尤邇。請即令在彼駐

防。徵調無難。即至。

詔如所請。札薩克圖汗部貝勒班第卒。子青袞咱卜襲

詔授所部副將軍。并

授敏珠爾所部副將軍。十一月。準噶爾使至。

召額墨根隨策凌馳來京。主其議。晉格木丕勒鎮國公

三年正月。授額墨根一等台吉。

命乾清門行走。二月。以準噶爾未遵

旨。指明地界。飭策凌歸牧。三月。額墨根復齋

敕諭噶爾丹策凌。

詔賜車木楚克札布貝子爵。

諭曰。車木楚克札布之父策旺諾爾布當

世宗憲皇帝時。內廷行走。宣力有年。副駐藏奮勉。由鎮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九 筠溪山房

國公晉封貝子。前因年老。予告。以車木楚克札布降襲

鎮國公。今觀車木楚克札布效力軍營。亦屬奮勉。著加

恩。令其晉襲貝子。格木丕勒借札薩克圖汗部公品級

敏珠爾告所屬台吉特克什等。牧產減損。生計實艱。各

札薩克助之。卒莫資。請展游牧。至諾克圖。毋越綽克圖。

視可漁獵。暫為外徙。額駙策凌代奏。

上因與準噶爾議界未定。

諭弗允。十二月。額墨根還。噶爾丹策凌遣使哈柳奉表

隨。至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克克嶺

噶克察等處。北以遼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

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等處為界厄魯特邊人仍在阿爾台山後游牧并乞令托爾和布延圖哨兵向內移詔弗允是年土謝圖汗部郡王丹津多爾濟卒子三長即貝子多爾濟色布騰向和碩和惠公主授和碩額駙前卒子桑齋多爾濟襲郡王次喇木丕勒多爾濟次三達克多爾濟

上念桑齋多爾濟幼孤

詔隨和惠公主來京教養內廷嗣向縣主授多羅額駙諭成袞札布曰貝勒成袞札布效力軍營以來甚屬奮勉其父車木楚克納木札勒前因力疾擊賊歿於王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三

筠溪山房

朕業加恩追封郡王爵即令成袞札布晉襲尋授所部副將軍

四年正月

命哈柳往見策凌哈柳曰額駙游牧部屬盡居喀爾喀地何弗居彼策凌答曰我

主居此予惟隨

主而居喀爾喀地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準噶爾尚有額駙子何不令來京答曰予蒙

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為予子他子無與也即準噶爾送還予亦不以為子當奏聞誅之二月哈柳還十月哈

柳復至請如原議毋踰阿爾台蓋自與準噶爾議界策凌凡三至京議始定十二月

諭曰額駙超勇親王策凌入覲朕諭以噶爾丹策凌送所掠喇嘛羅卜藏西瓦還時會言車臣汗子現在準噶爾若念之當即送還策凌奏臣受國恩至優極渥前準噶爾掠臣二子若等不即自盡尚復苟且偷生全不知恥臣欲得此不肖子何用且與國事無益噶爾丹策凌性本狡詐臣若欲得二子彼必妄行干請所關非小國事為重臣斷無愛子之心朕思父子關乎天性策凌感激隆恩祇圖裨益國家顧惜大義不思復與子相見朕心深為惻然思有以獎之伊長子成袞札布人材出眾在軍前亦甚奮勉著加恩照宗室親王例封為世子以昭殊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三

筠溪山房

上念額墨根使勞

詔授札薩克

五年

諭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敏珠爾由多倫諾爾送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歸居庫倫五月勘定喀爾喀部游牧與準噶爾各守定界

諭曰前以軍務方興恐爾部游牧被賊侵擾悉令內徙

噶爾丹策凌謹遵朕旨。奏稱不敢越阿爾台游牧。甚屬恭順。朕亦降旨。令爾諸部游牧。毋踰札布堪齊克慎哈薩克圖庫克嶺等處。爾等當遍諭所屬。永遠遵行。倘有違令生事者。嚴行治罪。况今雖許準噶爾和好。罷息干戈。而平日不可不訓習武備。爾等其留意毋忽。札薩克圖汗部郡王格埒克延丕勒定所部游牧。自鄂爾海取中南。以博羅椿濟塔爾喇布喀岱罕諾爾黨納爾台圖穆爾哈巴沙喇布魯都奇齊格納阿魯通津鄂倫諾爾達蘭圖爾爲界。北以額德爾齊德爾伯勒齊爾準舒瑪勒台桑錦達賽喀喇塔爾阿勒坦噶達蘇爲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三

筠溪山房

諭嚴飭屬人毋越汛。十月。策凌格埒克延丕勒等議烏里雅蘇台及鄂爾坤專用喀爾喀兵駐防。從之。卽命策凌督調。

六年

命參贊大臣都統塔爾瑪善赴土謝圖汗部閱防秋兵。于烏克圖爾濟爾哈朗。車布登朋素克喇布坦旗軍容嚴整。並獎賚之。赴車臣汗部。閱于塞勒壁口。獎賚格延克巴丕勒札木禪如車布登等。以格埒克旗軍散弛。嚴飭格埒克札薩克齊旺班珠爾子札木禪鎮國公圖巴子格延克巴丕勒復獻駝助軍。得紀錄。

命參贊大臣副都統慶泰赴札薩克圖汗部。閱防秋兵。于哈里勒邁。尋赴賽因諾顏部。閱防秋兵。于桑錦托羅海。以車木楚克札布達木布多爾濟旗軍容嚴整。並獎賚之。策凌請給鄂爾坤及烏里雅蘇台駐防兵銀米。詔從所請。行尋因策凌年老。

諭移軍營于塔密爾。

詔土謝圖汗敦丹多爾濟移駐庫倫。先是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示寂後。其弟子襲故號。代演黃教。由額爾德尼昭移居庫倫。至是。

詔敦丹多爾濟駐守其地。護視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五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六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四

七年

御題詩扇賜策凌札薩克圖汗格培克延不勒卒子巴勒達爾新襲郡王爵來朝

諭曰札薩克圖汗號尙未承襲已召郡王巴勒達爾偕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一 筠溪山房

原封札薩克圖汗策旺札布兄孫輔國公多岳特入覲朕思策旺札布身獲重譴兼乏子嗣而格培克延不勒自襲汗以來効力軍營甚屬奮勉其子自應承襲况多岳特又非應襲汗號之人其札薩克圖汗仍著郡王巴勒達爾承襲尋授盟長車臣汗部札薩克輔國公車稜旺布以老罷子台吉格培克襲

八年青衮咱卜以怠玩爲額駙策凌所劾

諭曰朕聞青衮咱卜凡事怠惰並不赴軍營效力去歲察閱所部防秋兵伊係副將軍所屬兵丁器械全不整飭又將伊本身開入軍營行走之列希圖雙俸經策凌

察出除名嚴行訓誡喀爾喀副將軍有統轄全部之責爲眾蒙古表率豈可稍有怠玩苟且因諭策凌傳旨詢問伊俯首無詞理應治罪但既自知其罪姑行寬免飭令嗣後加意奮勉効力贖罪

賜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額琳沁公品級

命轄烏梁海降眾諸部扈

駕木蘭行圍

詔車臣汗部札薩克台吉貢楚克札布以兵五百赴庫掄護視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貢楚克札布固魯札布長子也尋以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擅赴額爾德尼昭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二 筠溪山房

敦丹多爾濟未經勸阻

諭責之格培克以解駝馬遲誤爲所部副將軍札薩克

輔國公巴蘇所劾

詔削職子索諾木敦多布襲車臣汗部台吉旺札勒札

布駐防鄂爾坤攜器械濟兵

賜孔雀翎是年敦丹多爾濟卒弟敦多布多爾濟襲

九年車臣汗部多羅郡王貢格三丕勒卒貢格三丕勒

車臣汗垂札布弟雍正末垂札布由札薩克郡王代車

布登班珠爾爲車臣汗貢格三丕勒襲所遺札薩克郡

王爵及垂札布子德木楚克襲札薩克郡王

詔貢格三丕勒仍爲郡王不兼札薩克至是理藩院議停襲

諭曰貢格三丕勒所授王爵本係額外加恩又未奮勉效力理應照議停襲但伊素係郡王今因身故遽爾削除朕心殊覺不忍著加恩授其子丹津爲多羅貝勒

十年命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和碩親王額璘沁多爾濟督理俄羅斯邊境事

十二年策凌入覲

優資遣歸

授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和碩親王額璘沁多爾濟所部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三

筠淥山房

副將軍赴塔密爾駐防

十三年授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爲盟長及所部副

將軍偕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督理俄羅斯邊境事

諭令諸部選配駝五百運歸化城米赴塔密爾軍營並

留兵駐防尋延丕勒多爾濟偕眾札薩克議軍營臺站

爲護牧設兵糧業蒙恩賞至歲需牲畜願照數公捐無

庸由收廠運送策凌代奏

允之厄魯特降人達什哈脫歸布拉罕札薩克一等台

吉乾清門行走達什丕勒擒之

詔資幣并

賜戴孔雀翎札薩克圖汗巴勒達爾所屬有多爾濟者匿厄魯特逃人察岱歲餘巴勒達爾始縛獻策凌劾其不嚴緝賊罪

詔免議青衮咱卜請以其叔父公品級一等台吉額璘沁別授札薩克

許之

詔授車臣汗部郡王德木楚克署盟長德木楚克垂札布長子

十四年旺札勒札布捐貲造矢千送軍營并以羊四千餘給兵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四

筠淥山房

諭曰旺札勒札布前因屢助軍需授一等台吉今復備

辦軍器協濟口糧感恩效力殊可嘉尙著加恩授札薩

克烏梁海降人巴黨遁有烏勒木濟者馳告旺布多爾

濟迫至貢贊伯勒齊爾盡擒還理藩院議雖擒獲究因

疏懈所致停敘功

上以旺布多爾濟聞信疾迫奮勇可嘉

賜幣旺布多爾濟額璘沁子尋授二等台吉

十五年春二月額駙策凌薨訃至

上軫悼

諭曰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喀爾喀大札薩克和碩

超勇親王策凌以名藩尙主班崇懿戚在聖祖仁皇帝時即已宣力邊陲勳猷茂著

世宗憲皇帝眷注優隆晉爵親王任專閩外身先血戰殄靖狡寇偉績丕昭益勤忠盡朕以王為兩朝勳舊倚毗彌殷寄重長城倍加渥澤前聞邁疾遣命賜藥選醫令伊次子車布登札布馳驛侍奉復遣乾清門侍衛德山前往存問方期漸就痊可忽聞溘逝深為軫惻著加恩賜銀一萬兩治喪即命德山往奠茶酒允伊遺奏合窆固倫純愨公主園寢著伊長子成袞札布扶柩來京俟到京日朕親臨奠輟所有應行典禮俱照宗室親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五

筠溪山房

例考諡建碑具如儀式自昔功臣勳戚侑食廟庭以王之功宜配享

太廟雖蒙古親藩從未有與配享者朕以王功在王室名勒旗常簡在久孚宜膺特典且令眾蒙古知朕崇獎賢勞中外一體俾共知感奮益切勸勉并照和碩怡賢親王例崇祀賢良祠永垂秩祀以示朕酬庸展親優賢篤舊至意賜諡曰襄

御製七言詩悼之有不必讀書知大義每於臨陣冠三軍之句命成袞札布襲札薩克和碩親王兼授盟長策凌子八列譜者六長成袞札布次車布登札布封札薩

克郡王次蘇巴什里次札木禪多爾濟均封公品級次額琳沁多爾濟授一等台吉追封公品級六月

諭曰額駙超勇襄親王策凌為國家竭誠宣力世宗憲皇帝授以定邊左副將軍重任訓兵飭備準夷懾服喀爾喀賴以甯謐實為勳戚重臣不意溘逝所遺缺甚屬緊要簡任務在得人成袞札布係伊長子前在軍營懋著勞績才具實堪勝任雖此非世襲之職而因才器使有所弗拘著授為定邊左副將軍務益勵忠勤勉成父志以副特簡毗任之意車臣汗部札薩克輔國公巴蘇卒於塔密爾軍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六

筠溪山房

上念其宣力有年

軫悼賜卹子達爾濟雅襲

十六年三月成袞札布奏守汛弁兵私與界外回眾互市致爭請嚴鞠之

詔勿株連嗣後嚴禁青衮咱卜坐縱屬私與準噶爾互市罪削爵

諭曰青衮咱卜縱所屬人私出汛界與準噶爾回眾貿易以致潛居烏梁海甚屬疏懈且於特諭擒解之喇嘛札木闡尚未解到怯懦推諉深負朕恩著革副將軍及札薩克貝勒爵朕觀額琳沁人材出眾著襲札薩克多

羅貝勒。但念青衮咱卜。係博貝長孫。一旦全削。朕心殊為不忍。著卽以額琳沁所遺公品級。札薩克台吉職。令其調補。

詔額琳沁。議定烏梁海出入汎界例。并飭禁所部。越境與準噶爾及回眾私市。授土謝圖汗部郡王成袞札布子。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副盟長。授賽因諾顏部親王達什特多札布次子。德沁札布所部副將軍。尋授副盟長。九月。回眾至伊都克汎。仍乞市。成袞札布撤守汎侍衛。飭勿再至。復遣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車布登往驅之。又至札薩克額木根牧乞市。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七 筠嶽山房

諭遣還。授策凌次子車布登札布。所部副將軍參贊。十七年三月。賽因諾顏親王成袞札布。率兵三千。環屯塔密爾軍營。土謝圖汗部札薩克琳丕勒多爾濟。亦率兵駐防塔密爾。

詔授札薩克圖汗部貝勒額琳沁。所部副將軍參贊。與汗巴勒達爾。各以兵三千。隨副都統達青阿。駐防鄂爾海喀喇烏蘇。車臣汗嘛呢巴達喇。率所部兵四千。駐防巴顏烏蘭。賽因諾顏部親王德沁札布。偕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率兵千。駐防錫喇烏蘇。十二月。成袞札布來朝。奏每年鄂爾坤。及烏里雅蘇台。駐喀

爾喀防秋兵二千。四部各有備用兵。札薩克圖汗部。千。賽因諾顏部二千。土謝圖汗部四千。俱在游牧預備。距軍營。近僅數日。遠亦不過旬餘。若盡調烏里雅蘇台糧馬。由各部派給。將滋累。請仍居本游牧聽調。從之。成袞札布。請析屬。令其弟車布登札布自為一旗。詔允其請。

十八年。達什丕勒。巴勒達爾。德沁札布。各獻駝馬助軍。並得紀錄。授嘛呢巴達喇為盟長。

詔車臣汗部札薩克旺舒克達爾札長子貢楚克。赴庫倫駐防。杜爾伯特合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等。擄眾降。成袞札布。率車布登札布。格埒克巴木丕勒。車木楚克札布等。各以兵千。赴烏里雅蘇台。防準噶爾追兵。有宰桑禡木特者。引兵二百來追。馳由巴顏珠爾克博托和尼溝往。揚言其部台吉噶爾藏多爾濟阿睦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八 筠嶽山房

撤納將至。車木楚克札布偵知之。遣報成袞札布發兵援。而自赴車凌車凌烏巴什所。令速徙烏里雅蘇台。車凌蒙克後至。復令由庫密固爾河。入西爾哈瀚海。以避上諭勿縱禡木特還巢。禡木特逸。嚴旨詰責。詔車木楚克札布。偕沙克都爾札布等。以兵二千。赴卓

克索駐防。

賜雙眼孔雀翎。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輔國公巴圖蒙克偕同部領國公貢格敦丹等率兵千赴烏里雅蘇台駐防。防護杜爾伯特降眾達青阿檄諸部兵追緝擅入內汛之宰桑馮木特。成衰札布檄額琳沁偕車臣汗部公格塔克巴木丕勒助之。額琳沁以馬疲弗至。馮木特逸。成衰札布劾其逗留。應削職。

諭曰。額琳沁原係二等台吉。朕因其人才出眾。行走奮勉。授一等台吉。復賜公品級。嗣因伊兄子青衰咱卜獲罪。奪貝勒爵。令額琳沁承襲。伊自宜感激隆恩。益加奮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九 筠溪山房

勉。乃奉將軍調遣。託故不前。理應治罪。但念伊父博貝舊有勞績。仍賞公品級。留軍效力。其貝勒爵。仍以青衰咱卜襲之。伊等若知朕恩。效力自贖。朕亦不究前愆。否則必重治其罪。并有

詔責成衰札布及車木楚克札布。飭偕達青阿擒賊。自效。馮木特尋就擒。復釋還。札薩克圖汗部二等台吉達什朋素克。隨參贊大臣薩拉爾。擒私入科布多汛之烏梁海人札木闡等。

獎資幣。尋偕賽因諾顏部貝勒沙克都爾札布等。招降札哈沁宰桑馮木特屬。達什朋素克父圖巴。以克爾森

齊老之役。援剿不力。削輔國公爵。達什朋素克從軍數有功。額駙策凌薦其才。乃授台吉職。

命車臣汗達瑪璘長子嘛呢巴達喇為盟長。

十九年正月。

詔土謝圖汗札薩克郡王車稜拜都布。赴烏里雅蘇台軍營。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德沁札布等。率錫喇烏蘇備調兵。赴烏里雅蘇台附近駐防。二月。烏梁海人博羅特瑚圖克等。擅入汛界。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巴木丕勒多爾濟次子。車登三丕勒。隨參贊大臣薩拉爾擒之。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十 筠溪山房

詔獎諭薩拉爾。遂由崆格進屯卓克索。招撫烏梁海。青衰咱卜。額琳沁等。並率兵從。旋追擒馮木特黨札木闡等。額琳沁尤奮厲。薩拉爾以聞。

詔封輔國公。二月。

諭成衰札布曰。前因軍營無事。額駙策凌年老。就近以塔密爾作為軍營。今有辦理烏梁海之事。軍營應移駐烏里雅蘇台。以塔密爾作為內地。尋與尙書舒赫德議防秋。

詔來京面授方畧。

三月。以收撫烏梁海。

詔桑齊多爾濟署所部副將軍。借車布登率諸部兵親隨成袞札布。駐防鄂爾海喀喇烏蘇。尋偕參贊大臣安崇阿德甯等。移駐庫克嶺。以車稜屬被賊劫。又

詔達什丕勒率兵五百。往護之。夏。額璘沁多爾濟奉

詔購駝馬。丹津督解。由翁吉達什和碩。解崆格札布堪

伺牧備用。車臣汗部札薩克輔國公格埒克。獻馬助軍。

得紀錄。同部台吉車稜多岳特。獻馬五百助軍。紀功。晉

一等台吉。車木楚克札布。又購馬六千解軍。馬用備足。

命貢楚克札布。解馬赴庫克納塔爾飼牧。

命丹津督解駝馬。至翁吉達什和碩。四月。罷成袞札布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十一

筠溪山房

定邊左副將軍職。

命赴額爾齊斯督屯田。賽因諾顏部台吉齊旺多爾濟

獻馬。請從攻達瓦齊。

許之。又念其前經獻駝馬助軍。

賜公品級。六月。參贊大臣烏爾登。調貢格敦丹。赴察罕

札拉烏魯格。依諾爾駐防。尋

召入

親。秋七月。新降杜爾伯特台吉車稜蒙克子巴朗。攜眾

由庫克嶺叛逃。達什丕勒率巴勒達爾兵。追擒其餘黨。

車布登懼罪。以追捕弗及。奏

諭曰。車布登與安崇阿德甯。同駐庫克嶺。專為防範逃

眾。乃巴朗從此脫逃。伊等率兵尾追。並不奮勇前進。卽

行退歸。安崇阿德甯二人。著卽正典刑。車布登削貝勒

爵。降授貝子。仍留軍營效力贖罪。晉封達什丕勒為輔

國公。又

諭曰。達什丕勒。護視杜爾伯特游牧。甚為妥協。今一聞

巴朗逃遁。卽率兵追斬餘黨。奮勇出力。朕甚嘉之。著加

恩封輔國公。以示獎勵。

賜巴勒達爾冠服及幣。

諭仍駐巴雅特。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來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十二

筠溪山房

詔琳丕勒多爾濟。隨德沁札布。移所攜降眾于塔密爾。

留兵防護。尋由塔密爾移置固爾班舒魯克。設汛防護。

檄貢楚克札布。守塔密爾軍倉。九月。青衮咱卜。土謝圖

汗部札薩克台吉三都布多爾濟。各以兵千。隨參贊大

臣努三等。赴阿勒和碩。偵烏梁海宰桑赤倫。遁吹河。乃

率兵由喀喇莽奈。直抵所居。降其眾四百四十五戶。徙

所屬台吉班札喇克察。於特斯偉。安置之。薩拉爾。又

率額琳沁。車布登札布。貢格敦丹。車木楚克札布等。剿

撫烏梁海宰桑達克。車根等于察罕烏蘇。尋復擊宰桑

瑪木特。及通瑪木特。降之。既命額琳沁率兵二百。赴圖

蘇爾勒軍營聽調。

命車木楚克札布隨參贊大臣烏爾登赴塔本托羅海駐防。

召貢克敦丹入

觀十月班第奏貢格敦丹從努三駐防齊克諾爾請緩覲期。

允之敘功得紀錄并賚幣十一月敘功晉封青衮咱卜

郡王品級復授所部副將軍札薩克圖汗部札薩克台吉根敦由塔密爾移駐哈喇阿濟爾罕。

授土謝圖汗部札薩克額璘沁多爾濟為西路參贊大臣。

臣。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三

筠溪山房

二十年正月大軍進剿準噶爾達瓦齊分西北兩路以

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副之

陝督永壽為定西將軍薩拉爾為定邊右副將軍副之

格塔克巴木丕勒督解駝馬悞遲班第劾奏

詔削副將軍及輔國公爵從軍贖罪札薩克台吉成衮

札布由烏里雅蘇台赴阿魯博爾濟巴顏濟噶克督解

駝馬

獎賜佩飾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台吉賚充札布捐馬助

軍。

命赴科布多督牧務車稜多岳特獻馬六百牛百羊千濟軍。

詔封札薩克輔國公二月成衮札布請隨征。

詔暫駐烏里雅蘇台俟大軍行偕護軍統領塔爾瑪善

往督屯田時軍營所用馬由喀爾喀購未至成衮札布

恐後期檄由烏里雅蘇台督解科布多札薩克圖汗部

輔國公多岳特私攜所解馬歸牧。

詔削爵仍解馬贖罪三月將軍班第率大軍赴伊犁青

衮咱卜引兵先進。

賜三眼孔雀翎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哈達哈檄根敦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四

筠溪山房

選兵五百分巡海喇圖庫列圖哈道里科布多布延圖

等處與駐防烏哈爾和碩之公品級諾爾布札布互為

聲援巴雅爾什第偕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輔國公巴圖

蒙克將駐防烏里雅蘇台兵三千為伊犁大軍聲援有

急則繼進尋馳兵二百降穆哈賚得秦七十戶。

賜幣及佩飾巴圖蒙克旋以疾卒于軍子丹巴旌準襲

額琳沁從征行至松樹塘病卒。

論曰額琳沁所封輔國公原非應襲之爵但念伊雖未

至軍營中途溘逝亦屬可憫著加恩以其子旺布多爾

濟襲時旺布多爾濟隨永常在西路軍先行桑齋多爾

濟等率輕騎繼進。車木楚克札勒由巴里坤至珠勒格圖。偕杜爾伯特公瑪什巴圖等以兵三百前行。擒準噶爾宰桑伊勒巴爾屬。復奉薩拉爾檄。偕阿拉善貝勒羅卜藏多爾濟。杜爾伯特貝勒色布騰。益兵七百。招降札哈沁宰桑敦多布。布魯古特台吉諾海奇齊克輝特台吉敦博勒達克。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等謀。達瓦齊居格登阻伊犁河。疾引兵由博羅塔拉赴哈塔濟勒渡。車布登札布亦偕台吉達什。由察罕呼濟爾至集賽。擒宰桑齊巴漢。以三百騎疾馳至。遂奪其舟。渡大軍。合兵進擊。達瓦齊遁。諸將分路追捕。獨車布登札布率同部兵追至沙喇雅爾嶺而還。四月。成袞札布屯田兵由額爾齊斯移駐伊蘇圖鏗格爾。七月。班師屯田兵撤還。尋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獻達瓦齊。阿睦爾撒納偕副都統額爾登額。以兵五百由穆色爾嶺往取械達瓦齊詣軍。青袞咱卜偕賽因諾顏郡王納木札勒齊素隴等收達瓦齊游牧。獲其孥屬。並喇嘛六千餘。阿睦爾撒納謀據伊犁。潛與其黨納噶察。貽書哈薩克汗阿布賚。詭言統領蒙古漢兵駐伊犁。車布登札布責納噶察曰。爾等匿奉天子命。反若自統兵至。可乎。納噶察不從。車布登札布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五

筠溪山房

告班第飭易書。且密陳阿睦爾撒納擅奪宰桑鄂勒錐駝馬。藉稱防禦。哈薩克及布魯特私調兵九千。駐各路。諸狂悖狀。班第具以聞。蓋阿睦爾撒納謀逆。同事者多不之察。獨車布登札布發其奸。頃之。

詔偕其兄齊木庫爾等入

觀班第由尼楚袞軍營遣額璘沁多爾濟等護之行。齊木庫爾窺阿睦爾撒納叛跡已著。密勸額璘沁多爾濟擒之。弗從。行至烏隆口。以將軍印授護行。稱歸牧治裝。額璘沁多爾濟信之。遣琳丕勒多爾濟從二十餘騎送歸。至察罕郭勒阿睦爾撒納。麾所部兵三百還攻。琳丕勒多爾濟等被圍。拔矢還射。奮勇鬪。賊不敢逼。奪路走。歸。遇其後隊。邀擊之。獲阿睦爾撒納所用旗纛甲冑。賊遂由額爾齊斯河馳遁。額璘沁多爾濟追之不及。時桑齊多爾濟攜索倫札哈沁兵千。自伊犁還。即馳赴額爾齊斯。收將軍印。擒賊黨阿喀察定進等。檄沿途汛兵護軍需。并防新降厄魯特眾。三都布多爾濟以督辦軍需。駐烏里雅蘇台。聞叛。隨駐劄大臣阿蘭泰等馳赴札布堪。擒阿逆孥及其黨班珠爾札木禪等。時固爾班和卓等賊眾千餘戶。潛通烏梁海。誘同逃。大軍猝與遇。分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六

筠溪山房

掩擊盡誅之先是

上預知阿逆中途必叛

密諭班第選軍中威望大臣監送班第奏額璘沁多爾濟老成可任

上以其人小有才不更事

飭諭班第至是果僨事

諭曰逆賊阿睦爾撒納已叛通額璘沁多爾濟率兵追捕量亦無濟著與齊木庫爾等逆行入

覲及至議削爵論斬

諭曰額璘沁多爾濟以札薩克親王參贊大臣膺監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七

筠溪山房

阿睦爾撒納之任齊木庫爾以逆謀既著勸速擒治乃恬不知警反以彼雙親王我單親王不敢便宜從事為辭致逆賊免脫夫既為國家叛賊何何雙親王之足論且逆賊公然授印率眾徑行何至逾日始遁去領兵追捕業已無及試思此何等事而有心貽誤至此其心尚可問乎核其情罪萬無可逭但念乃祖乃父夙著勤勞朕尚不忍加以顯戮令其自盡于是停襲王爵

詔獎琳丕勒多爾濟之勇封輔國公

賜孔雀翎并

資白金授三都布多爾濟公品級

晉桑齊多爾濟親王爵

諭曰桑齊多爾濟以一少年奮勇效力甚屬可嘉其祖丹津多爾濟本係親王著加恩晉襲原爵以車布登札布先發逆謀晉封多羅貝勒班第之剿達瓦齊于伊犁也道出阿爾台以烏梁海潛附準噶爾遣車布登沿途剿捕至固爾班鼎塔克及烏蘭布拉克喀喇哈巴地遇烏梁海副都統察達克屬得木齊綽罕宰桑圖布慎屬得木齊喀喇曼濟等眾盡降之並獲巴朗從賊二百餘戶師旋車布登偕副都統敦多卜率兵三百由薩噶勒巴什嶺往收汗烏梁海汗即烏梁海所居地也宰桑郭爾卓輝鄂木布及布魯古特宰桑根都什特楞古特宰桑瓜齊楞皆率眾降青衮咱卜又招降宰桑齊巴漢等自是烏梁海地畧定編新降旗分補授總管以青衮咱卜習烏梁海情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六

筠溪山房

命總轄之先是巴朗叛逃青衮咱卜追至和通鄂博率兵還言巴朗由西路額琳哈畢爾噶遁故追不及至是巴朗就擒青衮咱卜言盡妄

諭責之五月副都統齊旺侍衛圖倫楚納木札勒齊素隴各以兵追緝叛賊巴朗就擒札薩克圖汗部台吉齊巴克札布偕宰桑烏勒木濟械送京師

賜孔雀翎。尋赴烏里雅蘇台聽調。阿逆黨克什木巴。蘇泰都噶爾。擾伊犁。班第遇害。車稜拜都布。旺沁札布。貢格敦丹。擊之。弗克。車稜拜都布。旺沁札布。皆陣歿。土謝圖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方由烏蘭呼濟爾。運軍糧。馳援力戰。被執不屈。格塔克巴丕木勒。車布登。齋救往諭。噶爾。被創。亦為所留。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多爾濟。車登。賽因諾顏部協理台吉多爾濟。均被執。多爾濟車登脫歸。多爾濟留養於宰桑托克托博羅特家。有達瓦藏布者。阿逆族也。邀于路。復執之去。或言已降賊。命削爵嚴緝治罪。時定西將軍策楞。引大軍復赴伊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九 筠溪山房

貢格敦丹突圍出。偕協理台吉博爾綽對。由珠勒都斯問道至軍。上念喀爾喀諸札薩克。隨班第留駐伊犁。猝遇叛賊。以兵寡被圍。詔策楞傳旨慰諭。令歸游牧。示恤。貢格敦丹跪言。世受國恩。無可圖報。願擊賊自效。策楞代奏。許之。尋烏梁海逆賊。戕守汎侍衛貝多爾。時齊巴克札布。率兵駐防奇爾吉斯諾爾。即偕根敦往捕。至察罕烏蘇。遇青衮。咱卜。自伊犁歸。與合兵赴巴斯庫斯。收撫烏梁海。時舊屬準噶爾之烏梁海。散居汗哈屯等處。青衮

咱卜宣揚。上命。於是宰桑哈爾瑪什。瑪濟岱。納木札勒。保袞。莽噶拉克。納穆克布。珠庫鄂木等。相繼降。敘功。車布登。封多羅貝勒。齊巴克札布。公品級。

授德木楚克所部副將軍。偕副都統納木札勒。由塔密爾。徙輝特和碩特降眾于固爾班舒魯克。防護之。八月。阿逆煽包沁部眾。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克。和濟木呼哩等。叛應之。由索勒畢烏拉克沁。踰阿爾台。掠首汎侍衛齊微布。台吉達瑪琳等牧產。成袞札布。檄貢格敦丹。以兵四百。赴哈達青吉勒。與協理台吉圖巴札布。察哈爾。參領博碩郭勒等。追擊之。駐臺大臣阿蘭泰。檄會剿。車臣汗部札薩克巴雅爾什第。偕達爾濟雅。馳赴布拉罕路。擊斬台拉克。和濟木呼哩。擒阿克珠勒。俘其眾。以所獲還齊微布等。詔嘉之。晉封巴雅爾什第和碩親王。達爾濟雅。固山貝子。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十 筠溪山房

命巴雅爾什第。赴科布多布延圖駐防。達爾濟雅。由都固稜。赴索勒畢烏拉克沁駐防。時包沁餘賊。有竄伏烏隆諸界者。達爾濟雅。偕副都統札爾杭阿等。以兵千餘。由阿爾台烏蘭嶺分捕。至額爾齊斯庫克托輝。盡擒之。

布庫努特宰桑敦多克曼集等附逆。車木楚克札布偕
台吉唐古特追擊之。誅其眾。復乘勝與旺布多爾濟剿
叛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

詔嘉其功。

賜三眼孔雀翎。

諭隨策楞由博囉塔拉復赴伊犁。九月。

諭青哀咱卜率烏梁海兵隨參贊大臣哈達哈剿阿逆。

青哀咱卜請選兵五萬俟來歲進剿。

諭曰。前聞青哀咱卜諸事迎合阿逆。曾降旨擒治。念其
情尚可恕。旋諭停止。以觀後效。今詢阿逆屬人供稱青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三

筠滌山房

哀咱卜實有以班第薩拉爾奏之處。通信阿逆。伊既
從中漏洩。則聞其叛遁。心必惶懼。現今所請派兵追剿
之說。不過藉此姑延時日。著傳諭哈達哈。遵前旨擒解
來京。方大軍之剿達瓦齊也。青哀咱卜與阿逆同隊。交
甚。雖定北將軍班第與參贊大臣薩拉爾密奏阿睦爾
撒納逆狀。青哀咱卜微聞之。私以相告。阿逆既叛。青哀
咱卜潛遣烏梁海人諾爾布丹津赴阿逆所。至是事發。
故有擒解之命。未幾。

上追念其招撫烏梁海功。

宥弗究。會烏梁海賊郭勒卓輝博博等偽傳阿逆煽哈

薩克阿布賚汗入寇。仍

命青哀咱卜以參贊大臣隨哈達哈進剿。

命旺布多爾濟隨定西將軍策楞由博囉塔拉進剿阿

逆。

賜孔雀翎。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六

三

筠滌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七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五

二十一年春達爾濟雅偕塔爾瑪善等踰阿爾台剿阿逆至布拉罕察罕托輝偵知和碩特訥默庫叛分兵屯和通鄂博哈布塔之伯爾克蘇伯口訥默庫就擒還屯塔密爾四月車木楚克札布自伊犁縛獻阿巴噶斯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一 筠溪山房

丹戚屬請駐巴里坤剿逸賊

諭曰爾等自去歲效力軍營往返勞頓今不過弋捕逸犯毋庸多人可歸游牧休息

命復格塔克木丕勒札薩克輔國公爵

賜雙眼孔雀翎並遣歸牧與德木楚克會緝劫賊

詔車布登札布以參贊大臣隨哈達哈率師剿哈薩克

有固爾班和卓者奇爾吉斯宰桑也攜千餘戶潛赴烏

梁海車布登札布重登三丕勒等邀擒之因進兵哈薩

克界五月達爾濟雅納木札勒齊蘇囉等由海喇蘭伯

勒齊爾旺剿烏梁海之倡亂者追至庫楚克及哈達什

伯根斬獲甚眾車布登札布達爾濟雅等迎會哈達哈

大軍于哈什拉克謀哈薩克賊千餘由巴顏山遁偕土

謝圖汗部台吉三都市多爾濟追至伊什勒郭爾及烏

拉罕布木巴汗札爾會掩擊之斬獲無算

上嘉車布登札布功晉封多羅郡王大軍抵烏梁海青

衰咱卜私攜所部兵還牧構逆且遣赴烏里雅蘇台軍

煽眾喀爾喀令散歸輝特逆賊普爾普德濟特等由固

都爾格叛逃齊巴克札布追擒之復隨參贊大臣納穆

札爾捕烏梁海逃眾至阿固特賊逸尾擊之歿于陣事

聞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二 筠溪山房

諭曰齊巴克札布歿于行陣深堪嘉憫著追封輔國公

賜銀三百兩治喪視一品大臣例賜祭葬入祀昭忠祠

其子巴圖濟爾噶勒襲爵并授札薩克

詔貢楚克札布由翁吉達什和碩解內札薩克馬納烏

里雅蘇台自青衰咱卜屢干重譴

上不忍置之法

恩宥者三至是叛蹟顯著不可復追

諭廷臣曰青衰咱卜受朕恩最深去歲將軍大臣奏

阿逆伊敢私自漏洩百計趨承以致阿逆趾高氣揚肆

行無忌後于追緝之時觀望退縮妄言必得兩路出師

五萬方可追擒。種種乖謬，指不勝屈。前此屢欲擒治，念伊祖博貝夙著勤勞，施恩寬宥。今無故自軍營擅歸，又揚言額璘沁多爾濟達木巴札布等治罪之後，眾心疑懼。而喀爾喀數年以來，皆以用兵為累，以其怨望之私，托為他人之說，妄行瀆奏。藐法已極，斷難姑容。必當明正典刑，以示懲戒。著傳諭舒明阿蘭泰，如已歸游牧，可諭哈達哈等，旋師往剿。如至舒明所駐地方，即降旨擒解。青衮咱卜之叛，造偽符，撤汎兵，眾札薩克多為所惑。延丕勒多爾濟子旺沁多爾濟等，並棄汎歸牧。土謝圖汗部貝勒達什丕勒，亦慮所屬游牧被掠，由烏里雅蘇台軍營私歸，尋覺其詐，督兵往護臺汎。獨桑齋多爾濟飭所屬安伍察，獲台吉阿雅喇所匿偽符。札薩克圖汗部台吉遜篤布，與車臣汗部札薩克台吉成袞札布，亦察其詐。安堵如故。初遜篤布等，以檄由德沁札布所至，疑與青衮咱卜通，以聞。

諭曰：偽檄流傳，或係他人假冒。德沁札布之名，亦未可定。著加恩免究，飭令速歸舊汎，接理驛務。毋自貽悞。遜篤布督兵嚴守各汎，誓以死拒事聞。

諭曰：喀爾喀王公等為青衮咱卜所煽，多擅離職守。遜篤布等特一札薩克台吉耳，獨明大義，不肖附逆，誓死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三

筠溪山房

效力，朕甚嘉之。

賜公品級，以示獎勵。

詔獎桑齋多爾濟之能，授北路參贊大臣。

命往諭烏梁海總管赤倫，協擒青衮咱卜。土謝圖汗部貝勒達什丕勒，復許德沁札布所屬，乘閒劫馬。

詔速擒賊贖罪。車布登將以兵會參贊大臣塔爾瑪善，赴烏蘭嶺，追阿逆，未至。遽由納林喀喇歸牧。塔爾瑪善以聞。

諭曰：車布登係喀爾喀舊人，受恩最為深重。今乃擅棄職守，私行逃歸，情甚可惡。著擒解來京治罪。以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台吉喇布坦，賽克札布，額璘沁台吉旺舒克多爾濟，守護汎地，督牧如故。並

賜孔雀翎。

命給牧夫口糧，示獎。自諸札薩克棄汎後，驛路中梗，軍書旁午，不得達。經過官吏輒遇害。車木楚克札布督兵續遞，同部三等台吉噶瓦，供給牲畜，為之護送。且多捐馬助驛用。諸汎之路始通。

詔晉封車木楚克札布多羅貝勒。

賜噶瓦公品級。

諭達什丕勒曰：昨聞達什丕勒私歸游牧，朕即料其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四

筠溪山房

過爲浮言所惑。今果知悔悟。率兵接遞驛務。前咎不足深責。仍加恩晉封郡王品級。但驛站既係新設。非加意巡察。恐有遲誤。著達什丕勒。會同總管達松阿等。悉心辦理。七月宣。

諭喀爾喀王公等曰。青衮咱卜。係獲罪斥革之人。復加恩令襲貝勒。並授副將軍。去歲從征伊犁。封授郡王。稍有人心。自當圖報。孰意深負朕恩。實出情理之外。此次辦理烏梁海。授爲參贊。予以自新之路。伊至烏梁海。並未擒獲鄂木布郭勒卓輝等。卽撤兵還。雖自有哈達哈率兵往剿。伊卽退還。無關輕重。但旣爲參贊。並不奏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五

筠溪山房

諭旨亦未咨報將軍。率兵擅還。律以軍法。罪不容誅。且妄造浮言。煽惑眾聽。其心實不可問。試思辦理準噶爾一事。原爲喀爾喀經理長久之計。命將興師。以期一勞永逸。然選派爾部官兵。俱經賞給錢糧米石。購辦牲畜。何次不給價值。而伊乃以連年用兵爲累。是誠何心。至軍營賞罰。乃國家憲典所必行。達木巴札布係管理杜爾伯特游牧之人。縱令巴朗遁走。諱匿不報。額璘沁多爾濟監視阿逆來京。明知叛跡已著。袖手旁觀。致令冤脫。二人情罪。斷無可逭。然猶不忍加以顯戮。令其自裁。此而曲爲寬貸。國法何在。伊乃謂成吉思汗裔。向不治

罪。此語舛謬更甚。如朕宗室中。有犯刑章者。朕又何嘗廢法耶。至於稍知奮勉。如巴雅爾什第桑齊多爾濟及車布登札布等。則優封顯秩。賜資便蕃。伊甯不聞之耶。本應除其屬眾。削其封爵。朕始終眷念舊勳。不忍遽令漸滅。所有貝勒爵。仍著施恩。以額琳沁子輔國公旺布多爾濟承襲。先是眾喀爾喀。爲青衮咱卜所煽。棄汎私歸。或乘閒肆劫。青衮咱卜又分遣其黨。誘厄魯特貝子朋素克公丹拜。及烏梁海總管赤倫察達克等。與同叛及聞

諭。無不悔悟乞罪。七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六

筠溪山房

詔旺布多爾濟就近擒獻青衮咱卜。諭曰。逆賊青衮咱卜。背恩叛逆。所襲之爵。自不應復令承襲。但念此爵本係博貝所襲。且效力有年。不忍遽削。著加恩卽令旺布多爾濟晉襲。青衮咱卜所屬盡轄之。哈達哈追剿阿逆。擒達瓦藏布。多爾濟車登始脫歸。哈達哈以聞。

諭曰。去歲伊犁復叛。多爾濟車登力弱被擒。賊退後。他人俱已全歸。伊獨弗至。朕意其順從阿逆。苟且偷生。不獨深負國恩。實爲眾喀爾喀之辱。是以令嚴緝治罪。今覽哈達哈奏。始知其被賊拘留。備經勞瘁。甚屬可憫。著

加恩復其公爵。即隨哈達哈進征哈薩克。協理台吉多爾濟亦還。

詔封輔國公多爾濟貢格敦丹近族也。八月。以車臣汗所屬齊木齊格特人肆竊。

命參贊大臣納穆札爾等往緝。寘之法。

諭札薩克等曰。朕因爾等不善經理游牧。以致盜賊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緝。念皆起于饑寒。復令發帑賑給貧戶。以贍生業。爾等游牧。始皆甯謐。恐爾等習于玩愒。徒知盜賊已除。不復為貧者籌畫生計。又或目前尙知約束。日久漸至廢弛。當各統率所屬。詳察貧困之由。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七

筠溪山房

謀生有策。不至為非。即有頑悍不悛之徒。亦當嚴加約束。有犯必懲。務令上下安全。共享昇平之福。延楚布多爾濟不能戢賊。乞避居阿巴噶部界。

詔喀喇沁部貝子瑚圖靈阿。會郡王德木楚克等嚴緝之復。

諭廷臣曰。齊木齊格特人所居。與呼倫貝爾甚近。原係延楚布多爾濟屬。因伊不能約束。妄生事端。若不盡行翦除。地方何由甯謐。著傳諭德木楚克等。查出為首倡亂之人。即正典刑。餘亦無庸交該札薩克管轄。即賞給喀爾喀曾經效力之人為奴。以示懲儆。九月。

命成袞札布復為定邊左副將軍。先是青衮咱卜陰謀逆。成袞札布首發其狀。

獎賜佩飾。至是偕德沁札布。檄調眾札薩克兵丁。協剿復令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徧諭所部。知大義。俾勿為所惑。

上嘉之。故有是命。并

諭獎德沁札布。著交理藩院議敘。令速合兵擒剿。會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以青衮咱卜悔罪乞宥具奏。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八

筠溪山房

詔弗許。青衮咱卜窘懼。為擁兵自衛計。脅所屬伊克和託輝特巴罕和託輝特明噶特哈柳沁托斯奢集努特六鄂拓克。及烏梁海十六鄂拓克附已。大兵至。皆棄去。青衮咱卜攜孥。由托濟走斯吉特。謀遁俄羅斯。

諭旺布多爾濟。爾必無與逆賊同謀之事。朕可深信。昨據貝勒車布登札布屬人告稱。逆賊令遷爾游牧。爾雖聽從。並非有心附之。今大兵已抵。和託輝特。爾若能擒獻。朕必加重賞。否則率屬速赴軍營。既可承受朕恩。且不墮爾祖博貝舊勳。況青衮咱卜屬人。不過脅從。若棄之來歸。概免治罪。爾其熟思審慮。善自為計。毋貽後悔。

丹津來朝。

賜雙眼孔雀翎黃馬褂。

命乾清門行走克什木等就擒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及格埒克木丕勒自伊犁還。

諭曰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當逆賊倡亂時能奮勇擊賊馳援班第朕甚嘉之著加恩晉封和碩親王遣歸游牧以示體恤閏九月。

授桑齋多爾濟所部副將軍。

諭歸游牧嚴緝棄汛肆劫逃兵車木楚克札布解送駝馬助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九

筠溪山房

諭軍需項內折價賞給。

命副都統濟福赴車臣汗部會汗嘛呢巴達喇緝所部劫賊適嘛呢巴達喇疾濟福以聞。

諭曰嘛呢巴達喇年幼不更事今既染疾無庸俟其會緝伊同族郡王德木楚克現由軍營遣歸游牧著協同辦理青衮咱卜之叛獨嘛呢巴達喇所屬台吉達瑪琳率子塔木楚克約從眾無擅離軍汛者。

詔諭獎之琳丕勒多爾濟自科布多軍營調赴庫倫協理俄羅斯邊事十月成衮札布奏多爾濟車登孛與逆賊同居應令由軍營速歸牧示所屬毋惑。

從之冬成衮札布集諸部兵追剿青衮咱卜以車布登擅歸游牧復詭病不從剿青衮咱卜請削爵論死詔削貝勒宥死復劾齊巴克札布不赴調詔削公品級。

授巴勒達爾為所部副將軍初青衮咱卜之叛檄杜爾伯特兵赴軍賊揚言將盡擒喀爾喀王公治罪巴勒達爾以游牧密邇和託輝特懼禍私歸上鑒其無他。

詔成衮札布諭弗疑懼令協剿青衮咱卜遂有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

筠溪山房

命十一月成衮札布遣參贊大臣納穆札爾輕騎往追旺布多爾濟亦率兵從至杭哈將噶斯擒青衮咱卜及其子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札布巴里械送京師賊平解德沁札布參贊大臣職十二月。

諭曰親王成衮札布奉命討罪實心效力迅奏膚功朕甚嘉之著賞杏黃帶封伊第四子占楚布多爾濟為世子以獎忠勤尋

命占楚布多爾濟代掌札薩克青衮咱卜之叛也其部貝勒車登札布助逆上命二賊就擒後籍所屬給成衮札布及弟郡王車布

登札布等成哀札布奏和託輝特屬六鄂拓克並烏梁海十六鄂拓克開大兵至即解尙知感戴和託輝特輔國公旺布多爾濟係貝勒博貝嫡嗣輔國公多爾濟車登台吉達什朋素克係博貝從子皆未附逆請令轄青哀咱卜屬至車登札布助逆時台吉諾爾布曾經諫沮弗聽乃率眾台吉馳赴烏里雅蘇台軍汎訴世受國恩誓不從賊因率屬由博羅哈卜齊爾赴察罕托輝游牧供應駝馬亦極奮勉請授札薩克令轄車登札布屬庶伊等不致離析各札薩克知感自必嚴加鈐束詔獎協機宜如議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二

筠溪山房

二十二年正月青哀咱卜伏誅諸子皆連坐

特旨宥其幼子巴里

諭曰逆賊青哀咱卜親屬理應概予駢誅但念伊祖原封貝勒博貝之妻巴勒津年逾八旬孤苦無依博貝會著勞績不忍令其絕嗣著加恩令巴里與之同居免其正法以示朕格外優恤至意

詔授賽因諾顏親王成哀札布定邊將軍統大軍赴巴里坤剿輝特逆賊巴雅爾

諭曰將軍重任甚難其人成哀札布熟悉蒙古事宜且深感朕恩誠心報效著授將軍印賜整裝銀五千兩伊

子弟有願隨往者聽其指名具奏此次進兵非初進伊犁可比現在賊勢窮蹙擒剿甚易成哀札布勤勞已久毋庸久駐行間以示體恤成哀札布長子一等台吉額爾克沙喇從剿

詔封輔國公春遣車臣汗部公達爾濟雅歸牧尋

諭偕副都統濟福會緝所部劫賊弼齊罕扣等于色布蒐勒復由鄂煖郭勒擒賊塔瑚賚

命土謝圖汗部額璘沁多爾濟兄根札布多爾濟復世爵改爲札薩克固山貝子根札布多爾濟敦多布多爾濟長子康熙末尙郡主授和碩額駙五月土謝圖親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三

筠溪山房

桑齋多爾濟獲弁汎兵二十七人寘于法

命徧諭汎兵知之五月授札薩克圖汗貝勒旺布多爾濟副盟長六月旺布多爾濟隨大軍由巴里坤擒準噶爾叛賊呢瑪子阿爾察圖山

諭獎其功

賜郡王品級八月土謝圖汗部公車登三丕勒駐防翁

圖爾諾爾有台吉達瑪琳者其族也附青哀咱卜叛副將軍親王桑齋多爾濟率賽因諾顏郡王車布登札布

等奉

詔往擒未至達瑪琳遁車登三丕勒偕協理台吉占楚

卜由翁固爾諾爾馳追縛以獻桑齋多爾濟遣兵解赴京師並獲

獎賜車臣汗郡王巴雅爾什第偵所部劫賊什等竄呼倫貝爾之西墨爾根哈瑪爾偕同部郡王德木楚克公格塔克巴木丕勒等掩擒之置之法敘功加一級賚幣

賜德木楚克三眼孔雀翎貝子延楚布多爾濟以溺職詔削爵車木楚克札布偕唐喀祿奏言杜爾伯特貝勒巴圖博羅特公舍稜合吉阿喇善等通阿逆走額爾齊斯不從其汗車凌徙牧臣等偵得狀偕副都統瑚爾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三 筠淥山房

馳赴輝巴郎山後擒巴圖博羅特并剿烏梁海賊五十戶乃旋兵赴塔爾巴噶台緝哈薩克錫喇諭嘉其能和衷且協機宜以御用佩飾賜之飭敘加級秋達爾濟雅扈

駕木蘭行圍授副盟長九月諭車木楚克札布偕車布登札布招降烏梁海宰桑博和勒納木札勒等札薩克圖汗部已革輔國公多岳特單騎赴濟伯拉克堡偵賊為所窘不屈歸

詔授三等台吉賜公品級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率兵四百往招車木

楚克札布檄布延圖兵百繼進盡降之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者阿勒坦諾爾之烏梁海宰桑也聞之亦攜屬至

詔車木楚克札布定貢賞例宣示德意九月車布登札布請遣烏梁海大臣察達克率兵四百往招烏梁海博和勒納木札勒等復由布延圖軍選兵策應

上肆其議十月諭曰車布登札布辦理軍務皆合機宜較前大有進益明歲進兵著授兆惠為定邊將軍代成袞札布而以車布登札布為之副即來京請訓喀爾喀王公內有能協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四 筠淥山房

同辦事之人伊即指名具奏毋庸派兵但將親隨人役酌量足用仍加恩賞銀二千兩以備整裝之用成袞札布世子占楚布多爾濟卒

命其長子輔國公額爾克沙喇代掌札薩克詔賽因諾顏親王德沁札布購馬解軍同部貝子諾爾布札布獻馬助軍得紀錄尋賜雙眼孔雀翎一等台吉公品級齊旺多爾濟以病不能赴軍請獻馬五百免給值

上嘉其誠賜貝子品級十一月旺布多爾濟卒于軍土謝圖汗部

一等台吉三濟札布亦以疾卒成哀札布以聞

諭曰旺布多爾濟及三濟札布久駐軍營黽勉行走前會降旨令歸牧休息今已溘逝深堪憫惻著加恩以旺布多爾濟之子車都布襲貝勒仍賞郡王品級賜銀五百兩治喪三濟札布之一等台吉亦令伊子三都布多爾濟承襲并賞公品級賜銀三百兩治喪車布登札布奏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彌什克老成練事請遣護杜爾伯特游牧

從之授札薩克圖汗部輔國公多爾濟車登所部副將軍參贊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五

筠溪山房

詔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根敦偕參贊大臣唐喀祿護侍衛松達納赴哈薩克授札薩克圖汗部二等台吉達什朋素克札薩克一等台吉析青哀咱卜屬

命轄之初青哀咱卜叛馳報烏里雅蘇台軍令設備敘功故有是命

詔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諾爾布駐防布延圖額德格特汎車布登札布奏派土謝圖汗部公品級札薩克台吉三都布多爾濟一等台吉齊旺札布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台吉達什一等台吉敦多卜四等台吉庫爾奎等隨征聽調

從之十二月成哀札布來朝

諭曰成哀札布世篤忠貞夙諳軍旅前曾授定邊左副將軍永居邊陲嗣因巴雅爾作亂授定邊將軍統兵進剿朕思北路軍營關係甚重自平定伊犁以來拓地廣遠統轄匪易今復授為定邊將軍駐守烏里雅蘇台統領官兵綏柔邊境其勗之賽因諾顏部貝子福保自伊犁歸雍正間為準噶爾所掠至是賊平始得歸賜公品級先是福保陷賊其兄沙克都爾札布代襲貝子福保貝勒恭格喇布坦第四子十二月

諭曰車木楚克札布數年宣力戎行勤勞懋著近復招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六

筠溪山房

降烏梁海善為撫納著晉封多羅郡王賽因諾顏部札薩克一等台吉額墨根卒子達什襲是年車臣汗部公格塔克以病罷子貢楚克多爾濟襲以和託輝特逆賊青哀咱卜既誅

諭札薩克圖汗部諸札薩克曰前因青哀咱卜負恩背叛散布流言眾喀爾喀間有煽動經朕訓諭爾等旋知悔悟各奉職守今逆賊就誅黨附人等應分別治罪以彰國憲但爾等為國家臣僕百餘年誤聽浮言致干罪戾並非有心附賊免其查究嗣後益宜仰朕恩前滌前愆約束所屬各安本業綏靜邊隅長享太平之福

二十三年正月

詔授郡王車布登札布定邊右副將軍隨將軍兆惠由
巴里坤進剿厄魯特餘賊及逆回霍集占二月土謝圖
汗部被災乏食

詔遣都統多爾濟齋銀萬兩賑之士謝圖汗部親王參
贊大臣桑齋多爾濟赴庫倫協理俄羅斯邊境事阿睦
爾撒納竄斃俄羅斯獻尸至界

詔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馳赴恰克圖
驗視定邊右副將軍親王車布登札布奉

命進兵哈薩克索叛賊哈薩克錫喇及布庫察罕以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七 筠溪山房

謝圖汗部札薩克三都布多爾濟數著戎績奏請隨往
允之車臣汗嘛呢巴達喇札薩克圖汗部郡王巴勒達
爾來朝並

命乾清門行走

賜嘛呢巴達喇三眼孔雀翎黃馬褂及紫轡尋偕桑齋
多爾濟緝獲劫賊阿弼斯瑚等

賚幣三月

賜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札布銀千兩

命攜孛赴軍車布登札布率兵至伊犁時叛酋阿睦爾
撒納竄死逸賊阿巴噶斯哈丹舍稜布庫察罕哈薩克

錫喇等未就擒車布登札布奏遣兵赴喀什噶爾搜
逸賊

諭曰此等處所伊犁進兵時俱已經過何必重勞馬力
現今阿巴噶斯哈丹及舍稜等俱未殲除殊屬不知緩
急伊等當自知愧悟益加奮勉車布登札布奏請赴塔
爾巴噶台偵緝舍稜

諭曰當舍稜初遁時伊等若即尾追又有和碩齊塔截
必為擒獲今已遁逃兩月餘豈尙在塔爾巴噶台坐待
追兵耶可速赴額爾齊斯與成袞札布等協力會剿尋
諭赴博囉塔拉緝阿巴噶斯哈丹布庫察罕哈薩克錫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六

筠溪山房

喇毋庸復至額爾齊斯車木楚克札布奏偕察達克勒
烏梁海戶口其得秦有十餘戶二十餘戶不等分置得
木齊收楞額等員請并戶少者約四十戶編得秦一
上知其悉烏梁海情

詔如所請四月車布登札布率賽因諾顏一等台吉達
什等至伊犁捕厄魯特餘賊以土爾扈特台吉舍稜遁
俄羅斯

詔成袞札布赴科布多會剿時成袞札布已領兵三百
赴布延圖追剿奏至

諭獎之夏三都布多爾濟偕侍衛庫爾圖率五十騎為

大軍導至和落羅斯偵賊據高岡夾擊之賊棄岡遁追剿至昭達里克賊眾盡降馳疏告捷

賜孔雀翎凱旋以土爾扈特台吉舍稜勞章札卜等叛逃偕副都統鄂博什引兵百馳追之至伊蘭博羅特圖喇偵竄俄羅斯乃還烏梁海總管阿拉善攜戶百餘叛逃賽因諾顏部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札布率札薩克圖部公多岳特追擒有車根者亦烏梁海總管也縛獻阿拉善收其眾烏梁海人恩克叛逃命成衰札布調諸部兵擒獲並賜銀幣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九 筇嶽山房

諭札薩克圖部公多爾濟車登偕參贊大臣福祿緝烏梁海劫賊布爾古特布格等擒之並蒙

獎賚時烏梁海賊阿木古朗等劫馬札薩克圖部札薩克達什朋素克護所屬福祿劾之

詔削札薩克留軍效力尋隨福保追擒阿木古朗等寘于法

詔宥前罪仍授札薩克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剿庫車逆回札薩克圖部一等台吉朗衰札布偕台吉額琳沁率兵八百繼進由巴掄沙札爾至積噶托果納擊賊援兵斬獲甚眾

諭嘉之封輔國公尋克庫車朗衰札布邀擊逃賊無脫者復隨定邊將軍兆惠進師葉爾羌至呼爾滿擊賊敗之

晉封鎮國公

賜雙眼孔雀翎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衰札布劾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根敦緝盜馬賊弗獲

詔奪俸時賽因諾顏參贊大臣親王德沁札布緝獲盜馬賊瑪塔克加級

賚幣六月車布登札布奏收服烏魯特得木齊托羅和卓六十餘戶于哈什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十 筇嶽山房

諭卽策應兆惠會布庫察罕為哈薩克部人察哈瑪巴圖爾所擒

諭曰前諭車布登札布不必往追舍稜俟擒布庫察罕等卽策應兆惠今聞布庫察罕見擒于哈薩克則哈薩克錫喇亦必竄伏其地車布登札布速由塔爾巴噶台

檄諭哈薩克阿布賚汗將哈薩克錫喇一體擒獻先是

哈薩克錫喇及宰桑鄂哲特等潛遁和落羅斯聞追急度不得脫悉眾據高岡侍衛瑪琿等以我兵少請待其

走攻之車布登札布持不可麾兵進擊擒鄂哲特哈薩克錫喇僅以身免斬獲甚眾捷聞

詔以其父超勇號賜之。

賜達什公品級。

命車木楚克札布護理盟長印。借親王成袞札布。剿詭降之士爾扈特台吉舍稜。偵遁俄羅斯。乃還。七月鄂哲特械至。供稱副將軍車布登札布。身先士卒。所向無前。上愈嘉歎。

賜金黃帶。

諭曰。車布登札布奮勇剿賊。以少克敵。不愧超勇之目。前者舍稜逃遁。伊未及尾追。諒因不能兼顧。亦事勢使然。此時布庫察罕料哈薩克自必縛獻。惟聞哈薩克錫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三

筠嶽山房

喇。逃西哈薩克部之特柳克。參贊大臣富德。兵少窮迫。似屬可虞。昨諭車布登札布策應。自應前往。但亦須酌量馬力。儻有不足。即撤兵。與富德暫回伊犁。再圖進取。朕於他人。每降旨督催。伊天性勇往。故降此旨。著傳諭知之。是月。車布登札布由固爾班察爾進屯阿布勒噶爾。哈薩克縛獻布庫察罕。車布登札布因請馳赴阿克蘇。策應將軍兆惠。

命還駐伊犁。晉親王品級。八月。車布登來朝。

諭曰。原封貝勒車布登。係附和逆賊青衮咱卜之人。原應按律治罪。朕因其平日為人愚昧。又年老可矜。從寬

祇令削爵。仍許其子承襲輔國公。伊悔罪感恩。孑誠入覲。念前此曾經宣力。積有勤勞。著加恩賜公品級。遣歸游牧。九月。

諭曰。撫定回部。已有兆惠納穆札爾等。自易竣事。車布登札布軍營效力已久。撤兵後。即歸游牧休息。烏梁海總管阿拉善恩克等。叛竄。車木楚克札布借札薩克圖汗部公品級。多岳特。分剿阿拉善及恩克屬。就擒。謀恩克。竄哈屯河。疏請暫歸阿勒和碩屯駐。冬雪後。賊必就擒。

許之。十二月。成袞札布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七

三

筠嶽山房

詔購駝馬。解巴里坤。

授三都布多爾濟所部副將軍。參贊。協理俄羅斯邊境事。尋署副將軍。以擒獲厄魯特逃賊珠卓木等。

賚幣。車木楚克札布果擒恩克。

賚幣。是年。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卒。從子車登多爾濟襲。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八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六

二十四年正月

命土謝圖汗部郡王副將軍桑齊多爾濟督解駝馬送烏里雅蘇台軍營二月桑齊多爾濟請以茶布易俄羅斯馬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一

筠溪山房

詔如所請輔國公齊旺多爾濟擒自喀喇木蘭叛逃之厄魯特丹巴等諭獎之

賜雙眼孔雀翎嗎哈沁盜薩拉布拉克汎馬

詔賽因諾顏部郡王車布登札布越阿爾台沿途偵緝

阿巴噶斯哈丹及綽羅斯台吉烏勒木濟車木楚克札

布參贊其軍親王成袞札布奏遣長子額爾克沙喇偕

參贊大臣札隆阿分路繼進

諭曰額爾克沙喇奮勇有為朕所深知與其同行不若

獨往庶無掣肘可即赴札隆阿營代領其眾但車布登

札布已先行兩月餘盜馬賊人又非大隊著暫停前進成袞札布亦奏言時近秋若令額爾克沙喇赴車布登札布處馬力疲且薩拉布拉克汎迺被掠額爾克沙喇業起兵請自烏魯木齊赴察拉塔等處牧馬緝賊兼令台吉烏木布濟率兵策應

報可夏四月

詔車布登札布由塔爾巴噶台赴特穆爾圖諾爾協剿霍集占會將軍兆惠已率兵進葉爾羌

諭車布登札布由博羅呼濟爾還駐伊犁七月

命額爾克沙喇赴哈薩克部界偵禦札薩克圖汗部公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二

筠溪山房

品級多岳特隨車布登札布赴伊犁追捕嗎哈沁賊一等台吉車都布多爾濟從額爾克沙喇捕嗎哈沁賊車臣汗部二等台吉袞布札布擒嗎哈沁賊珠靖特穆爾獎賽幣車都布多爾濟尋隨杜爾伯特郡王車稜烏巴什等追剿烏梁海宰桑庫克辛盡降其眾

詔嘉之

命乾清門行走先是烏梁海人郭木薩以擅殺懼罪遁

俄羅斯車都布多爾濟追至和甯嶺縛之獻至是并

賽幣示獎八月詔賽音諾顏親王成袞札布安置新撫烏梁海眾貝子

品級齊旺多爾濟父德沁札布奏本旗丁戶滋眾請增編佐領。授齊旺多爾濟轄別爲一旗。

詔從其請。授札薩克十月。以車布登札布追剿嗎哈沁不力。傳

旨訓飭回部底定。

命成袞札布宣

諭眾喀爾喀知之。十一月。成袞札布奏撤布延圖兵還烏里雅蘇台。十二月。成袞札布車布登札布車木楚克札布。

召覲京師。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滌山房

賜宴。

獎賚遣歸尋

授車布登札布所部副將軍。先是青袞咱卜之叛。車臣

汗部鎮國公成袞私歸游牧。議削爵。

詔赴鄂爾坤效力贖罪。至是卒。

諭曰。成袞自獲罪後。雖無效力之處。但念伊卒于軍營。

究屬可憫。著伊子德木楚克降襲札薩克一等台吉。不

必仍襲公爵。

二十五年。車臣汗部札薩克輔國公格塔克巴木丕勒來朝。晉鎮國公。

賜黃馬褂。札薩克固山貝子旺沁札布以輕刑斃命。削札薩克。

詔以其弟一等台吉貢素隴札布襲。別封旺沁札布爲閑散鎮國公。復授車臣汗部人納旺伊什桑齊璘沁札薩克一等台吉。

諭曰。納旺伊什與桑齊璘沁削職後。留居軍營。效力有年。現在軍營無事。伊等所獲之罪。不過昏愚所致。著加恩給還原職。烏梁海爲哈薩克部人巴圖克巴圖爾所掠。賽因諾顏部公額爾克沙喇獲被掠者。詰之。告以烏梁海游牧遠。以故被掠。且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至。欲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四

筠滌山房

擒獻巴圖克巴圖爾。

諭曰。額爾克沙喇久駐哈薩克界。可撤兵還。卽以朕旨

宣諭曰。劫掠烏梁海。係巴圖克巴圖爾一人所爲。與其

部長無涉。使彼知之。尋車布登札布偕車木楚克札布

擒獲巴圖克巴圖爾。札薩克圖汗子公品級齊旺巴勒

齊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郡王巴勒達爾及子齊旺巴勒齊賽因諾顏部貝子品級齊旺多爾濟車臣汗部二等台吉。哀布札布扈。

駕木蘭行圍。

命巴勒達爾射。

賜三眼孔雀翎及黃馬褂。齊旺多爾濟雙眼孔雀翎。

賜齊旺巴勒齊袞布札布孔雀翎。袞布札布格塔克巴

木丕勒長子。

命賽因諾顏親王副將軍車布登札布圖形

紫光閣。

御製讚曰。拍馬彎弓。無敵所向。不曾讀書。如古名將。和

落霍斯少勝眾。彼超勇親王額駙之子。是年賽因諾顏

部公三都克車木伯勒以病罷。子車登札布襲土謝圖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五 筠溪山房

汗部札薩克固山貝子根札布多爾濟卒。

詔其子車布登多爾濟襲固山貝子。弟格齊多爾濟襲

札薩克。別授公品級。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多羅貝勒納

克札勒齊素囉卒。第三子齊默特多爾濟襲。

二十六年三月。賽因諾顏親王奏。喀爾喀汎舊設阿爾

台。今準夷回部底定向時戍區。俱成內地。請展札哈沁

烏梁海喀爾喀等汎資耕牧業。

詔會勘。尋奏。柰曼明安至度濟察罕布爾噶蘇所設汎

宜展至烏魯木齊。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勘巴顏珠

爾克至烏拉克沁。伯勒齊爾及烏魯木齊。可設汎十五

俱相隔百里為率。軍機大臣遵

旨。議柰曼明安舊汎。應遠徙。但千里長途。喀爾喀難遙

制。應將附近烏魯木齊之烏爾圖布拉克賽塔喇納里

特濟木薩四汎。令索倫綠旗兵駐防。其蘇伯昂阿至烏

拉克沁。伯勒齊爾十一汎。令成袞札布督理。

從之。土謝圖汗部副將軍郡王桑齋多爾濟妄奏定邊

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札布選兵弗公。

訓飭之。尋奉

命。赴恰克圖購馬。時車臣汗部一等台吉貢楚克札布

督收軍駝。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六 筠溪山房

命。赴恰克圖助桑齋多爾濟購馬事。有劫賊羅卜藏錫

喇布者。冒章嘉呼圖克圖名。沿邊肆擾。車臣汗嘛呢巴

達喇。擒送京師。

賽幣。車臣汗部貝勒丹津由烏里雅蘇台。解馬赴巴里

坤。札薩克圖汗部公品級多岳特。解軍需赴伊犁。濟貝

子額爾克沙喇軍。以葉爾羌之捷。

賜札薩克圖汗部凱宴。鎮國公朗袞札布留駐軍營。

頒賜銀幣。賽因諾顏公額爾克沙喇解伊犁牲畜。道斃

議價。

詔免其半。以賽因諾顏副將軍郡王車布登札布勦嗎

哈沁色布騰逸走追不力。

訓飭之會俄羅斯獻色布騰仍

賚之幣。

命同部郡王車木楚克札布子貢楚克札布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十二月。

授車布登札布副盟長。

二十七年札薩克圖汗部札薩克一等台吉諾爾布解

軍駝赴伊犁賽因諾顏部親王品級車布登札布奉使

西藏同部輔國公多爾濟自游牧復赴伊犁軍營道卒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七

筠滌山房

子沙克都爾札布襲

賜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次子齊巴克

多爾濟公品級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蒙固以病

罷子索諾木辰伯勒襲同部札薩克一等台吉齊巴克

札布亦以病罷子額琳沁多爾濟襲尋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時賽因諾顏部貝勒齊默特多爾濟亦在行

圍。

諭曰齊默特多爾濟之始祖袞布本喀爾喀舊札薩克

首先來歸封郡王爵嗣降襲貝勒已歷四世著加恩令

其世襲罔替。

二十八年札薩克圖汗子齊旺巴勒齋署盟長土謝圖

汗部公車登三丕勒赴恰克圖駐防札薩克圖汗部鎮

國公朗袞札布以展汎界偕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由

巴顏珠爾克奎烏拉克沁伯勒齊爾及烏嚕木齊路定

十五汎俱相隔百里為率。

詔如議尋與土謝圖汗部輔國公車布登多爾濟同部

公三達克多爾濟長子車稜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黃馬褂。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八

筠滌山房

命乾清門行走車布登多爾濟等。

賜孔雀翎賽因諾顏部親王成袞札布來朝以督理烏

梁海與哈薩克互市協夷情。

諭獎之先是賽因諾顏部貝勒佛保陷賊其兄沙克都

爾札布代襲貝子至是沙克都爾札布卒其子敦多布

多爾濟與佛保入覲。

詔敦多布多爾濟襲貝子而封佛保為輔國公。

命乾清門行走是年札薩克圖汗部札薩克一等台吉

根敦卒子車都布多爾濟襲尋

命防護杜爾伯特游牧。

二十九年四月。賽因諾顏親王成袞札布奏烏里雅蘇台舊城圯。應增修。

報可。

詔授札薩克圖汗部郡王品級貝勒車都布盟長。

賜同部署盟長齊旺巴勒齋黃馬褂。七月。以成袞札布

鞫索倫逃兵。未疏奏。

訓飭之。土謝圖汗部札薩克達瑪琳札布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十一月。成袞札布復奏烏里雅蘇台土淨。難

與版築。舊城在齊格爾蘇特烏里雅蘇台二河間。應照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九

筠溪山房

舊造木城。增高丈六尺。厚一丈。周圍共五百丈。內外排

木柵。中實土。東西南各置門。北迎河。掘溝引水環之。卽

以溝土築城。報

聞。是年。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三達克多爾濟卒。

長子車稜多爾濟襲。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輔國公車登

札布卒。

詔其父三都克車木伯勒仍復原職。

三十年。車臣汗嗎呢巴達喇來朝。

命御前行走。

命札薩克圖汗部副將軍郡王巴勒達爾御前行走。

賜同部郡王車都布黃馬褂。

授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所部副將軍。同部郡王齊巴

克雅喇木丕勒盟長。兼所部副將軍。土謝圖汗郡王桑

齋多爾濟議私與俄羅斯互市罪。

詔削爵。尋

命復封多羅郡王。土謝圖汗部公車布登多爾濟轄烏

里雅蘇台軍營學舍。車臣汗部貝勒達克丹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雙眼孔雀翎。是年。土謝圖汗部輔國公齊旺多爾濟

卒。仍令其父車布登襲。札薩克圖汗部一等台吉噶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十

筠溪山房

丹達爾札卒。子拉克沁噶喇襲。

詔授札薩克。給印。編佐領一。隸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

以札克畢賴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長轄之。

三十一年。

命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乾清門行走。

賜三眼孔雀翎。及黃馬褂。土謝圖汗部札薩克一等台

吉車布登以私易所解達哩剛愛馬。爲同部親王桑齋

多爾濟所劾。

詔削職。其子不得襲。以弟車登襲。札薩克圖汗部公品

級喇布坦以老罷。子鎮國公朗袞札布卒。孫索諾木多

爾濟襲公品級札薩克一等台吉。尋襲鎮國公。同部鎮國公旺舒克以病罷。子拉旺多爾濟降襲輔國公。札薩克圖汗部札薩克諾爾布送馬四千。赴烏魯木齊。賽因諾顏部親王成袞札布長子貝子品級額爾克沙喇卒。成袞札布以額爾克沙喇子阿穆爾拜車布木達什幼。其弟伊什札木楚詣旗務。奏請襲爵。並遣入覲。許之。

詔停襲貝子品級。以伊什札木楚襲輔國公。阿穆爾拜車布木達什各授一等台吉。二十二年。成袞札布奏同部輔國公達什督驛稱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七

筠滌山房

諭獎之。

賜孔雀翎。至是復以哈什圖五站。雪盛損畜。達什酌撥各游牧餘馬。供使無悞。

詔晉封達什鎮國公。是年賽因諾顏親王成袞札布奏所部來歸。初親王善巴為同族長。又世掌丹津喇嘛所遺印。請視三汗例。以善巴曾孫親王諾爾布札布襲賽因諾顏號。

詔允其請。追襲其祖圖蒙有所遺賽因諾顏號。

賜之印。俾與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均世襲罔替。尋

授所部副將軍。

三十二年。

賜札薩克圖汗兼多羅郡王巴勒達爾杏黃纓。

命其子齊旺巴勒齋。

乾清門行走。

賜土謝圖汗部札薩克一等台吉袞楚克車璘黃馬褂。

賽因諾顏部輔國公伊什札木楚扈

駕木蘭行圍。

賜黃馬褂。

命乾清門行走。是年車臣汗嘛呢巴達喇卒。弟車布登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七

筠滌山房

札布襲汗來朝。

命乾清門行走。車臣汗部鎮國公格塔克巴木丕勒長子二等台吉袞布札布擒逃賊圖什爾格。

賚幣。土謝圖汗部貝子達什丕勒奉

命赴瀚海督牧軍駝。

三十三年。授車臣汗車布登札布盟長。札薩克圖汗署

盟長齊旺巴勒齋轄烏里雅蘇台軍營學舍。賽因諾顏

部親王車布登札布入覲。

賜第京師。

三十四年。賽因諾顏部公品級三等台吉噶瓦卒。理藩

院議停襲

詔仍以其子桑濟襲

命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御前行走

賜紫轡土謝圖汗部公品級齊巴克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授札薩克圖汗部盟長郡王車都布所部副將軍

賜車臣汗車布登札布三眼孔雀翎及黃馬褂土謝圖

汗部郡王丹忠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十三

筠溪山房

賜三眼孔雀翎是年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車布

登卒孫齊素隴多爾濟降襲札薩克一等台吉札薩克

圖汗巴勒達爾卒子公品級齊旺巴勒齊襲兼多羅郡

王尋授盟長同部札薩克一等台吉達爾巴圖亦以病

罷子達什琳沁襲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輔國公三都克

車木伯勒卒孫噶爾瑪襲噶爾瑪車登札布子同部札

薩克鎮國公貢格敦丹卒子當蘇隴襲

三十六年授賽因諾顏郡王車布登札布定邊左副將

軍尋授盟長同部郡王車木楚克札布所部副將軍車

臣汗部札薩克輔國公格培克巴木丕勒卒子袞布札

布襲札薩克圖汗部公瑪哈巴拉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賽因諾顏部親王成袞札布卒

賜銀千兩治喪子七長額爾克沙喇封貝子品級輔國

公次伊什札木楚襲輔國公次敏珠爾多爾濟封公品

級次占楚布多爾濟封世子次納瑪愷多爾濟授一等

台吉次德培克多爾濟封輔國公次拉旺多爾濟尙固

倫和靜公主授固倫額駙

賜雙眼孔雀翎尋封世子

命御前行走至是襲札薩克和碩親王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十四

筠溪山房

命輔國公伊什札木楚克代掌札薩克同部輔國公佛

保卒子三丕勒敦多克襲

三十七年

賜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金黃轡郡王丹忠多爾濟卒

無嗣弟齊巴克札布襲公車登三丕勒長子拉素隴多

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

命賽因諾顏部郡王車木楚克札布長子貢楚克札布

乾清門行走

三十八年，賽因諾顏副將軍車布登札布以牟利，為同部貝子品級齊旺多爾濟所計。

詔罷左副將軍職，先是齊旺多爾濟凌其兄親王諾爾布札布，為車布登札布所斥，故深憾之。

三十九年，土謝圖汗部貝子車布登多爾濟卒，子遜篤布多爾濟襲。

賜土謝圖汗部公車稜多爾濟黃馬褂，同部札薩克敦多布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賽因諾顏部親王額駙拉旺多爾濟偕大學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五

筠溪山房

士舒赫德，剿山東逆賊王倫，賽因諾顏親王品級車布

登札布年七十。

賜無量壽佛及珊瑚朝珠，四圍龍服。

四十年。

命車臣汗車布登札布御前行走。

賜札薩克圖汗齊旺巴勒齋三眼孔雀翎。

四十一年，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札布札薩克齊素

曠多爾濟扈。

駕木蘭行圍。

賜齊巴克札布三眼孔雀翎，齊素曠多爾濟孔雀翎。

四十二年，授土謝圖汗車布登多爾濟盟長，郡王桑齋多爾濟所部副將軍，子永丹多爾濟初授一等台吉，教養內廷，至是。

命乾清門行走。

賜孔雀翎，是年，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和碩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卒，子齊巴克多爾濟襲，札薩克輔國公車

登三不勒卒，子拉素曠多爾濟襲。

四十三年，授土謝圖汗部親王齊巴克多爾濟所部副將軍。

賜三眼孔雀翎，黃馬褂，札薩克多羅郡王桑齋多爾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六

筠溪山房

卒，子永丹多爾濟襲。

命御前行走。

賜三眼孔雀翎，是年扈。

駕木蘭行圍。

賜黃馬褂，尋尙郡君，授多羅額駙，輔國公拉素曠多爾

濟督理烏里雅蘇台軍營學舍。

賜札薩克圖汗齊旺巴勒齋子貝喇特納公品級，是年

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多羅郡王車木楚克札布卒，子貢

楚克札布襲。

四十四年，授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札布副盟長，兼

署所部副將軍。同部貝子遜篤布多爾濟

命乾清門行走。尋借賽因諾顏部郡王貢楚克札布扈駕木蘭行圍。

賜貢楚克札布三眼孔雀翎。及黃馬褂。遜篤布多爾濟

雙眼孔雀翎。尋授副盟長及參贊。是年。札薩克圖汗部

札薩克一等台吉達什朋素克卒。子哀布札布襲扈

駕木蘭行圍。

賜孔雀翎。授賽因諾顏親王品級車布登札布議政大

臣。

上追念其擊賊和落霍斯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七 筠溪山房

命繪戰圖賜之。

四十五年。土謝圖汗部札薩克輔國公索諾木辰伯勒

卒。子巴克巴札布襲車臣汗部多羅貝勒丹津卒。長子

車稜多爾濟襲同部札薩克固山貝子達爾濟雅卒。子

索諾木旺札勒多爾濟襲賽因諾顏郡王車布登札布

以擅請展牧界。削親王品級。賽因諾顏部札薩克輔國

公達什卒。子喇嘛札布襲。

四十六年。

詔喀爾喀世爵。視內札薩克四十九旗例。理藩院遵旨

議。首以土謝圖汗請。

諭曰。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始祖察璉多爾濟來歸時。仍留汗號。嗣是子孫承襲。將及百年。著加恩世襲罔替。諸王公並同此例。

諭土謝圖汗部郡王齊巴克札布曰。齊巴克札布之始祖固魯什喜當噶爾丹作亂時。首先來歸。

聖祖仁皇帝念其為喀爾喀舊札薩克。優封郡王。伊子孫承襲。今已四世。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

諭貝子遜篤布多爾濟曰。貝子遜篤布多爾濟之先原係王爵。因額璘沁多爾濟身獲重罪。削爵停襲。朕念伊

祖父舊勳。不忍令其遽盡。是以特令降襲貝子。著加恩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六 筠溪山房

世襲罔替。

諭和碩親王齊巴克多爾濟曰。齊巴克多爾濟之祖父

宜力戎行。屢著勞績。由札薩克台吉。洵封和碩親王。著

加恩令其世襲罔替。理藩院議拉素囉多爾濟車稜多

爾濟所襲輔國公。係

恩封。出缺時請降襲。

諭曰。拉素囉多爾濟之曾祖車稜巴勒。蒙

聖祖仁皇帝格外鴻恩。特封公爵。承襲有年。朕于車稜

巴勒子巴木丕勒多爾濟出缺時。不忍削去。是以仍令

其子車布登三丕勒及孫拉素囉多爾濟相繼承襲。今

若照議降襲。朕心殊為不忍。著加恩世襲罔替。

諭車稜多爾濟曰。輔國公車稜多爾濟之父三達多爾濟。朕因其為親王丹津多爾濟子。封授公爵。復因效力軍營。送馬無悞。晉貝子品級。車稜多爾濟襲爵時。已削去貝子品級。今若復令降襲。朕心殊為不忍。即云世襲罔替。於例不符。此亦惟視車稜多爾濟效力如何。若于烏里雅蘇台值班等事。奮勉出力。毫無貽悞。仍許承襲公爵。俟出缺時。奏聞請旨。

諭札薩克輔國公巴克巴札布曰。巴克巴札布所襲輔國公。係其祖旺布效力軍營。晉封之爵。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理藩院議三都布多爾濟所襲公品級。例弗應世襲。俟出缺時請旨。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九

筠溪山房

詔如議。

諭車臣汗曰。車臣汗車布登札布之曾祖烏默客來歸時。仍留汗號。子孫至今承襲。將及百年。著加恩世襲罔替。理藩院議車稜多爾濟所襲貝勒。係

恩封。出缺後請降襲。

諭曰。車稜多爾濟所襲貝勒。雖與初封及有功襲封者不同。但此原係朕施恩封授伊父丹津之爵。丹津又係

車臣汗垂札布弟。原任郡王貢格三丕勒之子。是以出缺後。仍著車稜多爾濟承襲。今若照議降襲。朕心殊為不忍。著加恩世襲罔替。

諭索諾木旺札勒多爾濟曰。索諾木旺札勒多爾濟之始祖布達札布。原封貝子。洊封貝勒。出缺時降襲公爵。嗣因達爾濟雅效力軍營。勞績懋著。復授貝子。且令其子索諾木旺札勒多爾濟承襲。著加恩世襲罔替。

諭哀布札布曰。哀布札布之父格塔克巴木丕勒。原襲輔國公。以軍務獲罪削爵。嗣因赴伊犁奮勉效力。復予原職。經朕特降旨。晉封鎮國公。出缺時。既經照例減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十

筠溪山房

承襲。著即將札薩克輔國公爵。恩予世襲罔替。諭貢素龍札布旺沁札布曰。旺沁札布之閑散鎮國公。與貢素龍札布之札薩克台吉。原係其祖阿南達所封。貝子。遞行改授之爵。著加恩予世襲罔替。

諭貢楚克多爾濟曰。貢楚克多爾濟所襲公爵。原係其祖車稜旺布。抒誠效力所封。朕體

世宗憲皇帝推恩之意。不忍削除。故令兩代承襲。著恩予世襲罔替。

諭札薩克圖汗齊旺巴勒齋曰。札薩克圖汗號。因策旺札布獲罪削爵。伊族弟格塔克延丕勒承襲。至齊旺巴

勒齊已襲三世其郡王爵又係齊旺巴勒齋始祖朋素克喇布坦來歸時所封俱著恩予世襲罔替理藩院議多岳特所封公品級例弗予襲

諭曰三等台吉多岳特原襲伊父格色克輔國公爵因獲罪後在軍營效力又招降烏梁海朕復施恩賜公品級雖子例不應承襲但削除朕復不忍俟出缺時詳察有無功過另降諭旨

諭車都布所襲貝勒原因博貝軍營效力由輔國公晉封之爵著加恩世襲罔替其郡王品級係因車都布之父旺布多爾濟效力所加出缺時朕不忍即行削除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溪山房

以仍令承襲但即令世襲罔替于例又不可行著暫令承襲如故俟出缺時再行請旨

諭瑪哈巴拉所襲鎮國公係其祖諾爾布班第獲罪降襲之爵拉旺多爾濟所襲輔國公係由初封貝子降等承襲拉沁蘇隴所襲札薩克輔國公爵係其祖索諾木伊斯札布效力軍營所封巴圖濟爾噶勒所襲札薩克輔國公係因其父齊巴克札布軍營效力被傷陣歿所封索諾木多爾濟所襲札薩克鎮國公爵係其祖父效力軍營所封均著加恩予世襲罔替

諭賽因諾顏親王曰諾爾布札布所襲親王係其曾祖

善巴來歸後從征噶爾丹有功由郡王晉封之爵賽因諾顏又係伊部舊號著加恩予世襲罔替

諭車登札布曰車登札布父親王諾爾札布未襲親王時曾賜公品級因追剿包沁有功特封貝子朕念此爵係伊本身效力所得是以于伊既襲親王之後仍令車登札布襲鎮國公著加恩世襲罔替先是親王德沁札布獻馬助軍

諭議敘尋議親王爵無可加應于伊子內選一人賞公品級德沁札布因其第三子三丕勒多爾濟請

許之至是理藩院議三丕勒多爾濟所授公品級例弗應世襲俟出缺時請

旨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溪山房

詔如議 諭伊什札木楚曰伊什札木楚所襲輔國公係伊兄額爾克沙喇效力軍營所封之爵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

出缺後仍以額爾克沙喇子請旨承襲

諭三丕勒敦多克所襲公爵係因伊父佛保陷賊復歸加恩所封著令其世襲罔替

諭車布登札布曰車布登札布敷歷戎行戰功懋著由台吉游封郡王兼授札薩克著加恩予世襲罔替

諭貢楚克札布曰。貢楚克札布始祖托多額爾德尼原封公爵。嗣因貢楚克札布父車木楚克札布啟歷戎行。勳猷卓著。由鎮國公洵封郡王。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諭德木楚克札布之父羅卜藏車璘死于王事。德木楚克札布又接續臺站有功。施恩由貝子晉襲貝勒。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先是大軍剿達瓦齊。羅卜藏車璘協理烏蘭烏蘇驛務。會阿逆叛。逆黨阿巴噶斯哈巴等乘間劫驛。羅卜藏車璘拒之戰死。

詔由貝子原爵晉封貝勒。令其子德木楚克札布襲

諭噶爾瑪所襲輔國公。係伊始祖阿玉什在軍營效力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滌山房

晉封之爵。貢楚克所襲輔國公。係伊祖諾爾布在軍營奮勉效力。由札薩克台吉晉封之爵。喇嘛札布所襲輔國公。係因伊祖齊旺在軍營奮勉效力。封鎮國公。減等承襲之爵。均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

諭當蘇隴曰。當蘇隴始祖阿哩雅初封札薩克台吉。嗣因其子格木丕勒效力軍營。懋著勞績。晉封鎮國公。至當蘇隴文襲二世。著加恩令其世襲罔替。

諭沙克都爾札布曰。沙克都爾札布之父多爾濟效力軍營。始終奮勉。又因前往軍營。中途病卒。朕心深為憫惻。是以令沙克都爾札布仍襲公爵。著加恩令其世襲

罔替。理藩院議桑濟所襲公品級。例弗應世襲。請出缺後停襲。

詔如議。

四十七年

諭賽因諾顏部公品級三等台吉桑濟曰。前議于桑濟出缺後。請旨停襲。朕因其照例辦理。業已允行。但念桑濟之父噶瓦于青衮咱卜作亂時。不肖隨眾株守。能自備馬。接遞驛務。且于經過官員。供給牲畜。伊不過一協理台吉。誠心奮勉。若此。故特賜公品級。噶瓦卒後。朕追念前功。仍爵其子。若終歸削除。朕心殊為不忍。著恩予命御前行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四

筠滌山房

世襲罔替。賽因諾顏部札薩克多羅郡王車布登札布卒。子三丕勒多爾濟襲。四十八年。以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車臣汗車布登札布私用烏拉票罪。詔黜。

御前行走。尋議削爵。

上弗忍。諭減等再議。因議留汗爵。永停給俸。削盟長。奪三眼翎及黃馬褂。

詔削盟長。罰俸五年。勿奪翎褂。尋因未來謝。

恩

諭并奪之

授土謝圖汗部貝子遜篤布盟長以同部親王齊巴克多爾濟庸懦無能

命解副將軍任

授同部額駙永丹多爾濟所部副將軍輔國公車布登多爾濟所部副將軍參贊札薩克圖汗部公品級三等台吉多岳特卒

詔其子幹珠爾札布襲尋

諭曰幹珠爾札布之祖格色克係舊札薩克圖汗沙喇之子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溪山房

聖祖仁皇帝格外加恩封輔國公格色克卒朕命多岳特襲嗣因自蹈愆尤旋知悔懼復賜公品級今伊已卒若即將公品級削除祇令幹珠爾札布承襲原有三等台吉朕實不忍是以加恩仍令襲公品級俟出缺時奏聞請旨

四十九年五月土謝圖汗車登多爾濟車臣汗車布登多爾濟迎

觀避暑山莊復並

賜孔雀翎尋

命乾清門行走
賜黃馬褂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八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九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一

厄魯特舊分四部曰和碩特。姓博爾濟吉特。為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裔。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姓綽羅斯。為元臣孛罕裔。曰土爾扈特。為元臣翁罕裔。姓不著。哈布圖哈薩爾七世孫曰阿克薩噶勒泰。有子二。長曰阿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一 筠溪山房

噶克特穆爾。為今內札薩克科爾沁等八旗祖。詳見內札薩克次曰烏嚕克特穆爾。即和碩特祖也。孛罕六世孫曰額森。有子二。長博羅納哈勒。為杜爾伯特祖。次額斯墨特。達爾漢諾顏。為準噶爾祖。部自為長。號四衛拉特。初皆聚牧天山之北。阿爾台山之南。後和碩特汗圖魯拜琥。襲據青海。而土爾扈特長和鄂爾勒克。又以與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交惡。徙牧俄羅斯額濟勒河。於是聚牧阿爾台者。惟準噶爾及杜爾伯特兩部。其和碩特土爾扈特之支庶未徙者。亦間附牧焉。圖魯拜琥號顧實汗。哈布圖哈薩爾之十九世孫也。其祖博貝密爾

咱始稱衛拉特汗。其父哈尼諾顏洪果爾繼之。有子六。長哈納克土謝圖。次拜巴噶斯。次昆都倫烏巴什。次即顧實汗。又次為色稜哈坦巴圖爾。及布雅鄂特歡。顧實汗兄弟。惟昆都倫烏巴什布雅鄂特歡留舊牧。拜巴噶斯製據西套。餘皆隨顧實汗徙青海。和鄂爾勒克者。翁罕九世孫也。其祖曰貝果鄂爾勒克。有子四。長珠勒札幹鄂爾勒克。即和鄂爾勒克父。次衛察察布察齊。次保蘭阿噶勒琥。次莽海。土爾扈特族。和鄂爾勒克既徙牧俄羅斯。而保蘭阿噶勒琥與弟莽海及叔父翁貴。又俱隨顧實汗徙青海。惟衛察察布察齊留舊牧。是時和碩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二 筠溪山房

特顧實汗最強。為四衛拉特之首。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顧實汗遣使通貢。閱歲乃至。是為厄魯特通貢我朝之始。七年。顧實汗偕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及唐古特汗藏巴等奉表貢。昆都倫烏巴什亦遣使從達賴喇嘛貢駝馬。顧實汗尋擊殺藏巴汗。而據其地。使其子駐之。詳見西藏要略。八年。遣使存問達賴喇嘛。

敕顧實汗曰。有改道違法而行者。聞爾已懲治之。自古帝王致治。法教未嘗斷絕。今遣使敦禮高賢。爾其知之。并賜爾甲冑。使未至。顧實汗表請發幣使延達賴喇嘛。允之。顧實汗弟色稜哈坦巴圖爾來朝。貢駝馬。雕翎。元狐等物。並蒙

獎賚。

順治二年。顧實汗及達賴巴圖爾貢馬至。奏聞。

天使召聖僧。臣等自當遵奉。達賴巴圖爾者。顧實汗第

六子也。名多爾濟。時佐理藏事。

三年。以厄魯特台吉等入甘肅境。要糧賞。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詔所司議剿撫會顧實汗奉表貢。

賜甲冑弓矢。俾轄諸厄魯特。嗣是間歲輒遣使至。和碩

特族曰都爾格齊諾顏。曰色稜哈坦巴圖爾。曰鄂齊爾

汗。曰鄂齊爾圖汗。曰阿巴賴諾顏。曰達賴烏巴什諾顏。

曰伊拉古克三班第達呼圖克圖。曰額爾德尼璉台吉。

曰阿哩祿克三陀音。曰噶爾第巴台吉。曰瑪賴台吉。曰

諾木齊台吉。曰綽克圖台吉。土爾扈特族曰羅卜藏諾

顏。曰楚琥爾岱青。曰博第蘇克。準噶爾族曰巴圖爾璉

台吉。曰墨爾根岱青。曰杜喇勒和碩齊。曰楚琥爾烏巴

什。曰羅卜藏呼圖克圖。並附名以達。都爾格齊諾顏者。

顧實汗兄昆都倫烏巴什號也。鄂齊爾汗者。名達延。顧

實汗長子。時理西藏務。鄂齊爾圖者。號車臣汗。與阿巴

賴諾顏並拜巴噶斯子。達賴烏巴什者。名巴顏阿布該。

阿玉什。顧實汗第四子也。拜巴噶斯初育以為子。後雖

自生子二。而達賴烏巴什仍與鄂齊爾圖兄弟同居。西

套伊拉古克三班第達呼圖克圖者。鄂齊爾圖第三子

也。以其為僧。故貴之。凡呼圖克圖。皆僧號也。額爾德尼

璉台吉者。名特爾袞。與阿里祿克三陀音。瑪賴台吉。並

色稜哈坦巴圖爾子。噶爾第巴者。鄂齊爾圖次子也。羅

卜藏諾顏者。和鄂爾勒克子。博第蘇克者。莽海孫也。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四 筠溪山房

圖爾璉台吉者。名和多。和沁。字罕。十四世孫。恃強侮諸

衛拉特。即與土爾扈特長和鄂爾勒克交惡者。墨爾根

岱青。楚琥爾烏巴什皆其弟。羅卜藏呼圖克圖。則楚琥

爾烏巴什子也。其和碩特之諾木齊。綽克圖。土爾扈特

之楚琥爾岱青。準噶爾之杜喇勒和碩齊。則未詳所出。

四年。鄂齊爾圖遣使貢駝馬。越一年。阿巴噶繼至。

五年。甘肅巡撫王世功奏。青海蒙古駐西甯。需索供應。

請定貢使入關額。餘駐關外。給口糧。

許之。

六年。青海鄂木布瑚魯木什。以河西白帽回族米喇印。

丁國棟等謀助逆。大軍討之。復招降西甯城。

詔賜鄂木布土謝圖巴圖爾岱青號。瑚魯木什巴圖爾

額爾德尼岱青號。鄂木布卒。墨爾根台吉嗣。

詔襲土謝岱青號。其巴圖爾號弗之給也。

七年。鄂齊爾圖汗使至。以喀爾喀煽蘇尼特部長騰機

思叛。奏稱力能鋤逆。當相機為之。否亦必修貢如初。不

敢稍萌異志。

諭絕喀爾喀勿私通好。自是額爾德尼噶爾第巴伊拉

古克三班第達呼圖克圖及所部台吉宰桑等朝貢至

者相接。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五

鈞深山房

八年。昆都倫烏巴什貢所產馬及黑狐皮。

九年。顧實汗導達賴喇嘛入覲。先奉表聞。并貢駝馬方

物。昆都倫烏巴什亦貢駝馬。嗣數遣使至。

十年

詔封圖魯拜琥遵文行義敏慧顧實汗。賜金冊印。

十二年。土爾扈特部長書庫爾岱青遣使錫喇布鄂木

布奉表貢書庫爾岱青者和鄂爾勒克子也。和鄂爾勒

克有子六。長書庫爾岱青次伊勒登諾顏次羅卜藏諾

顏餘並無嗣。不著。色稜哈坦巴圖爾遣子呵哩祿克三

陀音貢駝馬。

十三年。色稜哈坦巴圖爾子瑪賴遣使入貢。伊勒登諾

顏遣使錫喇尼和碩濟繼至。青海和碩特哀布。游牧嘉

峪關外。鄰哈密及準噶爾。諸回使往來必經之。是年葉

爾羌回長遣使克拜孛眾三百人貢。抵肅州。哀布以葉

爾羌嘗奪其屬。將襲之。甘肅巡撫周文煜。徙貢使至甘

州。哀布挈千餘騎分道入。問官軍嚴備。遁歸。卒不敢為

邊患。哀布察罕丹津從叔父。其父達蘭泰顧實汗第三

子也。是年顧實汗卒。

上念其忠勤。修貢。遣官致祭。會青海屬復為邊患。

諭顧實汗子車臣岱青及達賴巴圖爾等。日分疆別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六

鈞深山房

向有定例。邇來爾等率番眾掠內地。抗官兵。守臣奏報

二十餘次。屢諭不悛。今特遣官赴甘肅西甯等處勘狀

或爾等親至。或遣宰桑來質。誣妄之罪。各有攸歸。番眾

等舊納貢蒙古者。聽爾轄。倘係前明所屬。應仍歸中國。

至漢人蒙古定界。與市易隘口。務宜詳加察核。分定耕

牧。毋得越境妄行。車臣岱青者名鄂木布。顧實汗次子

也。

十四年。青海多爾濟表謝。

賜其父顧實汗賻祭恩。并奏稱西甯東向不設驛。貢使

往來道艱。乞設驛西甯東。

不許。土爾扈特羅卜藏諾顏及子多爾濟遣使沙克錫布特達爾漢烏巴什阿巴賴等貢駝馬二百餘。復攜馬千乞市歸化城。

許之。杜爾伯特台吉陀音遣使霍什哈等自鄂齊爾圖所以貢馬至。陀音者孛罕十二世孫也。其父曰達賴泰什。有子七。次子垂因。及垂因子阿勒達爾泰。世為杜爾伯特部長。陀音其第三子也。第四子曰鄂木布岱青和碩齊。

十五年復

諭車臣岱青曰。前因爾等頻犯內地。遣官往勘。據奏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七 筠滌山房

等入邊。向屬番取貢。輒肆攘奪。咎自難解。朕悉宥爾前愆。但中外本無異視。疆圉自有大防。爾等向屬番取貢。酌定人數。路由正口。遣頭目稟告守臣。方准入邊。至市易定所。應從西甯鎮海堡川北洪水等口出入。毋得任意取道。如或不悛。國憲具在。朕不爾貸也。是年杜爾伯特鄂木布岱青和碩齊子伊斯札布復遣使額爾克貢馬。

十七年。瑪賴偕弟茂濟喇克來朝。

康熙四年。甘肅提督張勇奏。蒙古番眾游牧莊浪諸境。情形叵測。請增甘肅西甯駐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戀西

喇塔拉水草肥饒。乞駐牧。張勇以其地為甘肅要隘。不容逼處。往責之。謝罪去。因設永固營。聯築八塞。至是蒙古等復相繼徙近邊。

上以其漸不可啟。

詔如勇請。

五年。勇復奏。青海雖通西藏。不過荒微絕塞。

朝廷出示招徠。准開市易。自應鈴東部落。各安邊境。乃

邇來蜂屯祁連山。縱收內地大草灘。曾遣諭徒。復抗據

定羌廟。官軍敗之。猶不悛。聲言糾眾分入河州。臨洮鞏

昌西甯涼州諸地。請設兵備道。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八 筠滌山房

詔嚴防禦。仍善撫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固築邊牆。以資守禦。

六年。川陝總督盧崇峻奏。青海諸頭目。偵於八月將入

寇。因赴莊浪所備之。遣總兵孫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勢

固守。達賴喇嘛尋檄厄魯特諸台吉。毋擾內地。駐牧黃

城兒大草灘。蒙古悉徙去。并獻駝馬牛羊謝罪。遂撤駐

防兵。青海色稜哈坦巴圖爾少子伊思丹津為諸昆弟

所迫。了身來歸。

詔封多羅貝勒。尚縣主。授多羅額駙。

賜田產僕屬。隸內蒙古正白旗。後以罪削爵。降三等公。

十三年以吳三桂叛

遣使往諭達賴喇嘛道西甯墨爾根台吉將尼之為我使所叱懼謝罪嗣聞三桂扇王輔臣叛梗秦蜀以所部兵屯大草灘外令軍書得達內地有準噶爾台吉罕都及拜達者既降尋叛攜賊千餘掠番民由大草灘毀邊垣遁墨爾根台吉聞之挈其眾以大草灘饒水草來徙牧為守汛者所禦復乞屯牧黃草灘

上不允遣尙書科爾廓代往定界尋引去王輔臣之叛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營副將陳達禦之陣歿孫思克屯涼州宣示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九

筠溪山房

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會達賴喇嘛使至

命傳諭達賴巴圖爾等戢部眾勿為邊患是歲杜爾伯特台吉額勒敦噶木布從鄂齊爾圖使入貢自稱阿勒達爾泰什族初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卒子僧格嗣其異母兄車臣及卓特巴巴圖爾與爭屬產遂殺僧格有噶爾丹者僧格同母弟也居唐古特習沙門法達賴喇嘛遣歸轄厄魯特眾因執車臣戕之卓特巴巴圖爾與弟卓哩克圖和碩齊奔青海噶爾丹遂為所部長十六年準噶爾台吉噶爾丹以兵襲西套戕鄂齊爾圖破其部鄂齊爾圖妻曰多爾濟喇布坦與喀爾喀墨爾

根汗額列克妻皆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女兒也額列克

孫察琿多爾濟號土謝圖汗偵噶爾丹侵鄂齊爾圖兵援之不及多爾濟喇布坦奔土爾扈特阿玉奇者書庫爾岱青孫也先是書庫爾岱青以巴圖爾琿台吉女為子朋楚克婦生阿玉奇育巴圖爾琿台吉所和鄂爾勒克徙牧不復攜時土爾扈特與準噶爾隙然未絕後書庫爾岱青赴唐古特還假道準噶爾索阿玉奇以歸書庫爾岱青卒朋楚克嗣朋楚克卒阿玉奇嗣世為土爾扈特長阿玉奇始自稱汗噶爾丹為阿玉奇舅氏始娶鄂齊爾圖孫女阿努為妻既而惡鄂齊爾圖遂襲殺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十

筠溪山房

遣使獻俘

諭曰鄂齊爾圖汗與噶爾丹向俱納貢今噶爾丹侵殺鄂齊爾圖獻所獲弓矢等物朕不忍納其卻之初顧實汗卒鄂齊爾圖嗣為衛拉特首噶爾丹既戕鄂齊爾圖自稱博碩克圖汗因脅諸衛拉特奉其命諭給諸貢使符驗不從詭稱杜爾伯特及和碩特土爾扈特雖隸準噶爾以收地遠不及給云逆藩吳三桂為大軍所迫謀結青海為援遣賊黨饋多爾濟金幣靖逆將軍張勇謀得狀奏松潘茂州道通西甯近吳逆乘間掠茶馬利

詔張勇屯甘州防禦。多爾濟卒不助吳逆。西套厄魯特既潰。或奔依達賴喇嘛。或被噶爾丹掠去。和囉理者達賴烏巴什子也。號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族屬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徙。戀處邊外。青海和碩特諸台吉亦懼噶爾丹暴掠。並孛廬帳。避居大草灘。撫遠大將軍圖海飭歸故巢。

十七年。西套諸台吉偵噶爾丹將侵青海。遣使告和碩特台吉達賴巴圖爾等。為防禦計。

上聞之。諭靖逆將軍張勇曰。噶爾丹侵青海。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往。則聽之。若欲經大草灘。則令堅立信約。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十一

筠溪山房

勿擾內地。尋噶爾丹以從者異志。且距青海遠。行十一日。撤兵歸。遺書張勇。詭稱其祖多克辛諾顏。偕額實汗取青海。和碩特族獨據之。欲往索。以將軍所轄地。故不果。既而懼和碩特諸台吉襲已。密遣使議昏。以女布木妻博碩克圖濟農子根特爾。張勇謀得狀。奏噶爾丹仇青海蒙古。假議昏名。恐復往侵。甘肅當往來衝。請增兵防。

報可。博碩克圖濟農者。額實汗第五子伊勒都齊子也。和囉理遣使至靖逆將軍所。稱避亂赴青海。以邊外道遠。乏水草。請由內地行。張勇遵。

旨。諭由水泉過邊。和囉理戀牧大草灘。草盡北徙。不果赴青海。偵噶爾丹屯布隆吉爾。慮襲已。由雙井避入內地。甘肅提督孫思克請率兵防禦。時張勇屯甘州。諭令親泣驅遣。和囉理謝去。徙牧額濟內河界。遣宰桑博克等奉表至孫思克營。服罪。有楚琥爾烏巴什者。噶爾丹叔父也。子五。長巴哈班第。次阿南達。次羅卜藏呼圖克圖。次犖章。次羅卜藏額璘沁。噶爾丹以私憾。襲殺巴哈班第。執楚琥爾烏巴什。及羅卜藏額璘沁等。禁之。

巴哈班第子罕都為和囉理甥。時年十有三。其屬額爾德尼和碩齊。攜之逃。以兵四百。掠烏喇特戶畜。竄就和囉理。居額濟內河。青海墨爾根台吉聞之。遣使詰歸所掠。而和囉理弟土謝圖羅卜藏等。亦掠甯夏及茂明安。鄂爾多斯諸部。和囉理不知也。喀爾喀台吉畢瑪里吉哩諦偵以告。詞及和囉理及青海台吉茂濟喇克等。是年噶爾丹弟溫春台吉。附噶爾丹表入貢。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十二

筠溪山房

十八年。遣使赴和囉理所。詰責掠烏喇特諸部罪。且諭達賴巴圖爾等曰。爾墨爾根台吉。將被盜劫。掠人察獲解送。朕甚嘉之。夫勸善懲惡者。國之法也。邇聞厄魯特眾。侵處額濟內河。爾達賴巴圖爾及墨爾根台吉。其

特眾。侵處額濟內河。爾達賴巴圖爾及墨爾根台吉。其

照汝國律治罪。使至。稱和囉理茂濟喇克皆無掠烏喇特事。額爾德尼和碩齊為準。噶爾屬已徙牧去。察歸所掠之未售者十八人。和囉理復獻馬百餘。為弟請罪。諭曰。和囉理既未行劫。可弗罪。

詔檄噶爾丹收捕額爾德尼和碩齊治罪。并收和囉理歸牧。或非所屬。當以告。

十九年。

遣官駐松潘。偵厄魯特邊情。

詔檄多爾濟知之。勿疑懼。噶爾丹尋與喀爾喀構兵。遣使乞援。青海多爾濟遵達賴喇嘛諭。不之許。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二十年。和囉理遣使入貢。詔納之。

二十一年。和囉理以前年缺貢補解馬至。其母格楚爾哈屯。弟土謝圖羅卜藏博第等。各遣使至。奏荷。

併帳居邊境。屬眾妄行盜竊。深知悔罪。又游牧邇甯夏。乞赴市。理藩院仍追議前罪。

諭曰。和囉理等以敗竄來至邊境。所部罔知法紀。迫於饑困。盜竊牲畜等物。今既陳其苦情。諄諄奏請。著寬免前罪。嗣後鈐束屬眾。勿得妄行滋事。其甯夏地。向無厄魯特喀爾喀市易例。所請不允。溫春台吉復遣使至。尋

卒。子丹濟拉依噶爾丹。

二十二年。噶爾丹奏和囉理等往歸達賴喇嘛。已遣使召之。請以丑年四月為限。是年蓋歲癸亥也。和囉理徙牧河岸。邇鄂爾多斯。貝勒松喇布以聞。

諭退歸。

二十三年。罕都偕額爾德尼和碩齊遣使貢。請宥掠烏喇特罪。而和囉理戚屬嘗掠茂明安諸部牧產。前以服罪故宥之。至是。

諭曰。和囉理既免罪。額爾德尼和碩齊著一體赦宥。所貢准上納。先是鄂齊爾圖孫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避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古 筠溪山房

噶爾丹走唐古特。以達賴喇嘛表請。賜居龍頭山。轄西套遺眾。

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東大山。山脈綿延邊境。山口即邊關。建夏口城。距湟川堡五里。山盡為甯遠堡。距龍頭山里許。有昌甯湖界之內。地兵民耕牧。久似不宜。令新附蒙古居。

上可其奏。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尋徙牧布隆吉爾。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以女妻之。事聞。諭廷臣曰。前鄂齊爾圖汗為噶爾丹所戕。其孫羅卜藏

哀布阿喇布坦往求達賴喇嘛指授所居之地達賴喇嘛令駐牧阿拉克鄂拉因以為請鄂齊爾圖從子和囉理前沿邊駐牧曾檄噶爾丹收取之今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與喀爾喀互相犄角噶爾丹欲以兵向和囉理等則恐喀爾喀躡之欲以兵向喀爾喀則恐和囉理等襲之此必非噶爾丹所能收取矣丹濟拉偕弟達爾札札木揚附噶爾丹表入貢噶爾丹性殘虐諸台吉宰桑惟善丹濟拉與阿喇布坦丹津鄂木布格類固英信丹濟拉尤篤有事必與謀

二十四年和囉理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五

筠溪山房

賜敕印以鈐部眾廷臣以游牧未定議不允

諭曰和囉理等以避亂故離其舊牧來至邊境劫掠茂明安烏喇特諸部本宜即行殄滅朕俯念鄂齊爾圖汗世奉職貢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迫于饑困是以宥其罪戾又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係鄂齊爾圖汗孫為和囉理從子應令聚合一處其遣官往諭朕旨度可居地歸併安置封授名號給賜金印璽書以示朕興滅繼絕至意理藩院尙書阿喇尼遵旨往諭和囉理奏

皇上令臣等聚牧乃殊恩達賴喇嘛亦謂羅卜藏哀布

阿喇布坦居布隆吉爾地隘草惡不若與臣同處臣等欲環居阿拉克山陰邊寇盜靖邊疆令部眾從此地而北當喀爾喀台吉畢瑪里吉哩諦收地由噶爾拜瀚海額濟內河姑喇奈河雅布賴山巴顏努魯喀爾占布爾特洪果爾鄂隆以內東倚喀爾喀丹津喇嘛牧西極高河居之奏至

遣使諭達賴喇嘛曰噶爾丹滅鄂齊爾圖汗時和囉理及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等紛紜離散來至邊境又以生計窘迫妄行劫掠朕宥其罪不即發兵剿滅和囉理等亦戴朕恩屢請敕印依朕為命朕前諭噶爾丹收取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六

筠溪山房

彼約以丑年四月為期今逾期已數月矣伊等骨肉分離散處失所朕心殊為惻然鄂齊爾圖汗子爾喇嘛為護法久矣何忍漠視其子孫宗族至於窮困今朕欲將伊等歸併安置爾喇嘛其遣使與朕使偕往定議冬和囉理率屬七百餘來朝

詔以二百人入關餘留歸化城給羊及宣府貯米贖之是年定四衛拉特貢使例噶爾丹使入關額二百人餘屯張家口及歸化城其綽羅斯自貢之噶爾瑪岱青和碩齊杜爾伯特台吉阿勒達爾泰什及和碩特土爾扈特長如之噶爾瑪岱青和碩齊者善爾根岱青子也名

丹津於噶爾丹爲從兄弟。青海巴圖爾額爾德尼岱青
瑚魯木什來朝會。

上大閱於王家領。奏請扈

駕往觀。

允之。歸牧。謀噶爾丹侵略喀以所部兵屯邊。謀助大

軍討逆。噶爾丹敗遁。乃率兵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和囉理至京。

賞宴。視大台吉例。以

御服貂裘賜之。

諭曰。爾祖額實汗于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七

筠溪山房

太祖文皇帝時。借達賴喇嘛輸誠通款。爾叔父鄂齊爾
圖當

世祖章皇帝時。每年遣使請安。所貢土產白鷹。朕猶及
見之。夫貢物何足珍賞。特鑒其誠敬耳。爾厄魯特內亂。
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汗。遣使獻俘。朕念鄂齊爾圖汗
前此勉修誠悃。倏爾敗亡。不勝軫恤。何忍受之。因諭卻
所獻。頃爾爲噶爾丹擊敗。奔至邊境。劫掠沿邊居民牧
產。朕何難遣兵剿除。明正爾罪。念爾昔時頗竭誠悃。復
引罪自首。以迫于饑困。屬眾妄行等情。陳奏。朕卽宥爾
罪。今若徙爾于邊境內外。不拘安置何地。爾焉敢不凜

遵。特念爾祖額實汗。爾叔父鄂齊爾圖汗。素致恭謹。故
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欲使鄂齊爾圖汗孫羅卜藏
衰布阿喇布坦。與爾聚處。尙其共相輯睦。善自安業。爾
等聚處與否。在朕本無損益。惟是朕爲天下主。凡在函
蓋。咸欲使之共樂昇平。朕茲諭旨。自爾身及爾子孫。當
世世念之。勿替。尋遣歸。

賜收阿拉善地。會達賴喇嘛遣使至。

命拉都琥往會勘。

諭曰。爾等召集和囉理羅卜藏衰布阿喇布坦等。相視

可以游牧地。指給定所。其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如欲與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八

筠溪山房

同收。亦許之前。和囉理已自誓不復令屬眾爲非。其羅
卜藏衰布阿喇布坦。亦須嚴禁所屬。和睦安居。爾等可
與和囉理等。定沿邊爲盜作亂之罪。朕所以不憚諄切
訓諭者。亦以其先世恭順有年。不欲令子孫失所也。倘
伊等復流亡他徙。殊負朕歸併眷恤之意矣。拉都琥借
達賴喇嘛使約和囉理等。至東大山北。語之曰。爾所請
噶爾拜瀚海地。聽爾游牧外。自甯夏所屬玉泉營西。羅
薩克喇山嘴後。至賀蘭山陰一帶。布爾哈蘇台口。又自
甯夏所屬倭波嶺塞口北。努渾努魯山後。甘州所屬鎮
番塞口北。沿陶蘭泰薩喇椿濟雷理希理等地。西向至

額濟內河俱以距邊六十里為界。畫地識之。定議蒙古殺邊民論死。盜牲畜奪食物者鞭之。私入邊游牧者。台吉宰桑各罰牲畜有差。所屬犯科一次。罰濟農牲畜以五九。時罕都及額爾德尼和碩齊請與和囉理同牧。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偵其女兄阿努。攜兵千赴藏。道嘉峪關外。懼襲已備之。以故未即徙。拉都琥奏至。詔以所定地域及罰例檄甘肅守臣知之。蓋自是和囉理屬始定牧阿拉善。

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囉理欲往援。察琿多爾濟乞師于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九

筠溪山房

朝時

諭噶爾丹罷兵使已就道。

詔不允。和囉理請而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自率兵援喀爾喀。遇我使于道。宣諭之。亦撤歸。布隆吉爾先是噶爾丹收東鄰喀爾喀。入涎富庶。謀往掠。又怨喀爾喀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嘗助鄂齊爾圖。且以女妻鄂齊爾圖。孫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欲攻之。會察琿多爾濟匿札薩克圖汗成。哀逃。與成哀構。成哀卒于沙喇嗣。噶如故。達賴喇嘛遣使噶爾丹。且西勒圖召察琿多爾濟與沙喇盟于庫倫。伯勒齊爾察琿多爾濟弟哲卜尊丹

巴呼圖克圖與噶爾丹西勒圖抗禮。噶爾丹因以責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敬。達賴喇嘛為名。誘沙喇往會于固爾班赫格爾。察琿多爾濟邀殺沙喇。又追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札卜。進屯喀喇額爾奇克。察罕額爾奇克地與噶爾丹相拒。噶爾丹乃引兵三萬。由杭愛山入掠。察琿多爾濟禦之于特穆爾。不克。走翁吉。噶爾丹偵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居額爾德尼昭。遣其弟罕都阿拉布坦往攻。而自領兵東趨克魯倫河。略車臣汗牧。尋還掠圖拉。察琿多爾濟悉眾由尼列圖至鄂爾會諾爾。鏖戰三日。眾潰。喀爾喀全部皆潰。竄。先後款關內附。噶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爾丹上書訴其棄好興兵。妄殺無辜。請勿納。上復遣使諭噶爾丹將行。

命之日。噶爾丹若問和囉理事。爾等宜述丑年之約。并言達賴喇嘛向雖遣使定議。令和囉理與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歸併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囉理雖駐牧邊地。亦未編設旗隊。前喀爾喀與厄魯特交惡。和囉理曾請兵討爾。朕仍諭遣之日。朕欲使爾等安處游牧而已。豈肯給爾兵耶。其以是告之。令罷兵使如旨。諭之。噶爾丹不從。

詔土默特都統阿喇約借副都統阿迪等。選兵偵禦噶

爾丹

二十八年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卒

賜賻祭初鄂齊爾圖子三長額爾德尼子噶爾直多爾濟次噶爾第巴子即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次伊拉古克三班第達呼圖克圖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無嗣其妻及宰桑等請召噶爾直多爾濟轄部眾允之時噶爾直多爾濟游牧準噶爾界

諭曰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率眾內附所遺部眾恐致流亡噶爾直多爾濟尚幼召之恐未即至著和囉理前往布隆吉爾暫為約束人民俟噶爾直多爾濟至仍歸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淶山房

本地務期共相扶掖勿侵據所部眾噶爾直多爾濟以所部饑告不即從

詔授諾顏號遣侍讀學士達琥恤所部貧民其母珠木蘇尋攜噶爾直多爾濟至

詔轄羅卜藏哀布阿喇布坦眾附阿拉善牧有拜達者罕都屬也偕額爾德尼和碩齊誘其主棄和囉理私以厄魯特兵千掠邊番守汛者責之為所戕且抗官軍甘肅提督孫思克以兵屯邊將剿之罕都懼乃降

詔宥其罪仍駐牧阿拉善其叔父羅卜藏額琳沁尋自準噶爾至奏為噶爾丹所禁十餘年以準噶爾與喀爾

喀戰乘間脫走擊擊屬千人至乞與兄子罕都同居

允之有羅卜藏者輝特族姓伊克明安初為準噶爾台吉避噶爾丹虐從噶爾直多爾濟內附詔附阿拉善牧

二十九年噶爾丹復由烏達罕嶺侵喀爾喀罕都阿喇布坦自茂岱喀喇色古爾山陰以兵會罕都阿喇布坦皆都爾格齊諾顏丹津孫也與噶爾丹聚牧阿爾台之科布多仍各領部眾父曰都噶爾故阿拉布坦以所部台吉多同名從其祖父稱別之曰丹津阿喇布坦又名都噶爾阿喇布坦六月我尙書阿喇尼等與噶爾丹戰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淶山房

于烏爾會失利七月噶爾丹深入烏珠穆沁地

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甯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峰口尋停止恭親王兵

命帥師往會裕親王軍又命康親王傑書率兵駐歸化城

上親巡兵至博洛河屯回

鑾濟隆呼圖克圖噶爾丹各使人至我參贊大臣索額圖營請以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昇噶爾丹我參贊大臣叱之濟隆呼圖克圖者達賴喇嘛所遣諭準噶爾罷

兵使也不能諭止反導之入邊又為之擇戰日故噶爾丹益猖獗時噶爾丹屯烏蘭布通距京師七百里倚險結營祭旗誦經裕親王等于八月朔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次日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自噶爾丹所來復請以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界之越兩日濟隆又率弟子七十餘人來營講解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者

上前所遣往諭噶爾丹罷兵使也尋噶爾丹自西拉穆楞河夜遁剛阿淖爾我軍欲追而馬力已疲乃使人偕濟隆呼圖克圖往諭設誓定好噶爾丹使持書至告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錫 鈔 漆 山 房

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跪于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

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裕親王等入奏

廷議以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使以立誓為辭今又劫略克什克騰之三佐領矣宜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裕親王等尋奏言我使伊拉古克三齋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普使安全正在歡忭謹上書為永遠不絕之書又使人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聖上即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札候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

言曰我家王及皇太子見憐我正歡忭云云廷議以噶爾丹不敢抗拒

天威設誓請罪應准所誓令出邊候

旨十月噶爾丹遁出汎界具疏謝罪

詔撤回裕親王兵及防守遵化州綠營兵十一月達賴喇嘛率唐古特青海台吉及噶爾丹請上尊號

詔不允初價格之死有子三長曰策妄阿喇布坦次日

索諾木阿喇布坦次日丹津鄂木布及噶爾丹為厄魯

特長不善撫之反虐殺索諾木阿喇布坦且奪策妄阿

喇布坦議聘之妻阿海阿海者阿努女弟也策妄阿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錫 鈔 漆 山 房

布坦由是怨噶爾丹與價格舊臣七人率部眾遠徙額琳哈畢爾噶又徙博囉塔拉至是偵噶爾丹侵喀爾喀潛兵至科布多掠噶爾丹妻阿努及牲畜去是年

上遣使赴策妄阿喇布坦所歸經嘉峪關為青海台吉

阿奇羅卜藏所掠甘肅提督孫思克誘執其宰桑懼反

我使遣兵擊之斬馘四百餘獲駝馬牛羊千計阿奇羅

卜藏遁思克檄青海台吉等歸所掠薩楚墨爾根台吉

遣宰桑詰阿奇羅卜藏罪察獲畜械盡以獻復代謝罪

上以薩楚墨爾根台吉等恭順

詔宥之

三十年正月

上以噶爾丹雖認罪立誓上書請降而人極狡詐宜發兵豫備

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往張家口都統即談安北將軍往大同聞噶爾丹劫略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

命陝西西安將軍總督等率兵于甯夏備之二月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奏與噶爾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

賜噶爾丹敕畧曰喀爾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人被疾疫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汛當加恩厚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四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上親巡邊外蒙古編立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先是噶爾丹侵喀爾喀逼阿拉善境

論和囉理內從會其部眾掠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牧畜有拒者輒格殺之事聞

上以和囉理仍留阿拉善牧將不靖

詔徙歸化城將置諸察哈爾復

諭甯夏兵防護之將軍尼雅漢等聞

命旬餘始赴和囉理以駐牧阿拉善久不願內徙聞大

軍將至懼討率眾竄詭稱駐西喇布里圖待命尼雅漢遣諭曰大兵來非討汝以徙汝歸化城虞中道為喀爾喀擾故耳汝若此豈不悖哉和囉理不從與噶爾丹多爾濟羅卜藏額琳沁罕都等分道竄尼雅漢追至庫克布里圖不及以所部牧畜歸招降噶爾丹多爾濟屬納木喀班爾等五十餘戶和囉理女弟之夫克奇及從者二十一人以聞

詔安置歸化城以所得牧畜給丹津額爾德尼復

諭曰朕思黃河水凍時恐和囉理等以流兵掠我西界喀爾喀其令鄂爾多斯烏喇特喀爾喀各整兵備之時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和囉理弟博第游牧中衛邊外距阿拉善三百餘里聞其兄叛遁欲往會偵副將陳祚昌等屯昌甯湖遣子索諾木至軍詭稱假道詣南山否則請收馬昌甯湖祚昌知為緩軍計令挈屬至歸化城不從擊之斬五百餘級博第僅以身免走伊巴賴遇和囉理屬台吉齊奇克假糧馬竄額濟內河和囉理尋悔罪挈屬二千餘棲牧額濟內河之明安雅瑪圖

上聞之諭曰前和囉理來歸朕給地安置不思圖報反劫內附喀爾喀因令徙居察哈爾復違命遠竄朕以向加養育並無執殺之意彼欲游牧何地惟其所擇但不

得擾害邊塞耳孫思克秦噶爾丹巢距邊近策妄阿喇布坦雖與交惡恐復合侵青海道必經嘉峪關外肅州密邇青海請設兵三千為備

報可

三十一年將軍瑪拉遣侍衛阿南達往招和囉理和囉理乞降且請遣子來朝

諭曰和囉理雖悔罪或因時序不宜馬匹羸瘠不得已乞降遣子往返之際馬匹休息又復為遁逃計其共商徒入內地策瑪拉秦和囉理感

仁恩不忍悖棄前遣使陳情以道阻未達故招檄甫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毛

筠溪山房

不自疑臣親率和囉理及色目五十餘人至甯夏其屬眾餒甚請

賜給糗糧令鄂爾多斯蒙古送至歸化城

詔允之

諭入覲和囉理偕次子玉楚木馳至泣服罪仍

賜收阿拉善羅卜藏額琳沁罕都齊奇克等從和囉理降尋復叛走提督孫思克以兵追至庫勒圖斬四十餘

級齊奇克就擒

詔宥死附和囉理收羅卜藏額琳沁罕都逸遇自青海來歸之喀爾喀台吉阿海岱青班第掠其貲復竄哈密

策妄阿喇布坦使既歸

上遣員外郎馬迪齎

敕諭絕噶爾丹道哈密羅卜藏額琳沁罕都等偕噶爾丹屬圖克齊霍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以兵劫之由大草灘毀邊垣遁為青海台吉額爾德尼納木札勒所擊走死以和囉理降

詔撤鄂爾多斯諸部備兵唐古特第巴偽為達賴喇嘛奏請以和囉理徙牧青海

救責之

三十二年昭武將軍郎坦奏青海諸台吉私與噶爾丹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天

筠溪山房

通問請屯兵哈密絕往來踪

上以自烏蘭布通之捷邊警稍熄且青海諸台吉素恭順

詔寢議噶爾丹尋屯牧巴顏烏蘭逼內汛

詔西甯設戍兵唐古特部第巴陰比噶爾丹復詭為達

賴喇嘛奏稱青海諸台吉無異志請撤戍

諭曰此為征剿噶爾丹計非防青海諸台吉也會議剿

噶爾丹 詔檄青海眾勿驚懼先是喀爾喀為噶爾丹所敗有阿海岱青班第者奔青海依多爾濟人之隻身歸戚屬百

餘仍留青海薩楚墨爾根台吉育之至是

遣官往取悉遵

諭送歸

三十三年和囉理上書自理稱前鄂齊爾圖汗歲奉職貢噶爾丹兵起臣不獲已挈眾內徙自

賜收阿拉善後所部富安臣前入覲蒙

恩以鄂齊爾圖汗進貢往來諸密旨遣官傳諭至今銘心不忘後使臣徙內地臣畏大兵威且屬眾已潰故未即至然臣雖奔遁不敢負

聖恩留處邊外望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五

筠溪山房

綸音如重生臣以族屬困餒不獲內徙請

賜收舊地蒙

恩允許又察令臣戚屬完聚願集游牧之眾捐軀效力向以無知失信每念及輒懊欲死乞

賜鑒恤

上慰諭之和囉理弟博第率屬百餘降乞仍與兄同牧許之

命和囉理輯所屬潰散者未幾齊奇克復叛遁和囉理遣所部莽柰霍什哈等以兵追諸耨爾格山諭之降不從擊斬之杜爾伯特台吉巴拜來歸巴拜者陀音子也

附收噶爾丹戚屬多為所取畏不敢爭嗣從噶爾丹侵喀爾喀至烏蘭布通欲棄之降為伊拉古克三呼圖克

圖所陰阻至是偕從子齊克宗至

上以其習邊外不便駐內地

詔隸喀喇沁牧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九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二

三十四年二月。噶爾丹遣使入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于覆奏。所云約地會盟之事。俟後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旗發回故土。哲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奏。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

一 筠溪山房

上賜敕切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勿上疏。遣使貿易。七月。噶爾丹復遣使上疏。奏如前。敕責之。

三十五年三月丙辰。

上親征噶爾丹。六軍啟行。先是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仍侵掠喀爾喀。潛入巴顏烏蘭地。

上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誘之。噶爾丹果沿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札爾陀音。遂踞巴顏烏蘭。因。

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

揚威將軍舒恕。安西將軍傅齊。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由

鎮彝取昆都倫一路。俱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起程。此皆西路

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盛京甯古

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河進。此東路

命安郡王瑪爾琿統土默特兵。防歸化城。夏四月。

上駐蹕什巴爾台。

遣諭噶爾丹曰。汝當親至。與朕定議。否則以阿喇布坦

等為使。時噶爾丹屯兵克魯倫之克勒和碩間。

駕至懼。夜遣人赴巴顏烏蘭。召阿喇布坦與謀。五月丙

辰朔。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

二 筠溪山房

上駐蹕拖陵布喇克。

遣使以兵二百。偕所獲厄魯特四人。齎

敕書賜物諭降。至克魯倫河。丹濟拉率千餘騎突至。欲

奪前鋒馬。我使叱曰。爾等何得無禮。

上率師親至矣。西路大將軍費揚古亦自鄂爾坤圖拉

且來。丹濟拉駭失聲。馳語噶爾丹。阿喇布坦亦曰。

天朝兵威。誰不之知。是不可與戰。噶爾丹益懼。壬戌。

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盡

棄廬帳器械。甲子。

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丁卯。

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平北大將軍率師追剿。上班師駐蹕克勒和碩。噶爾丹竄至特勒爾濟口。費揚古自西路迎擊。及之於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計逆戰。自未至酉。大敗之。殺噶爾丹妻阿努。及賊渠甚眾。噶爾丹引數騎逃去。癸酉捷音至。

行在六月癸巳。上還宮。明日行慶賀禮。丹濟拉阿喇布坦丹津鄂木布等與噶爾丹相失。阿喇布坦集殘眾赴博囉河。偵噶爾丹匿塔密爾之台庫勒。問道往會。尋丹津鄂木布等與噶爾丹爭收有隙。棄之。丹濟拉獨從噶爾丹至庫倫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勒濟爾復以兵千五百掠瀚海游牧之喀爾喀。有津巴者。丹濟拉屬。爲喀爾喀阿爾薩蘭衛宰桑擒獻。

上命遣歸。招噶爾丹降至阿濟爾布納。遇丹濟拉語之。且曰。

上遣兵分備邊汛矣。丹濟拉遁。詭遣察哈岱乞降。聞我儲糧翁吉謀往奪。會副都統祖良璧撤兵歸。行未數里。丹濟拉伺前軍過。驟劫輜重。祖良璧自後馳至。前軍旋擊。敗走。先是丹濟拉以奪糧爲非計。從者曰。與其餒而死。不如盜而生。丹濟拉強應之。約曰。勿殺人。但掠食耳。至是爲護糧軍所敗。失乘騎。丹濟拉撫膺嘆曰。欲向清。

水求魚。水已濁。魚終不可得。奈何。遂率眾竄就噶爾丹。噶爾丹懊語曰。我恃汝爲命。汝今若此。將何以存。不得已。將往哈密。以馬易粟而食。旣而偵我軍設哨嘉峪關外。弗敢往。走格格特哈朗古特薩克薩特呼里克伯格爾察罕額爾克等處。丹濟拉說噶爾丹遣格類固英來乞降。時準噶爾諸台吉皆叛。噶爾丹惟丹濟拉尙從之。丹津鄂木布之棄噶爾丹也。約阿喇布坦偕行。阿喇布坦亦棄噶爾丹去。由吉齊根特轉徙札布堪之濟思。布隆珠爾庫珠等處。與噶爾丹相避行。噶爾丹復自伯格爾察罕額爾克遣宰桑車凌布木召之。阿喇布坦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四

筠溪山房

往。徙牧布顏圖果爾。初其屬有內附者。曰羅卜藏班珠爾。請往說阿喇布坦降。

允之。復以阿喇布坦妻曰札爾。爲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成袞女。喀爾喀親王策旺札布郡王袞布固魯什喜皆其姻戚。

詔遣屬往招之。降。時阿喇布坦及丹津鄂木布謀就策妄阿喇布坦以前憾。不果往。

敕曰。朕統大軍敗噶爾丹兵。丹巴哈什哈沙克珠木等接踵歸誠。俱已授爵秩。給衣食。今朕復親統六師。調各路兵協剿。噶爾丹尙不來降。必窮之於其所往。爾阿喇。

布坦及丹津鄂木布前雖附噶爾丹。然非倡亂之人。今來降者。皆云爾等與噶爾丹分析各居。朕嘉爾猶知天道。能自振拔。憫爾牲畜被俘。衣食已絕。特遣使往諭。其札薩克圖汗之子策旺札布。先經離散。朕已收歸。封親王。爵覓伊妻母。令與完聚。頻加撫恤。頃又擇地賜牧。使安生業。爾其知之。敕至。爾即率眾來歸。前附噶爾丹罪。朕不之究。必待爾以富貴顯榮。爾之部眾。亦令妻孥完聚。各得生業。爾若尚有疑懼。前策妄阿喇布坦使至時。請朕弗討爾罪。令往與會。朕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納貢。敬慎有加。深加憐惜。爾若往附策妄阿喇布坦。朕不究詰。倘不擇斯二者。徼倖于額克阿喇勒洪郭爾齊斯希等。峻險之處。棲身苟免。朕必往討。爾其早作良圖。上不忍盡剿厄魯特眾。既遣使往招阿喇布坦及丹津鄂木布。復以丹濟拉獨為噶爾丹所信。賜噶爾丹敕。以丹濟拉名次之。再使諭降。至是復遣格類固英從我使往。

救曰。爾噶爾丹及丹濟拉。如果引罪來降。朕無異視。務令得所。爾屬人等。亦得各安生業。朕斷不念舊惡。試自計之。有能收養爾等之人。否。今已無所歸矣。其速率屬來降。若仍誤聽匪言。後悔難追。毋疑勿懼。博碩克圖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五

筠滌山房

農初以噶爾丹女布木為子。根特爾婦。屢使通問。及大軍征噶爾丹時。獲其通噶爾丹使羅壘額木齊及善巴于軍。

詔羈羅壘額木齊于宏仁寺。以善巴從我使齎。救諭博碩克圖濟農及薩楚墨爾根台吉。曰。爾青海厄魯特。尊崇達賴喇嘛法教。敬事本朝。聘問貢獻。恭順有年。朕亦頻加恩賚。乃噶爾丹違達賴喇嘛法教。不遵朕旨。朕統軍至圖拉。剿而滅之。博碩克圖濟農等。遣往噶爾丹使。為朕所擒。俱言達賴喇嘛脫輜已久。第巴匿之。且噶爾丹詭言青海諸台吉。謀與彼同犯中國。今噶爾丹亡命西走。青海諸台吉。如欲仍前修睦。其各防邊界。遇噶爾丹即行擒解。若知而故縱。此後永讐絕之。我使至察罕托羅海。宣諭。

救曰。善巴陵堪布。遂召青海諸台吉。集盟壇。言噶爾丹殺鄂齊爾圖汗。我等與讐。但素奉達賴喇嘛言。應遣議時。達賴喇嘛示寂。久唐古特達賴汗。尋約和碩特八台吉。遣使慶捷。善巴陵堪布。蓋唐古特達賴喇嘛。遣理青海蒙古務者。達賴汗即鄂齊爾圖汗子。世長唐古特鄂齊爾圖汗。弟滾察理。無嗣。外餘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稱和碩特八台吉。噶爾丹既敗。副都統阿南達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六

筠滌山房

命設哨以和囉理屬分屯額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倫額濟內及布隆吉爾之博羅椿濟敖齊喀喇莽奈諸地和囉理復督兵千餘赴阿爾台之土魯圖防緝時噶爾

達召至遣歸說噶爾賈多爾濟曰上待汝恩甚厚將撫育之顧叛逃可乎和囉理棄牧時汝不能戢屬故從往

上灼知汝情念汝祖鄂齊爾圖汗將玉成汝汝其思之噶爾賈多爾濟還報曰

上念臣祖臣兄令臣與和囉理接壤居臣情無知從和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七

筠滌山房

囉理叛遁今悔罪欲死臣幼臣母一婦人未能達乞以

情代表阿南達欲堅其內附志遣歸約如期會肅州

諭設哨援哈密復檄哈密伯克額貝都拉曰噶爾丹至

汝地汝即召噶爾賈多爾濟往援勿復疑噶爾賈多爾

濟旋遣宰桑阿約等齎降表至肅州會

上視師甯夏阿南達馳疏至

詔優恤所部眾唐古特部第巴比噶爾丹煽青海薩楚

墨爾根台吉以兵萬餘屯雜谷桑湯對河諸番地爲觀

望計謀噶爾丹敗遁乃歸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女爲

策妄阿喇布坦妻其第三子散札布率屬從往阿玉奇

聞噶爾丹收走遣宰桑多爾濟札布以所部兵千防諸阿爾台之土魯圖策妄阿喇布坦復遣散札布攜兵二萬往會第巴陰阻之遂還杜爾伯特台吉綽克圖避噶爾丹亂奔依青海哀布邊吏往詰以情告

詔弗究阿南達擒青海之使自噶爾丹所歸者于素爾河曰阿勒達爾宰桑以聞青海墨爾根台吉卒子納木

札勒自號額爾德尼奏請襲祖父號并求黃草灘地諭曰納木札勒著仍以土謝圖岱青號賜之至黃草灘

既定爲內地所請不允三十六年春遣官招降青海納木札勒從其叔祖達什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八

筠滌山房

巴圖爾入覲賜宴保和殿

召升陛飲以御用冠服及銀幣賜之我使至噶爾丹所復宣諭使降

丹濟拉私告格類固英曰我說噶爾丹降不從反疑我

爾復說之降則我爲使往格類固英知噶爾丹無降志

從我使歸丹濟拉密陳欲降狀尋以責噶爾丹僕反顏

從收齊察蘭什爾哈戈壁等處相避行噶爾丹復自薩

克薩特呼里克竄哈薩克圖哈喇阿濟爾罕數召丹濟

拉不往

上聞之。

詔察哈岱招降丹濟拉。

敕曰。朕為天下元后。善善惡惡。乃至理也。前遣格類固英等。賜敕內開載爾名。復使格類固英傳諭爾降。今格類固英等至。爾之辭意。皆已備陳。爾能致鳴爾丹降。必當封爾為多羅貝勒。昇以殊榮。如不能致。爾但束身來歸。亦不失爾富貴。况爾屬人乞降者。朕皆有罪。顯榮優養。爾應悉聞。往咎概不介意。爾曾密奏。若宥臣罪。臣即歸誠。故特專賜爾敕。盡有爾罪。朕為大君。豈改成命。會鳴爾丹召丹濟拉。以私恩不忍絕。復往會于阿察阿木塔台。策旺札布屬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九

筠溪山房

敕至阿喇布坦所授之。阿喇布坦及其妻願遵。

旨內徙。以鳴爾丹介居。請徙近策妄阿喇布坦牧。時丹津鄂木布居吹河。阿喇布坦遣告之。各使齎奏至。然不即降復。

敕其使諭之。會鳴爾丹自哈薩克圖哈喇阿濟爾罕遣使土克齊色稜達什召阿喇布坦不赴。且奪召者騎。自布顏圖果爾徙阿爾台之喀喇伊齊思呼里木圖等處。鳴爾丹欲踰阿爾台。至額克阿喇勒捕魚食。慮阿喇布坦襲之。不果。丹津鄂木布尋奔附策妄阿喇布坦所。阿

喇布坦仍分牧游行。哈密俘鳴爾丹子色布騰巴爾珠爾及其屬。以獻。鳴爾直多爾濟詣阿南達告曰。鳴爾丹不共戴天讐也。願效力從戎。答。

殊恩。且復私讐待軍事。戴乃入覲。阿南達以聞。

允之。鳴爾丹遣使說鳴爾直多爾濟曰。爾姊阿努存日。言必以我女鍾濟海妻爾。今阿努歿。爾娶我女與否。其自為計。策妄阿喇布坦貽之書曰。我等向為姻戚。鳴爾丹行不義。致棄前好。今遣使招爾。特為誑爾計。爾勿妄從。未幾。唐古特部第巴煽青海諸台吉。盟于察罕托羅海。繕軍械。助鳴爾丹。檄鳴爾直多爾濟以兵往。辭不赴。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十

筠溪山房

遣使俄濟通問策妄阿喇布坦。自攜兵百。會阿南達于布隆吉爾。

上以青海未附。故復遣羅壘額木齊阿勒達爾宰桑等。從我使往招博碩克圖濟農。及諸台吉來歸。會河州副將李鳳翔遣使博碩克圖濟農。所以其私謂之曰。爾為鳴爾丹姻。盍說之降。羅壘額木齊等歸牧。博碩克圖濟農喜謂其子根特爾曰。我使被擒。謂戮之矣。不意蒙恩釋歸。真仁聖主也。使者言誠是。乃遣阿勒達爾宰桑等。至將軍孫思克所。稱願往說鳴爾丹降。思克馳奏。諭曰。此雖博碩克圖濟農欲圖報效。但鳴爾丹降與不

降豈係此遣使往說爲也。況朕已發大兵分路進剿。博碩克圖濟農使者著遣歸。博碩克圖濟農者顧實汗第五子伊勒都齊子也。青海哀布遣宰桑瑪木特至。先是遣使。

諭策妄阿喇布坦絕噶爾丹道經嘉峪關外。哀布助糧。糗駝馬且爲導。令得達。至是奏游牧邊外久不敢萌異志。數年來青海諸台吉私盟皆未敢與請。

賜內附。時額駙阿喇布坦都統都思噶爾巴林台吉德木楚克西爾喇嘛商南多爾濟等遵旨招降青海。復以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內附。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十一

筠溪山房

詔敕青海厄魯特勿擾哈密境行有期。

詔攜哀布使往復。

賜諭獎之。哀布者顧實汗第三子達蘭泰子也。時多爾濟前卒。策旺喇布坦代已久。和碩特八台吉集盟壇。我使諭之曰。達賴尙青當以身入朝。否則遣子弟代。蓋以多爾濟子故重之。策旺喇布坦尋入覲。優賚遣歸。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羅海。察罕諾捫汗迎告曰。

皇上令青海眾得享安樂。永受恩澤。何幸如之。遣瑪木特馳語哀布。會哀布以建達賴喇嘛塔故。遣長子額爾

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赴察罕托羅海。中道聞達賴汗子拉藏將以兵襲己。懼歸。哀布復遣次子朋素克往。拉藏讓之曰。爾父私遣使內附。非欲貳青海乎。將興兵與爾父構難。朋素克馳歸語故。哀布備兵待。復遣瑪木特迎告我使曰。若不先臨我地。諸台吉疑自息。阿喇布坦等恐諸台吉不利之。從瑪木特言。拉藏尋遣語哀布曰。爾獨希寵。

天朝非所宜。我將偕青海諸台吉內附。因撤兵。時顧實汗子惟達什巴圖爾存。阿喇布坦等宣諭之。達什巴圖爾議遣博碩克圖濟農及額爾德尼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十二

筠溪山房

吉代入覲。額爾德尼者名納木札勒墨爾根台吉子也。阿喇布坦等語曰。

皇上駕臨甯夏。爾當率眾往朝。毋自悞。達什巴圖爾偕察罕諾捫汗善巴陵堪布及唐古特達賴汗子拉藏等。檄諸台吉議約四月啟行。達爾寺垂藏呼圖克圖溫都遜寺達賴綽爾濟喇嘛及囊素通事等咸請從。私向使者問獅象狀。相謂曰。我等往朝。殆必以所未見聞物相示。三月。

上由歸化城視師甯夏。閏三月。阿喇布坦等自青海歸。議台吉至若露處未協朝典。應令秋後入覲京師。

詔如議

命都思噶爾商南多爾濟留駐鎮海堡俟之扈

蹕諸臣奏青海厄魯特與準噶爾同部聞噶爾丹敗竄

咸驚懼

皇上定策安集所部身至如歸誠非常舉請行慶賀禮

諭曰青海職貢有年來朝亦常事耳可勿賀諸臣固請

因奉表賀曰青海向雖修貢未隸臣屬今諸部歸誠噶

爾丹益無竄路

皇上安內攘外之心自此允愜矣十三日噶爾丹至阿

察阿穆塔台飲藥自盡丹濟拉以噶爾丹骸及女鍾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海至巴雅恩都爾遣齊奇宰桑詣大將軍伯費揚古告

降以前不速降故懼討復馳鼠布隆吉爾為待

命計偵副都統阿南達設備奔巴里坤億甚集從者議

所向咸稱留處便先是噶爾丹兄子策妄阿喇布坦與

噶爾丹修怨徙博囉塔拉達爾札札木揚等皆從之丹

濟拉以附噶爾丹故與策妄阿喇布坦交惡至是謂從

者曰爾等徒自謀耳若策妄阿喇布坦知而阻我則難

為計矣因游行博克達額琳哈畢爾噶境至濟木薩遇

策妄阿喇布坦之郭蠻喇嘛將以兵拒給之曰噶爾丹

已歿吾欲往投策妄阿喇布坦其遣爾屬借我使往郭

蠻喇嘛撤兵丹濟拉遣從者土克齊哈什哈借郭蠻喇

嘛使達爾漢宰桑往告策妄阿喇布坦而自借郭蠻喇

嘛駐待德伯色克

上以丹濟拉既乞降復竄徙

詔策妄阿喇布坦擒獻策妄阿喇布坦憾丹濟拉且慮

討不聽

命罪遣族台吉大策凌敦多卜等兵擊之齊奇爾宰桑

既乞降費揚古遣入覲復令準噶爾降人丹巴哈什哈

往諭丹濟拉曰爾來歸甚善所需糧騎若何當遣往何

不輕身先至令屬眾自後徐行丹巴哈什哈至巴雅恩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四

筠溪山房

都爾則丹濟拉竄已入察哈代齊奇爾宰桑後先抵軍

費揚古令齋前

敕往諭不之遇復給糧騎遣往令必與丹濟拉相見始

歸抵郭蠻喇嘛所授之

敕丹濟拉乃決志降挈裝就道大策凌敦多卜以兵至

掠噶爾丹骸及鍾濟海去丹濟拉馳赴哈密子多爾濟

色布騰為大策凌敦多卜兵所掩與相失越九日乃至

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迎諸境遣子郭帕伯克護至內

汛時

上駐蹕可汗特穆爾嶺

遣官往迎丹濟拉至

召入行幄屏左右

垂詢移時始命出

詔以丹濟拉爲內大臣多爾濟色布騰爲一等侍衛其

從眾置張家口外視可用者給軍糧丹濟拉出語人口

我乃叛逆罪人窮始來歸

皇上略不致疑屏侍臣召入見且蒙

恩授顯爵

聖主至勇至仁如此令我誠心感戴永不敢異志矣杜

爾伯特部台吉車稜來歸車稜者阿勒達爾泰什孫也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五

筠溪山房

父烏爾袞從噶爾丹侵喀爾喀烏蘭布通之役爲大軍

所敗攜屬三百餘竄圖拉河境

上聞之

諭遣護軍統領瑪喇曰爾等馳赴圖拉遣人問故伊等

或欲內附懼爲喀爾喀阻或力不能至而在彼可收之

至如欲往阿爾台則聽之既不內附又不前往則當相

機行事瑪喇至偵不獲蹤噶爾丹再侵喀爾喀烏爾袞

復從至和託輝特台吉根敦陣斬之車稜從噶爾丹竄

牧巴顏烏蘭根敦以告

詔使諭車稜降不至噶爾丹尋敗遁車稜將乞降我師

不知而擊之乃逸其屬綽克圖巴圖爾宰桑等率眾百餘內附時巴拜屬從至

詔置張家口外巴拜遣宰桑博克請

賜所屬

遣官察給之巴拜尋來朝請效力禁廷

諭曰爾先眾來降朕自有加恩之處其仍率所屬駐喀

喇沁牧車稜敗知噶爾丹不足恃又羨巴拜內附蒙

恩遣使奏杜爾伯特部自始通中國至阿勒達爾泰什

往來朝請已五世前蒙

恩遣巴札爾傳諭臣屬功格額爾克令臣歸誠許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六

筠溪山房

恩待臣遵

旨降反爲將軍所擊臣懼復逃乞賜

恩綸

諭曰車稜來歸時我綠旗蒙古兵不知而擊之今復遣

使奏請理藩院其檄令速降朕將優恤之會遣使招噶

爾丹

詔以其使從至則車稜他徙其使齎檄往諭車稜遣功

格額爾克奉表降自詣大將軍費揚古所告曰烏蘭布

通戰後臣父烏爾袞降志誠不獲達臣前爲大軍擊心

甚懼率殘卒十餘奔達瑪爾遇噶爾丹偕赴薩克薩特

呼哩克未浹旬棄走額克阿喇勒臣知噶爾丹罪與之比徒就死聞

上撫厄魯特降人咸得所集臣屬二百五十餘戶內徒道踰汗阿林翁吉閱四月始至乞以此情代奏費揚古馳疏聞留其孥屬于張家口外遣車稜覲行營

詔授散秩大臣巴拜如之阿喇布坦遣使奏請入貢諭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異處遣使諭爾來降或往依策妄阿喇布坦聽爾自為計但不得據險竄伏兩無所歸爾遣使諾顏格隆藏布額爾克鄂木布阿旺達什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七

筠溪山房

奏稱噶爾丹若至近地必擒執之以歸聖主朕又令爾使齋敕往諭雖不能擒殺噶爾丹但束身來歸亦必富貴優養毋疑毋阻今爾稱蒙諭來降即欲親往入奏借策妄阿喇布坦同牧因臣妻疾甚是以不果往不論所居何地自當請安進貢以此觀之爾無乞降誠意向為首鼠兩端耳目今情事爾所灼知丹濟拉車稜等來降朕悉加寵眷策妄阿喇布坦擒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授朕使令治罪爾欲他往勿復望加爾厚恩顯榮事今憐爾無歸迫于生計欲使得所爾其熟籌之毋貽悔阿喇布坦復不即降竄齊爾納木初策妄阿喇布坦既掠

科布多罕都陰語阿喇布坦曰我等當入告

天朝及達賴喇嘛令噶爾丹與策妄阿喇布坦息爭否則善自為計分處可也阿喇布坦以其謀告噶爾丹罕都懼奔策妄阿喇布坦所罕都兄達都琥子達爾札從之策妄阿喇布坦奪其屬禁罕都及達爾札噶爾丹滅始釋之罕都攜戶百餘乘間脫將為內附計至齊爾納木懼為阿喇布坦留棄其屬孳孳大雪中間道赴巴里坤三子皆走死僅以妻女及從者七人行哈密郭帕伯克擒詰得狀遣使導至四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六

筠溪山房

噶爾丹直多爾濟設哨布隆吉爾為其屬阿勒達爾霍什哈恭格等所煽叛至西欣驛劫駝馬奉母珠木蘇由喀喇烏蘇遁阿南達遣兵四百追之不及招降其屬茂海烏訥恩巴圖爾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班及輝特台吉羅卜藏等遣歸阿拉善羅卜藏後徙牧喀爾喀即附札薩克圖汗部之厄魯特札薩克也和囉理遣達爾漢噶布楚車臣宰桑等赴青海收諸戚屬抵鎮海堡私向我守臣乞糧騎不之給訴所屬乏牲畜恐困斃不獲至游牧

詔給如所請是年和囉理以所部數叛請視四十九旗

例編佐領廷臣議徙烏喇特界。

諭曰若將和囉理移牧近地則沿邊別部蒙古甚多豈可盡徙且治蒙古貴得其道不係地之遠近若停徙仍游牧阿拉善地

詔封和囉理為多羅貝勒給札薩克印轄其眾復以噶爾賈多爾濟竄赴準噶爾

敕策妄阿喇布坦曰噶爾賈多爾濟率屬來降安置耕種今忽留其屬人棄禾私遁其中必有不得已之情務即察明具奏朕于噶爾賈多爾濟略無責備之意且降旨收集其遺眾倘往汝地汝可善為撫恤如欲內徙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九 筠溪山房

行遣歸時噶爾賈多爾濟陽附策妄阿喇布坦陰貳之策妄阿喇布坦將侵哈薩克噶爾賈多爾濟詭以兵從中道遁庫車為回眾所殺母珠木蘇攜屬九百餘奔青海青海諸台吉以獻

詔安置什巴爾台隸察哈爾鄂齊爾圖裔自此絕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屬諾顏和碩齊色布騰蒙克等從策妄阿喇布坦使入貢慶捷

優齊遣歸十一月達什巴圖爾偕諸台吉入覲

諭曰朕非威攝爾等前來不過欲令天下生靈各得其所朕何物不備朕之尊不在爾等來否所望爾等各遂

安全副朕好生至意耳

詔所從諸宰桑咸列坐豫燕以御用冠服朝珠

賜達什巴圖爾及衰布子朋素克賞諸台吉鞍馬銀幣有差復傳

諭曰爾等自祖父來歲修職貢故特優錫以寵爾歸十二月

上大閱玉泉山達什巴圖爾等扈駕豫觀戰慄失色奏

天朝兵威若此何敢不克博碩克圖濟農以疾不至是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年土謝圖汗察璉多爾濟來朝以土爾扈特台吉恭格鄂欽車布登三都布等為祖母弟阿玉奇汗族屬代請入貢

報可尋

賜牧圖拉河東喀里雅爾山界其地居額爾德尼昭東北

三十七年正月

詔封達什巴圖爾為和碩親王諸台吉朋素克達賴汗弟木札勒即額爾德尼台吉為多羅貝勒額璘沁達什勒弟朋素克衰布子為固山貝子根特爾博碩克圖濟農子為輔國公是

役也。哀布以建達賴喇嘛塔博碩克圖濟農哈坦巴圖爾以疾。色布騰札勒敦多卜達什索諾木達什羅卜藏達爾札幼且避痘並不獲入覲。羅卜藏達爾札母阿勒達爾表陳其情。

上憫之。

詔特封輔國公。先是噶爾丹詭與青海姻實謀往侵。懼大軍討乃寢。第巴以策妄阿喇布坦不附噶爾丹陰間之。偽為達賴喇嘛疏奏策妄阿喇布坦將侵青海及唐古特。

上斥其妄。會噶爾丹使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諭曰。青海諸台吉奉貢久。倘若屬犯青海朕必往討之。至是噶爾丹就滅策妄阿喇布坦憾達什巴圖爾等內附。詭請大軍征青海。討前助噶爾丹罪。

諭曰。青海諸台吉聞朕出師甯夏遠徙游牧嗣噶爾丹平定親來稱慶伊等並無過端豈旨遽為加兵朕統馭天下惟願宇內羣生咸獲安堵豈有使爾等構釁之理。二月。

上幸五臺山。

詔達什巴圖爾等從將旋

蹕。

召覲行幄。

溫諭遣歸給駝馬。

詔以巴拜車校屬隸察哈爾正白旗編佐領二車校屬六品官班丹畢哩克及壯丁百餘以功格額爾克為驍騎校領之。巴拜屬五品官戴和碩齊納木喀琳沁額爾德尼達木巴六品官達爾札巴圖蒙克色稜泰墨爾根伊什德克及壯丁百餘以達木巴領之後巴拜卒無嗣車校卒子策旺達爾濟嗣。

詔丹濟拉隸察哈爾正黃旗。日三品官楚魯克。日六品官都喇圖什賁。唐古特及壯丁百有十。僕役四十。皆丹濟拉屬之來歸者也。以多爾濟色布騰為佐領領之。罕都自哈密入覲。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諭曰。爾來歸情殊可憫。所挈屬眾雖少以爾父嘗納貢著授台吉職。先是阿喇布坦屬降者。

詔安置察哈爾牧。日四品官噶羅卜藏。日二等待衛瑪穆。日三等侍衛達克巴藏布及壯丁百七十餘。設佐領一。隸鑲黃旗。以噶羅卜藏領之。至是。

詔罕都與同牧。尋授三品散秩大臣。子二。長索諾木如罕都職。次阿喇布珠爾授三等侍衛。唐古特部第巴疏請免解根特爾妻布木理藩院議。噶爾丹罪甚重其女

斷不可留青海。若博碩克圖濟農攜至，或可賜生全。今反令第巴代請，仍當檄取。

上從之。博碩克圖濟農尋卒，子察漢丹津嗣。奏噶爾丹女爲臣弟根特爾妻，第巴疏請免解，未蒙

允許，但

聖主優眷，顧實汗子姓，乞以噶爾丹女，仍給臣弟，令完聚。

上鑒其情，諭免解，未幾根特爾卒。

三十八年，阿玉奇復遣使額里格克遜等奉表至，歸經

準噶爾，爲所戕。初，策妄阿喇布坦徙博囉塔拉，乞婚阿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玉奇，阿玉奇以女妻之。其第三子散札布率屬戶萬五

千餘從往，自噶爾丹旣滅，策妄阿喇布坦謀并諸衛拉

特族，留散札布不遣。阿玉奇索其子，乃逐散札布歸額

濟勒，仍留從戶，不之給。分隸準噶爾鄂拓克，阿玉奇固

索不獲，因構難。

三十九年，哈密札薩克額貝都拉所部偵哈薩克布魯

特，讐策妄阿喇布坦將興兵爭喀什噶爾，以告。

詔不時偵奏，而策妄阿喇布坦憾哈密擒獻噶爾丹子

故，掠其屬之赴市吐魯番者。

詔責策妄阿喇布坦罪，準噶爾怨哈密益甚，策妄阿喇

布坦，聲言兵擊第巴，遣使赴青海，陰覘強弱。

詔廷臣留意漢趙充國所議五事，爲防禦計。

四十年，察汗丹津來朝。

詔封多羅貝勒。

四十一年，阿喇布坦來歸，先是丹津鄂木布旣奔，依策

妄阿喇布坦，尋爲所禁。阿喇布坦懼不赴，策妄阿喇布

坦掠其牧，乃徙額訥倫果爾，集諸宰桑言曰：我今決內

面矣，遣使訥額格隆藏布齋奏至，乞降。

詔允之。阿喇布坦挈屬內徙，策妄阿喇布坦遣族台吉

大策凌敦多卜、羅卜藏琳沁等，以兵二千追之。阿喇布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坦列兵禦，其宰桑洪科爾額爾奇木子車克擊斬羅卜

藏琳沁及兵四百餘，會我使往迎，大策凌敦多卜等遁。

阿喇布坦率戶七百餘，屯茂岱察罕度爾，遣洪科爾額

爾奇木馳奏。

賜御用冠服，未幾入覲京師。

召見保和殿。

諭曰：厄魯特歸降我朝，未有率人如爾之眾者，爾旣傾

心來歸，甚屬可嘉，朕所用避風石數珠，最利風疾，以賜

爾。阿喇布坦奏臣產絕域，無知，昔犯

天朝，每思及心，膽俱裂。

諭曰爾厄魯特為人多疑朕親率師至克魯倫遣使諭
噶爾丹來降彼不之從故至交戰失利其時若即歸款
朕亦即已前厄魯特來降者朕皆授大臣職爾等尚不
之信今已優養數年各安生全雖未從征立功扈從巡
哨亦嘗盡力今觀爾體貌健壯他日得力可知念爾遠
涉勞乏且善自調攝暇日可更與爾語也

詔封多羅郡王

賜貂裘鞍馬銀幣其從者諾顏格隆藏布洪科爾額爾
奇木皆

賜達爾漢號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五

筠溪山房

諭游牧推河阿喇布坦將行奏臣為策妄阿喇布坦所
掠無衣食窮困已極蒙

賜糧畜得更生今來入覲又蒙

恩給食乘傳遣侍衛駝馬迎臣甫至輒

賜宴復賞御用珍服及未經見物天高地厚之恩此生

誠不能報但期臣身及臣子孫世世竭軀效力而已至

臣屬眾志尚未甯俟數年後再請給賜官職編設旗隊

允之青海貝勒納木札勒復以牧地乏水草且多疾請

徙牧大草灘

諭曰雖四十九旗蒙古未有令游牧內地者所請仍不

允

四十二年

詔授厄魯特多羅郡王阿喇布坦札薩克職尋卒子二
長車稜旺布次色布騰旺布車稜旺布尙郡主授多羅
額駙至是襲郡王爵先是達瑪璘妻布尼塔爾從兄額
璘沁哈什哈至乞降

詔優養之子茂海及車稜從阿喇布坦來歸

詔封茂海為輔國公達瑪璘阿喇布坦弟也十二月

上幸西安青海親王達什巴圖爾等來朝

詔封和碩特台吉策旺喇布坦為多羅郡王準噶爾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五

筠溪山房

吉色布騰札勒為多羅貝勒策旺喇布坦者達賴巴圖
子薩楚墨爾根台吉弟也時為右翼長色布騰札勒者
卓巴巴圖爾子也達什巴圖爾等扈

駕閱駐防兵奏禁卒精練天下無敵外省軍容復如是

億萬年可永享昇平

賜宴遣歸

四十三年

上以青海哀布先諸台吉內附

詔封多羅貝勒

封土爾扈特降人阿喇布珠爾為固山貝子

賜收色爾騰。初阿喇布珠爾父納札爾瑪穆特。從其汗阿玉奇。游牧額濟勒河地。逼俄羅斯及準噶爾。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已爾阿玉奇與策妄阿喇布坦修怨。阿喇布珠爾自唐古特還。以準噶爾道梗。留嘉峪關外。遣使至京師。請內屬。上憫其窮無所歸。故有是命。使轄其眾。和囉理第三子阿寶。尙郡主。授和碩額駙。

賜第京師。

命御前行走。

四十四年。先是青海內附。瑚噶木什前卒。子哈坦巴圖。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爾以疾。不獲與諸台吉入覲。至是卒。以遺疏授親王達什巴圖爾。稱子達什敦多布幼乞。

賜恤。蓋和碩特八台吉。以內附功。授王貝勒貝子公等爵。有差。惟瑚噶木什及桑噶爾札裔。未

賜爵。達什巴圖爾以聞。且獻哈坦巴圖爾疏。

詔封達什敦多布及桑噶爾札孫敦多布達什。爲輔國

公。是年貝勒衰布卒。子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襲

郡王策旺喇布坦卒。子額爾克巴爾珠爾襲

封丹濟拉爲札薩克輔國公。

四十五年。郡王額爾克巴爾珠爾爲諸昆弟所迫。自戕死。子朋素克旺札勒降襲貝勒。

諭丹濟拉赴牧。推河偕郡王車稜旺布偵防。準噶爾丹濟拉自是不復隸察哈爾旗。

四十八年。阿拉善札薩克貝勒和囉理卒。子阿寶襲

遣歸游牧。

五十年。

詔封青海台吉噶爾丹達什索諾木達什車稜爲輔國公。索諾木達什者。達賴汗弟。車稜者。索諾木達什弟。墨爾根諾顏子。噶爾丹達什者。索諾木達什兄。多爾濟孫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也。皆鄂齊爾圖裔。鄂齊爾圖爲額實汗長嗣。世領青海

左翼及唐古特眾。故其子姓并

賜爵。拉察布者。墨爾根諾顏子也。亦于是年封輔國公。

貝勒納木札勒卒。子羅卜藏察罕襲。輔國公羅卜藏達

爾札來朝。

詔晉封固山貝子。尋授盟長。

五十一年。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使薩木坦等。假道俄羅

斯。達京師。表貢方物。

上嘉其誠。且欲悉所部疆域。遣侍讀圖麗琛等齎

敕往。是年夏啟行。秋達俄羅斯境。俄羅斯故導我使紆

道行。

五十二年遣使齋

敕往諭阿玉奇令迎阿喇布珠爾歸使至阿玉奇及納札爾瑪穆特以阿喇布珠爾幸為

天朝臣僕且俄羅斯假道不易請勿遣歸是年青海輔國公索諾木達什卒子諾爾布朋素克襲

五十二年圖麗琛等始至薩喇托付蓋土爾扈特與俄羅斯界也所部使遠道迎將抵瑪努托海阿玉奇復遣台吉宰桑等導至拂廬我使授

敕宣諭訖語之曰阿喇布珠爾已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五

筠溪山房

賜爵優養欲遣歸爾牧以策妄阿喇布坦惡爾恐戕之而詭以哈薩克哈喇哈爾榜為辭也爾若欲令阿喇布珠爾歸當自俄羅斯來迎阿玉奇曰我雖外夷然冠服與中國同俄羅斯乃嗜欲不通言語不同之區也若以往來數故不假我道則我無由入中國矣阿喇布珠爾幸荷

厚恩與歸土爾扈特等復何疑慮鄂齊爾圖妻聞我使至泣告所部未破時嘗往來納貢狀阿玉奇妻達爾瑪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及阿喇布珠爾父納札瑪穆特等各贈馬及方物我使以入境無私交辭阿玉奇待之

有隆禮留旬餘筵宴不絕復附表奏謝

五十四年春圖麗琛等復

命退而著異域錄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所歷俄羅斯境曰楚庫柏興曰烏的柏興曰柏海爾瑚曰尼爾庫城曰昂噶拉河曰伊聶謝柏興曰麻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本柏興曰蘇爾呼忒柏興曰薩瑪爾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爾曰鴉班沁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洛克嶺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多羅曰墨林諾付曰喀山曰西穆必爾斯科曰薩拉托付曰喀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伊里木城皆其聚落也其地為自古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如史記述匈奴北海頗作疑詞故儒者類言無北海今據圖理琛所記知伊聶謝柏興距北海大洋一月程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猶可博奕僅得之于傳聞圖理琛以五月至其地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自噶爾丹滅後極恭順至是漸驕橫四月以兵二千掠哈密甘肅提督師懿德檄總兵路振聲往救且入奏詔西安將軍席柱及提督師懿德帶兵星速救應吏部尚書富甯安前往與將軍公同商酌而行祁里德授為

散秩大臣前赴推河。

詔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古率右衛察哈爾歸化城黑龍江索倫達呼爾喀喇沁鄂爾多斯兵赴推河駐札阿拉善貝勒阿寶率所部兵五百參贊軍務青海左翼設兵備阿喇布珠爾備兵聽調準噶爾尋敗遁議撤噶斯駐防兵以青海貝勒達顏所屬台吉等游牧柴達木通噶斯之察罕齊老圖。

遣侍衛等駐其地偵準噶爾蹤。

遣使由喀爾喀哈密兩路齎

敕往諭策妄阿喇布坦。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詔阿寶仍以參贊偕其兄子鎮國公羅卜藏達爾濟往會西安將軍席柱等駐巴里坤襲擊準噶爾于伊勒布爾和碩阿克塔斯烏嚕木齊諸地皆克捷七月議費揚古在察罕托輝札布堪河特斯河一帶屯田富甯安在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屯田九月

諭富甯安回肅州料理軍需錢糧初達賴汗子拉藏偕青海諸台吉定議內附尋襲唐古特汗以第巴私立偽達賴喇嘛襲殺之而立博克達之伊西札穆蘇為達賴喇嘛瑚畢勒罕青海貝勒察罕丹津等許其偽奏裏塘之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為真達賴喇嘛瑚畢勒罕

詔內閣學士拉都琥往驗尋

遣侍衛阿齊圖召青海兩翼議徙裏塘達賴喇嘛畢勒罕以弭爭端貝勒色布騰札勒阿喇布坦鄂木布朋素克旺札勒台吉達顏索爾札等僉請徙察罕丹津不從將偕達什巴圖爾子羅卜藏丹津盟率兵攻異已者阿齊圖疏至王大臣等奏察罕丹津若先攻諸部色布騰札勒等來奔應置邊內察罕丹津收距松潘僅四五百日程請備兵待

詔西南四川松潘諸路設兵備之有曼濟者從準噶爾

攻哈密被擒訴土爾扈特屬留處準噶爾為宰桑等虐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思附

天朝或歸故土但不獲間

上憫之諭策妄阿喇布坦遣歸土爾扈特牧不從

詔招降杜爾伯特台吉丹津于阿爾台丹津者鄂木布

岱青和碩齊孫也與散秩大臣車校為從昆弟游牧阿

爾台戶千餘和託輝特台吉博貝請赴阿爾台招丹津

降抗即以兵取之

諭車校遣使齎書從比至丹津徙策妄阿喇布坦收

五十五年三月

詔青海貝勒朋素克旺札勒台吉達顏各選兵百屯噶

斯路防準噶爾賊土爾扈特阿喇布珠爾奏請從軍效力。

詔率兵五百駐噶斯。察罕丹津畏罪。徙裏塘達賴喇嘛。瑚畢勒罕至西甯宗喀巴寺。阿齊圖奏請集諸台吉定盟。以羅卜藏丹津察罕丹津達顏等領右翼。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領左翼。令永睦允之。會準噶爾由沙拉襲青海。掠台吉羅卜藏丹濟卜等牧畜。復謀盜噶斯口官軍駝馬。

諭曰。準噶爾偵噶斯口兵勢稍弱。潛來侵擾青海。不可不嚴備之。著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督標兵會青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右翼協力防禦。閏三月。以議遷達賴喇嘛瑚畢勒罕事定。

詔青海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等分領青海左翼。台吉達顏等分領青海右翼。先是親王達什巴圖爾為和碩特長。以私憾誣訐達顏罪。

詔禁京師。以其叔父策旺喇布坦代轄所屬。尋策旺喇布坦來朝。乞宥達顏罪。攜歸青海。

允之。有番族日瞻對。在鴉籠江西境。其祖為喇瑪什喇。札木禪明成化中入貢。給之印。再傳至多爾濟布木子。二長革松撒次拔撒。不相能。革松撒子琳沁布及孫側

冷旺布屯牧瞻對。拔撒攜子側冷札布徙奔霍爾。附青海。說其右翼長多爾濟。以兵侵瞻對。掠屬番二千餘戶。側冷旺布女弟之夫曰喇瑪布屯牧喇衰。與定謀內附。納其土及民數。瞻對屬番三千戶。喇衰屬番千戶。且獻明所給印。會策旺喇布坦遣宰桑札爾瑚齊等取霍爾賦。使以私至打箭鑪。詭稱多爾濟及子薩楚墨爾根孫達顏相繼征瞻對賦。瞻對人為青海屬。請勿納。我守汛臣遺書詰之。策旺喇布坦稱宰桑辭誣。且謝罪。

詔授側冷旺布及喇瑪布官。為內屬。即隸泰甯協。阜和營之瞻對喇衰二安撫司也。策旺喇布坦卒。妻額琳沁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旺布謀奪霍爾諸地。達顏以策旺喇布坦恤育恩。弗爭也。側冷札布忌側冷旺布等內附。攘附牧地。遣官往勘。知霍爾為達顏屬。

飭額琳沁旺布給之復。

諭達顏遣使霍爾。察歸所攘瞻對地。以宰桑等監之。令番族勿滋擾。達顏奉命惟謹。十一月。

諭明年暫停進兵。十二月。達顏來朝。

諭曰。達顏為達賴巴圖爾孫。且素樸誠。感戴朕恩。實心效力。辦理青海事務。始終毫無舛誤。朕甚嘉之。著封多羅貝勒。青海準噶爾台吉阿喇布坦來朝。

詔授公品級一等台吉阿喇布坦卓哩克圖和碩齊孫也。初和碩特與準噶爾族世婚。察罕丹津弟根特爾既以噶爾丹女布木爲妻。阿喇布坦爲噶爾丹從子。察罕丹津復以女妻之。噶爾丹既平。準噶爾族不附逆者。詔仍游牧青海。聽和碩特族與姻好如故。然皆未編設旗隊。至是。

賜阿喇布坦札薩克職。轄其屬。給銀幣如公例。是年輔國公拉察布晉封固山貝子。

五十六年正月。達顏奏請增設噶斯兵防準噶爾。

上聽其言。以西安兵二千。西甯兵一千。益之。二月。扈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蹕幸畿甸。

優賚遣歸三月。

命富甯安爲靖逆將軍。由巴爾庫爾即巴里坤一路。公傅爾

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協理將軍。由阿爾台一路。襲擊

準噶爾。遣使赴青海。測分野。未幾。靖逆將軍富甯安謀

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赴唐古特。馳疏聞。初拉藏汗有子

三長。噶爾丹丹忠。次索爾札。次色布騰。策妄阿喇布坦

偵拉藏汗嗜酒無謀。以女博托洛克爲噶爾丹丹忠婦。

誘之來娶。留不遣。西域謂善巫蠱者曰。鮮苔。噶爾丹丹

忠習其術。策妄阿喇布坦誘縛之。夾兩金間烙死。遣兵

六千襲藏。詭稱送噶爾丹丹忠及博托洛克歸。

上以裏塘達賴喇嘛瑚畢勒罕事初定。拉藏汗或陰導

準噶爾侵青海。

詔理藩院尙書赫壽諭拉藏汗。勿得與察罕丹津羅卜

藏丹津等構兵復。

諭遣侍衛色楞等赴青海。曰。準噶爾若侵拉藏汗。爾卽

與青海台吉等定議協剿。務令絕無猜忌。不至滋變。方

善。或拉藏汗導準噶爾侵青海。爾卽諭察罕丹津等曰。

策妄阿拉布坦屢抗大軍。今拉藏汗與同謀。是顯爲讐

敵也。聖主始終仁愛。保護顧實汗子孫。爾等正當奮志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報效而行。六月。富甯安等由巴爾庫爾進發。七月。散秩

大臣阿喇納至烏蘭烏蘇。拿獲策妄阿喇布坦哨兵二

人。富甯安自烏魯木齊回兵。向畢留閣。遇厄魯特三百

餘人。整兵迎剿。賊敗奔深山。我輝特台吉札木畢陣亡。

又至烏魯木齊。拿獲回子。探問準噶爾消息。前進至通

俄巴。錫拿獲回子男婦一百六十九名。并駝馬牛羊等

物。將各處田禾。俱行踐踏。回巴爾庫爾。傅爾丹派兵至

博羅布爾哈蘇。追斬厄魯特五人。擒四人。又遣人分路

尋掠。並無賊蹤。亦回兵阿爾台。十月。

命侍郎梁世勳。海壽督理巴爾庫爾屯田。

命副都統法喇往四川會同年羹堯料理軍需察罕丹津等以準噶爾侵拉藏汗告

諭內大臣策旺諾爾布西安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分屯青海要地議政王大臣等并請檄松潘西甯兵備邊

詔遣侍衛拉什偕察罕丹津定議

五十七年拉藏汗乞援疏至先是準噶爾策凌敦多卜

率眾由特幾斯踰淨科爾庭山拉藏汗不之備賊至達

木始覺偕子索爾札拒敵奔守布達拉遣使齎疏乞

援賊誘開布達拉門入賊拉藏汗拘色布騰及宰桑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筠溪山房

索爾札率兵三十餘潰走為所擒其妻間道來奔皆五

十六年事至是疏始至

詔色楞等會青海王察罕丹津議進兵察罕丹津奏大

兵將赴藏準噶爾必不敢潛至青海請仍撤松潘等處

兵入口收馬休卒

上遣其言尋知拉藏汗被準噶爾戕復

遣侍衛札卜密

諭察罕丹津謀誘準噶爾兵至青海擊之準噶爾懼不

至時準噶爾賊五百謀侵察木多察罕丹津詭遣宰桑

迎赴裏塘都統法喇疑與賊應劾其罪

詔傳諭察罕丹津所遣宰桑俟準噶爾賊至偕駐防裏塘兵禦之六月總督額倫特統兵自穆魯烏蘇起程至

圖爾哈爾渡河至七又河間侍衛色楞自拜圖前往因七又河至拜圖無路可通自七又河向庫庫塞一路進

兵七月額倫特自門贊西里克起程至齊諾郭勒連敗賊兵追擊十餘里訊獲賊稱賊首札布齊杜喀爾二人

帥兵四千由喀喇烏蘇河西小路而來額倫特即移咨公策旺諾爾布接應遂渡喀喇烏蘇前往狼臘嶺侍衛

色楞亦統兵至喀喇烏蘇連擊敗厄魯特賊人奪其三處山梁追殺二十里殺二百餘人九月額倫特色楞與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筠溪山房

賊兵遇相持月餘額倫特沒于陣

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禔為撫遠大將軍十二月撫遠大將軍帥大兵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起程察罕丹津

尋來朝

諭日人心疑懼之際爾能委身效順甚屬可嘉著晉封

多羅郡王歸收請從大軍赴藏

詔撫遠大將軍固山貝子允禔善視之且以兵護其牧

貝勒達顏卒

上悼唁之子旺舒克喇布坦襲

五十八年四月議今年暫停進兵撫遠大將軍兵暫在

西甯駐札。從允懣請也。先是哈密伯克額貝都拉獻西吉木達里圖西喇郭勒地。

詔設赤金靖逆二衛及柳溝所。聽兵民耕牧。尋以其地錯青海左翼牧。

遣官借貝子阿喇布坦台吉阿爾薩蘭等。勘定界。阿喇布坦等曰。青海衆荷

厚恩。何惜隙地。可耕者聽給軍民。留我等牧地足矣。因集所屬宰桑等。畫地標識。議勿私越。時撫遠大將軍允

懣統兵駐西甯。請自索諾木至柴達木路。設站五。站置青海兵十。別令左右翼兵各三百。屯近軍地。防準噶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三

筠溪山房

賊

從之。六月。都統法喇遵

旨。令副將岳鍾祺。率綠旗兵。赴裏塘。擒其酋七人。斬之。隨宣

諭安撫。又進取巴塘。法喇移兵駐札。巴塘尋就撫。八月。議茂岱察罕度爾。與鄂齊圖果爾二處。各築一城。將充

發者。暫住耕種。俟一年後。派兵駐防。從振武將軍傅爾丹請也。允懣復遵

旨。集兩翼王公台吉。以

上意宣諭曰。唐古特部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法教。原係

爾祖顧實汗所設。今準噶爾戕拉藏汗。離散番衆。爾等前稱裏塘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爲真達賴喇嘛胡畢勒罕。願置禪榻。廣施法教。今唐古特民人及阿木島喇嘛如爾言。

皇上爲安藏計。遣大兵。送往唐古特。爾等宜率所屬兵。或萬。或五六千。從往。其定議具奏。兩翼王台吉等。僉稱願聽命。

五十九年正月。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和碩額駙阿寶。自巴里坤赴青海。參贊其軍。二月。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定西將軍。率兵進藏。調都統法喇於打箭鑪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四

筠溪山房

駐防。三月。富甯安言。今歲大兵進藏。其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亦約會前進。襲擊準噶爾邊境。使賊人擾亂。臣請率兵三千。從烏魯木齊往。分兵四千。由吐魯番往。尋議吐魯番一路兵。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領。征西將軍那里德言。阿爾泰兵。臣請領七千人。從布婁爾前進。將軍傅爾丹領八千人。從布喇罕前進。襲擊準噶爾邊境。從之。七月。富甯安選輕騎至烏蘭烏蘇之源。及託和穆圖。遣侍衛哲爾德等。赴阿克塔斯擒一賊。餘衆逃散。侍衛克什圖阿玉錫等。赴伊勒布爾和碩。奪馬百餘。獲杜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杜爾伯特台吉丹津之徒。收準

噶爾也時策妄阿喇布坦假兵力據四衛拉特令諸台吉環牧烏嚕木齊額爾齊斯為負隅計垂木拍爾者丹津族台吉也率屬駐烏嚕木齊設哨伊勒布爾和碩阿克塔斯路至是為我軍所擒烏嚕木齊眾聞之咸竄阿喇納進兵齊克塔木擊破賊營悉降其眾進至皮禪城諭降其回子三百餘人至吐魯番其頭目阿克蘇爾坦及總管沙克札拍爾等率眾迎降乃凱旋富甯安至烏嚕木齊並無賊蹤與阿喇納會于烏爾烏蘇合兵凱旋九月抵巴爾庫爾祁里德自鑑額爾河前進擊敗厄魯特宰桑色布騰色布騰率二千餘人降獲牲畜無算傳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望

筠滌山房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偵禦富甯安請乘勝來年大舉進剿許之是年封博碩克圖濟農孫阿喇布坦札木素為輔國公六十年三月大將軍允禩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馬駝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值策妄阿喇布坦人心惶惑之時可以直搗巢穴掃蕩無遺尋會議阿喇納提督路振聲由烏蘭烏蘇進取吐魯番富甯安之兵調往烏蘭烏蘇駐札傳爾丹祁里德各于本處豫備再派祁里德所屬兵二千前往收取策妄阿喇布坦及烏梁海逃眾俟策妄阿喇布坦內變起釁得有確信三路將軍即引大兵前進搗其巢穴從之五月命大將軍允禩赴甘州駐札諭今年大兵暫停進剿從允禩密奏也九月策妄阿喇布坦遣人犯吐魯番城阿喇納使侍衛克什圖等敗之擒殺百餘人追捕數十里獲軍械馬匹甚多富甯安言臣前因阿喇納今冬進兵襲擊故請移駐伊勒布爾和碩為之聲援今賊人已敗遁必恐懼防備不宜襲擊阿喇納應停止進兵臣仍統兵駐巴爾庫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望

筠滌山房

從之十月

召允禩祁里德富甯安來京

指示明歲大舉進剿方略祁里德言烏蘭固木地煖土

肥請來年多行耕種可望大收

從之

詔阿寶統兵五百駐藏地參贊署理定西將軍公策旺

諾爾布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之十

聖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一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三

六十一年

詔以書諭策妄阿喇布坦

命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簡喇嘛齋往其向伊犁進兵之事暫停四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一

筠溪山房

命撫遠大將軍允禩復往軍前

詔青海撤噶斯駐防軍仍備兵游牧從阿喇納言

命富甯安統大兵移駐烏魯木齊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命大將軍允禩馳驛來京輔國公延信馳

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貝勒旺舒克喇布坦卒無嗣

朋素克旺札勒子達顏為從子謀奪其屬

遣侍郎常壽勘狀達顏弟噶爾丹岱青諾爾布口吃達

什車凌其子也年十有四達顏妻玉木楚木察罕達喇

請以達什車凌襲旺舒克喇布坦爵

允之降襲固山貝子

詔善視達顏妻復

諭朋素克旺札勒勿得私攘其屬。是年貝子羅卜藏達爾札卒。子濟克濟札布降襲輔國公。

雍正元年。

諭曰。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勞績。

皇考曾降旨。俟凱旋日計功。今青海王台吉等。歷年效

績。應各酌加封賞。其率兵進藏。及駐防噶斯柴達木等

眾。應令各處將軍。分別加賞。敘功。郡王察罕丹津。晉封

和碩親王。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晉封多羅

郡王。貝子額璘沁。達什拉察布。晉多羅貝勒。輔國公敦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二

筠深山房

多布達什噶爾丹達什。皆晉鎮國公。諸台吉進爵有差。

獨台吉車凌。敦多布。因母楚克納賚。納木札勒。以所屬

唐古特兵萬。請從大軍入藏。且助獻糧餼。

封多羅貝勒。蓋異數也。

命察罕丹津轄其從子丹衷屬眾。丹衷者根特爾子也。

初授輔國公。以大軍自青海討準噶爾。遣所部助獻糧

餼。復以兵從至藏。晉封固山貝子。尋卒。無嗣。

詔追封郡王。遺奏獻部眾及牧地。

上不忍納。

諭曰。丹衷實心效力。身故絕嗣。朕富有天下。四海為家。

豈有利其所屬之理。著四川提督岳鍾琪。遣員會同札

薩克等。察明戶口數目。歸察罕丹津轄。務使各得其所。

勿稍擾累。至丹衷屬宰桑等。素著勤勞。亦著分別加賞。

詔封厄魯特色布騰旺布多羅貝勒。晉封輔國公。茂海

固山貝子。先是議由裏塘遷達賴喇嘛赴藏。羅卜藏丹

津違

命。且扇察罕丹津謀興兵。襲諸台吉。察罕丹津有惑志

尋悔罪。

詔察罕丹津及羅卜藏丹津領青海右翼。察罕丹津收

河東。近松潘。羅卜藏丹津收河西。近布隆吉爾地。以河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深山房

為界。七月。年羹堯請于布隆吉爾建城駐兵。

從之。八月。總理王大臣等。遵

旨。議討羅卜藏丹津。初羅卜藏丹津襲其父達什巴圖

爾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覬為唐古特長。陰約策妄阿

喇布坦。援已。復誘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羅海。令如所

部。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貝子公等爵。而自號達賴理

台吉。以統之。貝勒朋素克旺札勒。輔國公濟克濟札布

懼不敵。為所脅。令掠鄰牧及內地邊。貝勒羅卜藏察罕

車凌敦多布。拉察布。土爾扈特台吉諾顏格隆諾爾布

等。並附逆。察罕丹津不之附。將構難。會羅卜藏丹津強

授準噶爾部貝勒色布騰札勒兵令掠西甯色布騰札勒不從亦遣使告

詔西甯松潘兵馳往援有拉察布者察罕丹津兄墨爾根諾顏子也附羅卜藏丹津以兵掠察罕丹津牧察罕丹津攜孥及屬百餘奔至河州老鴉關外總理青海事務侍郎常壽置之河州邊內羅卜藏丹津復以兵掠河州界因徙孥蘭州察罕丹津屬額爾克札爾瑚齊阿勒達爾和碩齊拉木布等以戶千餘丹衷宰桑噶隆色布騰達什等以戶七百餘相繼來歸羅卜藏丹津又以兵四千掠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牧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拒之不敵攜妻問道至甘州乞援子阿喇布濟索諾木達什等集眾拒賊鏖戰七日賊始退率兵五百及戚屬千餘來歸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置之蘇油口內鎮國公噶爾丹達什攜屬台吉阿旺達什巴等避至甘州境並於蘇油口內安插準噶爾族貝勒色布騰札勒避亂內徙輔國公車稜弟班珠爾從至延信並置之西川口外準噶爾札薩克公品級台吉阿喇布坦者察罕丹津女夫也與察罕丹津相失尋偕察罕丹津宰桑巴圖等攜戶千四百餘來歸延信以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等不附逆狀馳疏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四 筠滌山房

諭曰青海台吉皆額實汗嫡孫自我朝

太宗文皇帝時額實汗與達賴喇嘛恭順效力迄今百年蒙

皇考施以恩寵加封名號普加庇護後經策妄阿喇布坦敗壞黃教圍困西藏殺害拉藏且復謀侵爾等於是

我皇考遣發大兵偕爾等送達賴喇嘛至藏振興黃教今羅卜藏丹津無故稱兵以王等不入伊黨自相侵害朕仰體

皇考眷念額實汗子孫之意其罪未明尚不忍即加征討已遣侍郎常壽往問羅卜藏丹津所行情事若能知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五 筠滌山房

罪悔過朕定其是否和解爾眾仍令爾兄弟照舊安居如果羅卜藏丹津不遵朕旨侵犯邊塞豈可不遣兵征剿今王屬眾人等盡被劫掠窮困來至甘州朕聞之不勝惻然特遣郎中通智分給糜餼牲畜令從豐厚王等在彼安居不須憂慮朕斷不使爾等有拮据也時

上以和碩特族自相殘不忍遽加兵詔常壽傳諭羅卜藏丹津罷兵不從則懲治之羅卜藏丹津詭言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謀據唐古特諸台吉不服將興兵與決勝負蓋以

察罕丹津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首不附已欲誣以罪因脅諸台吉奉已如鄂齊爾汗駐唐古特以遙制青海也

上惡其狡不可諭決計討之

敕川陝總督年羹堯曰羅卜藏丹津自其祖額實汗敬謹恭順達什巴圖爾慕化來歸晉封親王復令其子羅卜藏丹津襲封自宜仰體寵眷敬奉法紀乃妄逞強梁骨肉相仇欺凌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等恣行倡亂朕甫聞其事遣使往諭令伊講和修睦式好無尤乃肆意稱兵侵襲察罕丹津額爾德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六

筠溪山房

尼額爾克托克托爾以致投入內境是其孤負朕恩悖逆天常擾害生靈誅戮不可稍緩朕欲大張天威特命爾為撫遠大將軍統領大兵往聲羅卜藏丹津罪如敢抗拒即行剿滅其黨有懼羅卜藏丹津勢暫為脅從者果悔罪來歸即行寬宥有能擒斬羅卜藏丹津者分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加意撫卹其不抗拒者毋加殺戮羅卜藏丹津詭罷兵誘常壽至察罕托羅海留之遣叛黨分掠西甯諸路扇賊番等為應副將軍阿喇納自吐魯番馳赴噶斯斷由穆魯烏蘇往藏路副將王嵩參將孫繼宗等擊賊黨于布隆吉爾及鎮海堡申中堡北川

新城等處四川提督岳鍾琪以雜谷土司等兵剿歸德堡上寺東策卜下寺東策卜及南川口外郭密諸番復檄前鋒統領蘇丹等協剿所至告捷羅卜藏丹津懼送常壽歸請罪

諭年羹堯曰伊乃深負國恩與大軍對敵之叛賊國法斷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慮其與羅卜藏丹津同謀之王貝勒貝子公等既經背叛即宜削爵伊等或來歸順或被擒獲不必更論封爵但視行事輕重可寬宥者從寬應治罪者治罪羅卜藏丹津以索諾木達什鄰牧誘擒之尋脫歸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七

筠溪山房

諭曰索諾木達什竭誠報國盡忠效力今聞脫身來歸良慰朕懷特沛殊恩著封固山貝子給上等產業索諾木達什鎮國公敦多卜達什弟也
二年春正月
詔土默特右翼都統根敦率滿洲兵二千赴巴里坤防禦青海叛賊尋分兵千駐吐魯番境
詔以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大軍至貝勒色布騰札勒首率戶口二千餘迎降著撫遠大將軍延信置之西川口外諸附逆者並懼叛黨吹喇克諾木齊札什敦多布等遁噶斯朋素克旺札勒偕達什車稜擒吹喇

克諾木齊之宰桑都喇勒及札什敦多布母乞降岳鍾琪令追剿吹喇克諾木齊果擒至羅卜藏察罕率屬台吉袞布色布騰納罕伊什等降其母復攜諸台吉妻請內徙車凌敦多布女兄亦奔赴之

詔置西甯口外楚克賚納木札勒尋攜車凌敦多布及屬戶千餘請降

詔置伊克烏蘭和碩並給茶麥諸物養之拉察布懼誅奔巴爾喀木子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布坦迎降招其父拉察布至獻駝馬千餘

詔削貝勒爵降鎮國公諾顏格隆諾爾布并台吉根敦等皆乞降且請從剿賊自贖岳鍾琪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八

筠溪山房

命進剿偵從賊之巴爾珠爾喇布坦自烏蘭博爾克遁尾擊之至伊克喀爾吉擒其黨阿喇布坦鄂木布遣西甯總兵黃喜林由西爾哈羅色赴柴達木斷噶斯路偵羅卜藏丹津走烏蘭穆和爾鍾琪復分兵馳擊擒其母阿爾泰俘戶畜無算羅卜藏丹津及其黨分道竄侍衛達爾等擒丹津瑋台吉于華海子阿布濟車臣台吉于布哈色布蘇吹喇克諾木齊札什敦多卜等于烏蘭克羅卜藏丹津走準噶爾逆黨悉檻送京師詔行獻俘禮尋逆黨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布坦鄂木布

藏巴札木巴爾珠爾阿喇布坦札什敦多布格勒克阿喇布坦巴蘇泰及察罕丹津從子塔爾寺喇嘛堪布諾捫汗等悉伏誅準噶爾族貝勒色布騰札勒以導從逆之貝勒羅卜藏察罕輔國公車稜台吉諾爾布等悔罪內附功晉封多羅郡王貝子達什車稜之父台吉噶爾

丹岱青諾爾布以不從逆且以兵擊賊黨功封固山貝子世襲罔替青海世爵自此始其從逆之貝勒羅卜藏

察罕額璘沁達什輔國公濟克濟札布皆削爵貝勒車稜敦多布降爲貝子貝勒拉察布降爲鎮國公噶爾丹岱青諾爾布尋卒其妻請以達什車稜兼襲之理藩院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九

筠溪山房

議蒙古無襲兩世爵例

諭曰噶爾丹岱青諾爾布於青海羅卜藏丹津事著有勞績因議功封爲貝子今既病歿伊兄弟兩家止有貝子達什車凌一人著從優加恩并兩貝子爵爲貝勒仍世襲罔替旋授札薩克有中甸者隸雲南麗江府羅卜藏丹津給偽劄令附已大軍至率戶三千餘請降洮岷界外諸番舊爲青海屬悉就撫其不順者剿誅之阿岡多卜藏瑪嘉鐵布納珠公寺朝天堂桌子山碁子山先密寺興馬寺阿落西脫巴上篤爾素華藏上札爾的諸番眾以次底定青海患始靖

御製平定青海文立石太學文曰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又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顧實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邇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德深遠每廕于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達什巴圖爾等震讐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

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尙冀

革心輯甯部眾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木等實為元惡謂國

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于天誅遂命川陝

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眾凡同叛之部

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眾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愚蠢若悔禍思愆束

手來歸尙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

計以方略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碼牙祖征分途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馳搜剔巖阻賊徒蒼皇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眾累萬牲畜軍械不可勝計賊首逃遁我師逾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歌喧轟士眾欣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喇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十一 鈞深山房

廟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于遐方福慶流于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湛恩厚澤為朕躡

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于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

刊諸珉石揭于太學用昭示于無極遂為之銘曰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甯邇維此青海眾類實

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

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撫綏懷柔。朔野既清。四陲攸震。爵號海加。示之恩信。如此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愆。寇侵于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豹。用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岳。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嶽嶠。坦若坳郊。賊棄其家。我繫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游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十一

鈞深山房

速殄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王大臣等遵旨。議善後事宜。奏青海王台吉等。應論功罪。定賞罰。游牧地令各分界。如內札薩克例。百戶置佐領一。不及百戶者爲半佐領。以札薩克領之。設協理台吉及協領副協領參領各一。每參領設佐領驍騎校各一。歲會盟。令奏選盟長。勿私推貢。期自明年始。分三班。九年一周。自

備駝馬。由邊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甯四川邊外。納喇薩喇地。官兵督視。有擅入邊墻者治罪。又羅卜藏丹

津之吹宰桑。及察罕丹津從子丹衷之宰桑。色布騰達什等。率眾降。請各授千百戶等官。又喀爾喀居青海者。勿復隸和碩特旗。令別設札薩克。土爾扈特及準噶爾輝特如之。至西番部眾。凡陝西所屬甘州涼州莊浪西甯河州四川所屬松潘打箭鑪裏塘巴塘雲南所屬中甸等處。或爲喇嘛耕地。或納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廳衛營伍諸官。今番眾悉歸化。應擇給土司千百戶巡檢等職。令附近道廳及衛所轄。又青海及巴爾喀木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十一

鈞深山房

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顧實汗侵據之。以青海地廣。可牧畜。巴爾喀木糧富。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巴爾喀木納其賦。藏衛二地。舊給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今以青海叛。取其地。應令四川雲南諸官管理。又達賴喇嘛遣人赴打箭鑪。駝裝經察木多。乍雅裏塘巴塘向喇嘛等索銀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鑪納稅。請飭達賴喇嘛。勿收鞍租。打箭鑪免取稅。歲給達賴喇嘛茶五千觔。班禪喇嘛半之。又西甯各寺喇嘛多者數千。少者五六百。易藏奸。前羅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眾抗大兵。請于塔爾寺喇嘛選老成者三百。給印照。嗣後歲察二次。廟舍不得

過二百喇嘛多者三百少者十餘番民糧賦令地方官管理度各寺歲用給之又陝西邊外河州西甯蘭州中衛甯夏榆林莊浪甘州等處水草豐美林麓茂密蒙古諸部戀牧大草灘及昌甯湖請于西甯北川邊外上下白塔等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築城堡令蒙古等勿妄據又肅州西洮賚河常瑪爾鄂敦塔拉等處應募民墾膏腴地庶漸致富饒至甯夏險要無過阿拉善顧實汗裔舊游牧山後今或徙至山前請令阿拉善札薩克郡王額駙阿寶飭所屬歸阿拉善後其山前營盤水長流水等處悉為內地又甘州西甯界各設營汛令蒙古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一 四 筠溪山房

等不敢覬覦又巴爾喀木等部眾自羅隆崇東察木多乍雅外諸番目悉給印照視內地土司例又青海屬左格諸番請徙內地阿巴士司頭目墨丹住等從剿有功請給安撫司銜不隸青海轄又西甯邊內可耕地請發直隸山西山東河南陝西五省遣犯能種地者官給牛具籽種三年後起科如例又甘州諸黃番應招撫為青海藩籬青海諸部令各守牧地不得強據妄掠商賈察罕諾捫汗喇嘛廟毋得私聚議事遣官齎

敕往不論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有背貳者必懲上從之先是議撤駐藏兵阿拉善札薩克阿寶自藏歸

會羅卜藏丹津叛詔諸路蒙古兵聽年羹堯檄調羹堯忌阿寶功復以身為大將軍蔑視之奏阿寶所率兵不堪用且身有疾應遣歸游牧未幾阿寶來朝上憫其勞慰諭之詔封多羅郡王賜銀萬兩至是以青海既定詔飭青海眾歸牧山後阿寶奏臣祖顧實汗歸誠內附百年於茲受天朝恩甚厚前青海昆弟阻兵構亂上干天討臣當束身受誅重荷恩宥令安游牧感激莫報乞賜青海曠地令臣鈐轄諸部不復萌異志三年詔以青海貝子丹忠所遺博羅充克克牧地給阿拉善郡王阿寶居之并鈐青海族屬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遣員齎餉助徙牧博羅充克克者卽漢書地理志所稱潢水也青海和碩特鄂齊爾汗裔鎮國公噶爾丹達什輔國公諾爾布朋素克車稜車臣岱青裔貝勒降台吉羅卜藏察罕輔國公降台吉濟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一 十五 筠溪山房

克濟札布台吉達瑪璘色布騰額璘池達什子阿喇布坦達蘭

泰裔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達賴烏巴什裔

台吉札布伊勒都齊裔親王察罕丹津鎮國公拉察布

輔國公阿喇布坦札木素達賴巴圖爾裔貝勒達什車

稜朋素克旺札勒台吉伊什多勒札布瑚嚕木什裔貝

子車稜敦多布台吉色布騰博碩克圖桑噶爾札裔索

諾木達什色稜哈坦巴圖爾裔台吉哈爾噶斯準噶爾

族郡王色布騰札勒土爾扈特族保蘭阿噶勒琥裔台

吉索諾木喇布坦多爾濟莽海裔台吉諾爾布額濟內

裔台吉丹衷察罕喇布坦輝特族台吉貢格及察罕諾

門汗並授札薩克其和碩特族哈納克土謝圖裔台吉

車稜納木札勒授公中札薩克準噶爾族原授札薩克

公品級一等台吉阿拉布坦晉封輔國公各歸舊牧鑄

總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關防

遣大臣齎鎮其地轄所部札薩克以年羹堯不善撫其

眾

飭責之曰朕聞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部眾

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察罕丹津所屬雖稍能存活

亦屬貧窮爾身為撫遠大將軍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

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萬兩為賑濟用眾札

薩克遭叛賊掠奪部眾窮窘流離投命來歸全賴安置

得所俾其衣食有資咸登樂利此諸部落人眾流離失

所豈萬金所能給耶岳鍾琪復奏青海親王察罕丹津

鎮國公拉察布等游牧河東地近河州松潘各路前議

市納喇薩喇地狹恐不給蒙古需請改市河州及松潘

河州定于土門關附近雙城堡松潘定于黃勝關之西

河口二地並有城屋水草美互市可久又郡王額爾德

尼額爾克托克托爾色布騰札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

甯請改市西甯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歲資牲畜請每

年六月後聽不時貿易庶蒙古商眾咸獲利益

允之察罕丹津等徒牧定遂請入覲

詔各給整裝銀千兩八百兩六百兩有差

宥拉察布罪授札薩克仍領游牧眾九月靖邊將軍富

甯安奏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入

朝甚屬恭順巴爾庫爾等處兵丁應行撤回

從之王大臣議青海之準噶爾輝特土爾扈特請勿令

隸和碩特旗

諭允又

詔以青海和碩特哈爾噶斯為札薩克一等台吉蓋和

碩特族之游牧青海者自額實汗裔十九札薩克外別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一 六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一 七 筠溪山房

設札薩克二。一為顧實汗兄哈納克土謝圖裔。以車凌納木札爾領之。一為顧實汗弟色稜哈坦巴圖爾裔。以哈爾噶斯領之。

四年春。察罕丹津等將歸。以行期間。召見圓明園。溫諭之。復

賜銀千兩。賚諸札薩克有差。理藩院奏游牧推河諸厄魯特。請各設旗分佐領。會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乞和。

詔遣散秩大臣伯四格等。往勘阿爾台界。即赴推河。議編厄魯特旗隊。尋奏以車稜旺布及色布騰旺布茂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大 筠溪山房 轄所屬定四佐領

詔各給札薩克印。厄魯特凡六旗。曰札薩克多羅郡王車稜旺布。曰札薩克多羅貝勒色布騰旺布。並阿喇

札薩克固山貝子茂海。阿喇布坦弟別有準噶爾札薩克一。曰固山貝子多爾濟色布騰。丹濟拉子阿拉善札薩克

一。曰貝勒阿保。即郡王輝特札薩克一。曰輔國公巴濟。羅卜藏子以車稜旺布領之。授盟長。復

諭理藩院曰。厄魯特諸台吉歸順。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授官職。雖無世襲之旨。但伊等各有效力之處。悉著降一等承襲。如承襲之人。或能守分

盡職。仍將品級賞給。其以此諭厄魯特知之。有烏梁海者。錯處唐努山及克木克木齊克近阿爾台汎。上以舊為喀爾喀及準噶爾屬。

詔車稜旺布及喀爾喀貝勒博貝分轄之。徵其賦。策妄阿喇布坦。詩見皇朝藩部要略阿喇布坦。請見皇朝藩部要略。上不允。

詔前鋒統領定壽等屯特斯。防護烏梁海。復諭車稜旺布等。往諭德意。頒賚茶布。冬。準噶爾台吉策

妄阿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立。是年。青海和碩特貝勒朋素克旺札勒晉封郡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大 筠溪山房 六年 敕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曰。羅卜藏丹津無故弄兵。

殘虐骨肉。朕遣大臣諭令息兵。乃敢悖恩負德。侵犯內境。被我守邊輕兵擊敗。遠竄爾父策妄阿喇布坦。應即

擒獲。乃反隱為匿。留是何意耶。羅卜藏丹津乃不忠不孝之人。爾父年高。歷練。尚能將伊酌處。可以生之。亦可

以制之。必不為所愚弄。是以不督勒令擒獻。今爾年與彼相等。羅卜藏丹津志氣乖戾。不顧恩義。斷不守分。安

居甘處爾下。爾務將羅卜藏丹津送至。朕念達什巴圖爾前績。仍施恩。參養。斷不將伊誅戮。爾其祇將朕命。青

海台吉羅卜藏察罕來朝。

上以其悔罪且奮勉稱職。

詔晉封輔國公。是年厄魯特札薩克多羅郡王車稜旺布卒。弟貝勒色布騰旺布襲。以貝勒爵之嗣者。

詔并兩札薩克為一。復授厄魯特盟長。

七年。

上以準噶爾匪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將不靖。必擾青海及唐古特。因決策遣討。三月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三等公岳鍾琪為甯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六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上御太和殿。

命大學士捧敕印授大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吏行禮畢。上率大將軍等詣堂子行禮。吹鳴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禮畢。遂

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王大臣等議。噶斯為準噶爾通青海及唐古特要隘。請選青海札薩克兵千五百分屯噶斯及柴達木。得卜特爾察罕烏蘇諸路。允之。會噶爾丹策凌遣使告將獻羅卜藏丹津。聞大軍

就道。懼仍攜歸時。

遣諭土爾扈特將討準噶爾使甫就道。噶爾丹策凌使至。

詔大軍暫緩進兵。復

諭土爾扈特知之。土爾扈特貝子阿喇布珠爾子丹忠初襲爵來朝。

詔晉封多羅貝勒。阿拉善郡王阿寶以博羅克克牧地隘。擅請徙烏蘭穆倫及額濟內河界。議罪。削郡王爵。尋

命復之。仍歸阿拉善牧。不復居青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八年。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屯科布多。將擊準噶爾。或告曰。噶爾丹策凌以兵萬授和碩特台吉羅卜藏車凌。遣禦哈薩克設汎阿里瑪圖沙拉伯勒境。羅卜藏車凌棄之。率戶三千餘。由噶斯走青海。將內附。噶爾丹策凌遣率桑烏喇特巴哈曼集等追之。為所敗。復遣喀喇沁宰桑都噶爾往襲。不之及。傅爾丹以聞。

詔副都統達鼎偵防噶斯路。俟羅卜藏車凌降。遣入覲。以兵監從眾。置內汛。勿墮詭降計。久之。羅卜藏車凌不至。羅卜藏車凌者。昆都倫烏巴什第三子多爾濟之曾孫也。其祖曰阿海。初噶爾丹亂定。青海和碩特咸內附。

策安阿喇布坦遠和碩特之留舊牧者與同處表請青海復舊業即噶爾丹時將陰謀為己屬上燭其奸

諭責之令遣和碩特歸舊牧勿私據不從尋以女妻羅卜藏車稜故昆都倫烏巴什及額雅鄂特歡裔尚為準噶爾屬

詔阿寶率所部兵會西路大軍于巴里坤

諭噶爾丹策凌速獻羅卜藏丹津當宥罪

詔以內札薩克赴調噶斯兵千聽阿寶轄力能剿準噶爾即率往否則入邊借綠旗兵防內汛既而其子二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筇溪山房

台吉哀布以所部兵五百赴巴里坤防準噶爾會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入

觀噶爾丹策凌令其宰桑馮木特以兵二萬至科舍圖汛偵不備謀掠駝馬總兵樊廷等以兵二千奮擊之轉戰七晝夜阿寶子哀布偕鄂爾多斯台吉定喇什率兵往援馮木特敗歸馮木特號庫克辛初為準噶爾之札哈沁宰桑札哈沁譯言汛卒也以宰桑領之馮木特守阿爾台汛游牧布拉罕察罕托輝其東為喀爾喀有烏梁海界之其西為準噶爾有包沁及噶勒雜特塔本集賽界之烏梁海凡數種業打牲分隸喀爾喀及準噶

爾包沁為回族準噶爾呼噶日包以回人司礮故名之噶勒雜特塔本集賽皆準噶爾鄂拓克也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洲蒙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準噶爾賊敗遁阿寶乃自軍所歸阿拉善牧

上以哀布能黽勉效力諭獎之

九年四月傳爾丹進城科布多六月噶爾丹策凌遣大策零敦多卜以兵三萬犯北路大策零敦多卜以勇聞小策零敦多卜善謀先遣謀伴為我獲詭言厄魯特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筇溪山房

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距我軍三日程傳爾丹信之遣兵四千往襲賊以少兵牲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乘高衝突圍我軍於和通泊傳爾丹以兵六千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索倫蒙古兵先潰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哈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傳爾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度爾又以馬爾賽

為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先是遣二等侍衛殷札納傳諭青海左右翼札薩克。選兵萬屯青海適中地。護牧官兵皆賞裝復。

命所部採買牲畜。勿滋擾。至是青海土爾扈特札薩克台吉諾爾布及和碩特札薩克公拉察布以防準賊設汛騰格里。乘間叛。率佐領里塔爾等盜掠汎馬。奔徙額爾吉庫克烏蘇。貝勒達什車稜亦為所煽。將由索羅木河竄察罕丹津。聞變。收拉察布收眾。遣屬台吉等捕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遣子阿喇布濟偕輝特台吉貢格並以兵協擊。諾爾布弟色特爾布木不從其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五

筠溪山房

兄徙牧。且以兵剿。拉察布於索羅木河。

詔獎其不從逆。

賜銀八百兩。授札薩克一等台吉。朋素克旺札勒以兵追達什車稜歸。檻獻。達什車稜奏臣幼。且多疾。有墨爾根阿里克鄂木布者。臣屬也。附諾爾布叛。掠臺馬。臣從母徙牧圖古里克避之。告臣從兄朋素克旺札勒。擒墨爾根等歸。乞宥臣無知罪。

諭曰。達什車稜年幼。以聽信讒言。畏罪遷移。並非有意逃遁。且值朋素克旺札勒往追。即迎前陳訴。又將伊屬眾私掠汎馬者。擒獻贖罪。著從寬免黜。多羅貝勒爵。或

以察罕丹津偕拉察布徙牧告。

上知其內附誠。不之疑。

諭曰。拉察布雖係察罕丹津兄子。朕知其素不相睦。察罕丹津效力有年。今已老病。仍奮志報效。甚屬可嘉。著賜幣二十。銀千兩。令酌給所部效力人眾。

詔青海眾札薩克曰。朕因準噶爾賊乘西路軍不備。盜駝馬。因念青海各札薩克人眾。恐招逆賊侵害。諭令派兵防護。其採買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牧畜得變價值。可獲利益。並非需此區區助也。朕曾諭殷札納一切派兵採買。聽蒙古便。不可絲毫勉強。并慮王台吉等科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五

筠溪山房

派所屬。諭嚴行禁約。豈肯令遣往人逼迫蒙古從事乎。今拉察布等無故他徙。或殷札納不能宣揚朕諭。使眾心共曉。而採買馬羊。又不聽從其便。以致拉察布等心懷疑畏。暫避差徭。特頒旨諭拉察布等。令其速歸本處。準噶爾賊或由喀喇沙爾前赴噶斯。潛行騷擾。或增人眾。窺伺青海。所部蒙古兵丁。尚未齊集。器械亦未周備。難望捍禦賊鋒。亦令官兵善為保護。時阿喇布濟偕貢格馳兵往擊。諾爾布里塔爾。自喀喇郭勒追至蒙固爾。托羅海。獲之。諾爾布詭稱青海諸台吉謀逆。且誣訐阿喇布濟陰約以青海軍援已。

諭曰青海各台吉世受國恩斷無背逆之事親王察罕丹津聞拉察布叛即遣兵追捕郡王朋素克旺札勒聞達什車凌叛即率兵攜歸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父子效力行間阿喇布濟現借貢格追擒諾爾布果有異志甯官如此奮勉效力耶尋諾爾布等械至廷臣鞫上其罪稱諾爾布為土爾扈特族微台吉妄行叛逆里塔爾身為佐領附逆背亂皆應斬諾爾布叛時妻孥皆在游牧請免奴給色特爾布木轄上從其議復

命諸札薩克集兵七千備準賊軍械及馬不給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上憫之諭廷臣曰朕所以聚此兵者特為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計非為征伐調遣用也今聞其生計情形朕心深為惻然俟從容料理必有加恩之處所聚兵七千著選派三千照前所降恩旨官員賞給本年俸銀兵丁賞銀五兩至戍卒駐防日久資斧維艱著給茶幣等項及每月所食青稞遣歸兵四千名官員等著給三月俸銀兵丁等著賞銀三兩令各回游牧準噶爾賊或潛擾青海朕意欲將伊等豫行從容遷徙令賊由遠路來一無所得不待戰而力盡我官兵與賊交戰時青海三千兵但遣襲賊後量力驅賊馬匹所得即賞之仍計馬匹

多寡加恩議敘復

諭青海札薩克等曰爾等係顧實汗子孫自爾祖宗以來依附內地邊疆恪順供職

聖祖仁皇帝視爾等如子孫撫育六十餘年寵遇優渥且念爾等尊崇黃教是以于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等備極恩眷前羅卜藏丹津聽信流言敢行背叛我朝發兵征剿逃竄準噶爾困苦恥辱無不聞之今爾等若至彼處路途遙遠馬畜困斃彼豈能為爾置立產業分給游牧地各令率屬保聚乎況準噶爾終歲爭戰凡用兵必置爾等于前虐使任意豈若各守祖父基業永享太平之為得乎爾等若不熟計利害聽伊誑誘之詞依附賊人妄思蠢動將來興師問罪必先及之以擒諾爾布功封貢格為輔國公以阿喇布濟有擒剿功晉授一等台吉未幾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奏年邁乞以子代從戎

上憫其情

諭曰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效力有年著將伊子內可襲王爵者指出一人朕加特恩封為長子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以索諾木丹津名奏詔如所請復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諭曰朕令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於諸子中選擇可襲王爵者奏請授爲長子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爾以索諾木丹津名入奏想伊意必以阿喇布濟效力軍前將來自能受朕恩也著將阿喇布濟晉封輔國公諭內附諸番衆曰爾等沿邊番衆及青海蒙古同受國家撫綏之恩并無岐視今準噶爾賊窺伺邊境或將來侵擾青海而蒙古之游牧黃河以內者畏避賊鋒投奔近邊爾番族須留心照視勿因向有嫌怨乘其危急加以戕害或蒙古恃衆劫掠爾等用力抵禦不可退縮俟事定後朕自論其曲直分別賞罰番族蒙古皆朕赤子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天

筠溪山房

果能遵朕諭旨彼此相安同受朝廷恩澤方爲無窮之福九月準噶爾大策凌敦多卜謀略喀爾喀聞順承郡王駐察罕度爾科布多復有振武將軍傅爾丹軍不敢進遣將取道阿爾台以東以賊衆六千分掠克魯倫及鄂爾海喀喇烏蘇留餘衆於蘇克阿勒達呼爲之援我副將軍喀爾喀親王丹津多爾濟郡王額駙策凌等迎擊之至鄂登楚勒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斬其驍將喀喇巴圖爾大策凌敦多卜遁走尋逾阿濟嶺至伯格爾察罕額爾克布僞書誘輝特札薩克輔國公巴濟及駐牧推河之厄魯特

輔國公茂海台吉車稜等往會達什達爾札濟克濟札布及協理台吉朋素克岱青等皆從叛復導賊掠喀爾喀收巴濟弟噶爾丹達爾札幼巴濟攜赴準噶爾其族屬未附逆者偕喀爾喀公通謨克等徙訥穆勒圖喀喇博羅等處靖邊大將軍傅爾丹以所部徙牧告

諭總督查郎阿察置之有墨爾根綽爾濟者土爾扈特貝子丹忠屬也亦叛附準噶爾丹忠懼乞內徙查郎阿令游牧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處準噶爾敗遁丹忠徙牧額濟內河初丹濟拉來歸爲大策凌敦多卜所掠攜衆至僅百餘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天

筠溪山房

賜牧推河給來歸厄魯特衆至是大策凌敦多卜遣使攜書誘其子多爾濟色布騰往附謀者獲之以獻諭廷臣曰此準噶爾反間計也多爾濟色布騰受朕恩甚深伊亦感激效力豈肯墮其術中但伊游牧人等原非伊之舊屬與伊不睦若仍在喀爾喀地游牧難以居住爾等其以準噶爾書示多爾濟色布騰觀之令伊父子向內徙牧朕自加恩給與產業時多爾濟色布騰謀準噶爾兵襲推河謀內徙有台吉索諾木吹濟者誘其屬戶四十餘叛赴準噶爾多爾濟色布騰至順承王錫保軍訴稱屬衆難信請徙歸化城錫保以聞

詔游牧西喇穆稜未幾以疾請徙牧巴林及科爾沁界諭曰爾屬眾俱係厄魯特若與內札薩克等游牧錯處將來彼此不睦別生事端亦未可定已經定居之處不可頻頻移徙屬眾亦甚勞苦人之壽算俱有定數豈可因自疑故即欲徙牧乎爾聆此諭旨省悟之後亦應自笑其愚也拉察布之叛也攜子察罕喇布坦由索羅木河遁察罕喇布坦諫不從副都統達爾率兵偕青海諸台吉追之察罕喇布坦迎降達爾復進擊拉察布拉察布乃悔罪自索羅木河歸青海牧

諭曰拉察布子察罕喇布坦能知其父之非不得已而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從之情甚可憫朕尚欲令察罕喇布坦襲其父拉察布公爵達爾等遵旨議拉察布舊封貝勒以羅卜藏丹津叛不從青海眾赴西甯獨奔徙巴爾喀木降公爵今復無故遁應論罪如律但情因畏懼且追兵至輒降請令圈禁西甯以其子察罕喇布坦轄屬眾

諭曰拉察布係察罕丹津兄子著將拉察布寬免交察罕丹津嚴行管轄拉察布子察罕喇布坦著授札薩克一等台吉復

諭青海札薩克等曰青海王台吉等久荷隆恩冊封位號褒寵顯榮迄今歷有年所至于編設旗分以便稽察

賞賚惟恐札薩克等恃強凌弱互啟爭端譬厄魯特內有得秦者有鄂拓克有札薩克勒者有得木齊者皆為易于管轄人眾而已爾有饑饉朕必加之周給隨獵行兵朕必加之賞賚從無徵輸爾蒙古者朝廷恩典至優極渥若以封號旗分為賤亦可奏明酌改且爾阿巴賴諾顏裔現在準噶爾所果為帥領乎抑為屬下乎準噶爾係成吉斯汗臣僕爾等俱係成吉斯汗弟哈布圖哈薩爾子孫若以博爾濟吉特氏之先論之準噶爾乃爾屬隸奈何甘心自屈爾等當知準賊詭計勸諭屬人分別利害亦令如喀爾喀奮勇立功豈可甘自懦怯朕因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準噶爾反間諄諄降旨爾等如能遵行則可保室家游牧矣土爾扈特台吉多爾濟遣使阿爾巴圖沙喇布丹津等至奏請往謁達賴喇嘛時唐古特阿爾布巴等亂初定達賴喇嘛徙噶達

詔守汛者勿遣赴唐古特以其使至噶達優給糧糗比歸

頒賜茶幣等物多爾濟者納札爾瑪穆特長子也

詔封阿寶子哀布輔國公撤巴里坤兵歸牧岳鍾琪奏留屯

允之

諭曰。袁布率所部兵效力行間。勤勞懋著。從前已加恩賞。著仍增給銀兩。并諭其父阿寶知之。

十年。甘肅巡撫許容疏言。鎮夷口內紅布湖地。巴濟屬列帳居。稱避準噶爾。將內徙。巴濟已叛歸準噶爾。所部雖稱避賊。豈可令居內地。督臣查郎阿以巴濟屬佐領翁鄂柴等。徙綽確哈魯爾。給糧茶。將偕喀爾喀公通謨克等。徙牧阿拉善後。臣思甯夏地衍。僅隔一阿拉善別無險要。鎮番孤懸塞外。恐厄魯特逼處。人心難測。請飭令密防。未奉。

旨內徙者。毋縱入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詔檄查郎阿等。酌徙巴濟屬未附逆者。屯汛嚴轄。六月。準噶爾小策凌敦多卜。復糾眾三萬。由奇蘭至額爾德尼畢喇色欽。我將軍塔爾岱及喀爾喀親王額駙策凌。禦之于木博圖山。未至。八月。賊潛襲額駙策凌。收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額駙率蒙古兵二萬。夜半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賊倉皇潰遁。追擊于克爾森齊老。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賊且戰且卻。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坤河之額爾德尼昭。我兵乘暮薄險蹶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斬馘萬餘。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小

策凌敦多卜乘夜遁。推河盡棄。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時將軍馬爾賽駐拜達里克城。額駙急檄馬爾賽。邀其歸路。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爾琿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翼日。參贊胡琳等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杓。初。小策凌敦多卜以兵三萬至阿爾台。巴濟及達什達爾札朋素克。岱青茂海車稜等從。且稱喀爾喀兵弱。將導準噶爾越察罕度爾。掠諸札薩克游牧。誘厄魯特盟長色布騰旺布屬從。叛復助掠諸部牧畜。我軍偵以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諭曰。巴濟等有負國恩。罪當誅戮。伊等不以降賊為恥。反代為賊謀。喀爾喀聞之。自必痛心切齒。奮勇爭先矣。喀爾喀親王額駙策凌等。果大敗準噶爾賊於克爾森齊老。及額爾德尼昭。巴濟遁歸。偕茂海車稜等。各以其族游牧特穆爾圖諾爾。為準噶爾屬。尋色布騰旺布奏稱。臣父阿喇布坦歸誠後。世受國恩。頃準噶爾賊至。方欲偕茂海車稜。議徙內地。不意二人率臣屬管旗章京班第。佐領索騰等五百餘眾。叛就噶爾丹策凌。臣義不。可貳。謹率宰桑等及兵百人待命。

諭曰色布騰旺布素為朕所嘉與今感戴朕恩竭力保護所屬游牧人等不致妄動具奏請旨可嘉可憫著理藩院遣人照視酌量嚴密之處速行徙牧及是色布騰旺布又奏臣有宰桑十四屬戶四百二十以避痘不敢至內地若不徙又鄰準噶爾界乞施恩令徙喀爾喀河附近地

允之復

諭曰宰桑等不隨逆賊誠心歸附其主甚屬可嘉色布騰旺布感念朕恩不為準噶爾賊所誘有逃竄者復能竭力追剿著加恩賞色布騰旺布銀千兩宰桑等銀各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百兩屬戶每戶銀十兩晉封袞布固山貝子

命御前行走

賜三眼孔雀翎

諭青海札薩克等曰喀爾喀奮勇剿賊爾等何獨不能各宜鼓舞振興踴躍效命賊眾侵擾青海止有噶斯一路爾等須防守隘口倘準噶爾前來務期協力追殺悉行剿除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力請城木壘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爾庫爾大營犄角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入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勦等距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烏克克嶺邀其歸路遇賊

遷延不擊縱其遠遁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鍾琪坐失機會且奏報互異

詔降三等侯

召還京以查郎阿代之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畧軍務以張廣泗護甯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收厥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闊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爾庫爾于是岳鍾琪奪職拘兵部十一年正月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命鄂爾泰經畧北路軍務七月

命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統大軍駐烏里雅蘇台額駙親王策凌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

十二年二月以烏里雅蘇台距科布多遠

諭進剿機宜悉聽策凌總理五月

諭今年停止進兵遣使前往宣示利害賊眾知懼求和即行定議完結彼若游移推諉則整備大兵明年進剿召北路副將軍策凌西路大將軍查郎阿來京議軍務七月

命額駙策凌查郎阿回軍營令撤利布多軍駐察罕度

爾八月。

遣侍郎傅爾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前往
準噶爾。

諭降噶爾丹策凌。九月西路副將軍張廣泗遣將敗賊
于鄂龍大阪斬四百餘級。獲三十六人。餘賊遠遁。

十三年三月噶爾丹策凌遣使乞和。表稱阿爾台舊係
厄魯特牧。杭愛舊係喀爾喀牧。請由哲爾格西喇呼魯

蘇奎巴里坤畫界分守。

詔額駙策凌議之。策凌言。往者喀爾喀游牧。尙未至哲
爾格西喇呼魯。蘇應如所請。但喀爾喀汛原設阿爾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迤東科布多額貝和碩和通額博布顏圖託爾和烏蘭
等處。並在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界外。應設汛如故。至準
噶爾游牧。應以額爾齊斯及阿爾台為界。策妄阿喇布
坦存日。游牧和博克薩里察罕呼濟爾以西。數年來漸
越額爾齊斯。賊性狡。請令毋越阿爾台。為永禦計。

上謹其議。

諭噶爾丹策凌曰。夫阿爾台之屬厄魯特。乃噶爾丹從
前之事。爾準噶爾並未越此游牧。乃謂為厄魯特牧地。
可乎。且喀爾喀尙不令近阿爾台。原欲兩界稍遠。免啟
爭論。而可令爾居之乎。爾父在時。曾請將阿爾台山梁

外哈道里。哈達青吉勒布勒青吉勒三處。不必置為閒

地。朕未允行。今特欲安逸眾。將此三處屬爾。祇自克

木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台山梁。由索勒畢嶺下哈布

塔克拜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羅卜諾爾直抵噶斯口
為界。并自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悉作閒地。爾其
遵諭行。六月。準噶爾使臣垂納木喀等齎

諭旨。出西路闊舍圖卡倫而去。是年。

詔撤青海駐防大兵。所部仍選兵二千。屯阿木特爾伊
克柴達木等汛。以台吉達瑪璘色布騰色特爾布木領
之。札薩克和碩親王察罕丹津卒。子敦多布旺札勒先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一

三

筠溪山房

卒。察罕丹津嗣絕。
詔以拉察布子旺舒克襲阿拉善貝子。袁布始率所部
兵歸牧。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四

皇上乾隆元年撤兩路大軍還北路於烏里雅蘇台及鄂爾坤西路於巴里坤及哈密各留兵戍守

二年四月噶爾丹策凌貽超勇親王策凌書欲仍遊牧阿爾台稱策凌為車臣汗策凌獻其書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一 筠溪山房

詔以已意答之策凌答書曰阿爾台乃天定邊界爾父瑛台吉時阿爾台迤西原無厄魯游牧自滅噶爾丹以來我等建城駐其地眾所共知其不令爾游牧者原欲以此為閒地兩不相及以息爭端耳今台吉云難以讓給試思阿爾台果係誰地誰能讓給爾誠遵旨定議我必不為禍始亦不復向科布多居住又謂我等置哨逼阿爾台宜向內撤夫哨兵乃聖祖仁皇帝時所設至今並未外移即議定地界豈能不設爾台吉其自思之十一月準噶爾使至召策凌馳來京主其議

三年二月以準噶爾未遵

旨指明地界

飭使還十二月噶爾丹策凌遣使哈柳奉

表至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克克嶺

噶克察等處北以遜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

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等處為界厄魯特邊人仍在

阿魯台山後游牧并乞令托爾和布延圖哨兵向內移

詔弗允是年

上以喀爾喀族聚青海不忍令析處

詔簡台吉領之以達什敦多布任公中札薩克一等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二 筠溪山房

吉

四年二月哈柳還十月復至請如原議毋踰阿爾台蓋

自與準噶爾議界至是議始定阿拉善多羅貝勒阿寶

卒次子羅卜藏多爾濟襲

五年土爾扈特部多羅貝勒丹忠卒子羅卜藏達爾札

襲以幼

遣理藩院官代理牧務

十年噶爾丹策凌死次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嗣

十一年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象佛保遵

旨宣諭諸札薩克歲防汛議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

托克托爾之長子索諾木丹津及札薩克台吉袞布喇
布坦色特爾布木多爾濟色布騰薩拉等防得卜特爾
汎以郡王袞楚克達什車稜喇布坦貝子丹巴輔國公
納木札勒車凌札薩克台吉達瑪璘色布騰等防伊克
柴達木汎十人爲五班三年一察軍械額爾德尼額爾
克托克托爾奏請以所屬十佐領給索諾木丹津十之
六給車稜多爾濟十之四以索諾木達什隸索諾木丹
津以多爾濟隸車稜多爾濟別設一札薩克
允之

詔授車凌多爾濟爲札薩克一等台吉多爾濟以輔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公隸之未幾多爾濟卒子納罕札木素降授一等台吉
輔國公爵停襲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遣
宰桑馮木特奏請赴藏煎茶

十二年以準噶爾使赴藏煎茶道噶斯復議自伊克柴
達木得卜特爾外設汎哈濟爾察罕烏蘇

十三年厄魯特札薩克多羅額駙色布騰旺布卒色布
騰旺布前以無嗣育從子朋素克爲子至是襲爵

詔降襲固山貝子朋素克祖曰罕都即阿喇布坦兄父
曰索諾木

十五年青海部札薩克輔國公納木札勒車凌自青海

赴唐古特次喀喇烏蘇聞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叛馳至
布達拉城護視達賴喇嘛尋大軍定唐古特亂

論嘉之晉封固山貝子阿拉善札薩克郡王羅卜藏多
爾濟尙郡主授多羅額駙

十七年撤還土爾扈特代理官
十八年

詔授土爾扈特羅卜藏達爾札札薩克領其衆未幾以
羅卜藏達爾札不更事仍遣官代理冬杜爾伯特部台

吉三車稜來歸三車稜者曰車凌曰車凌烏巴什皆鄂
木布岱青和碩齊裔曰車凌蒙克爲達賴泰什弟保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四 筠溪山房

勒登齊統稱杜爾伯特台吉巴約特其屬部也杜爾伯
特以車凌爲長車凌烏巴什次之巴約特以車凌蒙克

爲長聚收額爾齊斯達瓦齊亂起因謀內附達瓦齊系
出準噶爾巴圖爾璉台吉有布木者號額爾德尼台吉

子策凌敦多卜以族台吉同名別稱大策凌敦多卜子
五長納木札爾達什次多爾濟丹巴次巴哩次達什車

稜次班珠爾達瓦齊即納木札爾達什子康熙初布木
嘗附噶爾丹表貢駝馬布木死大策凌敦多卜父子助

策妄阿喇布坦父子屢擾隣牧及策妄多爾濟納木札
勒嗣童昏無行不聽其姊鄂蘭巴雅爾之言反謂其欲

效俄羅斯自立為扣官汗而拘繫之鄂蘭巴雅爾之夫薩奇伯勒克因助其庶兄喇嘛達爾札攻而弑之喇嘛達爾札遂篡汗位小策零敦多卜之子達什達瓦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謀立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為汗喇嘛達爾札覺之遂殺策旺達什及達什達瓦時達瓦齊游牧額密爾領準噶爾二十一昂吉之一阿睦爾撒納等告以禍將相及遂走和通呼爾哈將攜眾五千來降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以聞

諭曰達瓦齊乃大策凌敦多卜孫前與準噶爾定界時未嘗與約不受降且自噶爾丹亂後收養準噶爾人甚眾若達瓦齊至而不納是絕其歸路矣達瓦齊果力窮來歸可量給糧駙馳送京師既而達瓦齊走哈薩克喇嘛達爾札索之遂竄歸與阿睦爾撒納謀弑喇嘛達爾札襲其位小策凌敦多卜孫訥默庫濟爾噶爾與構兵各令杜爾伯特族助車凌等欲拒之不敵欲事之莫知所從集族言曰依準噶爾非計也不如歸

天朝為永聚計有喀爾喀卒額璘沁達什者為準噶爾所掠聞其謀脫歸以告詔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俟車凌等至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五 筠溪山房

察其誠可納之既而三車凌棄額爾齊斯牧率部眾來歸車凌從者三千百七十餘戶口以萬計車凌烏巴什從者千二百餘戶車凌蒙克從者七百餘戶車凌蒙克於諸台吉行獨尊且兼領巴約特務以故從車凌蒙克至者凡七百餘戶戚屬僅百有四餘皆巴約特屬隸之者由準噶爾東烏蘭嶺烏英齊而行越旬有九日至博東齊遣使巴顏克什克都圖爾噶等馳赴巴顏珠爾克以降故告而留其眾於額克阿喇勒以待成袞札布遣守汛者視慮其詐檄喀爾喀兵備之以聞

諭曰車凌等降非叵測也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構兵車凌等助之勝負難豫定幸而從者勝卒為人役不若歸降之為得計也既遣使以情告若仍令處汛外恐追兵至或有失可即徙入內汛暫給牧畜徐議安置事宜先以車凌車凌烏巴什及從至者酌遣數人令其瞻仰朕躬朕自優加恩賚侍郎玉保往諭並頒賜御用冠服甫就道

上念所部習邊外以未出痘者為生身若即令至內地雖傷一僕從不忍詔俟明歲受朝塞外勿遽來京師負於恤意而三車凌懼準噶爾兵襲請急徙入汛且獻馬為贄成袞札布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六 筠溪山房

之令暫駐烏里雅蘇台。達瓦齊遣宰桑馮木特以兵襲不及。乃逸。玉保至。三車凌亦迎十里外。宣諭之。跪奏。噶爾丹策凌時思內附。以衆志未變。且法嚴。故不獲間。今避亂來歸。思觀

天顏蒙

恩軫念。避痘。令緩入覲期。先請以宰桑等朝京師。車凌使曰。和通巴顏克什克車凌烏巴什使曰。哈錫哈。車凌蒙克使曰。巴圖。

十九年正月。三車凌使至。

詔與朝正諸藩臣宴。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七

筠滌山房

上以所部間道至。駝馬疲甚。且乏畜產。不忍遽遠徙。

詔視推河札克拜達里克庫爾奇勒可耕地。置之穀種。取諸歸化城。復

賜車凌車凌烏巴什羊各五千。車凌蒙克羊三千。贍之。尋定收札克拜達里克車凌烏巴什屬巴啟齊倫等叛。逸喀爾喀。又盜車凌屬伊爾都齊馬。索不給。且射殺之。詔喀爾喀札薩克以鄂爾坤防秋兵百視牧。復檄諸札薩克隣汎者。弋叛賊務獲。後巴啟等就擒。治罪。有色布騰者。從三車凌來。善約衆。三車凌以告我視牧大臣。詔色布騰參贊軍務。選所部兵二百。偕內大臣薩拉爾

議。招烏梁海及札哈沁。復以所部患痘。諭色布騰馳赴張家口外。

命大學士傅恒迎勞之。

詔封多羅貝勒歸牧。協理所部盟長務。三車凌之來。達瓦齊遣馮木特追之。由博爾濟河入喀爾喀。汎復逸出。上以守汎如門戶。何得任準。噶爾出入。

諭責駐防烏里雅蘇台副都統達青阿罪。至是達青阿奏誘擒馮木特及從者三十五人。

諭曰。馮木特倘召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則擒之可。今遣使往。輒至。不明懲其罪。反誘擒。不可。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八

筠滌山房

詔宥罪。遣歸給冠服。馮木特械至鄂倫瑚都克汎侍郎玉保宣

諭釋之。謝罪歸。夏四月。

諭曰。內札薩克及喀爾喀。咸設正副盟長。董理牧務。今新降台吉車凌等。攜至戶口。悉編旗分佐領。其設正副盟長。如內札薩克及喀爾喀例。

賜賽因濟雅哈圖名。五月。

駕幸熱河。駐蹕避暑山莊。三車凌率諸台吉至。賜宴萬樹園。觀火戲。

諭曰。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皆準噶爾渠酋。向慕仁化。

率萬餘眾傾心來歸宜敷渥澤錫子封爵以示懷柔至意其各鈐所屬令安分謀業勿負朕恩時所部設札薩克十有三自三車凌外日色布騰曰蒙克特穆爾曰根敦曰班珠爾曰剛曰巴圖蒙克曰瑪什巴圖曰達什敦多克曰恭錫喇曰巴爾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諸札薩克既歸牧

詔車凌選所部兵五百赴薩拉爾軍剿烏梁海車凌蒙克子巴朗久蓄叛志至是乘間挈眾逃車凌蒙克子四長齊默克早死次巴朗次巴雅勒當次博斯和勒巴朗從父內附中道謀竄歸準噶爾以告巴雅勒當及宰桑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九

筠溪山房

濟爾哈朗達瓦達爾札納木凱贊卜尼瑪齊厓等未敢發車凌蒙克入

觀將以子巴朗及巴雅勒當行巴朗詭稱疾不之從巴雅勒當復固辭弗許攜就道巴朗煽齊默克子巴布勒及屬眾二百餘遁族台吉蒙克特穆爾從之蒙克特穆爾兄弟三蒙克特穆爾為長次額布根次齊巴克額布根從三車凌入覲蒙克特穆爾留視牧

上以蒙克特穆爾為其昆弟長詔封札薩克固山貝子額布根將歸牧蒙克特穆爾從巴朗叛遁

詔撤額布根還勿赴牧以車根代轄其眾蓋防為竄黨所煽也額布根聞蒙克特穆爾叛自慚忿請從大軍征達瓦齊且擒叛黨以贖乞車根代入告上獎其知大義

授札薩克一等台吉有翁郭爾者蒙克特穆爾屬也聞其主有叛志力沮之蒙克特穆爾刃傷之脅偕行卒不從裏創往追竄黨縛密什爾以歸授三等侍衛職

詔將軍策楞及色布騰等緝巴朗及蒙克特穆爾務獲其從逃眾悉有車凌蒙克歸牧巴朗遣從者伯克增起誘巴雅勒當往會遇汎兵就擒訊其狀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十

筠溪山房

詔誅伯克增起嚴防間諜及游牧眾竄巴朗偕蒙克特穆爾由北路間道行經烏克嶺哈布塔克拜達克奇蘭阿拉克台布哈和洛諸境聞追軍至輒逸遂竄匿準噶爾界其從逃之沙拜塔爾納瑪琳曼集巴顏恩克等後先脫歸

詔宥罪給車凌蒙克轄之秋七月將軍策楞請徙三車凌牧於歸化城青山東時議備兵征達瓦齊諭曰巴朗等甫叛竄若徙之將滋新降疑懼且非辦理準噶爾本意其令安處舊牧勿他徙達瓦齊遣使奉表

詔遂歸。阿睦爾撒納本和碩特拉藏汗長子。噶爾丹丹忠之次子。噶爾丹丹忠之死。阿睦爾撒納方孕未產。其母博托洛克改適輝特台吉。偉徵和碩齊。而後生。故冒稱輝特族。初與達瓦齊竄哈薩克。未幾潛歸舊牧。襲殺其異母兄輝特台吉沙克都爾。而據其眾。尋殺喇嘛達爾札。而立達瓦齊。頗為達瓦齊所信任。其後達什達瓦之姪納默庫濟爾噶爾。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眾。阿睦爾撒納以計誘殺之。恃功益驕橫。達瓦齊察阿睦爾撒納異志。兵擊之。阿睦爾撒納蹙乃為內面計。至是偕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間道來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十一

筠滌山房

上以達瓦齊虐苦所部。降者至。輒告準噶爾如水火狀。衛拉特諸台吉。挈數萬眾屯內。亟於安撫。將俟伊犁定。議設四衛拉特如舊。

諭曰。準噶爾本元之臣僕。竄處西北。恃其荒遠。憑陵番部。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三次親征。肅清沙漠。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濟惡。仍肆跳梁。是以命將出師。聲罪征討。朕嗣統。當

皇考降旨。撤兵之後。而噶爾丹策凌。遵守定界。遣使請安。求通貿易。朕特加恩。俯允。以示懷柔。迨噶爾丹策凌

物故。其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為孽兄喇嘛達爾札所殺。而喇嘛達爾札復為達瓦齊所弑。在喇嘛達爾札雖承緒不正。尚屬噶爾丹策凌之子。至達瓦齊。則篡竊亂臣耳。乃今年夏間。遣使來京。仍請赴藏熬茶。覲然以噶爾丹策凌自處。試思堂堂大清。中外一統。而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此其逆天悖理。為何如耶。上年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率眾來降。今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舉部內附。斯均窮蹙來歸之人。朕為天下共主。兼覆並載。既無拒而不納之理。而喀爾喀內地。俾此輩數萬眾。仰食聚處。將來滋生蕃庶。亦豈久安善策。朕於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十二

筠滌山房

達瓦齊初無興師問罪之意。而事會所至。揆之理勢。實有不得不從長經理者。特將此番用兵。始末宣示中外。知之。杜爾伯特部諸台吉。咸從大軍征達瓦齊。或隸薩拉爾隊。稱西路哨探軍。或隸阿睦爾撒納隊。稱北路哨探軍。三車凌之至也。告族台吉。訥默庫。留準噶爾戶千餘。剛多爾濟額爾德尼巴圖博羅特如之。將乘間內徙。至是果偕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

詔賜牧畜。置塔楚。鄰三車凌牧。冬十月。駕由盛京旋。

躡避暑山莊

詔色布騰偕新降台吉訥默庫阿睦爾撒納等入覲

賜宴錫之爵杜爾伯特部曰訥默庫封郡王曰剛多爾

濟曰巴圖博羅特封貝勒曰布圖克森曰額爾德尼曰

羅壘永端封貝子曰布顏特古斯曰蒙克博羅特封輔

國公曰烏巴什曰伯勒克封一等台吉凡設札薩克十

編旗分佐領如三車凌例分左右翼設正副盟長各一

輝特部曰阿睦爾撒納封親王和碩特部曰班珠爾封

郡王曰納噶察封輔國公班珠爾即阿睦爾撒納同母

兄納噶察者噶爾丹丹忠弟索爾札之子也索爾札為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準噶爾所掠禁齋恨死納噶察與班珠爾聚處至是避

達瓦齊來降馮木特之歸也以厄魯特及烏梁海兵八

千為達瓦齊掠阿睦爾撒納眾阿睦爾撒納既內附請

從大軍擊札哈沁索所略

上以烏梁海及札哈沁近內汛

詔內大臣薩拉爾逐馮木特等阿爾台外會雪盛不可

行而馮木特感不殺恩且念達瓦齊不足事陰有歸志

有準噶爾宰桑號通馮木特者游收諾海克卜特爾近

索勒畢嶺為布拉罕察罕托輝下游馮木特赴其收將

掠通馮木特為請降計通馮木特覺誘執之薩拉爾謀

得狀由烏蘭山陰以兵驟至通馮木特就擒索得馮木

特責負恩罪馮木特以情告請徙牧內屬遣札哈沁得

木齊等招所部六百餘戶降薩拉爾檻馮木特至軍

詔釋之入覲京師

上鑒其誠授內大臣職

賜冠服大軍擊札哈沁準噶爾克爾努特台吉阿卜達

什率眾降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附阿睦爾撒納收

二十年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四

筠溪山房

諭馮木特善視其戚屬烏梁海降臣察達克招服包沁

察獲杜爾伯特屬以獻

詔給所部二月命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

納副之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郡王成袞札布

內大臣馮木特參贊軍務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

拉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

參贊軍務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

之北路出烏里雅蘇台西路出巴里坤各攜兩月糧期

會於博羅塔拉河

諭曰達瓦齊雖有罪究屬一部台吉倘伊屬人見事勢

窮蹙將伊擒獻毋加戕害候朕諭旨遵行。馮木特密奏曰。阿睦爾撒納豺狼也。雖降不可命往。往必爲殃。上以不逆詐諭之。阿睦爾撒納亦告我參贊大臣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曰。馮木特非傾心降者。不可信。今哨探兵以札哈沁從恐漏師。不如令在後隊。色布騰巴爾珠爾以聞。

諭曰。馮木特老成習事。故令前往。若停其行。是滋疑也。阿睦爾撒納以馮木特掠其屬。與之隙。故不願偕行。朕用人期益事。豈以他人言爲從違乎。

詔定北將軍班第。飭勿相忌。班第請徙札哈沁眾於札布堪庫克嶺諸地。防乘間竄。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五

筠溪山房

詔置之齋拉罕。勿內徙滋疑。授馮木特總管。以厄魯特喀喇巴圖爾阿玉錫爲翼領。包沁宰桑阿克珠勒。尋率眾降。察獲馮木特族屬。

詔給之初。準噶爾定札哈沁包沁納賦例。比年獻脯。間年供牲。贍喇嘛。遇軍則令助。

詔如舊例。免今歲賦獻。授阿克珠勒爲包沁總管。以馮木特兼領之。三車凌既入覲歸。

詔選兵二千。以車凌領其一。隸北路。車凌蒙克色布騰從之。以車凌烏巴什領其一。隸西路。各授參贊大臣。訥

默庫等繼至。請從軍。

詔隸西路。以車凌烏巴什訥默庫皆幼。不更事。

詔調車凌蒙克赴西路軍。從車凌烏巴什訥默庫等行。而是時阿睦爾撒納爲北路副將軍。納默庫其妻弟也。固請隸北路軍。

允之。以故偕三車凌至者。隸西路副將軍薩拉爾隊。偕訥默庫至者。隸北路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隊。

賜車凌整裝銀二千。車凌烏巴什訥默庫各減十之二。給從軍者羊及餼糧有差。并

賞車凌烏巴什三眼孔雀翎。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六

筠溪山房

諭常服之。

賚阿卜達什白金五百爲裝資。從大軍。次察罕呼濟爾。阿卜達什以兵三百馳赴額密爾。爲哨探前隊。有察罕德濟特者。伊克明安族也。率屬降。

詔以阿卜達什等轄其屬。

諭西路副將軍薩拉爾曰。巴朗負恩叛逃。卽窮蹙乞降。非投誠可比。或聞其父車凌蒙克進兵西路。潛由北路奔走額琳哈畢爾噶。迎降乞宥。爾聞之。卽遣兵往擒巴朗。令車凌蒙克自不得以招撫爲辭。

詔車凌及車凌蒙克遣宰桑以善耕卒百。赴額爾齊斯。

蓋杜爾伯特眾兼耕牧業視喀爾喀專以牧為產者異將

遣綠旗及喀爾喀兵屯耕額爾齊斯以所部識水泉道且善耕

命簡卒往導俟大功成遣收眾歸額爾齊斯先是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頗返青海

諭俟達瓦齊亂定歸青海與留準噶爾唯所便納噶察抵牧易辭告班珠爾稱奉

詔令和碩特族歸青海至是將以兵從征諭班第詰其情納噶察復易辭稱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七

筠溪山房

詔令由巴里坤徙牧班第責不符旨納噶察慚謝上以其謫而喜事

詔班第密察之復

諭曰納噶察徙牧青海志果誠情尚可憫俟事定後具奏請旨非必不可行事也薩拉爾道遇達瓦齊使入貢請罪叱之曰我奉

天子命往討達瓦齊他非所知羈達瓦齊使以表達京師軍行抵察罕烏蘇遣侍衛塔齊圖等齎檄往招達瓦齊達瓦齊竄赴格登大軍抵伊犁羅卜藏丹津就擒諭曰羅卜藏丹津負恩背叛逃往準噶爾偷生三十餘

載今兩路大軍至伊無路奔竄仍就擒獲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羅卜藏丹津俘至告祭

太廟

社稷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以

世宗憲皇帝有羅卜藏丹津至仍有罪之旨

詔免死子巴朗及察罕額布根授藍翎侍衛餘戚屬處伊犁者詔勿內徙

詔賜車凌阿睦爾撒納雙親王俸車凌蒙克音封多羅郡王車凌烏巴什晉封和碩親王封馮木特三等公爵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六

筠溪山房

賜信勇號

賞雙眼孔雀翎四團龍服

命常服之並增護衛員達瓦齊不即降由格登率千餘騎竄踰庫魯克嶺諸軍分道躡皆以馬疲返車凌烏巴什偕輔國公瑪什巴圖率輕騎八百尾之定北將軍班第令車凌蒙克音所部兵駐防伊犁令色布騰轄烏魯木齊至博羅塔拉郵務北路軍奏以訥默庫參贊列名詔西路軍奏亦並列三車凌及色布騰名次參贊大臣鄂容安後蒙克特穆爾之叛與巴朗分道竄聞追軍至輒逸有哈薩克錫喇及都噶爾者皆噶勒雜特宰桑也

巴朗與蒙克特穆爾以窮無所歸往依都噶爾未幾哈薩克錫喇自噶勒雜特走額琳哈畢爾噶乞降西路軍巴朗蒙克特穆爾游行塔本集賽副都統達什敦多布馳緝之巴朗棄卒遁蒙克特穆爾族台吉巴顏恩克始從叛尋與之失脫歸不知蒙克特穆爾蹤以從都噶爾赴額琳哈畢爾噶告

詔西路軍偵擒之會北路軍次塔本集賽牧都噶爾乞降以蒙克特穆爾獻訊罪詭稱巴朗遁逃行次奇蘭輒悔罪謀擒巴朗以告札哈沁宰桑禡木特不之助故中止乞宥罪免死不旬日額伯津宰桑等檻巴朗至北路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九

筠滌山房

諭車凌蒙克曰爾父子前來歸誠冀受朕恩甫入覲爾子巴朗乘間遁不獨負朕恩且悖爾志情罪甚重國法難貸念爾誠心感戴效力從軍爾孫巴布勒或為巴朗所逼或與巴朗同謀皆可置之不問以加恩爾故特宥之俟至烏里雅蘇台仍遣赴爾游牧爾其知之巴朗及蒙克特穆爾尋械至

上告祭

太廟社稷

御午門樓行受俘禮誅之大軍駐伊犁準噶爾台吉噶

爾藏多爾濟及輝特台吉達瑪璘並乞降達瑪璘者杜爾伯特親王車凌女夫也時厄魯特巴濟及茂海車稜等皆前死巴濟弟噶爾丹達爾札偕達什達爾札濟克濟札布及茂海車稜子迎降

諭曰叛賊子弟理應治罪但伊等父兄俱已死亡姑從寬免伊等由喀爾喀叛逃今應仍令游牧喀爾喀所但所屬戶口甚多著於伊等台吉內令大者准攜三十戶次二十次十戶餘俟事竣酌量安置諸台吉仍導令入覲又有伊克明安台吉巴桑獻籍三百餘戶降班第以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滌山房

詔賜冠服佩飾有善披嶺集賽之得木齊蘇克都爾格齊霍什哈及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齊和通喀喇博羅莽斂伊什克特咱瑪博勒等告舊為和碩特台吉羅卜藏車凌屬獻籍六百戶羅卜藏車凌子曰諾爾布敦多克游牧額琳哈畢爾噶遣長子鄂齊爾馳降定北將軍班第遣招其族台吉三濟特聞之獻籍三百戶初都爾格齊諾顏有子曰丹津理台吉于康熙時曾遣使入貢其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長噶勒丹敦多布生沙克都爾曼濟次敦多布車凌生明噶特達瓦齊善沙克都爾曼濟倚任之小策凌敦多卜孫訥默庫濟爾噶爾與達

瓦齊構兵沙克都爾曼濟擊之殲其孥達瓦齊既竄格登沙克都爾曼濟乃詣大軍降郡王班珠爾私奪諾爾布敦多克沙克都爾曼濟諸台吉屬產班第禁之乃稍戢大軍踰伊犁追達瓦齊遣視其營負格登崖臨淖薩拉爾等議曰大軍經萬餘里未嘗血刃遺鏃今達瓦齊懼誅為負嶠計撻伐之將玉石俱焚毋乃非

聖天子救絕域意不如誘擒之善以喀喇巴圖魯阿玉什巴圖濟爾噶勒察哈什三人領健卒二十二入宵策馬入達瓦齊營招降台吉宰桑等四十九人及厄魯特兵五千餘達瓦齊逸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躡擊之收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達瓦齊叔父班珠爾及從者六千餘達瓦齊踰庫魯克嶺竄班第遣使分道索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偵達瓦齊赴喀什噶爾伏兵林間遣弟攜酒及馬給迎之達瓦齊至伏驟起達瓦齊及子羅卜札宰桑愛爾齊丹津達爾巴蓋烏巴什敦多克摩羅木色克色德色吹索諾木額木齊圖巴等七十餘人悉就縛霍集斯馳告班第遣兵五百迎諸穆素爾械赴京師準噶爾平是役也上獨申睿斷於天時人事智深勇決洞悉機先師行萬里兵不血刃大功迅奏廟算無遺詳具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中阿穆爾撒納之乞進兵也本欲假手大兵滅準噶爾以己為理台吉總轄四衛拉特上以內附衛拉特諸台吉錯處內牧非得地眾建之不可俟準噶爾定將復設四衛拉特以車凌為杜爾伯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其綽囉斯汗則俟噶爾丹策凌子姓來降者授之阿睦爾撒納赴軍時與諸台吉備聞

命而志未廢及平達瓦齊乃自昵于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使與將軍班第為難而以己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擅誅殺不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薩克也言自統蒙古漢兵屯伊犁諱言奉天子命又使其黨賂伊犁喇嘛等曰若阿睦爾撒納統準噶爾必善育爾等又與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及新降諸宰桑阿巴噶斯納蘇圖烏克等密語竟夜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先是上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爾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而入覲期迫班第促之行以喀爾喀親王

額璘沁多爾濟監之。就道詭遣納噶察歸告班第曰。阿巴噶斯借伊犁喇嘛等言。若不令阿睦爾撒納統準噶爾眾。甯剖腹死。班第斥之。阿睦爾撒納知計不得遂。八月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牧札布堪河近。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璘沁多爾濟。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璘沁多爾濟不之信。竟縱之去。遂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孥於札布堪河時。

上已密諭烏里雅蘇台軍營擒其孥。并其同母兄班珠爾收之。越半日而賊使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喇嘛宰桑劫掠軍台。蜂起應之。時大兵已撤。伊犁僅駐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深山房

兵五百。班第鄂容安被圍。徇節焉。西路將軍永常自木壘退屯巴里坤。并移軍糧于哈密。北路聲援斷。賊勢益盛。初伊犁定班第以車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及新降之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碩特台吉沙克都爾曼濟輝特台吉巴雅爾等列入覲。初班三濟特鄂齊爾次之。

駕幸木蘭車凌等至。召覲行幄。慰諭之。旋

躡避暑山莊。御淡泊敬誠殿受朝。詔以車凌爲杜爾伯特汗。賜特古斯庫魯克達賴號。噶

爾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以沙克都爾曼濟爲和碩特汗。以巴雅爾爲輝特汗。

諭曰。準噶爾互相殘殺。羣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諸台吉宰桑等畏威懷德。悉屬來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氏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效績。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汗。今卽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其董率所屬。務勤養教。受朕無疆之福。封伊克明安台吉巴桑輔國公。賚白金千五百兩。

賚阿卜達什白金五百。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四 筠深山房 詔歸塔密爾牧。諭茂海子齊默特多爾濟孛威屬。附厄魯特郡王朋素克牧。餘仍留伊犁。授和碩特三等台吉特默齊札薩克一等台吉。賚白金十。賜孔雀翎。時班珠爾以附阿睦爾撒納叛。論罪。

諭曰。班珠爾同族台吉特默齊及敦多克達什唐拉札卜等。俱不必辦理。仍令照舊居住游牧。和碩特三濟特鄂齊爾繼至。

詔授三濟特札薩克一等台吉。鄂齊爾閑散一等台吉。遣歸牧。初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

上欲乘其未發誅之密敕班第圖之會阿睦爾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至是

上乃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

賜額琳沁多爾濟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為參贊兩路遊進討賊色布騰請率兵往剿阿睦爾撒納

上以甫從軍還不欲數勞之慰諭歸牧未幾以色布騰與阿睦爾撒納夙怨且悉厄魯特情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錫澤山房

詔赴烏里雅蘇台偕駐防大臣等籌軍務仍授參贊大臣以所部兵從悉給俸餉口糧色布騰聞命即馳就道諭曰色布騰自歸誠以來奮勉效力征準噶爾頗著勤勞且聞朕旨即以兵馳赴烏里雅蘇台軍急公任事誠可嘉予著賞郡王品級若能更立殊勳朕當加以重賞今由西路進兵擒厄魯特叛賊北路尚無所事惟新收汗哈屯烏梁海及續降輝特眾應加防範著色布騰留心體察既抵軍營妻孥悉令從往所有陳奏軍務著列名於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桑齋多爾濟之次都統雅爾哈善之前色布騰尋以疾道卒

賜賻祭子巴桑襲定西將軍策楞將以大兵剿阿逆

詔沙克都爾曼濟往會甫就道謀者以阿逆據伊犁告諭遣親信宰桑馳諭所部備兵勿為鼓煽而以身從大

軍擊賊班珠爾械至禁獄所請遣三濟特鄂齊爾書令

和碩特眾分剿阿逆三濟特既得書言諾爾布敦多克沙克都爾曼濟皆隣牧且族台吉瑪尼巴圖巴蘇泰瑪

賚烏巴什弩庫特圖魯孟克阿穆爾弩斯海薩望等皆無異志當以書遺之鄂齊爾亦稱願歸告父共剿逆我

副將軍薩拉爾集伊犁宰桑等定議約諾爾布敦多克及沙克都爾曼濟子圖捫以兵至博囉塔拉布爾哈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錫澤山房

台蘭勒奇嶺剿阿逆諾爾布敦多克圖捫各遣使至巴里坤諾爾布敦多克表曰臣父羅卜藏車凌前噶爾丹

策凌時謀內附不獲聞大軍征達瓦齊臣族班珠爾倚阿睦爾撒納奪臣屬臣願奮志剿賊

上嘉其誠

詔封公爵以班珠爾所奪給之十月俘達瓦齊至告祭太廟

社稷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詔宥罪賜冠服白金時阿睦爾撒納已叛綽羅斯降台

吉噶爾藏多爾濟封綽羅斯汗遵

旨赴定西將軍策楞營達瓦齊奏臣俘囚蒙

聖主不加誅而賜厚恩捐糜頂踵不足爲報阿睦爾撒納臣夙讐也背恩叛竄恨不奮擒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庫本諾音台吉諾爾布等臣知不與賊黨請遣書令協力剿擒庶彰國法以快人心

諭曰前因準噶爾夷部數年以來篡奪頻仍所屬諸部率眾內嚮接踵而至朕爲天下其主既不忍拒而不納將爲之經理游牧卽因其地處之爲長久計而兩朝未竟之緒亦乘此事機一勞永逸此用兵之本意也至達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瓦齊之立爲台吉不過外夷自相篡竊原可不必聲罪致討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但以達瓦齊進貢請安尙居然以噶爾丹策凌自處是以降敕切責旋復遣使叩關情詞恭順則大軍已入其境未得至京將軍等取其書奏之及王師進取伊犁伊畏避逃竄亦屬恒情是達瓦齊原無獲罪天朝其殘酷暴虐亦皆出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憇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行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爲親王賜第京師奉朝

請朕撫馭萬國一秉大公仁育義正惟聽人之自取可將此宣示達瓦齊并曉諭中外知之復

諭曰朕已將達瓦齊宥罪施恩封爲親王帶領伊子居住京師伊舊日屬人著查出四五十戶令來京役使并著策楞曉諭噶爾藏多爾濟等及準噶爾人眾從前進兵擒剿達瓦齊止因阿睦爾撒納愬其暴戾無狀凌虐

準夷朕軫念羣生拯救水火是以聲罪致討今擊解來京乃一庸愚無用之人卽伊種種虐行其初亦皆係阿睦爾撒納從中相助非伊一人之罪且達瓦齊原係綽羅斯台吉朕憐憫其愚修藩京邸斷不令至游牧見在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三

筠溪山房

達瓦齊感戴朕恩思圖報效繕寫書信寄伊親信之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庫本諾音台吉諾爾布等令其協擒阿逆以彰國法具見誠惻著策楞卽行轉交仍將伊等接到達瓦齊書言語情形速行奏聞後伯什阿噶什諾爾布皆降噶爾藏多爾濟叛從子札納噶爾布戕之復爲扈魯瑪台吉達瓦所殺十二月車凌等以乏牧產請徙額克阿喇勒

諭曰前議平定伊犁後遣歸舊牧額爾齊斯若額克阿喇勒距額爾齊斯較札克拜達里克路更迤且附近內汛調所部兵亦易俟擒獲阿逆後仍當遣歸舊牧所部

生計既艱其給籽種六百石務令及時耕種毋悞農期至從軍所給駝馬自應交納但念往返道遠牲畜不無疲瘠可姑緩期二載訥默庫之將從征達瓦齊也請徙收拜達里克北札布堪河源博囉喀卜齊爾至鄂爾海喀喇烏蘇界允之

諭努力成功勿念游牧眾至是以車凌等將徙牧詔往會而訥默庫隱有叛志謀竄就阿睦爾撒納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布顏特古斯等阻之不聽從眾乘間劫驛騎戕守汛弁兵奪運糧商民駝物及貨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二

五

鈞深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三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五

二十一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一日程將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即轉遞至京而賊已遁入哈薩克二月兵至伊犁將軍參贊互相咎託言馬力竭頓兵不進大軍之自伊犁旋也杜爾伯特設正副盟長各三從車凌至者分左右翼曰車凌曰車凌烏巴什為盟長曰色布騰曰車凌蒙克副之從訥默庫至者別自為部以訥默庫為盟長剛多爾濟副之至是訥默庫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一

鈞深山房

諭曰訥默庫盟長員缺剛多爾濟自授副盟長以來鈴東所眾尙為甯謐著即授為盟長復

諭曰剛多爾濟等屬妄行劫掠應交部議札薩克罪但念伊等新降未諳內地禁例姑從寬免阿逆之將叛也詭稱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回眾將襲伊犁請勿遣剛多

爾濟歸令護視特穆爾圖諾爾降眾蓋欲陰扇之爲已助也班第察其奸不之從遣剛多爾濟歸其屬有鄂勒錐者偕訥默庫諾斯海自哈薩克使還道遇阿逆強令從行阿逆叛以鄂勒錐等非其黨麾從者擊之鄂勒錐偕諾斯海奮搏逾時乃脫遇游騎載賊裝至迎擊之事聞

詔優賚之伯什阿噶什者杜爾伯特台吉伊斯札布之曾孫也祖札勒父車凌多爾濟兄曰布達札卜曰達瓦克什克弟曰達瓦齊特曰格咱巴克聚牧伊犁河西沙拉伯勒境鄰哈薩克牧達瓦齊虐其眾伯什阿噶什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二

筠溪山房

棄之懼襲而寢大軍抵伊犁班第遣使招之因獻籍三千餘戶降將遣從車凌等入覲告哈薩克數掠所部請歸視比抵牧偵哈薩克集兵遣告且請大軍援諭嘉其恭順會阿逆黨擾伊犁

詔遣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齋

敕往諭曰準噶爾內亂頻仍各部人眾咸失生業朕爲統一天下之君懷保羣生無分中外特發大軍往定伊犁方欲施恩立制永安反側乃逆賊潛懷叛志妄思并吞諸部肆其荼虐罪狀已著畏誅潛遁朕已命將窮追務期弋獲逆賊一日不獲諸部一日不安爾台吉輸誠

歸命果能仰體朕旨去逆效順或以兵協勦阿逆或俟至爾牧擒獻之朕必大沛殊恩爾其奮勉自效達瓦齊復奏伯什阿噶什及庫本諾音台吉諾爾布必無異志命遺之書未達而伯什阿噶什已徙牧訥默庫將叛竄剛多爾濟尾之尋駐防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偕車凌車凌烏巴什等以兵擒訥默庫及其孥械至論如律籍其屬分給車凌車凌烏巴什

詔不附逆諸札薩克各安游牧勿疑懼先是札哈沁公馮木特奉

詔偕班第議準噶爾善後事班第以馮木特總管札哈沁包沁牧請仍置阿爾台增喀爾喀藩籬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筠溪山房

允之尋撤大軍還札哈沁兵三百遣歸牧馮木特以疾留伊犁阿逆叛將脫歸乏兵衛爲逆黨哈丹等所遮脅之降不從擒赴阿睦爾撒納所阿睦爾撒納慰之曰準噶爾與

天朝疆域殊爾欲內向何也不如歸我當善視爾馮木特唾而言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達瓦齊篡而虐聖天子討其罪噶爾丹策凌嗣已絕我不內歸將焉往且天朝已擒我不卽誅復釋還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何

忽肯之爾先我往。

聖天子待爾厚。爾乃謀逆。今既擒我。我何懼。死則死耳。大軍至。將磔汝。犬猶不食汝肉。阿睦爾撒納慙。縊殺之。至是策楞謀得狀。以告。

御製詩憫之。褒為烈士。且有千載流聲芳之句。

諭曰。禡木特年就邁。效力行間。甚為奮勉。今逆賊戕之。深可憫惻。其孫札木禡。著令仍襲三等信勇公爵。三月。以阿睦爾撒納煽烏梁海梗哈薩克道。

詔札木禡從哈達哈喇烏梁海叛賊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來歸。薩拉爾等既定謀。阿逆偵知之。先備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四 鈞深山房

爾布敦多克。以兵擊諸伊犁之諾爾斯哈濟拜姓。不勝。偕薩拉爾間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時沙克都爾曼濟抵策楞軍。

詔令遺書其子圖們。以兵護收。書未達。明噶特附阿逆。叛脅所部眾。圖們不之從。挈戚屬抵珠勒都斯。請內從。上憫之。

詔封多羅貝勒。賜銀千兩。賞雙眼孔雀翎。

諭由額琳哈畢爾噶往會沙克都爾曼濟。有圖什墨勒厄爾錐音者。從大軍剿阿逆。中道強取諾爾布敦多克

屬。

詔責之。察所取以歸。阿逆為大軍所敗。竄赴伯什阿噶什收。

詔參贊大臣侍郎玉保等傳諭擒獻。或故縱。以兵剿之。伯什阿噶什養子博東齊。尋偕宰桑諾斯海挈眾至。以哈薩克侵牧告。宰桑賽音伯勒克得木齊恩克濟爾哈爾等踵至。告哈薩克道掠。間走乃免。

詔博東齊以兵迎其父。暫置從眾於額爾齊斯。諾斯海護視之。賽音伯勒克或從博東齊往。或留牧額爾齊斯。惟其便。博東齊將行。伯什阿噶什攜戶八百餘抵額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五 鈞深山房

齊斯。請內附。烏巴什其族台吉也。從至。詔封伯什阿噶什為札薩克和碩親王。烏巴什為札薩克固山貝子。

諭曰。爾誠心感戴。率眾投誠。前大軍抵伊犁。即謁將軍。大臣甫欲加恩封賞。旋遇阿逆背叛。未獲舉行。爾為哈薩克所掠。輾轉遷徙。始克內附。爾眾甫至。不必簡兵往。從大軍。亦無須徙內地。即游牧額爾齊斯河爾族台吉。車凌等將歸舊牧。爾等聚族而處。實為允協。不必遠離。故土。徒勞往返也。命甫下。伯什阿噶什等攜眾抵哈達青吉勒。

詔暫留侯明歲歸額爾齊斯牧。初土爾扈特族巴圖爾烏巴什爲噶爾丹策凌婿。初附牧伊犁境。大軍至。乃乞降。會阿逆事起。詭言以兵赴博羅塔拉。助大軍剿逆。不果往。至是偵阿逆爲大軍所迫。覬據伊犁。轄四衛拉特。聞我師有備。竄察罕烏蘇。博羅布爾噶蘇阿勒坦特卜什勒卜什沙爾海諸境。謀追兵至。輒逸。仍乘間游騎掠巴爾達穆特塔本集賽諸鄂拓克。五月。褫策凌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兼

命兆惠自巴里坤往援。七月。車凌車凌烏巴什剛多爾濟等以徙牧額爾齊斯。請定入覲年班。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六

筠溪山房

上嘉其誠惻。

詔自來年始定三班前給從軍駝馬。姑緩期納。示恤。車凌從眾乘徙牧。有劫驛騎者。參贊大臣舒赫德巡軍。汎至努克木倫聞之。往詰罪。車凌察劫者以獻。請論罪。諭嘉其恭順。

賜佩飾獎之。旣而汗哈屯烏梁海眾附和託輝特逆賊青衮咱卜叛。

詔車凌率兵從剿。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及子鄂齊爾相繼卒。

詔以鄂齊爾弟博爾和津襲公爵。

諭曰。諾爾布敦多克舊牧。與哈薩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歸額琳哈畢爾噶。惟其便。沙克都爾曼濟攜子圖捫及博爾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統雅爾哈善以聞。

諭曰。沙克都爾曼濟以舊牧乏生計。跋涉遠至。殊堪憫。準噶爾頻年不靖。諸部生計維艱。然使台吉等各收其屬。安處游牧。以耕畜爲業。善自謀生。不數年間。可復舊業。今沙克都爾曼濟等。雖暫處巴里坤。究非故土。難以久處。又喀爾喀附近之和碩特杜爾伯特輝特等。俱將遣歸舊牧。且諭令各安生業。嚴戢盜賊。沙克都爾曼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七

筠溪山房

濟等。自宜仍歸舊牧。但甫從遠道至。遽令之歸。不免困頓。可令暫處巴里坤附近地。賞給糧米。如戶口數。復

遣使諭沙克都爾曼濟及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輝特汗巴雅爾。曰。爾等自入覲歸牧後。遵朕諭旨。約束所屬。守分安居。已逾一載。甚勞遠念。今特遣官存問。并令齎賜食物佩飾。以示優眷。逆賊阿睦爾撒納。現竄匿哈薩克。苟延殘喘。朕遣官兵征剿。經年。時屆寒冬。暫令撤還。第逆賊狡詐百出。倘遣人赴爾等游牧。詭計煽惑。爾等卽行擒獻。至沙克都爾曼濟奏請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諭酌賜口糧。俟明春復賞給籽種。耕耨度集額卜

齊布拉克地秋收後遣歸舊牧爾等其善自謀生永享昇平之福七月

諭曰輝特杜爾伯特人等朕降旨令歸舊牧札哈沁亦應一體辦理但札木禪現赴軍所著暫停徙俟大兵凱旋時哈達哈傳諭札木禪令率屬徙歸舊牧安居樂業以副朕軫恤意九月伯什阿噶什來朝弟達瓦濟特及兄子丹巴都噶爾布魯特扣肯以視牧故各遣宰桑代至

賜宴賚馬七百牛百五十羊三千

詔編旗分佐領如三車凌及剛多爾濟等來歸例別為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八

筠溪山房

一盟以伯什阿噶什為盟長烏巴什副之丹巴都噶爾授協理台吉伯什阿噶什甫歸牧其妻卒

遣侍衛佛保往醞伯什阿噶什尋卒無子

詔副都統唐喀祿賻祭宣

諭以丹巴都噶爾為札薩克固山貝子以達瓦濟特為

札薩克公轄伯什阿噶什眾聽歸車凌牧或內徙而丹

巴都噶爾與佐領色布騰互攘畜產佛保將至牧駝馬

為所掠

詔撤恩命還復

諭烏巴什勿驚懼俟事定歸車凌牧後烏巴什卒停襲

沙克都爾曼濟獻所部盜馬者請論罪諭曰厄魯特劫奪成風不可不嚴加懲創爾等擒獲竊賊解送內地甚屬恭順嗣後可自治之復以博爾和津幼不更事

諭沙克都爾曼濟留心護視并令其族摩羅及宰桑新登等暫理牧務而諸衛拉特復不靖初西路將軍達爾黨阿追阿逆于哈薩克境與阿逆相隔一谷僅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詭稱為哈薩克使告曰即欲擒獻因其汗未至乞暫緩師達爾黨阿信之阿逆遂遁去撤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北路將軍哈達哈遇哈薩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九

筠溪山房

兵于巴顏山不迎擊聽其自去諸從征新降台吉宰桑有輕我心又適遇喀爾喀郡王青衮咱卜之叛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軍台皆撤於是輝特汗巴雅爾詭稱沙克都爾曼濟掠所部牧將以兵襲巴里坤先叛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之從子台吉札納噶爾布及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次之噶爾藏多爾濟與布魯古特台吉呢瑪次之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之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為汗策凌玉保時已逮問亦被害於途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兵千五百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哈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

起行戰于鄂壘札拉圖戰于庫圖齊戰于達勒奇前後
殺賊數千阿拉善二等台吉達瓦車稜從大軍勦厄魯
特竄黨遇伏於博囉齊奮擊之陣歿

詔議卹入祠昭忠祠先是阿寶屬達瑪琳從靖邊大將
軍傅爾丹擊準噶爾於和通呼爾哈諾爾爲所掠至是
攜孥及屬布庫勒等四十戶詣都統雅爾哈善軍請歸
阿拉善舊牧

詔如所請從衆仍置伊犁

二十二年正月兆惠軍至烏魯木齊賊兵四合我兵無
不一當百二十二日至特訥格軍士饑寒不復能戰乃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

筠溪山房

結營自固會侍衛圖倫楚奉

詔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圍乃解兆惠得新兵復
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三月

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爲定邊將軍偕參贊大臣
舒赫德由珠勒都斯進右副將軍兆惠爲伊犁將軍偕
參贊大臣富德由額琳哈畢爾噶進成袞札布軍過克
勒特烏魯特沙拉斯瑪琥斯諸鄂拓克皆撫降其衆而
未取其駝馬旣過皆叛去乃旋師殲除之兆惠軍行至
庫隴突地近伊犁叛黨昂克圖塔爾巴等據險抗拒適
大軍前行後隊將士僅八十餘人乘曉霧與賊戰并於

奪險攻賊時遣侍衛札延保收其牧羣賊不能脫四宰

柔殲其二餘衆悉被斬獲所向克捷適阿睦爾撒納竊
哈薩克馬竄歸伊犁揚言哈薩克助已聚衆爭長突遇

大兵至脫身遁時噶爾藏多爾濟已爲其從子札納噶
爾布所殺扈魯瑪台吉達瓦又殺札納噶爾布獻其首

於軍門侍衛海蘭察追射巴雅爾獲之時和碩特汗沙
克都爾曼濟心懷兩端遣謀赴巴里坤偵大軍狀子圖

捫死不以告參贊大臣雅爾哈善召之稱病不至疑果
叛宵抵其營殲之斬衆四千餘叛黨悉伏法唯阿逆未

獲先是阿拉善札薩克羅卜藏多爾濟以兵千赴北路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一

筠溪山房

從成袞札布剿和託輝特逆賊兵甫備北路軍蕞功

詔仍選兵五百赴西路羅卜藏多爾濟聞
命自游牧備駝馬餼糧馳抵巴里坤軍至是偵阿逆由

博羅塔拉走阿卜克特偕副都統愛隆阿等分道馳擊
抵塔爾巴噶台謀輝特逆賊巴雅爾據嶺險捕之賊遁

尾六日次愛登蘇哈薩克兵二百餘遮道羅卜藏多爾
濟等僅數騎塵擊之哈薩克兵懼乞降巴雅爾尋就擒

詔晉封多羅郡王授參贊大臣六月富德等窮追阿逆
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積釁且懼

招大兵遣使入貢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率二十人往

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徒步夜走俄羅斯界。移檄索之。是冬。報阿逆患痘死。移尸近邊。

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於是成哀札布仍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富德留伊犁度冬。是年車凌以哈薩克不擒獻阿逆。諸厄魯特叛擾邊。請由額爾齊斯徙牧烏蘭固木遊之。時喀爾喀貝子車布登札布遵

旨遣兵捕掠佛保賊。收伯什阿噶什屬戶。給喀爾喀將遣博東齊歸車凌牧。族台吉布圖庫班珠爾布林等挈屬至。稱與車凌等析處久。請異牧。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三

筠溪山房

允之。布圖庫等抵汎。聞佛保自哈達青吉勒歸。和碩特台吉桑濟復掠諸道。遣從卒馳馬迎。上聞之。

諭曰。車凌等自歸誠以來。感激朕恩。約束屬眾甚為靜謐。邇因叛賊紛起。亟請內徙游牧。其歸附之心益堅。可允所請。并給穀種。令為謀生資。博東齊雖與杜爾伯特同族。若往歸之。反仰賴車凌等養贍。著遣往烏里雅蘇台。交車布登札布酌徙呼倫貝爾並肯呼裕爾等處。布圖庫班珠爾等。接迎侍衛佛保。俟至烏里雅蘇台軍所。各給幣賞之。

詔車凌烏巴什或從車凌往。或游牧科布多。惟其便。博東齊及布圖庫等。遂並置呼倫貝爾。布圖庫班珠爾以內附誠。各授二等台吉。而貝勒巴圖博羅特。輔國公舍稜。不從車凌等徙牧。叛應阿睦爾撒納。副都統瑚爾起。以兵擒諸輝巴朗山。妻孥悉論誅。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附阿逆。叛大軍將由西路進剿。

詔副都統唐喀祿宣諭車凌曰。哈薩克錫喇等。或勢窮力蹙。逃赴哈薩克境。爾等其簡兵防守游牧。并堵禦通哈薩克隘口。遇賊竄即擒獻。此特為保護所部游牧計。非令其出兵協剿也。會哈薩克錫喇遣得木齊巴圖濟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三

筠溪山房

爾噶爾來誘叛。車凌械赴科布多軍。而自攜其眾。徙牧和通呼爾哈諾爾。唐喀祿適至。車凌既奉命。遣卒七十護唐喀祿往諭諸部。道遇車凌烏巴什。徙就車凌。唐喀祿語曰。厄魯特哈薩克錫喇叛擾額爾齊斯。我將赴西路軍協剿。車凌烏巴什遣護衛巴顏及卒三十從之。且稱額爾齊斯及烏隆古地。值盛夏。多蚊蛇。道不可行。額琳哈畢爾噶哈布塔克拜達克皆以察罕郭勒為要汎。請往禦賊於其地。唐喀祿悉疏以聞。上嘉其誠順。且明大義。並賜幣及佩飾。游牧俄羅斯額濟勒河之土爾扈特。使吹

札布等自唐古特還。先是其汗敦羅布喇什欲謁達賴喇嘛。使吹札布假道俄羅斯。三年乃至。于二十一年入覲。

賜宴萬樹園。

遣官護往唐古特。至是還。

旨詢所部牧域。及棄準噶爾附俄羅斯故。使者言聞土爾扈特部。舊偕四衛拉特聚伊犁。迄策妄阿喇布坦時。阿玉奇與交惡。挈族由哈薩克。取明噶特眾。屯牧額濟勒河。倚騰吉思巨澤。所居地曰瑪努把海。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爾。西界圖里雅斯科。以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四

筠溪山房

收互市皮馬。俄羅斯嘗與雪西洋及西費雅斯科戰。土爾扈特以兵助之。厥後稍就弱。俄羅斯因謂爲其屬。然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爲人臣僕。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內附。子登努勒蘇爾統鄰牧土爾扈特。吹札布聞其表使將至。言曰。哈薩克爲

天朝臣僕。若

諭令由所部納貢。無紆道慮。幸甚。因述所居疆域。繪獻。詔遣歸。頒賜敦羅布喇什幣物。而是時族台吉巴圖爾烏巴什及舍稜等。以附收準噶爾。乘阿逆叛。擾伊犁境。

巴圖爾烏巴什爲大軍所逼。走死。舍稜詭乞降。竄俄羅斯。尋歸土爾扈特。先是杜爾伯特及烏梁海未內屬。錯收額爾齊斯後。杜爾伯特諸台吉。游牧札克拜達里克。初徙牧額克阿喇勒。再徙額爾齊斯。烏梁海就撫。以烏蘭固木地給之。車凌等復請由額爾齊斯往徙。遣都統納穆札爾往勸。杜爾伯特及烏梁海牧界。車凌復請以烏蘭固木爲屯耕地。而游牧于科布多額克阿喇勒。允之。

詔嚴禁所屬。勿攘竊。尋以錯收不便。定烏蘭固木爲杜爾伯特牧。別以科布多爲烏梁海牧。車凌謀明噶特烏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十五

筠溪山房

梁海眾。叛竄哈喇哈爾。復遣兵剿。詔酌賞從軍弁兵。免追從征達瓦齊所給駝馬。有察衰者。其婿也。附阿逆叛。聞追軍至。竄和落霍斯河。爲達什所擒。獻論誅。宥其妻。給車凌。準噶爾竄黨有額爾克勝者。準噶爾二十四鄂拓克之一也。旣降。尋叛。謀竄俄羅斯。有不從者二人。中道脫歸。至車凌所。以告。車凌以其一械送科布多軍。以一給輝特。札薩克。哀布爲導。令率兵六十往剿。哀布馳踰阿爾台。遇賊於杭愛海圖。擒斬其男。俘妻女歸。無脫者。

獎賜茶幣。杜爾伯特貝子羅壘。永端。布圖克。森相繼卒。

皆無嗣。

詔以其屬給剛多爾濟及貝子額爾德尼轄之以和碩特公巴勒濟同收之輝特台吉車卜登多爾濟等叛誅詔巴勒濟族徙牧察哈爾於是輔國公色布騰札薩克台吉特默齊從往皆唐古特達賴汗裔也輝特族叛輔國公巴桑及同收之台吉阿卜達什克什克特等不從攜馬至科布多汎以情告。

上以其非輝特族且無叛逆命署定邊右副將軍車布登札布徙黑龍江以管旗章京端多卜護之往給糗傳克什克特未就道疾卒巴桑及阿卜達什屬凡五十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六

筠溪山房

人將軍綽爾多議置之呼倫貝爾。

二十三年春。

命兆惠等率兵四千兆惠由博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剿約相會於伊犁是時厄魯特眾往往流為瑪哈沁出沒無常故分隊剿之杜爾伯特札薩克特古斯庫魯克達賴汗車凌卒

上以車凌識時慕義率屬歸誠始終效力鈐收靜謐軫悼賜賻祭子索羅木袞布襲授盟長

詔勤習收務六月索羅木袞布以疾故請往禮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

詔聽之九月。

諭曰盟長分理全部所係甚要聞索羅木袞布襲封後時有疾今已授巴桑為副盟長巴桑亦係少年恐不更事親王車凌烏巴什貝子瑪什巴圖等誼關同族自應視如一體務宜悉心協助加意辦理不可稍存彼我之見初土爾扈特族皆游牧額濟勒河與準噶爾絕其族舍稜者衛察察布察齊六世孫也與巴圖爾烏巴什為從父兄弟獨率其戚屬附牧伊犁境為準噶爾屬台吉達瓦齊就擒舍稜不即降阿睦爾撒納叛我師分道馳剿舍稜復乘間竄阿睦爾撒納走死其從逆之綽和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七

筠溪山房

烏喇特昂吉岱等附巴圖爾烏什竄伏沙拉伯勒敦多克布庫察罕等復附舍稜匿庫烏蘇喀喇塔拉境至是詔定邊將軍成袞札布右副將軍兆惠等馳剿巴圖爾烏巴什竄哈薩克病痘死舍稜竄博囉塔拉道遇哈薩克游騎與交兵聞大軍逼馳走道圖托羅海將為奔俄羅斯計先使往哈薩克要而殺之舍稜復問道赴阿固爾阿爾海副都統唐喀祿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以兵尾之抵布古什河源有巴爾呼卒都圖者射舍稜從弟勞章札布仆擒之舍稜詭服罪請釋其弟乃降唐喀祿曰是不可信將以兵擒舍稜和碩齊曰擒之無益

不若招使降。釋勞章札布歸。越日舍稜遣三宰桑至軍。約往受降。唐喀祿愈疑之。和碩齊曰。彼畏我軍威。故不敢至。盍往蒞盟。強唐喀祿行。策馬渡河。適舍稜營。令從者皆下馬。解囊韃。舍稜遣使以酒至。和碩齊飲之。急起入舍稜營。唐喀祿立而待。逾時和碩齊不返。舍稜遣賊眾二千。詭攜駝馬迎我軍。甫次河岸。輒旋擊。營中賊悉起。唐喀祿死之。和碩齊易服入賊隊。後就擒。論罪誅。舍稜馳踰喀喇瑪嶺。遣使俄羅斯。為所禁。間道赴土爾扈特。俄羅斯羈諸森博羅特圖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六

筠溪山房

沙喇扣官亦從往焉。初我使與俄羅斯定議。不納。遁逃人。至是論理藩院檄俄羅斯。以舍稜獻。舍稜懼。由俄羅斯歸土爾扈特。牧是年。阿拉善札薩克郡王羅卜藏多爾濟從定邊右副將軍車布登札布剿叛賊哈薩克錫喇及布庫察罕等。抵和落霍斯。賊據岡拒。驟擊之。獲布庫察罕黨阿都齊。進兵哈魯勒托羅海。偵布庫察罕由庫克烏蘇走哈薩克。將往索定邊將軍兆惠。檄以兵屯阿勒坦額默勒。剿喀喇沁宰桑等於庫隴。癸嶺。恩克圖就擒。哈薩克尋以布庫察罕獻。命羅卜藏多爾濟歸牧。暫休。固請留軍。已病足。

上憫之。慰令歸牧。

賞三眼孔雀翎。烏梁海種人明噶特叛。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檄杜爾伯特札薩克輔國公巴圖蒙克追剿之。明噶特舊為厄魯特屬。以大軍定伊犁。乞降。

詔置之黑龍江之呼倫貝爾。既而由納林喀喇泥叛遁。巴圖蒙克追之。遇諸烏蘭固木河。環以兵。不即降。中夜聞稍懈。賊乘間逸。成袞札布劾之。

上以杜爾伯特部新附。且聞檄即以兵往。

詔免飭責。仍量加賞賚。大軍剿嗎哈沁。偵沙拉斯瑪呼斯賊。竄呼爾塔克羅卜諾爾。以地近噶斯通青海。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九

筠溪山房

詔副都統濟福赴西南。宣諭所部。集兵千為備。復遣噶斯道者偵賊蹤。既而所部兵集札噶蘇台。

詔歸牧聽調。勿遽就道。濟福遵

旨諭之。請遣近牧者歸。仍量留遠道兵。屯烏圖。備不虞。上鑒其誠。

詔酌賞遣歸兵。久之。噶斯無賊蹤。乃撤烏圖兵還。

二十四年。大軍剿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獻羊五千助軍。

詔給值。

賜幣及佩飾。大軍旋遵

旨攜所部弁兵與飲至宴。

詔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渭陽所出札薩額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陝甘總督楊應琚奏青海得卜特爾伊克柴達木等處設汛屯兵為防準噶爾計今準噶爾及回部悉底定請撤青海駐汛兵。

從之初阿拉善輔國公袁楚克率兵百從剿庫車逆回圍其鄂敗賊援兵霍集占尋攜賊五千餘來援慶擊之賊黨逃走追至鄂根河蘇巴什山陣斬三百餘級諭嘉之賜雙眼孔雀翎庫車城下復從大軍降阿克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筠溪山房

及烏什眾進抵葉爾羌分領右翼隊擊賊喀喇烏蘇是年春還阿克蘇

詔晉封鎮國公夏復進兵喀什噶爾霍集占遁巴達克山大軍分道進剿以袁楚克駐防喀什噶爾巴達克山函霍集占首至乃遣歸烏梁海以科布多產貂不給捕請徙就阿爾台陽額爾齊斯

上諭卓凌烏巴什等曰額爾齊斯為爾舊牧今爾移處烏蘭固木烏梁海察達克請游牧額爾齊斯地向曾降旨爾等若願歸舊牧聽爾便今哈薩克已全部內附伊犁厄魯特賊眾復殲無孑遺若爾果願歸舊牧可即徙

往額爾齊斯所遺烏蘭固木自可給烏梁海處之但哈薩克新附非爾等人為內屬者比務宜嚴飭所屬安靜無事若爾部眾既遵鈐束而哈薩克反來肆擾可即擒誅之爾等或安土重遷則額爾齊斯地與其為哈薩克俄羅斯所竊據不若令烏梁海往徙之也車凌烏巴什等奏察達克所請地係烏梁海舊牧距臣等牧遠且烏蘭固木地饒水草臣等游牧久請勿徙以額爾齊斯地給烏梁海

詔如所請十月以大軍定回部厥功

諭車凌烏巴什等知之十二月哈薩克襲烏梁海杜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筠溪山房

伯特以兵三百餘擊走得

旨獎賚居京師之厄魯特親王多羅額駙達瓦齊卒

諭曰厄魯特親王達瓦齊曾為準噶爾台吉被獲獻俘朕念伊係外藩宥罪錫爵伊自受恩以來隨侍禁近一意抒忱奮勉且為人尚屬樸誠今聞溘逝深為軫惻著

給治喪銀千兩伊子羅卜札仍准其襲封郡王理藩院奏土爾扈特公羅卜藏達爾札漸習牧務屬眾咸守法請撤還代理官

允之

二十五

五年

詔定杜爾伯特管旗章京策塔爾罪。遣戍福建廣東。先是索羅木袞布少而懦。其哈屯布尼達喇喀爾喀女也。鈐所部眾嚴策塔爾忌之。計蠆歸喀爾喀。副管旗章京巴顏克什克訴之。成袞札布所遣員往訊。僉直哈屯成袞札布將重議策塔爾。嫌庇族女。疏請罷策塔爾職。別以和通代之。偕巴顏克什克助汗哈屯理牧務。諭曰。爲人臣僕。而威脅其汗。且謀逐哈屯。不法已極。宜重罪之。或以新附尙未悉禮法。姑從寬免。然亦不可仍留舊地。致起釁端。其詳勘欺主滋事。不受哈屯約。因計陷之者。解送京師。成袞札布遵。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筠滌山房

旨。察獲策塔爾黨十四人。械至。

詔於福建廣東安置。牧產給索羅木袞布。勿歸公。既而布尼達喇請以巴顏克什克代管旗章京職。

諭曰。策塔爾以巴顏克什克控訴。因而獲罪。若令代之。則無知者妄生希倖。反以互訐爲能。且管旗章京既有和通理之。巴顏克什克令其協助足矣。副都統伊柱視伊犁屯田。至海努克。獲虎鈕銅章一文。曰管轄厄魯特。後旗札薩克印。驛封至。蓋雍正四年頒給茂海物也。茂海叛。挈往準噶爾。獻鳴爾丹策凌。至是得之。詔貯內廷。四月。杜爾伯特部溫圖呼爾者。貧不給。聞其

弟居察哈爾牧。告諸札薩克。往就之。

諭曰。杜爾伯特自歸誠以來。編設旗分。佐領。原欲伊等各安生業。若不善恤之。漸至析處。殊爲可憫。其各加意撫綏。令守分謀生。弗至流離失所。副朕惻隱一體之懷。七月。或告車凌烏巴什將叛。欲陰陷之。成袞札布以聞。上鑒其誣。

詔勿問。尋入覲。扈

蹕行圍。奏所部蒙

恩安置。牧產漸饒。嗣請自備駝馬。

上嘉其誠悃。不忍驟勞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筠滌山房

詔仍官給駝馬。

二十六年。理藩院議。厄魯特公禡木特歸誠後。札哈沁屬相繼內附。置佐領九。得二千餘口。雖補授總管。未給印。請以總管札哈沁一旗印給札木禡。轄其眾。

詔允之。杜爾伯特貝勒巴桑。從喀爾喀郡王車木楚克。札布等。剿嗎哈沁。宰桑色布騰。偵走俄羅斯。以兵屯鏗。格爾圖喇。遣使索。俄羅斯擒色布騰。及逆黨百餘。以獻。賜巴桑幣。徧賞從兵。是年。厄魯特貝子朋素克貝子貢。楚克拜。自推河徙牧鄂爾坤之烏蘭烏蘇。隸喀爾喀。賽音諾顏部。以齊齊爾里克盟長轄之。先是貢楚克拜父。

三都布與朋素克自西喇穆稜徙牧喀爾喀河。又徙推河。至是始定。

二十七年。青海諸札薩克。請給羅卜藏丹津舊牧地。

詔楊應琚往勘奏。洮賚河等處。係西寧肅州鎮標馬廠。及番族牧地。不便撥給。西喇郭勒及西爾噶拉金東西

五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地曠且距札薩克等游牧近。請給之。其西爾噶拉金踰河。卽產礦山場。久封禁。請飭札薩克等就近守視。

詔以西喇郭勒給之。西爾噶拉金河東。聽駐牧。河西鉛礦。勿得越界私採。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鈔澤山房

詔杜爾伯特部左右翼各設副將軍一。右翼用正黃旗。蘇左翼用正白旗。蘇以

敕印軍符給之。所部旗十有六。爵如之。授車凌烏巴什右翼副將軍。

命御前行走。

賜岱青卓里克圖號。授巴桑左翼副將軍。厄魯特多羅郡王羅卜札尙郡君。授固山額駙。

二十八年。烏梁海叛賊庫克辛走俄羅斯。道掠哈薩克馬車凌烏巴什率兵緝之。偵匿和羅圖郭爾。馳往擊賊。潰竄。尾至林際。獲之。斬庫克辛及從黨五十八人。俘其

孛及戶七十餘歸。

詔賜幣。并酌賞弁兵。有台吉巴朗者。其甥也。幼被哈薩克掠。至是脫歸伊犁。請隸車凌烏巴什。

詔給之。

三十年。

詔晉封阿拉善額駙羅卜藏多爾濟和碩親王。賞元狐裘。及黃轡。厄魯特一等台吉噶爾丹達爾札卒。子拉克沁噶喇襲。

詔授札薩克。給印。編佐領一。隸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以札克畢賴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長轄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三

三

鈔澤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四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六

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挈全部歸順舍稜從之抵伊犁渥巴錫者敦囉布喇什子也先是有輝特者最微初隸杜爾伯特後土爾扈特徙俄羅斯境與準噶爾絕準噶爾別以輝特為四衛拉特之一大軍定準噶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一

筠溪山房

四衛拉特自杜爾伯特外悉以叛就滅土爾扈特道遠雖修貢未內屬

上不欲勤遠略索舍稜不獲仍聽之至是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稜等率其部眾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為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為

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棄舊游牧孳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

覲以伸積誠尋渥巴錫等先後至伊犁將軍伊勒圖等

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

上即命參贊大臣舒赫德馳往蒞其事因代伊勒圖為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眾給以餼贍授之牧地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錫宴賚封爵秩其部眾則量地分編以居先是內大臣安泰偵知土爾扈特內附問即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

上即諭其偕渥巴錫等至

避暑山莊朝謁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自底定準噶爾以來築城安屯如中國郡縣土爾扈特復來歸隸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眾盡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二

筠溪山房

撫有之

御製詩紀其盛詩曰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頒恩應博施舍稜逃復返彼亦合無辭衛拉特相忌攜孳往海濱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弗受將為盜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駕幸木蘭次伊綿峪渥巴錫率所部至其部頭目白默們圖曰額默根烏巴什曰拜濟瑚曰伯爾哈什哈曰策伯克多爾濟曰阿克薩哈勒曰巴木巴爾曰奇布騰曰沙喇扣肯和碩特部人曰恭格曰雅蘭丕勒曰諾海曰

巴雅爾拉瑚未詳自何時徙俄羅斯境並從渥巴錫來歸廷臣議舍稜負罪竄不可信且當追論前罪不宜與諸台吉同納其降

上以舍稜既棄俄羅斯而至必不敢為難若拒之將窮無所歸且新降諸台吉或滋疑懼俟來朝執而罪之非所以示信遠人

詔宥舍稜罪與渥巴錫等同入覲行幄

上親以蒙古語垂詢渥巴錫俾伸悃狀

賜章服

詔仍稱汗泣其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三 筠溪山房

賜號卓哩克圖授札薩克

賜章服易所被縉屬舍稜至稽首請罪

上宥之伊綿峪舊名布祐圖昂阿前以受綽羅斯台吉

噶爾藏多爾濟等降

詔賜此名取會歸義也已而哈薩克布魯特使皆迎謁

其地至是復受渥巴錫等朝

御製詩紀之有類已全歸眾蒙古峪徵嘉兆信伊綿之

句旋

蹕避暑山莊

賜宴萬樹園及溥仁寺

命設燈宴觀火戲

優賚白金文綺諸品器有差

諭曰土爾扈特台吉等以俄羅斯風氣迥殊且奔走疆場不遑休息因慕我國家尊崇黃教及撫御降番仁化誠心歸順跋涉遠道甚屬可嘉自當錫予封爵以示渥澤

詔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曰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

爾扈特部以渥巴錫領之稱汗如故諸台吉授親王郡

王貝勒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曰青色特啟勒圖新土

爾扈特部以舍稜領之封郡王別授貝子一復命工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四 筠溪山房

其形藏

武成殿巴木巴爾者即雍正九年入藏台吉多爾濟之

孫也從渥巴錫來歸抵伊犁病長子車凌德勒克亦病

次子達木拜札爾桑入覲奏臣父巴木巴爾語臣臣曾

祖多爾濟入貢赴藏歸收誦

天朝恩示

頒賜物臣曾祖稽首更謂臣祖羅卜藏曰我等遠夷蒙

恩若此盍內附因挈屬行次策木河哈薩克兵驟至懼

不敢進仍歸額濟勒河今蒙如天之福臣等得為僕屬

恨不令臣曾祖多爾濟臣祖羅卜藏見之臣父臣兄又

以疾不獲就道故先遣臣至

上嘉其誠

詔封巴木巴爾多羅郡王賜號畢錫呼勒圖授札薩克子車凌德勒克及達木拜札爾桑各授一等台吉明年巴木巴爾病瘡入覲

賚章服銀幣有加并圖其形藏之和碩特部人並授貝勒貝子台吉諸爵號惟不封親王

賜盟名巴圖色特啟勒圖時

山莊布達拉廟落成

上以土爾扈特部素崇黃教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五

筠溪山房

詔渥巴錫等往瞻禮與法會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曰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巴達克山盜稱遠徼而築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

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

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阿勒布坦不

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

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

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也以

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

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孽全部投中國興

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歷

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六

筠溪山房

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

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

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

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稜其人曾以計誘害我

副都統唐喀祿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

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

備焉然熟計舍稜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

羅斯亦大國也彼旣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

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

一耳旣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偵籌儲

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卽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杜爾伯特車稜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車稜等之後。遂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

操先券。

閱後成。愜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七 筠滌山房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起邊釁。蓋舍稜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築新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

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眾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况體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為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舊傳土爾扈特部。自阿玉奇汗始。徙牧俄羅斯。雖所部使。亦以是為辭。至是。渥巴錫等來朝。

上詢所部。顛末。奏阿玉奇曾祖曰。和鄂爾勒克。與巴圖爾。輝台吉。修怨。徙牧俄羅斯之額濟勒河。迄阿玉奇已越四傳。

上以傳聞異辭。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八 筠滌山房

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略。記其始祖所自出。並

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尋

遣渥巴錫等歸伊犁。

御製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曰。歸降歸順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歸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以遠人嚮化。攜孳孳屬而來。

其意甚誠。而其阡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爲之贖其生。猶弗納也。贖之而弗爲之計。長久猶弗贖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迄於今。惟此七萬餘眾。凍餒疴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維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九

筠深山房

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哩剛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有四萬。而哈密關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庚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疋。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費備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備恩禮。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

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爲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

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爲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眾來歸。

皇祖矜其窮阨。

命尙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

敕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十

筠深山房

生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札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惟朕體

皇祖之心爲心法

皇祖之事爲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爲之籌畫。無弗詳。調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距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眾。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

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生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全部眾。咸識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先是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烏巴什。游牧克爾齊斯。與舍稜識比歸來。授札薩克親王爵。至是以年班入覲。扈蹕行圍。舍稜見之。握手懽語。移時。誓世為天朝臣僕。

三十七年。

賜諸札薩克牧地。貝勒默們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十二 筠溪山房

賜牧晶河。以伊犁將軍兼轄之。汗渥巴錫貝子恭坦輔國公拜濟瑚台吉伯爾哈什哈。

賜牧齊爾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台吉奇哩布阿克薩哈勒。

賜牧和博克薩哩。以塔爾巴哈台大臣轄之。郡王巴木巴爾貝子奇布騰。

賜牧濟爾哈朗。以庫爾喀喇烏蘇大臣轄之。皆為舊土爾扈特。郡王舍稜貝子沙喇扣肯。

賜牧布勒罕河。以喀喇沙爾大臣轄之。為新土爾扈特。舊土爾扈特皆和鄂爾勒克裔。新土爾扈特皆衛察察。

布察齊裔也。統聽伊犁將軍節制。和碩特貝勒恭格貝子布顏楚克台吉諾海巴雅爾拉瑚等。並賜牧珠勒都斯。亦以喀喇沙爾大臣轄之。恭格諾海巴雅爾拉瑚皆都爾格齊諾顏第三子多爾濟之裔。布顏楚克者。雅蘭丕勒子也。為都爾格齊諾顏第四子額爾克岱青鄂克綽特布之裔。巴木巴爾將歸牧。復請遣喇嘛沙喇布等。赴唐古特。禮達賴喇嘛。允之。

三十八年。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獻野鹿。新土爾扈特副盟長沙喇扣肯獻白鷹。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十三 筠溪山房

上並製詩紀之。

三十九年。三等待衛阿思哈。護視土爾扈特游牧。受代還。攜渥巴錫所貢匙叉七首。以獻。先是渥巴錫獻七寶刀。及金錯刀。稱其曾祖阿玉奇。自洪谿爾得之。洪谿爾

界鄰俄羅斯。在哈薩克西北。自昔未通中國。故不隸職方。產精鐵及良馬。阿玉奇游牧額齊勒河。嘗往來洪谿爾。因得其刀。以為佩。令子孫世守。渥巴錫以獻。且告世

為天朝臣僕。繼自今無甲兵患也。及阿思哈還。復函匙叉及七首各一。乞阿思哈齎貢。

及七首各一。乞阿思哈齎貢。

上嘉其誠。後先所獻物。各製詩紀之。是年渥巴錫卒。諭曰。渥巴錫自歸誠以來。感激朕恩。諸事俱極恭順。辦理游牧事宜。頗為盡心。邇聞患病。朕意不過偶疾。可冀速痊。今遽溘逝。深為軫恤。所有渥巴錫汗爵號。著令其長子策琳納木札勒承襲。

四十年。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以年班入

覲。先是策伯克多爾濟獻金削刀。及色爾克斯所產馬。色爾克斯者。洪谿爾屬部也。

詔育上駟院。

駕幸木蘭行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十三

筠溪山房

御之果良驥。

賜名曰寶吉驃。列

御廐八駿之一。至是復獻其祖阿玉奇所服剛甲。蓋世守物也。

上嘉其誠。後先所獻物。各製詩紀之。定默們圖。晶河牧。為舊土爾扈特部西路。車凌德克勒濟爾哈朗牧。為舊土爾扈特部東路。以策伯克多爾濟和博克薩哩牧。為舊土爾扈特北路。策琳納木札勒齊爾牧。為舊土爾扈特部南路。各授盟長。

賜札薩克。及盟長印。車凌德勒克巴木巴爾子。策琳納

木札勒渥巴錫子也。和碩特貝勒恭格。亦授盟長。轄所部眾。

賜札薩克及盟長印。沙喇扣旨來朝。扈

蹕。木蘭行圍。次額爾袞溝。蒙古謂寬為額爾袞。其地平。故名。每歲蒙古札薩克等扈

駕至此。輒進宴。陳詐馬什榜諸戲。時大軍剿促浸逆番。

克賊巢勒烏圍。捷奏至。沙喇扣旨等將進宴。集和門外。舞蹈稱慶。

詔以額爾袞巴雅爾溝名其地。蒙古謂喜為巴雅爾。誌慶也。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十四

筠溪山房

四十一年。朝正。杜爾伯特王車凌烏巴什先因避痘。歸

誠二十餘載。不敢至內地。至是已出痘。入覲京師。

賜宴紫光閣。

命進酒御前。上元夕。

詔觀燈火。

御製詩紀之。有厄魯近多出痘者。也。敕元夕賞皇州之句。

四十四年。舊土爾扈特東路盟長車凌德勒克。聞班禪額爾德尼。將以祝

釐入覲。奏請詣京師瞻禮。

允之。

四十六年。

諭曰。阿喇布坦以來降功。封郡王爵。其子車稜旺布色。布騰旺布相繼承襲。後因色布騰旺布無嗣。以其養子朋素克降襲。札薩克固山貝子。復因朋素克不稱札薩克職。以固山貝子原品休致。令伊長子納木札勒承襲。其札薩克固山貝子爵。著加恩令世襲罔替。

詔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督兵五百。赴蘭州。隨大軍剿薩拉爾。逆回於華林寺冬。哈薩克收雪甚。馬羣逸入土爾扈特境者二百餘。布延圖親王奇哩布屬人獲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五 鈞溪山房

之匿不報。哈薩克居伊犁北境。先是以所部地寒。乞冬時收馬。南近伊犁。

詔允之。而令司事者徵收馬百取一。至是奇哩布察所屬獲馬狀。治匿者罪。遣使告守汛侍衛。以逸馬歸哈薩克。斃者償之。駐塔爾巴哈台大臣惠齡疏聞。

諭嘉其守法奉公。

賜幣獎之。

四十七年。

諭曰。車凌烏巴什初封郡王。繼而平定伊犁。晉封札薩克和碩親王。自歸誠以來。鈐束所屬。恪慎供職。且在御

前行走有年。著加恩令札薩克和碩親王爵。世襲罔替。四十八年。理藩院議居京師之厄魯特貝子富爾納。俟出缺時。降等襲爵。

諭曰。富爾納之祖達瓦齊。原係準噶爾大台吉。平定準噶爾時。將伊擒獲。朕特加恩。封為親王。迨伊身故。其長子羅卜札降等承襲郡王。乃并不安分守法。以故議罪革職。達瓦齊次子富塔喜降等承襲貝勒。又復懶惰。猥鄙。續行革職。以羅卜札子富爾納降等承襲貝子。出缺後。自應依議降等。但念達瓦齊乃承襲準噶爾大台吉之人。若令由貝子遞降世爵。朕心寔為不忍。著加恩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六 鈞溪山房

富爾納現襲貝子爵。俾子世襲罔替。

詔諸部札薩克。咸世襲罔替。

四十九年。授阿拉善親王旺沁班巴爾寧夏副都統。抵任。聞石峰堡底店逆回驟起。選駐防滿兵。及阿拉善兵。馳赴大軍剿賊。

諭嘉之。敘績。

詔自擇其弟以名聞。旺沁班巴爾遣弟瑪哈巴拉。及雲丹策登入覲。

詔授瑪哈巴拉公品級一等台吉。旺沁班巴爾羅卜藏多爾濟長子也。初尙郡君。授固山額駙。郡君卒。復尙縣

主授多羅額駙。四十四年。授公品級一等台吉。命御前行走。

賞雙眼孔雀翎黃馬褂。四十八年襲爵。有內地奸民劉通等。集眾千餘。赴瑚圖斯拉。私開金礦。且賂土爾扈特郡王舍稜。屬額爾齊斯雅拉拜等。給駝馬為助。烏魯木齊都統海祿聞之。以兵往。檄所部助弋。奸民就擒。上以瑚圖斯拉。逼舍稜牧。

詔永遠封禁。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四

七

筠滌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五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寶山 毛嶽生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回部要略一

回部不詳其世系。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魯番回部。二部錯居西域。以天方為祖國。或城郭處。或逐水草徙。稱花門種。相傳祖瑪哈麻教。以事天為本。重殺。不食犬豕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曰白帽回。回人自呼白帽曰達斯塔爾。別有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諸族。然以纏頭回為著。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一

筠滌山房

順治三年。吐魯番蘇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濟汗。遣都督瑪薩朗琥伯峯等。奉表貢。

詔京師會同館及蘭州予市。以官役監。勿市熟鐵與軍器。違者罪。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國。隔絕二百八十餘載。今得幸而復合。豈非天乎。爾等誠能恪修貢職。時來朝賀。大貢小貢。悉如舊例。則恩自有加。豈有忽忘之理。爾國所受有明敕印。可遣使

送來。以便裁酌。授爾封爵。蘇勒檀者。猶蒙古稱汗。明成化時。酋號如之。

四年。甘肅巡撫張尙奏。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及齊勒蒙古衛都督永柱等。明末入貢。值寇掠。敕印。羈肅州。今赴臣所乞糧。願效忠。

天朝。詔納之。

六年。河西逆回丁國棟等。煽哈密及吐魯番部。掠內地民。偽立哈密巴拜汗子土倫泰為王。據肅州。叛集纏頭回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漢回等數千。分置都督。大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二

筠溪山房

討之。抵肅州。擊斬哈密頭目塔什蘭。吐魯番頭目哈什克伽。及纏頭漢回四百餘級。以雲梯夜薄城。奪門入。斬土倫泰及纏頭漢回二千餘。賊壘垣拒墮之。擒丁國棟。斬哈密偽都督和卓哈資。纏頭回偽都督琥伯峯。哈拉回偽都督茂什爾瑪密。輝和爾偽都督瑞瑚哩。偽左都督帖密卜喇。紅帽回偽右都督恩克默特等。遂閉嘉峪關。絕使貢。

八年。回目克拜至嘉峪關。稱哈密使請通貢。甘肅提督張勇責盡歸內地乃可。

十年。吐魯番使穆蘇喇瑪察帕克等。叩關請貢。表署蘇

勒檀賽伊特汗。勇弗許。責之如哈密。

十二年。克拜齎葉爾羌表獻內地民十五人。以拜城薩嘛罕諸地使從。表署阿布都喇汗。勇斥不盡歸內地民。且詰表署異前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魯番葉爾羌長。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葉爾羌。卒已久。有子九。長即阿布都喇汗。居葉爾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魯番。先二年卒。次蘇勒檀賽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

天朝故。為葉爾羌長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瑪哈默特蘇勒檀。居帕力。次沙汗。居庫車。次早死。次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伊思瑪業勒。居阿克蘇。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闐。前葉爾羌汗。遣其弟自吐魯番請貢。故表稱吐魯番汗名。今以葉爾羌汗為昆弟長。故表稱葉爾羌汗名。察歸內地民百五十。為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所掠。存者僅十五人。謹以獻。小國不諳大體。歸易表。逾期乃獲至。請即納貢。上嘉其誠。詔納之。時青海台吉袞布憾葉爾羌嘗奪其屬。將以兵襲貢使。偵甘肅巡撫周文燁。徙貢使入甘州。且嚴備。乃遁。

十三年。貢使至京。初議遣十八人。

觀。請益。乃定額三十人。從者三百。留肅州。請給糧賞。川

陝總督金礦奏前明羈縻外番多陋習吐魯番貪無厭入貢輒攜四五百人詭稱質孛不以歸牟利內地潛通哈密以故甘肅五郡回眾日多致滋前變今雖悔罪通貢然初至輒多攜男婦喋索糧物若仍聽留內地久將滋患

上可其奏

賜諸回貢使宴賞額獨峯駝四給緞絹各十二西馬一給緞絹各二蒙古馬三百二十四給緞絹如馬數璞玉千斤給絹二百餘物各給緞絹有差貢使分五等一等給緞絹各五襲衣一餘以次減尋遣歸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四

筠滌山房

賜敕曰爾諸番早識時數貢賦惟謹今又遣使入貢誠篤之意實可嘉悅念爾國遠隔山河跋涉不易宜酬賞賚用勸忠誠今遣歸來使特賜爾緞三百三十八疋絹七百二十疋以昭寵錫之意自此以後著五年一次進貢貢使入關不得過百人不許攜帶婦女進京人數止許三十人餘留住甘肅俟來京進貢人歸一齊出關不得久留內地所帶貨物許在京會同館照例互市毋得沿途借端遷延滋擾其進貢馬匹止大馬四匹蒙古馬十五匹此外不許多貢用昭朕優恤遠人之意康熙十二年吐魯番使烏魯和卓等至貢西馬四蒙古

馬十五璞玉千斤表稱馮木特賽伊特汗署一千八十年奏臣國向以方物入貢聞天朝統一寰區私冀

恩寵過故明貢物視舊增蒙

諭貢期馬額臣國亂不獲如期嗣仍前例或別定額惟命

諭吐魯番道遠貢艱嗣令自璞馬外餘物免進

十八年張勇謀噶爾丹襲哈密以聞

詔設備邊汛噶爾丹懼不至時噶爾丹牧阿爾台兄僧

格子策安阿喇布坦牧博囉塔拉哈密居其間畏準噶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五

筠滌山房

爾威強事之吐魯番亦服屬於策安阿喇布坦

二十年吐魯番使伊思喇木和卓等貢璞馬如前額表

署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

什汗奏

天朝居極東吐魯番居極西道遠請

賜恤

詔免貢馬

二十五年復遣使烏魯和卓至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

蘇賚滿汗業謹守疆界向風殊切今特遣獻方物向入

貢頭目所攜僕從多留駐甘肅後漸析寓西甯請遣歸

使臣使往來

詔察吐魯番屬無居西甯者遣使歸

諭所部知之

三十二年

遣理藩院員外郎馬迪至博羅塔拉

頒賚策妄阿喇布坦道哈密有厄魯特叛賊罕都羅卜

藏額琳沁者自準噶爾來降尋叛竄偕噶爾丹屬人以

兵五百戕馬迪掠駝馬遁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

聞之給迪從者糧騎護歸嘉峪關

上以罪在噶爾丹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六 筠錄山房

詔弗問哈密尋以哈密鄰塞境賊乘虛警或不及備

詔昭武將軍郎坦屯甘肅會軍所擒纏頭回卒以噶爾

丹徙科布多三遣使乞糧哈密告郎坦請剿噶爾丹及

哈密

遣護軍統領蘇丹等往議尋奏郎坦議大軍屯甘肅噶

爾丹必不敢越哈密若聽耕牧久將為邊患應於年內

運糧至嘉峪關來春設站固壘酌留兵哈密以大軍進

科布多倘噶爾丹由科布多遁大軍歸哈密取禾平城

絕準噶爾所恃產蘇丹等議噶爾丹無定牧大軍趨科

布多或不相值哈密隸噶爾丹久遠剿之非所以體

好生之仁請釋回卒歸給糧騎檄所部知

朝廷德意

詔如蘇丹等議

三十四年大軍議征噶爾丹先是噶爾丹強脇吐魯番

為已屬策妄阿喇布坦與構怨攜父僧格舊臣七人走

吐魯番尋徙和博克薩哩吐魯番為策妄阿喇布坦屬

至是刑部尚書圖納請檄吐魯番令知罪祇及噶爾丹

勿驚懼

詔允之

三十五年噶爾丹為大軍敗遁集所屬私議取糧哈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七 筠錄山房

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布隆吉爾巴里坤塔勒納沁都爾

博勒津諸路值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使奉降表

至嘉峪關

遣告所部曰噶爾丹若窺爾境其擒獻否則以告倘私

給噶爾丹糧騎或助之他適爾降表不足信矣噶爾丹

以虐哈密故懼襲已且聞大軍嚴備不果赴葉爾羌汗

阿卜都賽伊特自軍所降告葉爾羌有兵二萬吐魯番

有兵五千請攜孥赴吐魯番宣布

聖德偕策妄阿喇布坦擒獻噶爾丹

上憫其情遣歸額貝都拉遣納林伯克貢駝馬表曰臣

白帽族奉貢日久。

天使至臣所。噶爾丹以兵戕害。臣不能護脫。恐不睦。臣者謂臣與逆謀。

上即天也。違天者必受殃。厄魯特數徙牧。或肆掠。已即竄。臣城郭居焉。敢為逆。大軍既敗。噶爾丹。

諭哈密勿敢逆。額貝都拉遣使納林伯克。奏偵噶爾丹至。當擒獻。

上嘉其恭順。

賜章服貂冠金帶。而是時噶爾丹遣圖克齊霍什哈達。

什哩鄂靡克圖霍什哈等。貸糧哈密。復齎書通問桑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八

筠淥山房

拉什呼圖克圖曼殊呼圖克圖和碩齊台吉博貝等乞。

援族合吉袞占妻諾觀達拉。遣達爾漢宰桑挈屬從噶。

爾丹。復令其乳母子丹津札卜。俄羅岱達爾札及子色。

布騰巴爾珠爾乳母之父暉特和碩齊從色布騰巴爾。

珠爾獵巴里坤。額貝都拉遣長子郭帕伯克以兵三百。

擒之。

三十六年。額貝都拉遣次子白奇伯克。械獻噶爾丹屬。

表曰。臣擒噶爾丹子及其屬厄魯特。必深讐臣。哈密危。

懼。

詔賜額貝都拉及郭帕伯克章服銀幣。白奇伯克如之。

從者給白金文綺有差。

詔厄魯特部諸台吉。弗擾哈密。時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嘉峪關外。額貝都拉告曰。哈密地小而貧。厄魯特竄至。

者。眾力不能俘。馬復多瘡。請驅令出境。阿南達曰。爾當體。

聖天子好生之仁。善養之。需軍事。歲待。

詔以行。時策妄阿喇布坦數遣使哈密。索噶爾丹子。檄。

以所收厄魯特眾。歸吐魯番。且詰哈密內附故。額貝都。

拉語曰。我誠附。

天朝。非迫而然也。策妄阿喇布坦拘其使。額貝都拉亟。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九

筠淥山房

遣告曰。策妄阿喇布坦將復索取厄魯特。不給將興戎。

詔已賜檄。勿懼。索者至。勿擅給。未幾。噶爾丹自殺。其族。

子丹濟拉攜噶爾丹骸走哈密。掠畜遁濟木薩。額貝都。

拉以告。

遣使往招之。丹濟拉畏策妄阿喇布坦。馳奔哈密。額貝。

都拉迎入城。給糧騎。遣郭帕伯克護至。既表請。

頒敕印。賜旗纛。令吐魯番葉爾羌聞而知榮。矢世保疆。

困以報。且以哈密民酌置肅州。為朝覲往來便。貢使至。

肅州。令得乘驛入都。

上嘉其忠誠。

詔以額貝都拉爲一等札薩克仍達爾漢號賜敕印及銀幣并給紅纓子郭帕伯克爲二等伯克協理旗務率所部百人屯肅州貢使乘驛額十五人白奇伯克如郭帕伯克職

三十七年

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管旗章京叅領佐領驍騎校各員肅州別設佐領一復以哈密市甘肅便詔勿禁

三十九年哈密偵哈薩克布魯特讐策妄阿喇布坦將興兵爭喀什噶爾以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十一

筠溪山房

詔不時偵奏尋策妄阿喇布坦憾哈密擒獻噶爾丹子故掠其屬赴市吐魯番者

詔責策妄阿喇布坦罪準噶爾怨哈密益甚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二千襲哈密城掠城北寨五我駐防兵二百率回卒奮擊斬九十級擒三人賊退屯城南聞肅州援兵至乃遁

頒賜銀萬五千及粟米牛羊贍其眾有佐領色拍爾者以準噶爾俘獻告秋將復來襲

獎賜章服銀幣

諭曰哈密編設佐領無異內地安可置之不問其議大

軍進剿事宜西安將軍席柱奏吐魯番鄰哈密且準噶爾要隘當先取之沿途設站運米屯兵巴里坤布隆吉爾俟馬壯由哈密北大山後烏蘭烏蘇進闢展取吐魯番傳檄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協剿策妄阿喇布坦

命大軍屯巴里坤防禦俟明年進剿吐魯番

詔運糧貯哈密以肅州佐領爲導額敏復墾塔勒納沁田歲輸青稞助軍額敏郭帕伯克長子襲札薩克一等達爾漢

五十五年議暫停進兵富甯安奏哈密屬之布魯爾圖古哩克接壤地并巴里坤都爾博勒津哈拉烏蘇及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十二

筠溪山房

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皆可耕地請募兵興屯

上可其奏散秩大臣祁里德奏俟來年由巴里坤剿吐魯番乘勢取珠勒都斯地

諭軍所大臣定議

五十六年靖逆將軍富甯安請遣巴里坤兵分擊烏魯本齊及吐魯番

諭曰大兵前進攻取吐魯番地招撫之卽與哈密相類旣入國家版圖自不得不善爲保護若襲擊兵勢稍弱

準噶爾擁眾援吐魯番或吐魯番有變志彼時不能守

視必將得而復失。著軍前大臣詳加籌議。富甯安尋奏大兵抵吐魯番。視易攻易守。乃取之。否則襲擊而還。諭嚴設備。富甯安以兵抵烏魯木齊。擒賽因塔喇諸邑回人百餘。振旅而還。

五十八年。富甯安奏。巴里坤至哈密站。舊各置馬。準噶爾使及降人至。並乘巴里坤站馬至哈密。又自哈密札薩克所撥馬送布隆吉爾。今歸附者眾。馬不能給。請於巴里坤站增馬五十。哈密站增馬八十。從之。

五十九年。散秩大臣阿喇納以兵赴關。展魯克沁吐魯番諸城。檄諭曰。大兵征準噶爾。非仇爾也。若不速決計。將破爾城。悔無及矣。回眾乃乞降。納畜械各五百餘。撫其眾。以總管沙克札拍爾頭目阿克蘇勒坦等歸。別有吐魯番頭目。曰阿濟斯和卓者。不即降。走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授之兵。脇吐魯番數千戶。徙喀喇沙爾。中脫歸者千餘戶。聚魯克沁城。推托克托瑪木特為總管。還拒準噶爾兵。魯克沁者。吐魯番大阿璉額敏和卓族居處也。大軍旋。準噶爾脇徙喀喇沙爾。固拒之。與托克托瑪木特遣使告內附。數乞援軍。

六十年。議政大臣等請令富甯安統大軍。屯烏蘭烏蘇。

別選兵取吐魯番。得地即以兵守。會吐魯番回人阿喇布坦等抵富甯安軍。訴回眾不堪準噶爾虐。約內附。且獻所獲準噶爾甲。請大軍赴援。

論曰。策妄阿喇布坦既不能徙回人赴喀喇沙爾。又不能護衛準噶爾。足見萬不能敵我軍。此機斷不可失。今收復吐魯番。若不守視。恐自準噶爾來歸者。回人妄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著富甯安簡兵一千。赴吐魯番收納降回。留兵駐視。回人等歸降於我。與準噶爾世成仇敵。即係我民。巴里坤距吐魯番止六百里。如策妄阿喇布坦率眾侵擾。我師往援。為途不遠。富甯安豫飭回人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滌山房

於我師尚未抵境時。若有準噶爾使及逃人至。萬物隱匿。侵犯。即行解送。時準噶爾博斯和勒額穆齊宰桑以兵襲吐魯番。托克托瑪木特等告急。撫遠大將軍允禩偕富甯安等議。大軍進剿。準噶爾必竄。留兵少無濟。多則糧運艱。不留兵。魯克沁回眾數萬。必乞內徙。不收撫。師旋後。恐厄魯特乘之。收撫恐無以資口食。徙屯哈密。地狹不足給。徙布隆吉爾達里圖沙磧。難行。且喀喇沙爾諸城。適吐魯番。大軍至。相繼降。必請留兵駐護。以故不即進。

上申命之。乃遣阿喇納以兵二千。馳援吐魯番。副都統

莊圖穆克登各督兵二千繼之。別以兵八千屯鄂隆吉科舍圖色畢特伊勒布爾和碩路為應。阿喇納抵吐魯番。遇準噶爾賊二千餘。迎擊之。賊棄騎走。俘斬百餘。

詔與屯吐魯番。遣哈密回民助役。

六十一年。廷臣議遣巴里坤兵五千。赴吐魯番築城墾地。輓糧守汛。防禦準噶爾賊。

雍正二年。吐魯番納屯糧五千餘石。嗣歲報獲數以贏計。

三年。撤大兵還。

諭曰。策妄阿喇布坦乞和。請給吐魯番地。朕因諭將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十四

筠滌山房

前內附諸酋長。徙入內地。據將軍穆克登奏吐魯番回眾共萬餘。若但徙首領數人。不遷所屬。生計必致艱窘。且伊所屬回人。願內徙者甚眾。朕思瓜州河州地甚寬廣。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往者。可即給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諾爾回人。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者。從所部酋長至。不願者仍留本處。大軍之屯吐魯番也。羅卜諾爾頭目固爾班等至。請以喀喇和卓喀喇庫勒邑千餘眾內附。羅卜諾爾鄰吐魯番為巨澤。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境水六十餘匯之。回眾習水居。稱不便徙內地。詔聽之。闢展魯克沁吐魯番諸城回眾。願徙者六百五

十餘戶。頭目托克托瑪木特率至。詔給駝馬廬帳。其留處魯克沁者尚萬數。以額敏和卓轄之。

四年。安置回眾肅州金塔寺威魯堡諸地。以托克托瑪木特為總管。王大臣等議駐防哈密兵止五百。準噶爾賊或乘間盜駝馬。請撥安西鎮標兵五百往。仍留嘉峪關至哈密軍站。備不虞。

詔如議。理藩院奏哈密來朝。屢給限四旬。參佐領等給緞布有差。

五年。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十五

筠滌山房

諭哈密札薩克額敏曰。額敏自軍興以來。輸忱效力。率所部人等屯耕助餉。甚屬可嘉。著晉封鎮國公。六年。托克托瑪木特與闢展頭目伊特勒和卓。以違言故搏斃。川陝總督岳鍾琪遣諭曰。爾等久為準噶爾虐蒙。恩內徙。今因私忿輒爭。若仍聚處。恐相激生變。必視內地律治罪。爾等走留。惟便。回眾謝罪。固請留。諭嗣勿妄滋釁。違者論死。七年。額敏來朝。晉封固山貝子。優資遣歸。甯遠大將軍岳鍾琪統大軍。復屯巴里坤。議

黎哈密及塔喇納沁地

八年岳鍾琪私遣使赴吐魯番載軍糧被譴入

覲准噶爾襲汎盜駝馬總兵樊廷等馳擊之敗遁哈密

新墾地獲青稞六千四百石嗣歲給穀種五百石秋納

糧五千石每石給銀一兩岳鍾琪奏額敏勤屯田務

獎賜銀幣

九年岳鍾琪謀哈密屬漏師准噶爾且導掠巴里坤駝

馬以告

諭曰哈密雖不可信然亦當諒其苦情久遭准噶爾凌

虐恨之入骨畏之如虎或偶通信於賊不過為將來自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七

筠滌山房

全計我軍固不可不加意隄防然亦不可使有疑懼心

大軍力能庇護哈密哈密自不為賊所用矣護理甯遠

大將軍紀成斌偵准噶爾侵吐魯番遣兵赴援

諭責之曰紀成斌聞賊侵吐魯番遣樊廷等統兵四千

往援實為錯繆從前探買吐魯番糧石本應給與運價

令其自送軍營計不出此遣官兵發駝馬遠行運送致

啓賊心去冬逆夷猖獗後猶不將運糧弁兵撤回此則

疏忽之甚者也惟是朕以怙冒萬方為心若坐視吐魯

番被寇侵掠而不為之籌畫保護朕心實所不忍前曾

降旨吐魯番眾若畏懼准噶爾即移向近地居住是以

托克托瑪木特帶領之人移駐近邊者皆享安甯之福

可再行曉諭回人等倘自量力不能敵不妨仍為移避

之計朕當從厚賞給行資使之得所若此番曉諭後伊

等仍復觀望不至則賊人再來侵掠時聽伊等自為計

我軍不復往護之矣

命甫下樊廷兵抵吐魯番准噶爾遁師還准噶爾復來

襲吐魯番乞援師不復遣

諭曰准噶爾賊侵吐魯番徒欲疲勞我士馬故為此出

沒詭計朕聞紀成斌奏即嚴戒申飭賊人未見我師果

潛遁無蹤矣賊之狡獪如此是以諭令吐魯番人眾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七

筠滌山房

酌遷徙暫避之計蓋欲善為保全以俟大軍凱旋共享

昇平福也今准噶爾復侵吐魯番大營未曾發兵前往

朕思賊人若仍以千餘眾侵掠吐魯番彼地城垣兵力

自足捍禦倘賊復傾眾至吐魯番力不能支朕心有所

不忍况伊等前次感恩望濟之言甚為懇切朕又有令

其遷移暫避之旨料賊人必知之倘乘其遷移之際而

侵害劫掠吐魯番人因遵旨而受累尤朕心所惻然者

也著岳鍾琪酌視應否往援變通辦理不必固執前說

至賊眾去後吐魯番回有情願遷移者又如何沿途防

護不受賊人劫奪侵掠著岳鍾琪悉心經理會肅州威

魯堡回民告飢

諭曰前因準噶爾肆虐吐魯番回民畏其侵掠有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為安置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得所頃聞在肅州居住回民等田瘠水少收成歉薄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著署陝甘總督查郎阿酌定加恩撫恤事宜即以諭吐魯番移駐內地回民知之岳鍾琪尋奏偵準噶爾圍魯克沁請率兵三千馳進賊遁即駐吐魯番

諭曰朕恐準噶爾賊以大力侵吐魯番伊等不能抵敵為其所困已降旨令岳鍾琪酌量發兵應援若果確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六 筠滌山房

所見即應遣兵速往吐魯番乃阿穆爾護喀喇沙爾兩路關鍵既駐我軍將來築城烏魯木齊時呼吸相應賊人不敢襲我軍後况我軍正欲進攻準噶爾賊若賊果以大眾犯吐魯番我軍不勞遠行可以殄滅亦為善策爾其悉心籌議鍾琪奏遣總兵張元佐率兵三千赴吐魯番別以兵六千屯塔呼及洮資隘準噶爾賊圍魯克沁額敏和卓閉城伺間擊賊退而至者三皆創之越四旬餘不下復以木梯三百攻喀喇和卓回眾拒斬五百餘級賊聞大軍將至棄甲械竄
上以準噶爾數擾吐魯番雖失利將復增眾至我軍往

援不值誤自取糧吐魯番始致進退兩失
飭責岳鍾琪罪準噶爾尋侵吐魯番副將王廷瑞等擊斬二百餘賊遁

諭曰此次幸獲小勝不足為喜朕更為吐魯番憂之賊人屢被吐魯番敗創懷恨益深必復以大眾報復可速傳諭吐魯番眾嗣後賊人來犯但當堅守城池不可迎戰若魯克沁一城可容回民人眾則令防守官兵堅守一城如一城不能容住多人可別住相近之喀喇和卓等處將馬匹牧畜收歸城中豫貯芻薪以備應用賊眾若分兵來圍彼此固守堅壁清野俾賊無所施其伎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七 筠滌山房

且有大軍襲其後奪取馬匹坐致疲斃自必遠遁然亦不可追逐賊眾長於技射吐魯番回民十不及一若固守城垣以拒敵賊人亦不及回民十之一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萬全無弊道也凡事當持重慎靜為之但能保護吐魯番城眾其功勝殺賊多矣
十年噶爾丹策凌遣將色布騰車凌納木札勒等由烏克克嶺西喇呼魯蘇分兵襲哈密及塔勒納沁札薩克額敏簡健卒設伏城外禦之馳岳鍾琪軍乞援鍾琪檄總兵曹勳趣暉魯圖達巴罕二堡復慮賊由庫塔圖爾庫勒竄北山檄副將軍石雲偉設伏巴罕恩度爾署

鎮海將軍卓鼐設伏察罕春集副將軍常賚赴烏克克嶺截賊竄路曹勳軍抵二堡遇賊五千餘奮擊之賊由烏克克嶺越塔呼納呼遁

諭曰哈密被賊侵擾回民并力抵禦甚屬可嘉聞其城外牧放牲畜一時不及收回者被賊盜去雖據報賊遁後仍將牲畜奪回但恐遺失倒斃者已多朕心深為軫念其遺失牲畜之頭目回民等著賞銀萬兩守城禦賊者著賞銀五千兩按名分給其擒獲賊人者優加賞賚務令均沾恩澤噶爾丹策凌遣宰桑額爾克得松犯喀喇和卓參將劉炎等屢擊之賊敗走護理甯遠大將軍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 三 筠綠山房

印務張廣泗奏吐魯番孤懸一隅舊設駐防兵八千自運糧兵五百外分屯各邑而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三邑通賊營請撤兵歸魯克沁喀喇和卓闢展英格四邑并令喀喇和卓諸邑回眾聚魯克沁絕賊窺伺志從之時北路軍大敗準噶爾於額爾德尼昭賊創甚不敢復襲西路

諭曰賊人於北路大創後力量衰弱不能復侵擾吐魯番回民乘此遷移似屬應行朕思回民誠心內向屢挫賊鋒甚屬可嘉而冬月寒冷之時倉皇竄徙又甚可憫除在途加意防護外伊等至日務須安置妥協重加賞

賚出其望外使老幼男婦咸慶得所不可為愛惜錢糧起見致負遠人內附之心也尋吐魯番頭目額敏和卓率回眾就道

上聞之諭曰吐魯番遠在邊境外距巴里坤軍營尚有七八百里易為賊所窺伺我師難以庇護朕以仁愛為心是以聽其自便不强令歸順我朝致賊人侵擾乃前歲岳鍾琪並未奏聞直以已意遣官領帶駝隻又前往採買米石致啟賊人侵擾額敏和卓與回眾等誠心歸順我朝奮拒賊兵上年賊眾三次圍攻回眾與官兵并力抵禦不但全城無恙且出不意乘間擊刺屢挫賊鋒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 三 筠綠山房

忠勇之氣甚屬可嘉然賊夷狡猾無常時以侵擾吐魯番為疲敝我師計是以議徙爾等近邊以避賊人侵害朕念爾等內徙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又恐男婦老幼行役寒苦屢降諭旨俟至日善為安置務令人人得所數月以來朕無時不以爾等安土重遷繫繫於心也今聞陸續啓行羣情踴躍朕心甚為欣慰因思年來爾等屢遇強寇未遭戕害嗣此安居樂土世受我朝恩庇此皆爾等忠誠感格上天寵錫福佑之明徵也著授額敏和卓為札薩克輔國公其餘有應加恩賞授官職俟大將軍查奏到日再降諭旨已而吐魯番回眾屯塔勒

納沁張廣泗以內徙回眾屯留塔勒納沁地奏請就地安置。

諭曰塔勒納沁無屋居回民何以棲身朕念哈密地煖城外五堡等處為哈密回民舊住地若將吐魯番回民暫行安置過冬令哈密札薩克轉飭本地回民就近照視似為有益哈密回民果能使之得所朕必將札薩克及回民等優加重賞查郎阿奏請安置肅州王子莊

諭曰回民輸城向化自應選給水土饒衍氣候和煦之地俾得安業樂居肅州王子莊水泉甚少亦不敷耕種朕思瓜州地土肥饒水泉滋潤氣候亦和與吐魯番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滌山房

民原駐地風景相似且現在開墾地甚為寬闊庶足資回民耕牧由塔勒納沁遷至瓜州地不甚遠可免跋涉勞著署陝甘總督劉於義將吐魯番回眾安置瓜州其築堡建屋給賜口糧牛具穀種各事宜著查郎阿自軍營遣武職大員先赴瓜州會同悉心妥辦并遣官護視回眾

十一年查郎阿奏吐魯番自塔勒納沁徙瓜州凡八千一十三口

詔廩給如初至額勿議減額敏和卓視內地官祿支種米尋定所部頭目功次一等給正千戶二等給副千戶

三等正百戶四等副百戶各頒號紙置瓜州十二年哈密部獻可耕地之錯軍營屯田者上以哈密皆國土且為纏頭回族世耕地不忍別置民人而其地錯官田不便聽民兵互耕

詔別給地畝銀兩及牛具穀種償之

十三年撤大軍還王大臣等議設駐防哈密及巴里坤兵各二千查郎阿奏哈密巴里坤路隔南山大坂兩地各留兵二千聲息難驟通請簡兵三千屯哈密西三堡沙棗泉東北塔勒納沁并有城堡各屯兵千又哈密地熱不便牧馬請令每年耕種後酌遣哈密兵千沙棗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滌山房

塔勒納沁兵各五百放牧昭莫多呼濟爾古沙山子鹿心山等處設汛烏爾圖哈達伊克恩都爾鄂什希地方牧廠俟秋撤還又哈密南山大坂為北路屏藩應分兵二百屯盤道設汛鹿心山松樹塘烏蘭特爾木斯畢柳大坂等處烏克嶺為三堡沙棗泉要隘應分兵二百屯烏克嶺上堡設汛索大堡白楊溝羊堡錫喇諾爾等處塔勒納沁河源為塔勒納沁小口應分兵二百屯河源小堡設汛莫艾舒魯遜大坂等處別簡兵五千屯齊勒靖逆柳溝布隆吉爾橋灣五處設汛馬蓮井子東星星峽西互為守望

從之。

乾隆元年。額敏奏興師來。哈密歲納屯糧。計二萬七千五百石。已支用萬八千餘石。今巴里坤軍撤。請屯耕如故。

詔賜幣。來年免納糧。給種地回民銀萬兩。

二年。定吐魯番來朝廩給。限四旬。札薩克視喀爾喀輔國公。正千戶視佐領。副千戶而下視驍騎校。

六年。大學士查郎阿奏。哈密駐防兵。請屯塔勒納沁。賽巴什達哩雅三堡。各三百。哈密城千二百。詔允。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五

筠溪山房

七年。署川陝總督馬蘭泰。奏塔勒納沁非衝地。三堡為哈密要隘。通準噶爾。居五堡中。請撤塔勒納沁兵三百歸三堡。從之。

十一年。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哈密三堡西南錫喇諾爾。通魯克沁及闕展路。舊設汛以乏水草。議撤。準噶爾或潛越其地。請仍設汛兵守望。又巴達什地。為哈密札薩克牧廠。西北二十餘里。為畢柳大坂。路通喀喇沙爾。請設汛。令烏拉台巴達什聲息相通。詔廷議。奏錫喇諾爾汛。設官兵二。回兵三。畢柳大坂汛。

設官兵三。回兵二。

從之。哈密札薩克玉素卜。請供官馬芻芻。簡卒助守。允之。玉素卜額敏長子。襲札薩克鎮國公。

十三年。

諭曰。肅州金塔寺。安置吐魯番回眾。人有不服水土。至生計艱窘者。百餘戶。經大臣等議奏。請徙哈密。令種地。居此項回眾。向被準噶爾凌虐。願徙入內地。迄今二十餘年。因水土異宜。積畜者少。窘迫者多。若將伊等徙於他處。究恐生計有損。哈密吐魯番。雖部落多殊。其教則一。性情相宜。且哈密貝子玉素卜。自伊曾祖額貝都勒。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五

筠溪山房

達爾漢伯克以來。數世受國恩澤。竭力報效。奮勉急公。教養所屬之人。亦宜妥協。現在哈密地方。尚有可耕餘地。著將安置金塔寺回眾。交貝子玉素卜。併入伊所屬旗分佐領。加意撫恤。令新舊回眾。和睦如一。給地耕種。俾久不致失所。即以諭札薩克貝子玉素卜知之。

十七年。授額敏和卓長子素賚璫三等伯克。十八年。諭曰。哈密所屬賽巴達什哩雅等處屯田。前給回人耕種。所交穀石。以四分交官。六分給與回人。今聞伊等生計稍艱。著加恩將每年所獲穀石。全行賞給。不必交官。

十九年

遣官赴瓜州編旗隊置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各員如哈密例

二十年大軍征準噶爾瓜州回兵三百并哈密所部兵從抵伊犁達瓦齊由格登竄踰庫魯克嶺定北將軍班第遣使分道索檄烏什回人霍集斯設哨諸嶺隘霍集斯偵達瓦齊將赴喀什噶爾伏兵烏什城外待遣弟攜酒及馬給迎屬人薩里衷甲從視達瓦齊至趨控馬達瓦齊將引弓射薩里以刀斷其弦達瓦齊子羅卜札自後馳至刀擊薩里膊者三薩里傷固控之伏發達瓦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五

筠嶽山房

及子并從者七十餘悉就擒馳遣使告以兵二百監之行遇大軍往取者於穆素爾嶺以獻霍集斯將自伊犁入

觀其兄阿卜都伯克告葉爾羌喀什噶爾將偕包沁希卜察克眾襲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回城請遣舊和卓子歸舊和卓子曰阿哈瑪特為派罕帕爾裔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準噶爾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齊恨死子二長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羈阿巴噶斯大軍至乃釋之將軍班第遵

旨遣霍集斯偕布拉泥敦歸撫葉爾羌諸城而霍集斯

私謁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請俟葉爾羌喀什噶爾就撫以已為回部長班第密疏劾之

諭曰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為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勿過慮尋阿睦爾撒納叛

詔遣額敏和卓赴阿克蘇宣

諭協擒日額敏和卓帶領回兵直抵伊犁甚屬奮勉今復派伊所屬兵丁前赴阿克蘇城著加恩封鎮國公所部民優給裝資已而謀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詔停赴阿克蘇又遣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等齋

敕宣諭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等曰爾原係吐魯番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七

筠嶽山房

屬今年春大軍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爾游牧爾能擒獲及其眷屬解赴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并吞諸部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爾雖不必派兵協剿但須豫飭游牧伺察防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爵賞霍集斯父阿濟斯和卓為吐魯番頭目準噶爾脇從喀喇沙爾復自喀喇沙爾徙烏什因名烏什日圖爾瑞與吐魯番音近其屬邑多以吐魯番邑名之阿濟斯和卓死葬阿克蘇霍集斯嗣居烏什號圖爾瑞阿奇木伯克兄阿卜都伯克弟

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至是霍集斯佐大軍平定準噶爾和什克鄂對色提卜阿勒氏噶岱默特等皆迎降和什克和闐人初爲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隸準噶爾大軍既定準噶爾遣布拉呢敦自伊犁歸和什克借諸伯克不納問我軍至乃迎入鄂對世居庫車準噶爾脇徙伊犁居河北固勒札色提卜阿勒氏烏什人舊爲拜城伯克準噶爾脇徙伊犁噶岱默特烏什人初爲拜城阿奇木伯克並隸屬準噶爾間達瓦齊擒皆來歸初軍興時軍機大臣奏吐魯番舊係內地俟準噶爾定察獲頭目安置之併遣瓜州札薩克歸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報可定邊右副將軍薩拉爾奏遣瓜州札薩克佐領愛特瑪特齋檄招吐魯番有伯克莽噶里克者遣使納戶籍四百餘

頒賜貂冠朝珠莽噶里克率回兵百五十將赴薩拉爾軍道遇布爾古特賊掠駝馬不達而返復偕弟阿里呢咱爾集兵七千餘就道迎定西將軍永常軍降納戶籍千餘永常遣莽噶里克歸牧阿里呢咱爾赴薩拉爾軍莽噶里克祖瑪爾占楚克父圖默爾庫濟世居吐魯番爲總管莽噶里克嗣稱達爾漢伯克有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輝特台吉巴雅爾者準噶爾屬游牧額琳

哈畢爾噶鄰吐魯番聞大軍至請降巴雅爾以乏畜產告永常遣赴吐魯番耕牧檄莽噶里克給穀種大軍尋抵伊犁定北將軍班第奏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爲元太祖裔居喀喇沙爾應遣歸吐魯番轄舊屬至瓜州回眾請遣官護歸魯克沁軍機大臣議奏額敏和卓徙歸邇吐魯番頭目牧恐不相安俟勘界定乃議徙達瓦齊既就擒撤瓜州兵歸尋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莽蘇爾不獲歸吐魯番偕弟哈什木走葉爾羌後大軍定逆回霍集占亂乃獲之以歸

詔授一等台吉隸蒙古正白旗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二十一年布拉呢敦弟霍集占自伊犁集兵敗阿睦爾撒納

詔納噶察勿赴阿克蘇布拉呢敦霍集占尋據葉爾羌喀什噶爾叛自稱大小和卓

諭哈密部曰哈密生齒日繁準噶爾全部底定哈密屬臣德都摩塔圖古哩克地不必復設汛哨其仍給回民爲世業薩拉爾自伊犁歸吐魯番莽噶里克迎告曰噶爾藏多爾濟等盟俟擒阿睦爾撒納將以子諾爾布琳爲轄四衛拉特抗天朝師薩拉爾以聞

詔勿遠聽回人言。滋疑慮。尋陝甘總督黃廷桂獻額敏和卓繪吐魯番圖。奏吐魯番不復有蒙古裔。瓜州回民願歸故土。請視舊納準噶爾賦為貢額。

詔俟厄魯特靖乃徙復。

諭曰。伊等進方物。若原係噶爾丹策凌之人。今伊犁既定。自應充作貢賦。如係噶爾藏多爾濟及巴雅爾等所屬。此番遷回故土。應仍歸伊等管轄。方為允協。已而阿睦爾撒納竄哈薩克。

詔徙瓜州回眾歸魯克沁。莽噶里克請偕弟額什里木子呢雅斯入覲。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嶽山房

詔留視牧。以子弟一人代。莽噶里克遣子白和卓至。且請視額敏和卓例。編置旗隊。

允之。授公爵。軍機大臣議奏吐魯番東界自闕展至喀喇和卓。令額敏和卓轄。西界自伊拉里克至阿斯塔克。令莽噶里克轄。又額敏和卓請給麥種千石。俟來歲倍納租。自第三年始。每年納四千石。莽噶里克如之。應各酌賞示勵。又額敏和卓請設汎札里布拉克塔呼納呼齊克塔木闕展五邑。每汎兵五馬十。請莽噶里克并設汎伊拉里克諸邑。

從之。未幾噶爾藏多爾濟以巴雅爾叛告。甯夏將軍和

起攜索倫兵百往剿。檄額敏和卓莽噶里克兵集闕展。而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布魯古特台吉呢瑪陰應巴雅爾。詭以兵千五百會和起望兵至。疑之。遣莽噶里克往偵。莽噶里克給曰。我兵也。逾時呢瑪等操戈前。莽噶里克自後謀。和起偕從兵百死之。將擒額敏和卓。莽噶里克謂厄魯特眾曰。此回人也。乃釋歸魯克沁。莽噶里克旋召之不赴。遣告變。

諭曰。額敏和卓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報信。朕甚嘉予。伊身在賊中。實深軫念。現在甫從瓜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整理。豈有擒賊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嶽山房

克。固屬甚善。俟奏凱後。其地交伊管轄。倘力有不能。准將駐劄地方。嚴加防範。靜俟內地大兵前往。即可勘定。額敏和卓尋遣子素賚璠至哈密。稱固禦賊。乞大軍援。哈密札薩克貝子玉素卜以聞。

諭曰。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其子素賚璠著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安西提督傅魁著選兵五百。帶同素賚璠馳赴額敏和卓游牧。應援。倘兵力不足。即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至哈密。俟大兵到彼。再行辦理。會白和卓入覲。旋抵哈密。玉素卜偕副將祖雲龍議擒之。達書額敏和卓令決剿賊計。

獎賜幣復

詔簡所部兵三百援吐魯番。謀者尋以噶爾藏多爾濟及從子札納噶爾布叛附呢瑪召莽噶里克。莽噶里克不從。且遣兵助額敏和卓告。

諭駐防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曰。此不過伊子白和卓未歸。謬為恭順之狀。未可輕信。已令傅魁領兵會同額敏和卓密商辦理。仍著傅諭傅魁。俟見莽噶里克時。即諭知伊子現在肅州。并未加罪。伊或親赴肅州。即行解京。候朕辦理。

二十二年春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諭曰。前降旨令傅魁領兵擒莽噶里克。後留兵駐吐魯番。俟大兵至。進剿厄魯特逆賊。今思莽噶里克就擒之後。其地即給額敏和卓管轄。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尚須時日。額敏和卓轉不無供應兵丁之費。非所以示體恤。著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飭知額敏和卓。如辦理莽噶里克事竣。會同伊所屬回人。力足以擒剿巴雅爾。即令其同傅魁領兵辦理。否則即將內地兵全行撤回。不必在彼駐劄。倘額敏和卓懇請留兵一二百名。以為聲援。亦從其便。傅魁兵次鹽池。莽噶里克攜厄魯特俘一。馘十二。迎告曰。厄魯特虐我甚。我子入覲。

不即歸。以故擒獻厄魯特賊。且將迎我子。傅魁欲張討賊功。遂不執獻。磔莽噶里克及從者十九人。詭稱道遇莽噶里克。擊斬三十三級。

上以賊迎赴我軍。且從者寡。不俘獻。反聚殲之。必詐。詔械傅魁至。廷訊。悉欺罔狀。予辟。宥白和卓罪。自吐魯番取其妻默里克及弟托克托納咱爾等至。隸蒙古正白旗。後白和卓任三等侍衛。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莽噶里克既死。額敏和卓自魯克沁馳赴吐魯番。擒斬其從逆宰桑十餘人。

詔徙居吐魯番。兼轄莽噶里克屬戶五百餘。請遣子素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資瑞入覲。謝

賜傅恩

詔馳驛至。會逆回霍集占。詭使入覲。額敏和卓遵

旨。將遺屬赴葉爾羌。書示莽噶里克獲罪誅。吐魯番歸已轄。故令霍集占悔罪內附。以噶爾藏多爾濟等不果往。大軍剿之。敗遁。其屬回沙呼里唐噶塔爾等。攜戶百餘。走魯克沁。

詔隸吐魯番札薩克

諭曰。伊等久為噶爾藏多爾濟屬。倘有潛通噶爾藏多爾濟之事。乘間逃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俱未可定。著

額敏和卓加意防範。如尙屬安靜。即令其種地謀生。形迹稍有可疑。即奏聞請旨辦理。有沙拉斯瑪呼斯者。準噶爾二十四鄂拓克之二也。居喀喇沙爾之海杜河西。以庫爾勒伯克托克托鄰牧掠之。托克托孛弟阿卜都賚子色提克由羅卜諾爾走吐魯番。請內附。授散秩大臣。秩二品。其屬瑪木特托爾岱。尋攜庫爾勒眾百餘至。詔隸吐魯番。有潛遁者誅之。秋。以逆回霍集占布拉呢敦。叛據葉爾羌喀什噶爾。議遣大兵討之。

諭額敏和卓曰。布拉呢敦霍集占二賊。前被準噶爾囚繫。朕特加恩。俾仍領舊部。乃負恩黨逆。戕害我副都統。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筭嶽山房

阿敏道。其罪必不可追。然皆一賊狡謀。其脇從回眾。尙屬可宥。爾受朕厚恩。且係回部族望。爲眾所信。若能設計誘擒。或使回眾離心。執獻二賊。更可不勞師旅。爾即酌量辦理。若必需用兵若干。應於何時進剿。爾即據所見密奏。額敏和卓密疏賊情形至。

諭嘉之。授領隊大臣。時喀喇沙爾之沙拉斯瑪呼斯等賊。以徙牧叛遁。額敏和卓遵諭遣謀喀喇沙爾。復以俟謀至。遣兵恐不及期。自率兵赴托克遜以待。獎協機宜。賜幣復。

諭曰。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時。雖有將軍大臣。而回部情形。爾所熟悉。將命爾參贊軍務。在前隊行走。爾其益體朕恩。實心奮勉。以奏膚功。永膺懋賞。額敏和卓偵喀喇沙爾無賊蹤。遣謀呼嚕木什和羅。復自請從戶部侍郎阿里袞軍剿賊。

詔賜貝勒品級。廩給視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從阿里袞由阿思罕布拉克和什特勒克路。擒瑪哈沁二百餘於塔木順和爾納木噶。復馳赴呼嚕木什和羅。將抵肯色嶺。謀賊誘戕。我都統滿福。遁哈喇和落。尾擊之。賊絕嶺道。走庫車。阿里袞屯庫爾勒。額敏和卓屯哈喇和落。遣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筭嶽山房

使檄索之。不達。二十三年春。玉素卜請以所部兵。從大軍效力。詔授領隊大臣。

諭曰。玉素卜係回部望族。今聞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情愿率兵效力。深可嘉獎。著照所請。同雅爾哈善額敏和卓前往。所有應得分例。照蒙古貝子例給賞。回兵照綠旗兵丁例給賞。果能奮勉剿賊。朕將格外施恩。會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奏。俟取庫車烏什阿克蘇等城。以從軍之庫車伯克鄂對等駐其地。諭曰。回人性情。雖不同厄魯特。而近年與厄魯特雜處。

不免漸染習氣。未可深信。取庫車等城後。伯克鄂對等亦不當專令看守。其聽玉素卜節制。

授額敏和卓參贊大臣。從雅爾哈善剿賊。

詔雅爾哈善偵霍集斯。若仍居圖爾瑪。傳示之曰。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

皇上卽施恩賞賚。尙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俱已平定。領兵前來。專爲問兩和卓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自必永承恩澤。額敏和卓將進兵庫車。偵沙拉斯等賊。由庫車遁葉爾羌。復自哈喇和落旋兵呼爾塔克路。剿瑪哈沁。馬疲乃返。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申命歸吐魯番。借雅爾哈善定議。視貝勒秩。設長史護衛司儀等員。復

諭雅爾哈善資額敏和卓謀。勿岐視。且令酌以回兵。從如數減綠旗兵額。易給糧騎。額敏和卓偵霍集斯。仍舊居烏什。告雅爾哈善曰。霍集斯勢埒兩和卓。若遣使往問。或成功速。雅爾哈善以聞。不署額敏和卓名。

諭曰。招撫伯克霍集斯等。頗合機宜。但額敏和卓既爲參贊大臣。卽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見。又

諭以大軍抵烏什。霍集斯自必歸誠。夏四月。授額敏和卓多羅貝勒。仍兼參贊大臣。

諭曰。進取回部。自可立奏膚功。但擒獲逆酋後。仍令選本處伯克。令其辦事。伊等俱係新附。恐一時難知賢否。且伊犁駐兵屯田。關係甚重。亦宜豫爲籌畫。從前伊犁田畝。皆回人耕種。今俟回城平定。卽將回人酌量遷移。與綠營兵錯處。額敏和卓係回部望族。應同將軍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嫻習。主客相安。再回吐魯番。方爲有益。至一切進剿機宜。額敏和卓頗屬實心效力。嗣後益加奮勉。策勳懋賞。朕將疊沛殊恩。五月。大軍分道進剿。有瑪哈沁。自庫爾勒路。掠解軍鉛藥。上以庫爾勒距吐魯番近。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溪山房

詔素賚瑞攜兵駐清臺路。額敏和卓以回兵從雅爾哈善抵庫車城。戶部侍郎阿里袞剿沙拉斯瑪呼斯賊。兵亦抵羅卜諾爾。羅卜諾爾舊有戶二千餘。內附後。不卽徙。準噶爾虐其眾。因奔徙阿克蘇。多倫諸城。存者六百餘。聞大軍擒達瓦齊。遣使貢鶴。抵吐魯番。值莽噶里克叛。不達。至是伯克哈什哈呢雅斯呼里等。獻戶籍請降。阿里袞慰令暫隸吐魯番轄。雅爾哈善兵驟進。賊自堞施礮。額敏和卓傷右額。退誓曰。我受聖恩厚。必舍身力戰。奏至。頒賜御用佩飾銀千兩。

諭曰朕因額敏和卓老成諳練故命其參贊軍務并非欲伊身在行間親當矢石也今聞奮勇得傷深為軫念嗣後惟盡心協力相機辦理不可冒險攻戰致有疏虞復

飭責雅爾哈善曰豈有同為大臣而聽其捨身攻戰不行勸阻之理尋額敏和卓懇痊射諭降書入庫車城賊不應逆黨阿卜都克勒木白阿克蘇來援額敏和卓玉素卜等敗之

獎賜御用佩飾霍集占親攜兵五千餘援庫車復大敗之獲其纛二額敏和卓識為霍集占纛也沙雅爾舊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天

筠溪山房

城伯克瑪哈默第遣子阿三和卓乞降告霍集占已入庫車而遁額敏和卓以雅爾哈善不設備故錄狀聞先是議以額敏和卓從定邊將軍兆惠赴沙拉伯勒剿厄魯特逸賊次及逆回

諭曰額敏和卓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兆惠務宜優待以收其益尋議分道進兵額敏和卓奏自沙拉伯克取道巴達勒達喀什噶爾取道穆素爾嶺達阿克蘇然皆險徑別有間道臣遣使赴兆惠軍為導

詔兆惠俟剿厄魯特靖移師赴回部或不及可詢額敏和卓審屯要隘防霍集占等竄至是

飭責雅爾哈善縱賊罪以兆惠代將其軍復諭曰額敏和卓係回人雖與雅爾哈善不同亦不得謂無過念其素能出力姑從寬貸用觀後效即在兆惠隊內行走庫車伯克鄂對初從雅爾哈善軍授散秩大臣

賜孔雀領時逆黨阿卜都克勒木為庫車阿奇木伯克鄂對戚屬殲焉大軍抵庫車鄂對以世居悉形勝告副都統順德訥兵屯城外林中賊至不敢爭閉城旬餘鄂對告雅爾哈善曰庫車城甚固請設雲梯絕水道困之且必將有援至城東南達庫爾喀喇沙爾路可無虞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天

筠溪山房

北達賽哩木有沙勒達朗鄂斯克伯什二隘遣健卒塞以石賊必不能越西達沙雅爾有鄂根河水盛可乘舟至東由雅哈托和鼐托木羅克達賽哩木諸城請兵備焉雅爾哈善遣防各隘阿卜都克勒木弟阿卜都哈里克挈賊二千餘襲托木羅克路擊敗之

諭曰鄂對熟悉要隘豫籌防範現在有攻克回城可即授為伯克復以霍集占攜賊五千餘自鄂根河抵庫車為我軍所敗

詔賜鄂對及子鄂斯璫銀幣時霍集占已入庫車我軍不知翼日賊啟門出抗鄂對請以兵屯鄂根河邊賊竄

路雅爾哈善不從。霍集占逸。乃克庫車鄂對以子鄂斯
璪偕伊勒噶爾伯克等。理庫車務。領沙雅爾。而自率兵
赴阿克蘇。兆惠代雅爾哈善。察鄂對可任事。疏請授阿
克蘇阿奇木伯克。以舊伯克頗拉特巴巴克等佐之。秋
軍校瑚圖禮俘賊黨阿里至。

上詢悉雅爾哈善不善用羣策狀。

旨慰額敏和卓。賜三眼孔雀翎。賽哩木沙雅爾回人乞
降。玉素卜撫其眾。攜徙軍營近地。願留者以戶籍獻。八
月。克庫車雅爾哈善令玉素卜駐其地。進兵阿克蘇。阿
克蘇亦降。兆惠檄玉素卜駐阿克蘇。遂進烏什。招霍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四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四

筠溪山房

素資璪歸復

諭辦理屯田侍郎永貴酌給所部牧畜。俾得盡力耕作。
大軍抵葉爾羌。逆賊抗於喀喇烏蘇。額敏和卓等固拒
之。所屬護衛錫丕呢雅斯等。並奮擊被傷。時駐烏什兵
僅二百五十餘。玉素卜檄阿克蘇兵五百。赴烏什防變。
復謀徵布魯特兵。攻喀什噶爾。分葉爾羌賊勢。聞烏魯
特特穆爾居烏什。爲布魯特屬。
詔給糧馬茶幣。令侍衛布占泰攜往。烏魯特等欣躍就
道。

諭曰。玉素卜辦理軍營。駐守烏什。俱能悉心奮勉。甚屬
可嘉。著加恩賜給貝勒品級。復以輸駝馬。助阿克蘇援
喀喇烏蘇兵。

詔如值給并

賜額敏和卓郡王品級。紅寶石頂。四團龍服。錫丕呢雅
斯等並

賜翎頂。兆惠之進兵葉爾羌也。遣鄂對偕侍衛噶布舒
齊凌札卜等。赴和闐六城。抵額里齊。伯克等以城獻。哈
喇哈什玉隴哈什塔克齊爾拉克雅爾諸城間之。相繼
降。鄂對令諸伯克使奉書赴葉爾羌軍。而自以書達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四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四

筠溪山房

克蘇。其妻居阿克蘇城。輸布及裘。助駐防兵。

詔授鄂對內大臣。而賊眾抗大軍於喀喇烏蘇。和闐軍
書再不達。鄂對將往援。偵賊襲和闐。遣使馳告阿克蘇。
參贊大臣舒赫德。集諸路兵。分援喀喇烏蘇。和闐鄂對
妻以馬百助軍。鄂對復以和闐集兵千。備羊及糗。爲禦
賊計。

諭曰。鄂對自隨軍以來。諸事奮勉。此次尤徵誠惻。著加
恩賞給公品級。旣而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等。往來額里
齊。哈喇哈什間。鄂對檄伯克等固拒。書六城伯克名。及
戶畜數。達阿克蘇。援兵至。遣赴諸城。賊復布僞檄。脇眾

鄂對再遣使告阿克蘇以兵寡遣卒二百往援鄂對妻
偕伯克等合屬五十人齎糧從鄂對檄諸城曰大兵將
至可固待時參贊大臣舒赫德自阿克蘇以兵赴援喀
喇烏蘇道遇降者托克托默特詰為霍集斯弟阿卜都
里木屬告霍集占乞和軍門額敏和卓偕兆惠議斥小
醜安敢以和為辭

上聞而嘉之

詔賜御用佩飾蓋至是凡三錫矣先是布拉呢敦自伊
犁歸善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倚任之霍集占萌逆謀
懼霍集斯族強或圖已析其昆弟子姓居各城以霍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滌山房

斯為和闐伯克其長子漢咱帕爾為烏什伯克以阿卜
都伯克為葉爾羌伯克其子阿布薩塔爾為阿克蘇伯
克行兵則攜以從霍集斯畏威強附之及大軍圍庫車
霍集占往援入其城令霍集斯駐阿克蘇以待已復出
庫車走阿克蘇將徙眾赴烏什阿克蘇閉城不納乃令
霍集斯及阿布薩塔爾脇城外數百戶走烏什霍集斯
陰約烏什諸頭目延霍集占入飲而縛之霍集占疑詐
霍集斯請自召烏什眾徙喀什噶爾甫入城以兵拒霍
集占懼逃大軍克庫車兆惠代雅爾哈善為將軍進抵
阿克蘇偵霍集斯及子漢咱帕爾居烏什馳檄召降軍

繼進抵哲爾格哲克霍集斯遣次子呼岱巴爾氏獻降
書翼日軍抵烏什霍集斯迎謁納戶籍五千口二萬餘
兆惠慰諭之詰進兵道霍集斯曰烏什赴喀什噶爾徑
險且霍集占必由葉爾羌道往温都斯坦喀喇土伯特
巴達克山諸部即竄喀什噶爾而布魯特安集延與之
仇必不敢經其地大軍往取葉爾羌擒之易兆惠因偕
諸將定議赴葉爾羌霍集斯請從軍以子漢咱帕爾入
覲遣從弟額敏都霍什提卜齎檄赴葉爾羌招降其兄
阿卜都伯克

詔封公品級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三

筠滌山房

賜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裘服佩飾
諭曰霍集斯有擒獻達瓦齊之功今又歸誠畫策深為
嘉悅若能擒獲霍集占必晉加爵賞至從賊人內有霍
集斯之兄姪此時若自拔來歸應加恩賞即後時降附
亦為寬貸而霍集占以霍集斯內附禁阿卜都伯克父
子及其戚族揚稱霍集斯雖降已被戮
上聞之諭曰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飾詞惑眾自
應明白曉示或令回眾目視至霍集占將阿卜都伯克
等拘禁可見霍集斯從前降附之心甚誠著兆惠傳旨
撫慰仍加恩賞緞六端軍營一切事宜向伊商辦以收

其用大軍抵葉爾羌。霍集斯告曰：賊建臺各城隅，望我軍至，輒施礮。迺臺及城皆坎地設伏，當謹備之。以故我攻城兵無少損。霍集斯復厲從卒擊賊。

諭曰：霍集斯甫經歸順，卽率屬奮勉，殊可嘉尚。著加恩封固山貝子品級。復以其族阿里木、摩羅和卓等擊賊被傷。

獎賜翎頂，旣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霍集斯等固拒之，賊不敢逼我壘。

詔晉封固山貝子，加貝勒品級。

賜四團龍服。有薩拉阿琿者，居葉爾羌，其弟穆遜阿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五

醫 鈞嶽山房

居烏什。霍集占遣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由阿克蘇達穆

遜阿琿爲我軍擒。呼岱巴爾氏禁穆遜阿琿戚屬，告烏

什眾勿驚懼。

諭曰：呼岱巴爾氏之父霍集斯效力軍營，伊復通曉事

體，深用嘉悅。著加恩授爲內大臣，賞戴孔雀翎，會漠咱

帕爾至京。

召覲於乾清宮。

賜公品級。

賚冠服。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六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回部要略二

二十四年春

詔漠咱帕爾豫朝正宴。

賜觀上元燈。

賚漠咱帕爾及從至伯克等銀幣有差，遣歸烏什。復以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鈞嶽山房

霍集斯妻偕子呼岱巴爾氏輸馬四十，助援喀喇烏蘇

軍。

諭嘉之，護衛錫丕呢雅斯等傷痊，固請從剿。

詔賞給銀幣，素賚璫偕弟協理伯克茂薩獻馬百助軍。

上念所部甫徙，牲畜或不給。

詔歸之，仍傳。

旨獎急公。阿克蘇援兵至，喀喇烏蘇圍解。額敏和卓等

還阿克蘇，有資資者，偵瑪哈沁越阿克蘇遁，偕索倫卒

擒之。

詔給俘額敏和卓，霍集斯請赴烏什集馬。

詔酌資初和什克避霍集占走布魯特依阿特巴什鄂拓克長明伊勒哈至是布占泰復赴布魯特徵兵和什克乃偕明伊勒哈謁兆惠軍請降兆惠詰進兵道和什克曰霍集占昆弟善霍罕額爾德尼伯克大軍迫將竄往喀什噶爾西岐道三請先據之兆惠因檄霍罕勿助逆時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屯和闐兆惠議分道進兵一由阿克蘇攻喀什噶爾一由和闐攻葉爾羌和什克復繪圖告曰喀什噶爾西由鄂坡勒達霍罕敏珠爾嶺由玉斯圖阿喇圖什達安集延額德格訥諸部請示檄防賊竄兆惠悉如言夏進兵喀什噶爾以和克什及色提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二

筠溪山房

卜阿勒氏為導兆惠遵

旨詢霍集斯由烏什進兵喀什噶爾道告曰烏什距喀什噶爾近然道多石且乏水泉不若由阿克蘇時賊圍和闐城急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及富德後先以兵援霍集斯自烏什馳會之和闐圍解

上以霍集斯舊轄其地

詔授總管和闐六城阿奇木伯克富德復遵旨詢由和闐進兵葉爾羌道霍集斯告曰伊里齊達呼爾璊取水艱甚不雅勒瑪至固璊雖有水草而塞爾勒克楚魯克通阿里克諸站多沙磧馬行易疲且距溫都

斯坦道遠賊乘閒竄不及禦請由丕雅勒瑪池南行水草足且便休息富德議如言霍集斯請遣和闐六城伯克赴喀什噶爾招降布拉呢敦懼事不效或累已富德以聞

諭曰霍集斯感激朕恩招降以離賊黨深可嘉悅著加恩賞給緞匹至伊輪誠效策果如所算自必加恩萬一布拉呢敦執迷不悟於霍集斯何與時額敏都霍什提卜等私以霍集斯招降阿卜都伯克故告霍集占霍集占戕阿卜都伯克阿卜都里木等且知大軍將至偕布拉呢敦棄城竄霍集斯從富德軍由葉爾羌尾擊之敗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諸阿爾楚爾賊遁伊西洱庫爾官軍分隊擊霍集斯偕阿克蘇伯克鄂對等執燾呼曰降者生其屬阿里木立燾前中賊斃死霍集斯呼愈壯回眾聞聲趨至乞降者萬餘霍集占等以兵阻之不得遁巴達克山

諭曰伯克霍集斯之兄弟諸子多為霍集占戕害深可憫惻伊此次亦屬奮勉著加恩晉封多羅貝勒

賜恤阿里木及從霍集斯兵弁銀幣有葉爾羌回人額色尹者號額爾克和卓其始祖曰派罕帕爾世為回部長居葉爾羌領其族統稱和卓猶蒙古族統稱台吉也策妄阿拉布坦侵葉爾羌掠其族置吐魯番尋以吐

魯番內附。復脇徙伊犁。大軍定準噶爾。額色尹等乞降。霍集占其族也。復脇自伊犁歸葉爾羌。額色尹不從。避徙布魯特安集延諸部。弟帕爾薩及兄子馮木特圖爾都從之。霍集占與布魯特仇。以兵索之。不得。及聞大軍抵葉爾羌。額色尹偕圖爾都及布魯特之呼什齊鄂拓克長納喇巴圖。以兵攻喀什噶爾。襲英吉沙爾諸邑。布占泰徵兵至阿特巴什。其長明伊勒哈。以兵寡辭。布占泰歸。謀布拉呢敦將自喀什噶爾援葉爾羌。聞布魯特兵襲其邑。疑與大軍應。懼不敢逼。喀喇烏蘇圍。則未知為布魯特何鄂拓克也。至是馮木特謁兆惠軍。告以故。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四 筠滌山房

且稱額色尹集兵納喇巴圖。待我軍檄。兆惠傳旨獎給幣。額色尹尋以兵至。道遇賊百餘。擊之。獲纛一。獻軍門。兆惠慰諭之。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等。以兵九百。援和闐。鄂對啓額里齊城。迎赴哈喇哈什。擊賊於博羅齊。敗之。諸城傳檄定。遣其妻兄阿璠伯克馳告阿克蘇。會富德至。鄂對遣從子阿卜都爾璠攜六城伯克遠迎。捷聞。

嘉鄂對固守和闐功。封輔國公。遣歸阿克蘇。授阿卜都爾璠三等侍衛。時議兆惠富德軍分道進。諭曰。鄂對效力軍前。已將二載。自當稍為休息。聞伊行

裝為賊所掠。甚可軫念。著賞銀二百兩。在阿克蘇辦事。命下兆惠奏鄂對固請從軍。

詔倍發裝資。賊竄鄂對抵喀什噶爾。會富德軍擊之。敗諸阿爾楚爾。賊遁巴達克山。富德遣鄂對攜降眾歸喀什噶爾。

諭嘉其奮勇。晉封固山貝子。額敏和卓以喀什噶爾麥方熟。遣子協理台吉茂薩先馳入城。收糧濟軍食。詔賞茂薩公品級。大軍至。兆惠以茂薩理阿奇木伯克務。遣額敏和卓赴葉爾羌。撫其眾。

諭曰。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乃回人根本。補授阿奇木伯克甚為緊要。朕意欲以額敏和卓管葉爾羌。以玉素卜管喀什噶爾。有此等舊人在彼。始堪倚任。俟大功告成後。辦理霍集占既竄。有布魯特兵攻喀什噶爾之布喇村。額色尹亟遣屬從侍衛成果檄止之。曰。葉爾羌喀什噶爾已定。若復進兵。是抗大軍也。布魯特兵乃還。兆惠遣額色尹等入覲。

上以其為派罕帕爾裔。詔封額色尹輔國公。圖爾都馮木特札薩克一等台吉。額色尹奏幸為天朝臣僕。安置惟命。詔留京師。并傳。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五 筠滌山房

諭兆惠將伊等家口送京與聚處時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不即以布拉呢敦等獻其鄰部山東曰博羅爾山北曰幹罕霍集斯遣使招降兩部并告素勒坦沙曰若不獻逆當移軍討之冬十月巴達克山函獻霍集占首

諭曰霍集斯自進兵以來竭盡所知諸務奮勉協同將軍大臣等克蕪大事甚屬可嘉自當錫予優渥著加恩給郡王品級又

諭曰玉素卜雖未與將軍大臣等向在軍壘但駐劄烏什辦理諸事亦極奮勉著加恩賞給郡王品級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六 筠溪山房

詔入覲伯克等四十四人以玉素卜借貝勒霍集斯領之復

諭曰額敏和卓玉素卜俱著勞績此時若同來則回部經理乏人額敏和卓著加恩晉封郡王駐葉爾羌辦事十二月復

諭曰現在大功告成自應令額敏和卓還家但葉爾羌等城俱屬新附必得熟悉回部老成歷練之人駐劄辦理額敏和卓以舊人效力軍營頗著勞績深悉機宜是以暫令留駐但伊數年來已久離家室若仍令其隻身居外朕心深為軫念可傳諭量攜家口暫行駐劄俟諸

事就緒即可復回議撤哈密駐防兵二千以靖逆衛兵二百瓜州兵三百移置哈密黃墩營兵二百移置塔勒納沁隸哈密副將轄將徙多倫回眾於喀喇沙爾素賚瑞赴布古爾庫爾勒度引水溉田分地定居諸務獎賜銀幣

二十五年先是軍所疏劾霍集斯議烏什賦請如舊例征十一別無他貢額憾阿克蘇伯克鄂對議事輒不協善阿什默特乞司和闐六城伯克務葉爾羌諸城頭目私饋受不辭知吐魯番札薩克額敏和卓封郡王爵故以伯克稱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七 筠溪山房

諭兆惠富德等曰霍集斯或不過恃功率意即暫示包容如情形叵測亦不得姑息從事霍集斯自巴達克山還請從凱師入朝約兆惠等待阿克蘇赴烏什俟裝如期會以第三子托克托索不從舒赫德等遵旨將霍集斯擊赴京

諭曰前霍集斯葉爾羌被圍時殊為勞苦往巴達克山亦頗效力但仍令其居於舊地究屬未便俟伊到京時再酌量從優安置伊子漠咱帕爾啓程亦不必照厄魯特宰桑之例仍與前次入京一體辦理舒赫德等當善為慰遣至伊等起程後所查霍集斯家口不妨明白曉

示以霍集斯蒙恩旨留京來取家屬團聚務宜供給饒裕加意照看蓋伊非獲罪之人籍沒家產者可比所有蓄積俱一同辦送仍約束兵丁回人毋許妄行偷竊其田園房屋亦應變價給賞以資生計至是復以烏什伯克阿璉等訐霍集斯父子虐部眾請以薩里代

諭曰烏什回人等訐告霍集斯父子虐部眾經辦事大臣等具奏朕以霍集斯抒誠效力所有過失皆從前陋習若遽行治罪心有不忍但仍令其管轄所屬則上下猜忌不能相安無事即如準噶爾人等亦因聚斂成仇上既凌暴下亦憤恨互相侵噬以底滅亡可為明鑒因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八

筠溪山房

欲將霍集斯父子優其廩祿安置京師而各城頭目亦自知所懲創悛改舊習恐愚頑無識之徒因此遂長才風撫拾已往之事公行訐告或伊什幹等圖得阿奇木之缺或所屬人等妄生事端挾制總管大干法紀嗣後有似此者非但不行辦理仍究明情節重治其罪斷不寬宥爾等知此惟期上下相安勤於生業勉為良善永享昇平又

諭薩里曰薩里果行走奮勉應再行酌量加恩若即授為阿奇木則奸險之徒羣以陷人奪缺為得計矣玉素卜霍集斯鄂對等至京

召謁於正大光明殿
賚章服飲至豐澤園

賜銀幣以烏什為回部要地

詔玉素卜弟阿卜都拉任烏什阿奇木伯克從霍集斯入覲之伯克等將歸

詔宣示烏什訐霍集斯狀霍集斯奏烏什怨臣甚臣蒙恩釋罪請留居京師

慰允之

諭曰霍集斯懇請留京意殊誠切著照所請厚為資給安置京師但見其先世墳墓遠隔故鄉著加恩將伊幼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九

筠溪山房

子托克托索丕遣回阿克蘇以供祭掃其烏什所有田產即行變價在阿克蘇置業賞給托克托索丕承管著舒赫德等遵照辦理仍傳諭該處回眾俾咸知朕恩和什克亦疏列和闐哈喇哈什葉爾羌沙古則里諸邑屬產詔易值留和闐瞻其戚屬

詔諸有勞績者並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辭額敏和卓圖曰吐魯番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轉移霍集斯圖曰奉元帥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鄂對圖曰平

伊犁時歸順勤王。回部傑出其心允良。往諭和闐。被圍三月。共鳴布舒。全守卓越。時阿克蘇伊什幹伯克頗拉特。覬阿奇木伯克。慫回眾薦已。許鄂對。舒赫德斥之。疏聞。

諭曰。回人猜忌擠排。乃其舊習。自當嚴為杜絕。鄂對果不勝任。亦不當因頗拉特之言。遽行斥革。且鄂對即因此獲咎。而頗拉特藉端聳眾。希圖代任之罪。亦應察究。斷無墮其謫計。竟授為阿奇木之理。復以阿克蘇許鄂對。若歸令仍舊職。將不安。

詔調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輔國公和什克額色尹。一等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

筠溪山房

台吉瑪木特圖爾都哈什木。二等台吉阿伯都爾璠。三等台吉帕爾薩等。先後入覲。哈什木者。本元太祖裔。元太祖定西北諸部。遣王駙馬等分領之。次子察哈岱居伊犁。兼轄吐魯番回眾。十傳後。遂棄蒙古俗。習回教。徙居吐魯番。不復有伊犁地。康熙末。討準噶爾。哈什木兄莽蘇爾。迎獻駝馬。策妄阿喇布坦惡而禁諸哈喇沙爾。定北將軍班第。定準噶爾。莽蘇爾乞降。議遣轄吐魯番舊屬。會阿睦爾撒納叛。道梗不得達。至是定諸回城。乃獲莽蘇爾及哈什木。

上以其為元太祖裔。並授一等台吉。與和什克等。並留

京師。統隸蒙古正白旗。視應得俸銀。給祿米資贍。鄂對抵葉爾羌。伊什幹伯克阿卜都喇伊木等。復許鄂對嗜飲。且躁妄不稱職狀。首列阿瑛名。

詔曉示各城回人。諸事嗣聽阿奇木伯克理。阿瑛勿妄豫。辦事都統新柱。疏鄂對及阿卜都喇伊木有隙。恐誤公。

諭曰。回人性多疑懼。若為之隱覆。恐伊等更覺不安。朕意竟將伊等傳集眾前。分別是非。加以訓飭。庶鄂對不致猜疑。阿卜都喇伊木亦不妄行防備。悔悟之後。和衷共事。自無掣肘之虞。後阿卜都喇伊木以不獲阿奇木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一

筠溪山房

伯克。私與霍罕額爾德尼伯克謀逆。事覺論誅。霍集斯疏列和闐戶產。及吐魯番舊屬。

詔給托克托索不。會漠咱帕爾行。至沙泉子。疾。

詔醫視。俟痊復。乃就道。復

命霍集斯寄之書。令善自攝。疾痊。偕呼岱巴爾氏至。

詔與其父聚處。額敏都霍什提卜亦逮至。

上以霍集斯戚族故。

詔免死。給廣東福建駐防兵。夏四月。吏部侍郎副都統

海明。遵

旨。赴葉爾羌辦事。

諭曰海明係內地大臣。奏事列名。應在額敏和卓前。但
不可以名居前列。卽輕視額敏和卓。額敏和卓老成諳
練。辦理一切事宜。當與和衷商酌。時議設伊犁阿奇木
伯克轄屯田回民。

詔以茂薩任之。鄂斯瑞議借沙雅爾賽哩木拜城諸伯
克。備糧四萬餘。運赴伊犁。助回民屯務。

詔獎賚之。旋遣兵往護。道由阿克蘇。達海努克薩里輪
馬三十四。助理臺務。

詔如例給值。復優賚之。俟有伊什幹伯克等缺補授。會
喀什噶爾商伯克邁喇木派蘇巴特伯克呢雅斯等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一

筠溪山房

掠庫勒塔里木諸汎色提卜阿勒氏自英吉沙爾聞之。
以伯什克勒木派蘇巴特爲賊巢。偕提督楊甯往剿。擒
斬賊黨。茂薩亦從參贊大臣阿里袞剿賊。派蘇巴特由
薩林都道和羅木魯克尾之。賊方炊。以兵掩擒。

詔封茂薩輔國公。授色提卜阿勒氏散秩大臣。

諭曰色提卜阿勒氏前隨兆惠進兵。甚屬勤慎。此次著
有勞績。著加恩授散秩大臣。尋

賜二品頂帶。時英吉沙爾阿奇木伯克索勒屯和卓入
覲。以色提卜阿勒氏代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復

遣理派蘇巴特阿奇伯克務。以其弟阿克伯克代

理英吉沙爾。有阿卜都喇伊木者。霍集占逆屬也。初爲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聞大軍至。請降。

詔宥其從逆罪。授葉爾羌伊什幹伯克。至是偕噶岱默
特等入覲。旋逆賊僞檄達葉爾羌。約爲應。阿卜都喇伊

木懼首之。噶岱默特語參贊大臣舒赫德曰。阿卜都喇
伊木等。聞賊倡亂。不無疑懼。請防之。舒赫德以聞。時叛

賊呢雅斯等就擒。阿卜都喇伊木族無附逆。
諭曰噶岱默特心有所疑。卽行稟告。具見悃誠。但阿卜

都喇伊木等。係初次入覲。轉回之人。且邁喇木等黨與
內。並無伊子弟名目。若以曾經霍集占委用。遂懼其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三

筠溪山房

覆。則恐於伊等不無屈抑。而回眾更生疑懼。著舒赫德
密諭噶岱默特。以天朝法度。惟顯犯罪惡。始行懲治。從
不無故猜疑。致有屈抑。但爾誠意可嘉。恩旨深爲獎許。

并明白曉示。阿卜都喇伊木云。爾等係入覲之人。不但
未知賊匪倡亂之事。卽子弟等亦全無附和者。皇上已

洞鑒情形。與爾等無涉。嗣後惟當矢心報效。以期永承
恩澤。曉示後。仍令照舊辦事。秋。霍集斯偕輔國公和什
克危

蹕木蘭行圍。蒙古札薩克等進宴。陳詐馬什榜。教駢諸
戲。

詔霍集斯列觀旋

蹕避暑山莊

命觀燈火與燕萬樹園冬葉爾羌伯克鄂對喀什噶爾伯克噶岱默特和闐伯克阿什默特等許額敏和卓從通事等虐回眾參贊大臣舒赫德察其誣飭責之鄂對等謝罪奏至

諭曰回人積習相沿彼此猜嫌譏毀惟在駐劄大臣持平守正嚴加約束著舒赫德曉示葉爾羌喀什噶爾回眾云大皇帝用人不過因材器使即如茂薩先因喀什噶爾需員辦事故加委任今伊犁駐兵屯田又將伊補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四

筠溪山房

授阿奇木並非常在喀什噶爾爾等何得造言誣謗至通事等皆哈密吐魯番之人若盡行裁革轉致無所見聞且此番許告呈詞實屬奸狡之徒所構嗣後通事等若敢苛累回人亦即從重辦理以示懲創葉爾羌諸城伯克以年班至

駕幸瀛臺踞列西華門外凡三十三人薩里居班首

上慰問之

賜尚方食

召親於重華宮

賜茶果翼日

御西廠幄次燕朝正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伯克等霍集斯等並豫是歲吐魯番副管旗章京呼岱巴爾氏參領瑪哲克勒木佐領瑪木特克勒木護衛阿瑞密喇木驍騎校蘇爾等以剿邁喇木呢雅斯功並得優資回情暢洽

二十六年春二月

遣薩里等歸牧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肅州威魯堡安置吐魯番回民計二百五十戶墾地萬五千三百六十餘畝戶口日增地畝有限請遣千戶珈如拉等歸吐魯番詔廷議尋奏肅州回民較初附增額吐魯番已成樂土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十五

筠溪山房

且多可耕地應視瓜州回民例悉遣歸但千戶珈如拉祖托克托瑪木特與額敏和卓俱避準夷來歸應酌給附闢展吐魯番可耕地俟秋收後徙往并以千戶珈如拉百戶伊明和卓為正副伯克令闢展大臣徵賦從之三月

諭曰從前辦理回人莽噶里克後因伊屬人無所統束暫令安置吐魯番交額敏和卓管理今大功告成回部皆朕臣僕自應各統其屬不相兼并朕意將此項回人內擇其賢能者授為伯克等職仍安置舊處查明舊日賦役照例供辦又阿里袞前因追賊至羅卜諾爾所收

回人亦照此例辦理。議於塔勒納沁居屯田兵興版築。玉素卜請助役不受工值。

獎賜幣及佩飾復

諭優給口糧示恤。秋七月。舒赫德奏附闢展之連木齊木。有地六千畝。闢展英格二邑。有地千餘畝。請令千戶。珈如拉徙舊居。魯克沁眾赴連木齊木。百戶伊明和卓。徙舊居闢展英格。眾歸故地。按戶給田。以珈如拉伊明和卓授五品伯克。別設六品副伯克二分。轄色提卜阿勒氏抵阿克蘇。助赴伊犁屯田回民畜物。

獎資之海明復疏色提卜阿勒氏議本年雨澤應時收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六

筠溪山房

獲豐裕。但回人不知樽節。請令歲納穀五百石。貯倉備賑。俟積五千石。停收。

從之。九月。舒赫德奏羅卜諾爾部二。一為喀喇庫勒。一為喀喇和卓。喀喇庫勒置伯克一。約束難周。請增一員。協理。喀喇和卓。凡五邑。各置伯克一。不相屬。請令二員。總管。二員。協理。別設小伯克一。居吐魯番理賦役。屬戶百八十三。每年納哈什翎百枝。海倫九張。

詔廷議。尋奏羅卜諾爾前以軍務未竣。暫隸額敏和卓。今回部蕩平。自應一體辦理。請定總管伯克秩五品。協理伯克及理賦役伯克秩六品。五品缺出。由闢展大臣

奏請六品缺出。即行補授。具奏。納賦如前。額冬十月。

諭曰。前因額敏和卓。玉素卜皆回部舊人。若令伊等更替駐劄辦事。於新疆有益。去年玉素卜來京。會諭令在哈密休息年餘。今額敏和卓當還吐魯番休息。以玉素卜往代。玉素卜著即整裝。候此次入覲。回人等至哈密時。即同護送之。乾清門侍衛等。帶領前往。著授參贊大臣。應得公項。照例支給。以伊子伊勒巴喇伊木看守游牧。著加恩賞戴孔雀翎。舒赫德奏吐魯番莽噶里克屬。及額琳哈畢爾噶之沙呼里烏默特等屬。舊隸額穆和卓。轄給官穀。被吐魯番役。今僉稱安置久。不願徙。請以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七

筠溪山房

莽噶里克屬戶五百餘。設總管四品伯克一。協理五品伯克二。分理六品伯克五。沙呼里等屬戶七十四。請即以沙呼里為總管。五品伯克。烏默特為協理。六品伯克。統隸闢展大臣轄。

詔額敏和卓歸吐魯番。俟年班伯克入覲。偕至喀什噶爾辦事。左都御史永貴疏鄂羅木咱卜善理所部。

諭曰。額敏和卓數年辦事軍前。伊長子素賚瑞次子茂薩俱承辦公事。吐魯番等處事務。係伊第三子鄂羅木咱卜管理。著加恩賞戴二品頂帶。孔雀翎。以示鼓勵。是年以葉爾羌諸城回情妥靖。

獎諭曰前因回人舊習凡伯克等多臉削所屬是以賞給各城阿奇木伯克等錢帛地畝及供役之人俾得奉公自愛近聞葉爾羌伯克鄂對喀什噶爾伯克噶岱默特等頗知自愛無苛擾回人之事深屬可嘉念伊等歸誠日久著於官給六百騰格外再加二百以示鼓勵此

次係出自特恩不可視以為例
二十七年關展辦事郎中德爾格奏關展屯田兵裁二百四十所遺地畝舊以吐魯番額敏和卓屬六十戶居關展九十三戶居連木齊木威魯堡如拉屬六十戶居連木齊木二十七戶居格英每戶給田五十請令額

皇朝滿部要略

卷十六

六

符派山房

敏和卓屬歸關展如拉屬歸連木齊木以便約束仍有餘田三千畝分給莽噶里克沙呼里回人墾耕至裁汰兵丁所餘牲畜農具請量給威魯堡回人令納糧抵詔悉如議吐魯番免納糧以喀喇和卓托克遜屯田給回民為世業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借額敏和卓奏葉爾羌和闐積穀多請令以其二折交騰格採買牲畜以其八折交細布運伊犁市哈薩克馬

諭曰折交錢布所及者廣最宜留心查辦即如鄂對阿什默二人鄂對尚可信無取巧之事然亦因額敏和卓在彼有所顧忌耳今以玉素卜往代雖同屬舊時臣僕

而資望少減恐鄂對不無玩忽額敏和卓於鄂對宜從容開導云爾當勿改初心我暫歸一二年再來駐劄仍可相見如故庶伊知所謹凜將來與玉素卜交代時亦宜告知俾得留心辦理凡遇回部伯克等俱當詳悉訊誠務期正已率屬以挽頽風尋議遣使巴達克山

詔額敏和卓暫留葉爾羌先是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戮布拉呢敦不謹視戶為其屬摩羅巴喇特等所盜瘞派蘇巴特復竊育其孥我使索不獲至是尙書都統新柱及額敏和卓偵知之會素勒坦沙以兵襲博羅爾長奪齊特喇爾地遣弟沙卜多卜噶達爾據之博羅爾長

皇朝滿部要略

卷十六

九

符派山房

沙瑚沙默特以告額敏和卓遣薩里奉檄以往示順逆義且責歸所掠新柱奏巴達克山若違辭臣請率兵往討留額敏和卓辦事

諭曰巴達克山如斥責不從自當進剿但新柱向未歷練戎行額敏和卓頗悉回部情事自當同往薩里行旬有九日抵巴達克山示之檄素勒坦沙獻盜尸者摩羅巴喇特薩里攜赴派蘇巴特掘得逆尸復索其孥素勒坦沙獻布拉呢敦妻三曰珠賚哈曰巴特瑪曰額爾克揚子三曰和卓阿新瑪曰阿卜都哈里克曰和卓巴哈敦覆書額敏和卓尊稱之曰父詭言齊特喇爾為已舊

臣不即歸復遣薩里往責之乃服以齊特喇爾給博羅爾撤其弟歸

上念薩里奉使勞

賜三等輕車都尉復

詔給幣俟阿奇木缺出輒列名聞會阿克蘇伊什幹伯克頗拉特以罪褫職

詔薩里代以額敏和卓辦理協宜

優賚之永貴等疏獨回人賦役不列額敏和卓及玉素卜名

詔訓責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二十

筠溪山房

授素資璫一等台吉噶岱默特倡議借諸伯克輸穀千石貯城邑贍貧戶復助材建兵屋三百楹有

詔獎賚追論攻喀什噶爾功晉封圖爾都為輔國公色提卜阿勒氏以世居烏什遺屬視祖父塋請給烏什入官田產以阿克蘇私業償

諭曰色提卜阿勒氏前在軍營頗屬奮勉已加恩授為散秩大臣阿奇木伯克奉職亦屬盡心今以先塋之故請派數戶遣往守視自宜允行所有給予田產著加恩賞賜不必由阿克蘇抵交

二十八年春永貴新柱疏調補諸城伯克不列額敏和

卓等名

諭曰前次或為所辦係加恩回眾之事伊等不欲市德署名至補授伯克自應同伊等商辦復有何嫌疑不行開列額敏和卓等俱久隸臣僕用至參贊大臣伊等如意欲辭避亦宜曉示令其勿存形跡時副都統額爾景額代新柱抵葉爾羌

上慮不更事

詔額敏和卓仍留處三月永貴疏言噶岱默特告回部田畝資溝渠利喀爾喀河曰赫色勒河出喀什噶爾西喀卜喀山溉東南托果斯遷養爾璫喀什噶爾哈喇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十一

筠溪山房

爾多羅特巴克阿爾巴特派蘇巴特諸邑過巴爾楚克匯羅卜諾爾曰托庸河出喀什噶爾西北托庸山溉東南玉斯圖阿喇圖什阿爾璫呼爾罕阿斯圖阿喇圖什伯什克喀木諸邑與赫色勒河合流曰圖巴里克河出喀什噶爾西南吉斯嶺及西界烏帕勒山上流向東溉汗阿里克塔斯璫赫色勒布伊諸邑下流向東北與赫色勒河合流曰庫森塔斯璫河出喀什噶爾西南英吉沙爾城西羌璫山溉東北英吉沙爾諸邑散流入沙磧惟赫色勒布伊塔斯璫汗阿里克三邑分引圖巴里克河水不給用臣借噶岱默特往視自赫色勒河東南浚

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又視托庸河水湍急。田畝被衝刷。議建石土堤壩。并鑿山石。以弱水勢。報聞。冬。玉素卜赴葉爾羌代額敏和卓還。額敏和卓以巴達克山事留葉爾羌。

詔玉素卜暫理阿克蘇務。至是事竣還。

諭曰。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色提卜阿勒氏前隨兆惠出兵。曾經奮勇效力。著加恩賞給公品級。以示酬庸之典。

二十九年。色提卜阿勒氏來朝。封輔國公。

賜貂裘。先是布魯特額德格訥鄂拓克長阿濟拜以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罕額爾德尼伯克掠其邑。憾之。聞霍集斯雅特之丕色勒伯克與噶岱默特責以厥罪均。令各安處。未幾額爾德尼伯克以布魯特薩婁鄂拓克長沙巴圖掠市馬告。噶岱默特索所掠歸霍罕。霍罕復侵額德格訥。奪鄂斯邑。永貴責霍罕罪。霍罕詭稱鄂斯為已舊屬。不即歸。額德格訥時阿卜都喇伊木為喀什噶爾伊什幹伯克。以不獲為阿奇木。懷逆志。數通霍罕。永貴等不之察。遣侍衛

托穆齊圖。偕阿卜都喇伊木赴霍罕。責不聽命。將以軍討。阿卜都喇伊木遣屬摩羅郭帕和卓哈勒默特告額爾德尼伯克曰。回部和卓皆就誅。惟爾存。今使來索地。不以兵從。爾勿懼而迎之。且喀什噶爾兵寡。爾潛至。我將為應。額爾德尼伯克懼市已。以丕色勒伯克搆難謝之。托穆齊圖抵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不之迎。示順逆義。乃謝罪。以鄂斯邑歸阿濟拜。托穆齊圖歸。不以不迎故告。及是噶岱默特屬噶帕爾赴市。霍罕偵得情。告噶岱默特。首之。辦事大臣納世通疏聞。

詔磔誅其孥。及赴霍罕使。悉緣坐。以噶岱默特發逆謀。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獎賜幣。素勒坦沙聞額敏和卓歸。遣使和濟克蘭齋書。至稱葉爾羌大臣等。前聽沙瑚沙默特偏辭。齊特喇爾邑。請仍察歸。額爾景額疏聞。敕責素勒坦沙曰。爾詭辭具奏。豈以葉爾羌大臣新經更替。謂可欺飾耶。前駐大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曰。後仍來更替。爾斯時。又將何以為辭。爾從前稱額敏和卓為父。乃伊回游牧。即詆其偏聽人言。亦太反覆矣。爾其循理守分。勿萌僥倖無厭之心。始可永承恩澤。詔錄額爾景額疏。素勒坦沙書。寄示額敏和卓。令以已意達之。素勒坦沙尋遣鄂斯敏伯克至。奏嗣鈴部眾。不

敢稍存異志。復覆書額敏和卓。謾罪和濟克蘭妄造語言。已經懲罰。

詔錄示額敏和卓。額敏和卓尋入覲。

命乾清門行走。每

晝接。輒詢諸回部情形。素齊瑪率子莫弩啟雅爾護屯田回民赴伊犁。

三十年春。烏什回賚哈木圖拉等糾眾叛。有額敏者。薩里弟也。居烏什城。賊脇赴霍罕。強應命。宿畢德爾山。伺偕行者寢。走阿克蘇告變。阿克蘇辦事都統卜塔海馳兵剿。薩里助馬百。復倡議借伯克阿卜都噶爾等助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五

筠溪山房

牛二百運糧濟軍。

詔獎額敏不附逆復

諭曰。薩里等急公效力。協助性隻。甚屬可嘉。自當示以獎勵。所助牛馬。俱著賞給價值。仍將朕加恩獎賞之意。傳諭伊等知之。副都統素誠阿奇木伯克阿卜都喇遣呢斯雅走阿克蘇告變。尋素誠憂懼自殺。

詔伊犁將軍明瑞往剿。會額敏自烏什脫出。告阿卜都拉遣屯田兵赴伊犁。不給糧畜。且科瘠羊四百。徵回人銀。被賊擒禁。復納女賚哈木圖拉為免死計。阿克蘇辦事副都統卜塔海以聞。

諭曰。阿卜都拉被回人拘禁。朕向以阿卜都拉係玉素卜之弟。必不肯屈節。今觀伊平日縱容所屬。侵蝕回人銀兩。又納女於賚哈木圖拉。希圖臨難苟免。此與叛逆何異。豈可以其玉素卜之弟。遂從寬貸。著明瑞至烏什日。務將此等情節。查訊明確。若果所傳不妄。非獨逆回等。當族誅示懲。即阿卜都拉亦宜明正典刑。玉素卜奏臣弟阿卜都拉擾回債事由臣失訓之罪。

諭曰。阿卜都拉以阿奇木伯克。縱所屬滋擾激變。罪由自取。與玉素卜無涉。著加恩勉其議處。時遣額敏和卓歸部。已就道。聞烏什變。即奏請馳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五

筠溪山房

諭曰。明瑞兵若尙須協助。額敏和卓即暫駐烏什軍前。喀什噶爾與霍罕額爾德尼部落相近。亦關緊要。烏什事竣。仍任參贊大臣。駐劄喀什噶爾辦事。賊黨巴布敦等乞援霍罕。抵布魯特。揚稱諸城悉附逆。聳辦事諸城。噶岱默特自喀什噶爾遣屬愛特伊默特。赴布魯特。額德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自烏什外。他城皆安堵。薩爾巴噶什長車里克齊。遣弟海蘭達爾赴軍。噶岱默特。索逆使車里克齊擒巴布敦以獻。

詔霍集斯列其戚族居烏什者以聞。錄示明瑞。俟克烏什。察霍集斯族被脇者。勿孥戮。復以烏什之叛。由伯克

阿卜都拉虐眾故

諭曰阿卜都拉所屬人等任意擾害回人素誠全未查辦額敏和卓與玉素卜久隸臣僕自不致縱容所屬擾害回人然所屬愚人不知事體輕重希圖小利倚勢橫行著傳諭駐劄大臣等烏什既有此等情事可為警戒將來必須留心體察約束下人斷不可失於防範以致自貽伊戚有庫爾勒哈資伯克鄂璠者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克責其違役故憾之飲其兄噶雜訥齊伯克和碩爾及族子弟等言曰我將殺阿奇木往取烏什和碩爾叱之率子三人急起走或以告色提克曰阿璠和碩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叛矣時喀喇沙爾辦事副都統明普率兵赴烏什色提克檄之歸告庫爾勒將不靖

詔額敏和卓便道察順逆狀復

諭明普聽其議勿執已見額敏和卓抵庫爾勒訊得鄂璠情以和碩爾不附逆將疏請免死明普執不可議誅鄂璠族疏至

詔如所請和碩爾等免坐責明普謬戾

詔色提卜阿勒氏歸理軍務抵烏什明瑞督兵適至遣歸阿克蘇以糧糗及火藥鉛丸解軍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璠崗烏什變恐眾生心悉收軍械馳兵協剿大軍

圍烏什諸路分隊擊賊薩里遣屬呼特呼默特入其城招脇從者賊不應屢擊之奪瑚什塔克峯險尋克烏什城

詔敘噶岱默特薩里績初資哈木圖拉取納阿卜都拉女將納之逆妻有怨言乃止因戕阿卜都拉復禁其女及子烏什既定明瑞訊得其情

詔釋阿卜都拉孛歸哈密

詔敘烏什勞額敏和卓并其子素資璠茂薩及鄂斯璠等並優賚之明瑞懲烏什亂故奏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諸伯克等皆不協物議惟鄂對材可用請以阿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蘇伯克色提卜阿勒氏調和闐喀什噶爾伯克噶岱默特調阿克蘇鄂對令仍任葉爾羌事

諭曰伯克等皆歸順舊人且遇有事務頗能出力報效此次若盡行移調則回人布魯特等不知情事矣起猜疑謂國家乘新取烏什之威將伊等移調若謂伊等貪圖小利亦回人常事安能保其必無惟在大臣等正已率屬賞罰嚴明地方自必安靜毋庸更調紛紜轉滋惶惑即如所奏亦未有確實款蹟不過得之物議又安可盡信乎

三十一年玉素卜遵

旨自葉爾羌歸奏哈密生齒日繁請遣尸五百屯田伊犁以次子伊薩克護往

允之伊薩克自伊犁歸

詔授二等台吉玉素卜尋擢長子伊勒巴喇伊木入覲中道皆疾卒以伊薩克襲額敏和卓子伊斯堪達爾赴伊犁協理屯田務

詔授鄂囉卜咱卜一等台吉任伊犁三品阿奇木伯克築烏什新城徙駐阿克蘇兵色提卜阿勒氏視役

三十二年額敏和卓自喀什噶爾還入覲命御前行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三十三年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瑞來朝

命乾清門行走烏什新城工竣

上嘉色提卜阿勒氏勤事

賜雙眼孔雀翎

三十四年

授乾清門行走鄂斯瑞二等台吉

三十五年烏什輔國公色提卜阿勒氏來朝

命乾清門行走

三十六年哈密札薩克多羅貝勒伊薩克吐魯番札薩克郡王額敏和卓第六子丕爾敦入覲

詔賜伊薩克三眼孔雀翎黃馬褂授丕爾敦二等台吉孔雀翎均

命在乾清門行走

三十八年

詔授哈密貝勒伊薩克領隊大臣赴伊犁轄屯田回民敘伊犁屯田功授伊斯堪達爾五品秩

賞孔雀翎

四十年

諭曰貝勒品級鄂對公品級噶岱默特均於未得回部以前歸誠伊犁且在軍營著有勞績自與恩封者不同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均令世襲罔替授烏什輔國公色提卜阿勒氏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

詔烏什公品級噶岱默特世襲罔替尋卒子阿卜都喇

瑞襲烏什三等輕車都尉薩里卒子海色木襲

四十一年

諭領隊大臣伊薩克歸哈密吐魯番五品秩伊斯堪達爾入覲

命乾清門行走烏什公品級阿卜都喇瑞卒子邁瑪第

敏襲

四十二年吐魯番札薩克多羅郡王額敏和卓卒有子

七長子素資瑞襲

四十三年葉爾羌辦事侍郎高樸以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卒請令其子鄂斯瑞繼

上不允

詔以色提卜阿勒氏為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以鄂斯瑞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色提卜阿勒氏抵葉爾羌察知高樸盜採官玉出售並聽鄂對及伊什幹伯克阿布都舒庫爾等懇懇附和狀首之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永貴疏聞

詔抵罪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諭曰今年三月鄂對病故高樸即奏請以鄂對之子鄂斯瑞接辦該處阿奇木伯克事朕以為若如此父子相繼辦事竟似伊家世職久之與唐時藩鎮何異因將色提卜阿勒氏調至該處以鄂斯瑞赴喀什噶爾意在回部伯克杜漸防漸若照高樸之奏鄂斯瑞知其父與高樸相好有礙顏面且年輕不更事必順從高樸所為扶同徇隱不能如色提卜阿勒氏之和盤托出矣又諭曰鄂對前以軍營效力加恩賞給貝勒品級授為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自當感激朕恩實心報效即令高樸意欲騷擾回民盜買玉石伊當勸止或如色提卜阿勒

氏首告始為報朕恩施乃竟誘高樸給予黃金五十兩并玉石二千餘斤令在內地販買則伊從前早有騷擾回民盜取玉石情事若不嚴加懲創朕如何尚用伯克耶倘伊尚在即當正法今雖病故自應削去貝勒品級以示懲儆伊子鄂斯瑞現在襲爵著傳旨即行削去但鄂斯瑞並非隨同伊父居住此等情事與伊無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仍留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之任既已革去貝勒自不便令帶雙眼孔雀翎著賞給一眼孔雀翎以色提卜阿勒氏能據實控告

晉封貝子品級其長子邁默特阿卜都拉特授二等台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吉

賜孔雀翎並停密爾岱山採玉交色提卜阿勒氏管理以絕滋擾

授烏什公品級邁瑪第敏拜城伊什幹伯克

四十四年以吐魯番札薩克多羅郡王素資瑞所部眾且私宮其屬論罪削郡王爵

詔赴京授一等侍衛

詔伊斯堪達爾襲札薩克多羅郡王爵

四十五年素資瑞卒

詔歸葬吐魯番哈密郡王品級札薩克多羅貝勒伊薩

克卒子額爾德錫爾襲

四十八年

詔哈密吐魯番烏什回並世襲罔替理藩院議邁瑪第敏祖噶岱默特海色木父薩里以軍功獲世職請予世襲罔替

詔如議

四十九年先是巴達克山獻布拉呢敦逆子有薩木薩克者幼竄安集延

上憫其無子

詔免捕誅比長窮不得食陰遣人至喀什噶爾勾財物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弟額爾穆等私與通鄂斯瑞聞之至是首諸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保成阿其睦懼其弟獲重罪誣阿斯瑞與同謀

詔械額爾穆等至京訊得實

諭曰阿奇木伯克鄂斯瑞感激朕恩於薩木薩克與回眾潛通音信之事毫無隱諱一經得信即報知保成隨同實心查辦始終奮勉甚屬可嘉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以示獎勵

五十二年冬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瑞來朝

五十三年正月阿奇木伯克鄂斯瑞卒於京邸

諭曰阿奇木伯克貝子鄂斯瑞歷年輸誠宣力感戴朕恩實心盡職正資委任今來京入覲遽爾寢疾朕遣御前侍衛帶領太醫院官往視醫治不痊忽聞溘逝深為憫惻著遣御前侍衛豐紳濟倫往奠仍賞銀五百兩令辦喪事復

諭曰鄂斯瑞所遺散秩大臣世爵即施恩令伊子邁哈默特鄂三承襲但鄂斯瑞效力年久所有固山貝子爵亦施恩令伊子邁哈默特鄂三承襲以示朕撫恤回僕之至意

授伊斯堪達爾喀什噶爾三品阿奇木伯克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諭曰吐魯番郡王伊斯堪達爾前入覲時朕觀其材具尚堪造就今散秩大臣鄂斯瑞病故所遺喀什噶爾三品阿奇木伯克之缺即著伊斯堪達爾補授前往喀什噶爾隨同明亮伯興辦理事務伊斯堪達爾之兄色普拉弟丕爾敦等俱現在吐魯番著色普拉辦理游牧事務吐魯番大臣當善為照料伊斯堪達爾著賞銀一百兩以為遷徙家口之需即於吐魯番官銀內撥給伊斯堪達爾雖係郡王且在乾清門行走但初赴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任明亮伯興諸事務須指示令照鄂斯瑞任內事宜辦理

詔哈密吐魯番世襲封爵不必降等

諭曰哈密吐魯番二部皆國家世僕其餘各城回人雖經朕平定新疆時歸降但效力幾三十年奮勉急公是以分別施恩賞給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封爵乾隆四十八年該院照例查明伊等封爵或定世襲罔替或定為出缺後降等承襲雖係照例辦理但伊等來歸年久共感朕恩各勤職業即如哈密郡王品級貝勒額爾德錫爾之始祖額貝都拉歸誠以來已歷數世額爾德錫爾之祖玉素卜在軍營勤勞懋著貝子鄂斯瑞之父鄂對在軍營奮勉封授貝勒品級因罪削爵後鄂斯瑞仍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諸事抒誠效力復封貝子色提卜阿勒氏先在軍營奮勉又在阿奇木伯克任內數年留心辦事公伊巴喇伊木一等台吉鄂囉木咱卜二等台吉巴巴阿布勒丕爾敦三等台吉阿卜都呢咱爾帕爾薩伊等封爵或因軍前效力封授或因伊祖父功績賞給若照院議於出缺後降等承襲日久遞降殊非朕久遠撫恤回眾之至意今施恩將議定降等承襲之額爾德錫爾色提卜阿勒氏鄂斯瑞伊巴喇伊木鄂囉木咱卜巴巴阿布勒丕爾敦阿卜都呢咱爾帕爾薩等十人現襲之王貝子公台吉等封爵出缺時不必降等承襲俱著世襲罔替以示

朕優恤回僕之至意併交該院行文各回城大臣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回眾人等交相欣慶十二月調伊斯堪達爾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烏什貝子品級輔國公色提卜阿勒氏卒

諭曰色提卜阿勒氏實心效力辦理一切感激朕恩宣力有年昨據塔奇奏伊患病朕即賜藥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為憫惻著加恩賞銀五百兩治喪所遺貝子品級公爵即令伊長子邁默特阿卜都拉承襲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六

三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七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西藏部要略一

西藏即唐古特別稱土伯特凡四部曰衛曰藏曰喀木曰阿里轄城六十餘衛在四川打箭爐西北諺稱前藏其首城曰拉薩藏在衛西南諺稱後藏其首城曰日喀紫喀木在衛東南其首城曰巴塘阿里居藏極西有城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筠溪山房

曰達克喇距岡底斯山三百餘里西南微地漸高至岡底斯山而極其西北有僧格喀木布諸山亘阿里北二千餘里入喀齊部境東北有諾木汗烏巴什諸山環衛地達西甯凡六千餘里西南有們那克尼爾諸山亘阿里南二千餘里入額訥特珂克境額訥特珂克即古天竺國也東南有達木楚克喀木布諸山亘藏衛達喀木凡七千餘里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衛藏喀木統為三危喀拉烏蘇經其地入海蒙古謂黑曰喀拉謂水曰烏蘇在唐宋為吐番元明即烏斯藏地俗喜浮屠法設紅黃二教以冠別尤重黃教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掌之

代理藏務者曰噶卜倫次日代奔次日西爾奔次日尙

卓特巴分理兵刑財賦其治民者曰宗奔戶五出兵一

賦納達賴喇嘛市打箭爐地貢道由西甯入達賴喇嘛

班禪喇嘛使稱堪布噶卜倫使稱囊素喀拉烏蘇設堪

布喇嘛一穆嚕烏蘇設蒙古宰桑一司郵務唐古特西

南布魯克巴拉達克巴勒布諸國道遠不自至因達賴

喇嘛納貢達賴喇嘛居拉薩曰布達拉布達拉與普陀

音近普陀山有三一在浙江定海縣一在額訥特珂克

之南海一在唐古特即達賴喇嘛居別有伊克昭巴罕

昭相傳布達拉為吐蕃贊普建牙所伊克昭為唐文成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筠溪山房

公主建巴罕昭為吐番妻他國女建今猶存唐長慶中

與吐番定盟碑及文成公主所事佛像班禪喇嘛居日

喀紫曰札什倫布唐古特謂如來相曰昭大曰伊克小

曰巴罕福壽曰札什須彌曰倫布以示慶也達賴喇嘛

班禪喇嘛明宗喀巴二大弟子宗喀巴興黃教弟子數

千人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說者謂羅

倫嘉穆錯而前行教額訥特珂克巴勒布唐古特諸境

凡五十一世率荒邈難稽自羅倫嘉穆錯而後世以化

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始立

第巴代理所部事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

活佛鎖南堅錯也。明懲唐吐番亂，思制御之，永樂中封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顯教王，化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並給敕印成化中，大寶法王來朝，遣內監以函簿送之，不達而返，索諾木嘉穆錯時，諸番僧莫不俯首稱弟子，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即所稱第五輩達賴喇嘛也。喀爾喀及厄魯特部長敬禮之，有藏巴者為唐古特汗，居日喀紫第巴，奉達賴喇嘛居拉薩，不相能。

本朝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幣使，延達賴喇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筭添山房

四年，厄魯特使繼至，因

賜書達賴喇嘛。

五年。

遣使往達賴喇嘛所，以喀爾喀有違言，不果。

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偕藏巴及厄魯特顧實汗圖

魯拜琥，遣使貢方物，達盛京，表稱

曼珠師利大皇帝，義取文殊佛號，且切音與滿洲近也。

今歲獻丹書克如之使至。

賜宴。

命諸王貝勒宴如次，留八閱月。

八年。

遣使存問達賴喇嘛，稱金剛大士，復

賜書班禪喇嘛，給銀幣器物有差，會第巴乞兵厄魯特

稱藏巴虐部眾，茂釋教，顧實汗自青海擊之，事聞。

賜敕顧實汗，復

諭藏巴曰：爾稱佛國護法，遣使上書，邇聞為厄魯特所

敗，特賜函緘，嗣當修好，勿絕。藏巴尋為顧實汗所戕，初

藏衛及青海巴爾喀木皆隸唐古特，顧實汗襲青海據

之，令巴爾喀木納賦，復侵藏衛，陽崇釋教，陰自強，給地

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長子達延轄其眾，號鄂齊爾汗。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四 筭添山房

第六子多爾濟佐之，號達賴巴圖爾台吉。

順治三年，達賴喇嘛顧實汗各遣使貢金佛念珠。

賚甲冑弓矢皮幣。

四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表頌

功德，獻方物。

五年，烏斯藏闡化王遣僧索諾穆拉什來貢。

賜妙聖慧智灌頂國師號。

遣使召達賴喇嘛。

六年，達賴喇嘛奏明年歲在寅，俟辰年入覲。

九年，壬辰正月，達賴喇嘛以行期聞，鄂齊爾汗使從。

遣官迎。

詔定正副貢使賞例。十二月，達賴喇嘛入覲，獻方物。

賜宴南苑。

詔建黃寺居之。是年，明烏斯藏暨長河西魚通甯遠董

卜韓胡諸指揮宣慰司獻救印，請內附。

十年正月。

賜宴達賴喇嘛于太和殿。

賚金幣鞍馬。二月。

詔和碩親王碩塞率八旗兵送達賴喇嘛至岱汗。四月，

遣官齎金冊印封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五

筠溪山房

下釋教。普通鄂齊賴達喇達賴喇嘛。

十三年，闡化王遣僧嘉穆錯諾爾布等貢方物。先是索

諾穆拉什至。

詔闡化王納明所給救印。比年凡四遣使。至是獻舊王

印一及救書。稱闡化王舊為土伯特國主，藏巴襲之。顧

實汗收藏巴以闡化王歸。達賴喇嘛轉給第巴第巴因

有闡化王救印，詭遣邊內安島人稱闡化王貢使。

詔改授闡化王救印復。

賜書達賴喇嘛詰第巴罪。

十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鄂齊爾汗表貢方物。

遣官存問。

賚雕鞍玉壺等物。

十八年，達賴喇嘛請市茶北勝州。

允之。

康熙九年，鄂齊爾汗卒。

賜賻祭子朋素克嗣號達賴汗。

十四年，達賴喇嘛遣使代逆藩吳三桂乞降。

敕曰：吳三桂初叛時，朕遣使往諭喇嘛大兵分路進剿。

若吳三桂竄赴唐古特，當即擒獻喇嘛。奏稱吳三桂曾

取延打木結達木二城，乃三噶爾瑪地。今既發兵攻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六

筠溪山房

防守沿邊。若欲徵兵深入，惟候詔旨。達賴巴圖台吉已

自唐古特遣赴青海，令其有事相援。無事則鈐東部眾

朕思喇嘛崇尚信義，必如所奏而行。因以青海蒙古進

兵故傳諭滇蜀二省。達賴巴圖台吉辭松潘路險，未即

赴喇嘛。又奏稱蒙古兵雖強，得城池恐貪據。且西南地

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勢窮悔罪，乞免死。允降。吳三桂

背恩謀逆，罪不容誅。朕豈容伊為裂土罷兵請。又靖逆

將軍張勇等奏稱青海蒙古入邊侵擾，蓋以叛鎮王輔

臣倡亂甯羌故也。今西陲已晏然無事，喇嘛宜恪守前

言，令達賴巴圖爾台吉等統轄部眾，毋得滋事擾民。

二十二年達賴喇嘛示寂第巴匿不奏嗣是殘喀爾喀及噶爾丹就滅皆第巴為之噶爾丹幼棄家依達賴喇嘛後歸準噶爾詭言達賴喇嘛授已博碩克圖汗號以所居阿爾台鄰喀爾喀收謀侵之未幾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成袞與左翼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構贊達賴喇嘛遣札爾布奈定盟察琿多爾濟不從成袞子沙喇想于

朝

救達賴喇嘛擇使善輯喀爾喀達賴喇嘛奏唐古特以噶爾丹西勒圖為尊遣之往蒙古謂喇嘛坐牀者為西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七

筠溪山房

勒圖蓋喇嘛大弟子也而喀爾喀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亦奉

詔赴盟壇與議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者土謝圖汗弟也借噶爾丹西勒圖集喀爾喀兩翼汗濟農諾顏台吉

宣

諭定盟噶爾丹偵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與噶爾丹西勒圖並坐詰責之因構兵士謝圖汗不敵借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挈部內附

上以喀爾喀厄魯特奉達賴喇嘛教

申命遣使罷兵第巴煽噶爾丹侵喀爾喀索哲卜尊丹

巴呼圖克圖

二十九年噶爾丹詭為達賴喇嘛表借唐古特厄魯特汗台吉請上

尊號

諭曰朕聞喀爾喀部兄弟不睦遣使達賴喇嘛諭令兩翼歸好達賴喇嘛遣噶爾丹西勒圖往不能仰體朕心及達賴喇嘛意雖已和喀爾喀而喀爾喀與厄魯特相仇之故實從此起後聞交惡興戎即遣使達賴喇嘛所達賴喇嘛遣齊緝克塔賴堪布等往卒不能諭止之聽其縱戰喀爾喀為所敗朕復遣使達賴喇嘛所諭令定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八

筠溪山房

盟息兵達賴喇嘛遣濟隆呼圖克圖朕遣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往說之詎意伊等不行諭止反令闖入邊汛朕出兵問罪伊等立視其戰我軍不得已而擊之致厄魯特敗遁朕與達賴喇嘛期于撫育眾生而使臣故違意旨至于如此如能令厄魯特與喀爾喀修好朕尚欲加達賴喇嘛嘉號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及達賴喇嘛意致喀爾喀殘破厄魯特喪敗朕心實為隱痛復何尊號之可受乎其以是諭達賴喇嘛及諸汗台吉等來使貢物著并發還三十年以收撫喀爾喀全部

諭達賴喇嘛知之。

三十二年達賴喇嘛使至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囉理者青海和碩特族也游牧西套避噶爾丹侵來歸

賜居阿拉善尋叛復悔罪至策妄阿喇布坦為噶爾丹從子修怨噶爾丹第巴忌之奏和囉理安置青海保無

盜賊虞厄魯特眾半附策妄阿喇布坦若生亂端何以禦之唐古特舊市打箭鑪請勿禁聽內地民與蒙古互

市

敕日和囉理以困窮來歸朕優恤之使居阿拉善乃忘朕豢養恩妄生猜疑奔竄他所今窮而復歸朕復宥罪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九

筠溪山房

安置并無欲得其利欲用其力之心也今爾欲和囉理

游牧青海何不卽遣人遷往爾又言策妄阿喇布坦恐生亂端目前并無妄為之事苟有此等事端其時自當

從公裁度爾又奏打箭鑪交市之事殆欲屯戍意也爾與朕一道同風歷年已久如爾設立駐防朕必量增戍

卒况我內地兵丁約束甚嚴未嘗私出邊境爾但嚴禁屬眾戍兵之設可無用也達賴喇嘛尋奏年邁事皆決

第巴請給之爵

詔封第巴為土伯特國王以達賴喇嘛辭異前奏遣使往察不得狀

三十四年

諭召班禪喇嘛來朝第巴與噶爾丹陰阻之

三十五年班禪喇嘛使至稱避痘達賴汗奏貽書勸赴召不之從會

上親征噶爾丹俘降眾得第巴奸狀

諭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知之復

敕獎達賴汗曰爾自顧實汗以來與本朝和協同心專尚宗喀巴道至汗身益誠信不渝頃噶爾丹陽護宗喀

巴法陰為悖逆邪行朕親統大兵剿滅之第巴乃達賴喇嘛下司事之人反不遵達賴喇嘛教惟爾汗敬待朕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十

筠溪山房

使豫以噶爾丹事奏聞朕知爾不忘舊好甚堅且專凡

悖壞教法煽誘噶爾丹者爾汗殆知之特遣使往以示褒善貶惡之意

敕責第巴曰爾陽奉宗喀巴教陰與噶爾丹比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為尙存遣濟隆呼圖克圖至噶爾丹所

烏爾布通之役為擇戰日朕遣人往召班禪喇嘛爾又謂噶爾丹將要殺之不遣行青海博碩克圖濟農與噶

爾丹結姻又不舉發爾果能改過仍思遵宗喀巴道奏明達賴喇嘛已故始末尊奉班禪喇嘛使赴朕召執獻

濟隆呼圖克圖及博碩克圖濟農子所娶噶爾丹女朕

仍待汝以尊崇禮。不然朕必問爾欺達賴喇嘛助噶爾丹罪。爾向對朕使言。四厄魯特為爾護法主。爾其召四厄魯特助汝。朕將觀何如也。

三十六年。第巴疏詭稱達賴喇嘛存。令其使尼麻唐呼圖克圖密奏達賴喇嘛示寂。恐唐古特生變。故隱期。今第六世靜體已十五年。乞

念唐古特眾勿遽宣。

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等齋。

敕諭曰。朕數年來。久知達賴喇嘛已故。今爾輸誠密奏。朕不欲揭發隱私。傾人家國。嗣當益加恭順。勿違朕旨。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十一

筠溪山房

保住等行。我使自策妄阿喇布坦所歸。言西北諸厄魯特。知達賴喇嘛示寂久。第巴阻策妄阿喇布坦兵。令勿剿噶爾丹。復煽青海諸台吉私盟。

詔保住等往視新達賴喇嘛。嚴詰第巴罪。第巴奏策妄阿喇布坦自撤兵。非臣阻。青海諸台吉懼噶爾丹侵備。

兵盟。第六世達賴喇嘛尚坐禪。濟隆呼圖克圖請勿壞身命。班禪喇嘛將赴召。噶爾丹女乞仍給博碩克圖濟農子。

農子。

賜敕詰責。濟隆呼圖克圖尋械至。禁之。班禪喇嘛奏學淺不敢赴召。博碩克圖濟農子察罕丹津奏請免獻噶

爾丹女。乃

允之。是年達賴汗遣使慶征噶爾丹捷。子拉藏以建達賴喇嘛塔。故赴青海。聞

上招撫使至。偕諸台吉內附。達賴汗卒。拉藏嗣。第巴惡之初。第巴與策妄阿喇布坦讐。噶爾丹既滅。第巴策妄阿喇布坦畏

天朝威。各卑詞乞命。然皆貌恭順。懷不靖志。策妄阿喇

布坦詭遣使赴青海。聲言兵擊第巴。奏第巴壞宗門。教

禁班禪喇嘛。偽立達賴喇嘛名羅卜藏琳沁。策旺嘉穆錯者。惑諸蒙古。恐將滋變。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十一

筠溪山房

上燭其奸。

諭廷臣曰。策妄阿喇布坦。由博囉塔拉至土伯特。必經

喀拉烏蘇等處。路徑險惡。斷不能往。若悉眾大舉。則附

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相仇殺。無留護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有奮激而行。妻孥與俱。幸濟則已。否

則有歸附土伯特之謀耳。其意特張虛聲。欲觀青海動

靜。未必果欲爭戰也。策妄阿喇布坦果寢兵。第巴計毒拉藏不死。以兵逐之。拉藏因集唐古特眾。執殺第巴。奏

至。

敕封輔教恭順汗。

諭獻第巴所立達賴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遣人往迎拉藏不予復不以獻

諭曰達賴喇嘛存日六十年來塞外不生一事及身故後第巴誘噶爾丹妄行不靖朕觀奏詞非復昔日語氣遣使細訪乃盡得欺詐狀蒙古素崇佛教有達賴喇嘛名皆皈依之倘為策妄阿喇布坦所迎歸則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拉藏今雖不從朕命後必執之來獻

四十六年拉藏汗獻第巴所立達賴喇嘛羅卜藏琳沁策旺嘉穆錯道死復立博克達之阿旺伊什嘉穆錯為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達賴喇嘛初唐古特人索諾木達爾札其妻曰羅卜藏吹木索有子二長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次恭格丹津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幼慧甚唐古特眾及青海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既立博克達之阿旺伊什嘉穆錯為達賴喇嘛聞其名忌之將以兵戕索諾木達爾札襁負走乃免青海諸台吉以不辨真偽爭

詔遣官往視拉藏汗奏以班禪喇嘛言置禪榻王大臣等議拉藏汗與青海諸台吉隙請遣官理藏務

詔侍郎赫壽往

四十九年班禪喇嘛拉藏汗奏阿旺伊什嘉穆錯諳經

典青海諸台吉信之請給冊印

詔封第六世達賴喇嘛撤赫壽歸青海諸台吉許拉藏汗辭誣以裏塘之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為真達賴喇嘛瑚畢勒罕

詔詢班禪喇嘛如拉藏汗言青海諸台吉復固爭

上以不輯之將構難

遣官檄集盟壇示班禪喇嘛印文

諭徙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置內地以索諾木達爾札

護居西甯宗喀巴寺青海貝勒察罕丹津台吉羅卜藏

丹津等稱避痘不宜遠行初議送紅山寺繼請送西甯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古

筠溪山房

宗喀巴寺卒不遣且以兵脅異己者

詔大軍備之乃懼送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至宗喀巴寺

五十六年偵準噶爾潛兵赴藏

詔赫壽遺書拉藏汗曰將軍富甯安等擒準噶爾哨卒

言拉藏汗子娶策妄阿喇布坦女已三年且生子策妄

阿喇布坦遣其將策凌敦多卜及托卜齊都噶爾三都

克等率兵往阿里克或策妄阿喇布坦兵至俱未可定

爾既受我

主封食我

主祿而侵我邊部。我川兵三萬餘。豈有聽爾臨諾。穆汗烏巴什穆嚕烏蘇境。侵青海之理乎。彼時助察罕丹津等與爾戰。悔無及矣。蓋拉藏汗自仇殺第巴後。使貢不絕。策妄阿喇布坦忌之。語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使。拉藏汗嗜酒無謀。詭議姻。拉藏汗子三。長噶爾丹丹忠。次索爾札。次色布騰。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博托洛克為噶爾丹丹忠婦。來娶。留不遣。

上聞之。

諭歸拉藏汗子。不從。西域謂善巫蠱者曰鮚。噶爾丹丹忠習其術。策妄阿喇布坦誘縛之。夾兩金間。烙死。遣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五 每溪山房

兵六千襲藏。詭稱噶爾丹丹忠及博托洛克歸。拉藏汗前以爭達賴喇嘛。與青海諸台吉違言。事甫定。準噶爾兵赴藏。

上疑之。或拉藏汗煽策妄阿喇布坦構兵也。青海尋以準噶爾侵拉藏汗告。

詔荊州太原駐防兵。赴成都西安。以署西安將軍額倫特屯西甯。都統和禮屯雲南。護軍統領溫布屯打箭鑪。侍衛色楞宜。

諭青海諸台吉備兵。時策凌敦多卜率準噶爾眾。由特幾斯踰淨科爾庭山。拉藏汗不之備。賊至達木。始覺。借

子索爾札拒。不敵。奔守布達拉。遣使齎疏乞援。賊誘噶卜倫沙克都爾札卜。唐古特合吉納木札勒等。開布達拉門。入戕拉藏汗。拘色布騰及宰桑等。禁阿旺伊什嘉穆錯于札克布里廟。索爾札率兵三千餘潰走。為所擒。其妻間道來奔。

詔安置博囉克克。優養之。

五十七年。拉藏汗疏始至。

詔額倫特色楞往援。失利。從兵或為準噶爾所掠。策凌敦多卜復誘裏塘營官喇嘛等赴藏。裏塘外日布巴塘而察木多。而乍雅。而巴爾喀木。皆距近。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六 每溪山房

五十八年。都統法喇奉

詔屯打箭鑪。奏裏塘至唐古特。咸敬瑚畢勒罕。請移打箭鑪兵屯裏塘。相機剿準噶爾。復令索諾木達爾札論營官喇嘛等。使知駐兵裏塘。乃

聖主保護瑚畢勒罕鄉眾至意。裏塘外諸境。可傳檄定。詔可。乃進屯裏塘。第巴色布騰阿住達瓦喇木札木巴等。抗不就撫。誅之。傳檄巴塘察木多乍雅。各籍其土及民數復。

詔自打箭鑪進屯巴塘。策凌敦多卜懼。送所掠兵自巴爾喀木歸。言唐古特時有瘴。準噶爾難久處。羅卜藏噶

勒藏嘉穆錯唐古特眾僉稱爲眞達賴喇嘛。若置禪榻善甚。

命撫遠大將軍固山貝子允禩宣

諭青海台吉等。從大將軍入藏。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奏。隨地可置禪榻。與大兵恐擾眾。王大臣等以藏地遠且險。不決進兵議。

五十九年

諭曰。策凌敦多卜聞我師至。自必望風遠遁。俟定立法後。或暫留兵守視。或久鎮其地。唐古特眾皆如我兵。準噶爾至。以逸待勞。何難剿滅。西甯至四川雲南境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七

筠溪山房

土番錯處。西藏皆土番族。若策凌敦多卜侵據藏地。唐古特眾。卽爲準噶爾兵。邊疆土番復安能保全耶。喀爾喀及青海俱服朕風化。準噶爾乃侵據藏地。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乃口稱維持黃教。乏實心效力人。朕思策凌敦多卜兵遠道衝雪。尙能至藏。我兵獨不能赴乎。此時若不安藏。賊益無所忌憚。安藏大兵。決宜前進。詔封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爲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

賜金冊印。以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定西將軍。都統延信爲平逆將軍。率青海及內札薩克喀爾喀阿拉善兵。護

達賴喇嘛行。噶爾弼自拉里進。擊準噶爾牟桑春丕勒於章來爾戎。抵墨朱工喀。第巴達克咱喇嘛鍾科爾等迎降。集皮船渡宣。

諭大小第巴及各寺喇嘛。封達賴喇嘛倉庫。斷賊糧道。唐古特人康濟爾集唐古特兵偵賊走多特。追擊之。斬獲甚眾。誅所置喇嘛總管等。延信自青海進。敗準噶爾于卜克河。齊諾郭勒。綽瑪喇賊由克底雅遁。軍抵藏。出阿旺伊什嘉穆錯於禁所。廢之。蓋自第五世達賴喇嘛示寂後。幾四十年。第六世達賴喇嘛始定。先是準噶爾賊未至藏。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六

筠溪山房

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喇嘛楚爾沁。藏布喇木占巴等。往圖地域。至是大兵入。諸番內附。上以山川名。漢番異稱。

命大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輿地。

六十年。敘唐古特迎降功。封第巴康濟爾阿爾布隆固山貝子。隆布爾輔國公。理前藏務。頗羅爾札薩克一等合吉。理後藏務。各授噶卜倫。

御製平定西藏碑。建伊克昭文曰。昔者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顧實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仇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頗極安甯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青海羣眾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眾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并廢第五輩達賴喇嘛之塔辱蠱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為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所為非法爰命皇子允禔為大將軍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眾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力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瑚畢勒罕冊印封為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眾各復生業于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匪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喀木藏衛等部人眾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昭地以垂永久朕何功焉而羣眾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九

筠溪山房

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遊撫順綏眾興教云爾
雍正元年
詔給第六世達賴喇嘛冊印文視第五世達賴喇嘛別賜敕司噶卜倫務
二年大軍討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誅助逆喇嘛等諭曰喇嘛助羅卜藏丹津為逆糾數千餘眾以致追剿覆滅玷辱法教甚矣前準噶爾據唐古特戮僧徒燬寺廟大軍往討之恢復昭地法教振興如此隆恩不知感激反助悖逆尚可謂遵奉法教者乎其以此諭喇嘛等知之
三年撤大軍還以康濟爾總藏務阿爾布巴副之王大臣等奏阿里形勝地康濟爾既駐藏請令擇代理阿里務者康濟爾遵旨議以其兄喀錫爾色布登喇什為阿里總管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請令康濟爾專居藏地
上察阿爾布巴等與康濟爾異志
諭曰若令康濟爾孤身在藏阿爾布巴等不之服康濟爾雖欲效忠勢必不能仍令兩處往來行走兼理藏及阿里務為善先是達賴喇嘛赴藏索諾木達爾札借行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十

筠溪山房

既娶隆布爾女二。隆布爾恃達賴喇嘛姻。忌康濟爾諸噶卜倫由是不相能。川陝總督岳鍾琪奏打箭鑪外裏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中甸請隸內地。給頭目等土司職。察木多外魯隆宗雜哇坐爾剛桑噶吹宗袞卓諸部距打箭鑪遠。內地遙制不便。請隸唐古特。以噶卜倫康濟爾阿爾布巴理之。遣副都統鄂齊往。

諭達賴喇嘛。

四年鄂齊奏達賴喇嘛幼。康濟爾恃績。蔑視諸噶卜倫阿爾布巴隆布爾等陰險。黨札爾爾附之。恐構達賴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嘛與康濟爾不睦。請罷隆布爾札爾爾。窮阿爾布巴翼。諭達賴喇嘛偕康濟爾阿爾布巴和衷。有哀都阿喇木巴者。羅卜藏吹木索弟也。善翼視達賴喇嘛。賜達爾漢號。復

詔設駐藏大臣。以副都統瑪拉內閣學士僧格往。

五年瑪拉等至藏。阿爾布巴隆布爾札爾爾陰以兵戕康濟爾。叛遣賊黨侵阿里。略錫爾色布登喇什以義不反兵。驟擊之。戰歿。其長子噶錫巴納木札勒色布騰。從台吉頗羅爾。集後藏兵拒賊。卻走。將往擊之。馳奏乞援。詔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萬五千餘赴藏。亂作。瑪拉等

以諾顏和碩齊轄喀拉烏蘇兵。護唐古特眾。奏請賜爵。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

六年頗羅爾謀大軍將至。集後藏及阿里兵九千。自潘玉口馳赴前藏。聞瑪拉等駐拉薩。護達賴喇嘛。遣兵助。召諸寺喇嘛。擒阿爾布巴隆布爾札爾爾等。送瑪拉所。查郎阿至。誅阿爾布巴等。及其孥。請留兵二千駐藏。徙達賴喇嘛居裏塘。

允之。以札薩克貝子頗羅爾領後藏務。轄阿里岡底斯境。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諭給銀三萬。賞從兵。頗羅爾請以車稜旺札勒協理藏務。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兼噶卜倫。查郎阿將撤大軍還。奏舊設噶卜倫理前藏務。今藏地初定。頗羅爾爲眾服。請令兼領前藏。從之。

諭曰。前用兵西藏時。頗羅爾甚爲效力。其後噶卜倫等嫉妬爭權。阿爾布巴隆布爾等潛結匪類。公然肆惡。擅殺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爾。并欲害及頗羅爾。頗羅爾奏聞逆黨罪狀。朕遣大軍領兵前往。察詢情

由分別治罪頗羅爾聞大軍將至率眾奮勇前馳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擒獻大臣至彼盡得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及叛逆等盡行殲誅自此黃教可興番眾可輯頗羅爾深知大義討逆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沈寃背惡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為固山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上憫康濟爾無嗣

詔追授其兄喀錫爾色布登喇什為一等台吉長子噶巴納木札勒色布騰襲爵

賞孔雀翎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詔徙達賴喇嘛居裏塘索諾木達爾札代達賴喇嘛來朝奉表貢物

賜珊瑚頂雙眼孔雀翎復

諭曰索諾木達爾札訓示達賴喇嘛學習經典保護多方西藏諸務毫不干豫甚屬可嘉著封為輔國公岳鍾琪奏移化林兵五百往護復以兵四百屯噶達西吹音堡及鴉籠江上中下三渡尋徙泰甯四川總督黃廷桂奏泰甯距打箭爐道險舊屯兵五百不給防禦請增兵如數令與西藏裏塘巴塘互犄角

從之大軍之討阿爾布巴噶爾丹策凌使至奏請赴藏

煎茶

上不允

七年達賴喇嘛至裏塘建噶達寺居之將

遣兵討準噶爾

諭曰策妄阿喇布坦假黃教為名潛兵入藏無故殺拉藏汗遣使往討復敢阻兵抗命其後策妄阿喇布坦身故子噶爾丹策凌遣使至奏稱欲使眾生樂業黃教振興噶爾丹策凌不過一微末台吉此豈伊應出語耶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爾札爾爾等濟惡同謀皆以準噶爾鄰伊地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係伊等姻戚彼此相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依窘迫時必往投之頗羅爾勇往直前截賊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輒被擒準噶爾若仍留游牧將來青海及西藏地必受其害此朕所熟思而審處者也

八年僧格借頗羅爾以兵千五百屯騰格里諾爾以頗羅爾子珠爾默特策布登統阿里諸路兵防準噶爾賊保唐古特

詔授札薩克一等台吉

九年一等台吉噶錫巴納木札勒色布騰表謝

恩獻方物

諭曰前以喀錫爾色布登喇什陣亡阿里經頗羅爾奏

請特贈一等台吉其子噶錫巴納木札勒色布騰襲之
邇聞爲國效力辦理事務亦善且爲康濟爾兄子康濟
爾宜力有年抒誠報效始終不懈并無子嗣著將噶錫
巴納木札勒色布騰格外施恩封授輔國公世襲罔替
尋授噶卜倫布魯克巴部諾顏琳臣齊壘喇布濟喇嘛
札爾西里布魯克額濟噶碧棟噶布等納貢

諭曰朕爲天下主一視同仁無分中外乃者附近帕爾
城之布魯克巴人等起釁構兵互相讐殺朕聞之甚不
忍頗羅爾仰體朕意與班禪喇嘛遣使往諭朝廷恩德
布魯克巴人等感悟息爭敬順無違且請施恩訓誨朕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
五 筠溪山房

甚嘉悅嗣此恪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釋教祇奉恩綸
朕自益加優眷復以頗羅爾招撫功

詔晉封多羅貝勒總理衛藏噶卜倫務

諭嘉札薩克一等台吉珠爾默特策布登奮勇效力晉
封輔國公

賜敕印班禪喇嘛尋偕頗羅爾助駐藏軍糧瑪拉卻之
復固請

詔給如值以軍餉足不煩獻助宣

諭先是準噶爾掠索爾札色布騰禁之哲卜尊丹巴呼
圖克圖說策妄阿喇布坦獻謝罪不從子噶爾丹策凌

嗣給索爾札戶十詭稱將遣歸唐古特頗羅爾聞之以
告

諭曰準噶爾戕拉藏汗掠其子索爾札等歸今稱遣還
西藏不可不嚴爲防備前策妄阿喇布坦遣策凌敦多
卜襲西藏時誑稱噶爾丹丹忠偕其女歸乘拉藏汗不
備襲唐古特地今遣歸索爾札之言正噶爾丹策凌奸
計若唐古特少爲玩忽卽蹈前策凌敦多卜故轍矣準
噶爾既殺拉藏汗豈肯令其子索爾札歸藏襲唐古
特現有訓練蒙古兵爾其與駐藏大臣等定議設汛阿
里哲斯肯圖魯克勒底雅等處協力防禦準噶爾若以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
五 筠溪山房

兵隨索爾札至可卽迎擊之索爾札父兄被人殺害焉
有不忿恨之理若果思報仇感戴朕恩率屬來歸爾等
自可悉心安頓至若立汗之事當令達賴喇嘛班禪喇
嘛奏聞于朕方可建之豈可令噶爾丹策凌任意妄行
久之索爾札不至後大軍定準噶爾色布騰及索爾札
子納噶察始來歸附收察哈爾旗

十年拉達克汗德忠納木札勒奏臣理國事尊釋教偵
準噶爾情輒以告乞

賜恩綸

敕曰爾父尼瑪納木札勒偕貝子康濟爾向心報效前

已大沛恩膏。今爾亦效爾父。與貝勒頗羅鼐一體效力。甚屬勤勞。嗣當益加廼勉。以紹前徽。僧格奏巴勒布部雅木布車稜庫庫木三汗慕

聖德。遣貢請覲。

上憫其道遠。

敕曰。爾汗慕朕仁化。萬里輸誠。朕甚嘉悅。納所進方物。第念道路遙遠。往返維艱。爾使即由西藏遣歸。爾汗但與貝勒頗羅鼐協力和衷。維持黃教。以副朕普育羣生至意。

十一年。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七

三 筠溪山房

諭曰。西藏駐劄弁兵。本為保護唐古特眾。防範準噶爾。設比來賊眾敗竄。不能復涉藏地。頗羅鼐抒誠效力。唐古特兵皆訓練壯勇。日今藏地無事。兵丁多集。米穀錢糧。雖給自內地。唐古特不無解送勞苦。著量留守藏兵五百餘。盡撤還。前令達賴喇嘛移駐秦甯。因唐古特有阿爾布巴等事。恐準噶爾乘間來犯。其從至弟子。久違鄉土。各懷歸志。班禪喇嘛現復年邁有疾。著仍遷達賴喇嘛歸藏。

十三年。輔國公索諾木達爾札從達賴喇嘛歸藏。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八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西藏部要略二

乾隆元年。布魯克巴部諾顏琳臣齊墨喇布濟等奉表貢札薩克一等台吉諾顏和碩齊卒。駐藏副都統瑪拉等奏偕頗羅鼐議代領喀拉烏蘇兵者。頗羅鼐子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歲領塔木騰格里諾爾兵。防汛塔木距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一 筠溪山房

喀拉烏蘇。可令兼轄。諾顏和碩齊所遺札薩克一等台吉。其弟車臣哈什哈現理古木布木務。請令襲爵允之。

三年。拉達克汗遣獻方物各

賜敕獎

四年。駐藏副都統杭奕祿奏巴勒布三汗邇構兵。臣遣頗羅鼐諭輯之。咸聽命。獻所部民數。

詔優賚。復以頗羅鼐績。晉封多羅郡王。噶爾丹策凌請

赴藏煎茶。

諭曰。朕為天下大君。不阻奉教之人。爾準噶爾前曾潛

往藏地。擾害土伯特眾。今若徑赴彼地。土伯特或懷憤。滋事。爾果誠心布施。朕當遣兵護往。既而準噶爾煎茶。使道棟科爾以爭市值。不果往。

詔責違信罪。噶爾丹策凌遣謝。固申前請。

允之。是年。輔國公一等台吉噶巴納木札勒色布騰卒。弟班第達襲。

五年。札薩克一等台吉車臣哈什哈卒。弟齊旺多爾濟襲。

八年。準噶爾煎茶使至藏。謂頗羅鼈曰。聞拉達克言。土伯特黃教盛。今信然。噶勒招穆倫河濱。舊設溫都遜喇。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二

筠滌山房

嘛禪樹。噶爾丹策凌乞代葺。準噶爾乏諳經典喇嘛。乞給我攜歸。聞唐古特不善騎。且乏軍械。今觀之。武備稍勝。頗羅鼈語之曰。

大皇帝闡黃教。輯眾生。以故土伯特富庶甚。爾等至藏煎茶。賞馬駝路費。令極裕。此皆恭順。

天朝所致。土伯特以準噶爾襲。始嚴武備。我蒙

恩。統藏務。簡兵繕械。有侵圍者。足禦之矣。所請修廟延僧事。非奉

旨。安敢擅行。準噶爾使唯而退。

諭獎頗羅鼈。應使得體。

賚幣。噶爾丹策凌忌之。訐頗羅鼈不善理煎茶務。

諭曰。頗羅鼈奏。準噶爾眾有侵害土伯特。喇嘛等不願前往。故不之給。爾奏。頗羅鼈念拉藏汗仇。辦給爾使

諸物。俱未協。朕爲大君。不分內外。頗羅鼈與爾等。皆僻處遠地。彼此互有違言。朕豈肯偏聽爾。遽罪頗羅鼈乎。

復

詔駐藏副都統傅清等。偕頗羅鼈議防。準噶爾。珠爾默特策布登。以兵五千。駐防阿里克。

九年。準噶爾使自藏歸。珠爾默特策布登。班第達。齊旺多爾濟。以協頗羅鼈。理準噶爾煎茶務。並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三

筠滌山房

賜幣。獎珠爾默特策布登。會病足。自阿里歸藏。是年。輔國公索諾木達爾札卒。

諭曰。索諾木達爾札。係達賴喇嘛父。

皇考。加恩。達賴喇嘛。特予封爵。伊亦深感。

皇考恩。行走謹慎。歷十有餘年。著加恩。令伊子恭格丹。津。仍襲輔國公爵。以示優眷。

十年。

詔駐藏大臣。三年一代。札薩克一等台吉齊旺多爾濟。卒。駐藏副都統傅清等。奏。頗羅鼈請以諾顏和碩齊子

旺對襲。

諭曰伊係舉家受恩之人令其辦理諸務自為有益諾顏和碩齊受國厚恩授為札薩克一等台吉伊弟相繼承襲亦各奮勉效力今齊旺多爾濟病故著照所請以其兄諾顏和碩齊子旺對承襲札薩克一等台吉

十一年諭頗羅鼐曰爾素效忠誠勤勞懋著自朕御極以來悉心靖共凡事竭力奮勉辦理妥協甚屬可嘉著加恩于爾子內封一長子日後承襲王爵總理藏務所係甚要其善擇才堪嗣爾悅服眾心裨益公務者以聞頗羅鼐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默特納木札勒珠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四

筠綠山房

默特策布登病足以長子讓弟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詭讓兄頗羅鼐愛少子請以珠爾默特納木札勒為長子允之

上嘉珠爾默特策布登之讓

諭曰珠爾默特策布登雖有疾前曾出兵效力著加恩封鎮國公頗羅鼐善服眾為諸噶卜倫所敬事有綏奔喇嘛札克巴達顏者書其名瘞誣之事覺頗羅鼐欲弭變輕議綏奔喇嘛札克巴達顏罪

上嘉之

諭鎮壓左道不足患其借達賴喇嘛協輯唐古特眾

十二年珠爾默特策布登疾痊駐藏副都統傅清等請遣屯阿里克汎

允之准噶爾使再入藏煎茶駐藏副都統傅清等遣車稜旺札勒以喀拉烏蘇兵三百監之遣旺對領兵設汎阿哈雅克阿里克路班第達協頗羅鼐總理諸務頗羅鼐卒

遣官賻祭以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襲郡王爵兼理衛藏噶卜倫務

諭傅清曰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不更事或未服唐古特眾且頗羅鼐以暴疾亡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或以綏奔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五

筠綠山房

喇嘛札克巴達顏故與達賴喇嘛構隙不肯眾起而問之不無滋事虞爾其留意體察導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任用舊人復以協理藏務當如頗羅鼐存日宣諭眾噶卜倫知之會准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復遣使赴藏煎茶入寺詭避痘以已卒守門不令官兵從上以准噶爾狡甚

飭嚴防雖歸巢勿稍忽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奏藏地謐無事請撤官兵歸

上念頗羅鼐有安藏功且蒙恩厚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必無異志不從撤兵請適滋疑不如示之信

詔可。

諭達賴喇嘛。嗣勿令準噶爾入藏。雖固請弗允。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詭稱準噶爾眾襲唐古特。至碩翁圖庫爾。遣兵備喀拉烏蘇。徒達木番眾不數旬。揚言準噶爾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備。駐藏提督索拜遣旺對赴喀拉烏蘇備之。比至無蹤。

上聞之。

詔撤喀拉烏蘇兵。及達木番歸牧。勿惑眾。

十三年。準噶爾使自藏歸。諸噶卜倫並

賜幣獎。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六

筠溪山房

詔授班第達兄噶錫巴納木札勒色布騰子巴桑車凌為一等台吉。

諭曰。昆弟子姓。世受國恩。嗣益勉無怠。初郡王頗羅鼈

以女妻班第達。頗羅鼈卒。班第達察珠爾默特納木札

勒有逆志。不之附。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惡之。釋其孥。

十四年。駐藏副都統紀山劾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妄戾。

請撤珠爾默特策布登至協理藏務。

上不允。

諭紀山善導之。勿露防範迹。已而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以珠爾默特策布登發阿里兵將。將廢藏告。蓋計陷之也。

敕諭珠爾默特策布登爾父子昆弟受朕恩深重。爾所素知。爾今無故發兵。是既負朕恩。又玷辱爾父矣。爾於兄弟之間。素敦和好。爾父爵尙讓爾弟襲。今乃轉欲搆兵取罪。果爾兄弟不睦。宜親身至藏。以實情告辦事大臣。及達賴喇嘛。俟奏至。朕議爾兄弟事務。令永遠和睦。如爾有欲奏言。亦卽具奏。朕自有措處也。復

諭傅清曰。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年幼躁急。性好滋事。若果無他故。其兄欲進兵至藏。是特兄弟間互相侵犯耳。若其兄並無此事。而伊造言誣搆。則宜相機辦理。

十五年。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以兵戕其兄珠爾默特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七

筠溪山房

布登于阿里。詭以兄暴疾聞。請收葬。并育兄子。

上允之。時珠爾默特策布登子朋素克旺布及珠爾默

特旺札勒皆居後藏。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以兵往戕朋

素克旺布。陽稱逃亡。珠爾默特旺札勒奔札什倫布。依

班禪額爾德尼為喇嘛。乃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

拉布敦以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搆兵離藏告。蓋是時珠

爾默特納木札勒忌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襲殺之。私

搆。至後藏。誣籍噶卜倫輔國公班第達及第巴布隆

贊等。旋達木。距前藏三百餘里。擁眾二千餘。不歸。奏至

上不忍。卽誅之。

諭曰此或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以部眾不皆順擁兵自護且或因弟兄啟釁懼朕問罪安意離巢穴可苟免此時惟應靜以鎮之待其自起自止在我原無治罪之心則彼亦不生猜疑之念也嗣傅清等密疏叛狀

詔俟副都統班第自青海赴藏討罪復

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馳兵往會而是時賊猖盛梗驛道軍書不達者旬日傅清偕拉布敦計不急誅賊必據唐古特為變召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至待諸樓甫登起責其罪曰爾違

天子命且忘爾父無君無父罪不可赦傅清趨前扼其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八 筠滌山房

臂拉布敦拔佩刀刺之諭賜從罔治有羅卜藏札什者趨下呼賊千餘突至聚圍樓集藁焚達賴喇嘛遣番僧往護不得入傅清拉布敦死之先是傅清等將除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密與班第達謀羅卜藏札什乘亂攪帑二萬餘挺走班第達復奔告達賴喇嘛集兵捕逆翼日擒禁之遣番眾屯要汛諭勿傷漢民抗官軍達賴喇嘛善之奏令班第達暫理藏務時四川總督策楞等赴藏定亂

諭曰班第達不能救護駐藏大臣念其勢孤力弱向屬無過然亦無功可錄但不附逆黨猶知尊向天朝著以

輔國公爵管理噶卜倫務應俟徐加恩賜策楞既就道又

諭曰此措置唐古特一大機會也若經理得宜自可永遠甯謐否則久復別生事端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敢懷逆志萌于地廣兵強事權專一嗣此唐古特應多立頭目以分其勢爾等其詳議善後事宜為一勞永逸計策楞等至藏磔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子達爾札策楞及羅卜藏札什奏傅清拉布敦誅逆被害狀

上召諭廷臣曰從前頗羅鼐實心恭順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九 筠滌山房

皇考世宗憲皇帝屢次加恩由台吉封為貝勒伊感激我朝厚恩彌益恪誠朕即位以後封為郡王後因頗羅鼐年力就衰朕詢伊二子之中孰堪為嗣伊奏稱長子頓弱又已出家二子珠爾默特納木札勒人尚強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于其辭意之間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傅清前經駐藏為伊等所信服遂令前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協同駐藏乃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心益狡悖將長兄珠爾默特策布登圖害又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既戕其兄遂欲計害藏中不順

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唐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傅清拉布敦稔知其奸。疏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今年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批令候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噶卜倫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傅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卽于十月十三日。傳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傅清拉布敦旋爲伊屬羅卜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納木札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能不倍加軫悼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一等伯。入祀賢良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

筠溪山房

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事外之無知人。又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其是非倒置若此哉。

十六年方亂時。有清特古斯者。屯兵阿里。助珠爾默特納木札勒爲逆。班第達誅之。遣台吉集都鼐理阿里務。給卓理克圖號。事聞。

諭策楞等曰。班第達擅給台吉號。儼以藏王自居。今令管理噶卜倫務。復命多立數人。班第達或大失所望。雖未必顯有抗違。但其心稍恐不足。務須明切導之。以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恃有王爵。擁勢太重。釀成嫌隙。今多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一

筠溪山房

立噶卜倫。正可保全終始。令彼渙然疑釋。庶可永甯策楞抵藏。奏達賴喇嘛以鎮阿里要地。必重名號。故權給之。班第達恭順可信。臣遵

旨宣諭。感且泣。矢竭誠報效。策楞等以珠爾默特納木札勒通準噶爾逆書聞。

諭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珠爾默特納木札勒逆謀顯著。先事剪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恩贈卹。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不知者。或訾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奏。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自立名號。潛

遣其心腹通款準噶爾稱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為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為聲援幸值準夷內潰遣使人回藏破獲得其逆書並餽敵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其遺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其有功于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之典復

御製雙忠詩紀之有雙忠蹟烈傳斯篇他年以待信史編之句是年策楞等議設駐藏兵五百防汛兵千自咱拉山至拉卜賽郡木自阿哈雅至碩翁圖庫爾各設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三

筠滌山房

哨以達木番歸駐藏大臣轄視內地例置佐領驍騎校各職每年一察視設噶卜倫四以輔國公班第達札薩克台吉車稜旺札勒色玉特色布騰喇嘛尼瑪嘉穆錯任之別設代奔五第巴三堪布一分理藏務隸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轄唐古特正副二使均歸達賴喇嘛四噶卜倫附以達勿私遣允之

勅四噶卜倫曰西藏廣興黃教為清淨善地達賴喇嘛掌管西方釋教廣演經法從前供養喇嘛一切事務原設噶卜倫四人至珠爾默特納木札勒諸事擅專不與

諸噶卜倫商議負恩任性潛懷異圖因此駐藏大臣將伊正法噶卜倫事務不可一人專辦特令策楞等簡選賢能仍照舊例分設噶卜倫四員公同辦事爾等當感戴朕恩尊敬達賴喇嘛和衷協力屢勉供職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顧遇有重務稟知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等遵奉指示而行爾等其感恩宣力副朕興黃教安羣生至意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札尋請赴藏煎茶延唐古特喇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三

筠滌山房

十七年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既誅上念珠爾默特策布登功不忍絕其爵詔珠爾默特旺札勒襲輔國公喇嘛達爾札遣申前請上仍不允

詔議防藏地班第等奏準噶爾通藏隘有阿里那克桑騰格里諾爾阿塔雅克四路那克桑路稍近已設汛拉達克距阿里近雖與準噶爾互市必不令兵入境葉爾羌亦可通阿里中有大山隔之且阿里距藏兩月餘聞賊至易備惟騰格里諾爾阿哈雅克路較闊亦俱嚴設汛唐古特有馬兵萬餘步兵萬五千若準噶爾自騰格

里諾爾阿哈雅克至。則令車稜旺札勒以蒙古唐古特兵禦之。微衮布達克布等番兵援。由阿里那克桑至。則令色玉特色布騰以近牧兵禦之。微阿里兵援。班第達及尼瑪嘉穆錯留藏。護送達賴喇嘛。至班禪喇嘛駐札什倫布。距前藏七百餘里。值用兵。令移居前藏。若準噶爾傾眾至。則移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至泰甯。以駐藏官軍及唐古特兵屯要汛。待大兵援。

允之。準噶爾使久不至。諭達賴喇嘛嚴備。復定議西自阿里。東至喀拉烏蘇。增雜拉沙木等十三汛。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四

筠溪山房

二十年大軍討準噶爾。擒台吉達瓦齊。

諭唐古特部知之。達賴喇嘛獻銅佛三。慶捷。

詔納會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

詔唐古特復設汛。

二十二年第七世達賴喇嘛示寂。

二十三年阿睦爾撒納走死。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復叛據葉爾羌喀什噶爾。

詔勿撤唐古特汛。

二十四年拉達克汗謀定。遣將軍兆惠取烏什阿克蘇等城。將抵葉爾羌。奏請助剿回逆。

等城。將抵葉爾羌。奏請助剿回逆。

諭曰。爾遠處邊地。感戴恩澤。朕鑒爾忱。深為慰悅。大軍進剿回逆。凡所克城。俱設兵駐防。今布拉呢敦霍集占力窮勢蹙。必將棄巢遠遁。朕不以出兵擒剿事責爾。倘逆回竄入爾境。爾當擒獻藏所。朕必優加恩賚。若不遵奉諭旨。異日朕必知之。非爾益也。是年大軍定葉爾羌喀什噶爾。霍集占等竄巴達克山。

詔拉達汗勿復遣偵。巴達克山尋函獻霍集占首。

詔撤唐古特汛。西陲蓋自此永定。

二十八年授輔國公恭格丹津為噶卜倫。札薩克一等

台吉車稜旺札勒卒。孫索諾木旺札勒襲。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五

筠溪山房

二十九年。

欽定西域同文志。

御製烏斯藏卽衛藏說曰。藏地處蜀與滇之徼。曰藏云者。非華言。實番言也。番又或謂之唐古特。今班禪額爾

德尼所居。實稱藏。達賴喇嘛所居。實稱衛。元明時有烏

斯藏朵甘衛指揮諸司之名。或以為異於衛藏。而不知

實同也。蓋嘗以唐古特文字詳覆互證。乃知烏斯藏卽

衛藏。其音其義。無不一以貫之也。且以音言。斯蓋薩之

餘音。滿字為薩音。半字為斯音。唐古特收音之斯字。卽

與國書之伊字收音通。則烏斯之切為衛。如烏伊之切

為衛也。亦猶阿伊之為愛，噶伊之為該，喀伊之為開也。國書斯字伊字雖各為收音，然唐古特收音字無伊字而有斯字，由烏斯推之而愛亦阿斯，該亦噶斯，開亦喀斯，何不通之有？若夫衛藏之為義，則衛蓋彼言中也。非華言置衛之謂也。以烏合斯為衛音，而中義藏則切匪阿為藏音，而其義則淨之謂也。唐古特老若幼無不知之，今以不識唐古特文字之人而與一二譯出華言中辨其是非，豈非嚼蠟哉？或又曰：衛既以中為義，則今之所謂前藏之說何居？曰：此更非唐古特之本有，而興於今之華言也。然以今日疆域言之，自打箭鑪取道由東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六

筠滌山房

隸為系三合切音者，特揭是說以發其凡。三十六年。詔建布達拉於避暑山莊左，肖衛式。初厄魯特崇黃教，噶爾丹策凌建都綱于伊犁河濱，北曰固爾札，南曰海努克，設西勒圖四集喇嘛千餘，以塔本集賽輪值贍之。蒙古謂五為塔本，謂輪值為集賽，每歲首及盛夏，台吉宰桑等以贍禮至，後固爾札為阿睦爾撒納所燬，大軍定準噶爾亂。詔如固爾札式，建安遠寺于避暑山莊北隅，以準噶爾台吉達什達瓦屬來歸者居其側，青海厄魯特及喀爾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七

筠滌山房

南迤及西南，先經喀木，次衛，次藏，是全藏形勢，固宜前喀木而後藏，而衛適其中處之地。喀木之木為半字音，應從喀字，而其義則邊界之謂也。今稱前後藏者，則因二地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居之，而達賴喇嘛位居長，遂並以藏屬之，更易中為前，而今自京都目之，且統以為西藏云耳。然則烏斯藏之即為衛藏，不愈信哉？夫藏之內屬，肇自元代，音譯展轉，沿薩為斯，原無岐舛，惟文士墨守蠹簡，既不克兼諳西竺之書，而彼中服習梵文者，又豈能筆授心通，取腹地史乘傳譌，一一悉為釐訂，毋惑乎攷文之難也。予因輯同文志，類次西藏所

喀杜爾伯特諸台吉，值班秋覲，輒命贍禮，至是布達拉落成，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和碩特台吉恭格等挈數萬眾來歸。詔贍禮之，蓋以綏靖荒服，非惟闡揚黃教為也。三十八年，授札薩克一等台吉索諾木旺札勒為噶卜倫噶木倫輔國公，恭格丹津卒，子札什納木札勒襲索諾木旺札勒由穆魯烏蘇助金次所需物。賜幣獎。四十二年，札薩克輔國公珠爾默特旺札勒卒，子諾爾布朋素克襲。

四十四年班禪喇嘛奏請入覲祝

釐

詔建札什倫布于布達拉左肖藏式

四十五年五月

駕南巡旋班禪喇嘛使伊什巴爾珠布等迎

覲于趙北口

命觀龍舟水嬉六月

幸承德府

駐蹕避暑山莊班禪喇嘛使穆占巴等齋輜重至

詔居札什倫布旁舍時盛暑仍服氊毳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六

筠溪山房

詔賜紗葛并

給銀及藥物七月班禪喇嘛至舊例以達賴喇嘛班禪

喇嘛有高行

諭旨至始下牀入

覲惟令跪不拜至是班禪喇嘛固請拜

上嘉其誠敬聽之

賜宴萬樹園

詔瞻禮布達拉八月行

萬壽慶典班禪喇嘛稽首頌無疆九月班禪喇嘛扈

蹕旋

賜宴南苑以香山昭廟葺工

詔慶讚之班禪喇嘛自崇德時通貢至是凡三世初封

曰羅卜藏吹吉嘉穆錯次日羅卜藏伊什皆

勅賜班禪額爾德尼號次日羅卜藏巴爾丹伊什如之

是役也以不召至跋涉三萬餘里入覲蒙古內札薩克

四十九旗及喀爾喀厄魯特諸部汗三公台吉聞之莫

不歡忭舞蹈執役觀

慶典十一月班禪喇嘛示寂

勅於所居建清淨化城

四十六年送舍利歸藏復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十九

筠溪山房

遣官齋金冊印封羅卜藏丹巴旺舒克札木巴勒嘉穆

錯為達賴喇嘛時其父第巴阿木布木前卒

諭曰第六世喇嘛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之父索諾木

達爾札曾封輔國公今新達賴喇嘛已賜冊命其父已

故未及授封其兄索諾木達什為哲卜尊丹巴呼圖克

圖父著授輔國公爵如索諾木達爾札例索諾木達什

尋卒

詔以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弟喇布丹納木札勒襲

四十八年理藩院議奏索諾木達什以達賴喇嘛故封

輔國公爵子喇布丹納木札勒繼襲嗣若仍予世襲則

與來歸有功之蒙古王公等無別請俟喇布丹納木札勒出缺後停襲嗣有似此者皆令承襲一次

詔如議

詔札薩克輔國公諾爾布朋素克札薩克一等台吉索諾木旺札勒札薩克一等台吉索諾木喇什咸世襲罔替理藩院議俟輔國公札什納木札勒出缺後停襲

諭曰索諾木達賴爾札以生達賴喇嘛故封輔國公爵伊子孫承襲二次今達賴喇嘛示寂若其父所遺世爵竟爾裁汰朕心實為不忍如仍世襲公爵于例又屬難行朕念達賴喇嘛俟札什納木札勒出缺後著加恩賞給一等台吉世襲罔替并著為例永遠遵行

四十九年

遣官齋玉冊印

賜達賴喇嘛復

敕封班禪喇嘛之瑚畢勒罕為班禪額爾德尼以幼未賜名

五十三年巴勒布賊侵西藏界侍郎巴忠奉命赴藏查辦奏索諾木旺札勒素向巴勒布商賈勒索

諭曰索諾木旺札勒平素既向巴勒布商賈勒索巴勒

布賊人侵藏之事即係伊激成伊身若在必當從重治罪今伊業已病故雖不加深究但不當仍令其子承襲札薩克台吉索諾木旺札勒之札薩克一等台吉著停其承襲以示懲儆

皇朝藩部要略

卷十八

三

筠溪山房

謹案 先大夫自訂年譜云乾隆四十七年充

國史館纂修官先是奉

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武進管先生幹貞纂傳數篇奉
差離館時無錫相國嵇文恭公爲總裁知余諳習清文
派令接纂是書余既任事通核立傳體例計內札薩克
凡四十九旗外札薩克若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札
薩克圖汗賽因諾顏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多
至二百餘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應立總傳分傳羌無
故實文獻奚徵雖有鈔送旗冊雜亂糾紛卽人名亦難
卒讀無可作據乃悉發大庫所貯清字紅本督閱搜查
皇朝藩部要略 後跋 一 筠滌山房

凡有關於外藩事蹟者概爲檢出以次覆閱詳校擇其
緊要節目隨閱隨譯薈萃存作底冊以備取材每於灰
塵空積中忽有所得如獲異聞積累既久端緒可尋於
是各按部落條分縷析人立一傳必以見諸

實錄紅本者爲準又以西北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
地界方向恭閱

皇輿全圖譯出山水地名以爲提綱其王公等源流支
派則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譜訂正勿訛如是者八年而
書始成時與余同修此書者惟檢討郭可之在達一人
耳云云 先大夫既成表傳一百十二卷進呈

御覽爲今著錄四庫之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底冊數十秩未經更事
釐訂藏之家篋五十餘年幸無失墜逮寓藻奉

命視學江蘇駐節江陰武進李申耆前輩見而好之因
屬寶山毛生甫先生爲參攷編輯江陰宋勉之補表成
書二十二卷題曰藩部要略從西陲要略例也又越七
年平定張石州復爲校補諒脫乃墨諸版石州又以先
大夫之勅爲各傳也先辨其地界方向譯出山水地名
以爲提綱而是編疆域未具讀者眩之爰以會典一統
志爲本旁采各書別纂爲蒙古游牧記若干卷它日卒
業將附梓以行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五月男寓藻
謹記

皇朝藩部要略 後跋

一 筠滌山房

瑪勒		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次子	順治十八年封	布尼	圖訥赫次子康熙二十七年襲	薩瑪第喇什色	康熙六十一年襲	色當噶	旺	瑪勒	乾隆三十三年襲
國公		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孫	雍正二年封乾隆三年	察罕達諾觀達	喇	喇	乾隆七年襲				
國公		貝子喇什第三子	乾隆十五年封								
哈達		十謝圖汗奧巴弟	天命十一年	拜斯噶鄂齊爾	順治十四年襲康熙五十七年	薩枯拉	鄂齊爾第六子康熙五十七年	沙津德納旺色	勒格爾布騰	雍正九年乾隆十四年	
札薩克				勒	順治十四年襲康熙五十七年	克	鄂齊爾第六子康熙五十七年	勒格爾布騰	雍正九年乾隆十四年		
多羅札											
薩克圖											
郡王											
布達齊											
七世											
喇什端											
羅布											
乾隆四十九年襲											

卷之一

五

筠淥山房

札薩克		遼東漢親王滿珠習	崇德元年封	額森	順治三年襲康熙四十四年	額濟音達達布宜什班喇特納	康熙三十五年襲四十六年卒	札木素	康熙四十二年襲四十四年卒
多羅冰		禮從祖其父曰納穆魯魯滿珠習禮禮習	崇德元年封	額濟音達達布宜什班喇特納	康熙三十五年襲四十六年卒	札木素	康熙四十二年襲四十四年卒		
圖郡王									
洪果爾									
七世八世									
桑對札羅卜藏									
布占散									
乾隆四十四年襲四十七年									
多羅貝		冰圖郡王洪果爾從	崇德元年封	彰吉倫布達禮札噶爾岱布	康熙二十三年襲二十四年卒	阿喇布	康熙四十五年襲		
勒		今襲札薩克多羅郡王	順治五年襲	勒	順治五年襲	勒	順治五年襲		
棟果爾									
七世八世									
齊默特									
多爾濟									
乾隆四十九年襲									
羅卜藏									
喇什									
乾隆四十九年襲									

卷之一

六

筠淥山房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一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p>		<p>山貝子 郡王阿喇布坦長子 乾隆三年封八年卒</p>	<p>開散固 乾隆三年封八年卒</p>	<p>色布騰 乾隆八年降獲擒國六年降獲公三十六年卒</p>	<p>多爾濟 崇德元年封 順治五年卒</p>	<p>札薩克 其父曰圖 美祖曰格爾德曾 格爾德曾 祖曰諾們 達喇為博 第達喇弟</p>	<p>鎮國公 喇嘛什 喇嘛什</p>	<p>布 喇嘛什</p>
<p>羅卜藏喇什長子乾隆三年襲四十七年卒</p>	<p>巴勒珠索特納 木多布 雜卜藏喇什次子乾隆四十七年襲四十八年卒</p>	<p>索諾木納遜巴 色稜圖 乾隆八年降獲擒國六年降獲公三十六年卒</p>	<p>色稜 都什轄圖弩瑪喇嘛札布延德 勒布 勒格爾 順治十八年襲康熙三十六年卒 正三年卒 九年卒 乾隆二十年以罪削</p>	<p>七世八世 敏珠爾薩木丕</p>	<p>七世八世 敏珠爾薩木丕</p>	<p>七世八世 敏珠爾薩木丕</p>	<p>七世八世 敏珠爾薩木丕</p>	<p>七世八世 敏珠爾薩木丕</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p>		<p>蒙哀 順治五年襲領札薩</p>	<p>子 薩克多 羅貝勒 博第達喇 子 博第達喇 子 博第達喇</p>	<p>固山貝 同祖其父 與科爾沁 薩爾之裔 和碩齊 乾隆八年卒 順治五年卒</p>	<p>札賚特 元太祖弟 哈布圖哈 賜達爾漢 和碩齊 乾隆八年卒 順治五年卒</p>	<p>右科爾沁部 天命九年來歸 旗六爵十七</p>	<p>多爾濟勒札木 布延德勒 格爾從子 乾隆二十三年襲三年卒</p>
<p>杜爾伯 元太祖弟 哈布圖哈 封輔國公 崇德元年</p>	<p>右札賚特部 天命九年來歸 旗一爵如之</p>	<p>錫喇布朗 圖 乾隆二十一年襲三十八年卒 十九年卒 乾隆五十一</p>	<p>羅卜藏阿穆祜瑪什巴 錫喇布朗 圖 乾隆二十一年襲三十八年卒 十九年卒 乾隆五十一</p>	<p>七世八世九世 錫喇布朗 圖 乾隆二十一年襲三十八年卒 十九年卒 乾隆五十一</p>	<p>克康三 年卒</p>	<p>沙津 巴圖 班珠爾</p>	<p>多爾濟勒札木 布延德勒 格爾從子 乾隆二十三年襲三年卒</p>

皇朝藩部表		開散多	羅郡王	索諾木	杜稜
		世曰鄂臣 卓哩克圖 為班第父	郡王班第 伯父		
卷之一		順治五年 追封	瑪濟克	布達薩木丕阿敏達	
		乾隆三十 八年襲四 十七年卒	乾隆四十 八年襲	索諾木杜 稜次子康 勒 賚	
				康熙十三 年襲二十 八年襲二 十九年卒	
				額色蒙	
				薩木丕勒 次子康 二十九 年襲三十 年卒	
				達什達	
				爾札	
				薩木丕勒 第三子康 熙三十年 襲四十三 年卒	
				十七	筠淥山房

皇朝藩部表		開散多	羅貝勒	羅卜藏	開散固	勒	桑濟札	納木札
		郡王溫爾 根巴圖魯	溫布孫	今襲 山貝子	貝勒羅卜 藏第三子	今襲 品級	今襲 品級	郡王鄂勒 蘇圖第三 子
卷之一		雍正七年 封國公	十年晉固 勒	乾隆十八 年襲 十七年卒	乾隆十八 年封輔國 公四十八 年晉封五 十九年卒	乾隆五十 九年降襲 公品級	乾隆五十 九年降襲 公品級	初授三等 台吉乾隆
		垂濟札德威多	爾濟	鄂四十六 年卒	濟克濟	札布		納木札
		鄂勒齋喇什喇齊默特		乾隆四十 七年襲四 十九年 十九年 替				
		圖 布坦 喇瓦						
		瓦勒達從 弟康熙四 十四年襲 乾隆十三 年卒						
		乾隆十三 年卒						
		十六						筠淥山房

<p>右札嚕特部 天聰二年來 歸旗二爵四</p>		<p>阿魯科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爾沁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札薩克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多羅貝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勒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穆彰 元太祖弟 順治元年 哈布圖哈 封札薩克 薩爾之商 周山貝子 其父曰達 四年卒五 寶祖曰昆 年追封 都倫岱青 昭世襲爵 會祖曰巴 著 寶諾顏為 多羅郡王 奎蒙克塔 康熙十七 斯哈喇弟 年卒</p>	
<p>翁牛特 元太祖弟 初為阿魯 譚楚因之 部濟農察 商曰豐克 德元年封 察罕諾顏 昭世襲爵 其子曰巴 替順治二 延岱洪果 年卒</p>		<p>札薩克 元太祖弟 初為阿魯 譚楚因之 部濟農察 商曰豐克 德元年封 察罕諾顏 昭世襲爵 其子曰巴 替順治二 延岱洪果 年卒</p>		<p>多羅杜 元太祖弟 初為阿魯 譚楚因之 部濟農察 商曰豐克 德元年封 察罕諾顏 昭世襲爵 其子曰巴 替順治二 延岱洪果 年卒</p>		<p>稜郡王 元太祖弟 初為阿魯 譚楚因之 部濟農察 商曰豐克 德元年封 察罕諾顏 昭世襲爵 其子曰巴 替順治二 延岱洪果 年卒</p>		<p>遜杜稜 元太祖弟 初為阿魯 譚楚因之 部濟農察 商曰豐克 德元年封 察罕諾顏 昭世襲爵 其子曰巴 替順治二 延岱洪果 年卒</p>		<p>右阿魯科爾沁部 天聰四年來歸 旗一爵如之</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p>	
<p>珠勒札色稜 康熙十七 色稜太子 年襲多羅 康熙四十 郡王三十 八年仍襲 七年以耽 貝勒雍正 酒制 五年卒</p>		<p>旺札勒達克丹阿爾達 雍正五年 襲乾隆五 年卒</p>		<p>楚依 穆甯 珠勒札幹 康熙四十 第三子康 三年仍襲 熙二十七 貝勒四十 年襲三十 六年卒 年晉多羅 郡王四十 三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畢哩表蒼津 順治十七年 襲乾隆二 年卒</p>		<p>鄂齊爾羅卜藏齊旺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筠溪山房</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p>鄂齊爾 博多和次 鄂齊爾次 子初封輔 子初襲爵 國公晉固 山貝子晉 山貝子兒 多羅貝勒 貝子表雅 貝子表 正五年襲 雍正十一 十一年卒 年襲乾隆 二年卒</p>	

開散鎮	國公	塔旺札	木素	開散輔	國公	德勒克	皇朝藩部表	旺舒克	札薩克	多羅額	爾德尼	貝勒	色稜
車臣親王素達尼次子	子			車臣親王素達尼第三子			卷之一		車臣親王多爾濟	子其父曰多爾濟	多爾濟兄		
雍正元年以軍功追封	封			乾隆三年以軍功封	卒二十一年		十八年以病罷		順治三年封	詔世襲	康熙十年卒		
四年卒	朋素克	喇布坦		敦多布	色稜		十九年詔世襲		茂里海鄂齊爾	色稜孫	康熙二十年卒		
十五年卒	喇什丕	勒		瑪哈布	爾尼雅		廿七		博木布車布登達什衮	茂里海次子康順二	十七年卒		
乾隆五十五年							錫嶺山房			康熙六十年卒	乾隆十八年卒		

右烏珠穆沁部 崇德二年來 歸旗二爵四

浩齊特	札薩克	多羅額	爾德尼	郡王	博羅特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多羅郡	王	噶爾瑪	色旺
元太祖高皇帝之孫	父曰高	特尼其	車臣親王素達尼	額之	額之	卷之一	新爾德尼	特尼其	特尼其	特尼其	特尼其
順治三年封	多羅額	七年卒	乾隆十一年卒	乾隆十一年卒	乾隆十一年卒	乾隆三十一年卒	順治十年封	康熙三年卒	康熙三年卒	康熙三年卒	康熙三年卒
阿賴充	達爾瑪阿夏尼	車凌喇	車布登	七世八世	齊蘇龍端多布	多爾濟多爾濟	阿喇布車布登	巴札爾	勒	雅木丕巴特瑪	勒
乾隆五十年卒	乾隆四十九年卒	乾隆四十九年卒	乾隆四十九年卒				康熙二十六年卒	康熙二十六年卒	雍正十年卒	雍正十年卒	雍正十年卒
歸旗二爵四	布坦	巴勒珠					錫嶺山房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右浩齊特部 崇德二年來歸 旗二一爵如之</p>		<p>七世 敏珠爾 乾隆四十二年襲</p>		<p>多爾濟 乾隆四十二年襲</p>		<p>巴特瑪車 布坦 表從弟 乾隆三年襲 丹津次子 二十一年 乾隆二十一年襲 十二年卒</p>	
<p>札薩克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蘇尼特 元太祖前 崇德六年 封札薩克 與浩齊特 同祖其父 多羅墨爾 札薩克 曰若爾巴 根郡王</p>	

<p>素塞 楚琥爾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p>		<p>札薩克 郡王騰機 特族兄其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多羅杜 父曰紹爾 紹世襲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稜郡王 延璽白吉 為布爾津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博木布素岱 札薩克郡 康熙三十 王騰機特 九年襲 長子康熙 十六年卒 三年襲 十九年卒</p>	
<p>素塞 楚琥爾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p>		<p>札薩克 郡王騰機 特族兄其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多羅杜 父曰紹爾 紹世襲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稜郡王 延璽白吉 為布爾津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博木布素岱 札薩克郡 康熙三十 王騰機特 九年襲 長子康熙 十六年卒 三年襲 十九年卒</p>	
<p>素塞 楚琥爾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p>		<p>札薩克 郡王騰機 特族兄其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多羅杜 父曰紹爾 紹世襲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稜郡王 延璽白吉 為布爾津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博木布素岱 札薩克郡 康熙三十 王騰機特 九年襲 長子康熙 十六年卒 三年襲 十九年卒</p>	
<p>素塞 楚琥爾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五 筠溪山房</p>		<p>札薩克 郡王騰機 特族兄其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多羅杜 父曰紹爾 紹世襲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稜郡王 延璽白吉 為布爾津 崇德七年 封 沙希岱恭格 勞彰</p>		<p>博木布素岱 札薩克郡 康熙三十 王騰機特 九年襲 長子康熙 十六年卒 三年襲 十九年卒</p>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		右蘇尼特部 崇德四年來 歸旗二爵四		阿巴噶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 崇德六年 封 塞爾珍德木伯楚英 色稜		札薩克 格圖額爾 詔世襲 順治二年 年卒 興康熙八年		多羅卓 傳十七世 曰巴雅斯 喇布爾古 特十八世 喇布爾尼 特十九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郡王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喇布爾尼 特二十世		多爾濟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世曰揚吉		噶爾瑪 今蘇 國公 羅貝勒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開散多 杜陵郡王 素雅長子 順治六年 以不附 機恩叙 貝勒 順治二年 卒		丹津 康熙二年 卒		沙哩 康熙十一年 卒		阿彌達洛墨 康熙四十年 卒		札什喇 乾隆三十四年 卒		隆十六年 襲三十四年 年以罪削	

四子部		元太祖弟 崇德元年 授札薩克 順治十年 巴拜		沙克都達木巴 濟札阿喇布	
落		薩爾之裔 賜達爾漢 卓哩克圖 順治六年 襲順治六年 年卒		爾 瑛素 布 坦多爾	
札薩克		爾沁同祖 其父曰結 延泰為達 賽弟 年封多羅 郡王 詔世襲罔 替十年卒		康熙三年 康熙十七 康熙三十 年卒 年卒 十九年卒 康熙四十 年以病歿	
多羅達		七世八世			
爾漢卓		車凌旺			
哩克圖		札勒			
郡王		鄂木布			
鄂木布		喇什雅朋楚克		木丕勒桑魯布	
		阿喇布坦 喇什雅木 多爾濟 丕勒次子 三子乾隆 乾隆四十 三十六年 九年歿 四十九 年卒			
		右四子部落 天聰四年來歸 旗一併如之			
茂明安		元太祖弟 哈布圖哈 授十一年 諾爾布齊旺錫根敦札薩木坦			
札薩克		薩爾傳十 三世曰鄂 爾圖布 元年卒		喇布 木素 札木素	
一等台		延圖十四 世曰錫喇 奇塔特十		諾爾布第 三子雍正 年卒 七年卒 七年卒 十九年 卒	
吉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一

僧格		五世曰多 爾濟十六 世曰車根 為僧格父		以罪削 替	
開散多		札薩克六 世僧格叔 祖 順治五年 封輔國公 七年晉多 羅貝勒 詔世襲罔 替康熙三 年卒		圖巴 班第 錫喇布 札布	
羅貝勒		固穆巴 羅貝勒 子康熙三 十二年 班第次子 康熙五十 六年 錫喇布 年卒		乾隆八年 乾隆三十 九年 乾隆三十 五年卒	
固穆巴		七世			
圖爾		珠克都 爾札布			
		乾隆四十 五年 襲四 十九年卒			
		丹丕勒			
		衰楚克札 布次子乾 隆四十九 年歿			
		右茂明安部 天聰七年來 歸旗一併二			
烏喇特		元太祖弟 哈布圖哈 封 順治五年 襲 順治十三年 康熙八年 康熙二十 五年 五年 十二年卒 康熙五十 二年 錫喇布 索諾木			
札薩克		薩爾之裔 與科爾沁 同祖其父 曰哈尼泰 水圖台吉 祖曰巴爾 賽會祖曰 布爾海為		海色 察木察都稜 諾爾布 珠沁	
鎮國公					
圖巴					

<p>奎蒙克塔 斯必喇弟</p>		<p>札薩克 鎮國公 順治五年 封 巴從子其 父曰鄂木 布其曾祖</p>		<p>諤班 曰稱噶為 巴爾賽兒 卒</p>	
<p>七世八世</p>		<p>索諾木車布登 喇布坦棟囉布 乾隆二十年 乾隆四十年 卒</p>		<p>博勒都 順治十五年 替十五年</p>	
<p>都稜次子 札木三 康熙五十七年 乾隆七年 卒</p>		<p>阿玉什諾們 達爾瑪達爾瑪達爾瑪 第 什哩 吉哩第 諤班第四子 康熙七年 卒 年 康 熙 十 一 年 卒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卒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卒 正 三 年 以 罪 削</p>		<p>博勒圖 諤班次子 順治十八年 卒 七年卒</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達爾瑪噶勒桑 哩第 車凌 乾隆十六年 乾隆二十年 卒 乾隆二十九年 卒 乾隆四十四年 卒</p>		<p>噶勒桑 羅壘 達爾瑪哩 第子乾隆四十四年 卒</p>		<p>濟克默 特多爾 達爾瑪吉 哩第子 乾隆四十四年 卒 乾隆五十六年 卒</p>	
<p>巴圖鄂 齊爾 濟克默特 多爾濟弟 乾隆五十六年 卒</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p>錫嶽山房</p>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札薩克 鎮國公 順治五年 封 巴從孫其 父曰色梭 其曾祖曰 替壽卒

輔國公

巴克巴

哈尼新青
台吉為哈
楚充客
達爾瑪
鄂勒班
垂札木

尼泰冰圖
弟順治五
年襲康熙
二十二年
卒

阿穆爾恭格喇多爾濟
乾隆五
十三年襲
正十一年
以罪削

齡貴布
鄂勒班第
三子雍正
十一年襲
乾隆十一
年卒

右烏喇特部
天聰七年來歸
旗三爵如之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三五

筠淥山房

喀爾喀

元太祖裔
外喀爾喀
封順治十年

右翼

土謝圖汗
部阿布和
之孫其父
曰喇瑚里
為烏瑪海
弟

札薩克

本塔爾第
四子康熙
九年襲四
十六年卒

和碩達

訥內第
八子康熙
十七年降
襲札薩克
多羅達爾
濟貝勒理
正六年卒

爾漢親

雅正七年
襲乾隆四
十六年卒

王今襲多

乾隆四十
六年襲

本塔爾

達爾漢親
王本塔爾
封順治十
八年

開散多

達爾札因
嚕什巴特
瑪車木伯
車登多

羅卓哩

順治十八
年襲康熙
年

希
旺札勒勒
爾濟

克圖郡

二十二年
卒

王今襲四

山卓哩
子克圖貝

哀布

康熙二十
三年卒

開散固

達爾漢親
王本塔爾
弟

山貝子

順治十年
封

本巴什

巴特瑪進
穆巴達濟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

筠淥山房

希

班第達阿
喇布巴爾
準

開散鎮

達爾漢親
王本塔爾
第五子

國公

喇布坦班
珠爾喇布
坦棟囉布
爾濟

薩瑪第

康熙十四
年以軍功
封

鄂爾多

元太祖傳
順治六年
封

右喀爾喀右翼部

順治十年
歸旗

巴圖

以上烏蘭
察布盟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斯 札薩克 多羅郡 王 額璘臣			
								達延車臣汗十六世 白巴爾蘇博羅特十 七世曰亥 額璘克圖 墨爾根十 八世曰諾 顏達喇十 九世曰布 延巴圖爾 理台吉二 十世曰博 碩克圖為 額璘臣父			
								額璘臣從子順治十三年卒			
								固魯 棟囉布薩克巴 札木揚車凌多			
								巴圖兒順 固魯次子 康熙三十四年卒 固魯十一年襲五十七年卒 固魯十九年卒 固魯二十一年卒 固魯二十三年卒 固魯二十五年卒 固魯二十七年卒 固魯二十九年卒 固魯三十一年卒 固魯三十三年卒 固魯三十五年卒 固魯三十七年卒 固魯三十九年卒 固魯四十一年卒 固魯四十三年卒 固魯四十五年卒 固魯四十七年卒 固魯四十九年卒 固魯五十一年卒 固魯五十三年卒 固魯五十五年卒 固魯五十七年卒 固魯五十九年卒 固魯六十年卒			
								喇什班 珠爾 棟囉布弟 四子康熙五十九年襲正六年卒			
								爾濟 雍正六年襲十一年 爾濟 乾隆二十三年襲四十五年卒			
								七世 達爾瑪 咱第 乾隆四十六年襲五十年卒			
								什當巴 拜 車凌多爾濟次子乾隆五十年卒			
								年卒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間散輔 國公 色布騰 諾爾布			
								郡王喇什班珠爾長子 雍正六年封乾隆十二年卒			
								札木巴 薩木丕 勒多爾勒 濟 乾隆二十二年襲二十七年卒 丹津多 爾濟 札木巴勒多爾勒次子乾隆二十九年襲三十九年卒			
								索諾木 松喇布幹珠爾諾依囉棟囉布 布札木 札木素 康熙二十一年襲三十八年襲五十八年襲			
								索諾木 都稜 色稜喇 乾隆九年襲十一年卒 七年晉圖 山貝子四 六年襲			
								七世 棟囉布 色稜 乾隆三十八年襲			
								善丹 勒 之曾祖曰巴雅斯呼朗諾顏為諾顏達喇弟 年卒			
								札薩克 鎮國公 郡王額璘臣族子其父曰阿津泰阿津泰之曾祖曰偉達爾瑪 今襲圖山貝子 順治六年封 康熙九年襲 康熙十一年卒			
								素 康熙五十七年襲 乾隆十二年級三十八年卒			
								筠溪山房			

素 小札木
諾顏為巴
雅斯呼明
諾顏弟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札薩克	郡王額璘 臣族弟其	順治七年 封	固魯斯喇什札納木札拉旺巴
七世	喇什達	齊旺珠 爾孫統 三十七年 襲貝子四 十九年 詔世襲 替	年晉多羅 貝勒三十 七年卒
爾濟	齊旺珠 爾孫統 三十七年 襲貝子四 十九年 詔世襲 替		
木札勒珠爾	都穆第三 子康熙五 十六年襲 卒		康熙五十 六年襲雅 正十一年 以赴調兵 不堪用降 輔國公尋 詔復貝子 乾隆十九
色稜納齊旺班	都穆次子 康熙五十 一年襲五 十六年卒		
倫布	都穆次子 康熙五十 一年襲五 十六年卒		十六年卒 子五十一 年卒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一

固山貝子
父曰薩濟
為偉達爾
瑪諾顏孫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沙克札	額琳沁	固山貝子	札薩克
希布	達爾札旺舒克	額琳沁	額琳沁
木素	布坦	額琳沁	額琳沁
勒色稜勒丹色	爾濟	額琳沁	額琳沁
丹巴達永薩多	爾濟	額琳沁	額琳沁
爾濟	爾濟	額琳沁	額琳沁
拉旺巴勒	丹色稜弟	額琳沁	額琳沁
乾隆三十	乾隆三十	額琳沁	額琳沁
四年卒	四年卒	額琳沁	額琳沁

五四三

右鄂爾多斯部 入聰九年來 歸旗七爵入 隸伊克昭盟	札薩克 郡王額璘 臣族子其 父曰固倫 固倫之曾 祖曰巴雅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順治六年 封 詔世襲罔 替康熙十 五年卒	衰布喇根都什 羅卜藏納木札色旺喇 勒多爾什 納木札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四 十二年襲	子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色稜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札薩克 郡王額璘 臣族子其 父曰固倫 固倫之曾 祖曰巴雅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雍正九年 授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吉 祖曰素諾 木多爾濟 會祖曰烏 巴什烏巴	定哨喇 巴什烏巴	什 什之曾祖 曰珠揚呼 哩都噶爾 岱青為巴 雅喇偉徵 諾爾兄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十五 筠溪山房
	衰布喇根都什 羅卜藏納木札色旺喇 勒多爾什 納木札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四 十二年襲	康熙十六 年襲十九 年晉多羅 貝勒二十 三年卒	什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雍正九年 授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吉 祖曰素諾 木多爾濟 會祖曰烏 巴什烏巴	定哨喇 巴什烏巴	什 什之曾祖 曰珠揚呼 哩都噶爾 岱青為巴 雅喇偉徵 諾爾兄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十五 筠溪山房
	衰布喇根都什 羅卜藏納木札色旺喇 勒多爾什 納木札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四 十二年襲	康熙十六 年襲十九 年晉多羅 貝勒二十 三年卒	什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雍正九年 授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吉 祖曰素諾 木多爾濟 會祖曰烏 巴什烏巴	定哨喇 巴什烏巴	什 什之曾祖 曰珠揚呼 哩都噶爾 岱青為巴 雅喇偉徵 諾爾兄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十五 筠溪山房
	衰布喇根都什 羅卜藏納木札色旺喇 勒多爾什 納木札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四 十二年襲	康熙十六 年襲十九 年晉多羅 貝勒二十 三年卒	什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雍正九年 授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吉 祖曰素諾 木多爾濟 會祖曰烏 巴什烏巴	定哨喇 巴什烏巴	什 什之曾祖 曰珠揚呼 哩都噶爾 岱青為巴 雅喇偉徵 諾爾兄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十五 筠溪山房
	衰布喇根都什 羅卜藏納木札色旺喇 勒多爾什 納木札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四 十二年襲	康熙十六 年襲十九 年晉多羅 貝勒二十 三年卒	什 喇偉徵諾 顏為諾門 塔喇尼華 台吉弟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康熙二十 四年仍襲 貝子四十 八年卒	雍正九年 授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一等台 吉乾隆元 年授札薩 克九年卒	吉 祖曰素諾 木多爾濟 會祖曰烏 巴什烏巴	定哨喇 巴什烏巴	什 什之曾祖 曰珠揚呼 哩都噶爾 岱青為巴 雅喇偉徵 諾爾兄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一 四十五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世系表卷之二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江陰 宋景昌 增輯 大興 徐松 重訂 平定 張穆 覆校		外喀爾喀表 職名世系始附子 孫 曾孫元孫六世	土謝圖 元太祖裔 康熙三十 年喀爾喀格 爾森札札 爾穆台吉 汗號三十 之五世孫 八年卒 繼其父	察理多 布爾津號 土謝圖其 祖曰額列 克號墨爾 根汗其曾 祖曰阿巴 岱始以汗 稱其高祖 曰諾諾和 為格爾森 札札賽爾 理台吉第 三子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筠溪山房
尼阿海 察理多爾 濟次子康 熙四十一 年襲五十	多爾濟旺札勒敦丹多車登多敏珠爾 額爾德多爾濟爾濟 爾濟 多爾濟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孫 曾孫元孫六世	敦多布 多爾濟 察理多爾 濟孫初襲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筠溪山房
尼阿海 察理多爾 濟次子康 熙四十一 年襲五十	多爾濟旺札勒敦丹多車登多敏珠爾 額爾德多爾濟爾濟 爾濟 多爾濟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孫 曾孫元孫六世	敦多布 多爾濟 察理多爾 濟孫初襲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筠溪山房
尼阿海 察理多爾 濟次子康 熙四十一 年襲五十	多爾濟旺札勒敦丹多車登多敏珠爾 額爾德多爾濟爾濟 爾濟 多爾濟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孫 曾孫元孫六世	敦多布 多爾濟 察理多爾 濟孫初襲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筠溪山房
尼阿海 察理多爾 濟次子康 熙四十一 年襲五十	多爾濟旺札勒敦丹多車登多敏珠爾 額爾德多爾濟爾濟 爾濟 多爾濟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孫 曾孫元孫六世	敦多布 多爾濟 察理多爾 濟孫初襲	其父郡王 噶勒丹多 爾濟爵康 熙三十九 年晉和碩 親王襲土 謝圖汗後 以滿職降 襲原爵兒 郡王表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筠溪山房

札薩克	喜	王	多羅郡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土謝圖汗 察理多爾 年封三十	濟族弟其 父曰察諾 木爲所部 八札薩克 之一祖曰 昂噶海曾 祖曰阿布 和爲諾諾 和次子	四年卒	阿喇布多爾濟都布	卷之二	土謝圖汗 察理多爾 年封四十	多爾濟敏珠爾車凌拜丹忠多
敦多布額璘沁	坦	雍正六年 乾隆五年 乾隆二十年 乾隆三十年 七年卒	爾濟	二	多爾濟	敦多布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齊巴克多爾濟	乾隆二十 年襲三十 七年卒	札布 札布	三	延不勒 多爾濟 旺札勒多 爾濟長子 乾隆十一 年襲二十 三年卒	敦多布 五十八年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札布 札布	車凌拜都 布次子乾隆 三十七年 襲四十七 年卒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二

札薩克	多羅郡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多羅郡	王	多爾濟
土謝圖汗 察理多爾 年封三十	濟族弟其 父曰察諾 木爲所部 八札薩克 之一祖曰 昂噶海曾 祖曰阿布 和爲諾諾 和次子	卷之二	土謝圖汗 察理多爾 年封四十	多爾濟敏珠爾車凌拜丹忠多	今與圖 山貝子	多爾濟
成袞札齊巴克齊巴克	爾濟	三	多爾濟	敦多布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多爾濟	敦多布 五十八年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雅喇木多爾濟	敦多布多 爾濟第三 子乾隆二 十五年襲 札薩克 賜公品級三 十六年以 病罷	四	根札布車布登遜都布	敦多布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多爾濟	敦多布 五十八年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丕勒	乾隆二十 年襲三十 七年卒		多爾濟	敦多布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多爾濟	敦多布 五十八年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克納木	乾隆二十 年襲三十 七年卒		多爾濟	敦多布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多爾濟	敦多布 五十八年 以罪削五 十九年仍 襲

五四五

札薩克 一等台	郡王固爾 什喜從弟 其父曰巴 特理什為 昂噶海長 子	康熙三十 六年卒	鄂巴	康熙三十 六年卒	卓特巴喇布坦	康熙五十 二年襲 雍正七年 卒	旺布多敦多布邁達哩	老罷	爾濟 多爾濟札布	卓特巴天 子雍正八 年襲乾隆 二十三年 以病罷 卒	乾隆二十 三年襲四 十七年襲
札薩克 一等台	貝子錫布 推哈坦巴 圖爾從子 其父曰達 什祖曰鄂 爾果岱諾	康熙三十 三年授五 十七年卒	齊巴克額璘沁齊旺多	康熙三十 三年授五 十七年卒	札布 多爾濟爾濟	康熙五十 七年襲乾 乾隆二十 七年襲四 九年襲	乾隆五十 九年襲	乾隆五十 九年襲	乾隆五十 九年襲	乾隆五十 九年襲	乾隆五十 九年襲
車璘札 布	木齊為錫 布固泰子	雍正二十 七年以病 罷詔世襲 同替	恭格 旺札勒固噶札齊巴克	雍正四十 九年襲 乾隆四十 五年卒	布 札布	乾隆四十 五年卒	乾隆四十 五年卒	乾隆四十 五年卒	乾隆四十 五年卒	乾隆四十 五年卒	乾隆四十 五年卒
札薩克 一等台	郡王固爾 什喜從弟 其父曰阿 爾古為素 諾木弟	康熙三十 六年授四 十三年卒	納木札車凌旺達瑪琳烏爾津	康熙三十 六年授四 十三年卒	勒 舒克 札布 札布	康熙四十 三年襲五 四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八 筠溪山房

開木楚	郡王固爾 什喜次子	康熙五十 八年授 雍正十年 不稱職削 罪刑	車布登	雍正十年 襲乾隆三 十一年以 罪刑	車登 貢楚克	成袞札布 次子乾隆 三十一年 襲三十五 年卒	喇木丕袞楚克達瑪第固噶札	雍正八年 授乾隆十 年卒	勒多爾車凌 札布 布	喇木丕勒 多爾濟次 子乾隆十 七年襲四 十年卒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札薩克 一等台	郡王固爾 什喜從子 其父曰達 什為固噶 賜公品級 什喜弟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三篤克阿札拉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多爾濟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乾隆二十 一年襲二 十六年襲
札薩克 一等台	郡王固爾 什喜從子 其父曰達 什為固噶 賜公品級 什喜弟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多爾濟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勒多爾車凌 札布 布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札薩克 一等台	郡王固爾 什喜從子 其父曰達 什為固噶 賜公品級 什喜弟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多爾濟	雍正十年 授乾隆三 十二年以 罪刑	勒多爾車凌 札布 布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年襲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九 筠溪山房

右喀爾喀土謝圖汗部 康熙二十七年來歸

車臣汗 元太祖裔 康熙三十一年 衰臣 車布登

烏默客 喀爾喀格 號四十八 八年 班珠爾 正六年卒 雍正六年 第十一年 以滿職削

孫繼其父 伊勒察阿 喇布坦稱 汗號車臣 其祖曰諾 爾布曾祖 曰巴布高 祖曰碩 碩之父 曰碩羅貝 瑪讓羅貝 瑪之父曰 阿敏都喇

垂札布 烏默客從 弟初襲其 父郡王朋 素克爾兒 郡王表雍 正十一年 卒 三十三年

達瑪琳嘛呢巴 哀臣次子 雍正十三年 卒 乾隆十六年 卒 二十二年卒

車布登齊旺多 乾隆十六年 卒 二十二年卒

札布爾濟 子乾隆三 年襲 十二年襲 四十六年 卒 五十二年 卒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十 筠溪山房

輔國公 車臣汗烏 默客弟 康熙五十六年封 正七年卒 密瓦札格喀克車登札 乾隆十一年 卒 三十四年 卒

三濟札 布 雍正八年 卒 三十四年 卒

札薩克 車臣汗烏 默客叔父 年封六十 達瑪琳 多爾濟

多羅郡 年卒

王 今襲和 碩親王 康熙六十一年襲 雍正十年以罪 削

納木札 多爾濟巴雅爾貢楚克達爾瑪 札勒 什第 札布 錫里

札勒 納木札勒 乾隆五年 次子雍正 十年襲 乾隆五年卒 錫里 乾隆二十年 六年襲札 五年襲

札布 晉和續親 陸克和碩 王四十六 親王 年卒 詔世襲罔替 五十五年 卒

垂札布德木楚齊旺多桑齋多 克固山貝 子三十五 襲後襲車 雍正五年 克 爾濟 爾濟

札薩克 車臣汗烏 默客叔父 康熙三十一年封札薩 乾隆十五年 卒 二十五年 卒

多羅郡 子三十五 襲後襲車 雍正五年 克 爾濟 爾濟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十 筠溪山房

王 年 特晉多羅郡 表 王雍正五 年以老罷 雍正十三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朋素克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閒散多 郡王朋素 克次子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羅郡王 今襲多 編貝勒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貢格三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不勒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丹津 車凌多 雍正十一年 雍正九年 乾隆四十 五年襲 四十五年 十六年 卒 詔世襲罔替 尋卒

輔國公 札薩克	布	車凌旺	輔國公 札薩克	車布登	鎮國公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布	旺沁札	國公	閒散鎮	
車臣汗島 其父曰 斯喜布為		弟	父曰齊旺 為車布登	子	父其父曰 喇爾瑪祖 日本巴為 碩第第四	卷之二	車臣汗島 喇爾瑪祖	長子	布多爾濟	國公延楚	札薩克鎮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老龍	乾隆五十五 年授一等 台吉五十	卒	十二年卒	十四	康熙三十 四年封五	四十八年	四十六年	五十四年	乾隆二十 五年由札	河南達 四子順 四十四年
根敦		乾隆二十 二年封 七年以	乾隆七年 授札薩 克一等	卒	雍正十一 年襲職	十四	圖巴	乾隆四十 八年襲	布	垂濟札	五十四年	延楚布多 兩濟次子 乾隆二十 二年襲
三不勒成衰		乾隆四 十六年	乾隆二十 二年襲	卒	乾隆三十 二年襲	十四	札木禪雲丹	乾隆四十 八年襲			五十四年	延楚布多 兩濟次子 乾隆二十 二年襲
德木楚		乾隆九 年	乾隆五 十年	卒	乾隆三十 二年襲	十四	達什格				五十四年	延楚布多 兩濟次子 乾隆二十 二年襲

布	固魯札	吉	一等台	札薩克	達什	多爾濟	吉	一等台	札薩克	皇朝藩部表	岳特	車凌多	什	車凌達	札薩克	輔國公	札薩克
	子其父曰 斯喜布長	子其父曰 斯喜布長	子其父曰 斯喜布長	輔國公車 凌達什從			今襲公 品級	輔國公車 凌達什從	輔國公車 凌達什從	卷之二	今襲札 薩克一 等台吉	布	布	布	布	布	布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雍正三年 襲職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十四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珠爾	珠爾	珠爾	珠爾			布	珠爾	珠爾	十四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三十 一年襲	乾隆三十 一年襲	乾隆三十 一年襲	乾隆三十 一年襲			旺	乾隆三十 一年襲	乾隆三十 一年襲	十四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八 年	乾隆八 年	乾隆八 年	乾隆八 年			巴爾	乾隆八 年	乾隆八 年	十四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乾隆四十 三年卒

<p>爾高格增 爾札札賚 爾輝台次</p>	<p>開散輔 原封札薩 克圖汗策 旺札布從</p>	<p>國公 公品 三等 台吉</p>	<p>格色克</p>	<p>札薩克 札薩克圖 汪格勒克 延丕勒族 祖其父曰 杭圖岱祖 日順烏島</p>	<p>多羅貝 勒 王品級</p>	<p>根敦</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三</p>
<p>多岳特幹珠爾 札布 乾隆十七年卒 乾隆二十一年以罪削 乾隆四十八年襲 授三等台吉 賜公品級四 十八年卒</p>	<p>松津僧 格 康熙三十三年封三 十六年卒 康熙三十三年降 六年降</p>	<p>班第 青衮咱 雍正八年 乾隆二年 乾隆十一年 以叛誅</p>	<p>旺布多車都布成敦札 爾濟 乾隆二十二年襲 乾隆四十年襲 乾隆五十年卒</p>	<p>博貝 班第 雍正八年 乾隆二年 乾隆十一年 以叛誅</p>	<p>根敦嗣子 康熙四十四年降 三年降 札薩克一等台吉 十四年晉 輔國公 十九年 特封多羅貝勒 乾隆正八年</p>	<p>巴什曾祖 日圖們達 拉古青為 巴爾達喇 弟</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p>

<p>爾高格增 爾札札賚 爾輝台次</p>	<p>札薩克 汪格勒克 延丕勒族 祖其父曰 烏巴岱為 素巴第弟</p>	<p>多羅貝 勒 國公</p>	<p>卓特巴</p>	<p>札薩克 札薩克圖 汪格勒克</p>	<p>固山貝 子 今襲輔 國公</p>	<p>博貝 一作包 貝</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三</p>
<p>爾濟 班第 康熙三十一年襲 乾隆三十五年襲 正十二年卒</p>	<p>薩穆多諾爾布 爾濟 班第 康熙三十一年襲 乾隆三十五年襲 正十二年卒</p>	<p>旺札勒瑪哈巴 諾爾布班 第孫雍正 十二年降 乾隆十七年襲 國公 乾隆四十六年卒 詔世襲罔替</p>	<p>烏巴什 康熙四十二年降 二年降 國公雍正二年以 罪削</p>	<p>旺舒克拉旺多達布拉 博貝次子 雍正三年 襲國公 乾隆三十一年以病 薨 國公四十六年</p>	<p>爾濟 車琳 雍正三年 襲國公 乾隆三十一年以病 薨 國公四十六年</p>	<p>根敦嗣子 康熙四十四年降 三年降 札薩克一等台吉 十四年晉 輔國公 十九年 特封多羅貝勒 乾隆正八年</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三 筠溪山房</p>

王	克十九年 乾隆四十 賜貝子品級 七年襲	車布登	二十二年封 多羅貝勒 晉郡王 二十二年 晉郡王 二十二年 晉郡王 二十二年 晉郡王	札布	賜親王品級 四十五年 以晉請展 賜親王品級 四十五年 以晉請展 賜親王品級 四十五年 以晉請展	札薩克	親王善巴 康熙三十 年封四十 年	皇朝藩部表	多羅郡 蒙貝勒 三子 七年卒	王 今襲多 羅貝勒 十九年 晉郡王 卒	衰布	親王善巴 再從弟其 父曰素諾 木和碩 親王 再從弟其 父曰素諾 木和碩 親王 再從弟其 父曰素諾 木和碩 親王	札薩克	康熙三十 一年卒	鎮國公	烏巴達巴穆 德尼兄康 年襲五十	托多額	德尼兄康 年襲五十
額璘沁	吹札木	納木札	齊墨特德塔克	勤齊素多爾濟朋楚克	納木札勒 乾隆五十 年襲	三 勒 乾隆五十 年仍襲貝 勒 雍正二 年 襲 乾隆二 年 襲 乾隆二 年 襲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爾德尼	熙三十三 年 襲 四十四 年 卒	策旺諾車木楚貢楚克	爾布 克札布札布	托多額前 德尼嗣子 仍襲鎮國 公乾隆三 年 襲 德尼多羅 貝勒 乾隆五 十年 襲 德尼多羅 貝勒 乾隆五 十年 襲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弟其祖 日噶爾 曾祖曰巴 其為諾諾 和第五子 康熙三十 二年卒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弟其祖 日噶爾 曾祖曰巴 其為諾諾 和第五子 康熙三十 二年卒	鎮國公	今襲多 羅貝勒 和第五子 康熙三十 二年卒	素泰伊	親王善巴 從子其父 曰德克得 林和曰色 爾德尼為 塔斯布 康熙三十 一年封 雍正元 年 襲 乾隆十 年 卒	札薩克	康熙三十 一年封 雍正元 年 襲 乾隆十 年 卒	輔國公	札木禪巴圖蒙丹巴薩羅卜藏	旺舒克	乾隆十年 乾隆二十 一年 襲 乾隆五 十年 襲
德木楚	克札布	克札布	多爾濟羅卜藏	旺楚克車璘	克札布	洪果爾阿努哩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錫漆山房	

札薩克	親王善巴 從叔父其 父曰濟雅 克為圖蒙 百第五子	康熙三十 年授札薩 克一等台 吉三十五 年封三十 九年卒	旺札勒三都克車登札噶爾瑪	阿玉什孫 康熙三十 九年襲統 隆十二年 卒	車木伯布 乾隆二十 五年襲三 詔世襲罔替 十六年 卒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次子	康熙四十 六年授札 薩克一等 台吉尋封	敦多布色訥依 雍正八年 襲統隆八	額璘沁 雍正八年 卒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車凌達 雍正二年 卒	什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康熙三十 一年授五 十四年卒	達木布貢楚克索諾木	親王德沁 札布次子	初授一等 台吉乾隆 十九年 授札薩克 三都布旺沁札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康熙三十 一年授五 十四年卒	格木丕貢格敦當蘇龍齊旺達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爾濟 以罪削 年卒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一等台 曰錫納喇 曰錫納喇 克沙特為 圖蒙百第 十子	阿哩雅 乾隆二十 四年卒	吉 今襲額 曰錫納喇 曰錫納喇 克沙特為 圖蒙百第 十子	閒散輔 額國公貢 格敦丹同 族	乾隆二十 一年封二 十七年卒	沙克都 爾札布 乾隆二十 七年襲	多爾濟 乾隆二十 七年襲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康熙三十 一年授五 十四年卒	達木布貢楚克索諾木	親王德沁 札布次子	初授一等 台吉乾隆 十九年 授札薩克 三都布旺沁札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康熙三十 一年授五 十四年卒	格木丕貢格敦當蘇龍齊旺達	皇朝藩部表 卷之二	爾濟 以罪削 年卒	札薩克 親王善巴 族子其父 曰布尼祖 曰齊巴克	一等台 曰錫納喇 曰錫納喇 克沙特為 圖蒙百第 十子	阿哩雅 乾隆二十 四年卒	吉 今襲額 曰錫納喇 曰錫納喇 克沙特為 圖蒙百第 十子	閒散輔 額國公貢 格敦丹同 族	乾隆二十 一年封二 十七年卒	沙克都 爾札布 乾隆二十 七年襲	多爾濟 乾隆二十 七年襲
-----	------------------------------	----------------------	-----------	--------------	---------------------------------------	-------------------------------------	----------------------	--------------	--------------	-----------------	-------------------------------------	---	--------------------	--	--------------------------	----------------------	---------------------------	--------------------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右阿拉善厄魯特部 康熙二十五年來歸 旗一爵三</p>	
<p>開散固 郡王阿寶 長子 雍正九年封輔國公 十年晉貝子 乾隆二年卒</p>	<p>山貝子 全襲 國公 子乾隆二年卒</p>	<p>布爾阿玉 什即和囉 理之父</p>	<p>爾濟 玉木楚木 長子康熙 六十年襲 雍正元年 晉貝子 乾隆二年卒</p>
<p>哀布 國公 旺舒克 郡王阿寶 第三子乾隆二年襲 六年卒</p>	<p>拉爾濟 旺舒克 第三子乾隆二年襲 六年卒</p>	<p>多爾濟納遜 拉爾濟旺 乾隆三十 舒克再從 年襲四十 乾隆六 七年 年降魏岑 詔世襲同替 爵三十年</p>	<p>察罕丹 都察其父 日博爾克 國濟農 授札薩克 十三年卒</p>
<p>玉木楚 國公 全襲 國公 子乾隆二年卒</p>	<p>達爾濟 玉木楚木 次子康熙 五十二年 襲 乾隆五年 襲 乾隆九年 襲 乾隆十九 年卒</p>	<p>羅卜藏 達爾濟 玉木楚木 次子康熙 五十二年 襲 乾隆五年 襲 乾隆九年 襲 乾隆十九 年卒</p>	<p>納罕達 旺舒克旺丹多 察罕丹津 從孫雍正 十三年襲 乾隆十四 年卒</p>
<p>木 玉木楚 國公 全襲 國公 子乾隆二年卒</p>	<p>沙畢多 年卒</p>	<p>開散輔 日勒和羅 理次子 康熙三十 七年封五 十二年卒</p>	<p>旺舒克旺丹多 察罕丹津 從孫雍正 十三年襲 乾隆十四 年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右阿拉善厄魯特部 康熙二十五年來歸 旗一爵三</p>	
<p>札薩克 元太祖弟 哈布圖哈 年封貝勒 康熙四十 五十七年 晉郡王 乾隆元年 襲 乾隆三十 年卒</p>	<p>和碩親 海爾斯汗 晉郡王 乾隆元年 襲 乾隆三十 年卒</p>	<p>王 察罕丹 都察其父 日博爾克 國濟農 授札薩克 十三年卒</p>	<p>察罕丹 都察其父 日博爾克 國濟農 授札薩克 十三年卒</p>
<p>津 察罕丹 都察其父 日博爾克 國濟農 授札薩克 十三年卒</p>	<p>旺舒克旺丹多 察罕丹津 從孫雍正 十三年襲 乾隆十四 年卒</p>	<p>色布騰 沙畢多爾 濟從弟乾隆 二年襲 察罕克次 輔國公二 子乾隆三 十四年晉 十二年襲 今爵三十 四十七年 二年卒 詔世襲同替</p>	<p>爾濟 玉木楚木 長子康熙 六十年襲 雍正元年 晉貝子 乾隆二年卒</p>
<p>納罕達 旺舒克旺丹多 察罕丹津 從孫雍正 十三年襲 乾隆十四 年卒</p>	<p>爾濟 旺舒克旺丹多 察罕丹津 從孫雍正 十三年襲 乾隆十四 年卒</p>	<p>色布騰 沙畢多爾 濟從弟乾隆 二年襲 察罕克次 輔國公二 子乾隆三 十四年晉 十二年襲 今爵三十 四十七年 二年卒 詔世襲同替</p>	<p>爾濟 玉木楚木 長子康熙 六十年襲 雍正元年 晉貝子 乾隆二年卒</p>

<p>多羅郡 親王察罕 丹津從叔 父其父曰 多爾濟為 弟</p>		<p>策旺喇 布坦</p>		<p>札薩克 準噶爾台 吉額斯魯 二年封貝</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多羅郡 特達爾漢 諾顏之九 世孫其父 曰卓特巴 曰圖爾祖 曰和多和 沁</p>		<p>色布騰 巴圖爾祖 曰和多和 沁</p>		<p>札勒</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康熙四十 二年封貝</p>			
<p>額爾克朋素克 衰楚克索諾木</p>		<p>巴爾珠旺札勒達什 多爾濟</p>		<p>布坦 多爾濟</p>		<p>色布騰 多爾濟</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 勒布勒珠爾</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 勒布勒珠爾</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 勒布勒珠爾</p>			
<p>薩克台吉 表乾隆三 十六年襲 今爵四十 七年</p>		<p>雍正十三 年襲札薩 克多羅郡 王乾隆四 十二年以 病薨</p>		<p>康熙四十 六年降襲 貝勒雍正 三年授札 薩克四年 晉郡王十 五年自戕 三年卒</p>		<p>雍正九年 襲乾隆十 三年卒</p>		<p>乾隆二十 三年卒</p>		<p>乾隆二十 三年卒</p>		<p>乾隆二十 三年卒</p>		<p>乾隆二十 三年卒</p>	
<p>額爾克朋素克</p>		<p>巴爾珠旺札勒達什</p>		<p>布坦</p>		<p>色布騰</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額爾克朋素克</p>		<p>巴爾珠旺札勒達什</p>		<p>布坦</p>		<p>色布騰</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車木伯垂忠札德哩巴</p>			

<p>多羅貝 親王察罕 丹津從叔 父其父曰 達爾濟為 弟</p>		<p>勒 羅郡王 伊勒都魯 兄</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多羅貝 郡王察罕 喇布坦從 子其父曰 薩楚克爾 根台吉為 策旺喇布 坦兄</p>		<p>達顏</p>		<p>勒</p>		<p>達顏</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康熙四十 三年封四 十四年卒</p>			
<p>額爾德索諾木</p>		<p>尼額爾丹津</p>		<p>克托克</p>		<p>托爾</p>		<p>旺舒克</p>		<p>喇布坦</p>		<p>達什車丹巴車濟克默</p>			
<p>包布騰札 勒叔父班 達哩之孫 乾隆二十 九年襲今 爵三十九 卒</p>		<p>額爾德尼 額爾克托 克子雍正 三年封長 子乾隆十 四年襲今 爵三十九 卒</p>		<p>額爾德尼 額爾克托 克子雍正 三年封長 子乾隆十 四年襲今 爵三十九 卒</p>		<p>康熙四十 四年襲准 子乾隆十 四年襲今 爵三十九 卒</p>		<p>康熙五十 八年襲六 十一年卒</p>		<p>乾隆二十 二年襲三 十九年襲 十九年卒</p>		<p>乾隆二十 二年襲三 十九年襲 十九年卒</p>		<p>乾隆二十 二年襲三 十九年襲 十九年卒</p>	
<p>額爾德索諾木</p>		<p>尼額爾丹津</p>		<p>克托克</p>		<p>托爾</p>		<p>旺舒克</p>		<p>喇布坦</p>		<p>達什車丹巴車濟克默</p>			
<p>額爾德索諾木</p>		<p>尼額爾丹津</p>		<p>克托克</p>		<p>托爾</p>		<p>旺舒克</p>		<p>喇布坦</p>		<p>達什車丹巴車濟克默</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多羅貝 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弟其父曰 墨爾根台 吉祖曰鄂 木布</p>		<p>勒 公襲札 薩克一 等古音</p>		<p>納木札</p>		<p>勒</p>		<p>固山貝 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車凌敦 伯勒祖曰 達爾巴魯 祖曰瑚噶 木什</p>		<p>多布</p>			
<p>二年晉貝 勒三年授 札薩克 詔世襲罔替 乾隆二十 年卒</p>		<p>康熙三十 七年封四 十九年卒</p>		<p>納木札勒 次子康熙 五十年襲 雍正二年 以罪削三 年授今爵 六年晉歸 國公乾隆 七年卒</p>		<p>乾隆七年 降襲今爵 乾隆二十 六年襲四 十七年 卒</p>		<p>恭系車凌 嗣子乾隆 五十四年 卒</p>		<p>雍正元年 封貝子三 年以罪降 貝子三年 卒</p>		<p>乾隆十七 年襲今爵 乾隆四十四 年襲五 十三年襲 名車爾登 多爾濟</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丹巴 車凌敦多 布再從叔 其父曰蒙 圖雍正三 年襲今爵 乾隆十七 年世襲罔替 卒</p>		<p>沙克都綽爾濟</p>		<p>爾札布多爾濟</p>		<p>沙克都爾 札布次子 乾隆四十 八年襲五 十三年襲 名車爾登 多爾濟</p>		<p>乾隆十七 年襲今爵 乾隆四十四 年襲五 十三年襲 名車爾登 多爾濟</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六 筠溪山房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三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札薩克 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弟其父曰 塔達博羅 特祖曰桑 噶爾札</p>		<p>固山貝 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子 公襲札 薩克一 等古音</p>		<p>索諾木</p>		<p>達什</p>		<p>開散固 貝子莽煎 馬子</p>		<p>山貝子 初襲札薩 克見札薩 克表乾隆 三十一年</p>	
<p>雍正元年 封貝子三 年授札薩 克乾隆十 四年卒</p>		<p>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索諾木達 什第三子 乾隆十五 年襲十八 年卒</p>		<p>恭親木達 什第三子 乾隆十五 年襲十八 年卒</p>		<p>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旺札勒 索諾木達 什次子乾 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莽親 索諾木達 什第三子 乾隆十五 年襲十八 年卒</p>		<p>羅卜藏</p>		<p>色布騰 乾隆十八 年襲三十 一年以罪 削今爵 乾隆十六 年仍襲札 薩克一等</p>		<p>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巴勒濟拉札布 特 莽親第四 子乾隆三 十一年時 襲今爵四 十七年 卒</p>		<p>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乾隆十八 年襲三十 一年以罪 削今爵 乾隆十六 年仍襲札 薩克一等</p>		<p>乾隆十四 年襲今爵 乾隆十五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p>親王察罕 丹津再從 子其父曰 噶爾申木 貝子三年 卒</p>	

七 筠溪山房

五六七

札薩克 一等台	親王察罕 丹達從叔 父即阿拉 善親王和 羅理之弟 也	雍正三年 授乾隆三 年卒	三十一 年 襲四十七 年 詔世襲罔替 五十九年 卒
札布			
札薩克 一等台	親王旺舒 克兄其父 曰喇察布 祖曰圖爾 根諾爾為 親王察罕 丹津兄	雍正九年 授乾隆三 年卒	
吉			
察罕喇 布坦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	十三	筠溪山房
多爾濟			
色布騰			
旺舒克納罕達			
喇布坦爾濟	察罕喇布 坦弟乾隆 四年襲三 十二年卒		
羅卜藏	濟帕拉木 所遺高兒 親王表		
丹津			
旺舒克喇 布坦次子			

札薩克 一等台	親王額爾 克巴爾珠 喇次子	雍正三年 授七年卒	乾隆三十 六年襲四 十七年 詔世襲罔替 五十二年 以罪削
勒札布			
伊什多			
吉			
札薩克 一等台	貝子丹巴 兄其父曰 乘圖	雍正三年 授乾隆三 年卒	
色布騰			
博碩克			
圖			
札薩克			
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	十三	筠溪山房
車凌			
爾濟			
車凌			
爾濟			
沙喇布袞布多			
提理			
爾濟			
畢齊罕巴爾珠			
車凌			
爾濟			
巴勒珠噶勒丹			
爾			
丹忠			
恭格色沙克都			

<p>薩克一 謝國之四世孫其父曰們格祖曰圖爾納 車凌納木木伯勒 雍正十一年乾隆二十九年 木札勒 達賴馬巴 什為哈納 克土謝圖</p>	<p>公中札 元太祖弟 察爾喀格 塔森札札 齊爾璦台 吉之五世 孫其父曰 訥克額爾 德尼阿海 祖曰多爾 濟阿刺布</p> <p>薩克一 塔森札札 齊爾璦台 吉之五世 孫其父曰 訥克額爾 德尼阿海 祖曰多爾 濟阿刺布</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 六 筠溪山房</p>	<p>右青海厄魯特部 康熙三十七年來歸 旗二十九爵三十 札薩克 雍正八年 授札薩克 一等台吉 特旺札朋素克彭楚克 鎮國公 今襲補 國公 珠爾默 今襲補 國公 五年為其 策布察火 十三年襲</p>
--	---	-------------------------------------	---

<p>特策布 弟珠爾默 特納木札 勒所成 今爵四十 五十八年 二年卒</p> <p>登 雍正七年 封乾隆九 年卒</p> <p>輔國公 今定世襲 一等台吉</p> <p>索諾木 索諾木達 爾札次子 乾隆九年 襲二十八 年卒</p> <p>達爾札 初授阿里 總管雍正 五年以擊 逆賊阿爾 納木札</p> <p>一等台 今襲補 國公</p> <p>吉 今襲補 國公</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 七 筠溪山房</p>	<p>喇什 雍正六年 授乾隆二 年卒</p> <p>喀錫爾 布巴等陳 布登喇什 珠爾 索諾木 班第達丹津班敏珠爾 乾隆五年 十四年以 老龍 七年襲</p> <p>色布登 雍正六年 襲九年 今爵 乾隆四年 卒</p> <p>索諾木 雍正六年 授乾隆二 年卒</p>
--	-------------------------------------	---

札薩克	多羅貝勒	札薩克	多羅貝勒	札薩克	剛多爾	勒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多羅貝勒	札薩克	固山貝子	瑪什巴圖	札薩克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卷之三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干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奇塔	羅卜藏	布延濟和託羅誇勒哲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干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布圖庫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干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羅卜藏

剛	輔國公	札薩克	克	巴圖蒙	輔國公	札薩克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	固山貝子	班珠爾	固山貝子	札薩克	札薩克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卷之三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汗軍凌族弟其父曰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干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乾隆十九年封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干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干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額布根	吉	札薩克一等台	恭錫喇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一等台	多克	吉	札薩克一等台	達什敦	吉	札薩克一等台	梁克第
額布根	齊巴克	汗車凌族 子貝子班 珠爾從弟 其父曰恩 友為根札 布兄	多克兒	卷之三	汗車凌族 弟台吉達 什敦多克 從子其父 曰唐古特 為達什敦	濟兒	祖曰鄂爾 爾斯為巴 特瑪多爾 濟兒	汗車凌族 叔父貝勒 色布騰丹 從叔父其 父曰札布 祖曰鄂爾 爾斯為巴 特瑪多爾 濟兒	寶貝	七年	寶貝	七年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十九年授二十二年卒	烏巴什	三	車登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額布根	齊巴克	乾隆二十	烏巴什	三	鄂羅什	鄂羅什	鄂羅什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乾隆二十三年卒	寶貝

皇朝藩部世系表 卷三

額布根	吉	札薩克一等台	羅卜藏	皇朝藩部表	札薩克一等台	巴爾	吉	札薩克一等台	達瑪璘	吉	札薩克一等台	右杜爾伯特部
額布根	羅卜藏	汗車凌族 子貝子根 敦從子其 父曰車本 為根敦弟	羅卜藏	卷之三	輝特台吉 札巴甘墨 爾根之稱 其父曰班 珠爾祖曰 色布騰丹 祖曰鄂木 布達什敦	輝特台吉 札巴甘墨 爾根之稱 其父曰班 珠爾祖曰 色布騰丹 祖曰鄂木 布達什敦	輝特台吉 札巴甘墨 爾根之稱 其父曰班 珠爾祖曰 色布騰丹 祖曰鄂木 布達什敦	汗車凌族 子貝子根 敦從子其 父曰車本 為根敦弟	布達什	七年	布達什	七年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額布根	羅卜藏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爾布	三	布爾布	布爾布	布爾布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乾隆十九年授三十三年卒	布達什

五七五

<p>阿喇布 納木凌梭 為書庫爾 借青第四 子</p> <p>八年授札 薩克三十 詔世襲固魯 二年卒</p>	<p>札薩克 土爾其特 台吉勒罕 之十五世 孫初翁罕 六世孫曰 瑪哈齊蒙 克有子二 長曰貝果 鄂爾勒克 次曰翁貴 貝果鄂爾 勒克之子 曰珠勒札 幹鄂爾勒 克孫曰和 鄂爾勒克</p> <p>乾隆三十 六年封三 十九年卒</p> <p>策璘納霍紹齊 乾隆三十 七年襲</p>	<p>渥巴錫 長曰貝果 鄂爾勒克 次曰翁貴 貝果鄂爾 勒克之子 曰珠勒札 幹鄂爾勒 克孫曰和 鄂爾勒克</p> <p>乾隆三十 九年襲四 十八年 詔世襲固魯 五十七年 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錫</p> <p>筠溪山房</p>	<p>札薩克 汗源巴錫 從子其父 曰唐阿特 祖曰巴圖 為敦囉布 喇什弟</p> <p>乾隆三十 六年封尋 恭坦 乾隆三十 七年襲四 十八年 詔世襲固魯</p>
--	---	---	---	---

<p>額墨根 烏巴什</p> <p>汗源巴錫 從子其父 曰喀木齊 克為唐阿 詔世襲固魯 特弟</p> <p>乾隆三十 六年封四 十八年</p>	<p>札薩克 從子其父 曰喀木齊 克為唐阿 詔世襲固魯 特弟</p> <p>乾隆三十 六年封四 十七年卒</p> <p>納木札 勒喇什 乾隆四十 七年襲四 十八年 詔世襲固魯</p>	<p>吉 喇爾哈 什哈</p> <p>汗源巴錫 族子其父 曰喀木齊 克為唐阿 詔世襲固魯 特弟</p> <p>乾隆三十 六年封四 十七年卒</p>	<p>皇朝藩部表 卷之三</p> <p>錫</p> <p>筠溪山房</p>	<p>公品級 親王策伯 克多爾濟 子</p> <p>初授公品 級一等台 吉乾隆五 十年授札</p> <p>多爾濟 布為沙克 都爾札布 弟</p> <p>策伯克 初授一等 台吉乾隆 十四年襲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卒</p> <p>奇哩布車凌烏 策伯克多 爾濟弟初 授一等台 吉乾隆四 十九年襲</p>
---	---	---	---	---

<p>原授左 翼都統 今襲三等子兼三等男</p>		<p>原授右 翼都統 今襲三等男</p>	
<p>天聰六年 錫喇布古睦德丹津</p>		<p>天聰六年 錫喇布古睦德丹津</p>	
<p>化城榮德 古祿格第 康熙九年 康照四十年 丹津嗣子 札什泰福保</p>		<p>化城榮德 古祿格第 康熙九年 康照四十年 丹津嗣子 札什泰福保</p>	
<p>元年授左 四子康照 襲二十五年 年降佐領 統五十三 襲三等子 二十四年 等子兼三等男</p>		<p>元年授左 四子康照 襲二十五年 年降佐領 統五十三 襲三等子 二十四年 等子兼三等男</p>	
<p>治二年授 三等子康 熙五年卒</p>		<p>治二年授 三等子康 熙五年卒</p>	
<p>阿喇納 古祿格第 五子康照 二十五年 襲三十六年 年以罪削</p>		<p>阿喇納 古祿格第 五子康照 二十五年 襲三十六年 年以罪削</p>	
<p>烏巴什 阿弼達根敦 班達爾賽音弼 哩克圖</p>		<p>烏巴什 阿弼達根敦 班達爾賽音弼 哩克圖</p>	
<p>託博克 烏巴什 阿弼達根敦 班達爾賽音弼 哩克圖</p>		<p>託博克 烏巴什 阿弼達根敦 班達爾賽音弼 哩克圖</p>	

<p>右居歸化城之士默特 爵三級 遠城將軍</p>		<p>固山貝 元太祖弟 初為和碩 哈布圖哈 特台吉乾 隆十九年 歸附封輔 國公二十 年晉貝 子尋卒</p>	
<p>納噶察 其父曰索 歸附封輔 國公二十 年晉貝 子尋卒</p>		<p>達克巴 納噶察弟 乾隆二十 一年降 輔國公尋 卒</p>	
<p>巴勒濟 達克巴弟 乾隆二十 一年襲 四十八年 詔世襲罔替</p>		<p>布坦 初為和碩 特台吉乾 隆二十年 歸附封四 十八年 乾隆四十 九年襲</p>	
<p>達什喇 初為和碩 特台吉乾 隆二十年 歸附封四 十八年 乾隆四十 九年襲</p>		<p>達什喇 初為和碩 特台吉乾 隆二十年 歸附封四 十八年 乾隆四十 九年襲</p>	
<p>色布騰 拉藏第三 子 乾隆二十 一年襲 四十八年 詔世襲罔替</p>		<p>色布騰 拉藏第三 子 乾隆二十 一年襲 四十八年 詔世襲罔替</p>	
<p>輔國公 貝子納噶 察從父為 特台吉乾 隆二十年 歸附封四 十八年 乾隆四十 九年襲</p>		<p>輔國公 貝子納噶 察從父為 特台吉乾 隆二十年 歸附封四 十八年 乾隆四十 九年襲</p>	
<p>札薩克 貝子納噶 察從弟其 父曰貢額 歸附二十 一年襲</p>		<p>札薩克 貝子納噶 察從弟其 父曰貢額 歸附二十 一年襲</p>	
<p>一等台 初為和碩 特台吉乾 隆十九年 歸附二十 一年襲</p>		<p>一等台 初為和碩 特台吉乾 隆十九年 歸附二十 一年襲</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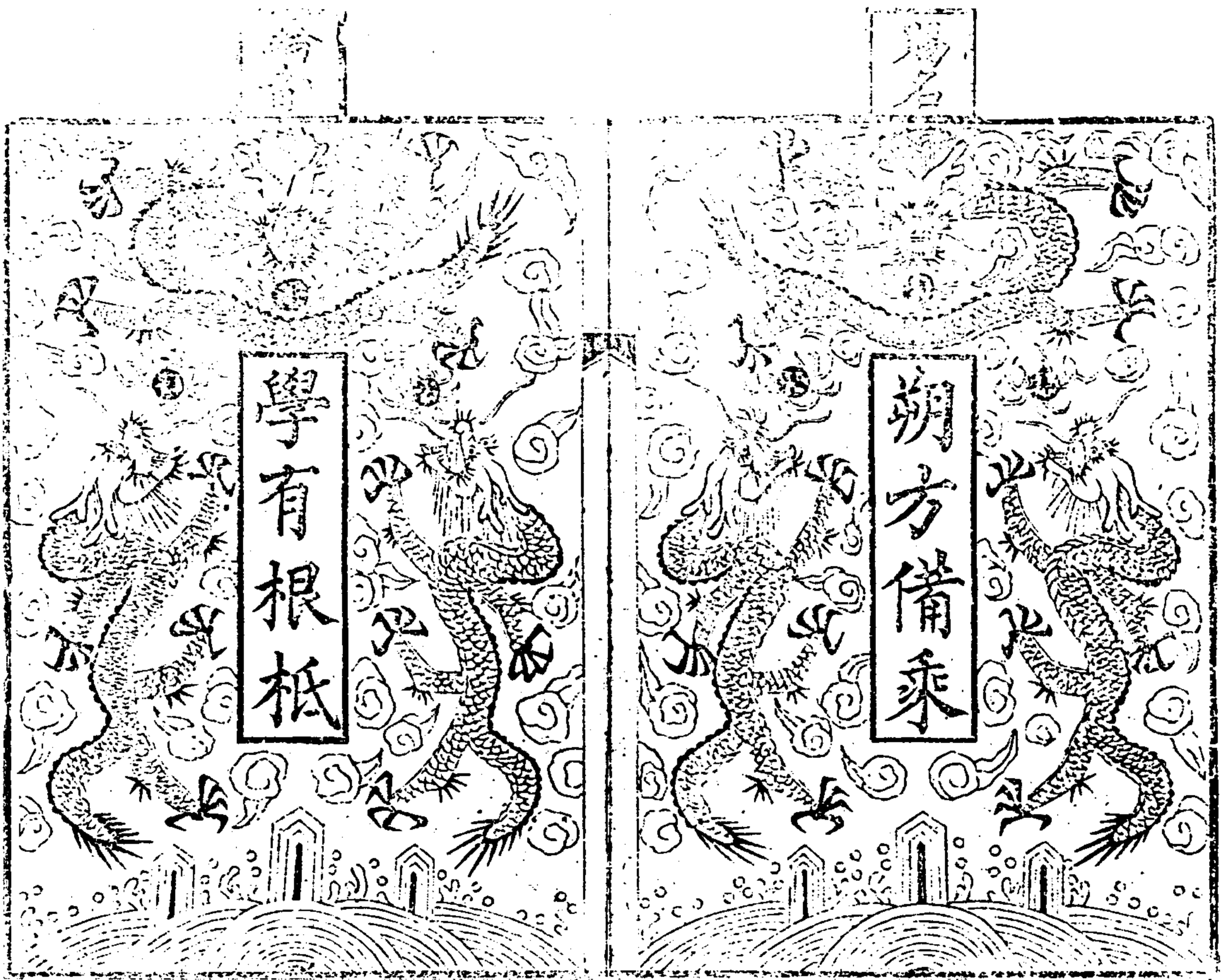
台	旺札爾為 年授四十 拉威第 八年 乾隆五十七年 卒	乾隆五十七年 卒	右居察哈爾之和碩特 爵三隸察 哈爾旗	輔國公 巴桑	初為準噶爾 爾台吉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濟特 木布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札薩克 德勒格鄂齊爾 初為準噶爾 爾台吉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皇朝藩部表 卷之四	一等台 吉 乾隆十九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何卜達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什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右居黑龍江之厄魯特 爵二隸黑龍 江將軍轄	三等信 勇公 初為準噶爾 爾等 乾隆十九年 大軍獲之 授內大臣 二十年 卒	馮木特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四					札木禪 圖什託克多 初為準噶爾 爾等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巴圖 乾隆二十年 歸順 乾隆二十六年 卒

右居科布多之札哈沁 爵一隸科布多 參贊大臣轄	郡王品 哈第爾 初為圖爾 瑞阿奇木 伯克 乾隆三十三年 卒	貝勒 霍集斯 定世襲公 爵 乾隆三十四年 卒	皇朝藩部表 卷之四	輔國公 和什克 初為喀什 喀爾阿奇 木伯克 乾隆二十四年 歸順 乾隆三十四年 卒	輔國公 額色尹 定世襲三等 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歸順 乾隆三十四年 卒	輔國公 託克託 乾隆二十四年 歸順 乾隆三十四年 卒									
			五	伊巴喇 初為喀什 喀爾阿奇 木伯克 乾隆二十四年 歸順 乾隆三十四年 卒	卓 乾隆二十四年 歸順 乾隆三十四年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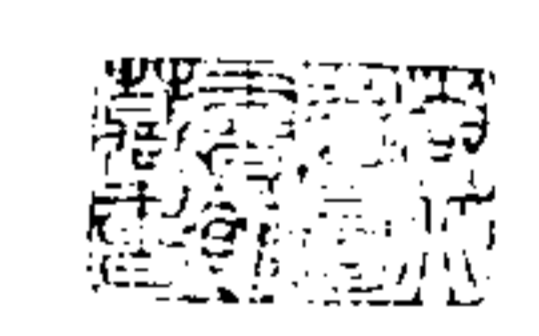
圖爾都	定世襲三等台吉	授札薩克 乾隆四十四年 晉輔國公 乾隆三十四年 等台吉世襲 寶圖營
札薩克	一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四年 寶圖營
吉	定世襲二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四年 寶圖營
禡木特	一等台吉	元太祖裔 世居吐魯番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皇朝藩部表	卷之四	六
哈休木	二等台吉	葉爾羌同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吉	定世襲三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阿卜都	三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爾璊	三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吉	三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帕爾薩	三等台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貝勒品	右居京師之回部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級固山	鄂斯瑪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貝子	鄂斯瑪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鄂對	鄂斯瑪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皇朝藩部表	卷之四	七
貝子品	邁默特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級輔國	阿卜都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公	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色提卜	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阿勒氏	拉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公品級	阿卜都邁瑪第	乾隆二十四年 寶圖營 授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四年 寶圖營

皇朝藩部表 卷之四 八 筠溪山房	右居新疆之回部 駐劄大臣轄	三等輕 車都尉 薩里	鳴代嶽 特
		烏什回人 乾隆二十三年歸順 授五品 十七年授 三等輕車 都尉四十 年卒	十三年授 三品二十 四年 賜公品級四 十年卒
		海色木 乾隆四十年 授五品 八年 世襲同知	喇瑞 乾隆四十七 年襲四 十年卒
			敏 乾隆四十七 年襲四 十八年 詔世襲同知



朔方備乘 上諭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硃筆本日召見兵部尚書陳孚
 恩保奏刑部主事何秋濤翰
 林院編脩郭嵩燾據該尚書
 面稱該負等通達時務曉暢

戎機足備謀士之選郭嵩燾
 著於十二月初二日豫備召
 見何秋濤現在丁憂著將所
 纂書籍先行呈覽欽此

十二月初二日軍機大
 臣面奉

諭旨著仍交何秋濤繕寫清本

再行進呈欽此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六

日兵部尚書陳孚恩面

奉

諭旨刑部主事何秋濤所纂書

二

籍繕寫清本將次歲事該負

現已服闋著於校對完竣後

即將全書齎送軍機處由軍

機大臣代為呈遞不必俟汝

還京欽此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日

內閣奉

上諭刑部候補主事何秋濤著

於本月二十二日豫備召見

欽此

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硃筆命何秋濤賦詩二章賦得

三

讀書破萬卷得書字五言八

韻賦得下筆如有神得神字

五言八韻二十四日呈進欽

此

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刑部主事何秋濤呈進所

纂書籍八十卷著賜名朔方
備乘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
形勢考據詳明具見學有根
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
以負外郎即行升補竝著在
懋勤殿行走毋庸常川入直

欽此

四

朔方備乘敘

雙燕天子泰 文聖學主纂書北洋 欽天巨 等編稽前驗歸集
古之儒者博學而不窮故多聞多志必繼之以
精知然後略而行之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能
成天下之務者也吾觀周官所記有職方掌天
下之圖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
穀畜之數要無不周知其利害矣又有土方懷
方合方訓方形方及山師川師邊師匡人擇人
察宇內之土地形勢與夫山川林澤之險易且

朔方備乘

敘

約其瀛制著之周禮勒爲成書使學者童而習
之長而有以通知天下之故以備國家緩急之
用後之學者圓一隅之見忘深遠之慮舉四裔
之事概置之存而不論之條不亦隘乎且夫三
代之時王畿不過千里征伐不出五服猶可執
不勤遠略之說也而聖人已憂之必爲之圖設
之官著之於書使周知而預爲之防如此其至
况封建既廢關市已通輪舶火車瞬息萬里異
域遐方邇若咫尺顧乃局守堂堂視聽曾不及

乎藩籬是豈可久之計哉傳有之曰知已知彼
大學之言治平知己之學也周官之言周知知
己而兼知彼之學也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
務為夸誕傳會實多遊歷所紀半屬傳聞淆譌
疊出又或展轉口譯名稱互歧競尚瑣聞無關
體要以云徵信蓋亦難之不知史傳所存官私
書所紀參考互校可得而詳自非彊識洽聞精
心遠見之儒罕能究其源流證其得失竊見故
員外郎銜刑部主事何秋濤究心時務博極羣

朔方備乘

敘

二

書以為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我
聖祖仁皇帝整旅北徼誓威定界著錄之家雖事纂輯
未有專書秋濤始為彙編繼加詳訂本

欽定之書及正史為據旁采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張
鵬翮趙翼松筠以及近人俞正燮張穆魏源姚
瑩之徒與外國人艾儒略南懷仁雅裨理之所
論述並上海廣州洋人所刊諸書訂其舛譌去
其荒繆上溯

聖武之昭垂下及窩集之要害為考為傳為紀事為辨

正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
國朝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各為之說凡
八十卷

文宗顯皇帝垂覽其書賜名朔方備乘進

呈之後書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
繕進復燬於火秋濤之子芳秣奉其殘稿來謁
篇帙不完塗乙幾徧鴻章爰屬編修黃彭年與
畿輔志局諸人為之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
刊成全書次第亦付剗剗竊謂是書所紀雖止

朔方備乘

敘

三

北徼一隅然學者由是而推之則章亥所不能
步查客所未及周無不可按籍而稽更僕而數
是戴記所謂考道以為無失可以精知略而行
之者也

凡例三十則

一我

皇清

聖

聖相承聲教遠訖北徼俄羅斯國

神武以定界慕

聖文而來賓實為千古未有之盛謹稽

欽定西域圖志及松筠奏進之新疆識略皆詳記外藩

之事而列

朔方備乘

凡例

聖訓

聖藻於卷首誠以載籍浩繁必折衷於

聖言也茲

臣

秋濤纂輯是書謹依前例恭考

列聖訓旨及

聖製詩文之論及北徼者敬謹彙錄卷首

聖謨洋洋永垂典則遐陬僻壤並沐光華洵自古地記

之書所罕觀也

一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日宣

聖德以服遠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曰明曲直以

示威信四曰志險要以昭邊禁五曰列中國鎮

戍以固封圉六曰詳遐荒地理以備出奇七曰

徵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務以燭情偽

一是書取材之處有四一曰本

欽定之書以正傳譌二曰據歷代正史以證古蹟三曰

匯中外輿圖以訂山川四曰蒐裨官外紀以資

考覈

一是書卷首恭錄

聖訓三卷次恭錄

朔方備乘

凡例

聖藻一卷次恭錄

欽定諸書八卷以上共十二卷

奎藻

天章炳曜萬古列為卷首昭典制也次復分門別類詳

細編纂凡

聖武述略六卷考二十四卷傳六卷紀事始末二卷記

二卷考訂諸書十五卷辨正諸書五卷表七卷

圖說一卷以上共六十八卷旁搜博采務求詳

備兼方志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庶言北

徵掌故者有所徵信云

一

皇朝武功迥超前代凡今日北方之鎮戍咸當年

睿略所經營如東海諸部今屬吉林省索倫諸部今屬

黑龍江省喀部今為漠北雄藩準部今為新疆

全境以及烏梁海之附於游牧哈薩克之關係

邊防皆接壤俄國之要地也謹纂

聖武述略六卷為簡冊光

一北徼星度古者言天家所未詳史傳載各國

朔方備乘

凡例

三

相距里數亦多未能覈實惟定北極高度及距

京師偏東西度斯為準確是書編纂皆本

欽定各地圖高下遠邇次第詳載

一我

朝邊境接壤俄羅斯幾及萬里康熙年間設界碑於

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諸地此北徼界碑之

始

欽命大臣至尼布楚會議定約七條此北徼條例之始

雍正年間設喀倫於呼倫貝爾及楚庫河諸地

此北徼喀倫之始皆宜詳考以備掌故

一自古言形勢者於朔漠多未詳備蓋疆域狹

故紀載略也欽惟我

朝

天弧遠震版章式廓北方鎮戍東起庫葉島西至伊犁

皆入版圖表裏山河控扼邊塞允宜臚列形勝

以昭中國邊備至俄羅斯國情形古今不同亦

附論焉

一我

朔方備乘

凡例

四

朝設俄羅斯館以待朝貢互市之人立俄羅斯學以

訓慕義觀光之士自唐虞以來幽都之地未有

霜被聲教若

聖世之盛者謹分門紀載用備覽觀至禮節文字異

於中邦亦附載焉

一雅克薩城本屬索倫我

朝崇德年間始征克之至康熙年間為羅刹所踞復

經

大兵撻伐恢復紀載家以為羅刹於崇德年間已據

地築城非也茲詳考前後用兵之事以訂謬
一尼布楚城本中國屬地康熙二十八年定界
時割隸俄羅斯諸書多未詳其原委至尼布潮
泥撲處諸名皆尼布楚之譯異或分爲兩地尤
滋疑惑是書詳悉考證務期得實

一俄羅斯疆域分隸三州今述波羅的等部爲
一卷皆歐羅巴州屬也錫伯利等部爲一卷皆
亞細亞州屬也亞美里加州屬地在地球背面
別爲一卷以清章部

朔方備乘

凡例

五

一俄羅斯地有和屯圖喇等名皆中國所謂城
垣也有拜商柏興噶珊等名皆中國所謂邑居
也是書考據圖籍詳述方隅分爲城垣邑居二
考庶便檢閱

一險阻之地莫如山嶺東三省所謂窩集即深
山老林也地隸中國而接壤俄羅斯茲臚列之
爲良維窩集考一卷庫葉附近諸島與俄國隔
海相望茲亦別爲一卷至山之脈絡發源崑崙
直抵北海爰別之爲北徼山脈考自爲一卷

一自古言水道者未能詳漠北諸川之源委是
書稽考圖籍訂正謬闕如黑龍江一水乃發源
中國流出喀倫經俄國境復入中國歸於東海
者別爲良維諸水考一卷色楞格河額爾齊斯
河乃發源中國流入俄國境歸於北海者述其
源流分爲二卷其俄國境內各水別爲北徼水
道考亦自爲一卷庶足補水經之闕略云

一俄國崇希臘教亦天主教之別派而國中奉
別教者概不楚止茲詳考羣籍以徼北徼教門

朔方備乘

凡例

六

之緣起云

一歷代史家皆志異域物產區其品彙傳其珍
異至於衣服異宜器械異制亦不可略爰述北
徼方物考以廣見聞

一俄羅斯本烏孫之音轉地域雖異部族則同
昔人未能詳考茲博引旁證爲烏孫部族考一
卷用資掣覈

一俄羅斯地域在漢爲康居奄蔡堅昆丁零諸
國而服屬於匈奴嗣後代有沿革非以諸史合

纂參稽未易明也是書詳考正史補以羣書為北徼諸國傳三卷

一俄羅斯全境在元代悉列藩封嗣後海都諸王尾大不掉元史無專傳以記事遂令讀史者無所考證諸家或以為錫伯利部元時未入版圖誤之甚矣茲纂元代北徼諸王傳一卷用補元史之闕

一歷代用兵北徼以漢之甘延壽陳湯唐之李勣蘇定方為最著嗣後元太祖起於朔漠北向

朔方備乘

凡例

七

用兵乘勝席捲洵千古之雄傑也茲纂歷代將帥為傳一卷考其地利戎機亦前事不忘之一助云

一康熙年間征討羅刹維時統兵將帥各著偉績謹詳考事實為傳一卷庶可與

平定羅刹方略諸書互相印證

一俄羅斯互市之事諸書所載每多岐異而三次閉關原委官書均未詳記無怪稗官之譌誤也謹述其始末雜而不越總以紀實為歸

一土爾扈特自明季西徙居於裏海之北在俄羅斯所屬之阿斯達拉罕境內嗣是康熙間假道俄國入貢我

朝使臣圖理琛等亦假道俄國成禮而還至乾隆間土爾扈特汗烏巴錫遂率全部來歸今新疆游牧之土爾扈特部落是也紀其始末而俄國諸事亦因以附見云

一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國進呈書籍三百餘種乃從古未觀之盛事也謹備錄書目作記一

朔方備乘

凡例

八

卷至俄國之瑣事軼聞彙而書之是為叢記

一諸家紀載有涉俄羅斯事者茲並錄其原文加以考訂自職方外紀至康輶紀行凡十五卷所記事迹多有彼此互見皆兩存之所以示傳信也

一荒遐之域文獻無徵前人紀述每多謬誤茲亦錄原文而辨正之自西域聞見錄至瀛環志略凡四卷此外諸書偶記俄羅斯事一二條亦有舛誤之處皆備錄而糾正焉別為一卷目為

羣書正誤大要以實事求是為主庶免傳說之患

一表以記事仿自史記是書纂表凡六一曰北
徼事蹟表編次年月用備參稽一曰北徼沿革
表訂考古今足知損益一曰北徼地名異同表
所以志異名而免淆混一曰俄羅斯境內分部
表所以考疆域而辨形勢一曰北徼世次表一
曰北徼頭目表皆詳記古今之事資檢閱焉惟
事蹟表篇幅較繁分爲上下二卷庶幾按籍而

朔方備乘

凡例

九

考朗若列眉

一左圖右史相須爲用他書繪圖多出畫史之
手往往與全書所載不相符合是編詳載輿圖
並綴論說庶使疆域山川遠近形勢如指諸掌
凡爲圖二十有五均係薈萃中西圖籍詳細鉤
稽手自摹畫按之全書若合符節

一是書考證皆以

欽定之書及正史爲據其他收入四庫之書如艾儒略
南懷仁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所著及

國朝諸人纂集如張鵬翮錢良擇楊賓七十一趙

翼松筠俞正燮西清等簡冊流傳世所共見咸
加采摭勿使有遺至若近人偶有論述如張穆
魏源姚瑩王壽同周成雅神理慕維廉瑪吉士
等或繙譯夷書或偶抒所見擇其尤雅者登載
茲編備錄姓名於此所以示不敢掠美也他若
上海廣州各夷館刊刻夷書甚多茲僅卽所見
者采之其中有荒誕之論爲薦紳儒流所難言
者則不具錄云

朔方備乘

凡例

十

朔方備乘總目

凡例目錄一卷

卷首共十二卷

本書共六十八卷

計全書八十卷連例目共八十一卷

朔方備乘

總目

一

朔方備乘目錄

昇郎銜刑部候補事 何秋濤纂

卷首一

聖訓一

卷首二

聖訓二

卷首三

聖訓三

卷首四

朔方備乘

目錄

一

聖藻

卷首五

欽定書一

平定羅利方略一

卷首六

欽定書二

平定羅利方略二

卷首七

欽定書三

平定羅刹方略三	卷首八
欽定書四	
平定羅刹方略四	卷首九
欽定書五	
欽定大清一統志	卷首十
欽定書六	
朔方備乘	目錄
欽定皇朝通典	卷首十一
欽定書七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卷首十二
欽定書八	
欽定大清會典	卷一
聖武述略一	

東海諸部內屬述略	卷二
聖武述略二	
索倫諸部內屬述略	卷三
聖武述略三	
喀爾喀內屬述略	卷四
聖武述略四	
朔方備乘	目錄
準噶爾蕩平述略	卷五
聖武述略五	
烏梁海內屬述略	卷六
聖武述略六	
哈薩克內屬述略	卷七
聖武述略七	
考一	

北徼星度考

卷八

考二

北徼界碑考

卷九

考三

北徼條例考

卷十

考四

朔方備乘

目錄

四

北徼喀倫考

卷十一

考五

北徼形勢考

卷十二

考六

俄羅斯館考

卷十三

考七

俄羅斯學考

卷十四

考八

雅克薩城考

卷十五

考九

尼布楚城考

卷十六

考十

朔方備乘

目錄

五

波羅的等路疆域考

卷十七

考十一

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卷十八

考十二

俄羅斯亞美里加屬地考

卷十九

考十三

朔方備乘 目錄 六

北徼城垣考

卷二十

考十四

北徼邑居考

卷二十一

考十五

良維窩集考

卷二十二

考十六

朔方備乘

目錄

六

庫葉附近諸島考

卷二十三

考十七

北徼山脈考

卷二十四

考十八

良維諸水考

卷二十五

考十九

色楞格河源流考

卷二十六

考二十

額爾齊斯河源流考

卷二十七

考二十一

北徼水道考

卷二十八

考二十二

朔方備乘

目錄

七

北徼教門考

卷二十九

考二十三

北徼方物考

卷三十

考二十四

烏孫部族考

卷三十一

傳一

漢魏北徼諸國傳

卷三十二

傳二

周齊隋唐北徼諸國傳

卷三十三

傳三

遼金元北徼諸國傳

卷三十四

傳四

朔方備乘

目錄

八

元代北徼諸王傳

卷三十五

傳五

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

卷三十六

傳六

國朝北徼用兵將帥傳

卷三十七

紀事始末一

俄羅斯互市始末

卷三十八

紀事始末二

土爾扈特歸附始末

卷三十九

記一

俄羅斯進呈書籍記

卷四十

記二

朔方備乘

目錄

九

俄羅斯叢記

卷四十一

考訂諸書一

考訂職方外紀

卷四十二

考訂諸書二

考訂使俄羅斯行程錄

卷四十三

考訂諸書三

考訂異域錄上

卷四十四

考訂諸書四

考訂異域錄下

卷四十五

考訂諸書五

考訂龍沙紀略

卷四十六

考訂諸書六

朔方備乘

目錄

十

考訂綬服紀略

卷四十七

考訂諸書七

考訂俄羅斯佐領考

卷四十八

考訂諸書八

考訂俄羅斯事輯

卷四十九

考訂諸書九

考訂俄羅斯事補輯

卷五十

考訂諸書十

考訂身齋籤記

卷五十一

考訂諸書十一

考訂俄羅斯國總記

卷五十二

考訂諸書十二

朔方備乘

目錄

十一

考訂俄羅斯盟聘記

卷五十三

考訂諸書十三

考訂海國圖志

卷五十四

考訂諸書十四

考訂元代北方疆域考

卷五十五

考訂諸書十五

考訂康輶紀行

卷五十六

辨正諸書一

辨正西域聞見錄

卷五十七

辨正諸書二

辨正簷曝雜記

卷五十八

辨正諸書三

朔方備乘

目錄

十三

辨正癸巳存稿

卷五十九

辨正諸書四

辨正瀛環志略

卷六十

辨正諸書五

羣書正誤

卷六十一

表一

北徼事蹟表上

卷六十二

表二

北徼事蹟表下

卷六十三

表三

北徼沿革表

卷六十四

表四

朔方備乘

目錄

十三

北徼地名異同表

卷六十五

表五

俄羅斯境內分部表

卷六十六

表六

北徼世次表

卷六十七

表七

北徼頭目表

卷六十八

圖說

朔方備乘目錄

知縣吳壽坤校

朔方備乘

目錄

西

朔方備乘卷首一

聖訓一

太宗文皇帝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

上命管步軍副都統巴奇蘭參領薩穆什喀率領官兵

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曰爾等此行道路遙遠務奮力直前慎毋憚勞而稍

怠也俘獲之人須用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

則人無疑畏歸附必眾且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

攜之而來皆可以為我用攻略時宜語之曰爾之先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爾等向未之知是以

甘於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詳為開示特時有未暇

耳今日之來蓋為爾等計也如此諭之彼有不翻然

來歸者乎爾等其勉體朕意大丈夫凡受委任當圖

報稱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誠哉是言若此

時不力圖建樹異日雖悔何益耶

臣秋濤謹案天命年間征薩哈連部即黑龍江所屬地然未服其全部也自是年始征其全境是為黑龍江隸我

朝版圖之始亦為我

朝北徼與俄羅斯接壤之始其後至康熙二十八年喀爾喀四部歸順則庫倫地界始與俄羅斯

額爾口城境接乾隆二十年以後平準部及烏梁海則科布多唐努山等處始與俄羅斯西伯利部境接然則北徼之設邊防實惟黑龍江為最先矣自是年

命將出師之後黑龍江遠近部落相率來歸皆號新滿洲厥後俄羅斯始來據雅克薩地築城以居侵掠赫哲費雅喀諸部皆順治二年以後之事是則黑龍江先屬於我朝而俄羅斯之兵爭在後年月班班可考近人著述或以為黑龍江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失考訂矣敬識於此以見

聖武遠揚 天聲震疊 迥非漢唐英辟所能及也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二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俄羅斯國察罕汗始遣使來

朝貢方物

上嘉其誠款降

勅及

恩賜令來使齋回國

勅曰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

使進貢方物朕甚嘉之特頒恩賚卽俾爾使臣齋回

昭朕柔遠至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副恩寵

順治十七年先是十四年俄羅斯國察罕汗遣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使來途經三載以是年五月始至表稱俄羅斯

一千一百六十五年語多矜夸廷臣咸謂其不

奉正朔禮宜逐之奏入得

旨察罕汗雖恃為酋長表文不合禮制然外邦從化宜

加涵容以示懷柔俄羅斯遠處邊陲未霑教化乃能

遣使奉表而至亦見慕義之忱來使著該部與宴貢

物查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賚但不必遣使報書

爾衙門可卽以表文矜詡不令陛見之故諭而遣之

臣秋濤謹案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載此二道

聖旨敬錄於此再俄羅斯國名各書所載字體不同敬

聖祖仁皇帝聖訓
世宗憲皇帝聖訓均作鄂羅斯

高宗純皇帝聖訓作俄羅斯
仁宗睿皇帝聖訓作俄羅斯茲各按本書恭錄若改易

畫一轉不足以昭慎重是以
悉照本文書寫敬識於此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四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壬辰

上諭甯古塔將軍巴海曰朕向聞爾賢能今侍朕左右

朕益知爾矣飛牙喀赫哲雖已降服然其性暴戾當

善為防之必須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

意羅刹雖云投誠亦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

械毋墮狡計至於地方應行大事毋得疑畏即行陳

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庚寅初鄂羅斯所屬

羅刹劫掠邊境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五

上遣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兒索倫聲言

捕鹿以覘其情形將行

上諭之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害居民

昔發兵進討未獲翦除歷年已久近聞蔓延益甚迨

牛滿恆滾諸處至赫哲飛牙喀虞人住所殺掠不已

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衛護軍外令畢力克

圖等五台吉率科爾沁兵五百名甯古塔副都統薩

布素等率烏喇甯古塔兵八十名至打虎兒索倫一

面遣人赴尼布潮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

遠沿黑龍江行圍經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
度羅剎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
萬一出戰姑勿交鋒但率眾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
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里舟行水路及已至
額蘇里其路直通甯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衛
同薩布素往視之

臣秋濤謹案
盛京通志打虎兒作達瑚哩又作達呼爾譯語稍
異其實一也

十二月庚子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

六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郎談等奏攻取羅剎甚易發
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為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
取調烏喇甯古塔兵一千五百名並置造船艦發紅
衣礮鳥鎗及演習之人於黑龍江呼馬兒二處建立
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
旗及席北烏喇之官地約可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
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黑龍江城距索
倫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淨溪里
烏喇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剎不得

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
矣其命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
黑龍江呼馬兒

臣秋濤謹案席北即錫伯
淨溪里烏喇即精奇里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諭甯古塔將軍殷圖曰南方各省人人願往至甯古塔
則不願者多朕以爾才能可用故簡任為將軍烏拉
別無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許訟爾至當敷布教化俾
識義理令俱改過遷善尤宜愛養兵丁令各得所我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

七

兵逼近羅剎須時加操練以修武備巴海暴戾貪污
不惜士卒遂至失所其新滿洲皆求主來歸理應撫
綏慰勞施以教化俾安其生盛京副都統佟寶是一
堪用之人在烏拉將及一載彼處地方情形必能洞
悉爾到後暫留佟寶一二月奏明後方遣回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爾等可傳諭議政王貝勒大
臣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向者鄂羅斯無
故侵擾我邊陲後復漸入越我疆界索倫赫哲費雅

喀奇勒爾等處之人皆被擾害不獲甯居掠其家口
納其通逃搶其部落奪其貂皮因彼頻年肆害曾屢
行曉諭日爾等無故入我邊境恣行搶奪朕何難遣
發大兵將爾等撲滅但不忍卽行殄戮故屢行曉諭
欲令撤還爾眾歸我通逃各居疆土互相貿易甯靜
無事以安生業數次遣人亦於來使處屢有文移鄂
羅斯總無一次回報反於赫哲費雅喀之地仍行搶
奪用是發兵於愛琿地方以堵截鄂羅斯所行之路
乃鄂羅斯仍居我邊界不歸我通逃今雖應行勦滅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八

但念用兵本非佳事我惟順天而行將大兵前臨雅
克薩以朕諭旨遣人宣布鄂羅斯諭之曰屢次令爾
退回歸我通逃之人遣使馳書者數矣數年以來未
有一次信息回報既不歸我通逃反入我境內擾害
地方搶掠人民妻子肆行不止爲此遣發大兵前往
堵截爾等所行之路於恆袞等處之鄂羅斯許其歸
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爾等仍不退離雅克薩地方
故遣發大兵往往行征討我師威力豈難勦撲爾等若
卽破壞爾城郭殄滅爾噍類自立成灰燼矣豈惟爾

等鄂羅斯普天之下率土之人朕皆惻然仁愛咸欲
令其甯靜無事各遂休養故不忍將爾等遽行殄滅
屢次曉諭爾等欲各安生業共享太平則當卽返雅
庫地方以雅庫爲界於彼處捕取貂皮於彼土收其
物產勿入我邊界恣意妄行汝能將已納之通逃歸
還我則降我之鄂羅斯亦發還於汝如此則邊塞貿
易可通咸安樂利而兵革偃息生民無所擾害矣若
執迷不悟罔遵諭旨仍行抗拒則大兵進勦摧破雅
克薩之城且盡行誅戮矣可遣人前往明白開示鄂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九

羅斯果能遵旨卽回以雅庫爲界而我兵駐劄愛琿
則於雅克薩地方安置哨兵令疆界甯謐儻仍行抗
拒則大兵相機而行若不如此周詳區畫今雖取雅
克薩我兵進則鄂羅斯退我兵還則俄羅斯又進用
兵無止息之日而民生亦不獲安矣應否如此議政
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臣秋濤謹案以上二道俱從
盛京通志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是年九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尙書阿穆瑚瑯曰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

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使各安其居各

樂其業鄂羅斯國羅利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

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圖等逃人過惡日甚朕

不忍卽遣大兵勦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

本地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使臣尼過來亦經曉

諭但羅利尙執迷不悟反遣部下人於飛牙喀奇勒

兒等處肆行焚劫又誘索倫打虎兒鄂羅春之打貂

人額提兒克等二十人入室盡行焚死此曹雖經曉

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兒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十

等處不許羅利仍前恣意妄行遇卽擒殺頃者羅利

諸人經過黑龍江地方遇我將卒降其二十餘人奏

至朕體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參養使各得其所

今牙克薩尼布潮羅利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圖等

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兩相安於無事於彼爲益不淺

儻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

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

得其所爾衙門卽遵旨明白具文曉諭彼有何言令

其回奏

臣秋濤謹案尼過來他書作尼果賴奇勒兒亦作奇勒爾牙克薩卽雅克薩

乙未戶部議奏羅利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

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少壯丁者

上曰羅利歸順頗多應令編爲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

庶有資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癸未議政王大臣等

請 敕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每省派熟習

火器兵二百五十人並選賢能官各四員豫備

火器送京師至日增發薩布素軍前協攻雅克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十一

薩城

上諭曰疏內不請發禁旅良是但直隸各省綠旗兵未

悉戰陣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增用朕意選福建

投誠善用籐牌官兵現在八旗及安插山東山西河

南者五百人令臺灣投誠左都督何佑等率往薩布

素一應咨題多屬支吾借端延滯度四月進兵不過

刈取田禾事必無成此皆遣發黑龍江狂悖之人從

中沮議不欲成事薩布素出身微賤高視若輩毋敢

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詳籌畫期於必克儻謀事

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兵則羅利將益肆披猖矣當自京城選賢能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克取雅克薩之日班師又發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守城種地出征兵還亦令還盛京種地事宜遣戶部大臣一員督理所云早熟之穀即內地春麥今我兵亦多種春麥及大麥油麥霜降前六日皆得收穫則不因師出而曠一年田功矣藤牌兵給馬二千匹帶往盛京盛京各佐領亦派馬二千匹照舊制嚴督飼秣俟京城馬到更代北行至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齊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齊哈爾屯此間催趨月杪可到聞此路間有缺水處不免貽誤今自盛京抵烏喇自烏喇經新設驛站路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沿途馬匹或有倒斃馬喇以所備者足數補送如此則我兵馬匹無虞矣藤牌兵各帶礮彈或十圓或二十圓以行其餉銀兵月給二兩官月給三兩又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利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不逞甯處剽劫人口搶擄村莊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利竟不報命反深入赫哲飛牙喀一帶擾害益甚爰發兵黑龍江扼其來往之路羅利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仰副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姑再傳旨羅利云前屢經遣人移文命爾撤回人眾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構亂不休乃發兵截爾等路招撫恆滾諸地羅利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克薩特遣勁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民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覆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為界捕貂收賦毋復入內地構亂歸我逋逃我亦歸爾逃來之羅利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甯居兵戈不興儻執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眾矣如此宣諭後羅利果回雅庫為界即駐師於黑龍江設斥堠於雅克薩令疆圉帖然否則大兵酌量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雅克薩城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爾等其詳議以聞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爾等其詳議以聞

四月乙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黑龍江兵於是月起程五月中
旬可至雅克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克薩至額蘇里
經黑龍江前來恐紆道遲延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
杜爾伯特扎賴特派兵五百人並索倫兵酌自墨勒
根至雅克薩設驛奏報軍機庶免貽誤明愛往來覺
察驛夫糧食匱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黑龍江以內
每驛原設二十人應核減一半併入蒙古若蒙古五
百人過多再為核減索倫效力勤勞傳諭異日加恩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古

以示鼓勵

六月癸巳

上諭諸王大臣等曰治國之道期於久安長治不可圖
便一時當承平無事朕每殫心籌畫即今征羅刹之
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鉅羅刹擾我黑龍江松花江
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
速加翦除恐邊徼之民不獲定息朕親政之暇即留
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勝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以
故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眾見決意命

將出師深入撻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
諸將不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地得遂
初心至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
遣侍衛關保等往軍前諄諭之曰兵凶器戰危事古
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
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刹勢不
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宜朕柔
遠至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又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獲實效不可輕率從事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五

向者尙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瑚
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索倫奇
勒爾鄂羅春等心懷疑貳朕詢其失機情形一一詳
計今始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且
兵貴神速前逆賊吳三桂等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
戶遣人指示速戰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
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
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軍等奮勉效力耳儻怠
忽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

壬寅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曰鄂羅斯入我邊塞擾害鄂羅斯春索倫赫哲飛牙喀等處人民搶掠其家口雖屢肆兇暴朕不忍遽興兵革故未即遣發大兵征討數遣使曉諭鄂羅斯恃其遠遠仍復抗拒益侵犯我邊鄙之人肆虐不止用是遣大兵直抵雅克薩之城被因困迫已甚而後歸降爰遵朕命宥其因而後降之罪釋之使還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盤踞之鄂羅斯於數日之間獲雅克薩之城克奏厥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共

績薩布素向來逗遛不進兵之罪應槩從寬免又雅齊納鄂山本獲罪發遣之人其所互告之事仍行察議今進勦官兵殊屬勞苦令伊等暫回吉林烏喇地方於盛京打虎兒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雅克薩城雖已克取防禦決不可疏應於何地永駐官兵彈壓此時即當定議著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同郎談關係與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曰日者大兵往

征鄂羅斯破雅克薩城釋鄂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其時不並取尼布潮地者蓋以尼布潮地畫為疆索使鄂羅斯不得越尼布潮境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布素等奏言鄂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今當即往征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將士移家既定然後進兵為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鄂羅斯之役彭春佟保班達爾沙郎談同爾等會議以聞

臣秋濤謹奏

盛京通志尼布潮作尼布楚薩布素作薩布蘇彭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七

春作朋春

七月乙巳

上諭兵部理藩院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雜艱其免索倫打虎兒今歲貢賦俾之飼秣並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郎中滿丕等如數取用索倫打虎兒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墨勒根亦

俟調用餘悉遣還

己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向者羅剎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會諭鄂羅斯察漢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衆自後竟不覆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達前旨於察漢汗復令被擒羅剎持書從喀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克薩招撫羅剎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剎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薩築城以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六

居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會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剎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剎皆係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漢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剎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民人均得甯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漢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卽以來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以此作書發西

洋國轉達之

臣秋濤謹案緱服紀略所云令荷蘭國轉諭俄羅斯卽此事也西洋國者澳門所居之博爾都噶爾國亦名葡萄牙國是當時亦令西洋國傳檄轉達俄羅斯不止荷蘭一處矣

八月丁丑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無事籌畫豫爲之備羅剎復來雅克薩城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於流澌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濠防禦至隆冬冰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匹若何飼秣敵兵來援若何撲勦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七

以奏聞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拉至黑龍江以蒙古錫伯達瑚哩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穫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錫伯達瑚哩索倫等人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效力視厥爲優其註之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穫則議敘

焉

臣秋濤謹案此道從盛京通志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是年九月己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疏陳下國

邊民如有搆變作亂之人恭請

天朝察明正法先令米起佛兒等星馳齋書以行乞

撤雅克薩之圍仍懇詳悉曉諭下國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

使請解雅克薩之圍朕本無屠城之意欲從寬釋其

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收集一所於近戰艦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處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擄奪

俟鄂羅斯後使至定議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戊子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

聞軍士中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兵朕甚憫焉今

特遣醫二人齋藥治之至羅刹雖與我對壘但我兵

攻雅克薩城從未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刹

亦聽其就醫使還彼國宣布德意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雅克薩地官兵中烏拉甯古

塔兵可還至愛輝城盛京兵可還至墨爾根地並令

屯駐息馬過冬其事宜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議

以聞

是年十月丙午朔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

屢次轉運米石並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

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為久遠裨益

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

衢往來轉輸斷不致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

人並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

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

畝以為恆產令戶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

到日確議具奏

己巳

上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曰黑龍江至為要地兵丁勞

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占踞達瑚哩索倫等處擾

害邊疆幾四十餘年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歸順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朕所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令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於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在我之官兵撤回鄂羅斯大眾亦難以齊來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構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為主兵而我反為客兵也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以逸待勞矣如此則鄂羅斯頻瑣來犯斷乎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轉運耶若黑龍江不將我兵永戍自黑龍江松花江以外所居民人難以安居爾等皆係選擇差遣須殫心竭慮務期為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辛丑

上諭內大臣等曰朕於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在從不委於臣下即如遷移吳逆之事索額圖奏稱建

議之人應請正法朕堅持獨斷必令遷移彼時十三省用兵數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亦曾推諉爾等乎前年湖廣兵叛眾議紛紜朕謂此亦何難遂命綠旗兵丁即行勦滅又平定鄂羅斯之事滿漢諸臣咸謂彼距中國道遠難以成功朕謂此事斷不可中止即遣大臣前往遵朕指示而行鄂羅斯隨即款服朕未嘗自伐其功但不似爾等稍有功績即有人代為表揚也朕乃萬姓之主惟以兆庶未安此衷不能稍釋至於無知之人妄生議論朕毫不介意也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五月癸丑

上諭鄂羅斯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曰噶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內向行劫今乃揚言會爾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儻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爾等可疾遣善馳者二人歸告尼布潮頭目令伊徧諭鄂羅斯之眾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閱其奏章

諭大學士等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其國距京師甚遠自

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卽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卽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尙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定則外蠻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臣秋濤謹案此道從一統志及熙朝新語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乙卯大學士等將鄂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五

羅斯差人所奏本章進呈

上曰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誠敬噶爾丹窘迫求救於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卽獻尼布潮地以東爲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吳郎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遠服聲教畫疆獻地出自忠誠卽此允當軫念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一月壬申大學士等以

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出之文進呈

上閱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尙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又

諭廷臣曰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五

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嘗六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入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曾以烏鎗

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心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亦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為最寒往時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為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同朕會詳悉訪問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即位以來辦理軍務甚多向年平定三逆取臺灣降鄂羅斯討滅噶爾丹用兵之道朕知之甚明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乙巳

諭大學士等曰朕嘗立小旗占風並令直隸各省凡起

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曰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聞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礮鼠有重至萬斤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其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諭曰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方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為枯隴又云疆地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之處也

康熙六十年三月

諭大學士等曰邵子於天津橋聞杜鵑即知南人有入相者此皆書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不可盡信

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玉可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朕曾收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然亦有似乎荒渺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部議重罪朕從寬免死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曾親見之蒙古名其獸為鄂布又有飛者名為積布蒙古名惡人為鄂布太積布太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為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碗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為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

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四度至四十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可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朔方備乘卷首一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二

聖訓一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上諭理藩院鄂羅斯既請將馬匹牲口留於口外牧放著照所請爾院差司官一人前去照看嚴禁賊盜爭鬪此次所去司官著曉諭鄂羅斯朗喀因爾等馬匹牲口在此牧放特差理藩院官前來照看於所留人內選擇善為約束者為頭目令其約束屬下人勿令生事再行文與相近居住之總管等各飭所屬用心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一

收管禁止賊盜鄂羅斯乃外域小國其馬匹牲口若有被盜遺失係何人地方即著該屬總管等嚴查務獲如查覓不獲該屬總管等即照數賠還

臣秋濤謹案此一道從

大清會典事例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雍正九年辛亥九月戊辰

上諭理藩院邊疆地方報稱鄂羅斯之即喀前來鄂羅斯近來甚屬恭順伊等貨物至楚庫拜星處即行申報而邊疆地方遲延致使伊等久候時值隆冬其盤費馬畜未免困苦朕特施恩著理藩院派官一員於

戶部庫內領銀一萬兩前往賞給以為途中買換馬畜之資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二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年庚申二月己卯

上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爲闡教安民之故降旨息兵往者以疆界必宜定議爾台吉雖遣使來輒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要請是以議久不決今台吉復遣哈柳來辭甚恭順且謹遵朕旨每年止遣二三十人巡查科卜多其卡倫請仍設置如舊朕覽之欣悅但原議以阿爾台山陽至哈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爲界今奏中尙未聲明故朕命大臣詳問哈柳據稱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三

明山南之人仍任原處自不待言何庸復議觀此則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朕卽降旨喀爾喀令勿踰扎卜堪等處矣朕爲大君統一中外天下眾生一體愛育今爲廣教安民罷息干戈彼此旣咸歸於好當各飭所屬毋違定約妄生事端若遵守勿替則黃教自此愈興眾生永享安康之福爾又奏稱前請往藏熬茶實爲敬信喇嘛之故豈敢生事但帶往什物甚多百人難以運致故此次不能與哈柳同來伏乞許用三百人爾前以班禪額爾德尼圓寂之故欲

使人入藏熬茶誠心奏請朕已諭行止令人數無過百今爾又以運物百人未敷請增至三百人朕更加恩允准爾須選擇曉事之人其赴東科爾朕當遣人護送至貿易之事朕令大臣與哈柳定議亦如俄羅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限八十日還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四年爲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買賣各從其便再爾部人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與爾等無益今定於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以起程之日與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四

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奏到當更遣官護理爾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明白曉諭之無得滋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攜貨物旣入我境更令馳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勅賞各色緞十六端

乾隆七年壬戌八月丙辰理藩院奏黑龍江將軍博第報稱俄羅斯人越境斫柴並無打牲游牧行蹤

上諭曰與俄羅斯國分定邊界關係甚屬緊要博第等應派材能官員加意巡察伊等平時若果慎重其事實力巡察近日俄羅斯伯爾克之人何得越界行走此皆明係伊等怠玩所致該將軍著行文飭行嗣後務須實力任事竭力巡察不得仍前怠玩塞責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戊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土爾扈特敦多布達什奏請差人赴藏一摺著寄知麒麟保查照從前諭旨如止係土爾扈特遣人前來一面奏聞一面帶領來京沿途准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五

與蒙古人等交易儻仍帶俄羅斯同往須諭以俄羅斯不應赴藏即行停止並諭令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遵照辦理

八月乙巳

上諭喀爾喀王公等青滾雜卜負恩背叛即如羅卜藏丹津逃竄準噶爾已數十年今伊犁底定尙不能逃天網俄羅斯不容留內地逃人亦爾等所知者青滾雜卜不過逞其奸詐搖惑眾心朕早已料其無能爲也

壬子

上諭內閣和托輝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內一小部落現已命親王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督師擒拏自可計日授首并屢經降旨曉諭眾喀爾喀等協力擒勦如能即行獲獻自可無煩師旅即不然則就近調遣布置我之兵力已足戡定况現今準噶爾盡入版圖其北則俄羅斯境地伊即欲逃竄斷不能脫身遠颺適足見其狂愚自取誅滅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庚申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六

上諭軍機大臣等俄羅斯驛遞來人在理藩院呈遞薩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船輓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袞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初與俄羅斯議定十一條內並無踰界遣人運送什物一項已交該院行文飭駁矣但外夷不識事體或以已在理藩院呈遞文書遂不俟回文即向臺站人等求其放過亦事所必有將軍綽勒多即令臺站官員曉諭伊等云爾薩納特衙門雖已行文理藩院我等並未接准理

藩院文書豈敢據爾一面之詞私放入境假令我等口稱曾行文爾薩納特衙門即欲進爾邊界行走爾等信乎務須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過儻不聽阻止恃強前行臺站官員報到時綽勒多即酌派官兵擒拏照私越邊界辦理

九月丙辰

上諭內閣前據兆惠富德奏稱俄羅斯頭目瑪玉爾告稱有步行二人至伊七倫圖拉自言我係阿睦爾撒納速渡我過河及差人迎渡並未回來順流尋找止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

七

見渡口小船泊於河灣並無阿睦爾撒納及迎渡之俄羅斯必俱溺死水中等語朕彼時即不以為然當經降旨兆惠謂溺死之語不可信阿睦爾撒納奸詭狡詐非俄羅斯為所蠱惑背約私留即阿睦爾撒納設為溺死之說冀圖緩我追兵以便潛竄他往順德訥等輕信傳言沿河打撈此其粗率糊塗斷乎不可詳悉傳諭兆惠等矣今據奏到行至森博羅特卡座所遇諸人詳細詢問真跡始據奏稱渡河溺死事屬子虛果不出朕之所料然則順德訥等率領官兵在

額爾齊斯河尋覓十餘日之久如此舉動豈不為俄羅斯所笑乎準噶爾地方既已平定反覆背叛之諸額魯特或經擒捕正法或因患病身死惟逆賊阿睦爾撒納實為悖逆之渠魁既不迅為弋獲又未即伏冥誅坐使其視息偷生游魂遠竄將來必不能久甘窮困勢必滋生事端為患邊境是逆賊一日不獲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揆之事理實有不能中止之勢也但目今時屆寒冬土馬亦宜休息兆惠富德及順德訥等俱已有旨令其暫回軍營一面令理藩院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

八

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令其將逆賊阿睦爾撒納即行送出俄羅斯乃我朝與國素稱和好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即前年定伊犁時俄羅斯遁逃在彼者俱經送還若果逆賊在伊境內遵諭縛獻以全信義則渠魁就獲準噶爾一事便可從此奏功設因阿睦爾撒納之搖尾乞憐遂致受其愚弄為之窩藏隱匿又或別有他意其應如何索取之處另行相機籌辦候旨遵行朕非窮兵黷武特以事勢所迫不得不然在軍營諸臣心存怯懦未嘗不欲借渡河溺

死一語遂圖草草收局而外省諸提鎮不識事機方且飛章奏賀朕既爲之笑且深歎任事之無人也

十月辛酉

上諭內閣阿睦爾撒納渡河溺死之事悉屬子虛在逆賊之由哈薩克敗逃或竟投入俄羅斯或又遠竄他處議論紛然此時原無實據如果投入俄羅斯則俄羅斯乃我朝與國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逆賊阿睦爾撒納乃叛逆之渠魁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何可置之不問以情理論之在俄羅斯素守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九

舊約自應卽爲縛獻今理藩院行文向索果能遵旨送出固屬甚善若移文往返稍有稽遲亦惟乘機酌理物來順應朕於此事不設絲毫成見非以阿睦爾撒納一犯又欲用兵於俄羅斯爲窮兵黷武之舉也但軍國重務諸王大臣皆爲朕倚任之人自宜咸使與聞如有所見亦可據實直陳以備採擇乃大學士史貽直則有棄伊犁之說此時叛賊未獲與伊犁何涉而陳世倌摺奏所稱糧餉馬力將帥三語亦不過紙上陳言卽以糧餉言之乃綠營中所謂兵行糧隨

之陋習耳試問邇年來兩路進剿會有轉運之勞乎國家一切經費賞賚賑卹之需曾有以軍興而稍爲減省者乎是於朕辦理此事之始末尙未領會因令莊親王等十六人公同酌議乃其所議亦俱未中肯綮無一良謀定見可以爲朕分猷者朕於準噶爾一事初雖機有可乘因慮任事無人是以前遲遲不得已而後辦理及伊犁既已平定朕意原不過就其四部分封四汗以示羈縻而已前所撰太學碑文及封四汗之詔具在此諸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至阿睦爾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十

撒納叛逃及噶勒藏多爾濟等之乘亂復反事出意外因緣輾轉以至今日揆之事機實有不能中止之勢而衛拉特之眾誅勦者誅勦病亡者病亡卽獨而畀之一人且無可授之者此或者上天將以全部衛拉特賜我國家耳卽如副都統阿敏道領兵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地方竟爲兩和卓木誘殺此豈有不行誅討之理而內外諸臣未必不以阿敏道之死既已加恩優卹何必因一人而用兵又滋勞費此言朕固知之殊不思諸臣設身處地如使

己爲阿敏道冥冥之中其能甘心乎且國家有何不足有何不得已而朕竟忍心於死事之臣而不爲之復仇也昔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以爲可斬此在漢時則然而非所論於我大清堂堂天朝乃甘以唾面自乾爲自全之善策何爲者哉集思廣益固期於事有濟若徒築舍道傍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爲應機決策耳

是日

上諭內閣據桑寨多爾濟奏稱車臣汗瑪尼巴達喇部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七

落與俄羅斯接壤各卡缺額兵丁請交理藩院嚴飭照數補足等語喀爾喀等數年以來屢與戎行復被災祲生計較前拮据故朕特沛殊恩將四部落逋欠銀數萬兩官爲代還一切差事官爲辦理被災人衆賑給銀兩皆爲伊等生計加恩卽設立卡座亦專爲該部落人等得安生業起見近因車臣汗部落辦事不妥朕特降旨將貝子達爾扎授爲協辦監長伊等宜體朕軫恤之意奮勉出力著將此交該院行文嚴飭監長瑪尼巴達喇等凡與俄羅斯接壤地方所設

卡座照數補足務令整齊儻照前缺額不補惟該監長是問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丙午

上諭內閣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旣已蕩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逋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於今三年蓋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能不極力追捕以爲邊圉久遠之計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七

非朕之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聞阿睦爾撒納竄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爲和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况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合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尸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

尸為確據者夫以阿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即暫逃於顯戮必難追於冥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羅斯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但彼既以謹守舊約克全信義為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况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為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三

天

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為遲即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為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眾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祚也即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

讓之極矣而於邊患定稍救耶即如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尸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為朕實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構釁於俄羅斯之心即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間之久而朕已慮眾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能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竄亦當早為弋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四

獲何至輾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統計連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卹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尸已獲伊犁全部悉入版圖徐謀耕牧續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亦皆稱臣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為有益為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同部原可計日平定不必更煩動眾所有阿睦爾撒納身

尸俟解到之日驗明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壬子

上諭內閣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逆尸準噶爾大功告竣具奏表賀試問王大臣等此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抑或尙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卽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五

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旣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啟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奸詭狡詐旣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居又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爲此也是以上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

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卽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旣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肯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與師問罪固屬事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尸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據努三奏稱得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豢養之人耳若亦嚴行飭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卽朕亦難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六

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事乘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來旣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尸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又輸誠內嚮西陲綏靖上續

皇祖

皇考未竟之鴻模稍可免眾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現在尙有葉爾羌等同部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

而稍懈也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

丙辰

上勅諭布魯特部落曰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
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僅以身免始悔
為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納
逆賊知覺復逃入俄羅斯今已出痘身死俄羅斯遣
人送尸請驗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八月丙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據莫尼扎布告稱察達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七

克等因現在科布多等處貂鼠無多請移往阿爾台
在額爾齊斯之源游牧等語察達克所屬烏梁海年
來効力行走且額爾齊斯現亦空曠即從伊所請亦
可但該處原係杜爾伯特游牧今車凌烏巴什等在
烏蘭固木居住前曾降旨伊等若願歸舊地亦聽其
便可傳諭成衮扎布曉示車凌烏巴什等此額爾齊
斯之地與其為哈薩克俄羅斯竊據不若使烏梁海
人等遷移亦將此旨宣示察達克等令其各安生業
毋得滋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月甲申

上勅諭哈薩克汗阿布賚等從前爾等所告搶掠哈薩
克之瑪哈沁查明首惡係色卜騰等我兵追入俄羅
斯該部落盡行縛獻訊出傷我官兵情事俱已正法
至伊犁駐兵凡塔爾巴哈台巴爾楚克等處與爾等
游牧相近既為朕臣僕當受將軍大臣等約束不可
越境游牧致遭驅逐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七月辛未

上諭內閣據成衮扎布等奏稱內附之烏梁海杜爾伯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六

特等俱在邊卡以外居住克木齊克唐努等烏梁海
俱在俄羅斯邊卡附近居住伊等雖無異心未免互
相侵擾從前科布多駐扎之兵俱係屯田並未給與
馬駝因會商扎拉豐阿撥送馬一千駝三百牛二百
羊一千等語近因瑪木特等呈送俄羅斯文書朕以
俄羅斯等狡詐叵測假此為由窺伺烏梁海俱未可
定因降旨成衮扎布如有動靜斷不可使烏梁海等
受其荼毒此特令其隨時防範之意迨瑪木特解到
詢問據稱伊等並無異心原係投順今成衮扎布等

奏明酌撥馬駝卽著留彼處收養備用

九月戊寅

上諭內閣昨據桑寨多爾濟等奏稱從前俄羅斯賊匪竄入將喀爾喀達囉拉噶駐卡官兵戕害劫擄旋又持械進索倫游牧在塔爾巴哈台地方偷竊而俄羅斯反飾詞抵賴等語朕以此等事該邊疆大臣何以並未具奏其曾否報部之處令其查明具奏今據國多歡奏稱彼時並未具報將軍衙門而伊等現俱病故復據瑚爾起查明前事尙未完結殊屬不成事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九

體當時若將此呈報該部及將軍衙門具奏相機辦理行文薩納特衙門一切均可早結而俄羅斯亦不至藉端抵賴乃伊等並不具奏又不呈報將軍專擅辦理甚屬非是理應查明治罪但念年分已久原辦之瑪爾拜等俱已病故著免其深究並著傳諭國多歡嗣後俄羅斯人等再有此等事應奏者卽行具奏應隨時辦結者卽按其情形辦理具奏其應行報部者卽行呈報存案仍曉諭邊境副都統官員等如遇此等事必須呈報將軍裁奪不得仍前肆意專擅

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一月奉

上諭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原以俟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齋多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齋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卽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核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十

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拏解來京尙敢冀免顯戮在路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日容留丑達已依議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若丑達等恪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自行罔利其情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爲應斬監候此中輕重權衡朕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諭中外並軍營辦事大臣知之

臣秋溥謹案此一道從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敬錄原書未載其日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八月壬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瑚圖靈阿等奏與俄羅斯廓密薩爾會議通商一摺已降旨允行矣此次通商特因俄羅斯恭順誠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請瑚圖靈阿等當妥協辦理從前俄羅斯漸欲增稅亦因內地商人圖利私增價值之故以致停止貿易今復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轍著傳諭瑚圖靈阿等明白曉示商眾如有前項情弊嚴查治罪即勒保所帶回人亦令與商人一體貿易不得以官價爭買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丁亥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舒赫德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策伯克多爾濟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宰桑集布贊等請安並將其投來情形具奏看伊等力窮遠來投誠屬實一切迎撫安插所關甚要此內渥巴錫係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係無罪之人因與俄羅斯之俗不同是以來投應遣人往迎想此際納旺等已由哈薩克回至伊犁再添派碩通同往於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見台吉時即行曉示前我將軍大

臣等聞爾等投誠之信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爾等俱係久居準噶爾之人與俄羅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聞額魯特等受朕重恩帶領妻子遠來投順甚屬可憫理宜急加撫綏安插遣大頭人來京入覲但念爾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熱甚不相宜避暑山莊涼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帶領前來否則俟朕明年臨幸時再來入覲朕務與車凌烏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爾濟所遣格隆即係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誠之各部夷人不易其習爾等欲往西藏熬茶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亦無不準現今西藏俱隸我版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黃教中無有踰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領侍衛官員多人前赴伊犁迎接爾等再舍楞畏懼前罪故在後隊起程觀望納旺等迎見渥巴錫時聞舍楞信息即尋往見面曉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雖係獲戾之人若係擒獲自當治罪今自行投誠儻將伊等究治非惟不足揚威抑且貽笑於各部落朕為天下共主凡投誠之人無不施恩況舍楞等力窮投誠朕斷不究其前罪

務與渥巴錫等一體加恩再伊等陸續前來辦理安插較易此內除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令駐劄該處外其土爾扈特綽羅斯等理宜指地令居若指與伊犁之沙喇伯勒等處附近西邊易於逃竄烏魯木齊一帶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爾巴哈台東科布多西之額爾齊斯博囉塔拉額密勒齋爾等處朕前雖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統令進兵因伊勒圖未經戰陣令在伊犁坐辦今安插此等伊勒圖係將軍在伊犁多年不可稍爲推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諉再巴圖濟爾噶勒亦熟悉該處情形彼此籌酌何項人等指令何處居住作何安插卽速奏聞

六月辛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現在索羅木又復控告巴勒黨等欲行逃往俄羅斯侯阿思哈將巴勒黨等解到時詳明審訊等語從前努魯布等曾首告巴勒黨等商同欲行逃往俄羅斯今索羅木係巴勒黨所擒之人俄羅斯地方及此處並無伊子弟親戚伊又告巴勒黨等現商議欲逃尙屬事之所有然巴勒黨

現隨渥巴錫居住不過係一宰桑伊如逃往俄羅斯則俄羅斯必另行優待速提集努魯布沙爾瑪克交軍機大臣審訊惟是渥巴錫所屬人眾屢經審訊不免疑懼伊勒圖於辦理此事時卽曉諭渥巴錫云節次辦理原是爲汝巴勒黨係汝辦事之大宰桑伊倡率欲逃如不審辦將來汝所屬人眾俱行脫逃汝屬下無遣差辦事之人卽有亦難約束是以如是辦理原欲汝屬人各知法紀庶汝得久享天朝恩養如此曉諭則伊等疑慮皆可解釋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一

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八月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海甯奏稱科布多所屬昌吉斯臺卡座投到俄羅斯男婦五十九人傳赴科布多詢問據稱伊等俱係巴爾納郭城居民因俄羅斯舊例叩首俱以二指後改三指實屬忌諱遂率領戶口逃出巴爾納郭城在雅扎瓦地方耕種業經二十餘年但在二國之間殊非久遠之計不若投入大國圖沐皇恩請卽收留安插科布多城南等語海甯所見雖是非要務耳何則俄羅斯非土爾扈特可比土爾扈

特原係塔爾巴哈台等處居住之人因與準噶爾不睦逃往俄羅斯地方後率其族類數十萬戶自彼逃來投誠朕因體

上天好生之仁全行收納賞與游牧安插俄羅斯等性情習俗均非土爾扈特可比伊等如謂界於二國之間難為久計則雅扎瓦地方伊等已居住多年豈竟如許之久而彼處竟未一加查問竟聽其潛蹤耶况蒙古俱係尊崇黃教若收俄羅斯等性習相左轉恐茲事今若將伊等盡行縛拏照例送與俄羅斯則俄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五

羅斯必將伊等治以重罪朕又不忍五十餘人盡受刑戮也今或俯加憫恤俾與安插儻俄羅斯聞信具文來問將何以示大國之信不且令之懷疑乎况俄羅斯自來恭順為今之計宜無傷於投誠之五十九人且不失信於俄羅斯方安著將此傳諭海甯令其詳閱朕旨即傳集投誠之五十九人諭以爾等之事業已奏聞今諭旨已到以爾等自離巴爾納郭城在雅扎瓦地方居住已久今若准爾投誠俾與安插則爾等性習與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之尊崇黃教者不

同日後轉恐與爾等有礙今若將爾等拏送恰克圖交與爾固畢爾納託爾則定將爾等治罪大皇帝心亦不忍爾等可乘此無人知覺之時速回原任地方居住若恐路遠人眾盤費不支曾有諭旨令我接濟爾等盤費遣回一一撫諭按口給發催令出卡回去告以大皇帝今賞爾盤費令爾等回歸如不遵旨即將爾等拏交俄羅斯爾等豈不獲咎如此曉諭遣回伊等若不遵行即著拏禁請旨如此則俄羅斯即或聞知來問我國並未收留其人得以正辭示覆著海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五

甯迅速妥辦具奏並傳諭勒保知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月己未

上勅諭安南國阮光平朕臨御五十餘年凡庶邦藩部無不待以誠信即如從前平定準噶爾時額魯特台吉舍楞曾將副都統唐喀祿戕害逃至俄羅斯地方嗣於土爾扈特投順時舍楞即隨同投進朕念其悔罪之心特加恩宥仍封王爵賞給游牧地方居住可見朕撫綏方夏無不仁至義盡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土爾扈特喇薩邁林所供各款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詢今據該衙門覆稱前信係屬偽造向來此等書信從無用印兩類之理況鈐蓋之處不合款式並非邊界頭目手記我國於天朝素習恭順不敢稍存異念所有從前未結各案懇求早為剖斷至土爾扈特久已投誠大國生聚有年安居得所豈敢冀其復還故土想蒙大皇帝俯念忱悃信其無他干犯邊界之說實無其事從前恰克圖貿易通商於俄羅斯大有裨益敢乞施恩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復准開市等語此事前據特成額奏到之時朕即疑其語屬無稽不足憑信是以明降諭旨令將薩邁林解京審訊嗣因該犯不能確指實據隨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覈明確據實登覆今既覆稱並無其事是薩邁林前次投帶書信其為捏造無疑而俄羅斯並無誘致土爾扈特之心尤可概見至所懇求通貿易措詞極為恭順已降旨准其通市矣並著保甯永保將薩邁林假造書信及俄羅斯懇求開市之處傳諭車凌烏巴什令其不必心存疑惑再伊屬下人

等前次聞知薩邁林捏造謠言未免各懷畏懼即著車凌烏巴什明白宣諭令伊等疑懷盡釋守分安居以期承受朕惠愛深恩永綏邊境至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月丁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奏查明尼布楚城雅克薩城原委一摺該處境地既經松鄂托與俄羅斯使臣議以雅克薩城內屬尼布楚城屬俄羅斯並令將向任雅克薩之俄羅斯盡撤回伊察罕汗地方現在雅克薩會否設卡撥人駐守著明亮等查明奏聞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八月己卯

上勅諭暎咭喇國王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齋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資予駢蕃業已頒給勅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

葉瓷器絲觔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恩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卽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暎咭喇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諸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勅逐一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况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

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仿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卽不准在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卽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卽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爲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

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卽鳥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噶咭喇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况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任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覈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噶咭喇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

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恤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於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毋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卽在京當

朔方備乘

卷首二

聖訓二

三

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况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卽爲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

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
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
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
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
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
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凜遵毋忽特此
再諭

朔方備乘卷首一

拔貢張惇德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朔方備乘

卷首一

聖訓一

三

朔方備乘卷首三

聖訓三

仁宗睿皇帝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豐伸殷德審訊額勒春等供詞內
商民恭格即張云上年曾赴烏梁海貿易等語西北
兩路將軍大臣官兵所在之處向不禁民交易然內
地之民與外夷交易皆係外夷來至內地置買並無
內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即如恰克圖與俄囉
斯交易伊犁等處與哈薩克布魯特等交易喀什噶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一

爾葉爾羌等處與安集延等同夷交易皆係來至內
地方准與商民交易烏梁海在卡倫外商民恭格任
意前往皆由將軍大臣等素不留心之故若不禁止
愚民惟利是圖久之恰克圖商民直赴俄囉斯伊犁
等處商民直赴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等處儻滋生
事端尤屬非是著通行飭交西北兩路各城辦事之
將軍大臣等留心查察嗣後總俟該夷來內地方准
交易不得仍如恭格任意越卡妄為著永著為例附
入交代俾各遵行如再有似此者必將該將軍大臣

等從重治罪

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近因俄羅斯邊界之人聞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前來請示曾降旨命佛爾卿額即

明白告知今思本朝與俄羅斯通好百有餘年且前

此俄羅斯哈屯汗身故新汗坐牀時曾經咨明庫倫

辦事大臣今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亦應行文諭知今代蘊端多爾濟

佛爾卿額作就咨稿寄去佛爾卿額接奉時用蒙古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二

文縉安照例鈐蓋紅印行知固畢爾納托爾可也

五月丁亥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俄羅斯邊界卡倫請旨

派員不時巡邏等語俄羅斯前在恰克圖地方交易

通好已久非額魯特哈薩克等可比安設卡倫時並

未特派侍衛巡查殊有深意況從前拉旺多爾濟等

以豫備庫倫要差奏派台吉額璘沁喇布坦等四員

陸續出缺亦未補派今值

太上皇帝大事朕躬親政乃於俄羅斯卡倫派委多員

紛紛巡查不特滋其疑懼甚至疑朕於該地方或有

所利更屬不成事體蘊端多爾濟等豈未見及此耶

著於所擬八員內遴派體面曉事者四員以備差委

儻所派之員滋生事端惟蘊端多爾濟等是問

嘉慶七年壬戌八月己酉

上諭內閣俄羅斯交界四十七處卡倫向來未定巡察

之例今蘊端多爾濟奏稱明年四月親察恰克圖西

十九處卡倫後年再察恰克圖東二十八處卡倫逾

十年與庫倫辦事大臣輪流一次往察亦屬嚴肅邊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三

界之意著照所請行但俄羅斯人等多疑著蘊端多

爾濟於巡察卡倫以前明白曉諭使俄羅斯固畢爾

納托爾等知巡察原欲永清二處交界並無別故自

不致心生疑懼也

臣秋濤謹案會典事例嘉慶十年奏准將巡查鄂博之處仍照舊由烏里雅蘇台每年派扎薩克一人巡查不必親往稽查

嘉慶十一年丙寅正月戊辰

上諭內閣據吳熊光等奏查明喀啞國來廣貿易情形

一摺喀啞國即俄羅斯國向例祇准在恰克圖地方

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請赴關卸貨自應照例駁回乃延豐擅准進浦卸貨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於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進口延豐於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於咨商總督後並不候那彥成回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捏詞入告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降為七品筆帖式尙不足以示懲延豐著即革職仍令在萬年吉地工程處效力行走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起卸一船貨物亦即不候那彥成移知率准後船進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四

浦卸載吳熊光孫玉庭未經詳查明確遽准開船回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臣秋濤謹案略啞字恭考

聖訓係從

臣旁當讀作臣音與斯字音相近惟查會典事

例及禮部則例皆作略啞字從臣旁

俞氏正變所記亦作路臣附記於此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月辛酉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伊等在恰克圖交界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據云俄囉斯人等

欲遣使納貢仍請答使伊等已置之不問蘊端多爾濟即回庫倫等語俄囉斯人等性情詭詐不可深信是以節次降旨令蘊端多爾濟等於遣使之事斷不可俯就今閱蘊端多爾濟等所奏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情形不特現在暫不遣使仍希冀天朝先遣使臣前往此事斷不可行蘊端多爾濟等既已置之不問自應聽伊等如何呈請至此時固畢爾納托爾若遣人探問蘊端多爾濟等即云爾俄囉斯國若遣使納貢儘可呈請大部轉奏大皇帝亦必恩准不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

五

惟爾來使往返妥為照料中國亦必格外俯賜爾來使佳品今來會時甚屬恭順爾使臣入京瞻觀自必尤為恭順爾使臣至庫倫時亦不筵宴亦不令行三跪九叩謝恩禮爾等若不遣使呈請我等不敢冒昧具奏俄囉斯等若言及天朝遣使該國之事蘊端多爾濟即云天朝入覲納貢屬國甚多從無遣使赴外國之例此等邊疆之事王大臣等斷不敢瀆請如此曉示徑行駁飭俄囉斯等如果恭順呈請納貢遣使入覲蘊端多爾濟等一面斟酌具奏一面仍遵前旨

辦理儻呈請文內仍有答使之語卽以不敢具奏飭駁再行奏聞斷不可令其遣使也

六月丙戌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請將喀爾喀四部落與俄囉斯連界處所駐卡官兵量加鼓勵一摺俄囉斯交界地方所設卡座最爲緊要該扎薩克公及官兵等每班駐守五年如能稽察嚴密自應獎勵著加恩嗣後該處駐卡章京昆都札蘭扎薩克等如逾三年巡查妥善該卡座並無盜賊事故著各賞紀錄二次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六

五年期滿再各賞加一級其統轄邊卡之公扎薩克等五年期滿如果統轄嚴密著各賞加一級其科布多烏里雅蘇台駐卡官兵亦著加恩於年滿時各賞給紀錄二次若各卡座遇有盜賊等事卽將該員等應得加級紀錄扣抵

嘉慶十六年辛未四月丙辰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蘊端多爾濟奏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特時斯沁懇請遣人探望伊之喇嘛及學生並齋送盤費等語當經交該部議奏茲據該部奏稱

向來俄囉斯駐京之喇嘛並無遣人前來接濟盤費探望之例其請沿途供應駝馬路費廩給之處應不准行所駁甚是著蘊端多爾濟等咨覆該處諭以此事已咨理藩院據院駁稱事不合例本院未敢具奏卽著飭回

嘉慶十八年癸酉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晉昌奏北路卡倫外向哈薩克索討人口之俄囉斯已完結歸同部落一摺外夷因交易起釁自相理論係常有之事旣在卡倫以外卽與中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七

國無涉此次俄囉斯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索討安集延人口晉昌得聞此信惟當嚴飭卡倫官員加意巡查勿使罕巴爾帶領安集延人等闖入潛匿別滋事端方爲鎮撫邊疆之道乃晉昌輒派協領哈芬布前往查辦哈芬布至哈達蘇卡倫復因罕巴爾求懇官爲管理卽出卡倫外數十里之地安設帳房摘傳俄囉斯安集延頭目數人面爲開導令兩造公議償還之項實屬多事幸而俄囉斯恭順彼此將財物償還安靜歸部若使當哈芬布剖斷之時稍有抗違情

形又將如何辦理豈非自生邊釁且據奏罕巴爾曾
 殺死安集延之人今以元寶馬駝等物抵償人命此
 在夷俗為常有之事若官為判斷依中國法律豈能
 如此完結至稱俄囉斯在邊外居住日久難保土爾
 扈特不生驚懼此語尤為可笑土爾扈特各部遊牧
 俱在卡倫以內安居樂業俄囉斯與哈薩克爭論遠
 在開齊以外與土爾扈特何與晉昌身任將軍遇事
 張皇著交部議處哈芬布辦理舛謬著交部嚴加議
 處總之卡倫以外各夷部落自相爭論之事天朝斷
 不直代為剖判嗣後遇有似此事件該將軍惟當嚴
 飭卡倫官員謹守邊界即使夷人稟請投訴亦當詞
 嚴義正告以不應越界管理之故切勿輕舉妄動有
 乖體制慎之

八月甲辰

上諭內閣前據伊冲阿奏防禦吉勒杭阿在開齊外瞭
 望俄囉斯人等於該夷去後尾隨數日遠出五百餘
 里當經降旨令伊冲阿查明該防禦是何意見是否
 該防禦自行追隨抑係色布徵額差令前往茲據伊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八

冲阿查明實係色布徵額恐該夷等途次別生事端
 差派吉勒杭阿並非吉勒杭阿自行尾隨等語此次
 俄囉斯人等自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索討安集延
 人口既在卡倫以外天朝即不必代為管理色布徵
 額於俄囉斯等既去之後復差吉勒杭阿尾隨遠出
 實屬冒昧著先行逐出乾清門仍交部嚴加議處吉
 勒杭阿既非自行前往著毋庸置議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九

宣宗成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達洪阿等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昨據奏報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又噶咭喇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除噶囉渣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朔方備乘 卷首三 十 聖訓三

朔方備乘

卷首三

聖訓三

十

抑卽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朔方備乘卷首三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四

聖藻

高宗純皇帝御製集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有序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召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

己巳孟夏

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事頃秋猶迴蹕九月念有三日問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一

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之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厠干官

末 將以念六日進宮視朝亦 駐苑聊乘數日間問
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

寢敬趨

慈壽閣亮工敷對鷺鴉班疇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

觀駢角彎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 阿睦爾撒納為官兵追急後投

哈薩克阿布查留之欲擒以獻而為 愧我猶然失前
阿睦爾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

箚示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塵肆時夏懷遠因教觀
國光和議羅又素應守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不食逋逃今逆賊已入彼想彼定待期縛送致封狼當縛送闕下也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饑溺已躬同肝宵惟亟籌衣
食支絀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致鷓鴣羽林况復侍

罷熊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蕪一驪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

嶠畫檝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稞

遺田陪臣攜賞非驕富倅史傳將自此年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二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

事有序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

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啟邊釁然俄羅斯以

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即縛送此更不

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痘

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辭遣使以祈永睦蓋

彼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既亡則毋甯遵

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

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
貳自消而為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
茲事蹟略誌顛末既以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
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圍之
道也

聯豫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又和約
固獻來萬里逆屍殪功如彭寵遼東豕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攜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債事三年之久也

心是温禺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三

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甯敕事先初命阿睦爾撒納為將軍時恐其有反心密敕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軍臺大臣等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跡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亂弭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遂致兔脫

一勇士之力何致准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藁

街甯道首明懸

伊犁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

以誌事有序

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

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眾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為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為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去舊游牧孛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犁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扈特部內附信即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今即諭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而舒赫德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四

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莅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為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眾給以餼贍振其乏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眾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什雖曾使人入貢第宴而遣之茲乃不藉招致全部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隸我

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眾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然余履泰持盈之念彌以是為兢兢序而系之以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觀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渥巴錫為土玉奇之孫敦嚕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頌恩應博布喇什汗子也施舍楞逃復返平定伊犁時舍楞會計害我副都統而俄羅斯以土爾扈特舊係彼屬竟不送還今舍楞既棄彼來歸俄羅斯即向我求索亦有辭折之然莫若先以此意令典屬示彼亦合無辭衛拉昔相忌攜孛往海濱準噶爾舊凡四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五

日土爾扈特為四衛拉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構釁其汗阿玉奇統全部西北去乃以輝特為一衛拉特而土爾扈特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俄羅斯部遂居俄羅斯地因思還歸故土且聞從前投誠之都爾伯特部在此得膺封爵樂業安居遂棄其現弗受將為盜初聞土居之額濟勒游牧率屬內附來歸之信議者或以舍楞前此負罪逃去不宜與眾同受其降余以彼既棄俄羅斯而來若拒而弗納彼退無所歸必為盜抄掠非所以寧我邊圉且恐舍楞不來同行之眾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計若俟其既至執而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彼既悔罪輸忱則宥其已往益彰我寬仁而衛拉全部莫非王臣亦從來未有之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西師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始緣趁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基忌屢易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顛末

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窘迫策

妄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馘索賊于惟命無敢逆

丹兵敗仰藥死其子脫身逃竄時策妄阿拉布坦厥鼠伏一隅畏威服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

後漸滋饒遂復劫西域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其長子丹衷襲殺拉藏汗大肆劫略我師抵西藏其酋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眾歸巢大策零敦多卜卽

朔方備乘

卷首四

六

今達瓦齊之祖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為策妄族兄

皇考闡

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

輾勝敗互軒輊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賊以送還羅卜藏丹津為名又值西師入覲劫

竊西路馬羣因藉所獲馬力跳梁北路勢甚猖獗後為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

將帥之臣按兵不追賊眾得以免脫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曰子守

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

怒勞我眾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絀我物力一曰窺我

邊列候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

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旣罷征遠戍亦罷撥近邊汝或

伺汝遠勞竭蹶嗚爾丹策凌聞言乃計誦得失故曉

然求和使來亟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

身無事皆甯謚其子曰阿占卽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乳名暴虐

莫可詰用是失眾心相延為篡奪喇嘛達爾濟戕彼

位自襲達瓦齊攘之計蓋由撒納喇嘛達爾濟旣篡阿占而奪其位達

瓦齊偕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復篡喇嘛

羅斯汗族達瓦齊一脉阿睦爾撒納輝特別枝葉時

慮眾鮮從以此綴旒設終不忘伊犁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七

煽亂事狡譎達瓦齊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

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避禍來投闕撒納

策凌孟克恐禍及已率所部來降旋亦歸寵遇厠班列熟籌如許眾雜居喀爾喀如狼

入羊羣幾不遭啗嚙就其力請師毋甯授之鉞阿睦爾撒納歸命乞師朕思機旣可乘而新降多人若盡處我

喀爾喀之地終非長策故定議出師遂命阿睦爾撒

納副將軍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膺挈會弗加賦徭更

班第以往未廢賑恤八旗及索倫勁旅多英傑其心盡忠篤其

技善撤振那如杜甫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師一

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警留語啖眾狙倡亂動戈

戰致我二臣捐驛路肆唐突阿逆既蓄異謀於達瓦

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致命疆場賊眾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羣

言益蜩螬無怪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

師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免脫大

復進前徒倒戈阿逆眾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

策楞參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略阿逆得

以亡申命事窮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

得乞哈薩克汗阿布查始意欲留阿睦爾撒納大兵

未使詭辭稱哈薩克眾即欲擒獻阿逆但其汗阿布查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楞獲罪命達爾黨阿將兵前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八

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促而達爾黨阿以為

天朝當示大義彼既縛獻不宜加師力阻眾兵徘徊

觀望而賊得以宰桑勤王者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

素載遠賜矣時呢嗎哈薩克錫拉皆已授職從征

心旋師反又忽見達爾黨阿為賊所賣笑其無能自

哈薩克還復生變計與巴雅爾等起計賺我和起奮

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軍和起將軍兆惠以孤

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軍遠駐伊犁聞

呢嗎等作亂整師東旋中途屢礙逆眾值朕命侍

衛圖倫楚等率師赴援乃得振旅而歸抵巴里坤丁

丑重問罪值彼互殘殺因緣撒納歸遇我竄倉猝諸

分南北兩路直指伊犁維時扎納噶爾卜殺其叔綽

躡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富德
睦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
臣貢馬且誓擒賊自效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
俄羅斯一名羅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指伊
犁築室謀紛汨北荒守和議真誅致賊骨伊犁倡亂
流大半就擒訖初議眾建侯為撫四衛拉二十一昂
吉公屬掄閱準噶爾厄魯特又名四衛拉特部內
族各領其眾而綽羅斯為長噶爾丹策凌時設二十
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為其汗公屬達瓦齊既
執歸京師於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一昂吉則歸是
之公屬如八旗蒙古然仍擇其世族宰桑輩長之是
予奉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九

天道好生體

造物詎知彼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向所

畫每歲費參養終亦背恩茂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

翼不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貌兪肆惡流三氏淪亡

歇噶爾藏多爾濟被殺綽羅斯族殄滅無幾輝特汗

巴雅爾亦以叛逆誅殛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滿濟

心懷攜貳參贊大臣雅爾哈善餘都爾伯特始終守

詞知異謀殲之於巴里坤外

臣節所以至今存耕牧安職殖其甘一宰桑非誅即

病沒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每

於失幸以免眾議孰非

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

差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益因警宴安求全肯

過刻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

程秭羈縻其和卓噶爾丹策凌先以兵威迫脅回人執其酋長和卓拘繫於阿巴噶斯

之部落以回民分隸各昂吉下而役使之籠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

釋縲紲我將縱之歸撫眾許朝謁和卓初聞大兵西伐獻款輸誠備極

恭順我將軍班第等因縱還故土俾撫馭其眾納賦執役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

輟報德乃以怨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使百人遇害

劇和卓歸故城後我將軍等差副都統阿敏是皆奉道率百人往會盟而彼乃設計盡行戕害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十

上命守議遭臬兀苟不報其讐何以勵忠赤厄魯今

蕩平回部餘波最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

易登傷眾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

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繼

兩朝變豈防一切

蒼靈賴有成浮論甯祛惑開邊竟無已自問多慚德但

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諄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

歸順若今之士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

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與屯種於

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

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

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

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

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十一

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

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

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麗琛等假

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繞其程凡行三年

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

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

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

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

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
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
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
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
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
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唐喀祿唐喀祿於
戊寅四月
借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
什河源射舍楞弟勞章扎布而擒之既而舍楞至
稱欲長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
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
詭稱欲入覲且攜眾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
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蒞撫諭之唐喀祿信其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三

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囊韃俄頃變
作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即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
乃竄俄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
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略為備
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
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
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
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
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
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

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
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
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
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茲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
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荅
祖恩益稟

朔方備乘

卷首四

聖藻

三

天寵憐憫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漏而力或弛念茲在茲
遑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為不宜受
俄羅斯叛臣虞啟邊釁蓋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
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
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
乏食之人既至近界歐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
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
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
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

寇甚無謂也其眾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粟力為優恤則已命司事之

臣士爾扈特部眾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為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朔方備乘卷首四

朔方備乘

卷首四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聖藻 西

朔方備乘卷首五

欽定書一

平定羅利方略一

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國東方部落近我朝黑龍江邊界者俗呼羅利中國說部諸書譯字各殊或作羅車或作羅沙或作羅又其實一也順治康熙年間曾竊據我黑龍江之雅克薩城等處經

大兵勦撫平定伏讀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聖祖仁皇帝聖訓以平定吳逆與平定鄂羅斯事並言蓋三藩之變關繫重大羅利之役極為艱險惟

聖祖至德深仁量符覆載睿謀神算明並日月天威震乎遐荒聖武超乎前代用能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一

建生民以來未有之豐功偉烈敬考平定羅利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訖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等事皆由

廟謨獨運智炳先幾至於

救諭鄂羅斯察罕汗由荷蘭西洋諸國轉達以及訓諭察罕汗俯准撤兵

誨示內大臣索額圖定界議和皆國是攸關永為成憲曩時舉人臣俞正燮知州臣

欽定平定朔方方略內載從前平定羅利纂有方略則知此書本係

救修特以卷軼較少流布遂稀茲從藏書之家訪得薰沐敬鈔冠於茲編之首至書內地名人名往住

聖訓諸書互異蓋由譯字對音輾轉改易如飛牙喀此書作斐雅喀又作費雅喀赫哲此書作赫真又

若朋春鼓春前後互見馬喇瑪拉各卷不同則一書之內亦有未能盡一者今悉依原本登載而發其凡於此云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利情形 臣秋濤謹案郎坦聖訓作郎談

羅利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

自古不通中國 臣秋濤謹案大清一統志載鄂羅斯地漢有堅昆丁令唐

有黠戛斯骨利幹等國元時有阿羅思及吉利吉思謙州益蘭州等處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

國是明以前皆曾與中國通至明代始不能通耳此云自古不通中國者因俄羅斯人自言之

詞也考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康熙十五年察罕汗遣陪臣尼果賴等進貢方物奏言俄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 二

羅斯僻處遠方從古未通上國不諳中華文義及奏疏禮儀兩次輸誠致多缺失今特敬謹遣

使奉貢仰祈矜宥云云是該國藉口於自古不通中國掩飾其不諳禮儀之咎方略遂因而載

之耳若考其實則當依 大清一統志為定 其人率皆獷悍貪鄙冥

頑無知所屬有居界上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

我達呼爾 臣秋濤謹案達呼爾聖訓作打虎兒 索倫之人因

呼之為羅利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為邊境害

順治九年駐防甯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

戰於烏扎拉村稍失利十二年尙書都統明安

達禮自京率師往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

頗有新獲旋以餉匱班師十四年鎮守甯古塔

昂邦章京沙爾呼達 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作沙爾瑚達 敗之

尙堅烏黑十五年復敗之松花庫爾翰兩江之

間十六年沙爾呼達卒其子巴海代尋授將軍

十七年巴海大敗之古法壇村然皆中道而返

未獲翦除以故羅利仍出沒不時迨康熙十五

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尼果來等貢方物 臣秋濤謹

案尼果來聖訓作尼過來又作尼果賴

上欲因此示柔遠之德優賚來使仍頒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 三

溫諭令其歸我逋逃嚴禁羅利毋擾邊境許貿易通好

其後竟未奏覆而羅利自恃遠遠反侵入精奇

哩烏拉諸處築室盤踞 臣秋濤謹案精奇哩烏拉即精奇哩江

上復命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撤還猶遷延不去而恃

雅克薩城為巢穴於其四近耕種漁獵數擾索

倫赫真斐雅喀奇勒爾居民掠奪人口俾不得

甯處

上乃深為籌度謂若輩非創以兵威則罔知懲畏將至

蔓延遂決意征勦先遣副都統郎坦公朋春等

臣秋濤謹案 聖訓作彭春 率官兵往達呼爾索倫聲言

捕鹿因以規視羅利情形即坦等將行

上面諭之曰鄂羅斯國所屬羅利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害居民前發兵進討未獲剪除歷年已久近聞蔓延益甚過鈕滿恆滾諸處至赫真斐雅喀虞人住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衛護軍外令畢力克圖等五台吉率科爾沁兵百人甯古塔兵八十人至達呼爾索倫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

朔方備乘

卷首五

至定羅利方略一

四

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情形度羅利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姑勿交鋒但率眾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哩其路直通甯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衛同薩布素往視之

諭畢

賜郎坦朋春御衣弓矢隨行者亦量加賞齎

臣秋濤謹案額蘇哩在黑龍江城東北四百十里

十二月戊子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甯古塔督修戰艦 時鎮守甯

古塔等處將軍巴海等以甯古塔戰艦稍有損

敗請發物料用資修整工部議如所請

上諭修整戰艦所關甚重其令戶部尚書伊桑阿往董

其事

庚子

命將軍巴海等率師往駐愛琿呼瑪爾

臣秋濤謹案愛琿呼瑪爾城俗曰愛呼

城在黑龍江城東十二里呼瑪爾城在黑龍江城西北三百二十里 郎坦等以

朔方備乘

卷首五

至定羅利方略

五

上諭議政王等曰據郎坦等奏攻取羅利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為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拉甯古塔兵一千五百名並置造船艦發紅衣礮烏鎗及教之演習者於愛琿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旂錫伯烏拉之官屯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愛琿城距索倫村落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精奇哩烏拉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利不得納我連

逃而彼之遁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爾等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奏言羅利據我邊界納我遁

逃構亂已久宜卽行殄滅

皇上好生之心聽其自斃

諭旨允當應一一遵行又如郎坦等所請造船五十六

艘所調兵豫爲派定俟船成糧足卽令起行日

前烏拉官屯乏糧戶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往

錫伯瓜爾察地方採買統兵大臣恭候

欽簡疏入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剎方略一

六

上命鎮守甯古塔等處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

前往餘悉如議

臣秋濤謹案瓜爾察卽卦勒察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命造船運糧松花江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饋運烏拉軍糈自遼河

溯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

自伊屯門船載順流運至松花江甚善內府佐領下

屯莊糧米充足需用幾何卽以屯丁之力運至遼河

津要船載趣運并備番具椿木若逢淤淺束水以行

糧米或於等色屯伊屯門伊屯口或於我河口築倉

收貯船在邊內我兵衛送邊外蒙古兵衛送宜少載

糧米多備挽夫俾船行輕利兩河中阻陸路酌派車

載其船準河式置造錢糧需用若干爾等與戶工二

部理藩院及郎坦觀圖詳議至造伊屯門以北運船

運至松花江及築倉收貯事宜應否交與留鎮烏拉

副都統其併定議以聞勒德洪等議於巨流河渡口

造船六十艘以長三丈寬一丈爲度每船載米

百石用水手六名水手卽派民夫操演自起運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剎方略一

七

日每人月給銀一兩運到米於巨流河渡口等

色屯築倉收儲悉交與

盛京將軍大臣等監理船在邊內酌派

盛京官兵衛送自等色屯至伊屯門派蒙古車輛

陸續運往所派蒙古官兵車輛理藩院另行請

旨伊屯門諸地築倉儲米及造伊屯河運船運至松花

江悉交與留鎮烏拉副都統議覆

上以所議尙未周詳遂分遣內府營造司郎中佛保及

戶部侍郎宜昌阿等以瀛臺通州船載米試之

復令

盛京刑部侍郎噶爾圖等自巨流河至等色屯驗
試遼河深淺甯古塔副都統瓦里虎等自伊屯
口至伊屯門伊爾門河口驗視水勢尋噶爾圖
奏遼河可行三丈之船請以此式於巨流河渡
口造船六十艘瓦里虎奏伊屯河可行三丈五
尺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運
米松花江於伊屯門伊屯口築倉收儲

上允之又

朔方備乘

卷首五

聖朝勅諭

八

諭前薩布素來奏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齋行餘悉存
留爾時曾諭以六月後所需運黑龍江松花江交匯
處令其迎取今應於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布
素等所留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
烏拉甯古塔兵皆貧乏現在出征者半任輪輓復用
餘兵恐致困苦烏拉席特庫所屬八家獵戶停獵一
年令其輪輓庶兵力稍紓黑龍松花兩江交匯處自
吉林順流而往薩布素等自彼駐兵之所順流而來
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即運兩江接界令薩布

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迎取

戊辰

命給烏拉官兵行糧之半 將軍巴海等請給出征烏
拉官兵及執事人行糧戶部議官兵各支額糧
一月至每月行糧毋庸給發疏入
上命給行糧之半

四月丙子

遣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往烏朱穆秦諸處

上諭議政王等曰今我兵移駐黑龍江當乘此發烏朱

朔方備乘

卷首五

聖朝勅諭

九

穆秦兵聲言捕鹿以疑羅利復遣大臣一員至索倫
豫備軍需亦聲言捕鹿人將至其令理藩院尚書阿
穆瑚瑯往烏朱穆秦阿達哈哈番瑪拉往索倫

己卯

命將軍巴海留鎮烏拉副都統薩布素等領兵移駐額

蘇哩 先是令烏拉甯古塔往駐愛輝呼瑪爾

尚未啓行尋尚書伊桑阿以造船赴甯古塔

上命傳諭巴海等兵抵黑龍江應駐何地其詳議以聞

至是巴海等奏言愛輝呼瑪爾距雅克薩城遠

遠若駐兵兩處則勢分道阻難於防禦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利儻水陸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行征勦况羅利殺我斐雅喀居民留嫚書而去俟造船畢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卽親統大兵直薄城下宣諭招撫否則駐劄墨克頂諸地卽遣官兵與奉

命赴羅利甲土宜番馳至雅克薩宣諭兼觀其形勢若何再議進止機宜令宜番一併奏聞烏拉官兵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

十

乘往馬匹恐長途疲羸不任馳驅索倫近墨克頂宜令選肥馬五百匹送呼瑪爾河口酌量給用議政王等議如巴海等所請

上諭所議進征羅利軍務殊爲疎略烏拉甯古塔兵未歷征戰不諳行陣紀律將軍巴海及副都統官兵又彼此不合巴海其留守烏拉薩布素瓦禮祜俱以副都統領兵前往不必授爲將軍至所議七月兵到卽行攻戰亦屬未可俟抵彼相度形勢奏請可進之時京城每旗精簡五十人參以軍前獲罪人員委授夸

蘭大參領則遣將由陸路直趨五旬可達我兵至冬時攻戰乃能有濟若今冬不便克取來夏令烏拉甯古塔兵仍駐彼地或令撤還至期約行又卽坦言取馬蒙古不能卽得可選兵部上駟院肥馬二千匹於本年七月內豫發索倫地方牧放俟禁旅到後留其羸馬更以所儲肥馬乘往其傳集卽坦朋春再行確議於是議政王等奏

上諭深中事宜固應祇遵但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

十一

旨尤爲切當烏拉甯古塔兵不須往墨克頂勘得愛理呼瑪爾之間額蘇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隴舊跡卽令大兵建立木城於此駐劄宜番回自羅利再議派京師兵或撤烏拉甯古塔兵至巴海留守烏拉薩布素瓦禮祜統兵以行及豫備馬匹於索倫悉應遵

旨額蘇哩索倫村莊之間應設四驛令赴索倫理藩院大臣董其事
上報可

六月甲戌

命馬喇市易牛羊諸物以備軍需 馬喇等奏以茶布

市易

上諭茶布不必攜往可於戶部支銀四千兩量買諸物
馳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脅制民間
各任其便

七月甲申

命軫恤所獲羅刹

上諭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攜至羅刹二人所司加意贍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刹方略

三

養時其飲食毋得缺乏以示軫恤之意

戊戌

命理藩院作書宣諭羅刹 先是瑪拉等奏索倫總管

博克等所獲羅刹及軍前招降者共選五人遵

旨送京餘二十六人皆迫於大兵始行投誠索倫距羅

刹近不宜久留應一併解至議政王等議送京

交戶部安插博克等所獲宜番米海羅莫海對

二人賞以衣帽遞至薩布素處放還請

勅理藩院作書卽令宜番等持去其書略云前遣孟格

德等至尼布楚曾與爾約各毋收納逋逃并以
先年逸去根特木爾歸我乃背前約入我地擾
害達呼爾索倫焚劫斐雅喀奇勒爾今故命將
出師永駐額蘇哩爾若離我邊境還爾本土以
逋逃來歸則已否則我亦納爾逋逃卽往來之
人亦必擒戮疏入

上從之

九月丁丑

命烏拉等處官兵永戍愛璉 先是副都統薩布素等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刹方略

三

奏冬時進征礮具軍精輸運維艱儻遇大雪亦
未使用兵今冬可暫駐額蘇哩俟來年四月冰

解卽往攻雅克薩城事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

議議政王等奏言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旨宜允薩布素請於來年四月進征毋庸更議

上諭我兵既命永戍額蘇哩應派烏拉甯古塔兵五六

百人達呼爾兵四五百人於來秋同家口發往設將

軍副都統協領佐領等官鎮守深爲有濟至來年運

錫伯諸地糧米於額蘇哩止用獵戶必致稽遲薩布

素等業以來年六月前兵食齋行今又停止進征應量發薩布素等軍前水手由陸路直往錫伯俟來年冰解與獵戶協運可否如此施行令即坦馳驛速往薩布素處確議尋薩布素等奏額蘇哩今年七月既經霜雪烏拉甯古塔兵家口若令來秋遷移恐地寒霜早諸穀不穫難以餬口應於來春就遷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赴額蘇哩耕種量其秋收再遷家口以烏拉甯古塔三千餘兵分爲三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統領駐防議政王等議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縣志卷五

丙

如所奏

上復諭曰果如薩布素等所奏兵丁煩事更番必致困苦非久長之策其在愛琿建城永茂豫備礮具船艦令設斥候於呼瑪爾自愛琿至烏拉置十驛驛夫各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馬疾馳尋常事宜則循十驛以行由水路陸續運糧積貯愛琿此兵既往且立二年之業仍設將軍副都統領之如羅利船由黑龍江下我舟師尾擊甚易况愛琿地勢遼闊照內地置十驛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區畫則羅利自窮蹙

歸誠矣其遣理藩院郎中額爾塞與薩布素確議以聞至是薩布素等奏永茂愛琿諸務

上諭周詳悉宜遵奉但來年遷移兼以築城屯田力不能支請發烏拉甯古塔兵五百人協力築城工竣即回

竣即回

上諭烏拉甯古塔兵別有調遣毋得發往令副都統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於來年三月抵彼處築城器具悉備以行餘一如前議未幾兵部列應補將軍副都統人名具奏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縣志卷五

五

上因命薩布素爲鎮守愛琿等處將軍禮部侍郎溫岱工科給事中雅齊納爲副都統

十月甲子

遣官勘視設驛地方 戶部奏愛琿至烏拉須設十驛但設驛之地不行相度難以懸議應俟來年三月雪消遣戶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員並令甯古塔將軍選熟知地勢者偕行就近派郭爾羅斯二旗杜爾伯特一旗嚮導各二人詳加丈量上允之尋遣戶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

中額爾塞前往

十一月癸酉

命增造船艦運糧於愛琿 尙書伊桑阿等奏奉

命議運糧愛琿事宜 臣等議烏拉造船五十艘除將軍

薩布素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派烏拉兵二

百獵戶四百俟明年冰解時卽以伊屯口錫伯

米每船載五十石并副都統穆泰兵三月坐糧

運至愛琿二十四年應運者於前項水手內添

發烏拉兵六百運送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剎方略

六

上諭應增船艦并運二年食糧二十四年不必運送其

再行確議以聞又議二年食糧一次全運船五十艘

不足應增造三十每船設運丁十五人共需一

千二百人除薩布素處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

外再添烏拉八旗獵戶六百九十甯古塔兵三

百六十選才能協領等官督運愛琿

上從之復

諭所發獵戶甚多其令總管席特庫轄之前往兵丁獵

戶水手各給餉一月

戊寅

命防禦羅剎

上諭理藩院曰羅剎增發人眾亦未可料其移文馬喇

令加意防禦不時偵探應奏事速行奏聞

癸未

命授投誠羅剎吉禮過里等官 將軍薩布素等奏牛

滿河之奇勒爾奚魯噶奴等殺十餘羅剎攜其

妻子來歸俄樂春之朱爾鏗格等於精奇哩烏

拉殺五羅剎并獲其烏鎗馳報又聞斐雅喀之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剎方略

七

人擊殺羅剎甚眾應乘此時酌給新投誠羅剎

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等官職舊投誠

羅剎宜番鄂噶番席圖頡三人效力勤勞亦宜

給以官職

上諭宜番近已投驍騎校鄂噶番席圖頡及新投誠之

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

誠羅剎內鄂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

遣招撫時值沍寒并以裘帽賜之

十二月丙辰

命運米科爾沁漠爾渾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大兵既駐黑龍江所需軍

食雖已運送而科爾沁之漠爾渾屯亦宜多備造倉

儲積其令戶部理藩院同吏部尙書伊桑阿詳議以

聞議於漠爾渾屯運米一萬石存儲其米自包衣屯

莊撥給運費於

盛京戶部動支工部遣官至漠爾渾屯堅固造倉

米至交彼處都統副都統加意守護

上報可

朔方備乘

卷首五

平定羅利方略一

末

朔方備乘卷首五

知縣林舉人張

穗初校銓覆校

朔方備乘 卷首六

朔方備乘卷首六

欽定書二

平定羅利方略二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乙酉

命將軍薩布素等遣官兵勦撫牛滿羅利

臣秋濤謹案牛滿一作鈕

滿即與圖之牛滿河也在精奇里江之東

薩布素等奏牛滿羅利

抵恆滾同來自北海之羅利與費雅喀戰退居

河洲若不速計勦撫則赫真費雅喀奇勒爾人

民必被殘害且恐羅利復增發前來宜乘四月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方略二

一

冰解時即遣夸蘭大二員率官兵三百人并發

紅衣礮四具令附近恆滾口費雅喀噶克當阿

等嚮道抵羅利所據地先行招撫不即歸降則

進勦滅如羅利聞風先遁所發之兵即乘機安

輯赫真等處人民未經來附者亦招撫之

上報可

二月辛酉

命送投誠羅利至京安插 將軍薩布素等奏夸蘭大

鄂洛純等今年正月十一日抵羅利地方遣宜

六五三

番等造其居開諭之先取其烏槍二十具并俄

樂春留質之子三人臣秋濤謹案俄樂春即鄂倫春亦作鄂羅春東北部

落之屬於黑龍江者也遂招撫羅利米海羅等

二十一人

上命遞送米海羅等至京交戶部安插其烏槍及先投

誠羅利之烏槍一併送至押解官兵過多恐致驛遞

勞苦令酌量派遣

四月己亥

命增給愛琿官兵行糧 將軍薩布素等請發今年四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

二

月後官兵一年行糧戶部議照前給以半年俟

愛琿駐防兵家口到日停其給發

上諭官兵勞苦半年行糧全行給發

五月甲申

命將軍薩布素等取羅利田禾 馬喇等奏臣至索倫

屢密詢羅利情形皆云現在雅克薩尼布湖二

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盤踞多年者惟賴額

爾古納河口至雅克薩十餘處雅克薩至布爾

馬夫河口十餘處築室散居耕種自給因以捕

貂尼布湖田畝不登但取資納米雅兒諸姓貢

賦喀爾喀巴爾呼人時販牲畜等物至尼布湖

尼布湖人亦捕貂與之交易得以生存至得冷

白地方耕種田畝無幾且不通水路麪食等物

雖零星負載亦不足恃及聞從尼布湖逃回之

布赫德云舊納米雅兒新納米雅兒托空臥兒

徹爾克吉兒巴林喀吉兒夸諾兒破塔噶兒巴

牙噶兒等八姓之人并我根特木爾黨內逃人

亦同彼遊牧良河額爾古納河等處臣請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

三

勅喀爾喀徹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湖者兼禁止交

易再請

勅黑龍江將軍水陸並進作攻取雅克薩狀因取其田

禾則羅利不久自因而伊屬索倫俄樂春諸姓

人亦難以竊據再遣輕騎勦滅似易

上諭據馬喇等奏取羅利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

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利田禾為然則羅

利盤踞雅克薩尼布湖惟賴耕種若田禾為我所取

誠難久存其合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或水陸

並進盡刈其田禾不令收穫由陸路進以所刈之禾
投江下流水陸並進以所刈之禾船載以歸於未進
兵時先遣人傳示羅利云爾等據我雅克薩尼布潮
多歷年所屬令撤還遷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邊
民今大兵水陸進勦爾其速退以保餘生并如馬喇
等奏移文徹臣汗知之臣秋溥謹案徹臣汗即今車
人以牲畜與尼布潮之羅
利交易故禁之以絕接濟
七月辛巳

命將軍薩布素等偵探羅利情形 馬喇等奏臣等遣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卷二

四

打虎兒副頭目倍勒兒等偵探雅克薩城情形
路遇羅利殺其二人生獲一人據生獲之費要
多羅云大兵未來之先雅克薩城已加修造昨
歲聞大兵進發城外復增木柵所在農人盡調
入城內打獵收貂亦皆罷止田禾未熟即行刈
穫因今春不見兵至遂於旁卧一帶仍舊遣人
耕種昂古墨阿山頂設五人更番瞭望今夏自
尼布潮復增發四百人計見在雅克薩者約九
百人在尼布潮者不知其數雅克薩設丁壯八

十人耕種以收穫之糧支給兵食每月人各一
斗餘悉造房收儲一遇歉歲不能如數支給在
前豐歲僅僅足用今已增人量必不敷雅克薩
舊有船八艘吉禮過里等運糧前行被大兵擒
獲故雅克薩無船大兵未來於野諾西納城內
復造船二百艘各城派兵運糧不知兵數多寡
并運往何處吉禮過里黨內人逃回雅克薩云
大兵勢盛戰艦絡繹不絕衆驚失措今自尼布
潮增發人衆大兵進時不知時勢若何又據釋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卷二

五

歸之人云投誠者

聖主悉免死且加恩賞此外別無人至等語其生獲羅
利一并解送疏入

上諭雅克薩增發羅利或欲侵害我虞人其移文薩布
素等時加偵探相機以行倍勒兒等理藩院照例獎
賞送到羅利交戶部安插

十月甲辰

命運烏喇等處糧米於愛琿 將軍薩布素等請定官
兵人數以便給糧戶部酌定人數并奏二年需

糧共計四千八百七十石有奇以見存四千五百七十石發給其不敷者藉愛琿人力將達呼爾所存米動支運往

上諭愛琿所需糧停其自達呼爾運往將烏喇米九百七十石見自等色屯轉輸伊屯門米一千五百石於明年冰解再發船一次運往

十二月乙巳

命選擇籐牌官兵

上諭兵部征勦羅刹所需籐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縣志卷二

六

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籐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籐牌及滾被片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其在天津鄭克塽馮錫范諸處亦遣人察取前項人員器具尋又諭聞福建有雙層堅好籐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并片刀速送至京毋誤軍機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命都統公彭春等帥師勦撫羅刹 先是將軍薩布素

等奏大兵駐臨邊地宜水陸並進取羅刹田禾但臣軍糧自六月初三日以次運到給糧治裝約至初十始得啟行問羅刹降人俱言雅克薩早熟諸禾被時漸行收穫今沂流而上值霖雨之期江水泛溢無常陸路亦復泥濘縱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則取禾無及徒勞士馬况城池廬舍修築未成迨至同時正值天寒難於興作請暫停今歲興師俟來年四月內增兵進取雅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縣志卷二

七

克薩城

上諭前馬喇等請取羅刹田禾朕令或由陸路進或水陸並進相機舉行勅諭甚明及遣關保前往薩布素亦云可行如果遵奉則我師不勞而羅刹自困今薩布素等坐失機宜託故具陳殊屬不合且聞羅刹田地肥沃收穫豐裕若異時兵抵雅克薩城下與之相持又將以羅刹糧多難於即克為辭久稽時日其不取田禾坐失機宜情節令薩布素明白奏覆 尋薩布素等上疏引罪議政王等議于事平嚴議令

仍遵前

旨來年乘羅剎田禾時進兵

上命都統公瓦山侍郎果不往黑龍江與薩布素等詳

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并作何舉行擇其有裨於事

者以聞至是瓦山等與薩布素會奏我兵來年四月

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招撫不行納款則攻其

城儻萬難克取即遵前

旨毀其田禾以歸議政王等議如所奏復請

敕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每省派熟習火器兵二百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剎卷三

八

五十人并選賢能官各四員預備火器送京師

至日增發薩布素軍前協攻雅克薩城

上諭議政王等疏內不請發禁旅良是但直隸各省綠

旗兵未歷戰陣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增用朕意

選福建投誠善用籐牌官兵見在八旗及安插山東

山西河南者五百人付台灣投誠左都督何祐等率

往薩布素一應咨題多屬支吾借端延滯度四月進

兵不過刈取田禾事必無成此皆遣發黑龍江狂悖

之人從中阻議不欲成事薩布素出身微賤高視若

輩毋敢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詳籌畫期於必克

儻謀事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兵羅剎將益肆披

猖矣當自京城選賢能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克取

雅克薩之日班師又發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

守城種地出征兵還亦令還盛京種地事宜遣戶部

大臣一員督理羅剎所云早熟之穀即地內春麥今

我兵亦多種春麥及大麥油麥霜降前六日皆得收

穫則不因師出曠一年田功籐牌兵給馬二千匹帶

往盛京盛京各佐領亦派馬二千照舊制嚴督飼秣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剎卷三

九

候京城馬到更代北行至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

齊查爾哈爾屯此間催趨月杪可到聞此路間有缺

水處不免貽誤今自盛京抵烏喇自烏喇經新設驛

站路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沿途馬匹或有倒

斃馬喇以所備者足數補送如此則我兵馬匹無虞

籐牌兵各給礮彈或十圓或二十圓以行其餉銀兵

月給二兩官月給三兩隨又

諭議政王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剎無故

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真費雅

喀奇勒爾諸地不遑甯處剽劫人口搶擄村莊攘奪
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利
竟不報命反深入赫真費雅喀一帶擾害益甚爰發
兵愛琿扼其來往之路羅利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
逃應卽剪滅今仰副

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姑再傳旨羅利云前屢經遣
人移文命爾等撤回人眾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
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構亂不休乃發兵截爾等
路招撫恒滾諸地羅利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雅利卷一

十

克薩特遣勁旅阻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
民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
覆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為界捕
貂收賦毋復入內地構亂歸我逋逃我亦歸爾逃來
之羅利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安居兵戈不興
儻執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
爾眾矣如此宣諭後羅利果回雅庫為界卽駐師於
愛琿設斥堠於雅克薩令疆圍帖然否則大兵酌量
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雅克薩城我進則彼退

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可否舉行爾等其
詳議之於是議政王等奏言

上諭周詳遵此舉行甚裨於事統兵督耕大臣恭候
欽簡疏入

上命都統公彭春統兵護軍統領佟寶副都統班達爾
沙參贊戶部侍郎薩海督耕彭春等抵黑龍江發往
雅克薩城文書用黑龍江將軍印

丁亥給馬喇副都統銜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馬喇遣用以來殊為効力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雅利卷三

十一

且頗知雅克薩諸地形勢其授副都統銜參贊軍務
詔責將軍薩布素等 戶部奏黑龍江佐領鄂色等言
耕牛倒斃已盡農器亦有損壞今時近東作遣
理藩院官一員同馬喇如數購買耕牛送往農
器令薩布素等營造豫備

上諭薩布素等故毀農器盡斃耕牛其意在多方遲延
冀撇離黑龍江耳凡受事者各宜殫心豫籌以期有
濟詎可諉之於上賴朕一切留意悉加區畫不致廢
弛儻謂責有攸歸竟倚任之定誤軍機宜卽嚴治念

見同大兵進勦姑暫停處分俟同自雅克薩日再議
戊子以科爾沁貢物犒黑龍江師

上諭議政王等科爾沁十旗今年進貢牛羊諸物不必
來京其全送黑龍江軍前仍記數奏聞照進貢例賞
資理藩院卽傳令科爾沁知之

命鑾儀使侯林興珠等率籐牌兵會勦羅刹 兵部奏
察取善用籐牌者鑲黃旗咨送鑾儀使侯林興
珠應否發遣恭候

上裁又遴選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山東等三省官一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縣志卷二

三

百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何祐尙未至應於官
兵內委用首領幾員各約束本省人前往上三
旗各遣漢軍官一員暫爲管轄

上諭黑龍江軍糧關係緊要務籌永遠充足發往黑龍
江管轄籐牌兵之官過多官量行派遣兵用四百名
足矣且近冬時籐牌兵在彼無事每百人一次自蒙
古地方馳驛發回不久卽到庶軍糧不致耗費議政
王等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議選派官二十員兵三
百八十名共足四百名之額兵部給官印劄以

便約束令林興珠及何祐統兵以行上三旗各

派漢軍賢能官一員管轄赴 盛京付公彭春
等率之進勦何祐至馳驛速去

上報可仍於官員外派足兵四百名尋

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林興珠會効力行間且係侯
爵其令參贊軍務朋春等善視之

二月癸卯

命送籐牌片刀於烏喇 先是兵部以福建送至雙層

籐牌三十單層籐牌三百七十呈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縣志卷二

三

閱

上諭籐牌稍薄雙層者加舊綿一層單層者加舊綿二
層庶堅固可用官兵卽於詰朝就道侯林興珠與營
造司郎中佛保監修進式後速發尋籐牌修畢兵部
奏并福建送至片刀四百遞解至烏喇公朋春
等同侯林興珠酌量齎行

上諭遞解籐牌關係緊要爾部派賢能官一員送至盛
京盛京工部派賢能官送至烏喇

丙午

命賞賚何祐 兵部奏何祐至

上命內府給祐白金及堅厚絲甲於十八日啟行

四月乙未

命自墨勒根至雅克薩設立驛站

上諭議政王等愛琿兵於是月起行五月中旬可至雅

克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克薩至額蘇里經愛琿前

來恐迂道遲延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杜爾伯特扎

賴特派兵五百人并索倫兵酌自墨爾根至雅克薩

設驛奏軍機庶免貽誤明愛往來覺察驛夫糧食匱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剎卷二

酉

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愛琿以內每驛原設二十人

應核減一半并入蒙古若蒙古兵五百人過多再為

核減索倫効力勤勞傳諭異日加恩以示鼓勵

戊戌

命獎賞達呼爾副頭目倍勒兒等

臣秋濤謹案黑龍江外紀云布特哈初設

索倫達呼爾總管二員副總管八員謂之打牲頭目副頭目則此副頭目即今之副總管也

馬喇等奏 等今年正月二十八日遣打虎

兒副頭目倍勒兒等率三十餘人往雅克薩城

北務擒其生口并詳勘情形以報三月初五日

倍勒兒等生擒羅剎七人同云雅克薩城垣廬

舍如故又據生擒羅剎噶瓦力喇等云去歲雅

克薩城內設立重木中實以土聞大兵至額蘇

里即遣人各處求援援兵千人今年二月前隊

已至後隊未來去歲新到頭目額禮克謝傳諭

人眾大兵來此皆爾等殺掠所致自後再聞有

侵擾索倫打虎兒者定行誅戮是以我等往來

不敢持軍器前者釋回二人已送往國主處迄

今未得主命雅克薩兵眾不滿千人後增發者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剎卷二

壬

未知其數等語生擒羅剎逸去一人見在六人

遞送至京

上諭倍勒兒等直抵雅克薩探其情形生擒羅剎可嘉

所司如例獎賞其送至六人各給時服一襲送將軍

薩布素處俟大兵進勦時示以寬大之意悉行釋放

六月癸巳侍郎明愛等奏官兵克雅克薩城

都統公朋春等帥師進發五月二十二日抵雅

克薩城下宣諭

皇仁浩蕩不忍加誅令還本境羅剎仍恃巢穴堅固遷

延不去二十三日分水陸兵爲兩路列營夾攻
復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驚
羅利頭目額里克舍謝等臣秋濤謹案 盛京通志作額里克舍一作額里勢迫詣軍前稽顙乞降於是朋春等復
宣諭

皇上好生之德釋回羅利人衆其副頭目巴什里等四
十人不願歸去因留之我屬蒙古索倫逃人及
被擄者咸加收集雅克薩城以復明愛等遣人
馳報會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雅利略二

去

聖駕幸拜察在道理藩院尙書阿爾尼奏

聞

上顧阿爾尼曰征勦羅利衆皆以路遠爲難朕獨斷與
師致討今荷

天眷遂爾克之朕心嘉悅爾以捷音傳知諸王大臣既
至

行宮駐蹕恭親王常甯等率文武官員請慶賀

上遣阿爾尼回兵部侍郎佛倫傳

諭曰治國之道期于久安長治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

無事朕每殫心籌度卽今征勦羅利之役似非甚要
而所關甚鉅羅利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
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
邊徼之民不獲宵息朕自十三歲親政卽留意於此
細訪其土地形勝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
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衆見決意命將出師
深入撻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諸將不
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地得遂初心至
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親隨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雅利略三

七

侍衛關保等往軍前諳論之曰兵凶器戰危事古人
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將
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利勢不能
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宜朕柔遠
至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諸王大臣奏征勦羅利
衆皆難之我

皇上爲根本計獨斷與師羅利歸誠雅克薩收復悉如
睿算不爽毫髮誠非臣等淺近之人所能仰窺萬一也
且前獲羅利不加誅戮迨大兵壓境又遣關保

等嚴諭將士誠以勿殺

皇上好生之德覆被天下匪獨羅刹戴

恩海外諸邦莫不傾向

聖化臣等合行慶賀阿爾尼等進奏畢復出傳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收實效不可苟且從事

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呼

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我索倫

奇勒爾俄樂春等亦懷疑貳朕詢其失機原委一一

籌畫乃獲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

朔方備乘

卷首六

至定羅刹略一

六

且兵貴神速前逆賊吳三桂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

戶遣人指示速戰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

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

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軍等奮勉効力儻怠忽

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所以平定雲南賴塔之

功最大縱有他過為人控告朕究不加罪諸王大臣

奏三逆叛時在外將士皆與賊相持進取無期

賴

皇上神謀內運決勝萬里恩威並用勦撫兼施所以負

固巨孽刻日誅鋤又俯念賴塔有功曲

賜保全凡効力行間者皆歡忻鼓舞而臣等亦莫不感

戴

殊恩矣

上復諭曰前關保奏云我兵擬於四月二十八日水陸

進發先期雷雨大作至二十六日江水泛溢又風逆

舟不得前及二十七日天晴水落二十八日平旦忽

轉順風我兵揚帆溯流直上三日之程一朝而至陸

路之兵雖疾行不及也又駐劄愛琿兵適當肉食匱

朔方備乘

卷首六

至定羅刹略一

九

乏忽有鹿數萬自山趨下騎者馳射步者挺擊及駕

船筏于江中截獲者計五千有餘朕觀此二事豫知

可以奏功因事未就姑秘不發今既蕩平故傳諭爾

等知之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仁政上合

天心故顯垂鑒佑

國祚綿永萬年無疆之休於此可卜

上允行禮於是王等率文武官員行三跪九叩頭禮尋

朋春等捷奏至

上諭覽卿奏官兵星馳直逼雅克薩城下示以威德招撫羅利免死放歸克復其城深爲可嘉在事人員從優議敘投誠羅利巴西里等安插盛京其被擄之索倫達呼爾人衆仍各發回原地有喀爾喀厄魯特人口俱察送到部給發本主

七月壬申

命自烏喇吉林至愛琿設立驛站 先是郎中包奇等奏自烏喇吉林至愛琿計丈量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應設十四驛

朔方備乘

卷首六

三

上諭驛遞關係緊要凡丈量當以五尺爲度今程途太遠令包奇等再馳驛前往詳加丈量至是包奇等奏自烏喇吉林城至愛琿城以五尺細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

上報可復令每驛設壯丁並撥什庫三十名馬二十四牛三十頭壯丁自盛京甯古塔所轄各驛柳條邊派出馬牛令盛京戶部照數採買送往

己卯

命釋放被擒羅利宜番等 將軍薩布素等奏無底兒

河羅利鄂衣多里遣宜番等四人來誘俄樂春立克頂格等被擒送到

上諭羅利宜番等應卽正法但大兵攻克雅克薩勢迫來歸之羅利旣悉加寬宥不行誅戮今宜番等亦免死曉以前此釋歸羅利之故并用羅利字作書令彼送還我吉爾蒙阿等毋得再犯邊境其書卽給與宜番等持去立克頂格等所司照例獎賞

八月乙巳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蘇三

三

命賞資征勦羅利籐牌兵 兵部奏侯林興珠及何祐等至日旗下兵丁各歸本旗其自山東山西河南調至者令本省官約束以行何祐仍發回原安插處

上諭籐牌官兵勤勞懋著官員俟後議敘兵丁令戶部以白金賞資之

九月乙丑

命甯古塔協領納秦爲愛琿副都統 時愛琿副都統雅齊納緣事革職故以納秦代之

甲申

命駐兵於黑龍江墨勒根地方 先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羅利侵我邊陲於俄樂春
索倫赫真費雅喀擾害居民甚至搶擄人口頻行肆
惡朕不忍輒動兵戈數遣使宣諭羅利仍恃遠抗拒
侵邊擾民殆無宵息乃發大軍直抵雅克薩城下勢
迫始行乞降統兵將帥復遵朕旨宥罪釋歸四十年
盤踞之眾數日即行擊破收復雅克薩城今既告成
功薩布素等前此緩兵不進等罪概行赦免進征官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略一

三

兵勞苦暫回烏喇吉林量撥盛京達呼爾等處官兵
暫為鎮守至雅克薩城雖經克取防禦斷不可已應
於何處永駐官兵伊桑阿及郎坦往薩布素處詳加
定議以間築城等事與馬喇相度議畢令馬喇偕來
至是伊桑阿等奏 臣等遵

旨自納木爾河口至溫察爾屯詳勘山野空曠多可耕
之地其間空郭爾進屯與黑龍江近應築城至
駐防黑龍江之烏喇甯古塔兵五百人及水手
人役又駐防訥木爾兵及家口俱於明春一同

啟行築城照黑龍江例

盛京副都統一員兵六百人匠作酌量派出同築
城器具帶往於明春抵訥木爾并力修造再勘
墨勒根附近處有嫩江岸之墨勒根屯可以築
城俟訥木爾駐防兵收穫田禾一次墨勒根設
兵築城事宜所司請

旨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築城設兵
等事均如所請黑龍江地方緊要且有船艦火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利略一

三

礮等物應發甯古塔兵五百人駐防者不足精
選烏喇兵增發其駐防墨勒根兵應停止先派
定發往訥木爾兵一千人令增發駐防於空郭
爾進

上諭所議尚未周詳止以甯古塔兵發黑龍江不合應
以先流徙甯古塔烏拉罪人并發再行明白確議於
是議政王等復奏察墨勒根較空郭爾進緊要
空郭爾進築城其令停止於墨勒根築城設兵
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劄於此黑龍

江設副都統一員其駐防五百兵以烏喇甯古塔兵參用先流徙甯古塔烏喇罪人俱入兵數發往今於墨勒根設兵自須增驛令戶兵兩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自烏喇吉林至墨勒根自墨勒根至黑龍江宜增幾驛定議具奏駐防黑龍江副都統鑄印信給之副都統溫岱納秦孰令駐防黑龍江孰令築城恭候

欽簡

上允行令溫岱納秦駐防黑龍江副都統博鼎築城築

朔方備乘

卷首六

平定羅剎三

酉

城兵丁各再量增夫役兼令種地

臣秋濤謹案墨勒根地所

築之城即今墨爾根城

朔方備乘卷首六

知縣周錦心初校舉人張銓覆校

朔方備乘 卷首七

朔方備乘卷首七

欽定書三

平定羅剎方略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

命發籐牌兵及礮具至黑龍江軍前

上諭兵工二部黑龍江軍前需用火藥礮子所關最要

俟青草時派上駟院太僕寺駱駝二百匹量發火藥

礮子及新鑄之礮再選籐牌兵百人付班達爾沙郎

坦率往令內府佐領護軍校滿金奇宜番等偕行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剎三

一

戊戌

命將軍薩布素等帥師進攻雅克薩城 先是薩布素

奏驍騎校碩克色等在探羅剎情形據回言職

至旁臥地方因人少馬疲未抵雅克薩而還途

遇奇勒爾慶定吉爾云羅剎復來雅克薩築城

盤踞臣請於冰消時督修船艦親率官兵相機

進剿

上以薩布素所奏乃傳聞之言并非遣人親抵雅克薩

偵取確音不便遽爾用兵因令薩布素及理藩

院郎中滿丕等確探情形以聞至是滿丕奏臣遣索倫副頭目烏木布爾代等抵雅克薩城生

擒羅刹鄂克索木果訊之云去歲尼布潮臣秋濤謹

案尼布潮頭目宜番臣秋濤謹案此又一宜合即尼布楚番非前投誠之宜番也

大兵釋歸之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

薩依舊址築城其城夾木為之中實以土寬一

丈五尺高一丈木外瑾之以泥及訊以糧米可

食幾月又云所獲足支二年疏入

上諭今羅刹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撲勦勢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刹卷

二

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其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

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拉甯古塔官兵

馳赴黑龍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鎮守止率所部二

千人攻取雅克薩城併量選候補官員及見在八旗

漢軍內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興珠率往

四月庚寅

命郎坦等參贊軍務 時

上以郎坦班達爾沙馬喇諳悉地形令赴黑龍江軍前

復

諭兵部曰郎坦等既因諳悉地形遣往俱令參贊軍務

七月乙巳

命免索倫達呼爾一年貢賦

上諭兵部理藩院曰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

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

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達呼爾今歲貢賦俾之飼

秣并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

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郎中滿

丕等如數取用索倫達呼爾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刹卷

三

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墨勒根

亦候調用餘悉遣還

己酉

命宣諭鄂羅斯察罕汗

上諭議政王等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狀

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斯察罕汗來使尼果來

等撤回其眾自後竟不復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

意尼果來未達前旨於察罕汗復令被擒羅刹持書

從喀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克

薩招撫羅剎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剎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會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剎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剎皆彼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罕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剎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民人均得甯居不失永相和好之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剎方略

四

意察罕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即以來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依此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八月丁丑

諭將軍薩布素等戰守機宜

上諭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每事籌畫豫爲之備觀羅剎死守雅克薩城必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於流澌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濠防禦至隆冬冰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匹若何飼秣敵兵來

援若何撲勦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以奏聞尋薩布素等奏臣等凜遵

諭旨已於城三面掘濠築壘濠外置木椿鹿角分汛防禦城西對江另設一軍若截江之東西以泊船水險難停恐未流澌時江路有羅剎逸出尼布潮來援復派勦禦之兵於東西兩岸泊船備之離城六七里上流有港流澌時即藏船於內另設一軍守護兼令堵尼布潮援兵至軍中馬匹有疲羸者一半發愛琿一半發墨勒根令駐彼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剎方略

五

盛京官兵飼秣疏入

上諭發墨勒根馬匹之半如交駐彼盛京官兵則更費食糧可令索倫總管洪吉等飼秣盛京官兵仍行遣還其發愛琿馬匹之半即令愛琿官兵飼秣

命副都統博鼎率兵赴將軍薩布素軍前 先是博鼎請率築城官兵二百人進勦事下薩布素等議至是薩布素奏臣等統率二千一百人所在防禦兵力尙單得博鼎增兵前來殊有裨益

上因命博鼎精選築城及種地官兵二百人賚二月食

糧速赴薩布素等軍前令其參贊軍務

九月己酉

命解雅克薩圖 時鄂羅斯國察漢汗遣使上疏其畧

云謹奉

上撫御華夏洋溢寰區率賢臣共圖治理分任疆土滿

漢兼統聲名遠播

大聖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羅為池會使尼果

來等賚書至

天朝通好以不諳中國典禮語言舉止鄙陋無文望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和方盤

六

寬宥之至頌揚

皇帝之處舛謬失體亦因地處荒遠典禮素昧所致幸

勿見罪

皇帝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悉其故及尼果

來歸問之但述

天朝大臣以不還逋逃根特木爾等騷擾邊境為詞

近聞

皇帝興師辱臨境上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國邊民搆

釁作亂

天朝遣使明示自當嚴治其罪何煩輒動干戈今奉

詔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國所發將士到時切勿交兵恭

請察明我國作亂之人發回正法除嗣遣使臣

議定邊界外先令米起佛兒魏牛高宜番法俄

羅瓦等星馳賚書以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詳

悉作書曉諭下國則諸事皆寢永遠輯睦矣疏

入

上諭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圍

朕本無意屠城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和方盤

七

薩之兵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并曉諭城內羅剎聽

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後使至日定議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

遣醫視軍士疾

上諭將軍薩布素等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聞軍士間

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兵朕甚憫焉今特遣醫二

人賚藥調治之至羅剎雖與我對壘但我兵攻雅克

薩城從未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剎亦聽其

就醫使還彼國傳布德意

七月戊子撤雅克薩官兵還愛琿墨勒根 先是喀爾喀土謝圖汗奉

上諭偵探鄂羅斯國分界使臣消息至是土謝圖汗奏

鄂羅斯國使臣已抵臣境

上因命薩布素等統率官兵乘天時未寒還至愛琿墨

勒根修整器械休養馬匹以度隆冬仍於要地

設斥候并以察漢汗遣使請和撤還大兵之故

曉諭雅克薩城內羅刹知之

朔方備乘卷首七

知縣丁紹基初校 舉人張銓覆校

朔方備乘

卷首七

平定羅刹卷

八

朔方備乘卷首八

欽定書四

平定羅刹方略四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羅斯來使集議分界事宜

時鄂羅斯察漢汗使臣費要多羅

臣秋濤謹按 一作費耀多

羅使俄羅斯行

程錄作畫托囉 臣秋濤謹按

程錄作畫托囉等至色冷格地方

程錄作色冷額疑當在色 使俄羅斯行

楞格河旁地以水名也 遣人來期我使至彼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刹卷

十一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及尙書阿爾

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往主其議并

派八旗前鋒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

每翼前鋒參領一員署前鋒參領一員署前鋒

侍衛二員每旗護軍參領二員署護軍參領六

員每翼火器營協領一員參領一員每旗章京

一員令都統郎坦班達爾沙副都統納秦札喇

克圖率之偕往因

諭索額圖等曰羅刹侵我邊境交戰於黑龍松花呼瑪

兒諸江據我屬所居尼布楚雅克薩地方收納逃人
根特木爾等與我兵築城愛琿兩次進勦雅克薩攻
圍其城一切情事瑪拉可與諸臣詳言之俾洞曉其
故始知朕從事羅利原委至爾等奉使前往有應酌
議者即詳議以聞索額圖等奏言察鄂羅斯所據尼

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我
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利所有亦非
兩界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為扼要未可輕忽視
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利存儲

二

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及烏拉甯古塔
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
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
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
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
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臣以為尼布楚雅克
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
地不可棄之於鄂羅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爾
等三位領及續逃一二人悉應索還如一一遵

行即歸彼逃人及大兵俘獲招撫者與之畫疆
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上允之是日索額圖等啟行未抵色冷格地方適喀爾
喀厄魯特爭戰報至

上即遣侍衛夸塞關保在追索額圖等令其退駐喀倫

地方臣秋濤謹案使俄羅
斯行程錄作喀龍以道阻緣由遣人曉

諭鄂羅斯使臣於是索額圖等以前情作書令

前鋒參領索羅希臣秋濤謹案使俄羅
斯行程錄作索羅和等送在

伊等遂暫回喀倫尋鄂羅斯使臣答書稱已遣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利存儲

三

人由尼布楚赴京索羅希等以書奏

覽

上隨召索額圖等還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

復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羅斯使臣會議 時鄂羅

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費要多羅等前

來尼布楚地方

上乃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就議官兵同往者量增於

前又

命調黑龍江兵千五百人各帶仗械由水路赴尼布楚
與索額圖等會索額圖等奏言尼布楚雅克薩
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仍如前議以尼布楚
為界此內諸地均歸於我

上諭今以尼布楚為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
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
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前額爾古納為界
是日索額圖等啟行

十二月丙子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剎方圖

四

遣官立界碑於格爾彌濟河諸地 內大臣索額圖等
抵尼布楚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禮
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楚雅克薩為所擴之
地固執爭辨索額圖等以鄂嫩尼布楚係我國
所屬茂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人阿
爾巴西等故居後為所竊據細述其原委開示
之因直斥其侵犯之非復宣諭
皇上好生德意於是費耀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眾皆
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明分界事宜共相盟

誓永歸和好索額圖等以

聞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羅剎潛據
雅克薩諸地擾我虞人三十餘年矣

皇上念其冥頑無知不忍興師勦滅發官兵駐黑龍江
待其悔罪因執迷不悟乃

命攻取雅克薩城所俘概行釋放未幾羅剎重至雅克
薩築城盤踞復令官兵圍困勢極窮蹙會其王
遣使乞和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剎方圖

五

皇上即許撤圍兼令大臣以義理曉譬之鄂羅斯國人
始感戴
覆載洪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使
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此皆
我
皇上睿慮周詳德威遐播之所致也應於議定格爾必
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
喇地訥臣秋濤謹案 皇朝通蒙 古字於上
今雖與鄂羅斯和好邊界已定但各省有官兵

駐防例仍照前議於墨爾根黑龍江設官兵駐防疏入

上從之尋遣官立碑於界其碑曰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訥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縣志

木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喀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該管官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

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縣志

七

皇上仁德覃敷怙冒六合凡窮荒絕域含靈受性之倫靡不涵泳聖化飲德而食和恬然各得其所惟鄂羅斯國羅刹一種頑梗無知自作弗靖越我邊界竊據尼布楚雅克薩諸地擾害附近居民以致黑龍江松花江一帶索倫達呼爾諸虞人皆不得安息先順治年間曾發官兵進討未獲殲滅迨我皇上親政即念羅刹所據去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可不速為平定而平定之計與其創以兵威不若

服以德化故於康熙十五年間因鄂羅斯遣使來貢方物隨優賞使臣仍賜之

溫綸令其嚴禁羅刹毋擾邊陲許以貿易通好乃竟未奏覆而羅刹反侵入淨溪里烏拉等處

皇上特遣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撤還願遷延不去肆行殺掠鳴張寢甚

皇上尙未思以兵加之但

調烏拉爾等處官兵駐鎮愛琿以防其滋蔓更履行開

示以冀其曉悟夫何羅刹執迷如故稔惡不悛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刹方略

八

皇上以其性同禽獸非恩威兼施勦撫並用終未即靡

然帖服爰

授成算於都統公朋春等董率將士進取雅克薩隨播好生之仁遣侍衛關保傳

諭諸將帥城下之日毋戮一人已而我兵水陸並進薄

城一戰羅刹果震懼窘迫稽顙乞降朋春等欽

遵

諭旨不誅其衆悉爲放還苟羅刹稍有人心霑被

鴻恩自宜戢志屏迹無復越境不意反側靡常乘我兵

凱旋之後又潛入故地竊處其中

皇上復命將軍薩布素等以兵圍之勢已窮蹙而

聖心慈愛本無意屠戮欲從寬釋會鄂羅斯察漢汗上

疏謝過遣使請和遂

命解雅克薩之圍特

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與來使會議既索額圖

等抵彼以大義詰責其罪并宣布

朝廷寬仁至意鄂羅斯始感戴

高厚中心悅服分疆設誓聽命惟謹於是邊鄙之民皆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刹方略

九

獲安堵永無侵暴之患焉夫鄂羅斯從昔不通

中國其人最獷悍難馴今一旦弭首順從傾心

向化自極北不毛之地與安嶺以內數千里境

悉歸版圖由是觀之

聖德神功巍巍蕩蕩誠迥越千古矣至於出師之時衆

皆以道遠爲難賴

皇上熟計於數年之前臨事不撓毅然獨斷又復遣探

地形以便進止設戍屯種以資戰守修造運艘

以足兵食置立驛站以達軍情屢

授籌策於將帥而機宜無失時

頒犒賜於士卒而奮勵有加事舉勿疑

神謨至為英果功成早計

睿慮洵極憂深此亦從來史冊所未有也總之

皇上至仁如天大智如神故

聲靈普被而鴻濛未闢之士盡入提封

德澤周流而三五未服之方咸承

教化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

朔方備乘

卷首八

平定羅利

十

此之謂也

朔方備乘卷首八

知縣丁紹基初校 舉人張銓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九

欽定書五

欽定大清一統志

鄂羅斯 在喀爾喀楚庫河以北東南至格爾必齊

龍江所轄北境接界西接南洋西南至土爾其

特國及準噶爾界北至海去中國二萬餘里其

貢道由恰克都經喀爾喀地 進張家口以達於京師

建置沿革地在極北古難詳考秦漢之間服屬匈奴

史記匈奴傳曰匈奴之國正北有燕然山屈射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欽定大清一統志

一

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漢有堅昆丁令

破堅昆北降丁令支單于北擊烏揭降發其兵西

謂丁靈也即今鄂羅斯地唐時有黠戛斯哥利

幹等國唐書點戛斯古堅昆也地當伊吾之

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

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到支單于破堅

昆於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距車師五千

支留都之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紇

漫山日紇紇斯云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

瞳亦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

女多俗趨仇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

鵲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
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擬以度水悉東
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堅昆本強國也地
與突厥等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嚙嚕祿貞
觀二十二年入朝帝以其地為堅昆府隸燕然
都護乾元中為回紇所破後語訛為黠戛斯蓋
回紇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云骨利幹處瀚海
北多百合產良馬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
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
蓋近日入處也太宗時入朝以其地為元關州
其大酋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龍朔中以元
關州更為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按唐時堅
昆在西骨利幹在東皆今鄂羅斯南境今
其人多赤髮皙面綠瞳蓋堅昆之裔也 元時

有阿羅思及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

處元史吉利吉思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其境長
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欽定大清

二

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
會於謙河而注於昂可刺河北入於海俗與諸
國異土產名馬白黑海青昂可新者因水為名
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即唐
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為名在吉利
吉思東謙河之北撼合納猶言布囊也蓋口小
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為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
所從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
樾險阻為甚謙州亦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
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唐麓嶺之北蓋蘭
者蛇之稱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
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朔
漠圖自和甯北行三千里名阿只里海子自此
又行五百餘里至欠欠州乞里吉思思田地又行
千里大 皆其地也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國
澤云

本朝順治初其眾曰羅剎竊據黑龍江雅克薩之

地築城居之侵擾索倫達虎爾等索倫達虎爾
二部居額爾

古納河及淨溪里江 康熙十五年遣使入貢論

以嚴禁羅剎毋擾邊郵羅剎潛侵淨里溪等處

遷延不去

命都統公彭春率兵進討羅剎窘迫乞降及我兵回潛

據雅克薩如故二十四年復

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統兵圍之降者日眾二十五

年其國察漢汗遣使上疏謝罪言下國邊民構

釁自當嚴治乞撤雅克薩之圍且請分定邊界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欽定大清

三

詔許之二十八年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其使臣費要

多羅等會議於尼布湖之地定格爾必齊河以

北大興安山一帶為界其前所侵之尼布楚雅

克薩諸處俱歸版圖於格爾必齊河旁立碑為

誌自後朝貢貿易每歲每間歲一至未嘗稍違

節度三十二年鄂羅斯送回逃人二名理藩院
行文獎之是年察漢汗遣使入貢

聖祖閱其奏章諭大學士曰鄂羅斯貢獻想從古所無

其國距京師甚遠從此陸路可直達彼處自嘉峪關
過土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遼闊有二萬餘里

其國王察漢汗所居之城曰莫斯科窪近西北

大海去 京師甚遠相傳其國本微弱地亦狹

初居近海後假兵力於西費耶斯科國漸強盛

其國至依番瓦什里魚赤始得西費耶斯科稱

汗者歷二十三代三百五十餘年吞併喀山托

波兒諸處亦一百六十餘年今其地廣袤幾二

萬餘里分八道一道曰莫斯科窪斯科國王所

楚與中國分界處曰西畢爾斯科其六道曰喀

山斯科佛羅尼使斯科計由斯科司馬連斯科

三皮提里普爾斯科郭羅多阿木哈斯科設官

管轄每斯科設一人統轄曰噶噶林各處有城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欽定四庫全書

四

或千餘小者一二百設頭目一人有樓房屋舍

架大木為之城垣亦皆列木柵但絕少多虛名

耳南界土爾古特哈拉哈兒叭哈薩克諸國及

內附之喀爾喀西北尚有十餘國大者曰西費

耶斯科圖里耶斯科近為所侵掠皆微弱云

風俗地寒而濕多雨雪少晴和山川險阻林樾叢

繞居止有廬舍水陸用舟車風俗以去髭鬚為

姣好髮卷者為美觀卑賤見尊長以免冠立叩

為恭敬服瓊屬喜飲酒不知茶屑麥為餅不飯

食知種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居河濱者喜浴善

泗有錢文大小銀銅式不一以十六寸為一尺

十二兩為一斤千步為一里無節氣書知有四

季而不知朔望人材勇健性矜夸貪得平居和

睦喜誼諧少爭鬪好詞訟刑罰頗嚴尚浮屠自

國王至庶民有四季大齋數十日

山川帕付林斯科山在國境東佛落克嶺西北高

雪人不能至接自喀爾喀諸部駐牧之色楞

格河下流地名楚庫柏興入鄂羅斯界自此而

北水皆北流沿路皆大山深谷山多林藪夏多

蛇虺水多魚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其所經次第列諸大水於山下佛落克嶺在費

雖多而有名者絕少故不盡錄

和土爾斯科地高十餘里有二水嶺東流出者

曰土拉河嶺西流出者曰托波兒河山之陰有

水曰喀穆河下流俱色楞格河原出喀爾喀境

會於厄爾齊斯河色楞格河內東北流至楚

庫柏興入鄂羅斯界受東南來之楚庫河又東

北流二百餘里至烏的柏興受東南來之烏的

河又北流三百餘里入白哈兒湖湖廣四五

丈水清溜急十月中始凍兩旁皆山沿岸多叢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柳樺榆櫻

伊聶謝河中間河流鄂羅斯人又呼為通古斯
科河又有十餘小河皆注入之昂噶拉河內有
伯克五處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其國謂水
中高峯及臨水懸崖曰伯克有滅提別西伯克
巴達爾滿斯克伯克多達兒斯克伯克滅費斯
克伯克費達穆克伯克謂夾岸削壁中有大石
河水陡下懸流曰破落克博合滅兒爾納破
落克牙皮乃破落克阿墩破落克多爾規破
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普林斯克破落克木爾
蘇克破落克四鐵烈洛什破落克謂水淺多在
急流之處曰西費喇有洛什西費喇鄂標穆索
斯奈西費喇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
費殿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
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鄂元
史吉利吉思有謙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鄂元
河昂刺刺昂噶喇謙河當即伊聶謝河也伊聶
謝河自厄爾庫城西北由昂噶喇河行三千
餘里至伊聶謝河與得伊聶謝河其水大

朔方備乘 卷首九 六

於昂噶喇不知發源之處北流經伊聶謝河與
會東來之昂噶喇河轉東北流入於北海自此
而北地益寒揭的河五十餘里地名麻科二百
蓋近北海矣揭的河五十餘里地名麻科二百
有嶺名佛落克水從嶺下流出西北流二千五
百餘里至那穆柏興入於鄂布河舊志揭的
河土人名為解梯多灣曲水色赤沿河有小柏
與四五處順流約二千里河面漸寬水色漸白
鄂布河五百餘里至那穆柏興得鄂布河二千
水西北流至托穆斯南來之獨的河又西北流
那里穆柏興又受穆斯南來之獨的河又西北流
二千餘里至薩馬爾斯科之地轉西南流與厄
爾齊斯河合復西北流入北海此河又大於厄
爾齊斯河漸平坦亦不甚大矣厄爾齊斯河自
而北地漸平坦亦不甚大矣厄爾齊斯河自
里穆柏興西北由鄂布河行二千餘里至薩
馬爾斯科得厄爾齊斯河其水自阿爾泰山發

朔方備乘 卷首九

源北流入鄂爾斯境又西北流至托波兒之地
受托波土拉二河轉東北流與鄂布河合流入
北海此河大如色楞格水濁流急其發源之阿
爾泰山屬中國西北塞外邊界即古金山也計
其源流與色楞格相等不知幾千里舊志厄
爾齊斯河在蘇爾呼忒柏興西南六百餘里托
波兒河源出費雅爾土爾斯河會又東北流入於
厄爾齊斯河其入厄爾齊斯河處之東地名托
波兒在薩馬爾斯克西南一千餘里彼所稱八
道中之一道也居民二千餘戶駐兵二千頭目
十數人有廬舍市井謂之西畢爾斯設噶林
一人統之凡諸柏興皆其所轄云舊志狄穆演
斯科西南六百餘里為托波兒地厄爾齊斯河
來自東南遠過托波兒向東北流土拉河源出
托波兒河來自西南至此地而合土拉河佛落
克嶺東東南流入托波兒河匯於厄爾齊斯河
其發源處地名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在托波兒

朔方備乘 卷首九 七

西北二千餘里自此西北喀穆河在佛落克嶺
與國城相近謂之內地喀穆河之北從一山
中流出西南流千餘里至黑林諾付之地有佛
落克嶺北流之費牙忒喀河西南流入此河
又流至喀山城南東南入佛兒格河此河上流至
地名黑林諾付俱屬西畢爾斯科道至喀山乃
別為一道自此而北至國王所居莫斯喀窪城
僅二千餘里地勢趨下人烟稠密舊志喀窪城
大似色楞格河水色赤溜急自東北向佛兒格
西南流至喀山相對之地入佛兒格河東南受喀
河發源西北山中東南流至喀山城東南受喀
穆河又流三百餘里至西穆必爾斯科之地
轉西南流又五百餘里入土爾古特國界南流
匯於薩吉思湖此河大如鄂布河古特國水濁
鄂爾斯名佛兒格在土爾古特國厄爾齊斯河
水皆北流入海惟此自北而南不入海其所經
之喀山亦八道中之一道也在黑林諾付西南
五百餘里地平坦多田畝產稻稷麥環大水為

城有八門周八里居民五千餘戶設總管統轄其南三百餘里地名西穆必爾斯科又西南五百餘里曰薩拉托付自此白哈兒湖在楚庫柏而南即土爾古特國矣餘里亦曰柏海去喀爾喀北界千餘里有巨澤南北長二百里許東西廣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喇河自西北流出其從東北流入者又有一河亦名昂噶喇中有洲曰鄂遼漢在湖內之東北偏南五十餘里東西二百里有山岡多野獸水多魚蒙古五千餘戶游牧於此十二月下旬冰始堅可行三月盡水始解按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水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而夕短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而長而夕短所謂小海即此水也又按史記匈奴傳匈奴留郭吉遷之北海上漢書蘇武傳匈奴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單于弟於斯王

朔方備乘 卷首九 八

弋射海上給衣食賜馬畜王死後人眾徙去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匈奴使李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武終不降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前言北海海上後言某澤以塞外遇水澤通稱為海也白哈兒湖地在匈奴正北與丁零正相近史記匈奴傳昌頓北服丁靈漢書李陵傳匈奴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注丁靈胡之別種又蘇武傳注丁令即上所謂丁靈也然則鄂羅斯南境即丁靈故地而白哈兒湖即蘇武牧羝之北海上歟

王產 蕎麥油麥 松 杉 樺 已上三種馬唐

骨利幹產良馬首似橐駝筋絡壯大日中馳數百里今鄂羅斯所產馬皆高大逾常即其類也 牛 羊 豕 鹿 唐書有鞠國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苦無羊馬

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為衣元史摠合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所從出也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樺皮作盧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廝山丹芍藥等根為食今鄂羅斯之東境伊壽謝柏興之地有一種貧民名曰喀穆尼漢亦曰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馭負載鹿色灰白形如驢白狐伊壽謝之北地有角名曰俄倫即其類也白狐名土兒汗斯科產此 麻門蒙窪 華言鼠也產於極東北近海處大如象重萬觔行地中見風即死每於河濱土內得之骨理柔潤潔白類象牙彼人以骨製為碗碟梳篦之類肉性極寒食之可除煩熱云此地最寒距北海大洋止一月程晝長夜短夜亦不甚暗雖日落夜深猶可博奕不數刻東方已曙按唐書載骨利幹之北書長夜短近日入處即貂各處有之又有黑貂皮甚貴銀鼠此地也 貂亦產極東北牙特庫之地

朔方備乘 卷首九 九

青鼠 四帖黑烈帖魚 形類鱈無鱗脊上並兩三尺味頗佳冰未凍時從北海由鄂布河溯流而來甚多人取食之又有名鄂莫裏者長止尺餘白露後五日內由白哈兒湖逆流而來取之不盡其諸河內皆產鱈鱈鯉鯽鱒等及哈打拉魚他庫魚石斑魚穆舒呼魚松阿打魚勾深魚牙魯魚

朔方備乘卷首九 舉人胡景桂初校 廩生陳文煜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十

欽定書六

欽定皇朝通典

邊防

北序略

臣等謹案杜氏邊防典北方四十一部五朝續典分北及正北凡十八部蓋以北方事游牧數移徙所居不常唐以後皆屬於遼元則起自沙漠諸地皆歸統攝明代北方之地盡為元裔所

朔方備乘

卷草

欽定皇朝通典

一

據故史載北方唯韃靼一傳而已以今輿圖考之元裔諸境即今喀爾喀八十二旗及科爾沁等四十九部及察哈爾諸部地自

本朝龍興之初漠南諸部久為臣僕

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漠喀爾喀受職歸化與內扎薩克同皆不得以邊目之其遠處北陲者惟俄羅斯一國境地頗為遼濶順治間即遣使來朝康熙間遣使刻石定界朝貢通市累年不絕乾隆二十三年復能遵奉行移呈獻逆賊阿睦爾撒納

屍身以仰沐

天朝之撫輯蓋懷仁慕德匪朝伊夕矣自黑龍江之

格必爾齊河

臣秋濤謹案諸書皆作格爾必齊河

及喀爾喀部之

西北境伊犁之塔爾巴噶台路皆與俄羅斯接

壤恪守成約無相越界其子弟來學者復特設

俄羅斯館以處之

嘉惠無已洵懷柔無外之規模也左哈薩克部初懷慕義之忱繼有佐賊之舉迨愓我

天威稽首歸命偕右哈薩克部竭誠效職無有二心其

朔方備乘

卷草

欽定皇朝通典

二

別部啟齊玉蘇烏爾根齊皆踵接來歸翕然從化

帝澤之所涵濡無間於遙陬僻壤而

敕書文綺

賜宴錫賚備荷優渥所為八極從風尊親感戴配天而

無極也左右哈薩克地非正北以其在伊犁北

境與俄羅斯國壤地相鄰茲列於邊防北巷

北

俄羅斯

俄羅斯國東北至海南接喀爾喀及伊犁北路之塔爾巴哈台及哈薩克境西接西洋諸國東南至格必爾齊河東岸自大興安嶺之陰以東至海與黑龍江分界秦時為渾庾屈射丁靈丁即零見史記一作丁令諸國匈奴冒頓單于始北服之漢時郵支單于北降丁令并有其地北魏為烏洛侯國唐為骨利幹戛斯國元時為阿羅思吉利吉思昂可新地元史稱吉利吉思南去大都萬有餘里有謙河西北流注於昂可刺河北入於

朔方備乘

卷草

欽定皇朝通典

三

海即其地也相傳其國舊無汗號處西北近海計由之地其酋名依番瓦什里魚赤者因族姓擾亂求助於西費耶斯科國假其兵力服屬諸族自立為汗部落遂大歷二十餘代三百八十餘年其酋皆稱察罕汗云其地寒多陰少晴廣袤二萬里分八道曰莫斯科窪斯科為其國都曰西畢爾斯科自托波兒河東至尼布楚與中國分界曰喀山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計由斯科曰司馬連斯科曰三皮提里普爾斯科曰

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一斯科所屬城堡名柏興多者至百餘蒙古語謂民居為拜姓俄羅斯與蒙古接蓋即拜姓之轉音也官制汗左右近侍官四得專政每斯科設總管官一彼中名噶噶林每柏興設頭目俗尚天主教不知朔望每歲按四季大齋四次以冬季大齋完日為歲首俗尚貿易務農者少知種而不知耘不以牛耕居河濱者善泅所產有駝馬牛熊狼堪達漢野豬鹿狗黃羊狐兔貂鼠銀鼠灰鼠鼯鼠之屬秋臣

朔方備乘

卷草

欽定皇朝通典

四

溥謹案鼯鼠諸書皆作鼯鼠下同鼯鼠行地中遇陽氣即死身大有重萬筋者骨色白潤類象齒性最寒食之可除煩熱骨可成器彼中名麻門蒙達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國我

朝順治十二年其國察罕汗始遣使來貢

上嘉其誠款降

敕誥及

恩賜令來使齎捧回國十三年遣使奉表來貢以來使不諳朝儀却其貢而遣還之十四年又遣使來

貢途經三載至十七年五月至表稱俄羅斯一
千一百六十五年廷臣謂其不遵正朔宜逐之
奉

旨察罕汗雖恃爲酋長表文不合體制然外邦從化宜
加涵容以示懷柔著該部與宴量加恩賞但不必遣
使報書可卽以表文矜詔不令陛見之故諭而遣之
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又遣陪臣進貢方物奏言
俄羅斯僻處遠方從古未通上國不諳中華文
義及疏奏禮儀兩次抒誠致多缺失今特敬謹

朔方備乘

卷首

欽定皇朝通典

五

遣使奉貢仰祈矜宥得

旨准其通貢初順治間俄羅斯部落曰羅利者竊據黑
龍江築城雅克薩地侵擾索倫達虎爾等及是
諭察罕汗嚴禁羅利毋擾邊陲而羅利仍復潛侵淨理
溪等處臣秋濤謹案他書作淨溪里卽精奇哩江也遷延不返故巢
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率兵往
達虎爾索倫覘視情形十二月郎談等回奏攻
取羅利甚易

上諭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於黑龍江呼瑪爾二處建

木城遣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以烏
喇甯古塔兵千五百戍之相機集事二十二年
於黑龍江建城以薩布素爲將軍領之設斥堠
於呼瑪爾羅利之界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
三十餘人

上赦不誅並安插之時羅利屬人多來歸者令編爲一
佐領使彼此相依有資二十四年正月

命都統公彭春都督何佑等率福建籐牌兵五百人代
黑龍江兵守城種地五月都統公彭春等率師

朔方備乘

卷首

欽定皇朝通典

六

抵雅克薩城下遵

旨宣諭促令歸巢羅利遷延不還乃分水陸兵爲兩翼
急進攻城中大驚頭目額里克舍等窮迫乞降
遂遷歸雅庫彭春等收復雅克薩城並以逃人
還七月釋羅利宜番等四人歸國二十五年正
月羅利復來城雅克薩地

上命將軍薩布素等率所部兵二千往勦九月察罕汗
上疏言

皇帝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及前使尼果賚歸始悉

情節以下國邊民搆釁請察明作亂之人收回
正法除遣使議定邊界外謹先齋書以獻並乞
撤雅克薩之圍

上許之二十七年三月察罕汗遣費岳多羅等至

上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佟國綱尙書阿喇

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等往二十八

年十二月會議於尼布楚歸我雅克薩尼布楚

諸城定議邊界以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結即

阿倫穆河相近格必爾齊河爲界循河上流以

朔方備乘

卷首十

欽定皇朝通典

七

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
中國山北屬俄羅斯凡獵戶人等不許越界犯
則擒治行旅有往來文票者許貿易勿禁不留
逃人議定乃盟立碑界上釋兵而還自後遣使
通貢互市不絕三十二年俄羅斯送回逃人二
名理藩院行文獎之三十九年遣使齋奏至

聖祖諭曰俄羅斯僻處海隅甚爲誠敬噶爾丹求救於
彼曾拒而不答曩遣人分畫疆界卽獻尼布楚地以
東爲界卽此允當軫念也五十一年兵部職方司郎

中國理琛使土爾扈特國時土爾扈特寄居俄
羅斯之西境假道俄羅斯以往該國王飭屬迎
護供頓禮節備至圖理琛還悉其山川風俗爲
異域錄以獻初通市諸物有噶噶林印記者准
市餘則否五十六年七月俄羅斯邊城頭目以
文來請於將軍托留欲私行貿易

上命托留移文切責之雍正五年三月察罕汗遣使表

貢八月遣郡王額駙策凌伯四格侍郎圖理琛

等與俄羅斯使臣薩瓦定議邊界自額爾古納

朔方備乘

卷首十

欽定皇朝通典

八

河岸至阿魯哈當蘇阿魯奇都勒齊克達奇林
俱爲我斥堠應以相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以
西沿布爾古特山等處以博木沙畢嶺嶺爲界
立石以誌不許越境滋事及容留逃盜人等犯
者互相查拏並以恰克圖口爲常互市所人數
不得過二百定例遣理藩院司官一員照料修
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官給
養贍願回者聽隨

召見薩瓦等

賞賜有差並優

賜察罕汗遣薩瓦歸國是年議准俄羅斯人所居近山河者以山河為界無山河之空地設立鄂博為界自東邊之額爾古納河至厄白爾哈黨蘇喀倫外空地從中平分以齊邊界乾隆二年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奏言俄羅斯互市止宜在於邊境其住居京城者請禁貿易在京讀書子弟禁其擅行出入從之二十二年準噶爾平侍衛順德訥窮追阿睦爾撒納至額爾圖拉與俄羅斯喀比潭相見於額爾齊斯河上索阿睦爾撒納未得將軍兆惠以

朔方備乘

卷首十

欽定皇朝通典

九

聞

上命理藩院移咨令遵不納逃人之例擒獻二十三年正月俄羅斯遵奉行移不敢諱匿述阿睦爾撒納避罪闖入彼界旋以痘死且出其屍於邊界之恰克圖城乃遣親王齊巴克雅蘭品爾等驗而歸之俄羅斯西北境有數小部落曰西費耶斯科曰圖耶斯科曰博爾托噶里牙曰付蘭楚

斯曰雅爾馬尼牙曰宜大里牙曰宜斯巴尼牙曰狄音曰和爾斯提音曰布魯斯奇曰博爾斯奇曰別穆斯奇曰賽薩林木斯奇曰昂假爾斯奇曰賀蘭斯奇曰博玻林木斯奇皆俄羅斯附屬之國先是土爾扈特汗阿玉奇者本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以與策妄阿拉布坦構釁不相安率其全部徙居俄羅斯西境內其駐牧之地曰額濟勒曰馬努托海康熙間每假道於俄羅斯來貢乾隆十九年二十一年並來朝貢

朔方備乘

卷首

欽定皇朝通典

十

京師三十六年其汗渥巴錫與合族台吉挈全部三萬餘眾由俄羅斯展轉萬餘里來歸順入覲於伊綿峪並於萬樹園

賜宴觀燈火

封爵賞賚有差其來歸之眾並給以廩餼授之牧地於伊犁東境之庫爾喀喇烏蘇北境之塔爾巴噶台諸地分境游牧各安生理其寄居舊壤仍入俄羅斯境云

朔方備乘卷首十

舉人胡景桂初校
廩生陳文煜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十一

欽定書七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四裔考

俄羅斯

俄羅斯國東北至海南接喀爾喀準噶爾哈薩克土爾扈特西接西洋諸國秦時為渾庾屈射丁靈諸國匈奴冒頓單于始北服之漢時郅支單于北降丁令并有其地北魏時為烏洛侯國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一

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唐為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元時為阿羅思吉利吉思昂可新地元史稱吉利吉思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有謙河西北流注於昂可刺河北入於海今俄羅斯有昂噶喇河即元史昂可刺河也昂可新者元史謂即唐之骨利幹也今名俄羅斯即元阿羅思轉音也相傳其國舊無汗號處西北近海計由之地其酋名依番瓦什里魚赤者因族姓擾亂求助於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二

西費耶斯科國假其兵力服屬諸族自立為汗歷三百餘年今其酋皆稱察罕汗云其地寒多陰少晴替林木稀人煙分八道曰西畢爾斯科曰喀山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計由斯科曰司馬連斯科曰三皮提里普爾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莫斯窪斯科一斯科所屬城堡名柏興多者至百餘少或一二十餘蒙古語謂民居為拜姓俄羅斯與蒙古鄰接疑即其轉音又即明人所云板升者也官制汗左右近侍官四得專政每斯科設總管官一彼中名噶噶林每柏興設頭目田則什一而稅凡業打牲者納貂鼠狐狸銀鼠灰鼠其不打牲者歲納銀錢二百法律凡叛逆犯上者肢解遇敵敗北者斬劫奪人及殺人者俱斬傷人者斷手偷盜倉庫官物者視贓之多寡有剽劫者有以火灼之而發遣者私鑄錢者鎔銅灌口內以殺之私賣煙酒者重責籍其家遣其人因姦殺死本夫者本婦則埋於地露其首以殺之姦夫則懸於樹以

殺之犯姦者本婦重責不離異姦夫重責又罰銀入官其幼童與女子姦者重責之配爲夫婦俗尙天主教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每歲按四季大齋四次或四十日或三十餘日以冬季大齋完日爲歲初平時皆逢七齋戒知節儉厭兵戎性矜誇貪得喜談諧好詞訟每逢吉日男子相聚會飲醉則詠調跳舞婦女不避生客爭相炫飾遊戲爲隊行歌於途卑賤見尊者免冠立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三

地而叩尊者不免冠平等相遇皆免冠立地而叩男子與婦人遇男子免冠婦人立地而叩以去髭髯爲姣好髮卷者爲美觀婚嫁亦用媒灼聘娶之日往叩天主堂誦經畢方合登殯殮有棺俱送至堂內葬埋不飲茶服氈褐苧布以麥麩爲餅餌不爲飯每食用匙及小叉無箸俗尙貿易務農者少知種而不知耘不以牛耕居河濱者善泗用瓜種大小銀錢有值三文十文五十文百文者亦有紅銅錢與小銀錢通用以十

六寸爲尺十二兩爲筋千步爲里後改五百步爲里其木則有杉松馬尾松楊樺叢柳櫻菓榆刺玫其穀則有大麥小麥蕎麥油麥及稷其蔬則有蘿蔔蔓菁白菜王瓜芫荽倭瓜葱蒜獸畜則有駝馬牛熊狼堪達韓野猪鹿狍黃羊狐狸兔貂鼠銀鼠灰鼠磳鼠行地中遇陽氣卽死身大有重萬筋者骨色白潤類象牙性最寒食之可除煩熱骨可成器彼中名麻門囊窪禽則有鷹鵬鷓鴣海青鴉鴨鷄又有聶木沁雞大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四

如鵝腳高尾短有蒼黑色而花紋者有白色青斑者其冠色不時變幻人稍侵之卽鳴翅立冠下垂比戶畜之俄羅斯稱西費耶斯科國爲聶木沁云魚則有鮡鰮鯉石斑鯽魴鱧鰻鴨嘴哈打拉他庫木舒爾呼松阿禪勾深牙魯四帖里烈帖鄂莫裏樂則有鐘鼓喇叭木笛哨吶銅絃箏胡琴其土宜風俗物產大略如此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國本朝順治十二年其國察罕汗始遣使來朝貢方

物

上嘉其誠款降

勅及

恩賜令來使齊回國

勅曰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

使進貢方物朕甚嘉之特頒恩賚卽俾爾使臣賚回

昭朕柔遠至意爾其欽承永効忠順以副恩寵十三

年遣使奉表來朝貢方物以來使不諳朝儀卻

其貢而遣還之十四年復遣使奉表進貢途經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朝貢錄考五

三載以十七年五月至表稱俄羅斯一千一百

六十五年語多矜夸廷臣咸謂其不遵正朔宜

逐之奏入得

旨察罕汗雖特爲酋長表文不合體制然外邦從化宜

加涵容以示懷柔俄羅斯遠處邊陲未沾教化乃能

遣使奉表而至亦見慕義之忱來使著該部與宴貢

物查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賞但不必遣使報書

爾衙門可卽以表文矜詡不令陛見之故諭而遣之

康熙十五年五月察罕汗又遣陪臣尼果賴罕

伯里爾鄂維策進貢方物奏言俄羅斯僻處遠

方從古未通上國不諳中華文義及奏疏禮儀

兩次抒誠致多缺失今特敬謹遣使奉貢仰祈

矜宥得

旨准其通貢初順治間俄羅斯部落曰羅利者竊據黑

龍江築城雅克薩之地侵擾索倫達呼爾等及

是諭察罕汗嚴禁羅利毋擾邊陲而羅利仍復

潛侵淨理溪等處遷延不返二十一年八月遣

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率兵往達呼爾索倫規羅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朝貢錄考六

利情形將行

上面諭曰羅利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民人昔發兵進

討未獲翦除近聞蔓延至赫哲費雅哈侵掠不已爾

等此行可聲言捕鹿沿黑龍江行圍徑薄雅克薩城

下勘其形勢度羅利斷不敢出戰爾等還時其詳視

自黑龍江至額蘇里水程並訪自額蘇里至甯古塔

道里偕薩布素往勘以聞十二月郎談彭春等自達

呼爾索倫還以羅利情形具奏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郎談等奏攻取羅利甚易朕

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於黑龍江呼瑪爾二處建木城遺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以烏拉甯古塔兵千五百戍之相機集事二十二年四月巴海等奏言黑龍江呼瑪爾距雅克薩城遼遠若駐兵兩處勢分道阻儻羅利增兵儲粟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行征勦

上以所議未合機宜令巴海留守烏拉以副都統瓦禮祐偕薩布素統兵往俟抵彼相度形勢於可進之時奏請進兵又經王大臣等議請將建城駐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纂文獻考

七

兵之處移於黑龍江呼瑪爾中間額蘇里之地并設四驛從之尋復於黑龍江建城以薩布素爲將軍領之設候於呼瑪爾自黑龍江至烏拉置十驛由水路挽運至黑龍江爲永戍地時羅利之眾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赦不誅並安插之九月

上諭理藩院尙書阿穆呼朗曰俄羅斯國羅利等無端犯我索倫邊境匿報特穆爾等逃人朕不忍加誅屢行曉諭令歸故地還逃人迺執迷不悟轉肆掠因

特遣重兵駐守其地頃者羅利遇我將卒降其三十餘人朕體好生之德皆加參養今彼若悔過則已否則必干天討或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加恩撫恤使得其所爾院可遵旨具文遣來降番人宜番米海羅莫羅對再行往諭彼有何言令其回奏時羅利屬人多來歸者令編爲一佐領使彼此相

依有資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等奏言宜乘四月冰解時遣官兵先往招撫不卽降則進兵滅之尋報遣夸蘭達鄂羅舜等於正月十一日抵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纂文獻考

八

羅利境令宜番等造其居開諭之因以鄂羅春留質之子三人來并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五月遣往軍前之輕車都尉瑪喇奏言羅利之在雅克薩尼布楚二城者各止五六百人於額爾古訥河口至布爾瑪台河口十餘處築室耕田以自給喀爾喀與尼布楚人亦時與交易資生請令喀爾喀車臣汗禁止交易再令黑龍江將軍水陸並進作攻取雅克薩狀因取其田禾則羅利不久自困量遣輕騎勦滅似

易時將軍薩布素等亦以收取羅利田禾爲宜
隨降

旨令薩布素等酌議由水陸路進兵孰便并諭車臣汗
知之尋以薩布素請停進勦坐失事機得

旨申飭十二月徵福建簾牌兵二十四年正月以瑪喇
爲副都統參贊軍務先是

上以薩布素上疏引罪命都統公瓦山侍郎敦丕往會
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之處至是瓦山等與

薩布素會奏我兵於四月水陸并進先撫後勦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九

如不克則毀其田禾以歸
上因命都統公彭春督師命左都督何佑等率福建簾

牌官兵五百人往發
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守城種地再令降

勅諭曉羅利使速回雅庫以息兵爭三月達呼爾頭目
陪勒爾等往偵雅克薩情形擒羅利噶瓦力喇

等七人以歸噶瓦力喇等備述其酋約束所屬
禁持兵器往來並懍懼求援狀

上命人給時服一襲俟大兵進勦時示以寬大之意而

釋之五月都統公彭春等率師抵雅克薩城下
遵

旨宜諭促令歸巢羅利遷延不還乃分水陸兵爲兩翼
急進攻城中大驚頭目額里克舍等窮迫詣軍

前乞降彭春等復宣
上恩德額里克舍率所部咸垂涕望闕稽顙受命遷歸

雅庫彭春等復雅克薩城並以逃人還捷奏至
上諭王大臣曰羅利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

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應速爲翦除是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十

以命將行師深入撻伐今收復雅克薩地得遂初心
至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侍

衛關保等往軍前諄諭之曰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
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力羅利勢不敵

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宜朕柔遠至
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七月釋羅利宜番等四人

歸國十月以都統公彭春等爲頭等第一軍功
二十五年正月羅利復來城雅克薩地

上命將軍薩布素等率所部兵二千往勦八月

諭薩布素等河冰將結熟籌防禦之法薩布素奏言於
城三面掘濠築壘壕外置木椿鹿角分汛防禦
城西對江另設一軍復派勦禦之兵於東西兩
岸備江路來援之羅利爲持久計時荷蘭國入
貢使臣稱與俄羅斯接壤因

諭議政王大臣等向者羅利犯雅克薩尼布楚地曾諭
察罕汗來使尼果賚等撤回其眾竟不覆奏意尼果
賚未達前旨於察罕汗復令被擒羅利持書從喀爾
喀地宣諭亦不復奏因發官兵招撫羅利不戮一人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十一

令其頭目額里克舍等持書歸去羅利聞我師歸復
據雅克薩朕思本朝頒行宣諭曾未一答而雅克薩
羅利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楚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
雅克薩羅利皆彼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其
以屢諭情節爲書付荷蘭國使臣轉發察罕汗處令
其收回雅克薩尼布楚羅利於何處分立疆界則兩
界人民均得甯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再依此作書
發西洋國轉達之八月
命副都統博定率築城官兵二百人赴薩布素等軍前

參贊軍務九月察罕汗遣使上疏言

皇帝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及尼果賚歸始悉情節
以下國邊民搆釁請察明作亂之人收回正法
除遣使議定邊界外謹先齋書以獻並乞撤雅
克薩之圍

上諭大學士等曰俄羅斯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
之圍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等解圍近戰艦
立營城內羅利聽其出入俟俄羅斯後使至定議二
十六年正月遣太醫院官二人往視軍士之患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十一

疾者令雅克薩城羅利就醫無禁十月遣兵部
尚書鄂爾多等往黑龍江籌議儲糧永戍之策
二十七年三月察罕汗遣費岳多羅等至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佟國綱尚書阿喇
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瑪喇等往二十八
年十二月會議於尼布楚歸我雅克薩尼布楚
諸城定議邊界一以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
卽阿倫穆河相近格必爾齊河爲界循河上流
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

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屬俄羅斯一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凡獵戶人等不許越界犯則擒治一切行旅有准往來文票者許貿易勿禁不留逃人議定乃盟立碑界上釋兵而還三十二年十月察罕汗遣使進貢嗣是遣使通市無間四十四年十一月俄羅斯貿易來使至

上閱其文字曰此喇提諾托忒烏珠克俄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交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

朔方備乘

卷百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十三

母者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而尚有人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辨四韻極精以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故知者漸少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五十一年兵部職方司郎中圖理琛使土爾扈特國假道俄羅斯奉

旨此役於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均須留意歸而悉其山川風俗為異域錄以獻其略曰歲在壬申五月初二日出都城宿沙河行六日出張家口六月初二日越興安嶺又十餘日至巴顏

布拉克當興安嶺上又二日至西拉布里度十六日至瀚海南界之阿爾哈林圖枯布爾十七日至瀚海中朱爾輝地十八日至瀚海北界之哈囊布拉克又四日至那拉特勞赤又三日至達布蘇台又三日地勢漸下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度下興安嶺北至汗山東枯爾布里度其東南二十里許即勦滅噶爾丹之招木多地也初五日至土喇河岸宿三日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發源杭愛山之鄂爾渾

朔方備乘

卷百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十四

河又黑魯倫河自根特山左發源向東流入呼倫河又東流為額爾古訥河又東北流入黑龍江其鄂爾渾河環布隆汗山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自此而北至俄羅斯國界皆山又十日至博拉爾旁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來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境又一日至蘇布克圖為俄羅斯分界處又二日至楚庫柏興近色楞格河南岸河寬五十丈水清流溜楚庫河自東南來至柏興南十里入色楞格河二河交匯處及色楞格河

東岸民皆樓居無城垣四面皆山俄羅斯與蒙古人雜處俄羅斯官衣番薩非翅遣官兵列旗幟槍礮鼓吹迎導至公署張宴饋食執禮甚恭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有厄爾庫城頭目費多爾伊番訥翅准托波爾總管噶噶林移會遣俄羅斯官溫多里臥番那非翅以察罕汗命來迓楚庫柏興東北行二百餘里山高大多林藪濱河有田疇色楞格河自此折而西北流烏的河自東南來遠柏興之西入色楞格河山有石大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纂文獻考

五

如掌層疊相附質薄而明如玻璃然可飾窗牖其頭日出妻子獻酒張樂跳躍以爲娛越三日至柏海爾湖南岸之博索爾伊斯科其間小柏興六七處間有田疇柏海爾湖在烏的柏興西北三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東西千餘里色楞格河自西南來巴爾古西木河自東南來昂噶拉河自東北來俱入於湖別一河從湖西北流出亦名昂噶拉湖內有地曰鄂遼漢洲寬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洲上有山岡產杉松榆柳多野

獸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居之湖內多魚及獺周迴諸山環抱林木蒼鬱煙波渺瀰極目無際二十二日至柏海爾湖北岸之果落烏斯那越三日至厄爾庫城沿途山不甚高昂噶拉河自東南來遠城向西北流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昂噶拉河無墉垣有市井民樓居皆俄羅斯族少蒙古人跡矣凡附近小柏興皆厄爾庫城所屬號稱雄鎮頭目費多爾伊番訥翅以前途迎候官未至乞少留則相與騎射捕魚爲樂二月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纂文獻考

六

二十二日迎候官博爾科泥册班訥非翅至日托波爾云河冰泮陸行多泥陷五月初四日乘舟下昂噶拉河河西北流厄爾庫河東入之水清溜急大於色楞格河兩岸高峯絕壁激浪如矢有五伯克八破落克九西費喇境絕奇儉俄羅斯語懸崖謂伯克瀑流謂破落克水石相激成湍溜處謂西費喇所謂五伯克者曰滅提別西曰巴達爾滿斯克曰多達爾斯克曰滅費斯克曰費達木克所謂八破落克者曰博合滅爾

訥曰皮牙乃曰巴敦曰多爾規曰沙滿斯克曰阿普林斯克曰木爾蘇克曰四鐵烈洛什所謂九西費喇者曰鄂標木索斯奈曰洛什曰柏格曰郭洛活瓦曰郭費般斯克曰噶什那曰鄂費夏那曰鄂爾吉那曰郭薩牙也昂噶拉河流千餘里水漸濁伊里木河自東北來入之濱河積雪有嵯峨至丈餘者間有田疇把鋤而耕者順流十九日水程三千里至伊聶謝柏興西為伊聶謝河昂噶拉河西流入焉又東北流入北海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七

者也伊聶謝柏興居民千戶俗多畜鹿以供乘載名曰俄倫其地去北海一月程夏至前後夜不甚暗日落猶可圍棋不數刻東方即曙駐伊聶謝柏興五日乃舍舟而陸過麻科佛斯科嶺越宿至麻科斯科一小村落也在伊聶謝柏興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西傍揭的河河自麻科佛斯科佛洛克嶺發源環流麻科斯科向西北流入鄂布河寬六七丈多紆曲水色赤多蚊虻土燕巢於河崖之間有鄂斯提牙斯科者其人別

一種類散處揭的河濱林莽間抽貂作貢又有西洋將軍雅那爾者為俄羅斯所擄伊里木城頭目噉法林帖攜之來謁見中國衣冠不勝仰慕叩頭獻酒而去初五日登舟順河流晝夜行水程二千五百里十二日至那里木柏興即揭的河入鄂布河處也鄂布河西北流一千四百餘里入額爾齊斯河又西北流入北海大於伊聶謝河水較濁而溜甚緩衍波四溢州渚甚多濱河地平坦多林木二十四日至蘇爾呼忒柏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

興越二日行六百里至薩瑪爾斯科額爾齊斯河自南來向西北流河東岸有土山設驛站那里木柏興蘇爾呼忒柏興薩瑪爾斯科地俱窪下無田疇從托波爾托木斯科挽運以供食云由額爾齊斯河遡流而上越六日至狄木演斯科在薩木爾斯科臣秋濤謹案即上薩馬爾斯科也木一作瑪西南六百餘里額爾齊斯河至此東北流漸濁而大越二日頭目專禮果禮者臣秋濤謹案異域錄作濟爾果爾同舟赴托波爾城越九日至其地噶噶林馬提飛

費多里魚翅遣所屬俄羅斯官衣番鄂番那西
赤迎候自河岸至公署儀衛尤肅鳴鳴林隨趨
至執手叩請中國

至聖大皇帝萬安云今察罕汗幼時好與兒童爲戰鬪

戲從前同戲諸兒今皆爲將二十年來我國戰

甲不少解卽如沙漳汗恭喀爾汗費頁斯科國

厄納特赫國哈薩克國哈拉哈爾巴國臣秋濤謹案一

作哈拉哈兒策旺阿拉布坦阿玉奇諸國皆互相爭

競惟中國河山清宴洵爲極樂駐托波爾八日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朔方備乘

克

城內天主堂二十餘駐兵二千前後所過諸柏

興皆有教堂設官兵此爲都會故尤盛額爾齊

斯河繞城之西濱河有庫車回人流離至此臣秋

濤謹案異域錄云原係庫程汗之人俄羅斯人

名之曰塔塔拉自額爾齊斯河西南迤流入托

波爾河九宿至圖敏途中皆以塔塔拉供輓運

由圖敏西北迤土拉河舟行五百餘里至鴉班

沁多田疇不駐兵自是復捨舟而陸地勢漸下

越九宿至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在鴉班沁西

北四百餘里土拉河自西北來繞城東南流東
岸石山巖業止二宿過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
落克嶺在城西北二百餘里嶺不甚大而峯巒

競秀泉脈爭流野花爛然土拉河發源嶺東托

波爾河發源嶺西別有喀穆河發源嶺北水色

赤溜急折而西南流入佛爾格河嶺西北有山

名帕付林斯科高出羣峯土人云冬夏積雪不

消人迹罕至越七宿至索里喀木斯科在嶺西

南二百餘里沿途皆山藪值大雪巖壑積素喀

木河自東北來向西南流有烏索爾科河自東

北入焉西北境有方木鹽井四十餘越三宿至

改郭羅多在索里喀木斯科西北四百餘里喀

木河自西北繞而東南流有別爾馬羈人雜處

其地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又一部附俄羅

斯有年者多田疇不駐兵自此西北行至莫斯

科窪城二千二百餘里自改郭羅多越四日至

索羅博達有西費耶斯科國人五千餘戶舊以

被擄居此又一日至黑林諾付在改郭羅多西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朔方備乘

二

南四百餘里有費牙忒喀河遶而西南流入喀木河地勢彌下沿途小柏興甚稠密田疇亦廣遙望林木鬱然俄羅斯全境凡入道自入俄羅斯界至此皆屬西畢爾斯科道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魚翅所轄境也越六日至喀山在黑林諾付西南五百餘里佛爾格河喀木河夾左右而流有木城凡八門一面得二里周圍八里有郭外環以木為鹿角置城隅別有車爾米斯及土爾扈特人居之車爾米斯人皆削髮言語殊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異亦別種也地設管理喀山斯科道總管顧比爾那忒費多爾薩馬落費赤統之又三日至西木必爾斯科在喀山南三百餘里有舊城形勢略如喀山城佛爾格河遶而西南流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薩拉托付為俄羅斯土爾扈特接壤處時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佛爾格河東北來遶而南流水漸濁溜緩土爾扈特人名之曰額濟爾河時俄羅斯博爾科尼册班諾費赤遣通事及頭目馳告土爾扈特國汗阿玉

奇於五十三年六月至土爾扈特國使事告蒞旋返施渡河七月下旬至喀山十一月初七日至托波爾十二月初五日噶噶林來見曰我察罕汗近在三皮提里普爾城此城舊屬西費耶斯科國地為我國所有隨以我汗之名名之今歲我汗與西費耶斯科國戰勝之擄其護船二十一將軍一兵八百今付蘭楚斯諸國俱來援以是堅守不即下曩時我國又與圖里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搆兵取其阿藻城近復議和併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還其城自阿藻城東北盡隸我疆矣又云我汗春秋四十一歷事二十八年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番瓦什里魚赤始稱汗至今二十三傳計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始征取喀山托波爾阿斯科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十二月二十二日乃啟行越七宿至塔喇斯科在托波爾東南一千二百餘里額爾齊斯河自東南來西北流塔喇河自東南來入額爾齊斯河越十四宿至托木斯科在塔喇斯科東南二千五

百餘里爲俄羅斯準噶爾哈薩克哈拉哈爾只
四國接壤處鄂布河自東南來西北流托木河
自東南遠西而西北流至百里外入鄂布河有
塔塔拉與巴爾巴忒人雜處夏秋飲行潦冬春
食冰雪俄羅斯準噶爾兩國徵其稅入焉自托
木斯科至伊聶謝一千六百餘里有楚里木河
自麻科佛斯科山發源西南流入鄂布河又十
日至伊里木城在伊聶謝東南二千餘里四面
皆山林伊里木河自東北環流其城入通古斯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三

河自伊里木城往厄爾庫城東南行千有餘里
由昂噶拉河舟行陸路亦可達餘略如來程所
歷不復書云初凡通市諸物有噶噶林印記者
准市餘則否五十六年七月俄羅斯邊城頭目
以文來請於將軍托留欲私行貿易

上命托留移文切責之雍正五年三月察罕汗遣使表
賀

上登極附貢方物八月遣郡王額駙策凌伯四格侍郎
圖理琛等與俄羅斯使臣薩瓦定議自額爾古

訥河岸至阿魯哈當蘇阿魯奇都勒齊克達奇
林俱爲我斥堠應以相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
以西沿布爾古特山等處以博木沙畢孫嶺爲
界立石以誌不許越境滋事及容留逃盜人等
犯者互相查拏並以恰克圖口爲常互市所人
數不得過二百定例遣理藩院司官一員照料
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官
給養贍願回者聽隨
召見薩瓦等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西

賞賜有差並優

賜察罕汗尋遣薩瓦歸國十月理藩院奏俄羅斯頭目
郎喀呈請以商人馬匹牛羊留張家口外牧放
從之令郎喀嚴約所屬毋許滋事遣司官一員
照料並飭附近張家口諸總管如俄羅斯貿易
商人馬匹牲畜遺失爲查而歸之勿俾困於行
旅乾隆二年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奏言俄
羅斯互市止宜在於邊境其住居京城者請禁
貿易止令以貨易貨勿以金銀相售在京讀書

子弟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內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七年八月俄羅斯人越界斫柴得

旨申飭黑龍江將軍伯第務竭力巡察勿得仍前怠玩二十二年準噶爾平六月侍衛順德訥窮追阿睦爾撒納至額爾圖拉與俄羅斯喀比潭相見於額爾齊斯河上索阿睦爾撒納未得取喀比潭印狀歸七月有俄羅斯頭目來言曰阿睦爾撒納近以二人徒步投我國濟河無蹤疑死於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水矣參贊大臣富德率順德訥等往偵虛實時有達瓦齊屬人自俄羅斯境脫出者為言本年七月初遇阿睦爾撒納攜八人入俄羅斯境被獲將軍兆惠等以

聞

特命理藩院移咨令遵不納逃人之例擒獻二十三年正月俄羅斯遵奉行移不敢諱匿述阿睦爾撒納避罪闖入我界渡河幾斃於水旋以痘死且出其尸於邊界之恰克圖城乃遣親王齊巴克

雅蘭品爾等驗而歸之俄羅斯西北境有數小部落曰西費耶斯科曰圖耶斯科曰博爾托噶里牙曰付蘭楚斯曰雅爾馬尼牙曰宜大里牙曰宜斯巴尼牙曰狄音曰和爾斯提音曰布魯斯奇曰博爾斯奇曰別穆斯奇曰賽薩林木斯奇曰昂假爾斯奇曰賀蘭斯奇曰博玻林木斯奇西費耶斯科者前以兵助俄羅斯汗依番瓦什里魚赤遂有俄羅斯之那爾瓦城後察罕汗索歸其城不許連兵不解者數歲卒為俄羅斯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所敗二十六年臣秋濤謹案當作三十六年蓋刻本偶誤一字也土爾扈特汗渥錫臣秋濤謹案他書皆作渥巴錫以俄羅斯征調不息又徵其子入侍與合族台吉挈全部來歸中國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也渥錫之曾祖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居額濟勒之地至是歸附或謂不宜納俄羅斯之屬部

皇上謂遠人來歸不可不納且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一再索取訖未與我如以此折俄羅斯

彼將何辭以對卒納之俄羅斯卒不敢以此爲
言三十年十一月奉

諭旨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
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原以俟
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齋多
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
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齋多爾濟
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
阻之不從卽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覈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
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拏解來京尙敢冀免
顯戮在路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
日容留丑達已依議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
若丑達等恪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
自行罔利其情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爲應斬監候此
中輕重權衡朕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
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諭中外並軍營辦事大臣知
之四十六年正月奉

旨據車登多爾濟等奏俄羅斯之固必爾那托爾等呈
稱遵伊主之令將現在住京之俄羅斯喇嘛學滿漢
語之俄羅斯學生照例派出喇嘛學生前往更換請
旨允准等語俄羅斯喇嘛學生住京已居十年著施
恩卽照車登多爾濟等所奏准固必爾那托爾遣人
更換

臣等謹案俄羅斯地處極北據使臣圖理琛所
錄夏至前後不甚暗日落猶可圍棋不數刻卽
曙而日出正與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相符又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圖理琛所錄俄倫地去北海一月程臣秋濤謹
案前言伊
爾謝柏興去北海一月
程其地產鹿名俄倫而荷蘭入貢使臣稱與
俄羅斯接壤又其俗皆奉天主教與西洋諸國
同豈其國近北海而又接西海歟在北魏時爲
烏洛侯國疑侯字爲俟字之誤卽俄羅斯轉音
耳然地雖荒遠亦不應使臣三四年而後歸伏
讀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定爲俄羅斯故爲紆繞其
程觀於土爾扈特之來祇八月而已至益可見

矣其國自羅利歸誠以後恪守分界且遣使入

貢幼童來京讀書洵所謂

聲教四訖臣古來未臣之國非甚

盛德何以致此哉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三

朔方備乘卷首十一

舉人胡景桂初校
廩生陳文煜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十二

欽定書八

欽定大清會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凡互市商給以院票

各商至烏里雅蘇台庫倫
恰克圖及喀爾喀各部

者皆給院票由直隸出口者在察哈爾都統或
多倫諾爾同知衙門領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綏
遠城將軍衙門領票以該商姓名貨物及所往
之地起程之期書單黏台院票給與其已至所
往之處又欲他往者許呈明該
處將軍大臣扎薩克改給執照所至則令將軍

若大臣若扎薩克而稽察之各商至烏里雅蘇
台者由定邊左副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三

欽定會典

一

將軍兵部司官稽察至庫倫者由庫倫辦事大
臣本院司官稽察至喀爾喀四部落者由各旗
扎薩克稽察至恰克圖者由卡倫時由卡倫上
會哨之扎薩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圖本院司
官稽 頒其商禁 一年催回不准藉現貨交易定限

留各部商娶妻立產不准取蒙古名字無票者
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貨物一半入官
烏里雅蘇台北邊九站不准商民通市其烏梁
海等准於進貂之便在烏里雅蘇台城交易

置庫倫辦事大臣以司俄羅斯邊務東西會兩

將軍而理之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
洲蒙古大臣內簡放一由喀

爾喀扎薩克內 特派所屬庫倫本院司官
二人筆帖式二人恰克圖本院司官一人轄卡

倫會哨之各扎薩克以理邊務凡行文俄羅斯
薩那特衙門皆用庫倫辦事大臣印文其東黑

龍江境內則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
經理其西至近吉里克以西則由定邊左副將
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經理皆定其內外之界
與庫倫辦事大臣會同酌辦
二十八年平定羅刹
大臣索額圖與俄羅斯國使臣費要多羅等定
議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羅那阿倫穆河相近
格爾畢齊河為界循河而上自與安嶺以至於
海嶺以南為內地嶺以北為俄羅斯地一以流
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以南為內地
河以北為俄羅斯地雍正五年
皇帝命郡王額駙策凌與俄羅斯使臣薩瓦等
定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阿魯恰當蘇阿魯奇
都勒齊克泰奇爾等處以相對之楚庫河為界
自此以西沿布爾古特山以博設俄羅斯市於
木沙畢爾嶺為界各定立界石
恰克圖庫倫辦事大臣管理設書吏畢協齊該

朔方備乘

卷首十一

整齊真

二

班蒙古章京昆都瑪那奇等每歲支給口糧賞
需銀二百十二兩有奇又該司員給賞俄羅斯
瑪玉爾普爾魯克喀密薩爾等綢緞價值皆於
口北道衙門支領報銷商集分設八行選商之
良善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該
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後令以次交易蒙古
扎薩克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差人來市
者價值百兩以下聽其交易百兩以上由扎薩
克及商卓特巴以下聽其交易百兩以上由扎薩
首交易後覆文遣回其有不肖商人希圖射利
頂冒者察出將該商與喇嘛蒙古等一併
治罪貨物入官扎薩克商卓特巴參處
以禁約乃與通市焉
康熙三十二年定例俄羅
斯國人准其三年來京買
易一次不得過二百人令自備馬駝到京時安
置俄羅斯館不支廩給定限八日起程禁物
不准買賣外一應貨物免其納稅五十九年始
准於庫倫互市雍正五年始准於恰克圖互市

乾隆年間屢經禁絕通市於三十三年四十五
年五十七年三次皆因俄羅斯國遵守法制額
請開市始定約五條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
因爾薩那特衙門請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
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一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
兩邊商人自相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
管束彼此貨物交易爭端後各令不爽約期時
結勿令負欠致致爭端後各令不爽約期時
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
能視此又何至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
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逐順相
接一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雅特哈
里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呼勒咱之事今爾國宜
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一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
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
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整齊真

三

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
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眾其
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
辦理據俄羅斯使臣一悅服遵依出具甘結
存案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理藩院

俄羅斯互市 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

京滿洲蒙古大臣內

簡放一由喀爾喀扎薩克內

特派所屬庫倫本院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恰克圖

本院司官一人轄卡倫會哨之各扎薩克以理邊務凡行文俄羅斯薩那特衙門皆用庫倫辦事大臣印文其東黑龍江境內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經理其西至近吉里克以西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叅贊大臣經理皆與庫倫辦事大臣會同酌辦 康熙二十八年議准俄羅斯邊境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羅那阿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自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山之陽為內地山之陰為俄羅斯地 三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筌齋真

四

十二年議准俄羅斯國貿易人不得過二百名隔三年來京一次在路自備馬駝盤費一應貨物不令納稅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時安置俄羅斯館不支廩給定限八十日起程 又覆准俄羅斯察罕汗奏文與外國奏文體式不合將貢物奏文一併發回但該國地遠不知中國制度將原奏不合式之處明白曉諭來使

召見時照常

恩賜其帶來貨物仍令貿易嗣後俄羅斯奏文先令黑

龍江將軍開看若有不合式處即自邊地駁回驗明合式方令人奏到京之日令來使於

午門前跪奉置黃案上行三跪九叩禮 又覆准俄羅斯有私越邊界者應拏送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治罪今俄羅斯復有潛至精奇里烏拉等處打貂行走恐伊等頭目不知應行文尼布楚城守尉查拏治罪並申飭該國人嗣後不許私越邊界如城守尉查拏不嚴即行文該國察罕汗將城守尉一併治罪 五十九年議准哲布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筌齋真

五

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地方俄羅斯與喀爾喀互相貿易民人叢集難以稽察嗣後內地民人有往喀爾喀庫倫貿易者令該管官出具印文將貨物人數開明報院給與執照出何邊口令守口官弁驗明院照放行如帶軍器禁物立即查拏送院交該部從重治罪由院委監視官一人前往會同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彈壓稽查二年一次更代 雍正五年議准喀爾喀恰克圖地方設立互市通俄羅斯貿易設監視官一人

由本院司官內揀選二年一次更代又

諭俄羅斯既請將馬匹牲口留於口外收放著照所請爾院差司官一人前去照看嚴禁賊盜爭鬪此次所去司官著曉諭俄羅斯朗喀因爾等馬匹牲口在此收放特差理藩院官前來照看於所留人內選擇善為約束者為頭目令其約束屬下人勿令生事再行文與相近居住之總管等各飭所屬用心收管禁止賊盜俄羅斯乃外域小國其馬匹牲口若有被盜遺失係何人地方即著該屬總管等嚴查務獲如查覓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六

不獲該屬總管等即照數賠還 又議准俄羅斯人所居近山河者以山河為界無山河之空地設立鄂博為界自東邊之額爾古納河岸至阿魯哈當蘇阿魯奇都勒奇克泰奇蘭等處以相對之楚庫河為界自此以西沿布爾古特山以博木沙畢彙嶺為界各定立界石 九年奏准俄羅斯買賣人來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報院具奏請

旨委官一人馳驛前往恰克圖地方接沿途照看

其買賣人仍依原議不給口糧食物一應夫馬

聽其自備由張家口至京路途歇寓令官兵護送看守到京進館後兵部奏派副都統及官兵看守買賣人出館行走皆令護軍等伴行

特簡內大臣部院堂官數人總理俄羅斯事務其監

視貿易官二人開列侍讀學士科道等職名引

見簡用 十年奏准俄羅斯貿易事畢起程時照例

委官撥兵沿途護送并開列監視貿易官等職

名候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七

欽點一人送至邊界 又議准駐劄喀爾喀庫倫恰

克圖兩處監視貿易司官向例皆馳驛前往二

年一次更代自備盤費惟駐劄喀爾喀三部落

偵探之司官每日各折給廩給銀一兩嗣後駐

劄庫倫恰克圖兩處監視貿易司官亦照此例

每日各折給廩給銀一兩 乾隆七年議准駐

劄庫倫司官改為三年一次更代 十二年議

准恰克圖駐劄司官改為三年一次更代 二

十四年議准庫倫恰克圖地方貿易事務日繁

駐劄司官應給關防各一顆 二十七年議准

派往庫倫辦事大臣三年更換由院開列請

旨 三十八年議准俄羅斯連界之珠爾台臣秋濤謹案即

珠爾等十二卡倫駐劄官兵作為三班三月一

特依 四十四年停止俄羅斯互市 四十五年

復准俄羅斯互市一應章程均照舊例辦理外

其內地商民至卡倫時查驗部給執照與車輛

駝隻等數目相符另給執照俟至恰克圖時恰

克圖部員再行查驗如無卡倫所給執照不准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八

入市 又

諭嗣後沿邊地方有孳獲私走或逃出之俄羅斯男婦

訊無別項情故者或將伊等放回或遣人送回俄羅

斯以示我天朝不留彼處人民大體儻有成羣私來

偷竊馬匹等項事故著孳獲後奏明請旨 四十九

年

諭恰克圖事務甚屬緊要所有恰克圖部員亦著隸駐

劄庫倫大臣管理 五十七年遵

旨與俄羅斯定約五條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

益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

衙門籲請是以

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一中國與爾國貨物原

係兩邊商人自相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

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

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一今爾國守邊官皆

恭順知禮我游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

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九

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

相接一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里雅特

哈里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喀勒咱之事今爾國

宜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一此次通市一切仍照

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

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

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

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眾

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

例辦理據俄羅斯使臣一一悅服遵依出具甘結存案 嘉慶二年奏定俄羅斯等除在恰克圖地方交易外其霍尼邁拉呼卡倫俱不准通商若由薩那特衙門行文即將原文報明本院聽候辦理 四年奏定嗣後商人等仍照舊例由察哈爾都統歸化城將軍多倫諾爾同知衙門支領部票該衙門給發商人部票時將該商姓名及貨物數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另繕清單黏貼部票用印給發給發後即知照所往地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十

方大臣官員衙門不准聽其指稱未及支領部票由別衙門支領路引為憑貿易一經查出照無部票例治罪其商人部票著該地方大臣官員查驗存案務於一年內勒限催回免其在外逗遛生事如商人已到所往地方欲將貨物往他方貿易者即呈報該處衙門給予信票一面知照所往地方大臣衙門再遇有私行貿易並無部票者枷號兩個月期滿答四十逐回原省將貨物一半入官 五年議准俄羅斯送給恰

克圖部員禮物應酌量彼處應用顏色綢緞賞給仍呈報駐劄庫倫大臣察覈開銷 七年

論恰克圖東西兩邊所設卡倫自明歲為始著駐劄庫倫大臣每十年一次輪流親往稽察著為例但俄羅斯等素性多疑歷年未見大臣親往查邊今忽見親率多人前往恐致驚疑務須於往查之前豫先明白曉諭俄羅斯等所以稽察之故特為肅清邊界查理兩邊鄂博嚴緊內外卡倫而設並無他故不可妄生疑慮如此行之方安 十年奏准將巡查鄂博之處

朔方備乘

卷首十二

欽定大清會典

十一

仍照舊由烏里雅蘇台每年派扎薩克一人巡查不必親往稽查

朔方備乘卷首十二

拔貢張惇德初校
廩生陳文煜覆校